

叢書集成三編

八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六冊目錄

史地類



學術家別傳

- 先府君事畧一卷……………清 焦廷琥撰……………焦氏台 大 〇八六 〇〇一
 嚴幾道年譜一卷……………王遽常著……………侯官嚴氏 〇八六 〇二九

釋道別傳

-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二卷……………明 釋德清撰……………嘉興譚氏 中研所 〇八六 〇六七
 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一卷附東遊集法語一卷……………譚默貞述疏……………嘉興譚氏 中研所 〇八六 一四一

忠義別傳

- 張元着先生事畧一卷……………清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八六 一六一
 鄭成功傳一卷……………清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八六 一六五
 賜姓始末一卷……………清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〇八六 一七七

名臣別傳

-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一卷附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清 周 綸撰……………周益國中研所 〇八六 一八三
 歷仕錄一卷……………清 王之垣撰……………王漁洋中研所 〇八六 二二五
 洪忠宣公年譜一卷……………清 洪汝奎輯……………洪東海 〇八六 二三九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清 洪汝奎輯……………洪東海 〇八六 二六五

wt 60/06

洪文安公年譜一卷……………清 洪汝奎輯……………四 洪東海 〇八六 二八七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清 洪汝奎輯……………四 洪東海 〇八六 三〇七
 陳祠部公家傳二卷……………清 陳揆撰……………幾 亭台 大 〇八六 三四三
 明翰林學士當塗陶主敬先生(安)年譜一卷……………清 夏忻撰……………景紫堂 〇八六 三七七

官吏別傳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元 徐東輯……………委宛續 〇八六 三九九
 畢少保公傳一卷附錄一卷……………蔣平階傳……………明季遼事 〇八六 四一五

文學家別傳

元遺山先生年譜二卷……………清 凌廷堪撰……………九金人集 〇八六 四三一
 元遺山先生年譜一卷……………清 施國祁撰……………九金人集 〇八六 四六五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附墨井集源流攷一卷……………陳垣撰……………勸耘 〇八六 四七五

后妃別傳

明懿安皇后外傳一卷……………清 紀昀撰……………峭帆樓台 大 〇八六 五〇七

婦女別傳

吳太夫人(董金鑑母)年譜三卷續一卷……………清 董金鑑撰……………董氏台 大 〇八六 五一七
 母德錄一卷附端敏公集卷首上(堪誤表)……………清 袁世威撰……………袁氏家集 〇八六 五七三
 李姬傳一卷……………清 人撰闕名……………說庫 〇八六 五八七

(歷史之部)

年表

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有後說……………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八六 五九三

歷代編年

竹書紀年補證四卷有後案……………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八六 六四一

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卷首一卷(山)自卷一至四……………清 陳逢衡撰……………陳 氏 台 大 ○八六 六九七



先府君事略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先府君事略

府君姓焦氏諱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世

居江都黃珪橋分縣為甘泉人先世或云自山左來未

有徵也明初居江都東鄉八港口祖望武公遷於城北

澗城壩之西是為北湖始祖望武公再傳至廣公始遷

下莊廣公公有公生鼎公鼎公生東湖公東湖公

諱遷有厚德舊譜云去世久遠聲名猶在口碑五世祖

仰湖公諱文科行三掌江都刑掾未嘗受人一錢六

世祖震鳴公諱明暢行二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

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即如所索不校先高祖父文生

公諱源行五江都邑學生娶下孺人卞家故饒且能詩

工書畫時文生公與諸兄同居諸姊妹下孺人奩厚迫

之析爨而遺以先債孺人盡以釵珥償債與文生公躬

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

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黨至今奉為家範文生公深於

易學有讀易圖先曾祖父鑑于公國學生諱鏡行二嘗

元且遇無賴子於塗辱之毀其冠公歸易冠而出逾日

無賴子自愧造門謝公念其貧厚給之娶王孺人為明

王吏部納諫之元孫女先祖父佩士公諱葱並聞外家

易說以咯血應小試一次即納粟為太學生府君嘗語

不孝云汝祖父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中落不

懈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戚

謝姓貸稻二百担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他人皆利

子錢惟君否君幸即偕去取質少遲他人得矣汝祖父

艱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債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

不取家既中落復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

以償適戚有喪悵然曰吾尚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

殯分而子之汝祖父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

至受而不報口不諧諛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偕人渡江

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

者吾輩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汝祖父兩目如

蠶眠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為

紅色此厚德之證當得子已而果然汝祖父卒之前年

自筮之知數將盡啟笥取人所負之券燬諸火負於人

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燬嚴正

甫之券不翅數千金云行誼詳載府縣志並青浦少司

寇王蘭泉先生和所撰墓表歙縣孝廉方正程易田先

生瑤田所撰墓銘武進上舍臧在東先生庸所撰焦氏

世德記先王父娶謝孺人無子納殷孺人生子三人長

即府君次二叔父諱律前府君卒次三叔父名徵府君

嘗曰余幼年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腫
婢媪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為憾
今得兒敢誘諸乃輩乎余既隨孺人飲食起卧孺人教
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
寫字數十年猶記憶如在目也

府君初生之夕先王母謝太孺人夢僧道各十數人在
門皆衣飾璀璨少時旌幟幢蓋擁導一人坐馬上標狀
偉岸眉目雄秀須髯如戟若有所授太孺人禱衣承之
太孺人寤而府君生

府君三歲時先王母謝太孺人抱之看門上春聯府君

事略

三

呼曰字錯矣太孺人察之果裁字誤作裁是日除夕春
聯蓋新換者太孺人曰何以知之府君曰終日見此字
今筆畫頓殊故知其錯於是太孺人遂口授唐人絕句

詩

府君六歲受業於范秋帆先生先生授以詩辨別音韻
府君八歲時尚未婚姻偶以拜壽往公道橋賓客甚多
壁上詩有馮夷二字族曾祖績園公顧府君曰子能誦
之乎府君曰余固能誦當不致讀馮為縫耳或笑曰此
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耶府君笑不已曰吾嘗讀
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馮字也賓客大稱奇外大父太

學公阮賡堯先生即以此深契府君遂結婚姻

乾隆己亥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以侍郎督學江蘇按
部至揚州府君年十七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惡浮偽
之習試經與詩賦尤慎重用是試者甚罕府君幼從范
秋帆先生學詩古文詞至是往試公取為附學生覆試
日公令教授金先生呼曰詩中用醞磨字者誰也府君
起應之公視府君衣冠樸質顏色甚憚問二字何所本
府君以文藪桃花賦對述其音義公大悅曰學經乎對
日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蓋以學賦者學經府君
嘗曰余之學經公之教也作感大人賦

事略

四

府君既入學讀書家塾先王父授以太極西銘正蒙及
周濂溪全書辛丑壬寅專力於此甘泉姚雨田先生授
徒於縣學崇聖祠闡說太極西銘之理府君往聽之一
日偶舉宋儒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先未有人人固
有化而生者時坐上之客詰之曰何近世之人不見有
化生者姚無以答府君起而對曰張子之言是也易曰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必絪縕乃能化故蛇蝎蚤蝨之屬
必生於人跡不到之處人目不見之地人跡所到之處
人目所見之地其氣已為人所動不能絪縕矣且物所
生之地著則氣易散藏則氣易聚洪荒之世山水木石

相混其爲地也大抵多叢雜攢坳而少寬平廣濶其氣易聚故人物由氣化而生後世人物既繇作息飛走既有以動其氣山水之界亦判寬平廣濶又無以藏其氣故但有形化而不見有氣化物有氣化人遂不見有氣化也四坐俱以爲善姚先生亦深以爲然明日徐君復乃問學於府君徐君字心仲

壬寅吉渭巖先生來主安定書院講席府君往謁先生勉以經學時興化顧超宗先生與府君同學其尊人文子先生以經學名府君就超宗先生問焉遂用力於經甲辰冬十月少宰謝金圃先生督學歲試揚州重經學

五

府君往試得拔取食廩餼

歲乙巳四月先王父卒九月先王母謝孺人亦卒時不

四歲不甚記憶嘗聞之先王母殷太孺人云汝三祖

姑歎聲似爾祖父汝父居喪時嘗於夢寐中聞而呼父

三叔父又語云汝父乙巳居喪自殮及葬八閱月

未一櫛沐飲食起臥不離喪次靈前一燈我從讀於旁

有時先臥聞夢寐中作哭聲謝孺人病痢便溺必審視

察形色以商諸醫孺人歿哀毀如前此我所親見也

先王父教子弟多格言府君謹錄之得二十八條又輯

先王父時文稿一帙屬汪孝嬰先生序之又乞青浦少

司寇王蘭泉先生爲作墓表

二叔父自舍其業爲親戚送老母幼子於晉歸來失業府君憂之百計爲復故業

府君有愧酪集自序其略云余弟季蕃十歲讀論語孟子數十字累日不能成誦乃改習貨殖尤茫然莫解也乾隆乙巳丁先人艱季蕃年已十二所業未定吾母憂之甚吾念貨殖全倚心計非敏黠者不能勝任愚可明柔可強惟在學問思辨之功呼弟問之弟亦不欲爲買人是時父殯在堂乃於殯前授以諸經兼及屬文之法余性卞急時大聲疾呼迫以檄楚弟泣涕順受而請問

六

不衰三更風雨四壁蟲聲總惟吹起一燈如豆刺刺終夜聲爲之暗繼之以哭弟亦哭吾母聞之且起而哭迄今二十年思之愴然三叔父愧酪集後記云一夕微讀書未熟兄怒擊血出沾衣微讀未覺兄見之惻然乘榎楚而泣先母爲褰創處且慰兄令微讀如故乾隆戊申兄館郡城壽氏徵從讀家人待館穀以食兄不浪用錢歸時步行炎日中僱驢與微騎三十年來恍然在目外甥裔榮與徵同學榮慧而徵鈍教徵益勤讀書不熟必先爲解說其義後分章畫段教以整讀碎讀分讀串讀之法又謂學貴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於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八字學有輟時思無輟時也食時衣時寢時行路時櫛沐時便溺時凡不能學時皆當卽所學而思之授經義先依注疏詳解復集衆說博辨而折衷之有未解則反覆申明務使解而後已見所爲文佳喜形於色劣則怒命再作務欲得題解間有一二語得題解者必丹黃標出如其意改成之從容善導至老弗衰未見其性急也徵不肖於兄之學不能窺其萬一然不致失先人之業者兄之教也見世有失學子弟其父兄多誘諸質劣嗚呼質之劣至徵止矣使凡爲父兄者盡如吾兄之善教世尚有失學子弟乎 後記又云兄以父墓

事略

七

良方低法於幼房無子培之使高今年徵得子兄以弟遠館時審視幼姪命其母善撫之一日臍中出血命搽胭脂灰已愈猶恐未善詳書告徵命商之精於醫者府君嘗語不孝曰余與興化顧君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餼明年余與超宗同丁大故超宗時時來湖中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已接物之道不愧直諒多聞也顧先生名鳳毛字超宗別字小謝

丁未府君館於壽氏之鶴立齋顧超宗先生以梅氏叢書贈府君曰君善苦思可卒業於是也是年爲用力算學之始

戊申顧超宗先生病歿於郡城王君思雷家府君嘗曰醫藥之煩棺衾哭泣之哀王君不以爲忌王君誠長者然是時府君實左右之且多方謀之未嘗自言也顧先生既歿府君作招亡友賦又作詩哭之

府君幼讀毛詩卽研求鳥獸草木蟲魚之學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著述創稿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壽氏復改定辛亥訂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

事略

八

戊午春更刪之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已十九年稿易六次府君語不孝曰以今之所訂視草創之初十不存一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嘗節錄數則質諸金壇段懋堂先生如黃鳥非倉庚方言合而爲一非爾疋義說文訓鱸爲鯉其物分而類則同者郭氏竟分鯉鯉爲二者非唐蒙與女蘿爲二物宜依毛傳以正爾疋瓜無紹之訓毛傳瓜紹也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懋堂先生以爲精確不可易

府君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作貞女辨二篇上篇云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貢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迹宜賜美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婚夫死守貞不嫁之謂也嗚呼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矣劉向列女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兕先之事贖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跡以貞女號之列女傳又云衛宣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此卽未婚夫死不嫁者也兕先合於中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之未婚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宣夫人之列說者罪矣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下篇云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齟齬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縣隔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

能免且古之昏禮以親迎爲定故曾子問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聞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已定而女死則壻服齊衰壻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爲定也今則不然 國律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一報婚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必親迎而夫婦定古定以親迎未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今定以納采則納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舊必逮夫身吾爲議貞女者危之

或以割股爲愚孝府君作愚孝論云李氏之子以親疾割股肉至於死或謂其愚且詆其非焦子稱之何也稱其愚也割股之爲愚不獨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嘗與湖蕩中絕不知書之人語說及此皆知割股愚孝不可爲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讀書其知之當更過於湖蕩中諸無識者一旦臨親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爲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心一於親不知其愚亦不知其爲不愚也蓋當是時爲之親者奄息欲絕呻吟在牀求之醫藥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親者無弗爲也斯時之可以活親者誠舍割割之事別無所出而

且傳之故老載諸東篇者皆刺刺稱其效之如響奈何以其愚不一試之且以是爲愚必反是行其智矣處人倫之中可以智乎必依於古仿於經以自著其學則至性之地而已出之有心有心行之雖不愚不必卽爲孝無心行之雖涉於愚不得謂之非孝李氏之子謂之孝而愚可也謂之愚而非孝不可也世有好貨財私妻子不養其父母斯爲忘親而好利夫忘親而好利不如好名而不忘親好名而不忘親不如忘名而不忘親李氏之子可以風矣或以其敝風俗壞人心將欲使天下之人忘其親而用其智與余恐邪說之惑人急爲論而明

事略

十一

之

或問府君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縗殮禮與府君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殮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府君於陽明之學剛發極精作良知辨云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案數百年來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敵邇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並斥而歸諸佛老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平寬裕足以爲良相陽明之學用之

於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人心之分邪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乎經史之文謀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之未可執顯愚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以浙右儒生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麾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會剿之兵始以寬圍掣肘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謫龍場也諸苗奉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然其說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

事略

十二

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真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會勦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儒書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土司宣慰彊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抗之有年也當是時從容坐論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詰之旨可乎牧民者苟發其良心不爲盜賊不相爭訟農安於耕商安於販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之謂與天下讀朱子之書
漸磨瑩滌為名臣巨儒其功可見而陽明以良知之學
成一世功效亦顯然然則為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
訾矣

歲庚戌胡希呂侍郎歲試揚州已試詩古矣以能者少
令學師各舉所知李喬生教授乃舉府君試稻孫及九
方歎相馬兩賦擢置第一壬子科試侍郎於講書前一
日諭士子各陳語孟中獨得之見次日於講堂面相問
難府君以夏時解進越敷日應優生試復發春秋三傳
疑滯十數條詩古試山童隔竹敲茶白賦試既竣於閣

事畧

十三

郡選取十人進署各試以文藝府君是日作試帖十首
並蒙稱獎贈以手書洛神賦小楷石刻癸丑歲試講書
前一日又以孟子千歲日至解進稱獎如前乙卯二月
科試府君在青州侍郎猶諄諄問府君不至故秋歸錄
遺侍郎以時文體製源流問策府君暢書之凡千二百
言侍郎又深賞之府君教子弟學賦必本唐人格律有
唐賦選一卷

庚戌府君館於深港下氏地瀕江多茂林修竹無往來
之煩日坐小齋窮核禮經撰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
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

為圖五十篇是冬自泰州歲試歸吐血七日每吐益許
乃不飲酒明年館於牛宅牛故揚州司馬居郡城以詩
酒自娛好賓客府君以病軀時時體中不佳就之識吳
縣周君采巖效其作工筆畫又明年館於郡城鄭氏
舅父阮芸臺先生督學山左招府君至東昌乙卯正月
府君由東昌至臨清二月至濟南遊佛谷龍洞極登臨
奇峭之觀閏月至青州三月至登州登蓬萊閣作登州
觀海記四月由萊州復回濟南五月歸揚州有遊山左
詩鈔一卷

事畧

十四

乙卯冬芸臺先生督學兩浙府君客杭州丙辰之春渡

錢塘由山陰四明至甬東訪萬氏遺書不孝隨侍左右
六月不孝患濕幾危府君送不孝吳中就醫歸家一月
府君復為金衢之遊冬十二月歸有遊浙江詩鈔一卷
府君自山左歸閱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及戴
庶常勾股割圓記謂梅書撰非一時錄復無次敘戴書
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恒不易了乃撰釋弧三卷是年十
一月過吳門請益於錢辛楣先生不孝從焉辛楣先生
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
備

丙辰府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

回書云推附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九
為洞徹根原府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
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

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府
君以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
加減乘除釋草創於甲寅之秋丁巳府君課徒村中讀
劉氏徽之九章算術注及孫子張邛建諸算書謂劉氏
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
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
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

取舊稿增損之成加減乘除釋八卷

府君交吳中李尚之先生歙縣汪孝嬰先生商論算學
自謂得朋友切磋之益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
未之見也乙卯府君在浙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
急寄尚之先生尚之先生為之疏通證明府君又得秦
氏所為數學大畧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
以述兩家之學尚之先生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毋同數
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復餘蘊蓋自李欒城郭邢
臺之後為此學者皆未如里堂如此之妙也

壬戌春府君在京師孝嬰先生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

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尚之先生作開方三例
以明之或語孝嬰先生曰李君有不滿於子者以是幾
搆隙癸亥秋府君家居孝嬰先生走馬來湖中對飲於
豆花菴語間謂府君曰或謂尚之謂吾所著書者有之
乎府君因出尚之先生所為衡齋算學跋與之並語以
尚之先生作開方三例之故孝嬰先生怡然曰尚之固
不我非也因謂府君曰子亦為我序之復走馬去孝嬰
先生作北湖訪焦圖秦李之學所以復明者府君與汪
李兩先生證訂之力也

前年戊寅冬府君謂不孝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

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
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黹莫窺彷彿
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
詳述其義汝歲秒無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
負開方法推而祿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
變之法詳示不孝不孝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
布策推祿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府君
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
補且曰可附學算記之末

學算記既成請政於阮芸臺先生先生謂是書會通中

西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又云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

談階平凌仲子兩先生皆長於算與府君互相證訂壬戌府君會試入都衢州戴金溪先生亦相與論訂天元

一術

府君嘗稱以凌仲子先生李尚之先生汪孝嬰先生爲論天三友凌李兩先生皆先後沒歲癸酉孝嬰先生去世其高弟胡竹村舍人以書來屬府君作傳府君竭十日之力細讀衡齋算學掇其菁英撰別傳一篇今府君溘逝不孝於府君之學不能窺測涯涘茫無發明傷哉

痛哉

庚申府君復遊浙辛酉之春回揚州送不孝至泰州院

試是年三叔父及不孝皆入學府君在泰州一月手錄

王曉菴遺書三冊計十四卷府君嘗謂曉菴算學過於梅氏梅書刻行故知者多曉菴書未刻有寫本藏於湖州施氏府君借而錄之所寓之地卽爲陳曙峰太史之

會心樓亦佳話也

辛酉府君舉於鄉壬戌入都會試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見府君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司好尚之不同徃徃至於

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已耳府君平昔每持此論至是益自信

先是戊申鄉試二場府君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寸許曰年愚弟章世純是時府君年二十六銳於進取或曰刺字稱年今科必中式矣乃越十有四年辛酉科始獲鄉舉府君年三十九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夢之奇驗無過於此然柳州終不成進士以縣令終府君仕進之心亦從此澹矣

府君壬戌夏自都中歸阮芸臺先生以書來招之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府君曰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

六

人所輯之鄭注取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先生以爲然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禹貢水經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

府君閱王伯厚詩地理考苦其繁雜無所融貫癸亥家居撰毛詩地理釋四卷

府君嘗善東原戴氏所著孟子字義疏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甲子秋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

禮曰仕曰君子小人

乙丑正月鄭君耀庭勸府君入都會試府君作書荅鄭君云昨舍弟道及足下厚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為籌行李之資尤為感激涕零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正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鱸魚四尾盛水桶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

事略

九

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濕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為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任進也是年四月先王母殷太孺人病醫藥罔效十月去世府君語不孝口向使吾竟北行豈非終天之痛與

府君以乙丑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殷太孺人於先王父謝孺人合窆之穴歛縣孝廉方正程易田先生撰墓銘易田先生所著九穀考府君嘗手錄之府君撰官室圖學算記成必就正於先生先生著通藝錄每刻一卷亦

必寄府君互相證訂壬戌府君在浙與先生同處數月先生出所著喪服足徵記府君以十日之力讀之歎其精善嘗曰著書不易讀書亦不易

歲乙丑府君養病家居博覽詞曲作劇說六卷

先高祖父文生公研求易學數十年傳至先王父學易不輟府君幼年即好易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乙巳丁先王父母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嘉慶九年授徒家塾

事略

三

復精研舊稿更悟得洞淵九容之術貫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作通釋一書即名注易之室為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又數年書尙未就

丙寅注孝嬰先生館於郡城汪氏府君館於鄭氏相去甚近府君時以易義相證訂丁卯三月府君遭疾幾殆昏臥七日醒來惟稱雜卦傳一篇往來於心他無所記也庚午又改一過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所業乃成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

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

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為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為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府君素患足疾至此連月疊發意殊倦乃僅以通釋圖略節錄

大略請教於阮芸臺先生乙亥先生有書來索見完本府君因取章句草稿手葺之凡五閱月成章句十二卷是書之成凡數十年專力於此者亦十餘年然而府君之心血已耗矣

易學三種既成阮芸臺先生札來云昔顧亭林自負古音以為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未免太過茲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洵不易斯言矣昨張古愚太守持去讀之亦極詫極歎也

丙子冬府君以易學郵寄入都請政於大家宰英煦齋先生乙亥夏煦齋先生以敘文寄來敘中稱是書發千

事略

三

古未發之蘊言四聖所同然之言又來手札云雕菰樓易學原本經文疏通引證使全易無剩句閒字已卯又手臨趙孟頫所書說卦傳五十六字並集蘇長公句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以贈府君

王伯申先生手札云奉手書示以說易諸條鑿破混沌掃除雲霧可謂精銳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實要其法則比例二字盡之所謂比例者固不在他書而在本書也

府君撰易學多因聲音假借而引申之如豹約為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約為豹與祭而言則借豹為約沛

紱爲同聲以其剛拚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
豐上則借紱爲沛樽酒爲尊卑之尊疾藜爲遲疾之疾
借蚌爲那蚌那皆丰聲也借鮒爲附鮒附皆付聲也府
君嘗語不孝曰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
之爲顛日之爲實春之爲蠢秋之爲愁是也推之踟躕
之爲蜘蛛汎瀾之爲芄蘭無不以聲義之通爲字形之
借易詞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鑿也而神也舅
父阮芸臺先生極稱假借引申之確且曰古無文字先
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文字未造以前伏羲畫三三立
其言與意而口傳之至倉頡始依之以造乾坤之字故

口言遊而遊與豚同意口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淺識者立乎其後而分執
之益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

先是丁卯府君病甚危惟稱他無所憾所憾者易學未
成耳今又十三年書成而府君遠沒嗚呼痛哉

府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
十卷名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
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名曰易話
自癸酉立一簿稽考所業得三卷名曰注易日記又有
易廣記三卷

府君注易之餘又作六經補疏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
說府君嘗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
之也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字爲浮而訓爲務蹀
解斯爲斯而釋爲賤役蓋弼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
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
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府
君云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
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滕我之不辟訓辟
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
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

事略

五十四

卷毛鄭義有異同府君以正義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
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
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
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
府君云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
餘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
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
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因撰左氏春
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府君又謂禮以時爲大蔽千
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復古者所宜精究撰禮

記鄭氏注補疏三卷府君又謂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惜其文簡與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

乙丑伊墨卿先生來守揚州丙寅延府君纂修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所議圖經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府君作書論之云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虛卒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

事略

三

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醞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卽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誦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未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

偏爲至確此苻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槩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旣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探劍榮澤取績更記藏肝合

事略

三

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獮祭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旣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絲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呈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旣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

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槩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尚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書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

事畧

五

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丁卯伊公以憂去事不果成

北湖自明嘉隆以來偉人奇士相繼而起惜載筆無人遂難徵考歲丁卯府君理葺舊聞搜訪遺籍雖蟲蝕鼠傷片紙隻字必檢閱而採摘之成北湖小志六卷凡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八家述二共四十有七篇舅父阮芸臺先生謂此書數卷足覘史才

伊太守入部補官道過揚州會府君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並爲府君書仲軒扁是日大雨府君作雷塘話雨記是爲乙亥五月二十一日未幾伊公卒於揚州府君爲樂府鼓琴以寫公之德政更檢舊麓收拾文粹雜稿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文

五

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府君修圖經取舊志考核隨筆記錄之次爲六卷名曰邗記

己巳府君佐歸安姚秋農先生通州白小山先生修葺揚州府志府君分得山川忠義孝友篤行隱逸術藝釋老職官諸門府君謂忠孝乃一生大節關係於閩郡之風俗人心能多描寫一字則多增一層光焰舊志於忠義諸公序說甚簡府君次序古公道行郝公景春高公邦佐鄭公元勳諸傳皆極詳備舊志孝友於割股割肝

皆略之而存其名府君云孔應試之割肉三十二處扶
一目以入藥此與蕭日曠割肝不相優劣乃舊志刪孔
而取蕭令人鬱鬱不知割肝割股乃孝之實跡可憑舍
此可憑之孝轉以虛辭爲據未敢以爲然也府君於凡
割股者皆一一詳之或正傳或附傳一本南齊書孝義
傳之體又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
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
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府君竭力求之僅得半篇敘次
入之府君謂修志者刪削舊志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
可刪之人故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微幸大抵

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
不敢存之則煩冗焚香拜誓反復求之則附書之體爲
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
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府君於舊志舛誤者
核而正之如孝友傳之董永本千乘人不得以爲秦州
產也隱逸傳之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見白氏六帖淮陽
屬陳國與揚州無涉舊志改作淮南淮南在漢屬今六
安等處亦與揚州無涉也醫卜星相之流寓居無定既
非生長此土卽宜從削如術藝之趙達妙應方石藏用
是也術藝釋老必求精核不入小說家言及二氏荒誕

之語職官一門莫不歎精核詳備以爲揚州前志所未

有

府君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
契必手錄之或友朋以著作來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
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此
者三十年所錄者盈二尺許甲戌秋令不孝編寫目錄
得五十卷名曰里堂道聽錄

府君二十時讀書安定書院王光祿新刻尙書後案成
以數十部寄院長丹徒古潤巖先生屬示諸肄業者府
君得其一日夜翻閱月許能言其略越十年癸丑甲寅

學署

三

問江良庭先生尙書集注音疏出其書用篆不識篆者
莫之能目也書賈自吳中攜十部來無售者府君買其
一費十日力閱一過嘉慶丙辰在浙與江君貢廷同寓
學署中貢廷良庭先生長子也居同室出同舟府君時
舉書中新義及不用鄭注而用僞孔者貢廷詫之府君
乃語以故壬戌自京師歸舉兩書異同筆記之謂之王
江尙書載入道聽錄丙子武康徐雪廬先生以周君晉
園新刻尙書證義寄來晉園名用錫平湖人乙卯副榜
官鹽庫大使在廣陵惟以注經爲事府君入城訪之則
已回籍明春復訪之則已病歿於里中府君愴然久之

復把其書細加紬繹蓋參翼王江兩家時出新義府君謂古文之偽自閻氏百詩惠氏定字證而却之詳矣而二十八篇之不偽者述而疏通證明此三家實相鼎立因鈔次之更益以當世通儒說尚書之言足與三家相證訂者彙為一帙題曰書義叢鈔仿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先後為序共得四十卷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

府君撰讀書三十二贊曉庵遺書一學春秋隨筆春秋說二音學五書三古文尚書疏證尚書後案古文尚書集注音疏四秣算全書赤水遺珍五聖門釋非錄六儀

禮句讀儀禮章句儀禮正譌七禹貢錐指易圖明辨八

周官祿田考九鄉黨圖考十孟子字義疏証十一易例易

漢學左傳補注十二通藝錄十三澆堂述古錄史記釋疑十四禮箋十五深衣釋例弁服釋例十六爾雅正義十七經讀考異

文史通義十八六書音均表說文注詩經小學十九詩聲類二十孟子四考二十三經籍纂詁二十三經校勘記二十四

史考異二十五廣雅疏證經義述聞二十六說文聲系二十七述學二十八燕樂考原二十九衡齋算學三十句股細草三十一大戴禮記解詁

琴旨黃鍾通韻三十二府君易學既成思為孟子正義一書乃于丁丑之冬採

錄本朝通人之書令不孝查寫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

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第編為孟子長編十四帙戊寅

十二月初七日開筆撰正義自恐懈弛立簿逐日稽省

仍如前此注易簡擇長編之可採者與否者有不達則

思每夜三鼓後不寐擁被尋思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

考某書天將明少睡片刻口上紙窗府君起盥漱即依

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考之語不孝曰著書各有體非

一例也有全以己見貫串取精前人所已言不復言余

撰易學三書及六經補疏是也有全錄人所已言而不

參以己見余輯書義叢鈔是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

以己意裁成損益于其間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各有

所宜亦各有所難是年又四月撰至萬章下府君曰此

書初稿看來七月可完必加以討論修飾惟神氣日衰

一日殊自畏也然惟初稿最難今已成十九卷有奇未

成僅十卷耳用當努力為之不以衰退為山九仞功虧

一貫宜自勉夫嗚呼痛哉府君之心血竟以著書耗矣

一年前已知神氣之衰不孝不能婉轉請少緩一日之

功今年病作即患舌燥無津又不能力求治法痛哉痛

哉已卯七月十四日孟子正義草稿成次為三十卷於

是討論羣書至庚辰正月修改既定乃手寫清稿三卷

就正于舅父阮芸臺先生四月令不孝校對一過又重
自手錄至七月共手錄十二卷而病作病中猶以未能
錄完爲憾語不孝曰孟子正義無甚更改惟所引書籍
仍宜逐一校對恐傳寫有誤耳府君自癸亥家居至庚
辰十八年中著書將三百卷成不朽之業而心血實耗
於此矣痛哉痛哉

府君示不孝以學經之法云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爲經
不可以疏爲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疏釋毛鄭孔安
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卽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
得乎余嘗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闢發傳箋之同異往

往以同者爲異異者爲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
趣也箕子明夷王弼注云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解子
以斯中解箕明讀箕子爲其茲卽本趙賓茲之義而
以子爲茲又用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
箕子爲紂之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
於馬融不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爲注也儒者說經
言人人殊學者熟復經之本文引申而比例之高郵王
懷祖先生解終風且暴而例之以終和且平終窶且貧
知終風當解作旣風如是說詩詩無不達之詁而毛公
解作終口風真令人悶悶余嘗以巽五之先庚後庚推

究蠱象之先甲後甲而思蠱之五變卽成巽甲以始言
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无初有終覺從前
納甲干支等解徒滋蔓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爲經也要
之旣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
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
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近之學
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
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爲
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
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元

謂按之於後易辨爻辰書採地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
氏譏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
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比許鄭
而同之自擅爲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府君又有與孫
淵如觀察書辨論考據著作之名目

府君生平最愛柳州文二十年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
一人而已昌黎文未能及也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
之黨府君爲雪之田山蕪古歡集論柳州與府君合府
君屬方君鐵珊書之張于壁馬山公王西莊兩先生亦
論叔文事府君錄之于道聽錄謂其立論平允足洗不

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

府君示不孝以學文之法云不學則文無本不文則學

不宣余十二三歲讀三蘇文即解爲論序見東坡文范

增晁錯諸論思擬而效苦於不諳史事乃閱漢書三國

志遞及南北史唐書五代史記又思不明地里何以作

水經序不通天文術算何以作李淳風一行論文之有

序也必提挈一書之精要而標舉之序經學書必明於

經序史學書必明於史一切陰陽天地醫卜農桑不少

窺其畧域而微得其奧窔何以各還其本末文之有傳

贊慕表碑志也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爲經學

之人立傳必道其得經之力者何在爲文藝之人作銘

必述其成家之派何在其人功在治平必有以暴其立

政之心其學專理道必有以核其傳業之確故非博通

經史四部徧覽九流百家未易言文吾生平無物不習

非務雜也實爲屬文起見若徒講關鍵之法侈口於起

伏鈎勒字句之間以公家泛應之詞自詡作者如是爲

文何取於文耶吾嘗見爲人作傳志者九九未嫻便稱

善算人僅學究輒擬程朱許以通經而莫徵所得但調

平側乃曰詩人真贗不辨是非混淆如是爲文不亦鄙

乎故屬文不難得乎屬文之本爲難慎之慎之

府君又云余十一二歲時范先生令讀古文授以謝疊

山古文軌範遂好爲古文丁未以所撰序事文就正於

汪容甫先生先生令焚之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

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爲之鵠至今心服

之

府君論詩云詩之難同於文而其體則異眼前之景意

中之情以聲韻形容之遂若人人所不能道而實人人

所共知吾不計其爲三百篇爲漢魏爲初盛中晚爲西

崑爲江西爲四靈爲七子唯本其志以爲詩不剿襲不

堆垛皆可以陳風而論世若無性情無景物以交遊聲

氣供其諛諂爲攀附之緣吾無取乎爾也

府君論詞云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

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字十字能長不可

界斷短不致牽連乃見力之大短不牽連尙易長不界

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

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緩爲頓

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矣夢窗自度金盞子調云

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緩

調字字可停頓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

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毛大可稱詞本

無韻是也唐人應試用官韻其非應試如韓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堂江庭童躬一韻則庚青東冬通協不拘拘如律詩也至於詞更寬可知矣秦觀品令云掉又臞天然侗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柳永迎春樂云近來憔悴人驚怪爲別相思睨蔣捷秋夜雨云黃雲水驛秋笳噎吹人雙鬢如雪愁多無賴處漫碎把寒花輕撚凡此皆用當時鄉談里語何韻之

有

府君客臨清時交假師武虛谷大令武進徐惕菴太守太守長於書法會書一帖以贈府君是年夏府君歸秋

九月虛谷先生有書來開而讀之須臾如見又十餘年府君語不孝曰吾聞武先生之緒論醇儒也徐太守之政績嘗聞諸齊人所稱述因以手札及太守手書帖合裱爲一冊而歷敘其政績於右

吳中處士江良庭聲嘗以書來辨羣經宮室圖中位宇榮雷門泉三條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率筆家君語不孝曰人之規我必於我之書首尾皆閱之矣於我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規之當則依而改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

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宜珍藏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

吾族聚居湖中數百年然求先世遺書不可得矣府君求之數十年於蟲傷鼠嚙片紙隻字收拾序錄之不避寒暑得醒齋先生詞一卷學時先生詩一卷聲依先生蝸牛草堂詩一卷熊符先生憑軒遺筆一卷鑒前先生晚翠集一卷

范石湖先生名棗字德一自號今之石湖北湖之隱君子也遺書多不傳子孫亦無人矣府君求之數十年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丁卯王柳村先生語府君

日子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在闕南陳氏府君急同王先生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畀府君皆石湖手跡也然俱蟲傷鼠嚙或片紙或白全柬帖寫蠅頭小字斷爛雜亂字跡行草殊難辨識府君以一月之力分其年次卷數凡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文集四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皆府君手自謄錄湖中范氏式微已久是稿經歷百年轉徙數家蓋他人所不能收拾者府君竭力葺之葺旣成甚

以爲樂

府君與汪晉蕃掌廷兩先生交最久晉蕃先生有易稿二帙並論爰辰一紙府君藏之篋笥數十年時恐污損後先生歿府君爲作傳取所藏論爰辰一書舉其槩於篇先生固未脫稿轉無之也府君以此並易稿二帙歸之

李翁振聲精於醫與府君交最久余家有危證皆翁所活也翁嘗以所撰辨疫瑣言屬府君正之翁既歿府君爲刻於板又爲撰墓志並李翁醫記二卷其遺孤幼府君爲多方謀之

鍾菽厓先生沒先生之子葵嘉負二囊來皆先生著述草稿也別無謄寫清本且有零星斷爛卷帙未完府君窮三日力刺其精華親手錄之得四卷名曰菽厓考古錄

有乞府君作傳誌者府君必竭力摹寫之嘗語不孝云

凡人有一節之可取必就其一節摹寫盡致使其精神畢露況可取者不止一節乎如此乃爲有用之文若徒爲無聊市語人亦何賴有此文儘可不作

府君與人交不徒在言語儀接不蹈涉虛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與世疏而真篤之意摯如也辨論是非必

正色莊論務使明晰人有所質必忠告善導之窮流溯源有所叩則娓娓不倦

府君性儉約而購買書籍則必豐其值不少吝府君嘗以釋摘質諸沈方鍾先生先生簽出數條府君作書答之云讀吾兄兩次手札收到鄙作釋摘一本細閱簽出諸條是正弟之誤已依改正嘗謂友朋之益不在揄揚而在勘核揄揚爲一時之名計勘核爲千百年之名計然又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肫誠去其浮游之氣異於忌嫉故伺其隙者而後乃曲中無不當如吾兄真益友矣

府君聞武進臧在東欽縣程易田兩先生歿作詩二首序云僕素少交遊邇年家處尤多疏濶昨歲聞武進臧上舍卒於京師今又接欽縣孝廉方正程先生訃愴然久之率成二首 同輩推君弟一流南樓別後遂千秋真人昔有徐無鬼儒行誰如許散愁只以詩書爲性命絕無城府在交遊招魂欲到燕臺去幾度臨風淚未收臧上舍庸 九十經師老伏生立言能令孔書明高糧辨後纔知稷磬折懸時果中衡俗眼自驚爲創論後人宜奉作先程春空藹藹春雲暖想見須眉物外情程孝廉方正瑤田 是詩作於乙亥之冬府君又追念汪孝嬰先

生不已更作詩哭之云記得秦淮上與君初結交君思入淵篠余性非勦鈔選遊臭味合情誼因投膠記得歲丁巳與君各家居探蹟析疑滯千里憑尺書記得長江頭阻風維容舟君從蘆中來月上方如鈎記得余在京君向六安去有客賫書來超超見元著知君學力深孤詣絕仗助君身清且羸歐心爲君慮記得癸亥秋課農納禾稼君騎匹馬來訪我田間舍記得丙寅春初月二日吉君來十日雷縱言集一室放船風雪中清興邁古逸是年余在城與君隔數武記得余注易得卽貢君覩君爲施丹黃直諒判去取是年夏秋間君往測海水記

得與君別送君東門市明年君入都信宿揚州城晤君一夕譚明日君長行君主大金吾進君修國史書成授校官吾聞爲君喜記得君書來示我黃山記云得王孫鍋辨識古篆字明年又書來追溯昔年事漉酒烹鱸鱗嘉貺念亾弟亾弟墓草生沒世已五歲記得開君書芡蘭橫泗涕癸酉秋試後余季偕君來余以脚下痛相見遂遲徊孰知返棹去未幾歸泉臺泉臺歸一載余尙未聞知聞知有凶信傳言余尙疑績溪胡孝廉竹村君高足狀君上史館移書向余屬開讀胡君書悲君真不祿親老兒幼孤何以繼餽粥官冷況清高瓶中久無粟

脈脈爲君思淒淒爲君哭從此秦淮水思君不忍遊從此豆花下盡語聲啾啾思君對飲此不忍獨持甌思君風雪中不忍泛輕舟不忍開舊箚愁見君手迹不忍上小亭上有君書額記得前年書問我注周易周易稿未成稿成用請益今年稿寫成何處續君魄君魄果續乎燈花夜幽碧

黃珏橋鎮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於涖之宅梁賣與謝公承貴詳見謝氏湖居譜謝氏後人因屋久圯壞將售於人謝與府君爲中表兄弟府君不忍以前賢舊跡毋家遺屋一旦拆毀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惟思梁公之忠謝公父子之孝以及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甚多乃請於邑侯羅公設立牌位奉祀於內名爲北湖耆舊祠不設僧道不雜祀他神羅公以爲善遂於嘉慶丙子之春重新修葺於後檐爲龕分上層中左右下層中左右設木主三十位皆嘗居北湖行誼載於史志而足爲一鄉表率者其有子孫僕從可祀者附書於主之左右如高忠節公之子錦衣公梁公於涖之義僕梁善等是也祠旣成摘錄諸公事實揭於壁里人頗有觀感焉

寒家舊有讀書老屋數楹庭植山茶海棠蜜梅玉蘭桂

牡丹後有竹先高祖父相傳至今府君名之曰半九書
塾取行百里者其半十九之意數年來復修葺之爲雕
菰樓柘離紅薇翠竹之亭蜜梅花館倚洞淵九容數注
易室木蘭家仲軒花深少態窈落於辛未之冬作霜
天曉角八詠記之舅父阮芸臺先生與黃春谷先生皆
賦以詩注子滙川作圖八幅又摘府君詩集爲詩畫十
六幅

府君自撰半九書塾記云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修脯
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洵中其形盤曲若羸
以爲生壑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

事略

三

置窗面柳背竹黃玉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卽白茆湖
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穫盡
納於牖樓下置櫝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歿後神
智所棲托曠以藏骨樓以息魂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雕
菰樓樓北二老桑高百尺翳散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
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口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
竹中闢一徑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扉逕東有邱因邱
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
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
翠竹之亭逕以西墮而下置屋銳兩榮東向而竹其南

事略

三

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舊幹已萎肄猷
復成樹扶疏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
曰蜜梅花館梅石啟小門迺塾塾故四楹西一楹余幼
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
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易以易倚數口坐室
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
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本蘭
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前年槁於水不忍去也又不
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樞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
邇標以石峰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家家東海棠

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面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雅菰
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
軒軒南卽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
桃樓俯其北啟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
木夫容水淇夏月烏犍臥樹側隼然作聲木蘭冢而南
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
各生一小本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
於四月不歇連書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
廊端稍潤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
窈或曰少態詭詞也余曰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

婦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
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
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誚詞也
武康徐雪廬先生謂府君之詩指事類情可以觀變與
滁州張竹軒吳門曹曉亭西泠宋茗香故鄣吳蘅皋諸
君之詩合錄之爲五君詠

戚友間或有爭詬之事實諸府君府君必婉轉解釋之
嘗有戚典人之田其人困乏欲戚斷買之而語多齷制
戚不可其人酌酒置于門府君爲排解而戚堅不買將
有訟矣府君乃自出資買之履看畛域釐然清析半年

後仍返其田於戚府君之盡心爲人排難者如此
府君於一門婦幼嚴以馭之詬誶不生凡有疾病者必
命吾母詢問親爲診視審定用藥病愈乃已

府君窮經之暇旁及九流之書必造其微有所論往往
爲術士所不能道而精妙實便於用壬申癸酉間汪掌
廷先生問府君形法家十二長生或主向上消納或主
坐山消納當何從府君曰十二長生皆從胎起胎屬子
復也坐胎向旺卽坐復向姤坐則陽生向則陰生陰陽
交媾天地合德葬乘生氣莫此爲宜三合之名見於春
秋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

生穀梁亦爲子夏之門人其說必有所授是三合者孔
氏之遺言也子午卯酉屬陽陽左旋故胎養自左而右
寅申巳亥屬陰陰右旋故胎養自右而左無論左旋右
旋皆從坐胎起數如坐子向午則胎加子左旋長生當
寅帝旺當午墓當戌如坐寅向申則胎加寅右旋長生
當子帝旺當申墓當辰皆從坐山取之也術士不識十
二辟卦而僅知其三則或山或向譏譏不已皆盲說耳
治八五之術者多請問府君府君引而申之作八五偶
談一卷

府君研求醫學數十年有雕菰樓醫說一卷家人之病

府君必反復思之乃用藥以是危病多獲安

疾丙辰隨府君在浙患溼乙丑又患格陽證非府君幾

莫救去年病吐血或謂有肝火宜涼劑府君日夜

察之曰爾所吐者黏而滯乎曰然府君取水一盂以血

投水中縷縷茸然次早外血漸去中存黏縷不散乃

是痰裏血中因定參苓朮附之方服之而血止是

患危病而得生者皆府君救之也今年府君病

憤失次茫無所主遂致不起嗚呼痛哉

罪尙可道哉

生子貴齡四歲而殤實誤於醫府君傷慟不已後

生授易授書授詩每病府君必終夜推察病情至於不寐府君病作之次日授書授詩偶有感冒府君猶諄諄詢問不已嗚呼心血之耗非一日矣

府君謂小兒皆宜種痘極穩極善程翁惟章精種痘之術府君嘗問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會遺府君一書錄其不足以及盡其神也乾隆壬子府君為不孝種痘嘉慶己巳為授易種丙子又為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府君因述程翁之意撰種痘書十篇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為他說所惑也授易授書授詩又患沙疹府君用古芫荽酒法其效如神

作沙疹吾驗篇一卷

湖村二八月間賽神演劇鑼鼓喧闐府君每攜諸孫觀之或乘駕小舟或扶杖徐步羣坐柳陰豆棚之間花部演唱村人每就府君詢問故事府君略為解說莫不鼓掌解頤府君有花部農談一卷

府君患足疾二十餘年起於己未庚申間然或間歲一發年四十外則歲一發將五十則一歲數發近三四年則連月必發矣每發痛徹骨始服驅風搜溼之品即已四十外前藥不效必服薑附溫補之劑近則薑不能服改服巴戟肉今年六七月足疾疊發忽然煩熱似瘧舌

燥無津日漸加重醫藥罔效七月二十四日府君呼不孝曰吾之病不能起矣汝宜績學子孫宜讀書惜諸孫尚未成立然長孫授易年十四歲習屬文之法次孫授書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試帖伊亦稍稍能領會三孫授詩尚幼俱宜教誨之使勿墜先業可也七月初五日英煦齋先生以壽詩四十紙並惜驄馬詩一首寄來吾以三日之力僅成惜驄馬詩後序一篇甫就稿印病吾所憾也汝即將惜驄馬詩後序序序寫入都中二十六日府君不肯服藥曰吾不可留矣至二十七日辰時溘然長逝痛哉痛哉

戊寅六月府君夜夢伊太守以一畫屬題府君為五言古百餘字太守朗誦之至花濃落期邇馬嘶人坐久太守凄然長太息遂寤僅記二句筆之於紙越二年府君遂棄養夢蓋有先徵云嗚呼痛哉

府君娶吾母阮孀人生不孝延曉及弟延維延緒幼殤

一妹適常煥不孝延曉娶於羅生子三長子授書授詩

府君生於乾隆癸未年二月初三日辰時卒於嘉慶庚辰年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歷年五十八歲即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安葬於本宅東首祖塋之內

自著已刻者

加減乘除釋八卷 天元一釋二卷 釋弧三卷 釋

輪二卷 釋 羣經宮室圖二卷 睢菰樓易

學三書四十卷 北湖小志六卷 李翁醫記二卷

自著未刻者

六經補疏二十卷 開方通釋一卷 論語通釋一卷

易話二卷 易餘籥錄二十卷 易廣記三卷 注易

日記三卷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十一卷 陸璣疏考

證一卷 毛鄭詩異同釋三卷 禹貢鄭注釋二卷

詩地理釋四卷 自訂雕菰集二十四卷 賦一卷 詩四卷

仲軒詞二卷 紅薇翠竹詞一卷 易餘集一卷 集

氏家乘八卷 種痘書一卷 沙疹吾驗篇一卷

五偶談一卷 花部農譚一卷 劇說六卷 醫說一

卷 里堂札錄四卷 憶書六卷 時文稿一卷 里

堂家訓二卷 詩話一卷

自著草稿已成尙未校對謄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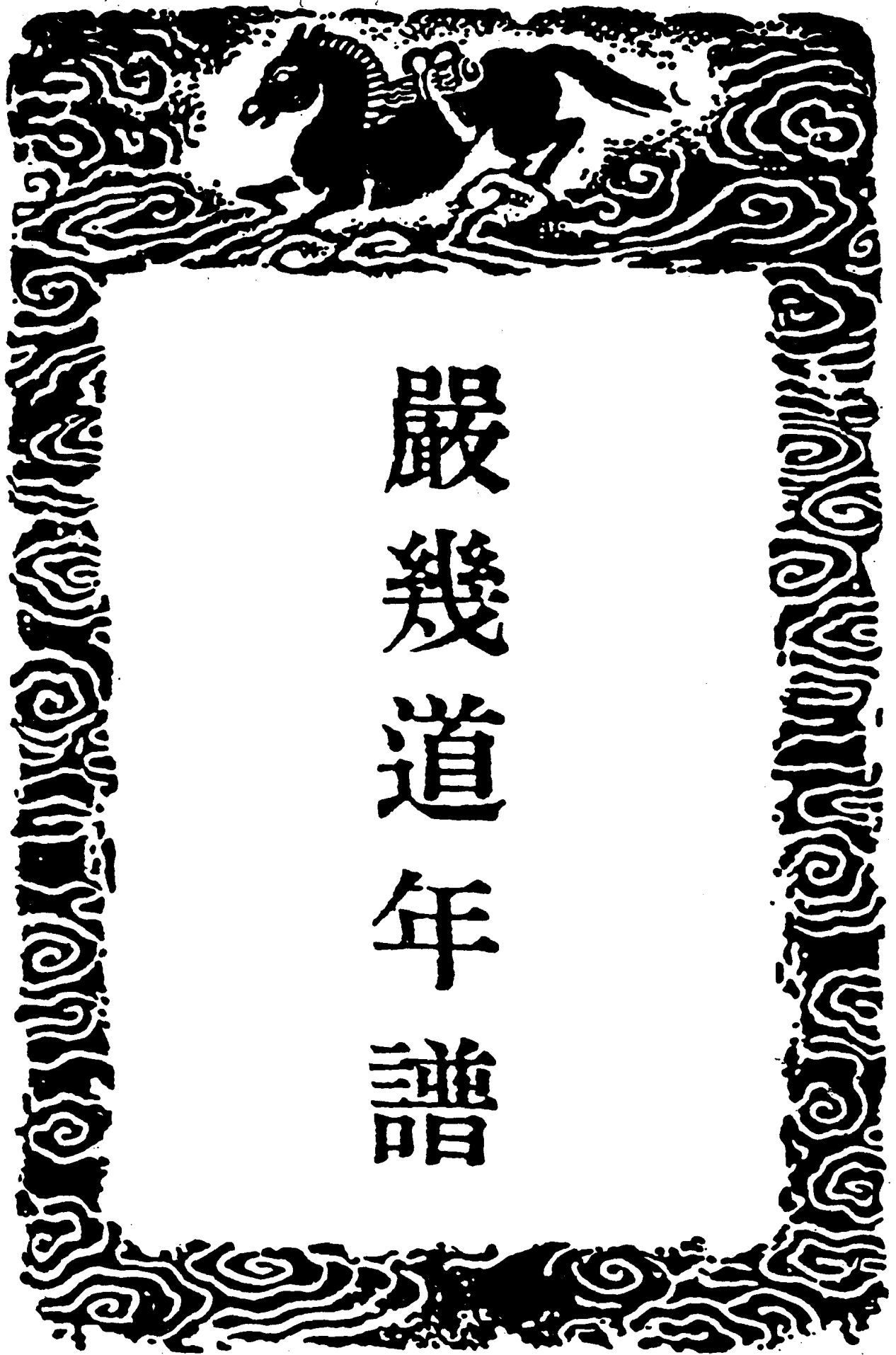
書義叢鈔四十卷 孟子正義三十卷 里堂道聽錄

五十卷 揚州足徵錄二十七卷 刑記六卷 三禮

便蒙四卷

選訂未刻者

唐賦選一卷 唐人五絕選一卷



嚴幾道年譜

伸其端在此一事侍郎深以為然。法重十一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先生二十七歲

在英卒業東歸。嚴道○近五十年見聞錄云先生留學英倫畢業歸國中途風雨夜至波瀾滔天船手艱以警之適有他船過聞聲知有人在船政大臣吳贊誠聘先生為船政學堂教員嚴道○以前在福州三云歷充福州船政學校教習其時已不知當在末至天津以前在福州太守光遠云先生歸國後曾為某船大副亦不知在何時並附注於此

日本取我藩屬琉球。

冬沈文肅公薨。清史稿本傳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先生二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海軍經營北洋海軍偉先生能詳總教習天津水師學堂而吳口口觀察仲翔為之總辦以先生時屬積資至都司也實由先生一人主之及嚴道志常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間林平兩學長野長是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咸折節爭集先生之廬長慶文集江先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勇琉球則大感常語人三十年藩屬且盡緹我如老存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嚴道初識呂秋權刺史增詳○案不能知云嚴於李文忠公事姑繫於此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先生二十九歲

初讀英人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羣學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 輒歎得未曾有嘗言生平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 Discipline 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為羣學導先路也先生羣學肆其後譯斯賓塞羣學柏捷特 Bagehot Walter 格致治平相關論 Physics and Politics 兩書天演論等皆以羣學者開發人道始羣之理案此編不在何年今已無傳本姑繫於此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先生三十歲

法蘭西據我藩屬越南東京

嚴道年譜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四月直隸總督李文忠公與法蘭西公使會講於天津為廣東稅務司德瑞琳所始皇遠定約恭言者捕發疑忌及先生先生亦憤而自疏嚴道

秋回籍鄉試報罷先生自歸國後見國人坐著圖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

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

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乃發憤治八比納粟為監生應試嚴道及現代文學史○又案詳集卷上

自履歷問客何漢運爾動勞曉感云科日人轉詢曾憲高軒亦清流師友勸嚴道為之下勵心勇

知不量分銘刀無一割此地嚴道言亦可見當時憤憤不平之意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赴京應順天鄉試嚴道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報捐同知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

赴京應順天恩科鄉試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為會辦水師學堂

十月丁內艱以上續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為總辦水師學堂嚴道不預權要奉職而已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德配王夫人卒夫人端淑有德及嚴道

嚴道年譜

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凌暴之氣。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荏苒難移。有勸絕之方。此縱難言。而治平亦用相安而已。而執意慮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類深目之倫。繼處此結。而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遠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舉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大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置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與不自由耳。夫自由一語。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長。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彼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使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使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而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西人衆議評。其於財政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既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倫。舉有以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京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述有

二十三口之開。此郭侍郎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估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愛觀之。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受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既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上崩。一澳面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混混者知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屬其篋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話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瞋影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言變。面。飄然戾止。故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至焚燬宮闈。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佞佞覘覘。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吝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汗。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固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真善於轉禍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觀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異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疊授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豈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事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尙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發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尙待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懼。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諸公。又作原強其略曰。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譯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魚鳥。莫不窮其精妙。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 Origin of Species 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故

教。一時斐然。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謂物類繁夥。始推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奉天擊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隔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為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該理之家。概為口實。其一曰物說。Struggle for exist-ence。又其一曰天擇。Selection。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傑。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為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為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說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千年。數百年。消滅歇絕。至於靡有孑遺。如辨學家之古禽。古獸。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於證聞昭確。釐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斯賓塞爾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原。為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其大闢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禮樂刑政之大者。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通之效。於五洲殊種。由坯樸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興衰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之。其宗旨蓋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Principles of Psychology。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也。夫亦可謂善備也已。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算。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為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潛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為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沼沔討源。執因實果之事。惟羣學為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邊流。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

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害家國者也。是故欲為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為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達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為力學實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函察於券。而或於紛。函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得萬物之成法。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數處於天地微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惟宜。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祚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立。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為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於乎。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巧者之為。猶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衝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為磚也。嶽嶽嶽。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斷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聚。持久不敗。必不能也。凡此積聚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為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為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精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為一品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品之積面。隔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為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顯。難與未嘗學者談。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考其分。則昭昭者。揭日月而行。互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羣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恟恟。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驚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

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為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雖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為準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觀之，不過如是而已。……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略下 又作救亡決論，大旨謂今日不變法則必亡。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入股，入股有三，大害曰錮智慧，曰壞心術，曰滋游手。……推而論之。……舉凡漢學宋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公生今，捨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又作謂韓曰：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也。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蟲蛇禽獸擊斃，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於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圖之，則不思之過耳。且君民相資之事，固如韓子所云而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築射棄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為之。門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備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備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云爾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鈞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

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如是乎。於乎。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為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罰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為城郭甲冑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買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獨專立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買者，以食子給子之為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護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貴而公，以之為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之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腹我以生，出令令我，實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為后，時而虐我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出於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為是固與天壤相弊者也。又烏足以為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榮華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驚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親親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達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繇，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吾又烏得而斬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須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正吾弄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

聞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僞。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也。我不可不自。道在去其害富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為君。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濟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胥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十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之尊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者。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舉。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門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門耳。夫驅奴虜以門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均見嚴幾道文鈔均刊布於天津直報。

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說下教。嚴幾道文鈔本年伯玉京卿赴英吉利游學。伯玉京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九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為書二十一紙。致新會梁任公。孝廉。規之。略謂。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恨。又謂。豪釐之差。流入衆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示人以可敬。而反為人所藉口。又論變法之難。略謂。一思變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又謂。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又論保教。略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任公年文飲冰室文集卷四與嚴幾道書

夏初譯英人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赫天演論自序。在四十三歲。誤也。以誤學子。本誤例。七月致書桐城吳至父京卿。論天演之說。謂外國格致家。謂順乎天演。則政治終成。赫胥黎又謂不講治功。則人道不立云云。京卿答書。稱先生博涉彙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子雲。

筆札之功。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并。實於一手。求之往古。遽焉罕傳。吳學。八日答嚴幾道書。梁任公孝廉汪穉中書。嚴年。創辦時務報於上海。編學史及嚴譯中國先生原強論等篇。均又刊入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函。見而惡之。謂為洪水猛獸。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關韓駁議。先生幾罹不測。嚴幾道年譜

譯天演論成。重九自序之曰。英國名家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理極。非諳曉該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其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固皆有所謂此理之由。亦有所謂此理之傳。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之學。所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謬。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證之勤。而於古人昭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疊。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咕學為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關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昭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傳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

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感。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曷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新實業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實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為天演界說曰。禽以合質。而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難。而見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為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氏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狗利祿。守闕殘。無獨闕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讀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奔附為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詭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遂應為談。不吝其實。討論闢。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指。本以救斯實。任天為海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為逐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稱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又為譯例曰。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實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偏到增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信。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弗以是書為口實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段令放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視。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一。易曰。將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願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世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豪釐千里。書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

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時人之學。儻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邪。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智保焉。譯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一窮理今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譚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攷。固亦附以己見。取詩稱。求易言。屬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逐譯之本心矣。案學術第八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云。讀天演論下篇。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九十七。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先生以天演論屬吳至父京卿。汝輪序之。京卿讀之大喜。以為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為喻。蓋自中土繙譯西書以來。無此宏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發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又云。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士之不競。愆戾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途無以自存。而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正文。諒諫之資而已。必編以吾人之法。固執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指。顧蒙意尚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為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為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為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為入式。此在大著雖為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為尤美。吳尺

讀卷一下二月 七日 嚴幾道 編取膠州書

夏。先生與定海王苑生觀察。修補。錢唐夏穗卿禮部。曾佑。創辦國聞報於天津。國聞報。起及嚴譯。略放英國大晤士報之例。月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國聞報。十月初一日出版。其緣起略曰。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與。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列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為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為天小。捫籥而以為日圓。若是者。國必危。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羣。合羣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羣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

穿古今之變。而不願以舊德之名氏。為可食也。曩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賦畝為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會之規矩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奇計益。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為。為不可變也。一羣之民既開。民力既厚。於是其為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勞。下乃太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若君若臣一二人之才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羣之各自為謀也。然則今日謀吾羣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為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勤善之畫。則以為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迹。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籌策之記載。則以為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為厭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其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為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為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僕不可以悉計。坐是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豪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為事變。數十年來。如鬧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所為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繙譯。一採訪。繙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墨。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士。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如山西。如陝甘新贛。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如前後藏。如內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登。如森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印之報。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瞭者。皆登之。每日繙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攷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彙編。繙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為一羣之智力。而吾之羣強。國不自私其治。

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為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為慶祝者也。
史引○案此文似出先生手筆故錄之
 本年三子琥生字曰叔夏伯玉京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九十九年先生四十六歲
 稔。吳至父京卿為序天演論。又為書與商。序略曰。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有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乎。擬易為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為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為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為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借吾國之譯言者。大抵棄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論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墮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願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滄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顯其文自為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傳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傳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駁駁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顯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恍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惜也。予又惑焉。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滄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

一錢也。與。案本亦未嘗時孟夏與吳氏尺頃卷一下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據二月十日書曰凡己意所發明皆退入後案義例精審其命篇立名尙疑未備厄言既成濫語蘇疏又難釋氏皆似非所謂能樹立不因循者之所爲。下走前鈔福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經錄書尾用備採擇。卷一下二月二十八日答先生乃復於譯例著之曰新理雖出名目紛紜索之中文涉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譯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便始縉厄言而饒唐夏穆卿。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縣談及桐城吳丈擊父。見之又謂厄言既成濫詞縣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爲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爲佳穆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爲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縣談縣疏諸名縣者乎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篇目實譯導言而分注與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謂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効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序已見之此置後加者移錄於此其他先生自以志在達旨不盡從也。現代中國文學史

又譯英人斯密亞丹 Adam Smith 計學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月中成書一册。吳擊父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斯密氏計學一書最易名原意近斯密氏國富之性質及原因之研究至四十五歲或別有所據此存疑至七月又成四册皆吳擊父京卿商榷京卿答書云斯密氏之書理趣甚奧思如芭蕉知如湧泉蓋非一覽所能得其深處執事雄筆真足狀難頌之情又時時糾其章失其言皆與時局痛下鍼砭無空泛之議此真濟世之奇構。吳擊父尺

又爲國聞報社譯英倫斯密爾擊學肄言前冠感 Our need of it 倡學二篇事會錯迕遂以中權。譯學肄言初版譯論發售。○案國聞報社於本年八月譯得此書之

四月天演論雅板成初先生脫稿經梁任公河陽盧木齋借鈔勸早日付梓木齋郵示其弟慎之。於鄂亦請宜公海內遂付手民。天演論初列入河陽盧氏慎始基齋叢書後又由先生石印

行世曰嗜奇精舍石印本。木齋本。石印本。先生譯書以環辭達與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自是人士漸漸傾鄉西人學說矣。陳嘉志

七月七日 答嚴幾道

嚴幾道年譜

嚴幾道年譜

嚴幾道年譜

時媚妒先生者衆請先生之爲人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吳擊父京卿聞而性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長而不能當大事者乎往年嚴公多病頗以病廢事近則蒼然良已身強學富識闊救時之首選也議者相悅以解南海張口侍郎。因特科之詔舉先生以應京卿復遺書謂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願執事回翔審慎自重其才弗輕於一出也。吳擊父尺頃卷八日答

秋特詔急人才先生以王口口口錫藩薦。嚴幾道社會思想。伍昭辰太守光緒召對稱旨論繕所擬萬言書以進。陳嘉志。案嚴幾道云召見德宗宗命抄一分呈覽。萬言書蓋先生所擬。吳擊父尺頃卷一下戊戌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云前讀其書略曰。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爲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滔滔若專以外患爲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尙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與日費最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彌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在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視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獲苦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爲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尙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尙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饋德濟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願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觀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股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

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魏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峙，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屬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辭學問，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靡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瀾河，渾整綿互，其地勢利為合而不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為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為哉？是故其垂讓著戒，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餒，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累，長度大之勤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饋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勤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隔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雍其厚良謹密者，所謂豪傑健果而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雖騷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出於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若使天下常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闔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齟齬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儼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且強矣。願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舉，其處世

嚴幾道年譜

四五

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為，則其事非倡之於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與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為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為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圍為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踴躍，臣聞為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為用者也。……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為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取之尙遙，何者？將以為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為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蚤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自為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於未變法之前，陛下所亟宜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謂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惟陛下下類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急宜行者三：一曰聯各國之歡。……二曰結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陛下果有意於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陛下之心，陛下果探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為曠古之盛節，機關開闢，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

嚴幾道年譜

四七

若國政之因革損益以非一黨中所能盡具也。讀此則先生亦欲贊成之。所謂既變法之後所宜先行者四亦約略於吳書中見之。今已不可得見。惟已。

八月。德宗被幽。太后專政。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行走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六人。大學生王文韶。文韶密示意先生離京。即日反津。有政事詩詠之云。求治翻為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宜南雨又來。臨河鳴憤嘆。莫道寸心灰。先生甫於六月。中識之。九月哭之以詩云。相見及長別。都來幾幾香。池荷清道景。飛桂遠招魂。投分欣傾蓋。滿冤慘覆盆。不成扶翼弱。直是構恩怨。憶昨皇臨極。殷憂國命屯。側身求輔弼。痛哭為黎元。大業方鴻造。奇才各駿奔。明堂需杞梓。列辟貢瓊璫。豈謂資羣策。翻成罪秀言。覺誠基近習。禍已及親尊。憤恍移宮獄。嗚呼養士恩。人情看翕訕。天意與偏反。夫子南州查。當時士論存。一枝翹國秀。三峽倒詞源。薦剡能為鶴。雄圖欲化龍。楊叔誼。同御席。江霞。鄭太。盡華軒。卿月輝東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摺拄。契合互攬援。重譴風皆發。中興勢已吞。忽驚晚鷓鴣。容易刈芳荪。古有身陷穴。今無市舉膺。血應漂地軸。精定叫天聞。猶有深閨婦。來從積德門。撫絃哀舜鵠。分鏡泣孤鶯。加劍思牽犬。爭權遇憤豚。空聞於庶獄。不得見傳爰。投界事無日。羣昏自不論。浮休齊得喪。憂患憂乾坤。上帝高難問。中情久弗說。詩篇同乘杙。異代得根原。莫更秦頭責。休將朕舌捫。橫流遠慮處。只合老丘樊。卷二及卷三。嚴幾道年譜。上○案石室詩話卷七。亦引之。只二十四。嚴幾道年譜。本年九月。先生寄。又有綠珠詞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飲冰室詩話及為德宗發憤而作。兼哭晚翠者也。二十期先生與德宗如書札第六十一及飲冰室詩話黃氏見問錄。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又譯成斯密氏計學四冊。寄吳至父京卿商定。京卿答書云。斯密氏此書。洵能窮極事理。鐫刻物態。得我公雄筆。為之追幽鑿險。扶摘輿頤。真足達難顯之情。今世蓋無能與我公上下追逐者也。奧至父尺牘卷二上。正月七日。又寄京卿。論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他之權。以祛蔽揭。蔽。並商譯事。京卿答書云。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雙用中文。並亦不宜雙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放效耳。來示

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闕入之字。改置則失真。因仍則傷絮。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絮。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為文。里俗鄙淺。屬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縣為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邇也。文固有化俗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子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里語為文。而不失為雅。若范書所載鉅脛。尤來大槍五樓五蟻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艾雜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里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此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為過。倘令為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叙記典志二門。似為得體。……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邊固史法裁之。文無翦裁。專以求盡為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為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為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為極。語矣。同上卷二。三。日。答書。

譯英文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自繇論 On Liberty 著其譯例曰。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常繇公道。猶云事奉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罪礙也。又與 slavery 奴隸 subjection 臣服 bondage 約束 necessity 必須等字為對義。人被囚拘。英語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釋繫狗曰 Set the dog at liberty 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 Justice 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語。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為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為惡。即欲為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為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為。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為善為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為界。此則大學絮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書。即為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

也。斯賓塞倫理學說公 Justice in Principle of Politics 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故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爲用斯邦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能轉物者其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謂真實完全自繇形氣中本無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禽獸下生驅於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獨人道介於天地之間有自繇亦有束縛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以得自繇自主之事愈衆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爲能享之而氣稟嗜欲之中所以纏縛驅迫者方至衆也盧梭 Rousseau 民約 Le Contrat Social 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爲後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飢飽權非己操斷斷不得以自繇論也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如老氏之自然蓋謂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衆父無待而然以其無待故稱自然此在西文爲 self-existence 惟造化真宰無極太極爲能當之乃今俗義凡順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釋氏之自在乃言世間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自存故稱自在此在西文謂之 Persistence 或曰 eternity 或曰 conservation 惟力質本體恒住真因乃有此德今乃斷取涅槃極樂引伸之義而凡安閒逸樂者皆自在矣則何怪自繇之義始不過謂自主而無罣礙者乃今爲放肆爲淫佚爲不法爲無禮一及其名惡義益繁而爲主其說者之詭病乎穆勒此篇所釋名義祇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所謂自山止此義也由繇二字古相通段今此譯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爲古也視其字依西文規則本一各名非虛乃實寫爲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原書文理頗深意蘊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爲刪削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西人文法本與中國迥殊如此齊穆勒原序一篇可見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卒解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與行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貴族之治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專制之治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乃至立憲民主其所對而爭自繇者非貴族非君上貴族君上於此之時同束於法制之中固無從以肆虐故所與爭者乃在社會乃在國羣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爲英民說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國羣之分界然其所論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則無問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也西國言論最難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論多取宗教爲論中國事與相

方者乃在綱常名教事關綱常名教其言論不容自繇殆過西國之宗教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至今稱名教罪人可以見矣雖然吾觀韓退之伯夷頌美其特立獨行雖天下非之不顧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至宋晦翁謂雖孔子所言亦須明白討論是非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爲古人所欺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實雖出之讐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亞理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即此義耳蓋世間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實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爲有物也是故刺譏謾罵揚軒講張仍爲言行懲尤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總之自繇云者乃自繇於爲善非自繇於爲惡特爭自繇界域之時必謂爲善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爲圓足必善惡由我主張而後爲善有其可賞爲惡有其可誅又以一己獨知之地善惡之辨至爲難明往往往人所謂惡乃實吾善人所謂善反爲吾惡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案穆勒此篇本年癸子年文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說詞又案穆凡例末時俄羅斯關我東北之地甚急先生曰甲午東事以遠彼族常以剖分支那爲必至之事顧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挹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爭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動植以近海而滋卅產以近極而積則俄羅斯視爲禁樹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在俄原案語丁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十八歲

繼配朱夫人來歸○案賈公度按察運憲人境履時草卷已亥據隨人詩讀先生詩云一卷生亦不可詳矣生子二璋琦女三瑤瓊瑛

五月拳匪事起先生倉皇避地上海○案賈公度按察運憲人境履時草卷已亥據隨人詩讀先生詩云一卷生亦不可詳矣實履兩北長康里○案賈公度按察運憲人境履時草卷已亥據隨人詩讀先生詩云一卷生亦不可詳矣嘗謂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光建昭履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慶少泉空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餘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案賈公度按察運憲人境履時草卷已亥據隨人詩讀先生詩云一卷生亦不可詳矣學街十八期與熊純如開名學會講演名學○案賈公度按察運憲人境履時草卷已亥據隨人詩讀先生詩云一卷生亦不可詳矣生近開名學會可見遠人善己兼懷濟物之盛心企佩無量見履復社會思想

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遂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為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遠。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倫 Richard cantillon 若特嘉爾 Josiah Tucker 若圖華尼 Du Verney 若休蒙大關 David Hume 若哈哲孫 Francis Hutcheson 若洛克 John Locke 若孟德斯鳩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quien 若麥庚斯 若若柏抵 William Petty 其言論警效。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為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為新學之開山也。計學於科學為內編之屬。內編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爾 David Ricardo 穆勒父子 即穆勒曾講士 James Mill 與穆勒之約翰司徒亞特 John Stuart Mill 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ovanna 馬夏律 Alfred Marshall 諸書。則漸入外編。為設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益。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閱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 Francis Amasa Walker 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逐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計學以近代為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此書。而以為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每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攷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為之證驗。不若他書物空理窟。絮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

之。又部甲後。有新密及羅哲斯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 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保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根觸。輒為案論。丁事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本書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奮奮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為是。行禍也。而相以為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察之。而况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亡失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若獲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遠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不可。數十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高曾祖父之所為者。嗚呼。丁不懼哉。 案著其月日。因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文忠公 鴻章 堯先生有挽句曰。使生平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一。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十一月吳至父京卿序原富成。寄先生。 見原富卷首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先生五十歲

長沙張文達公 百駟 為管學大臣。聘先生為編譯局總辦。 據嚴譜及嚴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記事。孰是。今姑從嚴記。

林翠南孝廉 舒 會又固 宗榮 魏春叔 及 公子伯玉京卿副之。 據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聚海外奇書

千數百快堂室殆滿。 長慶文集。江時吳至父京卿方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相過從。京卿深知中國之不可不謀新。而每憂舊學之消滅。先生曰。不然。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嚴

譯成穆勒名學半部。 名學。後說自序。〇凡八篇。曰論名學。必以分析語言為始事。曰論名。曰論可名之物。曰論辭。曰論辭之義。曰論申辭。曰論類別事物之理法。彙釋五旌。曰論界說。而冠以引論。 見

原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 原書末葉 復譯法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法意 Spirit of Law

法文原名為 *Le Problème de la Vie* 此書不知譯於何年中有書評云原書云羅約翰
事見原書人曾致身世道時著之後案據此則此譯當在譯原書之後林繁於此

八月林翠南孝廉為繪畫疑譯書圖疑譯書圖疑

歲暮譯學肆言成於本年凡三易稿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廉以譯歐西說部與先生齊名天下有嚴林之目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乃自序之曰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往不侵奪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者一建白指注之間輒為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識劇疾之士不悟其所從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擲臂疾走謂以且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據據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願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為瘡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期月之勤為遂譯之如左其叙曰合靈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乘氣羣義大哉強弱明闇理有繇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空忘魚操刃傷指譯研惡第一執果窮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倚推雖無咎合當鈔大同福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二真宰神功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 Unit 聚曰拓都 Aggregate 知散之顯萬法所邪譯喻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術 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三道巽兩間物奚超萬人心慮道各自為植永言時位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個中庸詳知難 Difficult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四難首在物是唯心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所傳聞異辭相為旅距見者支葉執察本根以權權權如發處權譯物敵 Objective Difficulties 第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已量物哀此心官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其害害譯智絃 In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tellectual 第六憂喜惡以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駭麗蠅以是言羣幾何能達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譯情替 Emotional 第七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易取為我墨尚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最建皇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種以救厥頽譯學說 The Educational Bias 第八民生有羣而傳以國豈我忘人愛或成賊反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是為專播亦失中惟誠先安其例乃公譯國拘 The Bias of Patriotism 第九演深治久羣有衆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詩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格 The Class Bias 第十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國於天地革命黔首云何齊匡獨資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誣玄黃水火鑿部衡逐譯政惑 The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Political Bias 第十一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我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皆有負荷譯教辟 The Theological Bias 第十二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千問者千以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觀法問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 Discipline 第十三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養乃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 Preparation in Biology 第十四我聞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佛說境者心造化萬不同鑿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漢孰知陶甄譯逸神 Preparation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In Psychology 第十五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么戒偏來道先路盡勿孟晉猶懷遺慮譯此縣論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政告象譯成章 Conclusion 第十六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本年有書致上海外交報主人近五千言具論中國教育方鍼並條擬新教育行政辦法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法畫一條例云一時官局所譯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為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清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為教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備學功課十當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處九即都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以後能稍筭為條達安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相通曉……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十為率務取文理既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為有造而西文能不可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二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學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堂為豫備科三四年後即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致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學者以餘力自治之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教習若人乘班大則用華人為助教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並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之高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一各省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如備設中學堂則無教習……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高才生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一近今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翠南會就商於林翠南孝廉

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法收。收為時用者也。第時過而學。自勵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為之鄉道。此誠不為無益。然終。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道在實之莊嚴之間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治科學。……不通言語。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庸。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為晚成之大器也。……一今世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於天演消息之數。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為吾國前途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沉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國新也。則真中國之幸福矣。（按：此本不年極為可慮。今日而其弊見矣。以此見先生計畫之一概。）

元緒二十九年癸卯 一千九百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吳至父京卿卒。（按：京卿學於其鄉。廣東省第一師範學校。先生方欲寄所譯羣學肄言乞序。而京卿適歸道山。先生哭之慟。曰：不佞往者每譯稅稿。輒以示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洞深處。蓋不徒答落徵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今惠施去而莊周亡。賈伯牙死而鍾期絕。自今已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乎？） 集玉籍劍南詩句挽之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按：此詩及古今又挽之以詩曰：仙舟幾日去東瀛。梁木歸來忽就傾。難遣此哀唯後死。忍將不惹累先生。人間難瘳方為帝。海內雄文孰繼聲。地下儻逢曾太傅。定知老淚各縱橫。） 先生常言。吾國中舊學淹貫而不闕。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後。吳京卿一人而已。（按：此詩及古今又挽之以詩曰：仙舟幾日去東瀛。梁木歸來忽就傾。難遣此哀唯後死。忍將不惹累先生。人間難瘳方為帝。海內雄文孰繼聲。地下儻逢曾太傅。定知老淚各縱橫。）

四月。羣學肄言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按：羣學肄言初印本末頁○案頁編最復的翻印云一九〇二年出版。）

六月。自孫論易名曰羣已權界論。初此譯佚於庚子之亂。適為西人所得。本年春郵以見。乃略加改削。羣已權界論凡例○案。作譯凡例。復自序之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孫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哲者既

驚怖其言。目為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謾。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已權界論。界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孫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孫之說乃可用耳。（按：此書初印本末頁○案頁編最復的翻印云一九〇九年出版。說說先生親當時激亢者多。議論遂趨於保守。羣子民年五十五常謂自孫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應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坐中陳之。）

復譯英人甄克思 Edward Jenks 社會通論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至十月譯成。（按：此書初印本末頁○案頁編最復的翻印云一九〇九年出版。說說先生親當時激亢者多。議論遂趨於保守。羣子民年五十五常謂自孫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應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坐中陳之。）

明日言排外。或甚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鑿。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適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時日俄俱關於我東北。論者畏俄甚於畏日。先生曰：論者特震於其外云耳。以言其實。則俄不足畏也。種難而所收者多半化之民。其弱點一也。其政之不修。弊之所藪。隨地而有。其弱點二也。財賦空虛。而猶動遠略。其勤遠略也。正以滋其內亂。所謂至不得已者也。其弱點三也。以半化之國。與文明鄰。民心浮動。日益思亂。其弱點四也。其虜立者以軍制耳。一役收。則革命立至。其弱點五也。所收諸屬。為合不深。根本一搖。全體解散。其弱點六也。俄於戰事最有功者。前敗拿破崙之師而已。此雖天幸。然足以鼓舞其民。自茲以往。舍苦來米亞而外。未聞俄有大役也。故其兵力之堅。脆可知之事也。此其弱點七也。其為弱點之多若此。吾意俄今之所以勝中國者。其在土之國主官吏為文明人耳。舍此以外。實無所優於中國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十一月。自序之曰：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夫天下之羣衆矣。夷狄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攔。Economic Society。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為圖攔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遊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

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

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華行而不可以尅滅。此其為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過速而不可或少。若者。吾嘗致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尚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奮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耶。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播詩書。坑儒士。其為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優奪民權。而迹其所為。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為軍國社會者與。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縮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傑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源之遠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而終。在此則始而終。固知天演之事。以高期為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為無因之果。而又不能不為吾羣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逐譯是編。所為數番擲管太息。繞室疾走者也。十二月夏禮卿禮部為之序。日俄戰起。

熊季廉解元訪先生於京師。請為英文文譜。時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解其惑。而嘆其意。於是先生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為設詳。顏曰英文漢語。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據英文漢語。季廉又出所平老子。就正於先生。先生為甚。適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殆備。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亦間有取焉。先生評點老子。先生嘗謂季廉。老子之說。獨與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評點老子。季廉以示義寧陳散原主事。三立散原嘆絕。以為得未曾有。促季廉刊行。後季廉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在先生何月始聚於末。本年伯玉京卿以參佐隨孫慕韓太常出使法蘭西。伯玉之巴黎序。光緒三十年甲辰。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社會通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案。買。續。嚴。復。的。圖。譯。云。在。一。九。〇。三。年。出。版。誤。

辭編譯局事。出都赴上海。知交薦先生於陶然亭。皆痛惜先生之去。沈濤園中丞。嚴。郭春棧侍郎。○案。張珍五侍郎。元。奇。輩。倡。為。詩。和。者。十。餘。人。先。生。亦。有。長。歌。有。云。君。知。國。有。雀。乘。軒。何。必。心。驚。燕。巢。幕。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知。我。我。自。慙。厚。精。業。非。才。手。版。抽。將。歸。去。來。詩。集。堂。林。琴。南。為。補。圖。曰。江。亭。餞。別。圖。紀。其。事。復。序。其。首。林。琴。南。江。題。咏。者。甚。多。○案。此。事。不。知。在。何。月。據。江。亭。餞。別。圖。記。有。重。柳。初。黃。綠。垂。互。云。云。則。初。春。時。也。

六月。俄軍軍敗。國內革命黨勢益猖獗。先生曰。俄之所敗者。以取強也。日之所以勝者。不得已也。顧不得已前。倘有無數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籍口也。評點老子道德經。本年四子孺生。字曰季將。伯玉京。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先生五十三歲。

春。張燕謀學士以開平礦務局訟事。約先生同赴倫敦。○案。學。術。第。二。十。期。嚴。幾。道。與。熊。季。廉。記。陳。散。原。主。事。散。原。辦。會。時。卷。甲。辰。冬。有。時。孫。中。山。博。士。文。適。在。英。聞。先。生。之。至。特。來。訪。談。先。生。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混。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遂。漸。更。新。乎。博。士。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案。後。與。張。燕。謀。學。士。議。論。不。合。不。終。事。而。歸。○案。學。術。第。二。十。期。與。熊。季。廉。折。至。意。大。利。之。禮。諾。亞。Genoa。登。德。國。郵。船。東。歸。○案。八。月。熊。季。廉。以。評。點。老。子。道。德。經。鈔。付。活。版。於。日。本。東。京。○案。而。序。之。其。略。曰。讀。是。書。者。軒。神。澄。慮。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平。點。字。字。皆。有。著。落。遠。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瑰。寶。久。墜。荒。山。一。經。拭。磨。羣。知。可。貴。○案。先。生。與。熊。季。廉。解。元。書。論。北。洋。大。臣。袁。世。凱。測。其。終。凶。○案。學。術。第。二。十。期。與。熊。季。廉。世。凱。於。先。生。極。相。引。重。○案。侯。廷。始。秘。書。洪。憲。君。會。數。四。相。邀。先。生。終。蕭。然。自。遠。○案。世。凱。途。有。嚴。某。縱。聖。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語。○案。日。俄。續。和。

本年。秘。勒。名。學。由。刺。氏。金。粟。齋。刻。成。○案。其。後。先。生。思。慮。續。其。後。半。而。未。逮。自。云。以。人。事。辛。辛。又。老。來。精。神。茶。短。懶。用。腦。力。而。秘。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慮。慮。無。以。將。事。○案。說。自。序。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先生五十四歲。

上海知交演講政治學計在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演講者曰政治講義自序之曰余治天學至於有明之世波蘭人歌白尼 N. Kopernicus Copernicus 盡破地靜天動舊說證地爲日周行星之一歲歲繞日與諸緯緯率同以定時循軌即日亦非常靜不從者羣以圍繞太陽居中以空游縣行趨於御女蓋一出入息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喟然嘆曰偉哉科學五洲政治之變基於此矣蓋自古人羣之爲制其始莫不法於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以上以爲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爲吾踐此貴賤之所由分而天澤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說確然不諱民知向所對舉而駁分者其於物爲無所屬也蒼蒼然高者絕遠而已積虛而已無所謂上下也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隨地皆可以極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斷斷乎無此別也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澤之所以無取也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世變平等自繇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溯其發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時進之義也古之人發此者三千年中西載籍莫不有攸然而最後百年其學乃大盛得此以與向之平等自繇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於謀新而牽奮之思少矣嗚呼世變之成雖曰天運豈非學術也哉雖然尙有說也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顯境之至也苦樂未嘗不並居功之呈也善惡未嘗不同域方其言樂而苦已隨之方其爲善而惡已形焉夫人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躓替亂乃即在此爲進之時其進彌驟其途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恨恨無歸或以滅絕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知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貴利行之汚者乎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羣矣而謀其果效惡苦則取其至少善樂則收其至多噫此輕迅劇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

嚴幾道文三二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案至四月重印後竟絕版至民國十九年七月又由上海金馬路書店重版印行

譯法意脫稿之役出矣則脫稿自在乙巳以後嚴幾道復的稿譯以爲出版在一千九百零二年林嘯華復社思想以爲在一千九百零四年皆法意原文多與曠海澗先生自謂譯文得未曾有能取之九幽之中獲之白日之下然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也

嚴幾道復社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

九月詔試游學畢業生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以外務部尙書唐紹儀任總裁先生被派爲同考官會思想

得陳錦濤顏惠慶等三十一人賜進士舉人出身有差清史紀事本末

冬出都反上海遇王書衡推丞式通語及近年國文之衰衰科舉之實實太息不已以先生教人觀覽古書熟精西文爲研究新學之根抵也宋樓藏書源流卷六王書衡推丞題詞

安徵遷撫于廬里忠愍公星錄聘先生爲安慶高等學堂監督嚴幾道○案此事不詳在本年伯玉京卿回國伯玉京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先生五十五歲

夏于廬里忠愍公被刺本清史紀事本末先生尋亦辭職去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先生五十六歲

應直隸總督楊文敬公士驥之聘赴津旅次手批王荊公詩集自遺

七月有女學生旌德呂氏家名諱求授以名學因取英人耶芳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名學淺說 Primer of Logic 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諒惜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詳則多用己意更易先生嘗言吾之爲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書與否所不論也先生友朋或嘗先生不自爲書而獨拾人牙慧爲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爲先生笑頷之而已

學部尙書鄂卓爾文恪公榮慶聘先生爲審定名辭館總纂自此凡歷三年積稿甚多續嚴幾道○案

教育部現代中國文學史云其後學士劉君理其稿事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派充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及清理財政處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最

八月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赴歐洲考察海軍大事記以先生海軍宿學欲與偕行先生以病辭

林卷三

十二月初七日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嚴石遺室詩話卷五清先生作詩云自笑衰容異壯夫歲寒日莫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別此日聞詔本不圖豈有文章資補職恥從前後說王盧一流將盡猶容汝青眼高歌見兩徒石遺室詩話卷五及嶺南堂詩集○案嚴幾道此舉於庚戌歲也

其云云益可知十二月上諭之說昭昭也太守又曰詔下先生怡然無所動初唐天佑力懸世凱謀此事然不能爲一人謀請詔各省保薦先生以名重列名初定十八人或恐之日何得與十八學士同數遂益一人以毛遂十九人爲况其後鄭孝胥囑以二詩曰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弃官更宜先生有恥從前說王盧之官矣

納粟。被別署至裏平生等身書。絃誦循行路。曉遶進士賜。食報一何莫。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作必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遂煙霧。八股竟失亡。當時殊不悟。寒臆抱卷客。億兆有餘韻。吾儕老更黜。檢點誇戲具。煩君發莊論。習氣端如故。又左侯左宗。居中太息謂歐齋。林林圖以進士出身官陝西。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仙劉以生從戎。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觀君手制藝。折肱信良豎。少年求進士。得之特少遲。風味如甘蔗。倒嚼境漸佳。何可遽驕滿。持將傲吾儕。不穀雖不德。自知背時宜。三十罷應試。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說。不顧歐齋嗤。君詩貌煩冤。內喜城雪悲。官裏行相促。老蒼仗頭皮。八股縱已亡。身受仗餘威。知君不忘故。得意遠見思。海藏樓詩卷六〇案部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 先生五十八歲

四月。詔定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並預預欽選議員。先生與吳士鑑等乃宣章宗元陳寶琛沈家本江瀚喻長霖沈林一陶葆廉同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及陳志

十一月。廷旨設立海軍部。海軍大朝旨特授海軍協都統。嚴○案嚴證在己酉云海軍部新設一月則特授亦當在此時。嚴證亦謂清史紀事本末卷二百七十二條。本傳謂三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似又以三年特授一等參謀官而誤也。

本年。五子玷生。字曰無玷。伯玉京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 先生五十九歲

朝旨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陳志

九月。武昌革命軍起。民國初建。政府未立。先生作詩曰。鏡影迴疏櫺。風聲過簾際。美人期不來。烏啼雁唳白。詩集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 先生六十歲

二月十二日。以下日。清宣統帝下詔遜位。參議院選舉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世凱之督直隸。招先生。以為。及罷政歸。証者。先生獨抗言非之。謂世凱之才。一時無兩。中國現代則又感先生。至是遂任命先生署理北京大學校長。是時學生八百十八人。每科各置學長一人。先生兼任文科學長。以張祥齡為法科學長。吳乃琛為商科學長。葉可樞為農

科學長。胡仁源為工科學長。東方雜誌十六卷三號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於五月十五日開學。校中一切規模。頗有更張。當受事之始。與其弟子熊純如。書曰。平生見當事人所為。每不滿意。而加譏評。甚者或為憤憤深歎。及其事至。職加。自誤所行。了不異故。夫如是。他日者。猶播議論。鼓唇舌。以從一世人之後。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差惡矣。故自受事以來。亦欲痛自策勵。期無負所學。不作國民。至其佗利害。誠不暇計。比者。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併為一。以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維倫道德文章於不隕。且又悟向所合謂一爐而冶之者。徒虛言耳。為之不已。其終且至於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且必為其真而勿循其偽。則嚮者書院國子之陳規。又不可以不變。蓋所祈嚮之難。莫有踰此者。學術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二

八月。海軍部設編譯處。以先生為總纂。令部員繙譯外國海軍圖籍。海軍大專記〇案新語林云民十一月。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以事辭。辭北京大學校長。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三〇案書札節鈔補錄三。云方今吾國教育機關。以涉學之人。其真制致得區不可收拾。：教部使復回校必無此事。其原因種種。難一二語盡也。其為辭。可知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一文只云因事辭職而已。又轉為公府顧問。陳志

先生擬譯釋勳名學而未果。嘗曰。能於此書讀有心得。真是鳳毛麟角。於十九日。哲學。思過半矣。熊純如手札墨跡

冬病喘欬。如君札節鈔補錄第五。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千九百 先生六十一歲

上已。先生與鄭叔進秘書。王書衡參議。李木齋總長。顧亞選秘書。袁珏生編修。楊均谷秘書。姚重光主事。易寶甫參事。楊哲子參政。夏午韶秘書。陳翼謀秘書。梁任公總長。等數十人。修禊京師。萬牲園。觴詠流傳。不減山陰蘭亭之會。新語林卷三

三月二十日。前農林總長宋遜初。被刺。辭連政府。南北紛紜突起。七月。江西獨立。稱討袁軍。先生聞之。慨然謂所親曰。中央短處。在乎日矜有使令貪詐之能。於古今成說。所謂忠信。敬諸語。不甚相信。至於今而其弊見矣。某督。則與法蘭西初次革命時之但唐。魯白斯斐爾等。殆無以異。此種人才。其為禍往往烈於小人者。以其自恃堅而昧於審物故也。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

嚴幾道年譜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八三

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即以儘光程度必不可。以發為，即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且闡然之風，誰實倡之，苟律以子輿氏行，一不義，一不辜之說，則黨人往所刺刃施毒者，豈皆悉合於天理，嗚呼！平陵往復，此佛氏之所以悲輪迴也。……至於國命所關，則有其深且遠者，其最足憂，在用共和而不知舉權之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為，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補錄五先生既感時驚心，每有切論，談言微中，不為苟同，足以資監視裨國者是，不豈焉。現代中國文學史

九月，討袁軍平，十月，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論者多謂國家從此統一，先生獨以為甚不。敢必謂前之現象，以民德為之因，今之民德則猶是也。其因未變，則得果又何從殊乎。國家欲為根本計，如欲稅統系致其事前皆須有無限豫備之手續，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烏可得。少年人大抵狂於聲色貨利之際，即其中心地稍淨者，亦聞一偏之說，圖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至效，表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邪。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

一、又以民生困苦……為慮，謂此為革命最切原因。法之為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沈幾觀變之士，策其勢之所必趨，而有以善持其敵，則如遇颶之舟，幸而出險，昧者當之，齶然一切，循其故軌，甚或以苟且之小智當之，必無幸矣。為今之計，則世局已成，雖聖者亦無術，亦惟是廣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聽人人之自謀。蓋物競天擇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適與之反，優劣之間，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者皆優，反之則所存者皆劣，而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同上

在中央教育會演說讀經當積極提倡。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述又謂學校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為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聖，而後者所以遠用適時。……士生蛻化時代……依乎天理，執兩用中，無一定死法，止於至善而已。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

十二月，六十一初度，韓生以詩見寄。次三十六韻為答，詩曰：成毀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真。緬昔承平日，繁余滄海人。所嗟聞道晚，常恐受恩深。嚴飲津沾水，燕居二十春。涓塵忘海岳，高下信乾坤。明發求無忝，生涯識有羣。萬間懷夏屋，一得永宵欣。學有今茶蔗，何無夙怨恩。渾

潭時見極，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德，相將討國聞。裘成千腋集，書及萬言陳。敢謂恩無數，方期德有降。由來一燭火，不徹百重昏。積毀驚銷骨，羣吹起沸塵。不成一戰伯，徒使萬方噴。輪幣仍前貫，回鑿祇舊云。普天坤負擔，剝地見創痕。豈謂圖強法，翻成失國因。朕言真不再，大患乃無身。末命馮虛几，皇圖集近倫。龍飛羣首見，蛟屈幾人伸。伊傅原難降，研桑不易尋。連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慶曆持三祀，晴暈表八垠。平安望燧火，慧孛犯星辰。輻值貪人敗，言麗學子誅。早知民最貴，不必古能循。浙米非前飯，成風少妙斤。虛傳擊郅治，直作縱妖氛。眼閱滄桑換，心驚甲子新。元黃猶未已，殺白日交臻。吉語徵朋友，憂端悸夢魂。新知待培植，舊德願終純。莫動扁舟興，羣扶大正輪。因公惠佳什，為數鯉魚鱗。詩鈔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十一月九日 先生六十二歲

一月二十六日，政治會議議決約法會議組織條例。旋先生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據陳

梁任公主庸言報，苦督先生為通論。先生嘗謂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從其法。然實無濟於治，蓋其本源謬也。因作民約平議以應之。藉藥社會之迷信。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其大指謂自蘇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為施，而非云民實之本如此也。夫言自蘇而日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為之本基。其謂竊取公例，則必用內籜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鄉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為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心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然平等為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濇，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蘇常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為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後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託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況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蘇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絲，而以利國善羣為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為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古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為何如。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為專者之利，是以其書名為救世於窮簷編戶，蠲煦燠味，而其實，則慘澹少恩，恣睢暴戾。庸言報第二十卷六兩期合本其說本之英哲家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an 一文。學士劍甲寅雜志存於民約

類自然等差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an 一文。學士劍甲寅雜志存於民約

論之利弊及歐洲政治思想變遷源流。均論之甚詳。歐戰的五月。簡任先生為參政院參政。歐戰的

七月。歐洲戰起。先生以為其影響之大。殆非歷史上人所能夢見。從此中國舍自盡其力而外。別無可為。或亂或治。或存或亡。殆非一昔之談所能盡也。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養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為戰。而所奉之辭。又多屬義。不為人類之所通。……自鄙所觀察言之。則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內潰。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鉅鹿。即燒咸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即殘比利時。即長驅入巴黎。恐終亦無補於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崙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霆不及掩聽。用破法禽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懸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Lige之致死為抗也。奧人之節節失敗也。至於今。襄所期於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遙遙而未達。謂巴黎。而比法乃皆選都矣。英人則節節為持久之責。疎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曹副以一鼓當齊之三。以謂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至於德人軍術之精。器械之利。彼固早知其如此矣。吾輩於二國之間。固亦無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實為德人深惜。又嘆帝制之可為而不可為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鷲。由是觀之。最後境場。可預計矣。學術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〇案。第以武力與列強相見。可謂壯矣。痛憤所激。通乘恐舉。雖至絕。願吾輩試思。國若英法俄者。豈能中涂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戰勝之條件乎。是以德人每勝則戰事愈以延長。此固斷然可知者耳。與上書略相同。有精義附此。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籍口英日與國。向德宣戰。攻青島。九月二十六日。強占我雄縣。十月六日。竟進占我濟南。先生聞耗。慨然曰。為中國計。除是於古學宋韓侂胄。於今學清之徐桐。則舍忍辱負痛四字。無他政策。夫云山東禍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機。使之無所藉詞。則彼雖極端野蠻。終有所限。以俟歐洲戰事告息。彼時各國協商。而後訴之公會。求最後之賠償。無論如何。常較今之不忍憤憤者為勝耳。吾豈佻佻俛俛。但謀國之事。異於謀身。通計全盤。此時決裂。萬無一幸。第一存於財力。其次存於兵械。其次海軍。其次稍練任戰之陸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戰者。嚴復必不忍為是言也。試問雌弱

之辱。方之萬劫不復。為何如。國民果有程度。則死灰之然。當尚有日。如其不然。戰而徒送國民於深壑。誠何益乎。社會情狀。寂寂沈沈。恐此時政要其如此。無識之民。發揚蹈厲。轉害事也。同上時國家危機四伏。先生建議。導揚民國精神案。忠告政府方策。自謂苦無可期。實效之辦法。中央財政。尚是補直。教育。為後圖。根本不牢。極為可慮。學術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譯術西琴。Dr. Alfre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庸言報第二卷第三至第四說。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千九百十五年。先生六十三歲。

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我政府提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先生曰。倭乘羣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竟遂其費。吾國誠破碎。願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以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以遠。一戰克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衆力。又國誠貧。見我席捲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為最險也。雪恥吐氣。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恥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為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貨。以為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慾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警政府為窮凶極惡。一旦竊妨自權。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為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學。惟中韓庶幾可用。除却綜名駁實。豈有他途可行。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邪。管商尚矣。他若趙奢。吳起。王猛。諸葛。漢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隨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學術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九〇案。第八書大略相同。又曰。頗聞要求條件。乃日本海陸軍人黨所為。政府亦知其危險。願欲保勢力。遂為所牽。其說虛信。去年德之趨戰。強半亦軍人黨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國。每患此弊。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矣。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案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為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殺。尤為囂口。願以正法。嚴藏觀之。殊為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敵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可斷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懷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為導師。欲提掣中國。用中

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橫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段使今番之事。彼儼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奈彼何。而美人藉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得之。與日必不然。彼之所為。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為白人增長勢力而已。至於吾國今日政策。拾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妄交一鋒。浪發一彈。政皆隊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境。然使我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開戰交鋒也。即使渠欲殺欲奪。是固難忍。然一思戰後喪亡。較此為多。且與以口實。則難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為。既極無理。則吾極力使負不武無道之名於五洲。而後日方長。尙有算帳地步耳。故此乃最後之著。其法歐洲勃牙利嘗一用之。私心竊冀或不至是耳。^{同上第十一}又曰。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間。人才之乏為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既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開曠耳。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相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財匱民窮。欲政府為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咸咸以斷坎破產為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為最急之事。尙何能為民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所謂不特彈無。聽亦無矣。^{同上第十二}

先生與馬□□□伍□□□緝緝歐戰緣起進呈。^{同上第十}
 四月。先生被聘為憲法起草委員。^{同上第十三及}自謂聊應故事。仰觀天時。俯察人事。未必有侏大制作。^{同上第十三}

先生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為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誌。^{同上第十三}每摘要論述。送公府備覽。積年餘。至數萬言。俱未留稿。^{同上第十三}以為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爾尚為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七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辭不得入尺寸者。

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即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為易與。至今始舉國憂。念以全力注之。尙不知最後之效果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為會同。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為高炸。取締工黨。尙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抵兵革。婦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為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關其實。即彼與之接壤相鄰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出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疆弱無定形。得能者為之教訓生聚。組織綱維。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為巨霸。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崙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七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摩厲以須。以有近今之結果。其國家學說。大抵以有強權無公理一言蔽之而已。雖然大橫。計自師興以來。其恃強而犯國際人道之大不韙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壞比中立而外。其於軍事。實無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實不審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盡。今日東面雖屢勝俄。而其死亡極衆。就令已破瓦。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會。化為瓦礫之場。無益勝算。而俄之戰線未斷。捲土重來。已時日事。英法凝然不動。而舉國組織。趕製軍火。以瓦礫委之。意可知矣。^{同上第十三}

八月初。公府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 Goodnow 忽著共和與君主論。發刊於某報。首陳君主與共和之利弊。末言中國以用君主制較為合宜。^{高步傳制運。動始末記。}後三日。參政院參政楊度。訪先生於西城舊刑部街之居。修陳其比來撰憲之利。云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願。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羣思託蔭於吾。冀有所膏潤。先生聞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頗不識其何所取意。次日度復相過。問見古德諾君主論乎。曰見之。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強與盛乎。先生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清室曾頒布憲法信條十九。誓以勿渝。僕於其時。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實於王統之垂絕。幸賴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內外百官。猶有所依。國事之壞。當不致如今日。

之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爲而讓於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將與同志諸人擬設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不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爲學理之研究。古者導引其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爲發起人可乎。先生默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維人主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質然復舊。徒益亂耳。僕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爲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爲僕所不取。國家大事。事如奕棋。一誤豈容再誤。僕始始洪憲。吾國之宜有君。而與尸征凶。此雖三尺童子知之。學術八期與熊純如。而所難者。孰爲之君。此在今日。雖爲聖者。莫知所從。與熊純如書札節抄稿所疑。同第十四。度曰：公會不聞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語梁崧生公使。袁世凱公使。袁定。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爲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尙見不及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應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措置。爾時水到渠成。尙何疑憚之有。先生又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觀觀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於研究哉。安盜。度乃以大義相勸。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張。不本之學術。於理未融。即於情不順。公宿學雅望。士林瞻仰。既知共和國體之無補於救亡。即不宜苟安聽其流變。學術八純如書第十四。又云：此會宗旨。止於討論國體宜否。不及其餘。就令反對君憲。亦成表見。意懇懇。與熊純如書第十四。先生乃曰：籌安會足下必欲成之。僕入會爲會員。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特以研究相號召。度不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安盜。度不待其辭之畢。與熊書。遽起告別。尋語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萬里。行且博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籌安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從。无觸觸慮天關也。先生至是始悟昨之修言。簿憲意在風喻。爲今日遊說張本耳。案熊純如云：頃城憲兵有稱帝之意。中國民智卑。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向三昧之水。滔滔流。爲刑禍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有大不利。不知爲何人言。之當亦在此時。附出於此。明日度具東遊先生晚。東叙同坐。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結以發起籌安會者也。先生以疾辭。度復相逼。先生固辭不見。度快快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書來。謂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極旨。與公商榷。極峰。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少縱。即近。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

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示矣。侯官向職。謂因。先生得書。倉卒不知所爲。召弟子侯疑始秘書。商應付。矢言不勉強附和。秘書曰：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唯有登報聲明。蓋名而已。然彼既欲假先生爲用。必藉以強力。藉以罔羅無疑。先生能乘夜潛逸乎。先生踟躕久之。曰：吾年且暮。而嗷嗷時作。張復望門投止。殊非所堪。秘書乃謂盜名不妨聽之。但始終勿與聞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聖所取。是非歷久自明。天下終當爲先生諒也。先生意遂決。曰：吾心可告天地。縱被莽大夫之名。庸何傷。矧有侯邑在。子雲心事。不患不大白於後世。吾從子言矣。明日籌安會啓事出。而先生列名發起人第三。關者啓門。展即有荷槍壯士。鶴立其間。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守護也。與安盜。既度又以書來。謂極峰聞公與會。極深欽悅云云。於是先生益知其事之必不軌於正矣。與熊純如書。乃杜門不出。籌安會召議事。輒稱疾謝之。與安盜。自嘆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款聲爲緊。無勇怯儒。自愧古賢而已。與熊純如書。籌安會發起之後七日。梁任公刊一文於報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六國體。爭。於帝制有異議。其論一出。風動海內。而袁世凱謀所以折其議者。適以爲非先生莫屬。券四萬金。令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先生。請爲文以難梁氏。先生卻其幣。告壽田曰：吾苟能爲。固分所應爾。若以貨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見命之意也。容吾徐圖之。以報命。壽田唯唯退。而先生得要言之書。無慮二十通。或風以利害。或脅以刺殺。或實以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名。真偽不得知。要皆謂先生非有以折梁氏而關其口不可。先生籌慮數日。乃詣壽田。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爲文。所祈以祛天下之惑。而有裨於事耳。聞中諺云：有常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爲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梨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爲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轉爲人藉口。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爲也。爲之而有裨於事。吾寧不爲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壽田以白世凱。世凱知其意不可奪。取梁氏之文。乃改命孫毓筠爲之。與安盜。名。及現居數月。又遣人請爲文勸進。先生知其意堅。無從挽救。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願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欲吾爲文。吾將何從。著筆耶。自是之後。謝客不與外事。與熊純如書。語人曰：大總統宜督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

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爲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團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與熊純如書 札第十四 至冬氣喘常作。嚴英人多辣司云。世凱尙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賢於貴國古代奸雄遠矣。謝安堂名記

十二月。袁世凱定明年改帝號。時梁任公弟子蔡松坡都督。謝安堂名記 走雲南。運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宣告獨立。稱護國軍。任公走廣西。說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響應。其後各省繼起。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千九百一十六年 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袁世凱下令撤消帝制。獨立各省。要求袁氏退位。國人怒其稔惡。都以亟去之爲快。先生意不然。曰。海上黨人。聯合雲貴。函電旁午。皆以要求項城退位爲宗。願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續。彈壓方面。使神州中國得以瓦全。則又豪無辦法。故復常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遽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爲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爲旁觀隱匿之傀儡。以云愛國。邊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爲之。至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爲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至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衆兩院之騷亂。靡所不爲。致國民寒心。以爲專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喘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爲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常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惟是公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爲此者。一切無形有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夫項城非不可去。然必先爲其可以去。蘇明允謂管仲未嘗爲其可以死。其於國爲不忠。使項城而稍有天良。則前事既差。而此時爲一國計。爲萬民計。必不可去。而他日既爲可去之後。又萬萬不可以留。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既爲其不義。而今日又爲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既爲其寡廉。而他日又爲其鮮恥。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項城所處地位如是。而區區之言。稍有一當。則海內舉凡愛國之士。所以衛護項城者。今日宜如何。而禍已彌。亂事既平之後。所以重整社稷。實

行立憲者何若。可以不煩言而解。……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爲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爲導師以爲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以爲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爲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賢之士。慨然恒以爲難。不敢輕以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罔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生以來。前後所主任雜誌。幾十餘種。而所持宗旨。則前後易觀者甚衆。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爲之護符。顧而至於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儼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然爭爲破壞矣。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焉。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爲何如。所當之沮力爲何等。幽卒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消搖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邪。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爲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備。不能爲南海作辯護也。至於任公。則自置身海外以來。常以權利征伐政府。爲唯一之能事。清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誣之爲窮凶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制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誑哉。一夫作難。九廟遂變。而天下洶洶。莫誰適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見矣。依是薰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格孫。及曲阜之聖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誣皇室。夫任公不識中國之制。與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其友徐佛蘇曰。革命則必共和。共和則必亡國。此其妖言。殆不可懼。而追原禍始。誰實爲之。今夫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爲渠。古聖賢所以嚴分誼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後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爲物。常擇於兩過之間。見文集 第五卷 法哲草 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綫。見所著 十三 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綫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追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撲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清多暴。至於末造之親費用事。

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爲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欲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叟。盡可擊辭與之爲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爲立憲君主之政府。何嘗不可做到。然則統其全而觀之。吾國所全。顧不大邪。而無如其一毀而無餘何也。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翻然反國。復視鄉俗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爲海內之鉅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羣偷。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蘇之妖言。大慮終無可懼。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孰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顯其憤勿四摘耳。夫袁氏自受委託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願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愚故謂使國有人。而以中國爲第一義者。直此袁氏孤危戒愆之時。正可與之爲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爲立憲之基礎。……似較之陽爭法理。陰擄利權。或起於個人嫌隙之私。似有間也。學術與純純如書札 又曰。項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謂帝制違管種種。特反對者所執之辭。而項城之失人心。一敗至於不可收拾者。固別有在。非帝制也。就職五年。民不見德。不幸又直歐戰發生。工商交困。百貨騰騰。而國用日煩。一切賦稅。有加無減。社會修廢成風。人懷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爲。乃國體適於此時。遂爲羣矢之的。且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爲衆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爲無兩。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約法。於法理本屬無當。而當日反對之少。無他。冀少獲救國之效已耳。而誰謂轉厚項城之毒乎。……

：扳附之徒。變本加厲。以運動爲正法。以粉飾爲成功。極峰自詭。行且即真。對於羣下。詞色並異。惡異已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學術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抄第十九 又曰。夫僕之不滿意於恒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一夕之事。……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炙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僕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辛亥改步以還。滄海橫流。瞻烏誰屋。其竊精政界者。所謂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脛而走也。……去秋。……事之初起也。僕固泊然而攀龍附鳳者。勢不可當。不獨主帝制者。幾於通國一致。即謂皇帝非恒上莫屬者。亦繁有徒。咸會利誘者。固未嘗無。而發於本心。惟恐不得與贊成之數者。亦接踵而踵起。何則。人心趨利。而附庸者衆也。當是之時。使恒上顯謚誓言。聽民表之自

擇。而禁制羣下之發縱。則進退綽然。……老氏不云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惜乎。恒上之未聞此義也。及乎演說執言之後。中央行事。幾於無舉不乖。迨夫茲春。已成不可復挽之局。恒上勢成騎虎。而南中首事者。雖爲暫行息爭之思。而權力又不足以指揮羣黨。夫事勢至此。一姓一黨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禍之所中者。必在吾國。深恐求瓦全而猶難。此僕所至夜驚心而不知死所者也。……此時欲恒上之去者。不獨南方諸公而已。即馮李靳段諸帥。以至新立之內閣。亦皆以恒上之去爲目的者。其未加迫脅者。求勿亂也。蓋項城之反對衆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恒上之去。爲目的。而莫厲於暗殺之傳言。惟日本反對。故財政無復活之機。而百爲皆廢。梁士詒倡停止付現之院令。蓋以達恒上之意。欲取中國銀行預備金。以爲濟急之計。乃京漢而外。舉不奉命。則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爲益熱益深之敗著。餘則無論何途借款。日本皆爲力敗之。夫財爲養命之原。小己已然。而國家尤甚。恒上自就職以還。於中交兩行。其虧負顯然可指者。過四千萬。而黠味通挪。經梁士詒葉恭綽爲之騰擢者。尙過此數。夫吾曹終日憂嘆。爲國懷破產之愆。而恒上則長作樂觀。泥沙揮霍。小人逢長。因而吸汗促管。是其宜敗久矣。且……生性好用說謀。以勸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恩仁。若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恒上之所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事極冥昧。非經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欲遽以爲真。然即此謠傳。已足致衆叛親離之惡果。又况段祺瑞去秋辭職之後。數見危機。履傾之間。不遑事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恒上父子之間。廬十餘人耳。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害則交亡。即欲長此不去。誰與其排難乎。夫求之財政。則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雖以魏武劉裕當之。殆難爲力。矧乎非其倫耶。且恒上自就職以來。於中國根本問題。毫末無所措注。即以治標而論。軍旅素所自許。而悍兵驕將。軍實戰械。皆未聞有統一之規。至於財政。則比之清世。尤爲放紛。加之長警歐戰。民生蕪萃極矣。是以前有遠了瓦全之論。蓋吾曹以安國爲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勢。姑予終任。所全必多。國安而後。徐圖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節既不可爲。固以恒上早去爲最利。而後顧茫茫。或因此而成亂局。亦吾國運與吾民程度應歷之境界。天寶主之無如何也。同上第 寓書袁世凱。爲策萬全。勸其謝事歸隱。安監名此。原書見與論報

六月六日袁世凱以羞憤病歿。先生聞之曰：今日如此下臺，未始非天相吾國，亦未始非汨上之幸也。但所可憂者，吾國政界，往往應於俗諺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礙，似不在兩中起義發難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門之諸政客。渠輩今日所要求者，一規復中山之約法，二召集汨上所解散之參眾兩院，三懲治帝制禍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極端，自然反對遙起，又成武力解決問題。山谷詩云：夜來已是風和雨，更着遊人撼落花。從此吾國之有存者幾何？^{同上} 世凱之歸櫬也，先生哭之以詩云：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瀟天鼓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為辨賢奸。又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澤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蒿室暮，極眼望雲耕。又夙承推獎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要拂衣。顛持終有負，垂老欲鳴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續增} 於時長江巡閱使張勳有復辟之倡，先生聞之曰：此議果行，大非僑朝之福……又曰：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制師遇，無不被擄。日本有某將官嘗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產至數十萬金，其人即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偷糧飽餉，至數百千萬，其人尚有軍人資格耶？^{學術十期與熊純如} 又曰：復嘗謂奉新諸人，其為物本是不容於堯舜之世，然當假擾否塞之秋，有時翻有一割之用。辟如礮石大黃，本為有毒，而瘡亂者，乃非此不蘇。至於耗斲元氣，不及計矣……人謂方今世界大通，歐化輸入，如風如潮，莫可遏止。吾國遊學東西者，歲達萬人，劣敗優勝，此宜代興。雖吾亦以為應允，然所可異者，外國報章，於此類新進，往往排擊不遺餘力，以謂全顧私利，必禍國家。而於吾人所深惡痛絕之項城，則倫敦太晤士於其死日，登一極長論說，謂惟此人，能了東方之事，惜其無祿，而不知中國之亂何時已也。其論調之不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往者突厥，羣稱近東病夫。至十九世紀末造，毅然變法，於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茲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岫與之疆國矣。願乃大謬不然。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幹羣屬幾盡，而最後乃不量德力，為維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與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之間，亦不知佔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匯以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若奉新與類乎奉新者，固將有最後之失敗。歸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於吾國者，與齒牙滅裂之新黨，猶陰陽二電，然使陽者不消，則陰者亦無由退。此又決然不待蒼蒼者矣。吾輩託生東方，天賦以

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於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為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於醉夢中求藥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絕對不致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而立。梁新會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毀無餘者，為可恨也。^{同上} 七日副總統黎元洪代為總統。八日都下盛倡懲辦禍首，不分皂白。^{同上} 林琴南孝廉涕泣迫先生背遜，先生慨然曰：吾俯仰無愧，作難被刑，無累於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家人強昇籃輿登車，始至天津盤辟。^安 記謂所親曰：生平浪得虛名，名者造物所忌，晚節末路，固應如此。不遇人之為此，或得金錢，或取好官，復則兩者兼無所有，以此蒙禍，殊可嘆耳。^{學術十期與熊純如} 然當路固知先生之不與謀也，微之清議，亦殊為然。故織治籌安肇首，先生不與焉。^{學術十期與熊純如} 然當路固知先生之不與謀也，微特鄙人之語少來相商，且已發布我公試思當此之時，倘孫二子實據謝其列用，則名原不難辦。首尚幸老知其真，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於此事首末百之甚哉。附此。時參謀長段祺瑞將受命組閣，先生遺書勸其承認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號令法律為有效，而後急組織閣，議定可久之憲法，更依新定之選舉法，以召集國會，與國人一切更始。段氏意頗動，而後不果行。^{學術十五期與熊純如} 黎段二氏國人皆推長者，謂其可息世變，夷大難。^{現代中國} 先生獨曰：黃陂良愿有餘，於政體固是民情外勢，皆無分曉，以傀儡性質，兼負乘之譏，覆轍重車，殆可前決。段氏堅確，政見較黎為高，然愛惜羽毛，無為國犧牲一切之觀念。^{學術十二期與熊純如} 又曰：吾國際陽九百六之運，當人欲極肆之秋，黎段兩公，實皆不足撐此政局。當汨上謀鼎暉臺，兩人之聲譽極高，而不佞早知其不衷……可知那基陞枕，其能開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願守正高尙。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有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深搖，干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夷夷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語若對衆宣揚，必為人人所唾棄，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同上} 又云：讀遍中西歷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闊儒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惠者也……夫國亂如此，北系經一番甜棠之後，既成莫氣，而無能為。彼浙江一國，朱瑞即無容身，此實向不足為強盜，直羊系購均已耳。則使有政黨

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為一切之治，誅黜異己，號令由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君有賴焉，而乃主張悍謀，貪賄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離分張，非孽孽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為可痛哭也。……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自力不能，唯有浩嘆，向使年爾知命，抑雖老志未衰，將揮頭囊，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同上第冬，氣喘復烈。同上第英吉利公使朱運與反國先生往送之，與談朝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未見尉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弗悲。先生聞其言，稍為破涕也。學術十三期與嚴純如書札節抄第三十四

是年，手批莊子，嚴先生嘗言平生於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語打破後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範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塵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冢，而羅蘭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於今世，最為神聖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二字，有時為窮凶極惡之鐵廠，可知該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學術十二期與嚴純如書札節抄第二十六〇案學術二十期與印民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其通伯力借去不肯還，乃以新紙見與已，亦亦嫌其今即欲更還，退不可知，又須費一翻思，索老來精力日短，恐不能更讀故紙矣。是先生原有批本，此則為第二、三次之校，此書一厄於橫奪，二厄於兵燹，惜已聞向有副本，他日尚能印行也。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十一月九日 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一日，德意志政府宣言列國，將用無限制潛水艇戰爭，美利堅勸與絕交，當路雖抗議，意猶首施。先生則主張加入協約，曾於公言報著論一首，持此請諸人曰：歐洲戰事日烈，德自協約國拒其和議後，乃以潛水艇為最後圖窮之匕，事近忍兵，殆難為濟，春夏間將必有最劇烈之戰事，屆時孰為長雄，當較易決，但兵事一解之後，國土世局，必將大異於前，而遠東諸國，亦必大受影響，此時中國如有能者，抱蛇乘機利用，雖不稱霸，可以長存，假其時機坐失，則受人處分之後，能否成國，正未可知，不成國，則與區地產，將必為他人所利用，而長為牛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餘乎。學術十三期與印民嚴純如書札節又曰：夫中國於膠州一事，已授德國口實，今者又起抗議，故使德人而勝，即如此中

止，其執辭仇我，正與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濟乎。至於協商一面，更緣中止而開罪益深，轉不若前弗抗議之為愈矣。甚矣關儒之人，真不足與計事也。若察歐洲戰勢，德人乃處強弩之末，猶疑雖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轉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明尼加，必有劇烈戰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奧之即敗，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則最終勝負，儼然可觀。同上第又曰：日本自變法以來，其建國宗旨，法律軍伍，乃至教育醫療諸事實，皆以獨逸為步趨，以戰為國民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尚誇詐，重調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為本，事屬利國，雖邪淫盜殺，無不可為，凡此種種，皆奉德教以為周旋者也。廿載以還，國以大利，其聯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為，遂蒙殺弊，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親愛英人，而後與之聯盟携手也。總之，東方日本，其野心與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國，每十年斯與人作戰一次，其學校諸生，畢業後遊於人國者，大抵皆偵探也。德國兵謀自十四年歐戰發生，其始德人原操必勝之責，天不假易，至今無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勢，常德國執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國之憂，又五洲譁然，以德之作戰為背信野蠻而犯公法，於是日本有鑒於此，稍稍有戒心，而陰懷變計，不然，則其國之東美西華兩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顧者矣。英名與日聯盟，而實陰制之，觀於民國四年當項城時，英國所對於我，要求各條件之論調，可以見矣。吾國人看事最為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即是金錢之傀儡，其程度真無足言也。本月二日，美總統威爾遜親臨國會，與德已宣戰矣，而吾國走到第二步之後，忽然中止，願聞國會中黨派，尚有藉此時機，作種種願黨不願國之計畫，宣戰固為正辦，然如此之政府國會，其能有益於國，不反害不，真未可知。同上三又曰：德之政治，原較各國為長，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故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為一等之強國，方事初起，鄙人亦願云：德欲得志，當以速勝速了為期，至馬蘭河之挫，而無成之局，肇矣。及踰二年，則正蹈曹劉三竭之說，瓦全且難，遑論勝耶。東一面之敵，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難，固為易與，願其國土太大，德軍雖有展拓，無補終效，總之，德之失敗，正坐當國乘成者之慮事不周，假威威第二有畢士馬克之才，德之不至於此，殆可決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即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徵兵制之一著，否則至今尚未知慮死誰手耳。……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為

遠慮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辟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於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廢。可以見矣。乃昧者不知。轉師其已棄之法。以爲至寶。若土耳其。若中國。若俄羅斯。號皆變法進步。然而土已敗矣。且將亡矣。中國則已趨敗軌。俄羅斯若果用共和。後禍亦將不免。敗弱特早暮耳。吾輩生於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過古書。而古人陳義。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雖然。其中有歷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爲原則公例之鐵證。此易所謂見其會通。行其典禮者也。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究觀哲理。以爲耐久無弊。尙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鑛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鍊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始不具論。而爲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京中近來氣象愈惡。……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百易人。不能治也。加入戰團。於德本謀無關出入。而以此爲大禍。而將蒙莫大損失者。乃在三四千萬華僑之德僑。此等素與吾國大買軍官親密。今聞有此。則其大肆運動。不問可知。其以德之勝負。爲喜懼而反對加入者。皆以此耳。同上

入夏嗜飲稍差。先生自嘆老態日益侵尋。恐無久視之理。身生無益國家。即有所知。但存虛論。以此頗自恨耳。少讀古人之書。立身行己。處處偏於消極。遂復不屑進取。洎今悔之晚已。同上

六月一日。有新星現於牛女之分。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先生曰。此自較近星學家言。固若無與人事也。而其所可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歐陸四年苦戰。死傷總數逾三千萬。宗教用其書之默示錄語。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復臨之機。此自人心亂極思治。其然。豈其然與。同上

七月一日。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遜帝復辟。旋敗。先生譏其本末並失。本失。劉幼雲萬公兩輩爲之。至於標。則張勳自失之也。同上

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先生謂審深測細。審戰之結局何若。終復不敢斷言。以爲他日將必有事變出於人人所慮之外。而兩家之難勢。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預言勝負。要皆明於此者。關於彼也。……

……兵動以來。俄之受創最鉅。英以島國瓦全。而法自十四年九月之後。馬蘭河一勝。即復有以自完。……可知歐西各國。於教民事國。雖有優劣之差。而距離初不甚遠。一行警覺之後。即亦難圖。况合

而謀之。短長相資。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嘗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故其來也。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爲衝。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決非雄風。而其中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強對。輒復不振。今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近且定制共和。雖然。國之治亂強弱。初不繫此。蓋革命所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闇。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屢防既墮。忿怒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爲強。最後者俄。其次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此固無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濟。端在教育。……德之學說治術。與英法絕殊。其學者如叔本華尼采特來斯基。皆原本性惡。而不以民主共和爲然。與吾國之荀卿商鞅李斯最爲相似。其異者。特以時世進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於今日。將其所爲。與德無二致也。同上

於今日。將其所爲。與德無二致也。同上時局終無統一之望。統一不能。則所謂法令格而不行。所設治理。人自爲政。長此終古。其魚爛而亡。殆可決也。此日外交。自與德宣戰以來。可謂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羣倫輔之。則轉弱爲強。此真千載一時之嘉會也。顧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真陽九百六之會。雖有聖者。莫如何也。同上

九月。南北決裂。先是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紜角。各有藉詞。至此以兵戎相見。先生謂此自勢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當國。有南北花旗之戰。南欲分立。北期統一。爭戰期年。美之財政實業。大受其敵。其收平之後。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則多難興邦。歷史慣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願恐之所憂者。則吾國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項城懷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國遂釀成武人世界。夫吾國武人。固與歐美大異。身列行任。大抵皆下流社會之民。真老泉所謂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者。苟吾國欲挽積弱。變爲尙武。自當先行從事於十年廿年之軍官教育。而後置之戎行。蓋使吾國軍官。盡若春秋之仕官。漢之趙充國。唐之李郭。宋之韓岳。明之俞戚。則所謂重文輕武之說。何從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是以盜賊無賴之人。處崇大優厚之地。操殺伐驅除之柄。而且兵餉之權不分。精械美衣。費帑無算。則由是窮奢極欲。豪暴恣睢。分士據權。軍首相讓。……况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輸械。動涉外交。於是密約陰謀。遂啓賣國。同上

又曰。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綫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但此時

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權勢者。皆是奴才。所謂地醜德衰。莫能相倚。必求平定。自當先出曹孟德劉
德輿輩。以收廓清播播之功。而後乃可徐及法治之事。同上十六期

時論戒早婚。崇自由。或問於先生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西國之故。遂
有早婚之俗。而未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為主義。看似於舊
法有所改良。顧細察情形。乃不盡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於
妃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性情之淺深。以為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
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於古人妾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
致力求進之頃。以為娶妻適以自累。且無餘暇不知誰氏女子。以一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案此

有誤現代中國文學史引改作假一不知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月有百
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放遊。脫然無累。羣雌粥粥。皆為肉慾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飢。日受
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尙晚婚。亦多儼然不
娶。又觀東西之俗。通僑踰關。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知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
妻。於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而用今人之義。則舍愛情肉慾而外。差
無目的之存。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為近於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今夫舊法之
敵。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於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甚於舊。彼不知也。同上又曰。大抵吾人
通病。在親舊法之敵。以為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為。即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執意不然。專制末流。固為
可痛。則以為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於專制。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為禽。言之傷心。而新法自
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為歸。使其德
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即舊者亦何嘗遂病。同上五

十月。南北之戰益烈。先生痛之曰。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責。僕雖心知其危。故天演
論既出之後。即以羣學肆言繼之。意欲遠起者稍為持重。不幸風會已成。而朝宇舉措乖謬。但上逢
君之惡。以濟其私。賄賂奔競。跬步公卿。舉國飲醒。不知四維為何事。至於今。不但國家無可信之爪
牙。即私人亦無不渝之徒。黨鄭蘇。五十自壽長句有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憤。嗟乎。
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為何如耶。橫覽宇內。率皆地醜德衰。莫能相倚。求一盜魁不能。長此相攻相感。

不相得而已。雖然。陽九之運。無有所極。竊意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支那物產。為各
國所取資。豈容吾人長此紛擾。且彼鑑於土耳其之前車。其所以對待中國者。必當有不容己之干
涉。而吾民所趨者利。必至遍地皆傾。行且不勢。征服前者抵抗異種之說。施諸滿人可耳。施諸白種
倭人。殆無其事。何言。能力志節。均不足語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時。復辟之劇。或當更演。惟是一言復
辟。則舊人廢至。必樂循極舊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則其勢亦不可長。其與五月間事。案
夏歷。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况張勳之難其人耶。同上五時又有倡聯邦之議者。以謂惟此可
以救敗免亡。先生曰。聯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國無是之基礎也。美國則
原本民權。如華盛頓之十三州。而吾國又無是之基礎也。吾國所有。乃羣督之擁兵。如唐五代之藩
鎮。藩鎮聯邦。實不過運橫合縱已耳。其不足已亂。殆可決也。同上五

冬。氣喘又作。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詳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十一月九日。先生六十六歲

春。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不。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為入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諸
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豐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說。然皆游於舊法
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中。固未
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入親其友。然則不肯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年十八與吳純純如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
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
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
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
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期於有兵。封疆必結。是數所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
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乘國威。淫佚驕奢。爭
民施擊。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此軍人操權
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官吏之無所能為。正復同已。每遇極端挑撥。望其為國容辱。自無其事。甚則斷頭蹈海。自翊義烈。而敵人以待待。伺隙抵。通常在我。此亡國之民所為。每况愈下者也。報紙利在諛時。則散布疑似。每云某國為我仗義執言。某國為我擔保。於何時歸還領地。大抵其說皆為子虛。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視天夢夢。又曰。辟彼舟流。不知所屆。正今日之謂耳。同上六十四

時學校中人。多言古文辭。奧義深。於是有所謂文學革命之說者。欲代以白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彼之為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為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為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想耳。如劉雲。情在詞外。曰。隱狀。益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為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賣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廉價。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豈能切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同上又云。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非不知辭與義深。非小學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學。四子五經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讀之書。此時不妨先教風誦。能解則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且幼年風誦。亦是研練記性。研練記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時不肯冒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柄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難。子弟隨地自修。可耳。准如是辦法。子弟須天分稍佳。教師亦須稍勤。方能收效。吾則於舊學終嫌淺薄。其須改良與否。正不欲言也。同上六十三

歐洲戰後。世界紛紛日甚。先生慨然曰。前嘗謂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乃復觀世不審。高視人類之君。今則盡成虛頭。威總統有大願。而無大力。傷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洶洶。弭兵絕無其事。早晚將復出於戰。而利用支那者。自有入也。哀哉哀哉。同上六十七時歐東過激黨。舉無人理。先生曰。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

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邪得。所為。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為又有過矣。其政體屬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絲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寇。而有蜀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同上六十八

秋沙北歸。入協和醫院。遂入東城大阮存胡同新居。號廣靈草堂。據白玉京編言。京師云。買草堂。據界外山崗之宅。舊界之地。出曾而得。遂家戊午。先生即歸。自營。到第。街之宅。據夏間。京云。或南或北。再定計。畫見。學街十八期。與。旋。如。書。札。第五十五。於五十七。書。又。言。之。且。有。或。遷。或。置。或。來。始。定。也。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千九百二十年。先生六十八歲。

元且。長孫以儒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有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縣。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夏。閩中大水。先生曰。此等名為天災。而自科學大明。實皆人力所可補救。所恨吾國財力悉耗於軍。戰。人之中。而令小民處處流離。甚可痛也。學。庚。二十。期。與。德。純。如。書。札。第。七。十。

皖直兩系。齟齬日甚。復辟之議復起。先生曰。此鄙見所必不欲贊成。夫九年齒拜共和。天下事至於如此。自常證而云。復辟豈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須出於自力。其次亦須輔佐。况當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裁禍亂而莫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於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歷史一姓不再興公理。而辯帥。遺老。尚渴望其死灰復燃。忠貞固自可嘉。而無如不足救億兆塗炭。且使滿。清室。根。根。滅。絕。名。為。愛。之。適。以。害。之。長。叔。遠。天。鳥。足。尚。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尚。自。赫。濯。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等。顛。倒。錯。亂。令。孔。臭。夷。奴。成。此。革。命。而。謂。今。日。馮。籍。張。勳。張。亂。政。之。夫。可以。光。復。舊。業。必。不。然。矣。同上六十九

七月十四日。皖直戰起。十八日。皖軍即敗。先生悲之曰。所悲者。一是大亂方始。二是中國人究竟無治軍能力。其法不改。其是。三。是。吾。輩。後。日。不。知。託。足。何。所。東。海。身。為。民。國。總。統。其。端。已。以。放。天。下。親。見。政。黨。所。為。無。狀。儀。可。訴。諸。國。民。則。安。福。系。雖。橫。豈。能。久。據。政。權。爾。乃。制。名。內。閣。又。欲。廣。置。私。人。既。為。政。黨。所。尼。乃。奮。其。陰。謀。出。何。進。退。昌。退。之。下。策。已。犯。歷。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既。破。壞。矣。然。恐。盧。統。之。紅。未。終。而。張。曹。之。閱。又。始。而。前。之。受。制。於。安。福。者。後。且。受。制。於。奉。直。未。見。元。首。之。得。自。由。

十年已痛哭陳述於樞近之臣。發其悻計。願乃居積薪之上而不知。君雖欲灑別扶犁。求其職而莫可。嗚呼。此宜君之抱病伏息。匱匱於鄉里間也。嗚呼。當涂墓竊神器之時。乃龍虎及君。君雖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願乃以中國不宜共和一語。竟竄名入黨籍中。使君抑抑無可自伸。一腔之冤。不能敵萬衆之口。而吾獨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鉛。知君之屬意於柳州。蓋自方也。柳州君子人也。昌黎永貞之行。意屬夢得。於子厚無與。至爲之志墓。爲之碑羅池。無一語及於叔文。蓋知柳州深矣。吾文去昌黎萬里。事足雪君之冤。然君之心。柳州之心也。吾恒謂屈平之騷谷風也。柳州之騷。嶺也。谷風之怨。響抗而長。嶺之怨。擊咽而悲。讀柳州之騷。其沈憂淒黯。淚與聲俱。而君丹鉛其上。吾未嘗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嗚呼。君今已矣。臨命之前一月。尙以詩壽子七十。有佩玉利於走趨一語。蓋用昌黎之文以况子。嗚呼。子長安賣畫翁耳。寧自期爲君子之玉。至所謂利於走趨者。或時流憐子老悖無能恕之。游行於長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殘喘而已。轉不如君脫然塵埃之表之爲得也。君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既灑酒於塚。復爲悲歌以降神曰。曰仙宸之次。寧兮。披瑤草於絳霄。騎龍駕而上。祖兮。託巫陽而羅招。神下盼而長吁兮。知危亂鉤裂之不可以終朝。毒敵備盡兮。天半絳其芒。溘四海滄溘兮。難犬禍與詩妖。哀禮至之無期兮。後死者胡以自聊。路重道而仗正兮。世方目爲儒鳥。類騷類之弗息兮。落賊德於夜晝。幸夫君之蕭間兮。居帝所而騷歌。揚旌於靈風兮。亦羅池之降廟。請再拜而伸奠兮。冷翠輝乎夕照。尙鑒。

予服膺嚴先生幾二十年。年十四五。即讀天演論而好之。嘗竊爲注。塾師見之。大笑以爲妄。又欲輯文集。皆未就。至前年冬。始發憤造此譜。苦史料不足。歷十月而略備。以張菊生年丈之介。得識伍昭展先生。復以梁園東先生之介。識先生從孫步韓君。由步韓復識先生長公伯玉先生。由伯玉先生復知侯疑始先生。所以道我者皆甚豐且且。於是知先生身世大詳。稿凡三易。長兄銘遠及內子沈穆如。皆助逐錄。穆如且爲斟譌誤。祁寒酷暑無間。至今年夏。始寫定。前後凡一稿有半。初稿只三萬言。二稿達一餘萬言。終存其半。先生節概。倘具於是。然猶恨未能見先生之全。而所以知先生者淺也。近五六十年來。世變之亟。先生嘗以爲亘古所未有。外至大九州。內至國家社會。秉夫國計民生之要。土風鄉俗之激。先生無不有論。每論無不渾渾理致。刃迎權解。故此譜也。徵神先生一人之史而已。番番老成。瞻言百里。吾言適不用耳。祝宗祈死。其言至悲。吾譜先生。蓋

不獨痛先生一人而已也。今也世變愈亟。又百倍於先生之時。獨恨不得先生之議論。千百倍於昔日。以爲吾民族自救之方也。則又未嘗不以痛先生者痛我民族於無窮矣。雖然。先生臨命有言。中國必不亡。趨危困厄。容玉女於成。則先生之言。不能用於身。前必能用之於身後。是在吾後死者勉之而已。先生在天之靈。實式備之。後學嘉興王運常跋於海上雙如閣。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六月也。



懸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

徐鴻寶署



譚疏憨祖年譜重刻序

余之學佛也讀經始圓覺直解讀論始起信直解是二書者皆憨祖大師之作憨祖宗纘曹溪教擅清涼性相兼通禪淨雙闡固佛家之龍象而末法之導師也余讀其書未得論其世十有七年矣丁巳之秋吾友同邑譚君志賢出其遠祖掃菴公所疏憨祖年譜相示余受而讀之如獲大摩尼寶歡喜不可言狀每至憨祖因緣奇特處志節疏邁處修證超越處輒不禁情感神移潸然泣下一若時習其學久仰其德而未嘗一遂其親炙之私者今何幸而得侍左右焉是則余之於憨祖其有夙緣乎夫吾邑多古德芳踪東塔蓮池則清涼遺澤也真如法堂則長水垂範也今讀年譜而知憨祖之東遊也亦大有造於茲土禮故塔於棲真則雲谷曾公其師之矣覽經坊於楞嚴則紫柏可公其友之矣登東塔而土庶膜拜受感者何其眾也齋金明而仲氏生西蒙化者何其神也是則憨祖不獨余與有緣凡吾邑人亦若莫不與之有緣矣不甯惟是尙有躬挹道風而始也歸依雙徑繼也

侍役武林終也迎送於樵李歷數越月之追隨而卒
集東遊之文受後事之屬爲愍祖所深許而重契者
伊何人卽吾友遠祖掃菴譚公是譚公師事愍祖法
名福徵法字梁生則於愍祖因緣可謂獨厚矣宜其
爲之筆疏年譜以闡揚盛德而報佛恩歟譚公之疏
刻本世罕覩吾友志賢以闡揚先人遺著故擬重刻
爲家藏本特以校讐相託余惟愍祖於已有深緣欲
廣吾友闡揚先人之意師譚公而闡揚吾愍祖並願
吾邑人重聞愍祖因緣而興起焉尤願吾友之以闡

二

揚先人者闡揚愍祖繼先人之志而歸依於佛也故
欣然爲之助越歲書刻成而吾友問序於余因述其
所感如此敢以質諸吾友與邑人云爾

釋佛應世二千九百四十六年歲次己未仲秋之月
菩薩優婆塞幻修范古農序於嘉興佛學研究會

肉身古佛中興曹溪愍山嗣祖三十六頌 有序目

竊歎摩尼無價希逢辨寶商人窮子失珍只爲久
迷歸路所以學道如牛毛悟心似鱗角吾生不辰
值滄桑改易之秋吾身何幸見古佛出興之日維
茲曹溪優曇鉢花三千年前曾一現肉身因果五
百世後再相逢應無所住而任其身萬物皆備於
我矣應無所得而得其位反身而樂莫大焉永嘉
大師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今
肉身菩薩愍山大師只這心印一印印定更無別

曹溪中興愍祖年譜頌 一

法一門超出三摩禪那一門直入妙莊嚴路不煩
泥木丹青法身充滿於虛空何必金臺銀閣影像
光昭於法界無知俗漢猶嫌他披枷帶鎖釘樁搖
檣去在因讀其年譜而標其題目作三十六頌以
承掃菴譚司成之請云

白衣重袍 不在中間與內外惹得世人增渴愛垢
衣那肯便拋遺竊恐眾生難理會

生死疑團 未曾得路事空王便解鑽他烟裏光燒
却三千大世界死中覓活顯奇方

報恩得度 盧老傳衣不是僧笑他老蔡涉途程將
此身心奉塵利是則名爲報佛恩

矢志中興 出家本擬度眾生何故殃他滿寺僧救
得一羣無事漢莊嚴寶殿在吾身

入京參訪 錯下永嘉這句言尋師訪道爲真禪若
然不入驚人浪那有魚龍跳上船

柳巷逢師 驪珠拾得到家晶肯落他家萬丈坑震
且雖寬無別路暫假兒孫鄉下行

都門遇友 心印從君識舊顏同聲相應絕廉纖塞

曹溪中興慈祖年譜頌 二

鴻不是人驚起風擊蘆烟滿碧天

臺山卧雪 將試紅爐火裏蓮精金百煉愈光鮮雪

團手握便宜打始覺清涼勝說禪

西山同隱 三世如來口共宣方知累劫困如眠我

無隱爾般般是木樨香徧怪多言

住山本錢 窮漢居山無一縷蒼天連叫苦連天法

門八萬從茲入大似經商得本錢

少林禮祖 碧眼胡僧入漢來九年何事口難開今

朝捉敗臊鬍子捏箇拳頭劈面腮

不見大千 見說嵩山有大千至今不斷少林禪早
知不往嵩山去恐誤眾生餽野涎

喜見法光 法光拈杖逐兔子翻身返擲打蝦蟇死
蛇不斬放他去宗門作畧向人誇

龍門聽水 不向時人行處行卻來橋畔聽流聲忽
然踏斷溪聲路耳不聞兮眼亦盲

出定釜塵 幾度花開影上壁琉璃殿上絕消息斧
柯爛卻不知年猿啼徹夜何曾歇

保護臺山 臺山闊狹豈堪量歲歲君皇百萬糧此

曹溪中興慈祖年譜頌 三

事若何能解釋胡公一見遂無傷

聖眾酬酢 不知其人視其友交殊彌勒呈家醜夢

覺覺夢總皆如我若見時急打狗

誕生皇嗣 指天指地佛初生五位君臣他是尊大

明皇子猶如佛摩尼珠現定乾坤

僻處牢山 邊海臣僧無可說一日三餐飽便歇不

然辜負吾君皇東西南北何曾別

母子談玄 策杖還須達故鄉未曾舉足見親娘多

時不隔娘生面子母將鋤笑一場

報恩緣寢 緣起從頭福可興十年減膳謝皇恩垂
成倭到朝鮮地好事多魔自古聞

鎮撫嚴刑 幾番絕後得重生慈孝無妨史汗青到
底皇心從此悟如初母子賴真僧

恩成雷川 皇恩浩蕩法從輕遣戍雷州拄杖行一
指端頭無兩物普天匝地盡光明

罪謁軍門 制府威嚴久已聞况披枷鎖謁軍門誰
知相見稱麟鳳南嶺今朝始重僧

源濬曹溪 祖席緣何太寂寥源頭未濬也徒勞因

曹溪中興慈祖年譜頌 四

邪打正連天碧忘辱忘榮見性牢

百廢具興 有爲不達真空位到底韓盧來逐塊虻
行鼠步不相干電捲風馳還未快

孽僧抵牾 闍浮可惜許多年朝夕茫茫被這牽那
得不遭塵垢染急來收拾老婆禪

赦還初服 廻途堪作火中牛一葉纔凋萬國秋月
白浪平無別事此心還在釣竿頭

東遊得麟 東南法窟喜多僧未見維摩一默人剛
遇梁生徵福慧就中眾角爾爲麟

五乳蓮開 世間無比是蓮花透石穿沙絕點埃徧
滿馨香無展謝凡夫着相亂如麻

再入曹溪 消息應知等故常舊時遊處意偏長曹
溪水月連三界覓箇同叅好共商

中秋無月 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涼風秋有月秋
中今夜只看星亘古無明更廓徹

坐脫敝衣 脫卻娘生袴亦凡遠離來去示盲叅孤
孤迴迴光前後猶恐痴猿攬碧潭

塔建匡廬 達人相見無交涉豎起高幢且自慙未

曹溪中興慈祖年譜頌 五

解箇中堪失笑迎來送去好瞞肝

破龕見佛 卷舒出沒事幽微交集人天若箇知全
令宋公提寶劍一聲雷響動須彌

肉身巍鎮 無情說法事偏多不語枯椿又見師資
主合時猶是妄光前耀後話精粗

曹溪三十六世轍轢道人嚴大叅合十敬題

慈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 卷上 嘉興譚氏遺書之一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錄

吳越開元府治弟子福徵 敬按譚氏諱員歙浙江嘉興縣人明崇禎庚辰進士 述疏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金陵全椒縣人也姓蔡氏父諱彥高母洪氏生

平愛奉觀音大士初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

抱之遂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是年十月己亥十二

日丙申己丑時生也 父一見母一見

門人顓愚觀衡作曹溪中興慈大師傳云師諱德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一

清字澄印別號慈山母解懷白衣重胞而出去衣

洗濯湯水異香出家報恩寺後一日在舍利塔前

遇一梵僧僧曰此小師後日大轉法輪口如仰月

卽佛口也又在本寺廊下遇一人曰堯眉八彩公

眉五彩有三教之任後在五臺山過大塔院寺時

爲頭陀遇一僧甚偉手拉師曰師是大人再來滿

頭髮皆紺色後必大作佛事○徵按年譜萬曆四

十二年甲寅十一月有門人悟心顓愚來省一語

夢遊集中有示顓愚衡禪人法語略云顓愚初依

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盡屏去單提一

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溪謁老人請益老

人示以轉身一路唯唯作禮而別乃就居南嶽未

幾老人亦至禪人以病往寶慶就醫老人歎禪門

眞實爲生死的學人最難得丙辰三月朔風雨夜

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見其疾瘳大喜因

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禪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

禪病侵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卽捨情

捨見卽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爲大無礙解脫之人

年譜自敘實錄卷二

二

此示幾千字集中許可不多屈指宜有中興傳之

作所嫌傳中訛舛纍牘易誤後學蓋謁請兩次只

在一時追隨日淺後來未見自著年譜故所聞異

辭關係匪小茲以年譜爲主參補傳中一二別聞

喫緊逸事逸語如盤山隱者顓末裨益良深其他

支蔓無稽者悉刪之大抵禪弊在趨宗避教不曉

慈祖與六祖同爲宗教總持同現曹溪肉身同無

單傳衣鉢嗣法孫素華智旭有初緣發心夢中攝

受之因當世宗教合一人也作十八祖紀贊以慈

祖終十八祖者並不傳衣鉢祖也愍祖一傳節略
顯傳正與年譜吻合當為私淑功臣○肉身佛祖
出世榜樣蚤在母胎歷劫勝因非同小可

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
於邑之長壽寺因易乳名曰和尚母二見

徵誦乳名大美後果圓成不知法諱德清出自何
人何時所命譜不載也父命未易時名亦不載

二十七年戊申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
木椿祖一見

徵觀究竟成就木椿厥祖可謂具眼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庚戌

三十年辛亥

三十一年壬子

予七歲叔父鍾愛之母始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
死停於牀子歸母給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

聲嬌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疑之
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予
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嬌母舉一子
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
何得入嬌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痴子你從何入
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錄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
解於懷母三見叔父嬌母及弟各一見

徵按此七歲兒何從得此滴骨滴髓死生關頭娘
兒兩箇當面質對如許大疑團極奇一則現身摩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四

耶簇新針錘烹佛煉祖頂首大公案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誠不許回但
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
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拋於河中不顧而回
于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
不淫殺留之何為又打逐略無留念于是時私謂
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
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祖母一見母四見

徵讀至此一字一句涕泗滂沱有讀之而不涕泗者非人類也合十讚歎曰慈哉悲哉善哉信哉如是那得不婆拋子那得不刮肉還母哉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謂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為母誦一遍母大喜曰汝從何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母五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錢牧齋謙益作大明慈山大師廬山五乳峰塔銘有云師九歲能誦普門品即譜稱觀音經也天啟丁卯南海陳廸祥與五乳弟子福善以行狀屬牧齋作塔銘其間與復曹溪事似略聞之宣化蕭玄圃雲舉而東遊未詳始末與年譜迥異冷肉身在曹溪五乳塔銘失傳信矣採補僅可什一○徵讀此乃曉取科名作宰官正不煩真實讀書正知見作佛祖未有不自真實讀書始者即此觀音經一卷蚤歲能背誦全由讀書作緣即此為母誦一遍

便能報母打逐之恩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為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卻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挂搭僧耳予曰何為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遍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六

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耳母曰汝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母六見

徵太息咄咄母子團圓作無生話開示恁地明指引恁地闊機鋒恁地緊承當恁地捷十歲金陵母捨予肉身七十八歲曹溪子肉身報母的的大因緣大奇特傷贊叶韻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腳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

母此甚麼人耶母曰挂搭僧也予私喜視之僧至放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眾僧起卽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逕去予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禮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母七見

徵看募地飯僧了無踪跡許大公案趙州勘臺山婆子不是過也人知飯僧功德爲世福是母是子乃證兩足尊之福○以上了在家公案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七

三十六年丁巳

予十二歲居常不樂俗父爲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寺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卽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第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爲一俗僧則可惜耳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詣之適趙大洲在一見喜曰此兒當爲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子卽應聲曰作佛趙公曰此兒

不可輕視當善教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然心

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父二見母八見西林和

一見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內江人歷官禮部尚書武英大學士諡文肅

徵念愍祖當日若無此母不得出家不得到底童

身成佛作祖矣真佛母哉又按金陵梵刹志云嘉

靖年間報恩寺住持僧永寧號西林蓄一馬每自

寺赴禮部輒騎之上馬必默誦金剛法華二經至

部門下馬經畢後寺鄰一婦方產而馬是夜死婦

夢馬入室遂生男極蠢惟能口誦二經因入西林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八

爲僧諸經不能上口亦究不識一字故譜云師翁

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不輟

三十七年戊午

三十八年己未

予十四歲初太師祖擇諸孫中有學行者俊公爲

予師先授法華經三月能熟背之流通諸經俱已

背完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乃請明師

以教之太師祖太師翁並卽西林和尚二見

三十九年庚申

四十年辛酉

四十一年壬戌

予十七歲太師祖仍請先生首教舉子業初即以四書一齊讀之次習五經子史古文詞賦即能賦詩述文社集賦有江上篇同會一時皆推重之時常亦多病遂欲棄所習業太師祖三見

四十二年癸亥

四十三年甲子

予十九歲因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九

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栖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留款旬月予執侍甚勤時聞其教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子檢書笥得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即請祖翁為披剃則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如是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見其面

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大士即現半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辨也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予即從授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任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涼之為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證大師曰汝志入此法門耶因見清涼山有冬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號清涼之語自此行住冰雪之境居然在目矢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十

可心者而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

雲谷大師一見無極大師再見

太師翁四見

徵疑往試何試蓋試行童也去意何去蓋去而就行童試也譜後有為教師授業行童二百人及館高座寺又應金山聘館之語則知當日行部檄教試各寺行童也此在房入世事故云決志做出世事非過雲谷大師開示接引安知焚棄所習力辦修行發悟矢志之機緣全自雲谷始也雖然專心念佛者有人歲月積久尚難見佛安得未幾而彌

陀觀音勢至三聖俱現驟如所願又復時時三聖
炳然在目道場聽講具戒參究者有人總憑語言
文字誰印身心性命安得聽講時全會身心性命
不見語言文字一聞華嚴十玄便能恍然了悟法
界圓融無盡之旨便能證入清涼法門目冰雪而
字澄印爾時無極神通與愍祖神通蚤在不思議
中誰謂有言無言大法師大宗師有二諦也要識
如愍祖者纔真是歷劫西來人

四十四年乙丑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十一

予二十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
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
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吾業者乃撫予背曰此
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
我歿後房門大小事皆聽決之勿以小而易之也
眾唏噓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遍巡寮各辭別
眾咸訝之又三日即屬後事示微疾舉藥不肯進
乃曰吾行矣藥奚爲乃集眾念佛五晝夜手提念
珠予擁于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

終亦不輟太師翁爲報恩官住三十年居方丈及
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眾皆歎異是年冬
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于天界集海內名德五十
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提拔予往從時少師
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
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一念
不移三月之內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眾亦不知
有日用事一眾以予爲有志初不數日以用心太
急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十二

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冤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
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如是至後
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
矣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
復矣一眾驚歎是故得完一期及出亦如未離禪
座時即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爲異江南開
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盛然任寺僧習禪者獨予
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艷色予是時盡棄所
習衣服唯覓一衲披之見者以爲怪太師翁五見
少師翁一見

雲谷六
師再見

徵觀西林太師翁大非凡僧壽考令終預知時至
得孫具眼任以後事究能報撫背之命世法佛法
兩效焉難矣方今到處禪期入坐者但得安單爲
樂誰識用心爲苦愁祖發心念佛時早數數見佛
菩薩現身光明人方得少爲足誰復肯請益參究
審實念佛公案愁祖嘗示徵云念佛不肯下死心
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塗不看見
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尤勝參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柏樹子乾屎橛也審實念佛公案有所自來是以
後來東遊過嘉禾至栖真禮雲谷先大師塔以明
法乳及居五乳啟建六時念佛道場以代禪期也
禱章獻去背疽一何如許靈應自非三月禪期如
夢了不見大眾日用事離禪座行市中仍如坐禪
時不見一人如是審實用心莫指望驅遣羣獸也

四十五年丙寅

予二十一歲自禪期出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午時
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

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
爲煨燼時予少祖爲住持及奏聞旨下法司連
逮同事者十八人比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
寺執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救之躬負鹽
菜送獄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
倦者三月且多方調護諸在事者竟免死時雪浪
恩公長予一歲同歸依無極大師甚契之時以爲
同胞云卽與恩公俱決興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
緣非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爾我當捍命修行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四

養以待時可也是時卽發遠遊志頃之少祖尋入
滅太祖之房門無支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
蓄喪事皆假貸不貲故多負欠卽析居知必不能
保予思太師翁遺命乃設法盡償其貸餘者分
諸弟子各執業房門竟以存是年冬從無極大師
聽法華經於天界寺因志遠遊每察方僧求可以
爲侶者久之竟未得一日見後架精潔思其淨頭
必非常人乃訪之及見特一黃腫病僧耳益異之
每早起事必已辦不知何時洒掃也予故不寐竊

經行廊下偵之當眾放參時卽已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其人問執事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察其狀不堪問師安否曰業障身已難支而饑病更難當予問何故曰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真因料理果餅袖往視之乃問其號曰妙峰爲蒲州人予卽相期結伴同遊後數日再視之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潛行耳少祖卽少師翁二見雪浪頭一見恩公一見無極大師三見

妙峰淨頭一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徵按雪浪法師名洪恩年十三從父往聽無極大師講法華規矩於靈恩寺無極者淮陰人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一時講肆爲隆浪公方髻年旬日傾耳不肯去竟自翦頂髮乞父捨身爲極師小沙彌正慈祖十二歲初出家西林時妙齡相契譜前所載詣三藏殿聽講語也至此雖兄弟交密慈祖別有超異心二十歲從雲谷大師天界坐禪時浪公見其枯寂呵以聽無極開講日用如三家村土地作麼慈祖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

如開門落日耳雪浪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時報恩燬於天火兩人三日哭誓以興復後慈祖由臺山入都慈宮興寺機緣幾就不偶歷東海南海未嘗須臾忘報恩事浪公見浮圖露槃欹傾沿門持鉢行乞都市高門三年乃得竣事嗚呼兩人並可謂不負諾矣紫柏心易浪公時有訛議慈祖告以出家因緣始悚然謂窺基後身以上語多聞之一雨法師○蒲州妙峰大師名福登爲山陰王南海進香還過建業北人初到南方受濕生瘡因向天界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六

道場討淨頭行單爲歇息計慈祖從厠地光潔厠燈明淨中覓得之訂生死交願同住山行腳妙公曰師有此志行腳我荷草鞋住山我給薪水尋以瘡愈去越六年而相訪於京師則知爾時蓋公事未了機緣有待故撩衣便去譜語略之曰恐累潛行也中與妙師一眞字足概百千佛祖○順天府平谷縣有山曰妙峰因山爲號

隆慶改元丁卯

予二十二歲特舉雲谷忠公爲寺住持以救傾頽

比爲回祿事常任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歟計無以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爲教師授業行童將二百人因是復親左史諸子故業雲谷忠公一見徵按此舉不獨了房門牽挂事并了闔寺任持牽挂事世法佛法併一大作略稱忠公別雲谷大師也

二年戊辰

予二十三歲是年謝寺館復館於高座寺以房門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七

之累然也

三年己巳

四年庚午

予二十五歲二年皆應金山聘館

五年辛未

予二十六歲同雪浪恩兄遊廬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青原見寺廢僧皆畜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當道選年四十已下者盡剃之得四十餘人夏自青原歸料理本師

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卽一鉢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軟暖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一鉢長往雪浪恩兄再見徵感慈祖前作清涼冰雪觀鸞地北行發大勇猛委身試之早已人境雙奪虛空消隕矣○以上了在寺房門公案

六年壬申

予二十七歲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八

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之不得者卽盡邀於食店以銀投之一餐而畢明日上街入一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輕萬鍾矣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名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爲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是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遙宇宙去住山林又奚銜夫朱紫之麗唯取

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地行乞竟日不得食將暮至西太平倉茶筋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汪次公仲淹為社友故耳因乃得寓以旬日即詣摩訶忠法師隨往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安法師為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峰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客相訪及入門師即問還認得麼予熟視之見師兩目忽記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為昔天界病淨頭也乃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寓曰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剪適以檀越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內藏故來耳問予曰吾乃特來尋師且以觀光輦轂一參知識以絕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某願伴行乞為前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即往參遍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

之而已參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卻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左司馬汪公伯玉次公仲淹摩訶忠法師安法師各一見雪浪恩兄三見妙峰師再見山陰殿下一見遍融大師笑巖師各一見伯玉名道昆號南溟新安人有太函集弟仲淹名道貫名下士

徵思開手乞食入人門一段情景真不可說不可思議一雨法師言愁祖決計北遊浪公苦留愁祖給之入城遂冒大雪而行浪公還寺痛哭久之是應有西山懷恩兄詩遍融笑巖二師並作投契語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二

笑巖燕人結菴燕京西城柳巷生正德壬申當愁祖二十七歲相見時笑師年已六十二矣有月心語錄中分南集二卷北集二卷禪錄中所希有此相見語句句是話荆向上事○是歲起臺山因緣

萬曆改元癸酉

予二十八歲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涼傳按跡遊之至北臺見有愁山事甚佳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喜奇秀默取為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耶將此息機之句以不禁冰雪苦寒遂不能留復

入京東遊乞食至盤山千像峰見一僧不語予亦不問即將相與拾薪汲水行乞過夏汪司馬以書訪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天也及秋復以嶺南歐楨伯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爲國博急欲見予故歸耳

不語僧一見汪伯玉司馬再見嶺南歐楨伯國博一見

徵闕名山志云五臺龍門有山秦始皇鞭石成橋渡海求神仙時鞭此山不動因呼曰慙山不禁苦寒冰雪正照顧前清涼冰雪現境及與雪浪不禁苦寒話頭隱躍寄意不語僧一事顧公所傳傳載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之特詳云師與妙峰再遇燕都期同上五臺山住靜時妙師爲山陰王請藏經未起師居汪司馬南溟私館久之隨喜盤山登盤山頂傍一石巖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絕不照應問亦不語師知非常人亦同嘿坐少頃隱者燒茶具於原處端師亦取一杯自酌飲茶竟隱者還茶具於原處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少選隱者炊飯飯熟置之坐前唯取一碗一箸自食師亦取一碗一箸同食飯罷又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夜中隱者出巖外經行師

亦隨之第東西各步明日師知茶時烹茶飯時煮飯隱者同師飲啜入夜經行亦爾如是一七隱者方問師曰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隱者曰來此何爲師曰特訪隱者隱者曰隱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隱者笑曰我住此巖三十餘年今日始遇一箇同風留師住師亦忘返一夜師經行忽然頂門響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境非尋常目前空可喻如是空定有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腳下踏實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相還復如故身心輕快受用亦無可喻舉足如風輕歸巖中隱者曰今夜經行何其久耶師具告所得境相隱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巖三十餘載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卻本有師深肯其語作禮謝教師在盤山久之妙師藏經起向汪公詢師何往公卽遣使登盤山頂覓師問在巖中見師述主人妙師相候之切師乃拜辭隱者戀戀不忍別無奈宿約何耳隱者送師淚如噴珠

行至半山方轉師還京妙師汪公迎師笑曰回何遲耶師具陳巖上因緣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途路邊境界耳公與妙師相視大笑噫嘻如許奇特示現愍祖生平所邁不知幾何難以筆舌盡卽此顛公所載盤山實錄累六百言可謂莫大因緣譜中只以盤山千像峰一僧不語相與拾薪汲水行乞過夏片語了之看來不過一頓家常茶飯耳奇境可戀舍之卽行雖因妙師宿約亦不願作二乘人獨了漢也顛公作傳之功以此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一節公案爲最○順天府薊州數峰陡絕名盤山一名盤龍山山頂有大石搖之輒動

二年甲戌

予二十九歲春遊京西山時當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於都下皆夙慕者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賓主公卽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瞠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別公不憚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來訪一見卽曰夜來家兄失卻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

公拱曰小子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亞歌翰卻維摩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之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資特爽大有文章氣概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執業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令兄膝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馬公公曰信哉予觀印公道骨他日當入大慧中峰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爲哉第恐浮遊爲誤耳一日見予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雙翼乾坤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予與妙師同過坐中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氣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爲予曰貧道特爲大事因緣參訪知識故行腳第今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爲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友矣予曰昔已物色於眾中曾結同參之盟故比來相尋不意偶遇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時妙師

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勘合二道又爲文以送予
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見別予曰
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腳跟轉耳殊大不
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
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
就哉予感而謝之遂決行即往視妙師已載乘矣
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即登車未別一人而
去秋八月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有詩弔之曰片
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侯王綱直使同天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地應其黃河不斷流過夷齊叩馬地弔曰棄國遺
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山色清如許猶
是當年叩馬心遂入少林詣初祖時大千潤宗師
初入院子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
馬寺即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王遂留結冬
時太守陳公與妙師及予意甚勤爲刻肇論中吳
集解予校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嶽之旨不明切
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
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

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
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
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嶽而常靜也至後
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竟注而不流也於是
生來死去之疑從此冰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
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
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鬪入
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
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師至予久慕之相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喜得坐參也與語心相契請益開示以離心意識
參出聖凡路學深得其旨每見師談論出聲如天
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辭吐氣果別也溪
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詩讀之歎曰此等佳
句何自而得耶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
予曰和尙那一竅通否師曰三十年拿龍捉虎今
日草中走出兔子來下一跳予曰和尙不是拿龍
捉虎手師拈拄杖要打予即把住以手捋其鬚曰
說是兔子恰是蝦蟇師一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

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觀師佛法機
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風顛態吟哦海口無停
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曰
夜不絕自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發時何
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
人痛打一頓合其熟睡覺時自然消滅矣我為恨
其無毒手耳師知予新正即往五臺乃以詩送之
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
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頷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七

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
略山陰國主問予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為終養資
予謝曰貧道初行腳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親乎
固讓致光師南海歐楨伯再見王長公鳳洲次公
麟洲各一見汪司馬伯玉三見次公
仲淹再見妙峰師三見大千潤宗師一見山陰
王再見太守陳公一見法光禪師一見鳳洲名
弟麟洲名世懋官至少司馬
世貞太倉人官至少司馬
弟麟洲名世懋官至少司馬
徵謂慈祖當日因仲淹得見伯玉而二汪優在兄
因鳳洲得見麟洲而二王優在弟世幾難兄難弟
哉嗟目無一言置鳳洲何地膝頭拜老僧許南溟

到天大汪公的的大眼孔大願力成就臺山大因
緣大功德偉人哉設齋請兩師一席話悉是如語
不誑語痛切到家語世出世間語着心勸駕有加
無已泥水為人身沒交涉千載佛祖有不感而謝
之者哉兩師發軔臺山機峰針對腳跟勘合何如
乞食徐行感謝登車只為南溟先覺兩人一路同
行獨往離合隨意先後不違到處歷覽古蹟河濱
追及同舟踏破草鞋速於郵傳光華偈頌快於風
雅武王自可觀兵夷齊何妨叩馬不遇大千潤師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八

早遇少林初祖矣猗歎咄哉旋嵐偃嶽遙印曹溪
之不遷晝夜死生了悟佛孔之無二唯佛知佛惟
祖知祖妙師其提唱乎南溟其鼓吹乎無極雲谷
摩訶遍融不語五導師其發靈振覺之先聲乎笑
巖法光其他山攻玉之片石乎入少林詣初祖西
來衣鉢之始因乎戊曹溪興六祖肉身接席之結
果乎山陰國主贈二百金固讓以致伏牛光師為
款留乎為印證乎致金即行為臺山妙師宿諾乎
為獅子潛龍不受羈絡以表揚宗門作略乎弟子

福徵讀至此合十贊歎曰希有世尊無盡意菩薩
解頸眾寶珠瓔珞以與觀世音讓金光師也那吒
太子拆骨還父刮肉還母辭資終養也母可投子
於河子可不顧親養明眼人稱爲百千萬億劫止
慈止孝○徵又按顯公所作傳云妙師同師起經
從河南轉進山西至蒲州山陰王聞藏經將至率
諸宗侯幡蓋音樂香花迎經進府妙師告王曰向
所說澄印師今亦同來王聞大喜先請師相見後
方安置藏經延師府內住時刻坐對究探楞嚴宗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旨王托妙師請師講楞嚴經師兩淚苦辭曰我爲
住山來不爲講經來卽欲遁去王知志不可奪下
拜堅留三兩月卽屬妙師伴師住山嗟乎慈祖早
識妙師於天界妙師早舉慈祖於山陰是以驀地
相逢一見如故談經勝事不可則止所謂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 亞歌阿哥鄉音

三年乙亥

予三十歲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
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

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子爲卜高敞地爲合葬
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蓋春秋續鞠居之
後也時太守胡公號順菴東萊人聞予至寓城外
欲一見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郵符予曰道人行腳
有草屨耳焉用此旣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
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
塔院寺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乃最幽峻
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以居
之時見萬山冰雪儼然宿慕之境也予身心洒然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如入極樂國未幾妙師往遊夜臺予獨住此單提
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杌直至一
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冰消澗水
衝激奔騰若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
狀甚以爲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
來聞古人云三十年嚮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
圓通予因溪上一獨木橋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
聲宛然久之動念卽聞不動卽不聞一日坐橋上
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眾響皆寂不爲擾矣

予日食惟以麩和野菜以合米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尙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卽說偈曰警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大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爲障礙從前疑念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是年夏雪浪北來特看予至臺山坐室中不禁其淒楚信宿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之

妙峰師四見山陰王三見平陽太守胡順菴大

方主人各一見雪浪四見順菴師後胡中丞

徵在淨慈寺宗鏡堂聞之愍祖高足知微虛中修六三公云大師同妙師在臺山龍門龍蟠石上坐聽滂泉經年至裏聲不斷如不聞乃得入定妙師知大師將入定乃別廬於木瓦梁大師入定不知幾何日乃出觀此則知視釜生塵正獨居入定時事也是知非發悟人不能入定非苦行人不能發悟古尊宿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有言

一悟不再悟者大錯也當年誓力以冰雪清涼作

觀到此緣成以冰雪清涼得力斯謂薪盡火傳斯謂傳燈今衲子傳燈直傳薪耳○直筆浪公數語猶是當年挽止苦寒之意終不忘同胞交與之情也浪公傳稱當日身覓愍師所在厯嵩少伏牛上五臺龍門得之冰雪堆中腰包糞飯誓共生死師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兄之緣在行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江南此道久湮當上承無極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爲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緣也浪公首肯遂相與鄭重而別後杖錫三吳諸郡說法三十年大眾圍繞東南講席莫盛○山西太原府五臺縣有五臺山五峰高出雲表頂背皆可上故稱臺文殊師利所居曰清涼山蓋愍祖始終清涼冰雪因緣也如來雪山脩道祖師立雪得傳之說乃信

四年丙子

予三十一歲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嚴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

心識卽不容思量如是八閱月則全經旨趣了然無疑春三月蓮池師遊五臺過訪留旬日夜對談心甚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鴈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錫錫野菜齏耳時下方正酷熱驂從到山礪中敲冰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冰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於本道擬配遞還俗叢林幾廢時廬山徹空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之予曰無傷也遂躬詣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方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爲說緒言時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予曰我胸中無一字安能爲詩乎力距之高公再三胡公亦無奈苦求之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之思予偶揭之方構思忽機一動則詞句迅疾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卽止之

只取一章以塞白餘不敢發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時現前逼塞虛空卽通身是口亦不能吐更不知何爲我之身心也嘿嘿自視將欲飛舉之狀無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爲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睡可消若得安眠卽予之幸矣遂閉門強卧初甚不能久之忽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椎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知此乃令破窗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卽覺矣曾有此說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邊鳴數十聲予則微微漸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卽閉門坐今五日矣何居乎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何從入來乃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腳一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遍空擾擾者如雨散雲收長空若洗皆

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喻乃曰靜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佛
語真不吾欺也擬新正還山乃爲胡公言臺山林
木苦被奸商砍伐菩薩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爲
具疏題請大禁之自後 國家修建諸刹皆仗此
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蓮池師一見胡公順
菴大方各再見徹空

師開府高
公各一見

徵聞盧祖以楞伽四卷印心今慈祖以楞嚴全部
印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蓮池師杭州仁和人名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族沈氏子邑庠名士三十二歲投性天理和尚祝
髮諱祿宏字佛慧既就無塵玉律師受具以母服
未闋乃懷木主以遊屠必奉食必供遍參知識北
遊五臺感文珠放光至伏牛隨眾煉魔入京師參
遍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
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
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南歸與禪期者五終不
知鄰單姓字隆慶辛未乞食梵村漸就雲棲勝緣
大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以終所著彌陀疏鈔禪

關策進慈祖稱師二編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
其爲化權甚微出世始終無一可議可謂法門得
佛之全體大用者也丁巳東遊時從南嶽攜文往
祭徇諸緇白弟子請爲作塔銘又爲題像贊者七
雲棲弟子寫慈祖像留挂山中又自爲之讚大了
丙子臺山過訪一番夜談心契因緣也徹空師初
住匡山黃龍潭此來同任龍門以冬十月至春四
月還匡山寓臺山半載有餘蓋慈祖爲鴈平胡公
所留徹師爲代主鑿鑄邊事也向聞大方被誣正
爲山中斫木奸商作難諸山乞慈祖往解於胡公
旣以解大方難始復以禁臺山木終一時諸山爲
之感動洵世法佛法之無二也在胡公館所說緒
言信口信手彌月而成胡公命人錄之成帙卽付
梓工請名緒言以行實爲發軔之著作其中章法
句法似擬老子而立言大旨則在教三道一後此
十四年在牢山作觀老莊影響論實先後互發明
也謹錄緒言三則以例其餘云密於事者心疏密
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達心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又云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
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
微聖人存戒又云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
虛豁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閑善此者不出
尋常端居妙域矣蓋文道禪道總是一道文魔禪
魔總是一魔道高千尺魔高千尺故曰魔來佛來
禪病不至飛舉坐房那得入定今世自許禪定人
曉此擊子公案否胡順菴緣深款切無端動問擊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子轉眼先幾應驗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徵侍宗鏡
堂時晨夕所見坐即雙趺閉眼即入定開眼即出
定雙眸一展如電應若千言如響視爾時五日之
定直初入門頭事矣○顯公所傳稱是歲大雪經
旬各臺頂雪悉吹聚龍門靜室覆深十餘丈師與
徹師閉門兀坐日一撥火煨茶飯北臺白馬寺中
臺三處大眾二三百人發心執鋤鑿筐等探竿下
臺頂覓龍門路隨探隨掘隨往隨來大眾勇猛經
兩晝夜探竿始抵靜室歡呼進門感云山中經此

大難有火此佛天護佑師與徹師稱謝已而曰也
要經過始得因融雪湯歡飲大眾越日諸山聞二
師無恙攜米麩果點至者幾無容足處徵又聞與
妙師同住亦曾經此大雪同以入定消之龍門水
雪視爲尋常譜多不載

五年丁丑

子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莫
報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嶽思大師發願文遂發
心刺血泥金寫華嚴經一部上結般若勝緣下酬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罔極之恩以是年創意先是 慈聖聖母以保
國選僧誦經予僭列名至是 上聞書經即 賜
金紙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時徹空師還匡山有
詩十首送之慈聖聖母即李皇太
后一見徹空師再見
徵按血書華嚴即後云與妙師同願建無遮會安
置塔藏者也發願未書先有神感上聞錫金紙者
謂以列名誦經故上聞聖母而賜之非謂 神宗
皇上也保國賜寫經金紙一事爲 聖母出世因
緣始此矣○慈聖李皇太后爲 神宗嫡母信佛

甚殷布施甚廣京師人稱佛老娘娘

六年戊寅

予三十三歲刻意書經無論點畫大小每落一筆念佛一聲其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說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之亦不錯落每日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封諸老宿竊以爲異一日率數眾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良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任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座見清涼大師倚臥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闍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即現觀子目前自知身心交泰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碍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

昇高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迥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闊量如空閣中盡其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於閣中設一高座紫金燄色子心爲金剛寶座其閣莊嚴妙麗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清涼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即遠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閣即近頃之見座前侍列僧眾身最高大端嚴無比忽又一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四

和尚即說此經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尚爲誰曰彌勒予喜隨比丘而上至閣陞瞑目歛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見彌勒已登座矣予即瞻禮仰視其面晃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爲我說則我爲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空但聞空中音聲歷歷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

至乃兜率天彌勒佛閣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清淨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卽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有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爲女子也予心惡之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泛其形則知爲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屏水洗予從頭而下灌入五內如洗肉桶五臟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茶見一梵僧擎髑髏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指剜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卽入口噉之如是隨取隨噉其甘如飴腦已食盡惟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飲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卽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然白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酌酢嘗聞佛言常有是好夢信矣妙峰師五見微於侍間習見慈祖書法楷行雙妙悉本二王軌度出入變通當刺血書華嚴時不輟筆不謝客落

筆一心念佛一心延坐應對一心對本臨勘一心非具大願力大神通那得不錯落一字諦說一番大夢三昧一夢親見清涼大師於金剛窟中倚牀授記便得涉境現前身心無碍照前數數不忘清涼不忘妙師因緣再夢至兜率天彌勒樓閣親見莊嚴寶座彌勒佛命僧授經登座靚面聞說染淨歷歷在耳便得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三夢親赴文殊菩薩北臺頂設浴惡女泛男自是慈祖童身現想一心不亂本來清淨無絲毫牽染纔得入香水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海中脫皮換骨又復雜現好醜淨垢驚厭愛戀種種諸相徹底變怪五色無主究竟如佛圖澄臨水破胸洞洗腸胃形體曠徹有如琉璃究竟如黃蘗臨濟一捧一痕一掌一血究竟如宣尼親見文王周公短長黑白開眼合眼莫非眞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眞卽夢眞夢卽眞夢故曰至人無夢也雖然若非放捨身命深任冰雪堆裏活埋六年大死幾遍安得死裏發活大夢出頭包天裏地耀古輝今作沒量大人去若非今日肉身端坐示現曹溪

北印清涼南陪盧祖從大庾嶺頭奪衣鉢處死去
生來三回九轉鼎新兩寺愍山法雲於一毫端湧
寶王刹將捉筆伸楮自敘年譜之日不過海內一
苦行老人皈心尊宿而已諸方禪衲於在日見三
夢之譜者必且笑爲嚙談於化後聞三夢之說者
甚將呵爲魔境惟愍祖自信得及天下後世斷無
一人信得及也而今乃知彌勒授經全證當來劫
如無始劫文殊設浴專浴皮肉身成堅固身徵疏
至此倘恍夢入曹溪在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中復合十日希有世尊

七年己卯

予三十四歲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 聖
母爲薦 先帝保 聖躬欲于五臺修塔院寺舍
利寶塔 諭執政以爲臺山去京寫遠遂下附京
吉地建大慈壽寺工完覆奏 聖母以爲未了臺
山之願 諭 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
山修造是時 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于外恐
不能卒業有傷法門時予力爲之調護始終無恙

聖母再見 先帝卽隆慶一
見 皇上卽萬曆一見

徵嘗隨喜 慈聖李皇太后所建大慈壽寺由通
州水路抵張家灣進其寺南去通州城十五里北
至都城海岱門二十五里土人言此地久爲荒刹
俗名馬房寺佛老娘娘就其故地鼎新宏制敕號
大慈壽前延愍祖後延達觀大師並居此寺譜中
大書特書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者見入都
爲國弘法罹難因緣始此信乎得法之人命如懸
絲蓋先經起義春秋筆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八年庚辰

予三十五歲是年特 旨天下清丈田糧寸土不
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額該縣奸人蒙蔽欲飛額糧
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
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爲狐窟矣諸山耆舊白
予予曰安之諸師無憂緩圖之予於是力宛轉設
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
全之
徵知有爲功德只作無爲功德看自然成就

九年辛巳

予三十六歲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子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名僧五百眾其道場事宜俱備就適 皇上有旨所 皇嗣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五臺即于本寺予以為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為國祝釐陰翊皇度今所 皇嗣乃為國之本也莫大于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為區區一己之名也妙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師意不解 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為心予大不然乃力爭忤之竟行予議然忤內使之名亦有聞頃之江南妖人作難忌者即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為 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成予即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予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為建道場於內應用供具器物齋糧一切所須妙師在京若罔知皆予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

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來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啟水陸佛事七晝夜予七日之內粒米不糝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佛菩薩每日換供五百卓次第不失不知所從出觀者以為神運予自知為佛力加被也

聖母三見 皇上二見 皇儲即泰昌一見妙峰師六見

徵生 神宗朝知所爭皇儲事最大當慈祖出世所關皇儲事獨先蓋其功在首倡定儲諸公為圖社稷神幾非依附建儲末議為啟門戶禍局者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血書經無遮會求儲之始因也 皇上遣內官於武當陰為鄭貴妃祈嗣祈之道士也 聖母遣內官於五臺陰為王才人祈嗣祈之和尚也各有崇信各有禱求內使窺伺帝意懼有不測故以阿附為心遂二心於 聖母之命不欲歸併向與妙師所營血經圓滿無遮道場於求儲一事以鳴盛舉蓋無遮募成不關求儲求儲內遣不建無遮是以妙師不解起見在佛法慈祖力爭矢心在國本勝因適集精誠格天獨力經營則九十晝夜目不交

曉羣僧畢集則七日飲水不糝粒米纖務鬼輸大
供神運若非三昧光明安得邀佛力加被如許厥
後牢山難作 皇言有云舉朝爲和尚我偏爲道
士遙結武當五臺一案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年春講華嚴玄談百日之內常住
泊十方雲集繙素每日不下萬眾一食如坐一堂
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剝啄之聲皆予一人指揮餘
無措目者習者不知所以然也故生平精力蓋竭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望

於此會罷查庫內所餘一應錢糧約可萬計盡行
封附本寺主者以爲常住予與妙師一鉢飄然長
往矣妙師往蘆芽子以疾往真定障石巖調養作
詩一首有削壁倚天應碍日斷崖無路只飛梯之
句是年八月 皇太子生子復之京西中峰寺作
重刻中峰廣錄序結冬水齋於石室

妙峰師七見
皇太子即

泰昌
二見

徵計辛巳十月以祈 皇嗣故建無遮大道場於
臺山大塔院寺圓滿七晝夜功德怡至明年壬午

八月而內宮王才人誕 皇儲泰昌矣大書特書

曰是年八月 皇太子生前未誕儲而先筆皇儲
時未定太子而直筆太子大哉春秋筆也計人生
十月之期灼然不爽明是佛祖應化篤生故大寶
終登仁施驟被國運垂革改元不亡良有以也王
才人於定儲後乃封恭妃於三十七年薨光宗即
位乃加謚孝靖太后當薨時祕不外聞越四日因
閣臣請乃宣時沈行人有則疏請加禮不報宮闈
時事難言之矣妙師從此與慈祖分手越二年同

年譜自敘實錄卷二

望

大方入京受賜似已不復相見矣慈祖從此了八
年出入臺山一番大修行大證悟大道場大機用
大靈感封餘寺庫萬計錢糧一鉢飄然長往前此
臺山龍門好大結局大散場削壁倚天應碍日斷
崖無路只飛梯後此牢山曹溪好大識語大變相
明眼人自能參取○以上了臺山苦行成道公案
十一年癸未

予三十八歲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慈山時

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爲本寺回祿志在興復故修行以待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爲侍者從之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清涼疏云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卽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青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山果得其處蓋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聖

背負眾山面吞大海極爲奇絕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音庵蓋古刹也惟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眞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爲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聞命多恢復惟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然皆廢矣予喜其地幽僻眞迷人絕世之所志願居之初掩片蓆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爲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也時卽墨靈山寺有桂峰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相與

妙師法屬德宗張大心居士桂峰法師各一見

徵知臺山大名之故以當日無遮道場太盛爲宮闈祈嗣得嗣之名太著忤內使之言有聞於內其事更大其名更不可居是以臺山難返他山難就而遠蹈東海避跡牢山也初從報恩至京師本爲興復發心此從臺山至京師亦爲興復看緣從京師隱牢山從牢山得請藏還寺復請積儲將成緣事無非臺山修寺志願故曰此本心也牢山在萊州府卽墨縣海濱亦名勞山吳王登山得靈寶度人經處漢逢萌亦避跡於此地最荒僻乃不遠千里舍故就新舍就生舍北就東舍山就海舍冰就日舍華就夷若有不得已者特以力爭忤內使之名有聞故知難而退究之大難從此作大難亦從此解時節因緣佛祖難問不得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辛

十二年甲申

予三十九歲秋九月 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與予也二師已至受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端菴公親訪之公知予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

宣 慈旨某懇謝曰倘蒙 聖恩容老山海受賜
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 聖意不已尋卜地建
寺於西山隨遣內使至期以必往予竟謝不就中
使回報以居山堅卧之志 聖意憐之問無房舍
卽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菴居及至予力
止之曰我茆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爲乃不受
使者強之不敢覆命予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
今山東歲凶何不廣 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
來使遍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

年譜自敘寶錄卷上 五

繳報 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予被難下鎮撫
鞫予數用內帑金予對以請查內庫支籍 上查
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 上意竟解見 聖母四
三見龍華住持 端安公一見 皇上

徵論此云內帑非 皇上支費庫特 太后供膳
庫耳節省節庵孝慈勝因也何遠有清查之事豈
非以建儲宮啖生端波及乎若非三辭信施慮海
卽寺可興可廢西山寺不可廢不可興也至因賜
濟饑一事大慈悲在眼前大神通卽在轉眼善哉

善哉 凡稱聖者皆 聖母非 聖上故特稱上

十三年乙酉

予四十歲東人從來不知僧子居山中則黃氏族
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
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道徧行東方絕不
知有三寶予居此攝化久之凡爲彼師長者率徒
眾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

微乃知有緣則能攝化外道無緣則不能攝化道
士外道皈依因見內使之往來道士生端疑聞宮

年譜自敘寶錄卷上 五

中之構隙故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

十四年丙戌

予四十一歲是年頒藏經先國初刻藏有此方述
撰諸經未入藏者 今上 聖母命入刻之完

皇上敕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置四
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眉北屬蘆芽時
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 詔予不至 賜亦不受
乃以藏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空山無
可安頓爰撫臺行所在有司供奉之予見有 敕

命乃詣京謝恩比蒙 聖慈命合宮眷各出布施
修寺安供請 命名曰海印寺予在京適聞達觀
禪師訪予於海上卽走歸兼程追之及至山下值
師出山尋卽同回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閒來居海
上名誤落山東之句是冬十一月以予自辛巳以
來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室初就
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夜起見
海湛空澄洞然一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卽說偈曰
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至

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歸室中案頭見楞嚴經忽
展開卽見汝心汝身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
明真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
嚴懸鏡一卷燭纔半枝已就時禪堂方開靜卽喚
維那入室爲予讀之自亦如聞夢語也

皇上下四聖母

五見達觀禪師一見

微觀天下名山多矣僅頌十五藏首頌四邊境四
部邊境中又首頌東海牢山因慈祖創居之故妙
峰師初進香普陀後去五臺居蘆芽則普陀蘆芽

之頌並以妙師故牢山蘆芽非大名山而得首頌
新藏者雖 皇上之敕實 聖母之意惓惓在臺
山祈嗣之功也慈祖自別妙峰所稱法門深契無
如達觀積歲相忘千里命駕覲面針鋒此日相對
藉非兼程追及那免與盡空回牢山一見誼足千
古矣慈祖外紀有云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
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轉在海印時偶想盧祖夜
半人來砍頭公案便欲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
想假若有人來要借頭便歡喜捨之今夜然明夜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至

亦然久久覺有定見力在忽一夜報盜入予曰第
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
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闖無所有命取庫中二
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僕惶遽不可知也又一夕
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山河震動境界得相應
慧有頃悟入楞嚴着緊處恍然在目急點燭書之
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
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嗟乎凡此並光明藏中事
非可着意尋求後段事義一符而辭筆雙妙並讀

之可悟道兼可悟文要識所紀兩則乃是盧祖作
我非我作盧祖楞嚴印我非我印楞嚴也慎錄之
意如此

十五年丁亥

予四十二歲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爲眾說戒自
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爲居士說心經直說秋八月
胡中丞請告歸田乃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爲侍者
命名福善胡中丞三見福善一見中丞即前平陽太守順菴

徵於慈祖東遊時得遇書記侍者善公知微既於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淨慈宗鏡堂晨夕晤對相與同立津師佐方丈筆
硯事卒成東遊集慈祖一時高足無出知微師右
者患難險阻無在不從全集紀錄並出其手其親
胡公順菴東萊人因故里夙緣送之出家牢山海
印寺後付居五乳方丈匡山法雲寺七旬坐脫

十六年戊子

予四十三歲時學人讀予懸鏡請曰此經觀心具
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願字字消歸觀
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議已立大旨

然猶未屬稿

十七年己丑

予四十四歲是年閱藏爲眾說法華經起信論予
自別五臺有省親之心但恐落世諦也姑自驗之
一夕靜坐中偶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
遊一鏡中昨夜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乃
疾呼侍者曰吾今得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爲報
恩寺乞請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 上卽
命送之賫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連日放光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北向迎經僧自光中行及
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瞻視者日萬餘人以
爲希有之瑞時老母聞予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
家予曰我爲 朝廷事來非爲家也若老母能相
見歡然如未別時止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
聞之曰再生相見歡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卽可
况兩宿耶及予歸老母相見欣然絕倒予大以爲
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予從何處來老母應聲
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

空中來子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
母曰別後想我否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
母曰始而不知既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
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即令即住處也我自昨夜拜
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如謂爾死則不拜亦絕
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予明日祭祖塋爲二親
卜葬穴及得之時老父已八十子戲之曰今日活
埋老子省得他日又來也予把鑿斫地老母奪之
曰老婆婆自埋又何煩人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老母歡然如故未嘗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
即墨有黃生納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馬黃公之
弟也初予至海上時年十九歲即歸依請益授以
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
切志參究脇不至廢時予南歸光私念曰吾生邊
地長劫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善知識爲不請友
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對觀音大士破臂皮燃
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是火瘡發痛日夜危
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愈愈時見瘡痕結一

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即其母妻亦未知也
恆求出家子絕不聽乃曰弟子打箇筋斗來師又
何止我乎是知篋戾車地未嘗斷佛種也初予以
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但以動費數十萬
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機將熟乃借送大
藏因緣回南都具將本寺始末回覆命具奏 聖
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 聖母日減膳餼
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 聖情大悅
即命于是年十二月儲積始 聖母六見父三見
母九見即墨大司馬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五

黃公弟黃子
光納善一見
徵按譜慈祖自二十六歲北遊至四十四歲南還
見二親閱歷一十八年矣臺山了悟祈儲成功牢
山行化海印現剎奏 敕資藏致塔放光瞻禮傾
城寺房動色更復二親無恙族屬不孤祖墓猶存
卜葬自研世出世間心空及第而歸者幾人彼衣
錦還故鄉者即帝王將相何足羨乎又况龐婆出
相臺姥現奇大家團圓說無生話一問一荅一來
一去無非可涕可笑之情狀抑不解爲恩爲怨之

何似也噫嘻一大捏怪也已黃子光何許人燃臂懷師瘡痕像佛黃梅夙誓筋斗再來載閱歲而坐脫矣噫嘻又非一小捏怪也已矣此譜所云上卽命送復命具奏並稱 聖母非關 皇上後來儲積之命當羅難時以請 皇上查內支籍而廢曹溪緣就報恩緣不就豈以彼易此哉光中送經早慰出家本寺一生願力矣

十八年庚寅

子四十五歲是年春書法華經爲報 聖母時有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壬

欲謀道場者乃搆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時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乃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救之彼無賴數百人作圍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子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爲首一人持刀鼓舞予前欲見殺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卽收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眾疑彼爲首者有利於予卽欲毆之予嘿計彼眾一鼓其人危矣奈何乃躊躇將別卽拉狂者同至寓處閉

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卽遣多役併捕之彼眾惶懼皆叩首求解免于曰爾勿懼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爲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圍予曰市喧耳太守欲枷彼予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眾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以寧是年作觀老莊影響論

聖母七見開府李公萊州太守各一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壬

徵觀此處鬪爭事步步兵法步步禪機若爾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御之人矣觀老莊影響論八篇中惟論心法一篇於行墨爲短於三教爲該附錄以存大概論心法云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

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
法俱妙唯聖者能之慈祖作此八論時恰與道士
解難豈亦和合三教之寓言乎宜道士之無怨也

十九年辛卯

子四十六歲是年 聖母造檀香毘盧佛像建大

殿成秋門人黃子光坐脫聖母八見
黃子光再見

徵謂深許子光特筆呼應已丑事亦春秋書法

二十年壬辰

子四十七歲秋七月至京訪達觀師於上方晉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有琬公慮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
塔院為僧所賣師遺之息子來作記予適至師大
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為作琬公塔院記及重
藏舍利記并前所作有海印稿時與達師相對盤
桓四十晝夜為生平之奇達觀師再見

徵按房山縣有石經洞隋時靜琬法師鑿石為板
刻經一藏貯於洞以石門閉之累代皆有牌刻自
達師經理移有都城石燈燈僧自南募資續刻時
在萬曆戊午徵以明經應試在都力襄其事又聞

之五乳侍者云壬辰兩師遇於都門西郊園中相
對兀坐四十晝夜目不交睫計修明代傳燈錄因
約往潛曹溪以開法脉云茲止云生平之奇而
不詳或此未足奇更有奇特

二十一年癸巳

子四十八歲是年山東大饑餓死者載道山中所
儲齋供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
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遼山四社之民無一餓
歾者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徵讀至此太息草草了却牢山海印因緣然前後
一十二年之間化行濟普已在不可思議功德中

二十二年甲午

子四十九歲春三月山東開府崑崖鄭公入山見
訪問法為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 聖節至京留
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時予以修本寺因緣知
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時 上以倭犯朝鮮方議
往討姑徐之乃寢聖母九見
鄭開府崑崖一見
皇上五
徵按入賀 聖節者冬至節賀 聖母非賀 皇

上後特以上字別之 聖母請說戒慈壽寺了前
已卯京都建大慈壽寺完一案修報恩本寺因緣
聖母儲已厚事幾成而緣寢不就了從前北遊
本心興復本寺一案春秋先經起義後經終事筆
法也非爲修寺不入賀留京非三年往來留京不
涉議犯患也聞之當日宗鏡堂侍者云 聖母請
說戒時禮賜綦隆慈壽寺亦稱上方兜率院方丈
布地無非檀錦供佛果饌悉四方珍物方丈所需
服食器具遣大司禮官晨夕繹絡於途觀者每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三

堵墻勳戚內監供獻不可勝算兒童隨喜無不沾
溉所賜內庫錢糧分毫受僅以五十三參禪人
行鉢一日鉢皆空還而金錢布粟已填笥溢廩日
繞數千眾無不饜飫香積是年臘八日 聖母特
命近侍陳儒賜毘盧帽織錦紫伽黎誌公鞋及內
衣上下悉大絨慈祖悉謝不受三賜乃受受仍不
服時達觀大師往石經山啟石室錫座下得函貯
佛舍利無數 聖母聞之亦命近侍致齋供賜紫
伽黎大供舍利三日重藏石窟達師有辭賜讓慈

公表偈云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
慚貧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福更優蓋因慈祖時尙
在京不服故達師亦不受欲併歸慈祖令服之故
云福更優也賜衣之日 聖母命內侍傳旨欲延
入宮面請法名師知非 上意未謝以祖宗制僧
不入宮乃遣內侍繪像命名以進 聖母懸像內
殿令 上侍立拜受法名 上專 聖母至孝此
日未免色動 聖母法諱在譜後法派德大福深
廣四十字中用第二大字其諱字當命名進宮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四

侍者絕不得聞但從此避忌大字一輩法屬悉從
福字輩始是時 聖母修寺儲厚勝因一間耳使
查內支籍時所儲入手無以自解安得免難幸而
事寢不涉施資謝恩言旋罹難無恙因思當日鉢
銘輕萬鍾之具衲銘輕天下之具于茲大驗豈虛
語哉○以上了牢山慈壽志興本寺三公案

二十三年乙未

子五十歲春二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卽罹難初爲
欽頒藏經遣內使回送之先是 上素惡內使以

佛事請用太煩其一至東海時內庭偶以他故觸
聖怒將及 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
忌送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
言令東廠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 上覽之大
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子聞報乃會眾
曰佛爲一眾生不捨三途此東海乃筏戾車地素
不障有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
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連鄉比戶也予願足矣死
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酌可痛心耳及離卽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墨城中士民老少涕泣而送足見人心之感化也
及至京奉 旨下鎮撫司打問時執事者先受風
旨欲盡招追向 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則不下
數十萬計苦刑考試之下予曰某愧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 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
妄招網利奉 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
君之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眾布
施七百餘金願請 上查丙支籍及查前代賑之
外果無續 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擬蒙

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于是年三月
下獄時京城諸刹皆爲誦經禮懺保護其衲子中
有燃香煉臂持呪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
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
救以至涕泣訴其无妄無不爲法門惜者乃見一
時人心爲法之如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
福善一人冬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
蹇相送以津濟者出都日侍者福善同衲子二三
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子銘攜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孤姪可久往初與達觀師過石經山因是禪門寥
落謂曹溪源也必源頭壅闕乃志同往以潛之以
予事未果達師先往候予匡山予被難時師正居
天池聞報大驚曰慈師已矣則曹溪之願未了也
師遂先至曹溪然後至京相報竟奔走往回至聊
城聞予將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上
旅泊菴中師意欲力爲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
子之事無異也况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
在天池聞師難卽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

虞我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逐客說
以送之

聖母十見 皇上六見鄭大司馬範溪
公子金吾一見福善侍者再見老母十見

達觀師
三見

徵按乙未之年 皇太子生十四歲矣而儲位未

定廷議紛然 聖母意在 泰昌議主立長 皇

上意在福王議主立貴內廷近侍左袒鄭貴妃者

什九外廷權貴因之附和幾搖國本於是調停其

間者主三王並封之說而挺持如張相國洪陽位

王相國家屏鄒給諫南皋元標高儀部景逸攀龍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者不過數人時 泰昌復多疾恙東宮儲貳未眷

皇心正在眈眈騎角之際識者謂臺山祈嗣慈

壽保嗣以出世人干係國祚大事甚爲懸祖危之

初緣一在武當一在五臺故 聖母終爲臺山

皇上終爲武當內外奸人窺伺 皇上一時喜怒

遂令東廠役假扮道士影響借釁以傾和尚披枝

去本之勢此言真成燎原却與牢山道士全沒交

涉惟道士沒影響知宮庭大火矣懸祖初以臺

山祈嗣得嗣因緣有聞於內已成禍胎因避名越

半歲卽隱去而免茲以報恩儲積因緣不忘京師

往來低徊幾三載而建儲之大關目大是非波累

及之且當日請 聖母日減膳饒百兩三年儲積

之說大不便於內官隙旣易生况 祖制母后不

得干與朝政宜一時中外之藉端排搆也昔二祖

順受非法識眞者謂之償債此其爲償債也不綦

大乎獄辭只奉 上意以損綱常非臣子愛君之

心一語重於九鼎綱常二字豈徒爲施資發哉海

印寺命名請自 聖母令旨未請 皇上聖旨故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奎

坐以私創之罪此不云毀寺作達師塔銘序直云

毀其寺嗟乎刑官之擬律則過矣於孝思當何如

也此番載別母事不復繁辭到底足婆拋子只至

南京江上別老母八字便了專親一大公案母子

銘序則詳附之○清因弘法致難上干 聖天子

怒聲若雷霆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絕矣乃蒙 恩

宥以不死遺戍雷陽道經故鄉迎老母于江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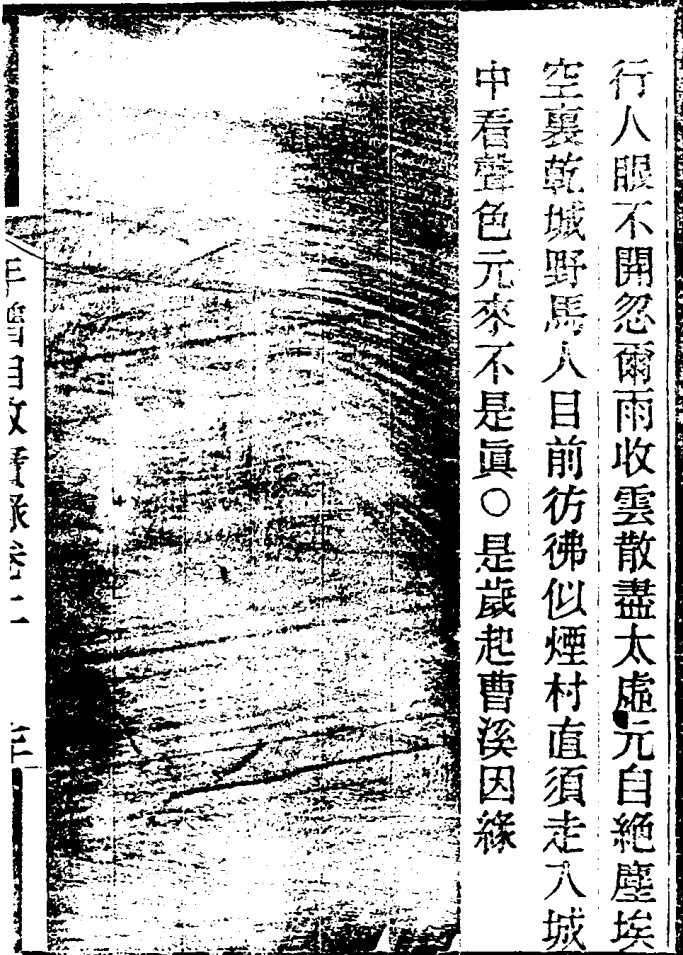
見歡喜談笑音聲清亮胸中略無纖毫滯念因問

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母曰死生分定耳

我尚不憂何憂于汝但人言參差于事無決定見
爲疑念耳相與侍坐達旦卽作承訣老母囑曰汝
善以道自愛無爲我憂今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
道了不相顧予因感天下之爲母有如此者豈不
頓盡死生之情乎乃爲之銘曰母子之情磁石引
針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見我母如木出火木已
被焚火元無我生而不戀死若不知始見我身是
石女兒○附園中讀圓覺經四相章云鐘鼓鈴鐺
不斷聲聲日夜說無生可憐醉夢傷生者鏡裏

年譜自敘實錄卷上 完

相看涕淚傾相我突兀巖巖鐵城刀林劍樹冷如
冰誰知火向冰山發燒盡冰山火不生相人鐵門緊
閉杳難開關鎖重重亦苦哉可怪呻吟長夜客不
知因甚此中來相衆生一條血棒太無情觸着須教
斷死生痛到徹心酸鼻處方知王法甚分明相壽者
○出園中過長安市四首云長安風月古今同紫
陌紅塵路不窮最是喚人親切處一聲雞唱五更
鐘體若虛空自等閒纖塵不隔萬重山可憐白日
青天客兩眼睜睜歎路艱飄風驟雨一時來無限



行人眼不開忽爾雨收雲散盡太虛元自絕塵埃
空裏乾城野馬人目前彷彿似煙村直須走入城
中看聲色元來不是真○是歲起曹溪因緣

慈山老人年譜自敘寶錄卷下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錄

吳越開元府治弟子福徵 徵按姓譚氏諱貞默浙興縣人明崇禎戊辰進士

二十四年丙申

予五十一歲春正月過文江訪鄒給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予於江上請註楞伽二月度大庾嶺至嶺頭觀慧明奪袈裟處以詩弔之有翻思昔日霄行客何似今朝度嶺心之句因見行人汗血乃屬一行者立捨茶菴于嶺頭見路崎嶇難行令道者

年譜自敘寶錄卷下

勸脩之不數年為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脉尚冷然見祖庭凋敝不堪言遂淒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將軍將軍為釋縛歛齋食厲海珠寺時大參周鼎石公講陽明之學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頭比眾中有一稱老道長者荅云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曰大家都是

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

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連念數句子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死生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得親切眾皆罔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郵符津濟之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厲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開手註楞伽經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屍陀林中

年譜自敘寶錄卷下

以法力加持晏如也時旱井水枯竭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罈以充一日餓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眾收拾埋掩灑幣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檄遣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雷白之善藤嶺道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菴豫章丁大參石武以誣誦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文江鄒給諫廬陵王大行性海大將軍無姓大參周鼎石制府大司馬陳公孝廉柯時復

丁大參右武各一見善侍者卽福善三見鄒給
諫名元標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第進
士卽廷論張相居正奪情謫戍七年起補吏科
歷左都御史周鼎石卽後海門名汝登字繼元
浙江嶧縣人陳公名
大科字思進揚州人

徵觀愍祖前未上臺山先入少林禮初祖此未抵
雷州先入曹溪禮六祖法緣是主世緣是客法緣
無大一往參祖註經法緣無小到處捨茶掩骼

二十五年丁酉

予五十二歲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
因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濟道場七晝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夜丁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
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子有歸依者未入
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爲罪僧
甚易之時制臺大司馬如岡陳公法極嚴無敢私
詣者先因有談者予未往見卽遣人候之甚勤是
年九月同右武往詣之及門役報止之及回是晚
親往拜予於舟中攜茶食坐談瀟三下人皆驚異
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卽諭三司往
拜之自是嶺南皆知僧爲重矣

丁右武再見如
岡陳公再見

徵錄愍祖外紀有云初來謁某總府持謁庭下移

時不命起去心解得應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

諸口如千鈞重無可奈何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

得起去明日參謁復然竟一歲不少假借旁謂武

人何知破常格待知識也最後約同謁撫院日總

府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邀請過舟作禮揖

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

也歡談促膝以別乃歎宰官中大有深心人在何

問武弁耶徵疑此事在陳制臺如岡公折節前則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四

異在如岡右武時猶是武弁情態也聞當日在行
伍名蔡德清蓄髮留長髯便中戴東坡巾自五十
歲遣戍日始至六十九歲始對 聖母靈主披剃
去髯髮返僧服又外紀有云在嶺南時人情未熟
崖岸在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有小孩兒欲近之
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自倒身昵狎之
與之果齋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
日來親也徵知此至人孩世之思自得力老子來
所謂天下皆嬰兒我亦與之爲嬰兒也而吾儒仁

愛我佛慈悲亦不離此

二十六年戊戌

予五十三歲春正月時侍御友軒樊公以建儲持議謫雷陽初訪予於五羊子校楞伽稿公問予雷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即為疏募刻之海門周公任粵臬鹽道時問道往來因攝南韶屬修曹溪志粵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關陽明之學及集諸子問道于予有龍生璋者聞予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五

昌曆曰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予開示以向上事諸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者相率歸依法門者日益眾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酬之未便也其夏始構禪室于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方舊依弟子性融如乾等法性菩提樹下弟子通岸超逸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為眾說之至現寶塔品忽悟佛意要指娑婆人目前即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為劣根漸示一斑

耳遂著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鉗錘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及作澄心銘以警之侍御樊友軒一見周海門即前鼎石再見龍生璋王生安舜馮生昌曆弟子性融如乾通岸超逸各一見達師四見丁右武三見徵知祈儲得儲建儲爭儲同一罪案同一心事故特為樊公遠謫拈出雷陽風景並有一往深情在也忽言每憶達師許經之願者不忘許誦法華百部時心因之為雷陽說法著法華擊節緣起也外紀有云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永明師提宗全據教語印入恐人一向無義路邊錯下腳也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我注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盡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迸出者拈取却以教印宗學者當自得之○徵念慈祖成就及門痛下鉗錘因病發藥翻然使覺如丁右武者指不一再屈蓋追隨雖眾浮慕為多備觀譜中屬意話頭可燭照而數計也澄心銘云真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浪起起之不休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六

不覺以我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真亂實我生我若不生劫燒成冰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忘我之功在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即覺一念回光掃蹤絕迹當下清涼清涼寂靜挺然獨立恬澹怡神物無與敵○後成曹溪通志四卷陳制府大科楊少宰起元周大參汝登侯都督繼高並有序跋

二十七年己亥

予五十四歲春刻楞伽筆記成爲眾講一過乃印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七

百餘部遍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抑恐死而無聞將託言以見志冀垂不朽耳有不見諒者以予爲妄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殺牲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孟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甚眾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或拜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而爲佛法轉化之一機也時惠州少宰復所楊公往與予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

之日公已卒於瑩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即往視殮爲求棺槨以周旋之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峰而歸有歌一首歸即欲掩關卻掃矣惠州少宰復所察任公各一見楊公名起元任公名可容

徵按惠州西湖杭州西湖東坡兩遺勝概愁祖兩作勝緣徵獨得于杭湖躬遇放生勝會耳又按復所楊公爲慈祖作曹溪通志敘法契甚深來謁已久往訪之日怡值靈至周旋法緣亦非偶爾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八

二十八年庚子

予五十五歲時推使初出地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諸弟子閉關絕跡深以避之粵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爲亂新軍門閩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即藉口以大將軍爲公子資行也嗾市民遂大鬪頃刻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急時三司府縣皆赴端州行節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

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令中軍詣關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泣曰師卽不念兵主獨不念地方生靈乎予聞之惕然無奈遂破關往詣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時予先往大言於眾曰諸君今所欲食幾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卽有賤米誰食之耶眾聞之愕然頃令至帥府圍卽解會城遂以甯父老感予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筇而起及回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九

業已安堵然皆知予之意也時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報予曰慈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慈師旣出其如慈師何予亦自知其後無甯日矣秋七月南韶觀察惺存祝公延予入曹溪予乘興遂入山爲六祖奴卽矣時新制臺戴公知予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大將軍將予往詣之及見禮遇甚優卽留歛齋因辭往曹溪公遂願爲護法且令有事卽白子始得安心焉

大將軍無姓再見稅使者一見
明公新制臺戴公各一見祝公名以
幽海甯人歷應天府尹戴公名耀

徵疑此大將軍在譜兩見無姓號豈僅知禮名僧而不知於地方行威信故一激幾成大變不得不藉仗善知識引手耶片言悟稅使散亂民昔日釋縛歛齋之禮一何相報之甚重此日排難解紛之道一何彈指而入神後來當事聞風興起曹溪於是乎放光矣

二十九年辛丑

予五十六歲春正月見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污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十

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予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爲狐窟卒莫可救矣奈何無法處也予縱居此何爲哉熟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爲師力行之卽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鋪店盡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留予齋坐談問公曰六祖腥膻予爲師洗之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謂也公曰珠船干

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資之以勢罷採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爲之奈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因勸爲重興祖庭之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啟之曰開採爲害于地方甚矣非 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礦罷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土

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開闢祖庭改風水道路選僧授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間百廢具舉制臺戴公再見採使李公一見

徵讀夢遊集示珊公云初丙申春二月度嶺至曹溪謁六祖叢林凋敝香燈零落有僧海月珊爲監

寺丁西魔風競撓道場破壞僧徒無依珊公來謁於五羊請入山授戒法庚子冬應請至山便言子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予來不能有叢林中興之功德今日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云云又示立義學緣起云庚子歲當道延予料理曹溪時舊規百廢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予苦心十年差有可觀後丙午赦還南嶽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土

沙彌輩悉已成入並深戀慕羣請開示予語汝輩若錯過今日不一力做工夫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參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此是老人真實訓誨又外紀云曹溪沙彌率皆樵兒牧豎選其少可教者令受業經典更延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門經書破其俗業披剃始從本業八年而成就百餘眾○錢牧齋云愍大師成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盈集攝折互用大鑿之道勃焉中興徵觀此曹溪一番大時

節因緣的不可思議慈祖爾時卽冠巾說法猶然著伍罪僧耳況儲議方危採使四出山海毒民劇於近地時事大非當事束手誰知地方機宜之梗反成塔寺堅固之緣荷戈束髮之期偏遣僧俗報施之利曹溪機緣得之制臺海上機緣得之採使若非採使進香飯信安能定海船開採之亂結制府護法之心成曹溪百廢之舉若非慈祖行力圓滿安能致採使權要入山密加款曲片言排難大放海涯祖席光明也哉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時天爲之亦人爲之是曰天人參焉

三十年壬寅

子五十七歲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屠肆爲十方且過寮關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制

徵想當日南華一坐具地僧徒盡爲波旬佛土翻成魔窟非佛祖冥囑中興安得于荷戈負戟場中不待披緇返服而願力遂成創制依然盧祖獵隊說法時非小可因緣也

三十一年癸卯

予五十八歲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遭妖書之厄逮下獄訊以爲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不免安心以待荷聖恩寬之京院有通行達師

聖上七見

徵按是歲達師卽化於園中而譜文不詳願末東遊所作達師誌銘及他紀所載附錄一二于左塔銘略云師諱真可字達觀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姓沈氏其先句曲人徙居吳江太湖之灘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十四

缺師生五歲不語一僧過門摩頂而問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髫年性慷慨激烈婦女無敢近年十七欲仗劍北遊至蘇州閶門天大雨值虎邱僧明覺見師少年不羣心異之因與同蓋歸寺冷宿深夜聞誦八十八佛名經侵晨卽解腰纏十餘金請剃髮禮覺爲師往來三吳間一日辭覺去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遂大疑之每至處輒書二語于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

悟頭面立消自是陵蹠諸方過匡山窮相宗奧義
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
里乃止遊五臺至京師參徧融大老留挂搭遍參
笑巖遷理諸知識見大千潤公見上堂講公案以
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歎曰西來意固如
是耶遂不入眾南還至嘉禾有密藏道開者南昌
人棄青衿出家依師爲侍者郡城有楞嚴寺爲長
水疏經處久廢師與太宰陸五臺公光祖心契始
議恢復建禪堂五楹成日師引錐刺臂血盈碗書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五

一聯云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
猶益眞修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陋有終不
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
金剛種子卽有誘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陸太宰
與馮司成夢禎曾廷尉同享翟岡卿汝稷鳩工於
徑山寂照菴密藏開公幻予本公濬居鎧公迭董
其事後桐城吳方伯用先復化城爲貯板所師旣
刻藏嘉禾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已
還俗以醫名乃詐姓名稱病舟中延覺診視覺見

師大驚師卽涕泣勸之剃髮覺慚感遣執弟子禮
時吳江沈周二氏曲阿賀孫金沙于王諸氏聚族
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報二親聞妙峰師建鐵
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訪予於東海時予以
謝恩入長安師攜開公至膠西值秋水泛漲眾度
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水及肩疾呼眾前旣渡日
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予在長安從于君玉聞
師東行亟促裝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卽墨師
已出山一見大歡復還山留旬日遂許生平矣師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六

返都門復潭柘古刹乃由三晉歷關中踐棧道至
蜀遊峩眉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
和至匡廬過安慶遊皖公山馬祖菴阮居士自華
求度遂薙髮於山中名曰法鎧是爲潛居師復北
遊至石經山復晉琬公塔院啟石座得函貯佛舍
利若干光燭巖壑 聖母聞之賜紫伽黎出帑金
重藏適子聞師西遊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
師拉予遊觀石經遂作記同出山居於西郊園中
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師在

潭柘未禮佛戒食一日客至誤先舉食命知事痛責三十棒師伏佛前受杖兩股如墨乃云眾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服也乙未師在匡山將赴都下教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會於下關旅泊菴師執予手歎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頰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七

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于何處用心耶老愁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事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上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曹近侍質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章奏逮及旨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在獄有建言侍御曹公學程問道成園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端坐說偈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徵于慈祖東遊侍間所見手著出世大文字無如雲棲蓮池徑山達觀兩塔銘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六

當世廟神廟間海內得三大祖師慈祖於蓮師因緣淺於達師因緣深半作達師塔銘實半作已躬塔銘所關宮闈建儲同聲氣犯患同宗教通會同孔孟統一同慈祖一東遊了結彼此三大公案在徑山則示參禪切要在雲棲則示念佛切要集兩師之大成揭三教于終古法法圓滿未有盛於東遊茶毘達師憑弔蓮師之日者也塔銘末云初諸弟子奉師龕歸徑山下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大慧塔後文殊臺子始在

行間聞師訃卽欲親往平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
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
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稍盡心焉
徵親見千里祭文開卷不爽一日然猶常言以不
能拂面痛哭紫柏爲恨兩師之相知心具在神通
不思議中矣又紀舉火云性火真空性空眞火狹
路相逢定沒處躲恭惟紫柏尊者達觀大和尚偶
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燦燦
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剛煉就肩頭徹底爲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十九

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
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冤
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撇下
賊私誰料落在慈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眾
前當場拈出大眾還見麼以火把畫柱杖挑開雙
徑雲通身湧出光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
信無遮障○徵聞達師罹難時皇太子初立福王
未就封有投匿名書閣部者題曰續憂危竝議
言貴妃將危太子上聞之怒甚發卒嚴捕羅織沈

相國鯉郭宗伯正域並幾罹難後磔礮生光以解
又按達師遺事云師嘗訊鞫時大金吾厲聲問曰
妖書事汝定知道師對曰臣不知金吾曰汝緣何
不知師曰臣凡僧不知又問乃述三負語絕無他
辭園中臨化前一日陸五臺公子澹園公時在水
曹師與手札云此間黑暗殊甚速買琉璃燈七盞
進來以作光明勝事澹園如命送至越日師然燈
几上端坐說偈曰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
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鍊檄花開不待春○又按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二十

達師爲法忘身之事非一而創刻方冊視園中罹
難因緣尤爲可大可久惟此方冊廣法運便參學
隨人隨地悉可流通不則梵本莊嚴帙繁價重通
僧不通俗遐方善信雖聞佛名號難見法寶隻字
矣自達師開闢勝因傳播薄海內外天上天下佛
法中人無不聞知嘉興郡中楞嚴寺有書本經坊
常住者其刻藏緣起在達師高足密藏公奉 慈
聖太后旨鳩工五臺而究竟成就則在徑山寂照
化城及吾郡楞嚴般若堂兩地當日達師法語著

爲今日徑山藏板不得發經楞嚴發經不得藏板似逆慮後來他郡邑之妄有紛更者慈祖過嘉郡時楞嚴堂主茂竹公延齋於本寺因請開示慈祖示語歷敘楞嚴廢興亦稱茂公端雅慈忍而勉以大法流通無窮不朽之佛事因於坐間而屬徵云我與達大師法門心契休戚相關刻藏事卽我專此未了念也汝幸勿忘嗣後移坊私印紛更數番自癸亥歲延江西宗派白法琮公住持楞嚴稍有就緒而化城僧清隱復於丙寅丁卯間捏造變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之說賴白公操履方正經理精詳不避嫌怨終難動搖迄今二十餘年功在楞嚴門殿像設香積種種圓就不小而其莫大幹旋尤在流通方冊長開人天眼目九疑李先生稱白公爲紫柏肖子密藏幹第不虛也卽乙酉閏六月兵燹大亂時白公坐鎮經坊鋒刃撈劫之數四屹然不動直以頭目隨腦揮衛竺乾墳典得完璧如平時佛力法力僧力於茲大現奇特今白公雖自楞嚴而營泉而漏澤而東塔杖笠所到靡不鼎新整飭而經坊一大

事因緣徵當從之始終無負達慈諸祖遺念也

三十二年甲辰

予五十九歲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按院檄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達觀師六見徵讀上文云以爲予之故又及之此云以達師之故檄予還戍所蓋達師涉徵生光事在危儲時兩人實一人兩事實一事兩難實一難故一番京院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通行又一番大危疑是非也而有閒心著書更不著佛書偏著孔書不著他書偏著春秋左氏心法者春秋自隱桓以後如魯魏齊晉專以妃匹之惑亂致儲貳之廢立國祚之衰危援古況今殷鑒不遠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左氏心法得之孔子祖師心法得之佛菩薩入世出世義莫大乎春秋也

三十三年乙巳

予六十歲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桃榔菴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跡不可得厲明昌塔院作春秋左

氏心法序遊石山作瓊海探奇記金粟泉記夜登郡城索然若無人煙者唯城西郭少生氣子因謂諸子曰瓊城將有災急禳之人以爲妄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時郡士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予亦爲灰粉矣是時人以爲異因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爲僊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六七所負工料將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施盡償之復修五羊青門長春菴爲曹溪廨院爲六祖辦供之所制府戴公三見兩內使即前使李公輩二見

徵疑兩內使即探使能效忠 聖母者故得於檄

成重歸頓施償所負祖殿工料千金此豈募化所

易致哉內使之施亦 聖母疇昔聲名之緣也望

氣知災如宣尼商羊知雨月暈知晴自是通明人

先幾本等事非爲語怪前乙巳春三月瓊州城明

昌塔倒壓所居樓盡碎而慙師適行自謂免於灰

粉人以爲異迨後十二年丙辰夏六月廿八日嘉

興北城椿樹巷所居堂樓五間悉倒徹壓其下得

三巨梁翼而支之磚瓦大徑尺餘者着身如冥器

中所用楮物不知擊痛絕無傷損出於聚礫之中

如一泥人沐浴經時而淨覺舉動無少別合城驚

怪以爲再生中所希有是時徵早信佛法樓傾大

震時舉家咸聞有南無觀世音菩薩一聲徹空中

也卽於七月朔入徑山禮雪橋禪師述之雪夷然

不以爲異隨於十一月朔在徑山得遇慙祖述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祖矍然不以爲常因名以福徵字以梁生而示之

以偈茲讀譜中瓊城碎樓語因憶前事祖以知幾

其神從渡海免灰粉而人以爲異徵以死生有命

從灰粉中免灰粉而心時不忘因感而附識之

三十四年丙午

予六十一歲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

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

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今公居家故

往謝公歡然道故集諸子款齋於江上之閒雲樓

坐中公曰人皆知愍師為大善知識耳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眾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座動色時有詩六首回過文江訪鄒給諫留數日至章貢陳貳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臥病詩十二首歸曹溪秋八月 皇長孫生有 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註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明應赦按察司類造候題遂開伍丁右武四見張相國洪陽一見鄒給諫二見陳貳師將軍一見 皇長孫一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五

洪陽名位江西新建人主 泰昌定備之 議與沈相國鍾郭宗伯正域並有大功

徵按洪陽公所稱大有社稷陰功及言其概一座動色者無非祈儲得儲保儲建儲以致觸忌犯患宮闈內外所不可言之事故其言若露若諱卒不得傳愍祖以此成始以此赦終故大書特書云秋八月皇長孫生照前壬午書八月皇太子生並春秋特筆之例是以有春秋左氏心法之著也皇太子者何泰昌既立後之追稱也皇長孫者何天啟初生時之敘稱也天啟亦泰昌才人王氏所生後謚孝端皇后蓋兩王才人相繼毓二帝也愍祖

身在恩赦中義不專為恩赦筆直緒結臺山祈嗣緣起時半生大關目大公案在皇長孫生四字是以知年譜前後顛末悉春秋左氏心法也

三十五年丁未

子六十二歲春三月予告回籍制府檄韶州府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為諸弟子說法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苦艱澁切究其旨有所得俗弟子請為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五

攜於行間至今方完 制府戴公四見

徵按愍祖外紀云道德一經注歷十三年乃脫稿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真味也予凡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迸出者方副之紙若涉思議即不中用

三十六年戊申

予六十三歲議脩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吳中人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遂夢大士現身有感語朝入殿禮佛至三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

予曰何不脩此予曰功大費多力不及耳問曰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況佛菩薩處此危地不動心非夫也乃詰所費卽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卽發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以議之予往見公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庶幾可耳公曰奈何予請以募眾爲之公屬嶺西道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脩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畔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覈論罷嶺西道馮元成一見制府戴公五見元成名時可號文所華亭人陸慶辛未進士歷浙江參政徵於宗鏡堂聞之侍者云戴制府耀節鉞粵中九載山海寇賊數動得久任無虞者悉藉慈祖之力是以效施曹溪百廢具舉獨大殿未建擬用鐵梨

木爲棟梁盡從粵西采至地價已值三千金矣戴公更一年在任曹溪事業成就不思議矣臨罷之日留師脩寶月堂者是時安南猺獍破欽州事已潰敗上聞幾被逮矣師以重名用幢幡寶蓋入洞說降之賊既退得安輯全活欽州百萬生靈戴公乃有請王師問罪之疏以掩前失事故僅覈論罷而得免於逮訊師所以報戴興復曹溪之功者亦綦大矣然而不侈己功不彰戴失直以十數字了制府去官一案亦春秋爲賢者諱之心法忠厚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之至義也時有奇門指掌一書爲戴公所乞論著三十七年己酉予六十四歲春二月予自端州運木回阻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慶遊端溪記木運至濛江予卽入山方集眾經營之時眾中不肖者數僧遂作孽抵牾之因鼓眾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眾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至佛說四見卽非四見忽然大悟遂著金剛決疑稿成眾寂然比不肖者不見信予心

乃為奸人誤之益危懼遂訟于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時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滄江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臥病於旅邸將期年司理無姓別駕項公楚東名桂芳嘉興人各一見

徵授梓金剛決疑於楞嚴經坊計四十八牒不知何以搶攘鼓噪中片刻便能成稿洵得心應手不在文字求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无

三十八年庚戌

予六十五歲是年船居於江上秋七月直指按部至郡訪及予時司理聞之方為理返坐予罪直指大不然駁之云某大有功於六祖者向所捨為常住計者今奸僧得利而返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款審之盡妄言無當也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予初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錢糧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票為據不

妄發也至是歷年執事僧當官研覈查算以號票為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信予之不安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予力為解之再三請予留住山中時予心已厭倦故力辭之以禪堂付弟子懷愚掌之予即飄然長往直指無姓一見禪堂即寶林堂

徵疑載制府方罷而不肖數僧輒敢大發難端此何僧乎必曹溪舊主僧也此所誣侵常住者何錢糧乎必曹溪舊規當官收支當官覈算積年常住錢糧也自上臺延慈祖入曹溪而舊僧不得主久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失侵漁之利故乘臺憲知交乏人構司理以翻局而幾先之哲杜患已豫倉猝之孽肆毒無虞然兩年船居聽理轉眼殿材歸虛此六祖緣事之大慳幸慈祖長算之善後也回視曩者請查內支籍冒施無稽之事難有大小解惟一法千僧粥飯場片席潔白地禪堂得付去來自由曹溪公案從此了而正未了也瀕行勉曹溪諸弟子十首云千僧和合似靈山大眾皈依豈等閒不是曾蒙親囑付如何得入祖師關肉身現在即如生朝暮茶湯出志

誠鐘鼓分明當說法不須苦口再叮嚀福田種子
要深栽因果如臨明鏡臺親到寶山千萬次這回
不可又空回辛勤作務莫辭勞可想當年石墜腰
一息不來千萬劫善根不種苦難消莫教輕易過
平生如箭光陰實可驚只恐氣銷三寸後幾時再
到寶山行功德園林不可輕腳踏步步要分明莫
教錯落隨他去免使盲人又夜行寸椽片瓦眾緣
成信施脂膏不可輕切莫貪他驢糞橛等閒換卻
一雙睛信心膏血重須彌粒米莖薪不可欺但看

年譜言敘實錄卷下 三

披毛并戴角酬償夙債苦泥犁幸生中國早離塵
身著袈裟遠六親受用空門清淨福如何能報祖
師恩少小能存向上心臺芒終長到牙尋只須歷
盡冰霜苦始得成材出鄧林又將之南嶽留別嶺
南法社諸子十首云一落風塵二十年相逢須信
是前緣自從衣鉢南來後今日重拈直指禪底事
分明在己躬不須向外問窮通但能觸處回光照
莫被塵勞困主公大道從來絕本真多因分別強
疎親直須看破娘生面方是塵中特達人瘴煙飲

盡齒猶寒不記從前道路難此去萬山深密處雲
霞五色座中看廿載驅馳走瘴鄉年來不覺鬢如
霜今乘一葉扁舟去蹤跡應從萬壑藏塵勞浪跡
久和光只爲拈提此事忙千尺釣竿幾斫盡海天
回首更茫茫一自歸依繞法壇時時爲乞此心安
莫言別去三千里明月中天覲面看時把綸竿見
素心竹枝唱罷幾知音扁舟歸去霜天夜明月蘆
花何處尋寒空雁聲孤蹤跡從今落五湖無
限煙波寄愁思片帆天際是歸途爲法寧辭道路

年譜言敘實錄卷下 三

餘豈云瘴海是天涯須將一滴曹溪水灌漑西來
五葉花○前一首敘宗後十首宗教卽此是衣鉢
三十九年辛亥

予十六歲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疴初奉
赦候 題向無直指覆命故延至今復蒙重勸明
始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遂述大學決疑
徵讀譜丁酉著中庸直指越十五載辛亥始述大
學決疑先中庸後大學者本禮記中庸第三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也師在宗鏡堂面語徵大學尾中

庸之義徵得因而成書

四十年壬子

予六十七歲居長春菴為諸弟子說起信論八識百法請述直解向以法華譬節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六十八歲為諸弟子於長春菴結夏講圓覺經方半即發背疽甚重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業為予治後事時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採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捷猶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為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禪時所發知是冤債以誦華嚴告假者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即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此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為疽也遂成大疾其冤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愈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為方外友向有南嶽休老之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特

具書專門人旋湛來迎遂杖策而往乃去粵初予

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

烟超逸以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通岸常

往來今將行皆不捨則岸逸力擔簦以從攜侍者

福慧廣益廣成度嶺以是年十一月至湖東遂以

居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北歸探親至是不

數日亦追至

王大將軍漢冲梁瘍醫杏山曾儀部金簡弟子旋湛通烟各一見超逸通岸各再見福慧廣益廣成深光各一見福善四見金簡名鳳儀字舜徵衡陽人以禮部郎致仕自號南嶽山長著楞伽宗通八卷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徵觀諸祖無不云隨時亦無不云償債豈積生定業即華嚴大法可禱可假而必不可逃免耶以四十八年數患冤疽之身究竟成不朽肉身乃見大法之靈驗耳慈祖往來東西南北緇白皈依未可更僕數乃譜中所載落落如晨星即一時大名公每不詳其名字爵里如曾公書法略備猶概不書名也自乙未入粵至此一十八年始書去粵二字其間成雷陽入南韶興復曹溪南華寺寶林堂且過寮許大公案悉以去粵二字了之而曹溪因緣

究竟不了不去也徵又觀盧祖自黃梅至曹溪避
難匿跡於獵人隊中一十七載始薙髮於菩提樹
下愁祖之束髮從軍六載即在曹溪亦冠巾說法
也盧祖應韶州牧請始與四眾千二百人據座說
般若從此光流入表道被寰中愁祖成粵得徇制
臺各憲之請移錫曹溪頓使屠門酒肆蔚爲寶坊
緇白羣集錫折互用大鑿道種勃焉中興也盧祖
寶林肉身示寂於唐中宗先天二年迄明萬曆二
十四年丙申愁祖始度嶺面謁盧祖迄天啟三年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肉身示寂於曹溪又迄崇禎十六年癸未始從五
乳再度嶺度會通相對舉成數言之恰一千年
前後輝映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世所
傳如陳亞仙蕭公子毛賴債等語悉從宗鏡堂侍
者證其說惟爲靈通侍者戒酒事聞之特詳訪之
特真可記也靈通侍者占城國太子其父王遣五
位大臣同太子來曹溪請六祖往彼供養六祖不
行太子率大臣俱立化於海濱不歸五臣爲神顯
靈韶陽眾於南華寺山門外立相公祠旁有相公

橋太子旣化復以靈性現身爲六祖侍者獨不戒
酒六祖許之得受付法去有一鉢留在寺寺僧鑄
一銅像侍立六祖肉身之旁像頂有布帽寺鄰鄉
人每日盛一鉢酒供養之酒卽化成水供酒後其
帽卽歪愁祖初入山期與大眾授戒大眾言靈通
侍者飲酒我儕不合受戒本師乃作一文啟六祖
座前先與靈通侍者戒酒卽碎其鉢啟語有云擊
碎酒器以成法器靈通侍者從此不受酒供以酒
供之帽不歪酒不成水○又按曾公金簡著楞伽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宗通自敘云與愁師莫逆初造訪牢山後愁師入
粵道出螺川敬以楞伽屬至雷陽作筆記徵今見
曾公宗通融會三譯斟酌筆記似愁祖至雷陽寄
金簡筆記者專了前諾也乃前譜中丙申丁酉二
年有云開手註楞伽又云楞伽筆記成而其緣起
乃謂大行王姓海禮於江上請註不屬金簡不知
云何豈同時兩請而速成耶○以上了曹溪中興
公案

四十二年甲寅

子六十九歲予去粵時諸弟子不能追隨者思慕之心益切時馮生啟南等以書來延福慧以代予。巫是年卽遣福善送慧還粵暮春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有詩二首會龍參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眾僧請說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脩曇華精舍回衡陽舟過湘潭晤包儀甫夏四月還湖廣聞 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 恩詔乃對靈主披剝謝 恩還僧服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三

落筆五十日稿成十一月精舍就有山居詩時門

人悟心顛愚來省

聖母十一見馮生啟南一見福慧二見福善五見馮元成再

見龍參知朱陵榮王包儀甫門人悟心顛愚各一見儀甫名鴻逵秀水人進士湘潭令世信佛

徵觀粵弟子來延侍者福慧代座寶林是卽復返

曹溪之緣起也對 聖母靈主乃肯披剝謝恩還

僧服前此恩赦勘明開伍八年竟未肯容易自還

僧服究必俟 聖母始終之報恩道場報 聖母

臺山慈壽之恩於報恩本寺積儲因緣尤雙關切

義也非常罹難非常報恩非常恩詔非常披剝實

積生積世非常關目也 聖母者慈聖李皇太后

也 隆慶皇妃誕 神宗及潞藩後爲太后信心

喜捨到處稱佛老娘娘明制外戚生東宮者止封

父侯一輩子弟僅襲錦衣惟太后父封宣國公侄

李成銘嗣封武清侯三輩不絕兼多科甲貴盛無

比人以爲 聖母事佛永世之報崇禎十二年成

銘長庶子國臣與異母弟爭嗣爵家產上怒謂外

戚世爵本非祖制且嫌其資厚傳議籍沒奉行

者 過驟李氏不堪忽一日第五皇子病死頃之復甦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美

對 上云往見太祖娘娘現在成佛號九蓮菩薩

說武清侯產業是我在日所賜傳與汝父無罪不

得抄沒國難不遠矣汝去卽來言畢尋卒 上聞

之大驚遂聽戚族處分寢前議建九蓮菩薩廟於

大內之北此若國亡之兆更驗佛法之靈又聞

聖母賓天時囑 萬曆皇帝以不得達觀慈山脩

建道場爲遺憾聞慈山尙在廣亟召之歸云此

徵在都任軍需廠時多與內使同事故得聞其槩

如此楞嚴通議稿成以五十日了二十七年前戊

子在海印一案亦似關切 聖母時事也時有送
悟心融首座還京口云空山擬伴老餘年何意東
歸上法船好待海門孤月上話頭一爲老僧圓訊
顛愚衡公病云四大久觀如泡影病魔何處可潛
蹤古人自有安閒法只在無生一念中讀此可識
悟顛二公曠昔操履本領并可想二公同遊遠省
緣契○是歲起南嶽匡山東遊因緣

四十三年乙卯

予七十歲春爲眾說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堯

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尙未融貫故重述之亦五十
日稿成說起信論纂起信略疏秋七月遊南嶽登
祝融有詩重陽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復招予同
遊方廣回郡公同巡道吳公生白過訪湖東談及
楞嚴吳公大喜卽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
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予各爲
傳贊馮公到任未幾卽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
陵留過冬於愚溪

馮公元成三見吳巡道生白一
生白名中偉海鹽人歷官

刑部
侍郎

徵觀七十歲老人闡揚竺乾墳典著議纂疏日不
暇給此語言文字中水窮山盡處也迎文說法四
十九年流傳五千四十八部却說不會道一字宣
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悉六十八歲後
七十三歲前數年間事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究竟說予欲無言天何言哉至如達摩面壁九年
六祖楞伽四卷是有言是無言是棒是喝是同是
異吾師乎吾師乎於是有感

四十四年丙辰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罕

予七十一歲春正月歸自零陵初達觀禪師入滅
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緇白弟子奉供
於徑山之寂照菴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
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遑也適聞葬必欲一往且
金沙有東禪之迎遂乘輿而往將行花藥寺眾僧
請齋爲續法系過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四月離
湖東有去南嶽解嘲詩端午至武昌禮大佛遊九
峰禮無念禪師塔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
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

山幽勝有歸隱之意遍覽諸勝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有詩適有僧某者以五乳相送為靜室及予登覽觀其地不廣其境頗幽遂受之時江州孝廉邢來慈願為布金檀越即捐資五十金為予買山故遂予投老之意焉適浮梁陳赤石大參聞予至亦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發願為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拉荆國主袁使君等為七賢社別去桐城訪吳觀我太史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望

吳本如中丞欲建菴以留遊浮山有歌截江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東禪寺晤于王孫氏諸君頃出金沙即之雙徑過曲阿令尹東里王公問法於觀音山蔣墅賀氏迎於家之別業留數日備舟送之過梁溪遊惠山儀部景逸高公諸君齋於鄒氏園婁東王孝廉張九復諸居士迎於闕上舍其家禮請法要過吳江晤周沈諸公於接待院石門顏生生居士候迎於松陵乃迎過其家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菴十九日為達觀師作荼毘佛

事時大師弟子緇素具集予先為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鑑隨建塔予為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山中度歲為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鏡公請益相宗為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為說法語作擔板漢歌吳門居士朱白民王芥菴朝夕聚談法喜為樂時虞山錢受之太史嚴天池中翰以書見招武林金中丞虞吏部諸縉紳皆具書來迎時以歲暮未應師達觀師七見弟子大義遜菴宗師無念禪師各一見徹空師二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望

見孝廉邢來慈浮梁陳赤石大參汪司馬無號荆國主袁使君無號吳觀我太史吳本如中丞金沙于王孫諸君曲阿賀氏並無號王東里令尹高景逸儀部婁東王孝廉無號張九復諸居士吳江周沈諸公並無號石門顏生達師弟子法鑑吳門居士朱白民王芥菴虞山錢受之太史嚴天池中翰金中丞虞吏部並無號各一見赤石名大級憲太僕卿汪司馬號靜峯黃梅人歷官密雲總制袁使君即後南康郡守袁公九濟觀我名應雲本如名用先並桐城人王東里名志道泉州人歷官都御史景逸名攀龍無錫人歷官左都御史白民名鷺蘇州人以寫竹名芥菴名在公字孟夙崑山人以孝廉為令尋棄官去受之名謙益常熟人歷官大宗伯天池名誦常熟人金中丞名學曾號省吾虞吏部名淳熙號德圓並錢塘人德園作東遊集序

徵按是年前半譜五乳峯法雲寺緣起後半譜金

沙曲阿吳門武林一時善信法侶徵得皈依本師
命名福徵命字梁生成東遊集緣起也全譜中大
關目處在最先禮初祖次禮六祖茲禮四祖五祖
一一隨時機緣覲面印證肉身嗣祖奇矣偉矣本
師至雙徑寂照菴時徵寓西湖聊齋讀書以大樓
倒塌三梁翼護再生因緣急走徑山謁雪嶠禪師
於向築干指菴中強之躬導頂禮梁皇寶懺七日
竟遽得輕安矢志精進在山未歸恰於寂照菴得
遇本師上山茶毘達觀大師正啟南嶽所緘祭章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聖

玄津某某諸名宿生坐席中與徵言此了了分明
夢竇頭盧日所目擊人景也越日徵在法舟啟問
看戲不礙戒律否本師嘆曰大難說他人一日不
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犯戒日日是犯戒
徵聞之不覺傾心喪膽迄今言猶在耳也參禪切
要擔板漢歌並在徑山大殿爲大眾普說諸方相
傳擔板漢歌爲雪嶠宗師而作則大訛雪師特立
峭聳與名禪諸公多不諧獨本師相與無閒本師
爲作雪嶠山主眞贊干指菴六妙銘瀕行又受雪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聖

刻期無爽之日也顏生生桐鄉縣人居石門徵同
年開美名俊彥之尊人一夕預夢伽藍神命迎賓
頭盧見有坐中堂正席者旁列侍坐並一時名宿
法律宗師臨昔所識認者咸在遂驚而覺越日間
本師東來命舟往迎於淞陵歷雙徑雲棲湖上諸
山所在同徵隨侍最久命名福堅後本師還過石
門生生延至家中有梨園本師命演拜月亭設大
供先擇侍從受具戒者始得與席餘悉禁止一時
列坐有巢松一雨智河聞谷古德佛石德宗心宗

師鐵如意之供而爲之銘具在東遊集中讀之可
識其契遇機緣矣因錄擔板漢歌以析法門疑義
○擔板漢歌并引云徑山法窟自大慧中興臨濟
之道相續慧命代不乏人近來禪門寥落絕響久
矣頃一時參究之士坐滿山中至有一念瞥地當
體現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潔白地上不肯放
捨以爲奇特不知反成法礙也教中名爲所知障
所以古德云直饒做到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叩
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所謂

荆棘林中下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名抱守竿頭
靜沉死水尚不許坐住況有未到曾地偶得電光
三昧便以爲得弄識神影子者乎此參禪得少爲
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諦流布疑誤多人有請
益者乃笑爲擔板漢歌以示之歌曰擔板漢擔板
漢如何被他苦相賺只圖肩上一輕不顧腳跟絆縱
饒擔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這片板項上枷
渾身骨肉都屬他若不快便早拋卻百千萬劫眞
冤家坐也累行也累明明障礙何不會只爲當初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巽

錯認真清門靜戶生妖魅開眼見閉眼見白日太
虛生閃電乾闥婆城影現空癡兒認作天宮殿要
得輕須放下臭死蝦蟆爭甚價烏豈將來換眼睛
魚目應須辨眞假有條路最好行坦坦蕩蕩如天
平但不留戀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捨身命如
大地牛馬駱驢不須避果能一擲過須彌劔樹刀
山如兒戲若愛他被他害累贅多因費管帶一朝
打破琉璃瓶大地山河多粉碎我勸君不要擔囊
囊有汗當下乾分身散影百千億從今不入死門

關○又按本師年譜所自敘者止筆其綱不遑詳
筆其目徵所述疏亦止得見聞之什一而遺其什
九卽如是年所筆願作匡山建造檀越明年復筆
業先具資爲脩靜室之汪公如許檀信宰官止稱
汪司馬而不詳名氏復不詳里居嚮閱之疑謂卽
前汪司馬伯玉而歷年久遠楚歛地隔正所未解
比見本師法屬融澄法師乃知爲居黃梅官總制
之靜峯公則其他皈依善信之遺漏固指不勝屈
矣又如是歲至匡廬金竹坪時有遍覽諸勝四字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巽

所該括含攝道場事蹟不知幾許卽如九江有石
門遠公道場爲本師經月卓錫說法之地其命爲
住持者卽融澄公也初爲休寧諸生俗姓程名可
裕與畢居士貫之同讀書石門一見本師卽棄家
皈依祝髮命法名廣捨隨命住持石門道場後本
師在五乳屢寄手札屬之料理石門諸務開示諄
切此爲目前最親法嗣而譜中不遑載也一日融
公同邵子石生攜本師親筆種種過雨花臺偶借
居焚香展誦因書以識之又一日有紹玄師法名

慈義者從江陰來見訪爲知微師法孫慈門師法嗣曾住法雲後住潯陽一鉢禪林又興武昌洪山脩靜寺兵亂中所至掩骼兩建水陸道場本江陰陸氏子改革後還里現興萬佛禪林自言所度弟子仁達量明等甚多然於本師未及親炙也本師所最肯許上首弟子無如知微師名福善者始則吉凶同患六見本師臨化年譜終則奔走扶龕詳筆本師後事因緣是爲五乳肖子又如虛中師名廣益者寶林會上親證涅槃啟請垂足遺言傳示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七

歷歷有據是爲曹溪幹孫今知微師玄孫仁錫號明記者學法長干虛中師有徒慈任號堅如者住持棲霞是亦徵於亂後奉假白門故都相與機緣會逢成就年譜疏述者也就中後事因緣聞之寬居名廣用者特詳而確後來紛紛之說舉不足憑不敢妄筆惜其遠寂棲霞不及見年譜疏述之成耳寬居實知微之嗣卽明記之祖也又一時往還祖堂報恩因靈峯素公說法時得相見者有懷白師名恆道曾住法雲一載餘親近本師從受大戒

又祖堂監院湛持名修如者爲雪浪大師孫本師所屢念恩兄之嫡嗣也以上諸公與靈峯素公並有甚深法緣例得書識法系之後○徵自是歲版依後凡隨侍關切事始稱本師初奉供法影於藥山龍樹壇後奉供於雨花臺偶偕居則覺浪和尚說法三藏堂時特率羣侍禮足主席者也茲素公復說法三藏堂得藉商略圓成譜疏勝事載悉緣起○素公鍾姓少居蘇門業儒篤信宣尼時見夢寐年十七閱蓮師著述始省淨土廿二歲時雪嶺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吳

峻師以觀頌旨鑰得契本師往參匡山因附瓣香問法本師示鍾居士偈云西方只在自心頭煩惱空時妄想休便見彌陀真面目元從苦海泛慈舟越二載卽依雪師棄家祝髮從此迄本師示寂四感夢緣今弘演台宗指歸淨土徵所目擊法乳也

四十五年丁巳

予七十二歲春正月元日爲眾說戒下雙徑弔雲棲時緇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問法各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师生平密行弟

子聞之至有悲泣謂予發其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出山時玄津法師譚生孟恂同郡中諸縉紳居士請留淨慈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為說大戒作宗鏡堂記時諸方名德俱集於湖上偕譚生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者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時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過橋李岳石帆儀部項楚東別駕乃予舊知晤於楞嚴禪院適麟溪沈旅泊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吳

迎過其家座中忽詢先大師雲谷和尚塔不知何許居士即告曰近近棲真里許耳予大喜是暮即過其寺禮先師塔見寺最幽勝而塔院頗荒寂予懷然久之恨行匆匆不能料理敬托沈君代為之緝且屬置長生田以贍香燈凡一往所經隨手之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為四卷刻之名東遊集回至吳門巢松一雨兩法師請入華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名勝寒山趙凡夫文文起姚孟長徐仲容徐清之諸公問道於觀音山馮元成申玄渚二

宰官駕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錢太史王季和瞿完初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拂水太史送至曲阿賀知忍父子侄候於奔牛之三里菴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歸山賀知忍居士以八十八祖道影送予乃高士丁雲鵬筆予遂受之送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齋於大徹堂為眾說戒罷即揚帆返匡山以五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五日至蕪湖繕部劉玉受督關因款留請作異夢說崔吏部鶴樓追晤於江上以五月十六日舟次星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辛

渚抵歸宗寓居時汪司馬業先具資為予脩靜室六月十五日即命弟子福善經營五孔開工於十月始成一室乃得安居雲棲蓮池大師玄津法師譚生孟恂項別駕楚東各再見岳石帆儀部麟溪沈旅泊各一見雲谷和尚三見巢松一雨兩法師寒山趙凡夫文文起姚孟長徐仲容徐清之各一見馮元成四見申玄濟洞開漢月二師各一見錢太史受之再見王季和瞿完初賀居士知忍父子劉繕部玉受崔吏部鶴樓各一見汪司馬即前靜峯再見弟子福善六見玄津法師名大壑雪浪大師弟子即淨慈宗鏡堂住持與徵同事石帆名元聲嘉興人歷官少司馬凡夫名宦光以草篆名文起名震孟狀元拜相孟長名希孟官坊清之名溶文華中書玄渚名用懋歷官宰以上並蘇州府城人季和名宇春完初名純仁並名士常

熱人玉受名錫玄
蘇州人歷官大參

徵按大明一代法門大和尚在萬曆同時應現聲名洋溢者無如雲棲蓮池紫柏達觀曹溪憨山爲一時天下三大老其以肉身嗣六祖者則特在本師耳本師以七旬老宿一東遊而雲棲紫柏兩塔銘立傳不朽祭文像贊累牘輝煌如三大老團圓聚話而徵得周旋杖履之下斯亦生平奇邁宿世良因矣徵所手錄東遊集中示參禪切要在徑山法堂說示念佛切要在雲棲法堂說示持準提切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至

要在淨慈宗鏡堂說而西來西往持明祕密之種種法門得此三示無遺蘊矣達師爲本師生平弟一法契每以不得拂面痛哭爲恨東遊緣起特爲了此第一大公案蓮師五臺之契在四十一年前雲谷師坐禪天界之緣在最初五十二年前又兩大公案並於東遊半途中了之弔雲棲日緇白千眾歎留山中不允所請寫像留供以期後來乞自爲讚所稱聞蓮師密行至有悲泣者雲棲弟子宋公化卿也周旋宗鏡堂許久而譜中略失姓氏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至

一時法緣紛逕光明不能隙數也因思全譜所歷自金陵報恩至西湖淨慈地之相去若千里時之相後若干歲所歷一生皈依緇白名德不過千百中存一二而其間語意自有深屬明眼人自能勘取○譜中所云玄津法師譚生孟恂同郡中諸縉紳居士留請淨慈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及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此不過百日間事耳時以 聖母國師弘法羅難成久生還實大聲洪自地方巡撫總鎮以至府縣大小各官及四方善信宰官居士法律宗三門耆宿後生靡不畢集武林直是一日千載其時首倡延請雲棲旋至南屏淨慈者仁和令周季侯宗建及本里金巡撫省吾虞吏部德國葛學憲祀瞻聞孝廉啟祥宋官生化卿嚴文學印持鄒文學孟陽某某諸檀信也整理監院清規幹辦供眾各務者玄津壑法師也初則屬筆延請繼則步趨將命知賓書記晨燈執役者徵實終始本師東遊三吳間一大公案也爾時日侍左右無日不凜凜在龍天神鬼中見本師隨行

曾無塵拂杖錫之具玉容光皙暑月無汗晨夕盥沐器水徹清坐必雙趺不煩手展合眼卽入定開眼卽出定日際燈邊行住坐臥一聞啟請眼光如電睚無纖溜不煩手拭自罹難後足艱於步不堪久立數武必掖百步必輿有善信昇從四人兩自曹溪兩自南嶽舍身服役數千里經年不去本師自乙未冬十月得旨戍粵之日卽留鬚髮修髯徑尺冠巾說法越十二載至丙午秋八月已遇皇太孫生恩赦開伍尙未披剃又九載至甲寅去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至

粵夏四月至湖東聞聖母賓天乃建報恩道場奉恩詔對靈主披剃易僧服前此在粵不披剃者歷二十一年自披剃至丙辰冬十一月東遊雙徑之日徵得見本師圓相時披剃止越三載未久也上堂說法啟口數千百言不吃一字如洪鐘發響堂外悉聞提筆作開示語不更趺坐之常申楮數千百字筆無留行侍者傳錄疲于奔命日不暇給也左手時轉數珠右手時握白竹骨折疊扇一柄冬夏不去手舉而不搖合而不開遇有人天三界

大指麾事當案一擊靡不呼應竹筥拄杖棒喝交馳不足當一扇之機用能使邪魔退聽疾於雷霆徵就道力神通所至目擊百端略記其大在宗鏡堂一日方陞坐兩僧夾持一僧歷階而上顛狂不止其兩道友乞本師引救云此僧持大悲咒五年素無敗行不知何故着魔至此本師曰此病可醫卽命侍者於堂中遍詢得習持穢跡金剛神呪者三人來前本師因於座間先自持令習者傳教之初傳不省本師以扇於案上震威一擊提授一句傳之便應聲如響習者因逐句傳竟顛僧如夢斯覺頂禮而退本師令入香積寮如無恙也是日在座者有本省吳方伯行可仁和令周季侯宗建楚學憲葛峴瞻寅亮一輩向未深信至此神色爲變大眾翕然又一日有一僧來禮拜未起本師擊扇喝曰殺人賊見我作麼知事作急趁出僧無語去眾愕視不解翼日聞以盜被獲此類神通不可枚舉飛錫兩月每日必有施主作百金齋供淨慈大鍋煮米十石自住及行無日不舉火也至嘉興日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至

大眾迎入金明寺禪堂本師命徵聞之舊契岳司馬石帆項別駕楚東二公並來謁晤楚東奉檄滄州時與本師盤桓殷至醫藥周旋了結司理一時魔案本師深德之一時往還法語手札最多石帆慣以禪喜作戲論向在儀部時值本師弘法罹難抗言救之至是相見甚歡坐甫定寒溫未畢岳卽問曰適疑素富貴四句大師作麼解本師應曰素是張白紙畫箇紗帽便做箇紗帽畫箇乞兒便做箇乞兒蓋明朝稱仕宦人爲紗帽也大笑有頃別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壬

去時齋畢列燭茶話小參堂門已閉忽有持挺筆人叫呼門外者或識爲糧衙錢皂隸以爲醉顛也逐之不去聲愈厲雜出佛語云今日活菩薩降臨我應超度勿得攔阻微異其言聞之本師本師曰可呼之進進則合掌禮拜具佛子威儀眾咸目之雙膝着地作佛子鬼語云他是錢大復身是仲曰仁託體求度的弟子生前持長齋脩淨土八載今亡期當五七不到陰府合生西天望菩薩慈悲指引伏地涕淚悲泣不已本師爲呼侍者中專習念

佛者宿六人侍立親爲展數珠卽命與一數珠念千聲佛托鬼身卽能念一堂大眾肅然無聲念佛竟隨與演蒙山施食文至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舉扇擊案疾呼曰速得解脫彼卽應聲曰解脫竟三呼三應捷於影響仍起具佛子威儀稱謝往生淨土東西禮大眾云各各努力龍華會上相逢時及更餘大眾在堂未散有涕泣者歎息者甚有竊笑者有訾議者本師處之晏如也例必登輿還舟彼卽隨輿送至臨涯頂禮謝訖仍還禪堂門口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壬

作謝錢老官賴托得度語撲地而醒則依然錢皂隸故態也旁人因言曰仁乃隔河仲庠士名聞韶之父生前脩淨土甚虔宜有此感應徵驚曰此吾壁經社友仲聖孚也卽同善信數人往叩門拉過法舟禮謝乃知是日亡人正值五七喪期錢皂隸以催糧入其靈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後科辛酉聖孚舉於鄉矣是日有戚友許泰性居士者素信佛見本師神感延至家爲父憲副公設靈叩求說法本師語語悉開示以平生陰事聞者懾服一二

日間相傳活菩薩誦聲奔走郡城父老兒童婦女
延領若狂徵隨侍至樓真禮雲谷和尚塔還備輿
蓋威儀至東塔俾大眾渴仰者得一瞻禮俄而緇
白至集自山門及方丈肩摩踵接一時長堤廣壇
竟無容足處因與岳石帆先生商爲本師前導拾
級登塔隨毘塔門本師軀偉僅得奉掖至第二層
南欄四眾望見羅拜頂禮起伏覆地蒸如雲煙黑
暮乃散然鐙入方丈升座說法略示數語竟卽齋
齋竟旋卽登舟捧香布裹餌來獻者舟爲之壓時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壬

東塔堂主爲靜休師越日榜嚴請齋時堂主爲茂
林師歷覽經坊備詢規制因專屬徵以刻藏事呢
呢不置是日城中隨喜男女亦復填涌又越日而
舟度淞陵矣○又譜中所云諸方名德俱集湖上
偕譚生問法東南法會之盛昔所未見又云凡一
往所經隨手之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爲四卷
刻之名東遊集此本師於涅槃會上垂足示意屬
語殷勤卽特出偕之一字直以東遊勝因歸徵一
身通譜中未見有此許可之筆也徵少時從先太

僕凡同公命字孟恂嗣後身在堂樓傾倒之下翻
藉三梁翼之而免怡於是歲得遇本師命法字曰
梁生後又自號埽菴人遂不復知有孟恂矣本師
所示梁生傷云屋梁倒塌壓譚生譚生被壓何不
死梁若到身身卽碎身若到梁梁不避兩者旣到
何不干試問不干之所以目前幻境不比梁譚生
何苦先惶惶若要不惶惶看逼狗跳牆此初見時
開示語嗣有示持準提錐劄諄切諸法語並載東
遊集中因念當日自雙徑雲棲延留淨慈宗鏡開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壬

堂因遊歷湖上靈隱天竺諸山及樵李金明東塔
大現光明度閱淞陵吳門直抵金沙東禪禮足而
別自春徂夏晨燈侍從靡有間日臨放舟時本師
手撫徵背笑而言曰身後事乃屬汝此二十七歲
時事也徵于本師不減嬰兒之戀乳本師於徵不
異慈母之字孩爾時先嚴在朝先慈在侍本師先
幾早見預示以立身涉世未了因緣力止從遊五
乳然瞻依夢寐未嘗須臾忘也別後迄今行年六
十有二老矣向來受記卽持準提四紀如一日法

雲送供往還示札盈筍燕都石鏡道場聞寂哀慕
只今覲面法影疏述年譜抽繹疇昔耳提垂示簡
冊以期了異日入藏請 謚公案始知身後付屬
之語乃在今日嗟夫本師愛徵一時目中無兩徵
事本師庶幾少分相應爾

四十六年戊午

予七十三歲吳下諸居士捐資爲予建逸老精舍
是年始脩五乳佛殿禪堂三月浮梁大參赤石陳
公入山結新安儀部中素鮑公星子刑部我齊夏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禿

公爲十友助建造資長至月殿堂就

陳赤石再見
鮑儀部中素

夏刑部我齊各一見中素
應鰲徽州人歷官太常卿

徵於丁巳夏四月別本師時屬募造西方出山三
聖法像蓋彌陀觀音勢至爲六時念佛道場主追
仿遠公蓮社也此像世刹希有恰江右萬匠得傳
檀造精異又恰得天然座蟠根一枝列坐三聖又
恰得古銅鑪餅燭臺供器五是春圓成侍者虛中
益公以佛殿將成來迎徵卽日買舟送之本師一
見歡喜讚歎迄今供養完好五乳所建殿堂在九

江府德化縣匡廬山之陰初名木石菴今稱法雲
寺住持知微師化後今屬慈嚴師號潤宏

四十七年己未

予七十四歲春正月啟誨華嚴經長期爲眾說法
華通義夏說楞嚴起信金剛圓覺唯識經論秋七
月屬南康郡守袁公爲記以五乳爲十方養老常
住八月望予閉關謝緣効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
心淨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
繁廣心志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卒

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取
疏文提筆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

閱筆削始

袁公卽前袁使
君後九濟再見

徵按譜中五見清涼公案究竟以華嚴綱要了之
又越三年壬戌草就而清涼緣就曹溪緣亦就矣
意本師卽清涼再來耶又本師是時方以刻香代
漏專心淨業爲宗而清涼疏鈔華嚴一宗復得筆
削綱要垂示後來是謂淨土惟心萬法歸一

四十八年庚申卽 泰昌改元

予七十五歲春課餘侍者廣益請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七篇註夏病足疾秋八月麻城儀部無異陳公安義吏部明衡徐公星子刑部潯上吳公江州使君鄖業陸公南康郡守九濟袁公司理仲達李公入山問道向之分巡湖南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託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贊予病中爲纂小傳七十餘首各系以贊復爲親手書之初予去曹溪之南嶽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僧深思予歸僧等數數問訊欲請之而未能也適吳公赴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空

任便道入山見三重巖之功嗟歎久之眾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之不能之狀吳公欣然爲作護法即具書往請合山大眾及本省鄉縉紳士子同具請狀至匡山哀乞之粵弟子侍御王省東親入山請之三次予時力以病辭

廣益再見麻城陳儀部無異安義徐吏部明衡星子吳刑部潯上江州陸使君鄖業南康李司理仲達粵中王侍御省東各一見袁九濟即袁公吳公即吳生白仲偉各再見鄖業名夢龍浙江山陰人廣東主考歷貴州參政仲達名應昇江陰人官御史魏璣時速死

徵按譜中一書萬曆十年壬午秋八月皇太子生

再書三十四年秋八月皇長孫生三書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改元蓋是歲七月二十六日神宗崩泰昌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是歲九月初三日光宗旋崩初六日天啟立科臣李若珪道臣左光斗疏請自八月初一至十二月終借之先帝去萬曆年號俱稱泰昌元年月日究未准行要亦失正始正終之義實出一時無稽而草草終局也與其借之先帝以虧歷年於後崩者爲非孝孰若借之後帝以彰元祀於新立者爲孝且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空

以天啟元年爲泰昌元年正信泰昌即位之詔非借也天啟二年實天啟元年也今泰昌元年僅得附筆於萬曆四十八年本師懼其改元湮沒故大書特書於四十八年庚申之下云即泰昌改元此五字者春秋筆法心法之最大者也豈從前祖師年譜所經見哉五臺山祈嗣慈聖寺保嗣以至鎮撫司打問大庚嶺從軍張洪陽相國所稱大有社稷陰功者到此五字中成一大結果也五乳刻漏念佛之餘疏註述作熾然說法無虛日豈七十五

歲老人病中所能五乳事業未了曹溪事業復興
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吾友王季延名
起隆作泰昌元年辯及質疑反覆詳覈上下古今
改元經制極筆二千餘字實為先得我心大旨只
踰年改元為萬世之經隨月即改為一時之謬兩
言該之又云一年可分兩截則萬歷泰昌天啟併
在一年何不可分為三截是勉強支離以 光廟
為贅疣也此語更刮目刺心鄙見所未到也況
光廟聖德高厚為不世出之主即位之月陝西臨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奎

鞏黃河徹清三日早以令旨停礦稅諸稅監盡撤
歸發帑金犒邊以百萬計召起建言讜臣若不違
暇食者此猶新政所有若夫青宮育德仁孝獨殫
當內有苑枯之形外有羽翼之激處此實難 神
廟臨崩以鄭貴妃封后詔屬之行廷臣爭之卒不
忍奪此四十日之孝思仁澤被及二世天道猶可
問也愚因慈祖譜中有卽泰昌改元五字感而識
之○是歲有札示徵往曹溪意預題譚孝廉居士
天啟元年辛酉

予七十六歲夏為眾請說楞伽筆記冬十月弟子
孝廉劉起相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來訊時前任
韶陽觀察祝公今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匡
山予復以病謝劉起相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各
一見祝公卽前惺存再見吳公卽
前生白
三見

徵按祝公惺存吳公生白兩前輩並吾鹽官人究
能成就六祖慈祖肉身會聚許大因緣是歲卽未
返曹溪已動返之幾決返之勢矣若不再返曹溪
卽肉身出五乳不覲面盧祖未見大奇特也○以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奎

上了匡山五乳法雲寺公案

二年壬戌

予七十七歲力提華嚴綱要草就大眾請說楞嚴
圓覺金剛起信論諸經論吳公朝覲回又遣書
意更切韶陽太守三星張公特書專堂主本昂至
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
山度彭湖有詩示幾掌院南皋鄒公北還尋予入
山時予已抵吉州會蕭太史拙脩馬季房曾堯臣
劉韶也賀可尙劉轉華諸公問道於自燕山房臘

八度嶺望曰入曹溪

吳公生白四見韶陽太守張院鄒公南舉再見蕭太史拙脩馬季房曾堯臣劉韶也賀可尚劉轉華各一見三星名翼軫松

江華亭人由韶州守升廣西副使拙脩名雲舉號玄圃廣西宜化籍江西泰和人歷官少宰

徵按南皋公以下並江右志節佛法中人筆之末

簡蓋從多士中擇而取之然終未嘗歸許一人也

孔子七十二歲冬十月作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

明年七十三而夢奠曳歌矣慈祖七十七歲臘月

望日作年譜絕筆於度嶺入曹溪明年七十八而

肉身示寂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豈論儒禪色相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奎

哉更所奇者本師前在粵始末二十一年未曾披

剃後至楚地始具圓相還僧服向使不重返曹溪

則粵中緇白竟畢生不得見本師圓相僧服矣然

則有髮無髮僧服儒服聖賢異同正不在此○徵

得見本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法華擊節

楞嚴懸鏡楞嚴通義法華通議起信論解唯識論

解圓覺直解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莊子內七

篇解慈山緒言中庸直指大學決疑春秋左氏心

法奇門指掌夢遊集曹溪通志徵所手錄付梓有

東遊集梓行有金剛決疑其著述尚多如所面語

有三教論論語通解奇門指掌及堅如所云有語

錄全集若干卷本師化後被侍者心啟竊市他方

茲不得見者不具載而佛祖慧命所寄則楞伽筆

記其最先華嚴綱要其最後宗不離教祖不離佛

此其甚彰明較著者矣本師常自言筆舌所出靡

不疑神入觀體契佛心稍涉思議即不中用即此

華嚴綱要屬草圓就乃在七十七歲示寂之前一

年以當迦文末後雙樹拈花之事定力神光乾健

年譜自敘實錄卷下

奎

不息具在大乘貝葉中是豈思議所及也○是歲

起重返曹溪因緣未了慈山寺肉身嗣祖公案



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

附東遊集法語三則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曹溪中興慈山肉祖後事因緣

五乳峯法雲寺住持前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
記錄云天啟三年癸亥師七十八歲居曹溪禪堂
韶陽郡守張公洎合郡宰官人士入山請師說法
春三月五羊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爲心
先爲說大戒次說起信唯識楞嚴夏五月吉州茂
才馬季房孝廉王偉奏過訊秋八月祖師會罷遣
侍者謝方伯吳公將行師囑云佛祖弘化貴乎時
節因緣緣與時適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一

眾皆罔措皆以師爲欲歸匡山之言也賦中秋無
月有感詩一首重陽後爲侍者深光書山居詩跋
云老人雖慵於筆研恐一息不來又作來生欠耳
若以詩字觀之則奉恩多矣冬十月朔日弟子通
炯從匡山至遊問五乳常住大眾洎山中諸刹者
舊心甚歡喜時弟子淨泰請作自贊一首備述生
平大意初三日少宰玄圃蕭公入山過訪劇談三
晝夜甚歡求法要遂作法語二則詩三首送之六
日蕭公出山囑云公爲社稷蒼生仰望前途珍重

時蕭公尙圖再晤之期師云山僧老矣四大將離
與公再晤之緣當在龍華會上矣別歸方丈初八
日遂示微疾大眾問候但云老人勞倦非病也初
九日舉藥不肯進曰吾行矣藥奚爲侍者廣益見
此言驚問曰和尚脫若不諱有何付囑師斥云汝
侍老人有年如何作這等見解汝等當念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切實念佛益又曰和尚不示一言何
以遵行師曰金口所宣尙成故紙我言何用遂不
示一字十二日乃師誕期緇白弟子雲集韶陽太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二

守三星張公入山送紫繒羅禪衣爲和尚壽相與
坐談竟日及晚張公出是夜卽三喚水沐浴次早
卽喚取張公所送禪衣披與張公作別張公再過
榻前師云山僧行矣多謝大護法盛心張公云大
師法身無恙不佞乃地方守土卽是主人一切皆
在不佞師微笑合掌稱謝日午張公別去卽喚侍
者取淨水漱口云今日乃截斷葛藤仍喚湯沐浴
更衣大眾圍繞念佛囑云汝等勿得驚惶當依佛
制不得披麻服孝勿得悲哭一心念佛正申時師

端坐而逝是夜毫光燭天羣鳥悲鳴緇素哀慟聲
撼山谷化去端坐三日面皙唇紅手足綿軟如入
禪定遣報張公卽差官遣弔封龕時蕭公別方五
日尚在雒州聞師之報悲哀竟日更聞化去因緣
遂喜曰大師乃聖位中人若非生死關頭了徹何
以有此卽撰挽章遣弔復捐資百兩爲文囑南韶
二郡太守爲建影堂匡山五乳法屬聞訃弟子福
善等遵師遺命卽走曹溪扶大師靈龕歸五乳建
塔於師自卜之地時彼中影堂已就衲子固留善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三

等復報社中吳太史吳中丞盛方伯王孟夙繆慕
臺諸宰官具書當道以請會總制武我何公本道
善長王公檄府送龕歸匡廬給符驗路資於乙丑
年正月二十一日發行二月二十八日抵匡山之
五乳峯法雲寺○大師法派四十字偈云德大福
深廣慈仁量普同修持超法界契悟妙心融寂靜
覺常樂圓明體性通慧光恆朗照道化久昌隆德
慈祖法諱大字 慈聖李皇太
后法諱命弟子名自福字輩始
韶陽太守張翼軫號三星亦號如是道人作年譜

序云慈山大師年譜其法嗣心啟造請謀授梓人
蓋以子昔守韶石自五乳迎師住曹溪師示寂時
復往敘別似有夙因之合也憶往遺衲本昂迎師
先是師掩關八月迎眾至日啟關見眾云吾行也
蚤鳴鐘鼓待矣五乳大眾環聚泣留師曰曹溪吾
志也時節因緣敢不隨順徼六祖靈得託骨焉幸
甚遂杖錫遊行度嶺吟云五雲一望入南安萬疊
千迴六六灘行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
師意於曹溪終焉兆已明甚時壬戌臘月至曹溪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四

明年冬余因宗伯蕭公面囑多方捐助卜地於山
之陽營葬塔蓋影堂籍眾擊竣事而師廼示寂旋
爲經理安厝於師願似已無弗遂矣適余以量移
去韶五乳諸法嗣借大力於當事者遷全蛻歸廬
山而以爪髮留曹溪予所營塔與堂者亦無恙夫
諸法空相本無去住曹溪五乳無非福堂去耶住
耶總歸夢幻師亦何心耶師虛心應世慈心度世
上光 聖德下邨民岩皈依祖庭流通禪脉夷險
一致初終不渝爲人天導師爲法門龍象譜中歷

歷較著者余又何容片語飾讚耶因其嗣之來請而略述其概云爾○徵按三星張公所識再迎曹溪親送示寂經理安厝願無弗遂道力夙因自是不小而借大力以遷龕幸塔堂之無恙讀去住夢幻之詞當改塔五乳之日能無憬憬動心迨夫本師重返曹溪肉身出現可大慰張公心願矣不審張公猶及睹聞否要非兩番迎送經度大庾嶺頭衣鉢提不起處仍來當日卜葬影堂之地與盧祖對峙放大光明照耀歷劫安見吾師願力真足哉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五

斷眾流函蓋乾坤乎度嶺一吟迄今可夏金石知幾其神須生死關頭乃見耳又按知微善公所錄本師示寂曹溪歸龕五乳天啟壬戌一歲間事續入年譜未及三星張公所作序見前一番往返曹溪五乳大事頗未可謂明備矣本師以十月十二日爲誕期卽以是歲十月十二日示疾別韶守張公越一日爲化期去來全自作主眞無始劫來所希有事矣其抵五乳後改葬浮供歷崇禎癸未上越壬戌已二十有二年復見一番迎龕五乳歸龕

曹溪示現肉身媲美盧祖大事頗未則續譜及誌傳諸刻全未晰一二徵因解南雍任寓居江寧南山雨花本末之間得從慈祖親侍往還弟子融澄寬居堅如明記法屬諸公各詢其概撥拾法門關目不朽事略以備異日比盧祖請謚大鑒之例是所禱也因憶本師臨別拍徵肩笑語曰我身後事乃屬汝當日茫昧不知所云今得傾倒胸懷記憶往事於年譜之末實出時節因緣還思面囑如夢斯覺知幾其神於吾師乎益信○法雲住持妙融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六

名廣成棲霞住持堅如名慈任並當日迎龕送龕兩番往還曹溪之法屬親侍也備言本師於壬戌之冬十一月十日因吳方伯生白張韶守三星粵中弟子劉孝廉起相等屢以書至五乳苦請又專寶林堂主本昂來迎本師乃決意出匡山入曹溪於是日在五乳法堂升座舉示昂堂主兼示別大眾跌坐許久竟不知座上有大蛇盤結於本師體下形已壓平如褥起坐乃見爲之舉火而行亦以兆本師入曹溪僅一載而不復還五乳也又返至

曹溪之日昂堂主請上堂說法語語道破六祖肉身香火公案先後合符之義具見知幾之神法語云當六祖未出世時只新州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靈根功夫蘊藉已久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了悟自心遂得黃梅衣鉢豈不是今日寶林乃六祖肩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匝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七

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草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爲無可不可又言本師重入曹溪意在鼎建曹溪大殿所募三司道府多金悉向粵西採辦鐵梨大木如譜中戊申所記者已運入曹溪吳張二公及昂堂主並發此願故請還虔切而本師自知時至故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遂於癸亥之冬十

月十三日示寂嚮有蕭少宰玄圃屬張郡守所卜築影堂地在韶州南華寺南二里名天子岡舊有謠讖云頭頂天子岡腳踏黃泥塘有人葬得着代代出法王粵中皈依大眾遂於其地建塔已葬全身五乳弟子福善號知微者同深光號以晦廣益號虛中慈任號堅如急至粵迎龕不得乃走吳越間以遺命謀之眾檀護吳公本如何公芝岳王公芥菴錢公受之致書粵中廉憲陸公景鄴移文韶州於乙丑正月二十一日啟龕歸匡山匡山地多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八

陰溼善公構塔院浮供其龕南康府司理錢沃心名啟忠者擇地葬之越十一載乙亥山中猛虎大作法雲不能安眾善公咎塔地不安仍出浮供見護龕半爲蟻蝕不敢卜葬又歷九載癸未九月嶺南弟子陳宗伯子壯致書備資來迎值在粵弟子劉公起相任瑞州刑館查盤南康遂力任歸龕曹溪行至梅嶺有新任粵中總鎮宋公昭明名紀者向十年前在粵制臺標下於本師有法緣至是赴任過嶺上適遇靈龕不勝奇倖遂命士卒輿龕躬

送入曹溪任後數月復至曹溪有扶龕弟子廣成號妙融慈力號堅持見龕有罅因就罅中私鑿一小隙窺之見師端坐如生方議發龕無敢決者宋公聞之卽抽佩刀劈開其罅見雙趺如生爪髮俱長其色鮮紅衣履尙新見風始敝碎顯露五體忽一僧至請依天竺法用海南梅檀末塗其體如漆塗畢竟去初曹溪有室女發願繡製千佛衣一襲奉供慮口氣不淨以黃絹裹口用鍼線衣成而本師遷化入龕其衣留寶林庫笥一日住持僧禮懺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九

欲被此衣眾僧譁之而止後本師肉身重還曹溪出龕時紫繒羅衣忽零星風碎土人爭掇拾去以爲吉祥乃取室女所製千佛衣之衣在笥二十載光彩如新因就舊塔院地供養號爲慈山寺去南華寺寶林堂半里許弟子一如寶林供奉六祖例侵晨用熱香湯一盂燻面出汗拭以巾帕進飲食齋供如生一歲一沐浴盥濯水爲鄉人取飲療病立盡每歲曹溪香客於二八月通省人羣入山拜謁進香六祖畢卽云進香七祖于是有曹

溪七祖之稱蓋粵省香客之同聲就肉身菩薩起見而一時自南海至北海寓內悉聞此名號以爲固然乃議者謂不得越五家宗派而徇一時口耳流傳慮爲續修傳燈統系者口實徵不自揣率草佛祖宗法衣鉢肉身三議以質明眼○徵按釋迦以上稱七佛自釋迦傳迦葉以下至達摩稱西天二十八祖自達摩東度以下至曹溪則稱東土六祖不稱佛亦不專稱師也六祖傳懷讓行思特兩支耳懷讓居南嶽因稱南嶽下傳馬祖南嶽不聞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十

稱祖而馬祖特稱祖豈非謂其付法普眾而不爲衣鉢單傳乎馬祖下有百丈百丈下有黃檗並稱大師或稱禪師並不聞稱宗師時未有分宗之說也黃檗下有臨濟始稱臨濟宗宗之名號自此始前此有兩支名號無兩宗門戶也百丈下又有滌山滌山下有仰山於是有滌仰宗是百丈一支出兩宗也行思居青原因稱青原下傳石頭石頭下有洞山洞山下有曹山趁脫口之便顛倒稱曹洞宗石頭下又有雪峯雪峯下有雲門稱雲門宗後

又有法眼宗是青原一支出三宗也何懷讓青原一輩馬祖石頭又一輩百丈雪峯又一輩六祖以下三輩不闡宗門之名卽黃蘗爲第四輩亦未聞與滄山洞山雲門同輩人觔角宗門之名此黃蘗之所以超越儕偶敢於指摘馬祖也蘗嘗謂大唐國內無禪師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卻道無禪師蘗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十一

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着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射大哉蘗言慧眼法眼真不我欺馬祖嫡孫斯能繩武所謂青出藍而深於藍酪出乳而雋於乳也臨濟作法分宗黃蘗於是乎多兒矣滄仰曹洞雲門法眼接踵馳聲析門判戶馬祖百丈石頭雪峯於是乎多孫矣一花五葉不聞標花葉

爲根株惟根株不二斯結果圓成若夫一花可作一十百千萬億花五葉可作五十百千萬億葉花多葉轉多語云葉多不開花花多不結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人人尋花逐葉更何處問根株哉卽能結果亦移花接木之果根本安在愚不曉於宗之實何居也萬法歸一者教也一歸何處者宗也法在天下人之心法心不得有五宗在善知識之心宗心安得有五達摩西來識者止稱之爲禪宗宗有五是心有五禪有五也愚不識於五宗之實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十二

何居也五宗者門庭也名號也祖門庭曾不別於佛門庭祖名號究無別於佛名號能作祖者必能成佛不能成佛者必不能作祖祖自佛菩薩來謂別一名號則可謂別一門庭恐不可也況乎以五名號立五門庭如持戶兒孫攘奪祖產狼籍家私愚不解也論名號之分豈獨佛祖分卽如釋迦有十名號佛菩薩有無數無邊名號不得比而同也論門庭之合則不獨佛祖合卽如天台法性宗宗法華龍樹中觀賢首宗宗華嚴法界觀南山律宗

慈恩法相明唯識宗金剛頂瑜伽三密宗教必有宗無宗不成教不得歧而二也苟可分別歧二定屬魔外小乘要知淨土惟心纔是萬法歸一祖可西來佛可西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佛祖之謂也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名號差別豈執等夷然往生受持必先名號肉眼隨依全在尊稱曩見禪德俗呼老翁雲棲中禁而止此宣尼正名春秋定分之義也今在世法非開國承家不得稱祖若百工眾業舉得稱師在出世法稱西天二十八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三

祖東土六祖不關禪師馬祖得法曹溪南嶽在未別宗門前是宣稱祖慈祖亦得法曹溪往來南嶽青原之間在在處處無非說法行法付法之事雖在既別宗門後仍歸未別宗門前是宜依馬祖例稱慈祖惟親炙者得稱本師嗣法者可稱家翁若大師與七祖之名號總爲隨俗宗鏡錄載達磨語云明佛心宗了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恰與慈祖義相印若達觀大和尚寄康僧像贊贊慈公則云曹溪肉佛所現謂盧祖也盧祖可稱肉佛慈

祖應無異同則稱之曰曹溪肉祖世間出頭禪和固莫可比例也大抵分宗分法分律止可稱宗師法師律師不得稱宗祖法祖律祖必三門難名而後可稱祖則盧祖之得宗黃梅得法印宗得律智光是馬祖慈祖及後學再來之榜式也○徵又按盧祖傳略云祖既傳衣法於黃梅因屈南海遇印宗法師因聞風幡語邀祖入室執弟子禮告四眾曰此盧居士肉身菩薩也因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復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劉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云云觀此則知付衣祖師與肉身菩薩必出一人剃髮法師受戒律師與付法宗師必不出一人此心同此道同其義別其規別也又盧祖告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大眾哀慕乞祖且住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觀此則知祖師衣鉢自唐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四

初先天年間早絕影響今所傳曹溪衣鉢非出黃梅乃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內侍薛簡迎請盧祖辭疾不至因與薛簡論說道由心悟不在坐禪習定其語甚詳簡蒙指豁然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鉢一口觀此則知曹溪衣鉢特國王供具非五祖信物也付法惟馬祖爲多門人尙多異議故謂之付法則可謂之付衣鉢付信付宗則不可以器物爲傳信外道往往有之馬祖那得有多多許衣鉢乎相傳衣鉢話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一五

頭乃是干載上下塵飯塗羹佛祖慧命全不係此惟我肉身慈祖紹一花五葉之傳以至百千萬億葉視彼拈提捧喝直指單傳未知誰是合頭語也有道者得無心者通盧祖機緣于今益信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徵又閱郎公瑛七修類藁云六祖終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眞身眾莫能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尋肉身從塔龕出香熏如漆以手摩鬚髮如剃後三四日者黃巢亂至曹

溪欲犯之風霾晝晦致恭乞哀而去因疑文丞相天祥望南華寺詩有行行至南華匆匆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公自註謂六祖肉身爲亂兵所傷此特公託寓自解之辭題稱望南華則未嘗親見也慈祖所脩曹溪通志云唐中宗先天二年師入滅於新州國恩寺以全身入曹溪塔玄宗開元十年有孝子張滿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貫令取祖首歸海東供養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捕賊獲之鞠得其情以祖弟子令韜力救免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一六

死乃遷眞身於信具樓以便居守其樓後改爲祖師殿宋太祖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祖眞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後遣使敷送還曹溪慈祖曹溪通志中有六祖大師肉身贊云一陽來復暖氣漸臨三陽滿足萬物皆春一陰初至流火內凝三陰始交草木頓零有力造化尙使枯榮何況無生念念薰蒸以有入空四大俱融以空入有有則不朽空有兩忘

適同金剛山河大地盡常寂光是故我師爲法中
王徵備觀志語則知盧祖肉身從無傷損塔與眞
身今同在寺中固非一所與愍祖化後歷年久遠
出入塔龕前祖後祖如出一轍經云大徹悟人法
身報身了無有二不珍重報身者卽是外道龍樹
云新地菩薩道未全足是有焚身之事又經云不
退菩薩身無八萬戶蟲是以肉身不壞髮爪能長
威儀攝物歷劫香光卽如初祖西歸神光二祖及
黃梅四祖五祖並有肉身則知肉身珍重非焚身

曹溪中興愍祖後因

七

可比作肉身觀如是作法身觀亦如是作肉眼觀
如是作法眼觀亦如是也

或問曰子呢呢言宗教歸一一歸淨土之理以至
曹溪六祖衣鉢肉身之事使長夜得曉重霾見日
信矣至矣無遺義矣所心乎愍祖者亦無遺憾矣
誠者成己成物君子先行後言然則子於生死去
來之際自處奚若荅曰子之自處豈獨宗教淨土
之說歸一卽儒禪玄三教萬法之說靡不歸一豈
獨愍本師年譜末後緒論始言道一自孔孟兩經

見聖編八千牒新詩其間集二千牒以至南華離
騷二經刮目仙祖景升化書釋目凡有屬筆靡非
教三道一之旨然而言必有根信使可覆引經據
傳援古證今自許述而不作非不知而作也所心
乎愍本師者非舍孔歸佛舍仙祖歸祖師也本師
隨身所履隨口所說隨筆所書莫非教三道一之
旨不煩如善慧傳大士就衣冠言動間對梁武面
分疏也如所著內典之餘有論語解中庸直指大
學決疑春秋左氏心法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莊

曹溪中興愍祖後因

六

子內七篇解三教論奇門指掌諸書居曹溪時章
逢之士資發問道如馮昌曆一輩率以舉子業就
正得倚本師以金剛眼睛一一從筆頭點出昔張
子韶造徑山解得格物物格義趣後以抗辯經筵
遠謫橫浦執書倚立雙趺隱然嘗稱徑山老人所
舉因緣如干門萬戶一踢而開非偶然也本師著
作說法非止衲衣下事應以大羅仙得度者卽現
大羅仙身而爲說法應以大將軍身得度者卽現
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茂材秀士大臣國王身

得度者卽現茂才秀士大臣國王身而爲說法只此臨化年譜說法無邊從上祖師目所罕觀以愚觀之宜尼周流轍環六度萬行如來禪也思孟修身盡性知天立命祖師禪也本師作佛祖不離孔孟小子學孔孟敢離佛祖佛祖孔孟行化非各一方歸宿豈有異地孔孟託生必同淨土小子歸佛斷不舍儒東國西方在在處處見孔見佛長依仙祖自茲以往生生世世功名富貴不爭人先讀書學道不落人後中庸道四應勉未能論語戒三庶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九

幾願學只今胡來漢來身當大夢可使天上天下寶聞此言偈曰淨土惟心願西去尼山一貫志東來東西來去依思孟歿壽身脩不貳胎又曰疏水三書真富貴筌蹄九轉得靈飛家僊世佛無殊念到底章逢是付衣

素華旭法師作年譜述疏偈并序云甲戌夏寓吳門幻住菴見朱白民所評慈翁年譜恨其評語尙多儒生見解未足以知大人境界也丙子病入九華百慮灰冷書籍散盡無一存者辛卯春幻遊長

干復見譚埽菴所述疏慈翁年譜乃能於大事顛末覈實參詳盡闡神通道力蓋得之東遊時耳提面授匪朝伊夕之故也因思壬戌智旭初出家時三夢慈翁癸亥年冬將入寂時又復示夢並是慈悲真實加被豈偶然哉世人昧醒夢之一致輒妄計醒爲實計夢爲虛殊不知世間之醒非實也出世之夢非虛也法華安樂行品始自發心終於種智不出一夢慈翁生平悟門得諸夢者爲多故所著述亦名爲夢遊集然苟非譚居士誰能信之敬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十

說偈曰醒夢本惟心惟心何虛實迷者二俱虛悟者兩並實生以夢爲感佛以夢爲應感應惟一心從來不思議慈夢既不虛旭夢亦必實不向癡人說只許埽菴知

萬曆丙辰長至月虔上雙徑寂照菴皈依慈本師賦

呈古詩一首時徵年二十有七同玄津法師上經山延請湖南淨慈開堂

太息生劫晚正法稔蕪棘緇白紛縱橫宗教判名色唱演戲論開棒喝空拳出猿猴捉水月盲瞽悵天日水月一指指天日當頭白久向箇中尋顛倒

無踪跡思慮鬼家計虛空仍逼塞當夏屋子倒分
明經霹靂現前生死事一語轉不得乞就明眼人
商量作奇特吾師大法王遊行師子窟飛錫震海
牢荷戈導粵貊淨土本家鄉曹溪真血滴多年舍
利珠茶毘見紫栢祖庭捏怪消寶乘疑眩釋南嶽
下吳門龍象森離立金篋肯嘗試髻珠在咫尺洗
肝禮雙足因緣深夙昔從遊湖上諸山詩悉不錄
天啟甲子暮春寓燕京石鐙菴審閱慈本師曹溪寂
音因集諸繼白弟子建誦經念佛道場因作遙勸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三

詩排律五十二韻以志哀

時徵以明經應試入都年三十有五遙聞本師

曹溪示寂消息適癸亥陽月幾越半載矣是歲中舉

師作人天準神當定慧揚誕星峨步肅印月玉臺
彰超繫思非練空緣澤自祥道消窮末葉覺大緝
顏綱邪種驅又聚清徽振鉢芳春晞洪量溢夏烈
迅威張龍壁九年觀水參萬里方應虛傾道俗證
化尊侯王 聖供袞袞紫 慈名璽敕黃伊蒲珍
積具頂相影圖將洪號欽山嶽崇規曜棟梁定儲
釋法維報國服戎行粵嶺什公路曹溪六祖場密

因敷瘴癘圓導徹蠻荒狂象銷魔力獐龍洗毒腸
處幽名愈大在險動彌滅度戒紛緇白行檀濟沍
翔塵芬留義室猿果綴禪床易簡符周孔虛明鑄
老莊宿朝探譯制積福照留詳餐飫天花肆鍼醫
眾寶坊緒言蟲禦木通議日扶桑舌出總持骨胸
開冥贖倉法華弘擊節疑諦決金剛影響敷懸鑑
楞伽發祕囊操瓢寧待匠跌坐即成章左氏詮洙
泗兵韜著涓泐叩津淵味瀉宣籥睿音昌運帚無
懷智吟編有惠康辯靡一物碍趣會九流旁 恩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三

旨隨飛錫丰容儼碩強玄麾上盧岫法旆下衡襄
燕市酬知願園中念骨藏茶毘雙徑偈銘碣梵村
香飯信化城道機緣宗鏡堂瞻依五度淨矜式四
儀良耆宿梅檀繞衣冠絡索長提攜孩戀慕燈火
草商量筆錄東遊地心期立雪鄉逡巡巖瀑隔合
沓歲陰茫忍土移南紀慈輪擁昔疆寶林隨順去
庚嶺愬遺亡現滅暉殊景環悲墮慘霜泥洹隱顯
迹珍瘁白緇傷維衛旋西履閭浮失普航禮官需
謚典節鎮護靈裝五乳鵝王寂雙林鹿女喪榮哀

天爵貴壽臘足尊常塔影持遺教龕靈逗妙光及

門情倍慟希想夢時應緬邈同千古低徊愧一杭

幸堪勤拂拭餘蔭得清涼此篇成後越二十八年始見年譜其中故實並

得之耳提至疏年譜時乃知一一可實

順治庚寅三月二十日在江寧雨花臺左偶諧居得

憇山老人年譜自敘寶錄捧誦驚喜頂禮讚歎得

十絕句時徵年六十有一王季延道友為余從東禪僧舍覓得全譜寄至新居適方理歸棹旋放江口矣

口矣

譜成雙樹望花開宗鏡因緣久浪猜萬里曹溪離

曹溪中興憇祖後因



亂後西林肉佛竟歸來○五乳曹溪法嗣多秣陵

十輩老禪和金針度處憑誰覓繡出鴛鴦沐錦波

○江上飛書付法徒天邊傳語授衣珠竺乾洙泗

光華遍誰道人問判佛儒○雙徑皈依歲閱吳尋

常入定侍雙趺備聞 慈后莊嚴事弘法忘身為

集枯○一喝親教淨土生一言頻見鬼神驚面如

滿月脣弦月具相慈威畫不成○說法由來不用

機上堂祇見佛威儀撇開拄杖婆心大泥水天華

導眾歸○當年手錄東遊集累牘香光者話頭不

似諸方拈句子糊心脫口賣風流○佛眼全通儒

眼尊肉身顯是法身存普天率土光明遍函蓋單

傳直指門○紫栢當年肝膈同遠將康贊印憇公

髑髏影響曹溪現吳粵交光在箇中○歷數曹溪

恰過千寶林對面肉身傳儒門五百興名世倍紀

應知歷劫緣虛祖以唐貞觀戊戌春生憇祖以明天啟癸亥冬化相越一千零十七年

江行述疏憇本師年譜七日抵家園著作堂疏譜

事竟為之喟然得二絕句

一七心齋竟坐忘江城忽忽到禾鄉水窗覲面寶

曹溪中興憇祖後因



林座硯席遊神宗鏡堂○自和○歷劫因緣識不

忘曹溪一滴是家鄉腹笥傾倒西來意到岸纔知

著作堂

順治辛卯閏二月朔復在雨花臺左偶諧居鳩工梓

行憇本師年譜述疏志喜自贊得四絕句

一代稱尊三佛祖三朝定嗣一乾坤網羅國史詮

禪史打疊宗門印佛門○自和○枯苑諱談偕老

宿笑啼直筆另乾坤因緣時節真奇特孔席偏能

報佛門○再和○恩怨劫灰消溟渤是非輪旭付

乾坤春秋筆削西來意左氏心傳不二門○三和

○朝宁宮闈經日月冰山瘴海慙乾坤素王諱義

空王筆心鏡同懸有及門三佛祖者慈祖并達師蓮師三朝者神廟及

皇孫老宿者一時力爭建儲之臣枯苑是非者一時宮府嫌怨之隙譜者禪史疏者

史國

宗鏡堂命名老弟子福徵前進士領南雍司業事

樵李荆蠻埽史氏道一居士譚貞默南望頂禮五

體投地恭筆末簡

嘉禾弟子項桂芳與大師韶陽日夕把臂追奉敬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五

涇州因兒早逝傷心抱痾幾無起色特延大師過

涇乞解脫之法至則示余曰世間人稍有拂意相

加小者怒之大者恨之若父母生兒何等憐愛突

以生平未嘗之惱事特加於身乃不大恨反痛悼

欲絕當此深秋毒瘴回首故鄉數千里而遙願自

排遣余竦然拜而受教幸獲無恙皆大師點化昏

迷以有今日也未幾大師抱恙官舫醫藥半載始

愈得了南華一案此皆諸同寅合力主持公論司

理不能撓置主者于法大師即入鼎湖山中送之

英江黯黯作別迨逾十禩大師送達大師進塔特

訪茅菴抵膝道故恍如一夢惜舉趾千人擁拜遽

別而去今大師已受六祖衣鉢曹溪一泓水與日

月同光奈老矣勿克竭蹶而東羅拜七祖之前惟

有手札千行藏之石匣旦暮虔禮染梅檀之馥以

安殘喘而已因譚埽菴居士知肉身年譜真信敬

讚○未了南華古道場將軍解語現毫光虎溪一

榻曇雲冷佛字千行草室香宮賜袈裟餘繡袞寺

留春石逼琳瓊傳燈七祖歸東粵應憫殘魂度樂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美

鄉 八十一歲弟子桂芳和南

明代惟萬曆朝以古佛現身者得三大老曰蓮大

師達大師慈大師蓮達兩大師無年譜得慈大師

東遊為誌文字般若燭地輝天百倍虎頭傳神竟

可作兩大師年譜矣慈大師則有臨化自著年譜

向梓粵東得見者少余友譚埽菴諸生時早飯依

命名大師于淨慈宗鏡堂嘗預以末後事囑其為

王臣弘護後得此譜以廣川兵燹失去隆借施常

惟沈明起高念祖東禪得見借錄寄南中迨埽菴

假旋江筵數日箋疏成矣詳按譜中紀載印證以目擊耳提凡微密闡揚頭顱標揭竝他人所不及知者如祈保國本周全 慈聖 神宗母子之間就雷陽茂戾車地擬大慧冠巾說法若干年其宏法嬰難往來南粵同而大人作略肉身示現有過焉者年譜書法似春秋而述疏之起義終事符左氏固微言外別有發明絕筆後不忘護囑者也埽菴見聖編中於孔孟所歷春秋戰國年譜尙能攷定精覈況於大師晨夕親炙而因以酬恩法乳加

曹溪中興慈祖後因

毛

惠學徒儼如靈山未散者乎願見者作希有想難遭難遇想無日此于曹溪中興肉祖本分中尙爲第二月也秀水優婆塞弟子王起隆薰沐敬跋

附東遊集法語三則

徑山禪堂示參禪切要

禪宗一門爲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印證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脩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一

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祕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剛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還道明等追至庾嶺奪衣鉢祖棄石上明提掇不起明云我爲法來祖云汝爲法來但屏外緣不起一念當爲汝說明良久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

目明卽大悟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向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腦便沐卽有不合者雖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爲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爲學人入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薰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二

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卽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眾云參禪唯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

時鬧時舉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向箇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墻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一悟便徹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指示要你參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三

人參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便以爲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參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自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出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似這

般比來那古人是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草鞋也沒
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參禪看話頭
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
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
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
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
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
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
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四

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其疑
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參船子問云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
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
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
犯青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釣線上作活計船子如
何捨命爲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
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參究者多到
處有開發況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家寂寥久

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
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爲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
求真正路頭只管懵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爲的決不
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
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麤戒不脩濁亂
妄想仗己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箇箇都以上上
根自負見僧便鬪機鋒亦以自己爲悟道此雖時弊
良由吾徒一盲引眾盲耳老人非敢妄自僭談今遵
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五

正之

雲棲方丈示念佛切要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
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若只說
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
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
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
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眾生受生死之
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

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念佛不得力却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六

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要斷這愛根卽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然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

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別有妙法哉

淨慈宗鏡堂示持準提咒爲弟子譚福徵等說

附錄慈祖東遊法語

七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能得一念清涼縱發心脩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高慕異的聞參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脩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

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咒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力耳譚生福徵問在家脩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誤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栢樹子乾屎橛也

東遊集原序

憨師一息而徧遊華藏言滿不可說不可說之土其和雅微妙西方懷其好音矣何問東也壑公梁生集東遊四卷所謂廣長舌覆東方世界者乎師之東弔紫栢於雙徑弔蓮池於雲栖比於四恩有

附錄憨祖東遊法語

八

美報焉兩銘揭日月而中天其緒亦掩蒼龍七宿東人士以擬隨筆茹退則肉眼皮相之妄名紫栢猛士蓮池慈姪慈山俠王耳瞻子瞻而寓慧法之間曰吾師乎吾師乎侵假而化左足爲蓮池千輻接武侵假而化右足爲紫栢千輻布武二尊雙跌已現尊足者存獨游人世詎云后夔之窮行且歸休乎雲棲裏足迴隴徇吾徒之請矣在東言東海墨林筆可給書哉始師遊居建業與臞鶴雪浪同擬莊老原遷得相應慧申旦而疏楞嚴影響空蹄

俱付一幻橫口之所陳橫手之所運潢引河貫輪飛璇轉條無停機彼雨花堯山隨筆茹退胡爲此拘拘耶因弔二師獲二高足壑公游夏梁生安遠將無善繼其聲然機倪竝出真俗雙融剷除我見無法與人吾師乎吾師乎信難爲繼矣東人士問畢竟如何瞻子語以等是尋常言句纔涉思惟擬議便不中用於是壑公梁生同聲而應曰因萬曆丁巳冬六夢居士瞻子虞淳熙槃談書

附錄憨祖東遊法語

九

本師東遊集中授記囑付三大法語并武林虞德園大居士原序謹拈出附梓年譜末簡以示諸方亦識不敢斯須忘宗鏡機緣也弟子福徵又白
水西香露院曹溪影堂住持比丘弟子心礪藏板



張元春先生
事畧

庚笙



張元箬先生

事畧

庚笙



張元箬先生事畧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張元箬先生即張百華，先從魯監國，監國敗，率殘兵數百，飄海海上，延平招之入島，表為兵部尚書，俱至金陵。王謂熈言：「燕湖上游門戶，倘留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七月初七日，熈言：「率師至燕湖，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未幾延平敗走，熈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走天台，以入海，仍與延平同定臺灣，見延平不甘王扶餘，不復與太原公子角，遂為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略，墨守亦莽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延平一笑而已。未幾，延平薨，會東寧有難，不能出海，年餘，鄭經定位，益庸劣無比，不足與謀，乃散其部曲，拂衣竟去，浮海涉江，窺至杭州西湖上，覓山僻小庵隱焉，瞻望邊藩，猶有所冀。為杭守臣覘得，與健僕楊貫玉，愛將羅自牧同被執，兩人皆就逮之日，先生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越數日，唯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大好山色，因索筆視，賦絕命詞三首，付行。」

刑者端坐受刃，自牧貫玉同斬，笑一振臂，綁索俱斷，立受刃，屍不仆，刑者惟跪拜而已。正甲辰年中秋日也。故東庄聞而誄之，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遷卒所焚，其絕命詞曰：

義職縱橫二十年，豈知閨位在于闌。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不真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栢，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張元箬先生事畧

梨洲遺著

張元箬先生事畧終



鄭
戌
功
傳

鄭成功傳

庚筆錄



鄭成功傳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鄭成功。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初名森。字大木。父芝龍。字飛黃。小字一官。其大父紹祖。為泉州太守。葉繼善吏。時芝龍方十歲。嘗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太守禽治之。見其容止。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成功。是夜倭島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數歲。芝龍與弟芝虎。亡之。顏思齊黨中為盜。思齊海澄人。居臺灣。一時羣盜陳衷紀。楊六。楊七。劉香等。皆出其門。衷紀亦澄人。最桀驁。芝龍委身事焉。臺有居人。自芝龍等始。思齊死。眾無所立。乃奉盤鏹。割牲而盟。以劍插米。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果躍出地。眾乃俱伏。推為魁。芝龍仍陽奉之。朝議招撫。以葉善繼有德芝龍。必感激為書招之。芝龍歸命。及降。善繼坐賊門。吳時。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不敢違。匍伏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據海島。劫緘商民。往來閩廣之間。天啓六年。泊於漳浦之白鎮。巡撫朱一憑遣都司洪先春

鄭成功傳

吳淵遺著

擊之。鑿戰。自晨及晡。未有勝負。會海潮漲。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逸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刃。芝龍故有求撫意。微達於官軍。乃佚先春。又自白鎮趣中左所。督師命杏泉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城納之。泉守王猷遣人招諭。崇禎元年九月。芝龍殺衷紀於島上。忌劉香。發其父塚。刃挫而糞。潛之。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三年。以平廣盜。征生黎。焚荷蘭。時。芝龍等。皆。歸。國。人。郭。任。功。率。十。餘。人。民。船。而。歸。芝。龍。亦。收。劉。香。功。遷。都。督。於是成功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之。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幣往。圖畫芝龍為大帥。秉鉞。橫絕海表。軍容烜赫之狀。倭亦頗憚。受賂而歸之。成功風儀魁秀。倭黨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輒掩涕。大為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達獨偉視焉。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十五。補邑諸生。試高等。食二十人餼。金陵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蓋知明歷之餘分。東南之亂未已也。我。章皇帝定鼎之元年。福藩立江左。改元宏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達靖虜伯。其明年。鴻達與黃道周迎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晉芝龍平虜侯。鴻達定虜侯。俱加大師。芝豹澄濟伯。芝虎最驍健。以逐劉香歿於海。以故不及封。

芝龍幼習海軍盜皆
故盟或門下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
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鎮船直通臥內所部兵自給餉不虞於官撫擊
則銳徒卒競勳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貴震於七閩既而
成功陸見隆武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
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云是年日本
送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又度

天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密有歸款意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疇招撫福建
者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通聲問一日成功見隆武愁坐悲來填膺
跪奏曰陛下壽壽不樂得毋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捍
陛下矣及兩浙敗關門不戒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厭人望乃分兵為二聲言萬
人實不滿千以鴻遠為元帥出浙東永勝伯鄭彩副元帥出江右隆武做淮陰故
事築壇郊送之既至關疏稱餉缺不發詔書切責不得已踰關行四五里而還
三年六月封成功忠孝伯八月隆武親征駐建寧欲往江右就贖督楊廷麟萬元

鄭成功傳 二 梨洲遺著

吉楚督何騰蛟等猶豫未決芝龍疏請航海拜疏即行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隆
武駕陷汀州新汀州城下成功南潰方官軍之未至泉也芝豹閉城門大索薦紳
富民餉不應立舉之訪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金俄而貝勒王及固山兵至乃
潰成功母不去死之功大號慟不自勝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旌旗搖海以
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加遺於

天朝為忠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効閩粵總制可得猶然南面王也泉紳郭
必昌與芝龍厚貝勒王令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主為罪爾會固山
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王乃退固山離安平三十里而軍以
書招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
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
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才
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則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
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遂進降表過泉州
大張文告號投之勳猶持貝勒王書招番市官者就贖價至福州見貝勒王握手

甚歡折箭為誓命酒飲三日夜貝勒王知成功黠侯以俱行既而不至芝龍嘆曰
成功去清朝其敵乎使君憂者必此子也夜半忽拔髮挾芝龍以北成功雖遇主
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柄意氣狀貌猶書生也既力諫不從又痛母死非命乃悲
歌慷慨謀起師携所著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
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福旗胤族聲淚
俱并與所善陳輝張進施瓊施顯陳霸洪旭等盟揮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
斷纜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其明年遙聞
永明王即位肇慶改元永歷成功則奉朔提師歸自南澳舊衆稍集年二十四時
廈門漳州為鄭彩及弟定遠侯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與廈門隔帶水廈門者中
左所也所謂漳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七月會永勝弟兄入寇海澄不克而
還八月與鴻遠合攻泉州敗提督趙國佐數百騎於桃花山追至城下國佐授甲
登陣其明日我副將王進自漳赴援圍解成功回島鴻遠艤舟泉港自冬徂春郡
邑戒嚴五年永歷在桂林三月成功寇同安同之九都民好鬪偕守將拒於店頭
山成功斬數騎兵民奔潰至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知縣張効齡棄城遁成功入

據之以葉翼雲為同安縣復寇泉州七月我佟國器陳錦李率泰三帥援至鴻遠
入潮成功入島以丘綰林壯猷守同安官軍日夜攻破之殺綰壯猷翼雲及教諭
陳鼎四邑人屠其城六年永歷在肇慶成功募兵於銅山三月以施琅楊才黃
廷柯宸樞康明張英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鐵騎驍驍改正兵饋教以學射
教以騎馬割馬耳者同首功殺馬如屠自起鳳始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
黃廷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之七月永歷遣使至島封成功為延平公七
年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是年全粵俱奉永歷守潮者永歷鎮帥新泰侯
郝尚久也成仁鎮日九年永歷在順德七年
永勝子前功成功兵至又招不納增王
永勝子前功成功兵至又招不納增王
永勝子前功成功兵至又招不納增王

鄭成功傳 三 梨洲遺著

期各相疑忌既而尚久投誠成功入南洋剿賊許隆楊廣遂渡連漳剿賊張禮鴻
遠遂入揭陽剿賊陳敬李峯殺我潮鎮騎兵數百至碣石衛為賊蘇利所敗成仁
蘇利海軍人永歷中授將軍鎮碣石衛七年
蘇利海軍人永歷中授將軍鎮碣石衛七年
蘇利海軍人永歷中授將軍鎮碣石衛七年

福興漳泉等郡十月復遣葉阿二滿員議撫成功逆命葉阿怒歸報

天子遂真同安侯於刀俎成芝豹於寧古塔成功亦不顧十二月寇漳州漳鎮標劉國軒開門納之守將朴世川魏標知府房星燦知縣周瓊李奇生范進等降十邑俱下乘勝畧泉州屬邑泉帥韓尙亮城守不下時水陸兵勢熾至瓜起浸尋衍溢坐論海王迺分所部為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潘唐昌兼吏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為禮官世職張光啓為兵官浙人程應璠為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為工官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厚贍之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慮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此數人鄭之上客也成功不敢與講均禮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歷帝座令禮官讀疏舉抗手焚之以煽誘愚民鼓動天下十二年正月以杜勝等寇仙遊五月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寇舟山守將巴臣與降以六御守後為官軍所襲死之旭招降我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洪德六月墮安不鎮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島十三年春

鄭成功傳

六 梨洲遺著

正月庶子王略沿海三月官軍自泉州出攻兩島為暴風颶壞分兵攻白沙弗克而還夏五月斬蘇茂茂率前衝鎮黃梧寇揚陽無功歸惡其失律又縱施琅也六月成功留氣重海澄以梧守東南門茂部將蘇明守北門角宿鎮康澄守西門其餘金武木武土武等鎮錯綜於外六月成功將北略越日解纜梧陰歸命謀定謁蘇明飲東門樓比置言蘇茂事明嘆焉梧曰本籙養將士如分槽肥則啖之明復嘆又曰我等飄泊海外未有歸着天之眷

清慎慎無已吾歸清決矣明以為戲起而免冑髮已剃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頃之曰兄能為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清朝亦惟命乃挾以俱行左右諸將皆潰去

朝命梧為激公駐漳州明為多理幾昂邦內大臣發鄭氏墳墓誅求親黨殺五族窺其家於寧古塔皆梧之力也十月庶子王班師當澄之甫降也甘輝聞亂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以歸遂奉成功破閩安鎮逼福州時庶子王重兵在漳王進得罪繫獄令出修備攻之不克轉略溫台等郡十四年春三月永歷在雲南鴻達卒於梧州

初鄭成功在雲南時庶子王班師當澄之甫降也甘輝聞亂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以歸遂奉成功破閩安鎮逼福州時庶子王重兵在漳王進得罪繫獄令出修備攻之不克轉略溫台等郡十四年春三月永歷在雲南鴻達卒於梧州

伯陳武立侯芝

成功回島尋遣將城福州映江牛心塔以陳斌林杜輝等守之官軍來攻銘輝棄回斌無援投城至福州飲以酒而夜殲之凡五百餘人甘輝周全斌等攻寧德滿帥阿克囊體貌胖壯常冠軍率兵迎戰甘輝親刺之墜馬弗殊手擊殺數十人莫敢逼視輝揮戈攝其首為重鈞有奇十五年永歷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餘各拜爵有差

鄭成功傳

六 梨洲遺著

卯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授諸將擬宜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鎮鎮領余新等進奪譚家洲砲遺材官張亮督善泅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張煌言會水師提督羅漢章各督所部俟斷滾江龍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大船由南港小船由北港甲辰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先鋒鎮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搗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滿漢騎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砲石交擊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鄭師揚帆兩岸對擊成功應軍大進右武術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其陣身中五矢矣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衣袂奔城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望見韓軍奪門墮兵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搜殺我兵皆盡獲衣袂逸之其守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一時潰潰死者不可勝計後提督萬禮遷出瓜州之後潰其餘卒以援剿左鎮劉猷守瓜州監紀推官柯平為江防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朝棟兵部主事袁起震督阮美及蔣章等進取蕪湖戊申亂揚子趣鎮江我提督管効忠率演南換班披甲數萬分道馳之不動夜札銀山與官軍夾擊辛亥官軍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營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之地是夜引兵

官軍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營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之地是夜引兵

軍尾之殺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捕虜一千二百餘人凡亡
溺以萬數國軒尾所乘馬洲河以遁冬十月啓聖遣中書張雄入島招撫弗從十
八年春二月經以陳諒爲援則左鎮敗官軍於定海秋八月

上以萬正色爲水師提督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不克而還十一年吳淑壓死於

蕭井寨啓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不愛官符銀幣袍服無真膺皆收

之令降者華穀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漳泉人仰異之乃相喧述猜忌迭欺言啓

聖能致海上豪傑也國軒三時有漁人於海濱得國軒書曰國軒提督十餘年

所聞十九年春正月正色及總兵陳龍林賢黃錫嘉瑞爲舟師以伐島正色謀

於興祚曰子沿海與之上下擊其灣澳吾張水師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進逼海壇

子攻其陸吾薄其水破之必矣既謀而行經命左武衛林陞爲督率援剿左鎮陳

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退舍而遊棄海壇無

所得汲陸令數舟取水窺邏諸戈船望風而潰天貴遂降授總兵二月國軒遁入

島敗聖承虛復十九寨海上諸鎮多降者丁亥正色復兩島經率錫範繩武及諸

將復遁入臺其母董召而敗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其庸可赦

禦成功傳 十六 梨洲遺著

乎若輩不才徒累維桑則如勿往二十年春正月壬午鄭經卒於臺灣臺人稱永

歷三十五年正月壬午鄭經薨年亦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奉永歷正朔佩招討

大將軍印稱世子實無所受命長子克塽舊爲監國鄭氏嶼蛤子也原姓李經

變妾林養之其秘經莫知也以永華女配之及經西寇委政永華永華請克塽

爲監國克塽嚴毅頗傲成功諸弟畏之迨經敗東還永華亦沒以國付墜亡何經

死諸弟揚言曰克塽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董即命收監國印兵將

入壘顧謂妻陳曰耳目有異恐不能相保陳曰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克

塽既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董立次子克塽克塽幼髮初覆額授國軒武

平侯錫範忠誠伯以永華爲國之望猶禮待陳躬親撫慰詢其所爲陳乃愴然淚

下曰昔爲箕帶婦今爲罪人妻官民禮隔願出別室待亡夫百日後即往地下相

從爾許之陳且夕臨日歡茶數勺卒哭懸棺柩側沐浴整衣冠投環以殉夏六月

經母董氏卒所編不審功於功辛卯之難其結本十月啓聖計

招臺灣行人傳爲霖等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爲霖等皆誅及我續順公沈瑞屠

其家瑞妻禮官陳斌之女也釋之鄭氏守義亦自縊死蓋臺灣將亡一時頓有兩

烈燔猶成功之餘烈也十一月啓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

以圖大舉期以明年二十一年施琅治兵於平海二十三年春三月何祐城淡水

夏六月乙亥官軍發銅山會於八罩嶼窺澎湖國軒守澎湖知八罩嶼惡六月望

間富有颶風至自督精兵強逾二萬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嶼又率林陞與邱

輝江勝陳啟明王隆吳潛等約衆二萬集於雞籠嶼環設砲城陵師守之沿海巨

舟星羅棋布以望覆我師現令大小戰艦於風帆大書將帥姓名知進退定賞罰

也丁亥賀明微風振楫征鼓傳喧兩軍將合現令監理會誠吳啟爵張勝許英阮

欽爲趙邦弼等七船突入賊隊焚殺過當瀆血聲喧時南潮正發前鋒數船爲急

流分散國軒師合兩翼齊攻殺傷更甚環望盡理之帆度我軍終不可強出將自

坐大船突圍赴救焚其趕船二鳥船一理傷砲還現亦集矢於目是夜暫收八

軍已丑以甲裳首裹集諸將申軍令自總兵以上皆按以失律罪矜甲面縛將斬

之諸將痛伏祈請許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取虎井嶼其明日環獨駕小舟潛偵

諸營還令諸軍掘地取泉澎水故多鹹及王師雲集泉乃甜出三軍大喜過望方

之耿恭殆爲過之癸巳誓師分爲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疊環自統一隊居中調

禦成功傳 十七 梨洲遺著

度以八十餘舟爲後援五十舟從東畔時內纒其歸路五十舟從西畔牛心灣內

外塹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淪滄蓬勃邊迎王旅士皆股弁現巡師大

呼曰惟天惟

今上皇帝之靈尙輔相予須臾雷動立轉南廳軍復大喜乃裹創疾戰買勇先登

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怒張官軍乘銳夾擊我總兵朱天貴戰死自辰至日中兵

氣益厲多殺國軒軍萬餘人殲其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啟明吳潛王隆等燒大小

關艦二百餘艘餘衆多降國軒知勢不敵乘急逃走澎湖既破現以

臺灣未滅爲攻心之法迎降弁目賞以袍服靴帽凡降卒四千餘人給以糧米傷

未及死者凡六百餘人醫治之送還臺降者相謂曰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之也歸

共傳說臺灣之人乃無固志寧靖王術桂自以太祖之孫寧王權之裔義不可辱

度事已如此乃具冠服設寶禮於庭北面再拜天地二祖列宗招臺人從容別飲

投環自奮絕服以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從縊於堂臺之志士爲流

涕曰嗟乎王孫與北地爭烈矣而劉國軒馮錫範何祐洪磊等方幸克壞決計投

誠七月丙申遣劉國昌馮錫廷陳夢煒廣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

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府庫軍實印軍門乞降八月壬子環統舟師至鹿耳門國軒使人徐道以令入鬻髮雞犬弗驚市不易肆凡克塽嗣位二年奉永歷正朔當是時年十五自成功初起迄克陝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朔亡越日環乃刑牲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遠賜姓啟土世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環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現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讓成大戾現於賜姓剪爲仇讐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君子嘆之曰父仇一也鄭公辛賢於伍員多矣乃疏請經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副將立臺灣府領三縣附郭曰臺灣外鳳山諸羅兩縣分南北二路設兵防爲萬世之業焉遠康熙三十九年

仁皇帝聖旨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實守家建祠祀之

鄭成公傳

十八

泉州遺著

鄭成公傳終



賜
姓
始
末

賜姓始末

庚笙



賜姓始末

餘姚 黃宗義 太冲撰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蘇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贖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奕奕耀人。隆武皇帝即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船為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為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崎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盞，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為甲，每甲則百餘騎如一人，莫辨其孰為芝龍也。時南安有荀慈，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荀慈先亡，劉香恃眾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芝虎輕舟躍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

賜姓始末

梨洲遺著

既併其眾，遂益強盛，江右鄒維璉嗣為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為計也。宏光帝立，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鹵侯，晉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即安樓船尚五百餘艘，乃為洪承疇所誘，決意欲降，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川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歛，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監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五月，於廈門，即中設演武場，七月，合定國公，即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會總，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戊子閏三月，同安溪皆下，以禮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集金裕皆死之。知永歷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歷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款，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軍薄，襲破之，會總自縊，諸紳咸避於梧，待成功自南反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

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利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內堅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帝在彼爲僧。繼而勅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師金礦援漳。島兵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不遠。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出驗視。卒不可得。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尙文反正。以定海李孟巽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山羅髮不受。潮州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岩不下。泉屬七縣。降者六。乙未二月。破仙遊。攻凡牛。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精神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陽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抵城下。十六日。北師再遣使讓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戎事故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講成功。五月十日。粵

賜姓始末

一

梁洲遺著

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廉雄不從。斷其手。得璽據出。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參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同災。戊戌正月。行在以置番通問。二月。使松江徐孚遠親行在。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得過。遂返廈門。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師與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欄歸故里。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擊撞。義陽王某溺焉。於是反旆。已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戰師。從爲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沂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黃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無爲廣德和陽。凡得府四州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蕪縣亦皆待時爲降計。其時有大帥軍騎東逃。飯於村店。店中惟一老嫗。大帥遠遯。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天。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降。未定而謀知島師疎放。檣蘇四出。諸營壘爲空。士卒釋冰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應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兵。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軍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彝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君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席文燦據之。值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

賜姓始末

三

梁洲遺著

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某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彝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成。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燬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而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水漲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彝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攻城。城堅不受。鄭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濼。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源。三日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彝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四年卒。子錦。編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兵爲助。錦引船入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錦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於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卒。子克塽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清。得授世爵云。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贈之。海生即有賢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

宣王未立。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伸大義於天下。愚聞海外尙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賜姓始末終

賜姓始末

四

梨洲遺著



周允卽國文忠公年譜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光二十

廬陵周益國

文忠公集

瀛塘別墅藏板

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目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條

張序一首

彭序一首

王序一首

重刊敍畧一首

彭定凡例

重刊凡例

宋史本傳

南宋書本傳

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目錄

宏簡錄宰輔列傳

年譜

總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文忠集二百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雜記已著錄是集即史所稱

平園集者是也開禧中其子綸所手訂以其家管刻六

一集故編次一遵其凡例為省齋文彙四十卷平園續

彙四十卷省齋別彙十卷詞科舊彙三卷掖垣類彙七

卷玉堂類彙二十卷政府應制彙一卷歷官表奏十二

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七卷承明集十卷辛巳親征錄

一卷龍飛錄一卷歸廬陵日記一卷閒居錄一卷泛舟

遊山錄三卷乾道庚寅奏事錄一卷壬辰南歸錄一卷

蘇軾文忠公集

思陵錄一卷玉堂雜記三卷二老堂詩話二卷二老堂

雜誌五卷唐昌玉蕊辨證一卷近體樂府一卷書彙三

卷劄子十一卷小簡一卷其年譜一卷亦綸所編又以

祭文行狀謚誥神道碑等別為附錄四卷終焉陳振孫

謂初刻時以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十一卷所

言多及時事託言未刊鄭子敬守吉時募工人印得之

世始獲見完書今雕本久佚止存鈔帙而玉堂雜記二

老堂詩話等編世亦多有別本單行者已各著於錄茲

集所載則依原書編次之例仍為錄入以存其舊第焉

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序

乾隆間 敦仁 宰廬陵即思刻周文忠公集徧覓底本不可得後

守南昌時聞都中有殘本適常熟言太守 朝標 入都過訪屬其

轉購竟購得之為蕉林相國家藏鈔本原裝三十冊內缺九冊

計三十九卷而余已將御事無力刊行攜來江南曾屬顧君澗

贊 千里 考覈知尚為開禧間公家刻本本來面目與世所傳鈔

本二百卷者迥不相同隨題帙首俾知珍貴茲吉郡太守劉君

梅坪 體重 書來言廬邑歐陽介卿中翰 榮 欲以付梓託其戚友

陳子春 仁 官江甯者索繕亟出使刊之借酬夙志昔杜韓諸集

初出時皆不免脫落後乃續有增益始成完璧今此所缺之九

蘇軾文忠公集

冊安知不尙在人間以待補入精氣所感召延津之劍吾知其

必有合也介卿幸勿以其殘缺而少之

道光七年丁亥歲夏四月陽城張敦仁

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四庫書目作二百四卷蓋合思陵錄上下二卷爲一卷而附錄止作四卷故也書目又謂卽宋史所稱平園集者今考宋史藝文志所列書目皆與集符惟中缺奉詔錄七卷固不總稱平園集也公子綸跋云惟日記紀錄頗詳而書彙尤多皆未能盡刻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謂因其中多及時事故託言未刊鄭子敬守吉時募工人印得之世乃獲見全書是昔時固有版本矣然自宋至今迄少傳刻四庫所收其別本存翰林院中先文勤公嘗購得影宋本乃合衆手鈔成者紙墨行式紛錯不齊幸卷帙俱備嘗備

周益文忠公集

卷首 彭序

一

內府本手校一過因慨然於江西諸大家文集多祠堂版而公集日就銷沈欲俟駕堂太史與其族人謀之其文具載於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中然亦僅勘定訛字而未暇編次故跋中但曰粗可讀而已廬陵歐陽介卿中翰嘗屬王霞九侍御就都下訪求善本將付諸梓尋借得翰院本鈔錄功未竟而霞九出守山東歲辛卯霞九馳書索觀予家所藏因別錄一通更借翰院本審校時門人武宣張伯眉館予家昕夕從事訂譌補缺襄助爲多蓋二本皆互有出入亦互有異同如思陵錄則予家所藏本爲精書彙則翰院本爲備因別爲凡例十二條以識大畧所可異者益公當日嘗與會無疑等編次六一集刻之考正蒐羅視

他本獨爲詳確今公集自開禧至今已六百八十餘年昔之刊本不可得其鈔本又訛誤踏駁幾亡而僅存而歐陽之裔乃能表而出之非特爲鄉邦文獻之美亦以見兩文忠之精神後先契合久而不磨又若環相爲報者蓋亦良非偶然也且予亦私幸乎先文勤殷殷讐校力欲謀梓之意一旦得遂因備書其緣起以爲序而郵致之以予聞霞九政聲卓然齊魯聞其文章宦蹟必將力追乎鄉先賢而取友如歐陽介卿者洵足尙矣
道光十二年壬辰歲秋七月南昌彭邦疇

周益文忠公集

卷首 彭序

二

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

廬陵人文之盛於宋自歐陽子始更二百年周益國文忠公繼之益公立朝忠鯁進退必以義一如歐陽為文雄深博雅制草尤典則為南宋冠同時若胡忠簡後此若文信國均以氣節文章高千古故論廬陵於宋代必稱四大家顧六一集經益公編次最為詳確忠簡及信國各有專集行世獨益公所著號平園集者多至二百卷今藏

內府雖其後裔亦不復記錄蓋宋時刊本之亡久矣贈芳幸生鄉先賢之後慕其行事私願盡讀其文為諸生時徧求於鄉邦不可得竊念益公當日與曾無疑等編校六一集藉以傳流今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王序

其遺文散佚而承學之士無復如曾無疑其人者為之蒐輯心滋慙焉間以其意為歐陽介卿中翰言之介卿六一後裔也嗜學而勇於義亟欲求公集版行會贈芳供職史館借得翰苑鈔本與諸同人分冊繕錄旋以視學荆楚未及卒事而介卿從張古餘觀察家借錄又聚雜多訛闕最後知南昌彭文勤公遺有鈔本因致書春農學士台翰苑本校之自辛卯迄壬辰十月參互攷訂鈔寫成帙通計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皆校定可讀其詳具學士序中即以寄介卿鑄版而廬陵四大家之集庶幾得完其舊歐陽固多賢裔介卿昆弟嘗重刊文忠公集暨毛詩本義又刻其家文公主齋集蓋其篤念前徽敦崇古學曷

夏乎有以自異天故於平園遺集特晦其傳迺假手於廬陵之後裔以答昔年編校之勤贈芳亦幸藉二三君子之力得償其

積願雖神物之顯晦或有數存乎其間而介卿昆弟之賢則固兩文忠所默相者也顧嘗論之益公平生願慕歐陽子歷官得諡亦復相類惟其時江上偏安敵讐窺伺較之明道嘉祐間相

懸萬萬公以忠直受知孝宗參樞筦歷二府舉凡戰守之機宜邊帥之勇怯使命之當否一決於公賴公之經營區畫而宗社粗安者數十年今讀其奏劄慷慨激發與忠簡文山所上書疏相似至若草兩朝內禪之制及臣僚除授之文雅容都雅則於歐陽子為近蓋歐陽子幸而際其盛公則不幸而值其艱而勛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王序

業爛然有光先哲心跡同符百世不可磨滅讀公集者即其文以考其事相與勉為經世之學氣節文章益進於古俾吾廬陵之盛復如有宋時也此則介卿所拳拳亦贈芳與諸君子蒐輯之苦心也夫前分鈔翰苑本者新城周貞木太守泰和周夢巖學使也訂訛補闕與春農學士共鑄校者其門人武孟張子伯眉也均有功於斯集用並著之

道光十有二年壬辰冬十月望日兼護山東鹽運使司鹽運使濟南府知府前翰林院編脩邑後學王贈芳敬撰

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畧

吾邑宋文集自先文忠公外惟周益公所著甚富宋史謂之平園集以公晚年自號平園叟也然其初集題曰省齋文彙續集乃稱平園考南宋時廖行之蘇思恭吳獬有集皆各省齋故省齋亦不可以名公集我

朝編纂四庫全書易平園舊名而以文忠集著錄迨觀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周益公集而

國朝顧脩所輯彙刻書目又謂之周益公大全集公集著錄不同如此惟公德業文章為一代之望而數百年後高文典冊不惟環海之內所未覩即桑梓之邦亦莫得撫遺編徵前獻以慰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重刊敘畧

高山景行之思心竊恫焉榮自早歲即有志是編訪知張古餘

觀察藏有舊本急借鈔錄因譌缺甚多惆悵久之時與王霞九觀察覓公集善本重刊以廣流布於是觀察借得

內府度閣本與同人倩王分鈔之旋以督學楚北未竟也又謀諸彭春農學士出其祖文勤公知聖道齋本合翰院本校錄郵

寄榮喜獲全書不揣固陋匯數本之異同參互鈎稽訂譌補缺次第編錄匪敢云克復舊觀較之諸本差為完善考是集為公

子綸所輯一準公手編先文忠公集例平生著作皆得備載當板行時直如德星慶雲焜耀寰區讀公文者莫不薰陶鼓舞其

中迄今舊刻蕩然無存而藏書家鈔本亦不多覩茲幸蒐羅就緒倘歲月再延又將放失豈不惜哉抑榮重有感焉先文忠公

集實由公編定自紹熙辛亥迄慶元丙辰凡六閱寒暑而成其

攷覈之精編次之審與夫究集古錄之初終搜歸榮集之散軼未嘗不歎前賢古誼卓越等倫榮於公無能為役而念公校先

文忠集之勤則是編之刊愈汲汲焉難已第元書二十七集為卷二百讐勘匪易歷數歲之久始得一百六十二卷擬俟全集

校畢鈔板霞九觀察貽書敦促之因取已校正者付之剞劂俾藝林先覩為快餘俟續刊爰述其顛末如右

大清道光二十有八年歲次戊申孟秋月邑後學歐陽榮謹書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重刊敘畧

二

彭學士原定凡例

一書目最宜簡明方便檢閱是書原定總目以文集之名作大綱統為二百卷內分諸種各自為卷諸卷各自為體綱下有目目下有子目已詳備矣而玉堂類彙中又於各體中多立名目如同是詔體又分賜臣僚請免賜臣僚生日賜外國生日及獎諭外國獎諭臣僚等名如此之類甚多今但以詔為目而以舊所分云云改注於各體之下亦便觀覽餘仿此

一是書向有板本而時已無傳所據兩本皆出自鈔寫語句多有異同若逐一校記恐滋煩雜今擇其有關疑義者注之其無甚切要及灼知其誤者即為校正不復加注焉

周至國文忠公集

卷首彭定九例

一

一平園續彙四十卷原無目錄今增入惟目錄後人所定而目中語意則節畧原文而為之恐世間尚有傳本別有目錄則與此為不符謹記於此

一平園續彙中神道碑各本前後次第俱不相同今畧以年月為序位次雖殊而卷數仍舊其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舊多脫誤考宋人諸家文集多以青詞載傷頌之前今則以佛家銘贊偈子之類為第三十九卷道家設醮青詞之類為第四十卷亦微有異昔公編刻歐集嘗自謂歲月差互標注抵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今之稍有移置亦猶行公志也

一掖垣類彙七卷畧年月者十之六七而先後次第乖舛既非編年又非分類如卷七王相除知饒州勅前注乾道八年正月後又注七年十月十三日指揮考公以乾道八年正月復入中書自序云不一月又坐論事丐免南歸錄云二月丙辰受省劄即登車今卷中署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者蓋皆七年冬積壓未下之詞命其二月十九二十五三月十一日等三勅公已去國何從有此疑二月當為十二月至三月當為正月緣前後數勅皆正月且同是十一日也宋史乾道八年簡帙脫落無可考證詞命之與指揮參差數月勉強編年終恐與史相戾今取前五卷稍為詮次分恩除功敘罷復贈封國

周至國文忠公集

卷首彭定九例

二

郵神號六門卷六原已分類姑仍其舊卷七俱係乾道間之作亦自為一卷而稍正其次焉

一掖垣類彙中各題語意文體皆似記敘事由過於冗長其前總目稍為簡明然亦出後人隨意刪錄如李璘項膺轉官乃云張綸魏安行展二年磨勘益節畧本事而誤者殊不可用今另為各題而錄舊文為小注用資考證以其初非題式故謂之原標云

一玉堂類彙中亦稍有釐正如赦文以可大赦天下以前為首詞於殿以下為尾詞分一篇為二首殊非體制加恩等制以新舊封邑敘入制中而題則從簡宋人四六之文此等處概

不詳著今不從刪者以其足資考核故也內制一門既注明賜臣僚請免等云云以括其凡而逐題仍必載明賜某人請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云云亦似過煩今刪之他仿此口宣一門如金使到闕後訖回程典禮不一原本逐事編年著錄然有口宣不出公手者則就中典禮隨文俱缺且他處皆係分類此忽編年亦爲自亂其例今考依各典禮節次各歸一類既可藉知當時儀制而與全書之體亦歸畫一

一省齋文彙平園續彙前數卷詩集舊本每篇各記歲月易與詩中自注相亂謹案公撰歐集年譜後序云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今即用

東坡文忠公集

卷首 彭定凡例

三

其例將詩集年月移注目錄之下

重刊凡例

一是集共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張古餘觀察鈔本止一百二十五卷內缺三十九卷王霞九觀察所分鈔翰院本又止有平園續彙省齋別彙詞科舊彙掖垣類彙四種惟彭春農學士所錄知聖道齋本爲全書互校三本各有異同得失蓋皆假手鈔胥亥承魯魚所未能免今悉心讐勘計得一百六十二卷先爲梓行其雜著述二十三卷書彙十五卷及附錄五卷俟續刊

一年譜一卷彭本原附二百卷之後今移置卷端并冠以宋史南宋書宏簡錄本傳俾學者讀其書先知其人亦尙論之一

周孟園文忠公集

卷首 重刊凡例

一

助也

一彭學士本乃據知聖道齋本合翰院本而校定者二本互有異同可兩存者則標注某本作某互有得失須考證者則標注案云云今校則更取張觀察鈔本及王觀察所鈔翰院本互勘遇有異同得失亦做其例標注

一彭學士原校有灼知其誤者即爲改正不復加注今校亦用其例或有似是而非易滋人惑者間爲明標其誤

一是集分類編次並以彭本爲據間有從翰院本及因年代參差稍爲移置者均於每卷每篇之後一一注明

一是集諸本完缺互異有彭本無而張本翰院本有者則注明

張本有若干字翰院本有若干字有彭本脫依依張本翰院本增補彭本錯簡依張本翰院本釐定者則注明依某本增補依某本釐定其缺字處彭本有畫口者有寫缺字者今並畫口如缺一字則畫一□缺二字則畫二□□以次而推若缺字甚多則注案云云

一平園續彙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彭本互為移置今依翰院本釐定庶與省齋文彙青詞祝文祭文居前釋道頌偈贊題居後體例畫一又案省齋文彙第四十卷首以釋道二字標目以頌偈贊題等字小注於下而平園續彙則未明標釋道二字為目今並歸一例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重刊凡例

一掖垣類彙一卷至五卷俱係外制彭本第分列恩除功叙罷復贈封國郵神號六門而不特標外制二字似與全書體例不符今以外制標目而以恩除功叙等名分注於下較為明晰

一掖垣類彙七卷彭本署年月者十之六七而先後次第多有舛錯今無從考覈故一概不列年月

一玉堂類彙內制八卷彭本有臣僚請免賜臣僚請免等名因內多錯出不齊今刪之惟以內制二字標目庶免混雜

一奏議十二卷原無目錄今增入以便檢查

一彭本所定凡例共十二條茲錄八條餘四條係校雜著述與

書彙之例俟續刊時補入

邑後學歐陽棨謹識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重刊凡例

三

周必大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誥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督課之紹興二十一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廼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宋史本傳

進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崔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覲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為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

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闢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宏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止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宋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賚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宋史本傳

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候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草一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

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曠疾速誤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宋史本傳三

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論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令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則益國文忠公集卷首宋史本傳四

察能否王帥悚激無敢容私劫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爲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更請勘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錫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尙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宋史本傳

五

留正拜右丞相壬子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異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超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獻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獻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獻子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畱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益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宋史本傳

六

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畱正指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益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揚忠襄邦父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南宋書本傳 明錢士升撰

周必大子充家廬陵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會觀龍大淵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秦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八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遂請祠去久之除祕書少監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奏曰陛下取漢宣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補珠精傳

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宏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有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一日詔對選德殿帝以在位既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

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

州長吏條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

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為革

二弊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

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

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必大遂予祠說露章薦濟

必大於是除必大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歸久之除直學士

院上日御毬場必大日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

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之變乎

正以警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內直宜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補珠精傳

二

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

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必大在翰林幾

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上曰

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

必大口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

遂以為當然有介椒房之授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

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

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

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

險知樞密院上日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

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
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
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封事多
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
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升遐金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
可遂爲編素服就帷幄引見尋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
疲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至倦勤上
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
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南宋書傳

三

二月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拜左丞相留正拜右相上以內禪意
諭二府二月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
位與于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願自今不得口侍天顏因哽咽不
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即位拜益國公李
獻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獻令帖麻改定何澹爲諫長劾必
大出判隆興寧宗即位致仕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
倡僞徒私植黨與自是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
汝愚留正指爲罪首澹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
之碑自號平園老叟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
陽文忠修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爲文記之蓋

絕筆也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南宋書傳

四

宏簡錄 李輔列傳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宏齋邵經邦撰

周必大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早卒必大少英特母督課登第授徽州戶曹舉博學宏詞遷建康教授轉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正字俄兼國史編修改監察御史孝宗踐祚擢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但分章析句乞從容訪問務裨聖德究治體上納之命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時次缺左右史記注壅積令如舊制兼修月進尊權中書舍人上以蜀邊為憂應詔上十事著切時弊又權給事中繳駁不辭權倖程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法會覲龍大淵遷知閣門皆不奉詔有旨切

身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宏簡錄傳

責日給舍為人鼓扇若水正時安敢爾必大退而待罪旬日又

甲前命必大竟不行遂請奉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以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鄭聞草詞上親改竄末引漢宣帝之言明示好惡必大因奏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宏蔡義韋賢號稱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德壽加尊號以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元上和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議受書禮使具國書案畧謂尊

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朕未嘗諭意而能道心中事尊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再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上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言必大條奏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邊將數易是責任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長吏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上嘉納為革二弊江湖早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以代民輸復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怒其論張說遷官事罷知建寧稱疾而歸久之召除敷文閣待制兼職如故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擢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勸上

身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宏簡錄傳

二

儲材以備他日昔太宗所儲為咸平嘉祐之用仁宗所儲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喪士氣秦檜忌刻人才流弊至今願痛懲之上以講習武事日御毬場令武士擊毬必大力陳願自愛上輒改容謝時太子亦與司天奏金宿近前星上傳語太子對曰子職以順令為常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之自今勿命可也轉吏部侍郎為翰林學士上欲得人共職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且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歷陞禮吏二部尚書兼承旨學士禮官議明堂典禮適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以進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從之必大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

事每遇大事宰相不能處輒以數語決之上問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議事何獨無一語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沿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自今惟小事無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恐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其如公論何有介椒房援求爲郎者上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尋改知樞密院奏山陽控扼清口舊屯軍八千今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不若歲撥揚州武鋒軍三千足之郭杲又請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宏簡錄傳

王

移荆南軍萬三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屬喉襟乞留兵二千守江陵金人逼上京上諭且分諸將出鎮必大又奏敵恫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淳熙十一年進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又創諸軍點試法以時點召察其能否有自外解發亦親閱之主帥悚惕無敢容私池州李忠孝奏罷正將二人上稱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闕帥臣請令侍從管軍共薦毋得私舉或傳大石林牙與金忽魯交兵分據上京必大勸上勿輕信既而果妄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獨秀州總制錢二萬緡舉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

豈可尙同自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已也高宗升遐攝太傅爲山陵使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至金必大言今昔事殊不當曲徇賀正使至或請易服御殿必大執不可乃縞素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孝皇獎勞再三且諭以朕將倦勤正須卿留對曰聖體康強何遠至是上曰事莫大於宗廟而孟饗多以病攝禮莫重於執喪而不得常至德壽宮欲不倦勤得乎因密賜傳位親札同留正議拜左丞相封許國公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言二月辛酉朔降詔必大奏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立問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宏簡錄傳

四

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進少保益國公李獻草二相制撰不同遂求去何澹因書憾劾之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禮泉觀使判隆興又坐所舉監文思院常良孫犯賊遠配降封榮陽郡公益宗卽位求直言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慶元初加少傅致仕韓侂胄使御史施康年劾其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降少保嘉泰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九贈太師諡文忠御題神道曰忠文者德之碑生平篤意正學其徒多依之自羅變後悉皆屏伏餘者改易衣冠以白別異晚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奉旨撰選德殿記皇朝文鑑序又建三忠堂祀鄉人歐陽文忠修楊忠襄

邦父胡忠簡銓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宏簡錄傳

五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已後學歐陽棻介卿重刊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是歲公之外王父王給事覲知平江府皇考秦國公偕皇妣

秦國夫人隨侍

七月十五日巳時公生於府治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高宗卽位改元

建炎二年戊申

是歲大父秦公倅廬陵皇考奉使湖湘因挈家歸省

建炎三年己酉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年譜

是歲車駕在維揚大父秩滿入覲皇考隨侍薨於揚州

建炎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紹興二年壬子

紹興三年癸丑

紹興四年甲寅

紹興五年乙卯

紹興六年丙辰

是歲外祖母衛國宋夫人過廬陵皇妣奉大母秦國夫人之

命挈公及姊弟隨侍寓於信州乃命公從汴人陳持學

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衛國宋夫人薨皇妣哀毀致疾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乙巳皇妣秦國夫人薨

二月壬申權厝於州北茶山時伯父金紫將漕廣東道出上

饒挈公及姊弟以歸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是歲金紫罷官北歸公隨侍留贛

紹興十一年辛酉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年譜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紹興十七年丁卯

是歲金紫再守辰州公侍行

紹興十八年戊辰

紹興十九年己巳

是歲金紫丁張夫人憂公隨侍歸贛

紹興二十年庚午 公年二十五

正月合葬大父秦公張夫人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

是秋公與廬陵薦送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公年二十六

是歲公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司封郎官王

公葆許以女妻公公復歸贛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公年二十七

是秋齊述叛公徙居於吉冬權贛州零都縣尉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公年二十八

是歲公親迎於平江之崑山

周益嗣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公年二十九

十二月改差監行在太平和劑局門壬寅到任寓濠沙坑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公年三十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公年三十一

正月庚戌子綸生

六月己亥晦比隣王運屬家火延燒數十家公坐是去官時

外舅王公守廣德公挈家過之因少畱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公年三十二

是歲公舉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循左修職郎

副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充建康府學教授周必大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並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為多

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於春官者數十輩而爾以梓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可特授左修職郎差遣如故 周麟之行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公年三十三

二月癸巳到任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公年三十四

七月壬寅漕檄考試宣城

八月壬子朔抵宣城入試院

九月丙戌還官所

紹興三十年庚辰 公年三十五

二月癸酉除太學錄 副詞左修職郎周必大右可特授依前左修職郎太學錄填見闕勅左文林郎

周益嗣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四

蔣希等朕揀復學校崇重師儒惟採擇之加詳故除授之不數以爾希問學淵源甲科之選其該經師席以迪多士以爾必大藻思駿發詞學之英其錄於學事以肅規矩夫科目名也職業實也朕既以名取之必試之以事庶考爾之實焉尚勉之哉可依前件 業謙序行

四月庚戌供職

六月循左文林郎

八月乙卯子柔弟卒

九月丁丑公召試館職戊戌入和宣門赴學士院試策癸卯

除秘書省正字 前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勅左文林郎行太

學錄周必大等請圖書之府英俊是儲然預遊其間者必試之而後用朕所以遵祖宗之訓也以爾必大文詞之偉早擬異科爾大昌問學之優有聲庠校茲命策之翰苑爾對可觀宜較成均之職往正中秘之籍益思涵養以俟簡求可依

前件 楊邦弼行

十月己巳輪對後殿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公年三十六

三月己丑被宣赴垂拱殿受勅充公試補試類試考校官

四月庚午改授左宣教郎

十月丁亥兼國史院編修官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公年三十七

五月庚子除監察御史制詞勅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史院編修官周必大朕招選時髦

儲之冊府以須不次之用蓋亦居久而後察也爾華贍之文燦於給札篤實之論具於奏篇斯固察識之矣擢居憲府助朕耳目孰曰不宜汝其雍容臺許茂著賢業其日新於譽處式務稱於所蒙可特授依前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 唐文

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五

行若

六月孝宗即位

七月己酉皇帝親饗太廟攝光祿丞行事壬戌覃恩轉左奉

議郎制詞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周必大右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守監察御史勅左宣教郎守殿中侍御史張震

等朕以初政之臨祇奉慈訓爰推慶澤溥及萬方凡爾有官成進厥秩矧居臺省親被寵光往其欽承以對休命可依前

件 到

八月戊寅皇帝詣德壽宮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

寶奉勅舉太上皇后尊號寶行事丁亥除起居郎制詞勅左奉議郎守

監察御史周必大典謨不作惟助華授受之心與夫一時庶歌出治之道世果得而傳耶國家繼繼承承赫然若前日事固足以上追千載而無慚予惟夙夜祇惕以無忘元首股肱之戒實自茲始爾高詞懿學拔自名場茲副簡求冠於螭陛

言動之紀汝得以親承論思之職汝得以參與稽古在昔二美斯存尚勉猷為以光述作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起居郎 唐文 若行

九月丁未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丁巳兼權中書舍人又時暫兼權給事中

隆興元年癸未 公年三十八

三月甲辰同金給事安節徽龍大淵會觀除知閤指揮戊午

入奏以遷耐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五月至寧都省尚氏姊

六月壬午至吉寓居永和鎮本覺寺

隆興二年甲申 公年三十九

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六

乾道元年乙酉 公年四十一

六月磨勸轉左承議郎

十一月再任台州崇道觀

乾道二年丙戌 公年四十一

三月尚氏姊卒

十月公如上饒遷奉皇妣秦國夫人之柩歸廬陵

十二月丁酉襄奉於膏澤鄉長岡之原別求輔穴葬于柔弟

公各為之誌

乾道三年丁亥 公年四十二

三月壬寅攜家泛舟入浙省外舅疾乙丑達宜興

乾道八年壬辰 公年四十七

正月庚辰時暫兼權中書舍人

二月癸丑張說王之奇除簽樞並上章辭免新命公入奏未

致撰不允詔草乙卯有旨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

六月己未至吉庚申挈家人望雲門新居

乾道九年癸巳 公年四十八

正月除知建寧府制詞勅左朝散郎賜金紫魚袋用必大言

語侍從之臣朕所望以朝夕論思日月獻

納者也間者均佚於外顧瞻在列念之不忘况嘗典朕三禮

分直北門以有顯庸者乎式圖爾居莫如南服爾宏才與學

獨步一時大冊維文高推兩禁簪筆入侍知無不為乃眷賢

勞久安嗣觀建寧吾潛潘其俗健武而尚氣可以義服不可

以力勝願豈輕畀哉昔王仲舒為蘇州刺史唐穆宗謂其文

可思最宜為諸朕於汝幾是矣善撫吾民嗣有異寵可特授

依前左朝散郎知建寧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公再請祠

物使替任文薦到任成資闕賜如故 王淮行

不允

八月戊辰挈家離吉舟次豐城復以疾告

九月丁巳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十月丁亥公還吉

淳熙元年甲午 公年四十九

正月磨勘轉朝請郎

特授依前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差遣賜如故 王淮行

十二月召赴行在

淳熙二年乙未 公年五十

正月丙午公離吉

二月甲子次餘干縣省外姑

三月庚子入國門壬寅對於隱岫癸卯除敷文閣待制講

制詞勅管筆禁林執經帝幕有議論從容之益無簿書性憊

之勞自非名儒不在茲選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賜紫金魚

袋周必大挺剛方之操守端靜之規早脫穎於羣英即通儀

於華實起嗣真洞之逸來膺宜室之咨朕方稽二帝三王之

心以圖康乂爾惟富六藝百家之學宜共講明爰錫贊書俾

躋重席茲益親於畫接其備告於辰猷可特授依前朝請郎

充敷文閣待制待講

賜如故 湯邦彥行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十

六月壬戌兼權兵部侍郎

八月丁卯兼直學士院

閏九月癸丑除兵部侍郎制詞勅國家之設武部職固簡於

制惟其需於猷告是每嘆於才難朝請郎充敷文閣待制侍

講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事幾先

見其徵議論下負所學身從問館召真西清資爾文以備

真於武部爰申命於通英俾加紳釋之勤以助緝熙之益哉
念仁皇可傳之法深明仲尼不刊之書丁度開其端宋綬繼
其後皆嘗於從容之際而見乎答問之間朕仰遵列祖之規
模方資折衷爾其攷三傳之同異以廣發揮益思古訓之稽
庶獲多聞之效可特授依前朝請即試尚書兵部侍郎兼
侍講兼直學士院賜如故 蕭燧行

十月丙申兼太子詹事

十一月戊申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

寶權禮侍押寶案

十二月辛巳磨勘轉朝奉大夫

制詞勅周人序羣吏之勞以八柄而馭貴虞氏雖九官之

列猶三考而陟明蒲昭考核之公不以崇卑而間朝請即試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
袋周必大忠多裨益朕所深知祿位每加身愈恭而退遜閱
閱所積吏以時而齊馳肆循品秩之常爰行褒進之律是云
信賞豈用賢而日月為功顧猶歷階示惟君之名器不假儻
更論思而有補會分猷念以相從其究爾庸以若茲訓可特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十一

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 程大昌行

淳熙三年丙申 公年五十一

正月丙辰借兵部尚書永宣侯押伴金國賀正且人使御筵

於赤岸

三月辛未德壽慶典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制詞勅朕惟歲

厥相推有無積慈極在上常壽且康八千為春平格之休
遂至五十而慕燕室之日方長若時邇聯宜同茲慶朝奉大
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
金魚袋周必大靜淵以敏直亮而文為言語侍從之臣豐於
裨益凡君臣父子之懿多所發揮比從簪筆之班誕揚奉冊
之意覽而心善知深中於情宜古謂色難喜獨臻於頌適以
比周行之象當膺大賚之施其敬封列爵之初仍錫壤井腴
之富益茂輪於忠蓋用上答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
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 太上
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 程大昌行

日曆成

四月丙戌轉朝散大夫

制詞勅紹承天統思協帝華巍乎其有成功具存三紀之政寶之以為大

訓宜垂四繫之文繫予法從之臣嘗居太史之職奏篇求上
第賞有差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
大學富而聞多氣和而守正編儀清近蔚有聲光書命之行
當時未有及者禮樂之任疑義皆取決焉茲寓直於禁林復
升華於講席大典一出於其手嘉謀屢沃於朕心願千卷之
信書藉諸儒之緒業夷攷所居之官重諒知載筆之功多肆
答賢勞進升文秩其對揚於休命當嗣有於褒遷可特授朝
散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
事賜如故 劉孝應行

九月甲辰兼侍讀

制詞勅朕延鴻博之英侍清問之燕以六經載道既詳究於指歸顧列聖貽謀其可

忘於矜式宜就升於位次俾進讀於朕前覲大起於治功豈
直為於觀美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
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
必大早以高明之學徧揚華近之塗正直不同多所論思之
益文章有體形於播告之修自參簪筆之聯屢在橫經之列
訪問多至中夕領待蓋非一朝時方率由於舊章必求明習
於故事係眾所望非卿而誰選者儒以質史疑朕豈愧開元
之主讀寶訓而先政體爾當如康定之臣可特授依前朝散
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
如故 劉孝應行

十月丙子文德殿發中宮冊寶進解嚴牙牌

十一月壬子上自太廟登玉輅過青城郊祀大禮克執綬官

辛酉赴璿璣觀奏告奉安北斗神像幹辦本宮霍汝弼傳旨

賜香茶

十二月丙子車駕恭謝太乙宮次詣璿璣觀簪花御圃對御

酒三行宣勸兩盞丁酉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制詞勅

祀時乃周道若陞侍於左執此良綬則屬文學之臣豈獨以
密近為榮實蓄所聞以待有問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十一

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官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詳雅而釋回齊莊而去偽正立之容
乃有可觀自進發廟門至於壇宮鸞鳴和應匪匪翼翼所以
安子乘而肅民瞻也其嘉汝有助哉今熙事既成所不愛於
汝者子爵之進也采邑之加也如使軍度戎物常以整備開
則汝不負於新寵者在是司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
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進封官 乙未除吏
城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賜如故 陳駉行

部侍郎 制詞 國昌在於得士政又關於官人不謹鑿銓則公
才而貶此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
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
大性極謹密體蹈忠醇學足以裕詢咨文足以華乎渙立朝
所以見節而汝節之弗渝臨事然後見能而汝能之甚茂眷
久參於圻父獲五戎咸整之稱德宜亞於冢卿底六敘備修
之績副予則哲尚爾克勤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吏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 陳駉行

淳熙四年丁酉 公年五十二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祐陵實錄成

五月乙丑轉朝請大夫

制詞 勅朕祇若皇猷茂揚祖烈惟祐
陵在御益踰兩紀之年而實錄之書

當傳萬世之信中更放失雖就編纂念猶闕於舊聞詔申加
於載平奏篇來上褒律是頒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造淵源文知體要掌內外之制居多
潤色之功歷講讀之官備整切劑之益茲勒成於大典常允
賴於良才多所發明為之嘉嘆用序遷於華秩以顯各於舊
勞其體朕恩益殫儒效可特授朝請大夫依前試尚書吏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 劉孝廷
行 丁卯除翰林學士 制詞 勅朕考唐室之制重翰苑之臣謂
改稱學士實專審命之司逮我本朝用為故事思禮加異縉
紳所榮既非他才之可居宜求已試而後用朝請大夫試尚
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心醇而履正學廣而聞
多早決異科備儀禁路雖平居周密不言溫木之名而敏事
雍容時號棠花之論洵寓鑿坡之直屢當經典之行掩盛事

於前開布大喜於天下凡號令一出其手猶卜筮罔不是字
副子遜簡之懷庸正久虛之席豈特資於潤色益欲備於瞻
咨裁大義於中是為內相之職率至治之要毋忘夜對之時
尚追配於古人以永有於休譽可特授依前朝請大夫充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 劉孝廷行

六月辛巳忠翊即學士院待詔錢滋宣召入院

七月甲子兼修國史

九月戊午同宰執侍從宣赴芙蓉閣觀擊毬次內宴選德殿

有和御製詩

十一月庚申磨勸轉朝議大夫

制詞 勅朕待非常之才不次
而用計羣吏之治應格乃遷

故維甘泉之舊臣不廢審官之常法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
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早由望實亟踐清華不名一長實
兼數器以文章則擅帝揚書詔之美以顧問則備崔高古今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古

之知典禮直哉惟清作史質而不俚倚切劇於經庸賴贊護
於翰學廣聞多敷歷益著職親地禁禮遇方隆願惟助朕
之居多奚待計功而後賞用遷華秩尚爾因歲月之成亦使
庶僚知朕重名器之意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充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 劉孝廷行

淳熙五年戊戌 公年五十三

正月己未乞補外降詔不允

三月甲寅被宣充御試舉人詳定官

五月丁酉對於隱岫得旨撰選德殿記

閏六月丙午進呈記文

九月乙丑中使李裕文傳旨令書丙寅所進書殿記壬申車

駕幸秘書省賜宴右文殿

十月戊申轉中奉大夫制詞勅望蓬萊隔弱水嚴列聖之寶儲約史記修春秋奮宿儒之鴻筆肆
予臨幸宜有恩榮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
周必大學廣開多量宏德粹才兼數器備儀侍近之聯史有
三長深明筆削之旨逮茲清蹕之流備觀汗青之勞爰錫贊
書序遷崇秩萬世不刊之典允賴鋪張生平未見之書靡勞
細釋欽承茂沃益告嘉猷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翰林學
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
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鄭丙行 壬子會慶節攝殿中監以盤
盞授上公

十一月壬戌乞外祠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甲申內直申
時三刻宣至選德殿別令中使引至新立所作記石之下傳
旨云記文詞采贍蔚今初立石召卿觀覽宣坐賜酒賜茶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一軸丁亥進謝御書古風一首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年譜 五

十二月癸巳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制詞勅脫稽德於乾
禮求治於履象惟上下之辨以定民實待人而後行故設官
而足掌莫重文昌之位用先清廟之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識達顯微學窮因造商明夏建
可方其質之溫成周章宜比其文之麗與開封拜之久宜
居出納之尊子欲正國以權衡則汝承子欲納民於陔範則
汝助母節欲悉以爲未母輕錄最以爲迂秩宗本直清氣已
歸於美伯爲命上調色豈容捨於國僑可特授依前中奉大
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陳騷行 丙辰借端文殿簽
樞押伴金國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淳熙六年己亥 公年五十四

正月辛酉上辛祈穀初獻官

二月丙午得旨撰文鑑序

四月辛卯進呈文鑑序日厯成書辛丑轉中大夫制詞勅朕
累年於茲申命著廷直書無隱涉筆兼資於衆俊汗青至溢
於千篇凡與纂修宜均恩渥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該百氏才擅三長頃爲中秘之
游實董承明之職大則策小則簡迨用有成藏之山傳之人
可垂不朽雖已遷於舊次亦備錄於前勞賞以視功格當進
秩爰賜贊書之寵用增從橐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前試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
故 李 本行

五月己未乞外祠降詔不允丁卯夏至祀皇地祇初獻官東
宮講禮記徹章庚辰轉大中大夫制詞勅朕妙簡宮僚分講經
闡百執之勤宜被醴恩莫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賦性敦敏造道深醇敬以仁義
與言既著論思之益事無小大皆統久兼詹省之官嘉元良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年譜 去

學問之寢成實總正表儀之素熟屬訓解之終帙因遷陟以
時庸爾其賦我龍光半汝僚屬同勉漸摩之力益思輔導之
方可特授大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李本行
九月庚午上自太廟登玉輅入麗正門明堂大禮克執級官
癸未請對乞外祠

十月乙酉朔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戊子從駕

過太乙宮璿璣觀對御五盞乙未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

制詞勅朕太室之儀舉明禮之典將事之夕尚煙雲之
戶蔽灼降福自天俄月星而明澗迺侍臣之列助予誌祀
之修宜均優惠之施載錫光華之寵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周必大道全德粹才周器宏風夜在公成仰儀
刑之懿謀猶告后備彈敢沃之忠子方翼翼而小心汝皆濟
濟而散事函商吐角以達和豫燭蕭燎贊而升苾芬神游宴
娛景現昭答清明也矣慶熙事之備成福履綏之豈朕躬之

專鄉再稽彝典並渙恩榮進陟執圭申陪食賦昭事上帝朕
承懷寅畏之誠精白一心爾尚鑒交修之效可特授依前大
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
修國史進封管城縣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鄭丙行 王

子金國賀會慶節人使朝辭被旨人驛押宴

十一月丙辰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制詞勅天官綜
叙羣才翰苑對

揚密旨冠侍臣之首選極儒生之至榮非望高於一時昂身
兼於二任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
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德全
至粹道造大原早職殊科事朕初載發言抗論嚴徐皆義禮
之文摘藻挾庭常楊得制誥之體總領數職勤勞百為勸講
延英直筆東觀春官典禮履聲直上於星辰東宮為僚因本
自處於羽翼比懇款以求佚為眷懷而少留宜司文部之崇
仍陟金鑿之長豈惟人才品藻若水鑿之清明抑使號令文
章還古風而粹正往祇茂渥益勵遠猷可特授依前大中夫
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
國史封如故 丁巳內批周必大已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鄭丙行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七

承旨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再入奏免兼承
旨降詔不允

淳熙七年庚子 公年五十五

正月己未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被旨人驛押宴

四月己酉請對乞外祠庚戌拜不允詔入第二劄辛亥上批

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請

五月乙卯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賜金匣端硯鞍馬丁巳賜

御筵於秘書省道山堂己未進謝表并詩戊辰除參知政事

御藥吳同宣押至都堂己巳門司謝安道宣押赴內殿綴新

班賜茶戊寅受經筵徹章轉通議大夫告制詞勅朕若稽祖
訓覽三朝治要之

書進讀經緯資一代儒臣之彥久矣闕歲茲焉終篇肆陪
侍之勤庸示褒陞之寵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
百戶周必大見開博洽操履端方堯舜之道陳王前備形獻
替文武之政布方策尤藉指明開虎門訪問之初而爾
司綱陛記注之任始終入奉禪益居多屬並致於賢勞宜莫
先於舊德爰推賞典用陞文階雖禁從崇班顧何論於祿秩
然朝廷故事姑往服於恩榮可特授通議大夫依前試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 施師點行 又受參知政事告進

封滎陽郡侯加食邑四百戶制詞勅尚書喉舌之司命命由
以維持宜得時髦俾參國柄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周必大性端而道直才周而識宏文追作者之風
學通時務之要黃鐘諸律備涵大極之和砥柱屹中流坐
閱百川之注朕自初載擢於近塗謀猷悉罄於忠嘉操履克
全於堅正承明三人精白一心黃麻似六經之醇久掌絲綸
之命天官枋羣才之會獨專冰鑑之明經唯日效於論思官
尹首資於調護總領眾職勤勞數年枚數廷臣無出其右博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六

稽人望素已先字延登兩社之崇協贊萬幾之化爾其開眾
正之路通羣下之情調娛盡納於太和豫備迄成於整暇噫
名盛而人斯貢望益宜砥節以守公本強則朝有精神允賴
知政事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鄭丙行

六月丙戌遷居政府戊子入謝德壽宮太上皇帝面賜御書

千字文一軸

七月壬戌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甲子中使賜生日牲飯米

麵羊酒己卯禱雨天慶觀聖祖殿

八月癸巳以旱災乞行黜責甲午宣押者再御筆不允己亥

雨賜酒果

九月丙辰謝雨聖祖殿辛酉季秋祀上帝初獻官

九月丙辰謝雨聖祖殿辛酉季秋祀上帝初獻官

十月丁未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二月丙戌四朝史志成宰執赴史院觀書主管諸司傳旨賜酒賜香藥丙午未後隱岫奏事曲宴

淳熙八年辛丑 公年五十六

正月庚午轉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制詞勅祖功宗德昭奕世之規模帝典皇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九

墳新一時之述作肆覽成編之奏事嚴邃閣之儲繁我洪備宜旌舊績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周必大學根於六藝文繼於兩京以淵乎似道之資抗卓爾不羣之志備儀彙從嘉謀嘉猷之備聞亟踐政塗立政立事之無闕克究經求雋又哀次章程仰觀俯察之具陳大綱小紀之咸載凡詔厥後畢志於篇聖繼明既全灑壘之體筆則筆削則削先貧潤色之功茲第賞於勞能頃實多於論輯庸超公秩併衍戶當宰厥寵章光其汗簡憶建八書而廣十志有嘉傳

四月甲戌宣押赴講筵聽讀正統終篇御藥院吏持賜目賜金帶象簡己卯賜御筵道山堂

五月戊子同宰執以霖雨乞用慶麻故事一相兩參皆乞降官以塞災異降詔不允

十月乙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 使宴

十一月庚辰冬至祀上帝初獻官

淳熙九年壬寅 公年五十七

五月乙未畱身乞罷政即往仙林寺門司揚皓宣押至堂復

過寺中晚受不允詔丙申門司甘哥宣押赴後殿再上表退至省中中使茶湯訖復上馬過仙林有旨不放出行李不得先出通進司不得接文字晚再受不允詔丁酉門司李肅宣押赴朝復宣押至堂

九月庚午除知樞密院事門司李肅宣押赴院治事丁亥受

告仍進封榮陽郡公加食邑四百戶制詞勅朕由祖宗之舊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十

堂無兵甲之問每思遠以憂深而夙夜惟宥密之基宜責專而任重瞻咨近邇進長洪樞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周必大學造精微氣全剛大自登名於賢級遂接武於清班問古今則富於崔高掌制詰則求之元白極禮樂文章之選聲論思獻納之忠獨步鑿坡久陪經幄言天下事足以任股肱之寄從吾子游足以成羽翼之功爰擇師虞陟參機政講水時病燮武囊中之方通達事情不拘紙上之語載嘉不續無愧昔人厚重如勃而文有餘明斷如瑜而才則過是用卑以本兵之柄俾收蓋世之勳肆予之垂拱仰成賴爾之謀猷入告噫制挺捷秦楚特兵家一勝之常廣屢論唐虞有廟尊萬全之策往賦明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封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宇文价行 辛巳明堂大禮充儀仗使

十月己酉車駕詣太一宮瑤璣觀簪花對御五盞兩勸己未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甲戌正謝加食邑五百戶制詞勅朕祗率舊章篤修

之誠並侑祖宗式昭功德之報克贊鉅典實賴元樞遠茲竣事之初宜錫均隆之慶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周必大才高識遠德厚器安外無浮實之名內有顧言之行久參機政嘉旦夕承彌之勛首陟本兵基夙夜宥密之命屬明禋之義講陪使列以先期六服羣辟咸視於羽儀千乘萬騎兼資於督護侍是旒

而展采踐邊豆以薦馨禮三獻而肝蠶通樂六變而鳳馬降
承乎神賦備著賢勞肆增衍於井封仍陪教於圭食以昭眷
渥以侈邦彝噫國之大事在祀戎已顯肅雍之助治之二柄
惟文武更資道德之威益殫厥心並受其福可特授依前通
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加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如故 宇文价行

十二月戊午赴喜雪御筵於尚書省

淳熙十年癸卯 公年五十八

二月壬子未時再奏事隱岫賜酒五行

三月癸未車駕幸玉津園宣赴江亭賜酒三行

七月乙亥禱雨社稷壇是日以旱災乞罷黜宣押降詔不允

者再又辭免生日牲餼丙子御批還政引災已難狗請續齡

錫慶何必預辭辛巳雨宜賜酒果丙戌謝雨社稷壇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主

十月癸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庚寅冬至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公年五十九

正月己亥入驛押宴

六月庚申文德殿宣麻除樞密使御藥鄧從訓宣押赴院治

事有旨立班恩數並依宰臣辛酉御藥謝安道宣押赴新班

壬戌鄧從訓賜不允批答癸亥門司劉光祖賜不允斷章批

答己巳殿門受告仍加食邑一千戶

制詞門下斗極之臨四海中經天緯之照神樞

之幹萬兵右蠶政途之峻脊我夷邦之哲率時基命之嚴暨
闡建於賢狀盡登昭於使範飭宣丕號告錫治廷通奉大夫
知樞密院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
戶周必大端亮而粹夷篤誠而宏裕問學貫九流之邃文章

迨三代之醇早會休辰寢敷美業洪鍾發篋隱然天地之和
華玉昭廷允矣邦家之寶雅積經綸之望進毘密勿之謨管
攝書徵治克先於上策輯采四外勢端在於本朝閱歲方深
運籌滋劭朕大明步典中簡茂庸趣升位次之崇增畀事
之重提調斯在肅大武於本兵行渥維新極隆名於宥府侈
遠多邑益以真舍或示殊褒式昭良績於威德有常而立武
要資政事之修機不密則害成當謹謀猷之告往究規恢之
龜訖臻勵翼之助繁若元臣詎煩深詔可特授樞密使依前
通奉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李燾行

十月甲子宣宰執聽講未濟卦終篇

十一月丙戌朔賜御筵道山堂御藥吳回傳旨賜鞍馬笏帶

香茶

淳熙十二年乙巳 公年六十

正月辛卯上辛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主

二月丁卯未時清華閣再奏事曲宴酒五行戊辰內侍鄭大

亨批目子賜出格茶龍團勝雪潘衡墨

六月庚辰人奏依慶厓二年故事命宰相兼樞密使辛巳御

批續聽處分

十一月辛丑郊祀大禮充儀仗使

十二月庚戌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

寶權中書令前導赴德壽宮奉冊讀冊行事先是又充書冊

文官

淳熙十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一

正月癸巳受南郊加食邑一千戶告

制詞門下洗嘉牲而見帝禮莫盛於精禋奉明

德以祈天任幸崇於顯相朕欽承鴻福順致彌文感郊報以備成沛恩休而鴻洽粵我本兵之寄膺時進律之養漢有龍章格於公聽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周必大材宏濟物道重覺民以真儒無敵之資運籌乎帷幄以賢人可大之業典職乎樞機風化豈宣而持之以寬洪智畧輻轉兩本之以時正得守文之體於有要明防忠之端於未形朝廷賴以尊安方內閱而悅穆協氣宣臻於穹壤彝儀秩舉於家邦當一陽肇旅於黃鐘適三歲親祠於紫時明禮備樂集風馬以來欲投威盛容煥雲龍而在列使端攸建祀事惟寅嚴前導以肅離迄告成而顯密宜時鑿績用錫慶條俾衍拓於戶租示亟業於祭福於嚴懋馨香之治既丕享於神明嚴宥密之基金益究勃於夙夜尚祗美况共濟洪圖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二月德壽慶典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 奉命以爲君懋事親之要道聖人大德而得壽申冠古之鴻名朕履緒明昌膺圖宏遠肆崇昭於丕冊庸茂衍於多祺乃眷本兵之賢有嘉秉筆之懿爰疏渙渥敷治廷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周必大明允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惠和端醇簡亮學傳道統孟荀羽翼於六經言勸忠規益稷股肱於庶事自服贊襄之任久資康濟之才紆畧術於前積功庸於右府使儀增重儒效孔昭大臣之慮四方洞幾徵於未兆司馬之掌九法消奸疏於無形和氣交孚綉備備舉會慈宸之介社勒寶牒以揚輝彌文增琬琰之書盛事執篇圖之誠庭闈疊慶白天永錫於萬年唯嶮酬勳與相貴同於一等方頌曠澤再飾豐章以德懋官升峻班朝之秩因田制賦陪荒奠食之封仍示殊榮式存茂獎於戲養莫大於天下中門備順之符樞始得其環中共廣愛欽之化誕惟勵翼服此與褒可特授正議大夫依前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四月癸亥孟夏祀上帝初獻官丙子宣召宰執聽讀陸贄奏

議終篇

五月癸未赴秘書省御筵

九月丙寅入奏乞外祠徑過仙林寺御藥關禮宣押赴院降

詔不允丁卯御藥張安中宣押赴朝奏事再納劄子申前請張安中復宣押赴院有旨通進司都門臨安府本府依時上馬不許搬移再降詔不許再請

十二月戊寅赴喜雪御筵於中書省

淳熙十四年丁未 公年六十二

二月丁亥文德殿宣麻轉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御藥劉興祖宣押赴都堂治事庚寅門司鄭大亨賜不允批答癸巳御藥劉興祖賜不允斷來章批答甲午五更御藥黃邁宣押赴朝立新班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勅令己亥殿門受告詞門下分政柄於東西久重樞庭之任資廟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番

諫於左右並崇宰路之瞻乃眷鴻儒實嚴宿命越自本兵之長進登次相之尊爰告斯朝式敷坦制正議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周必大行辭而守正識茂而慮周經綸包萬變之微縉彙洞羣言之典修身有道審觀君子之樞機正色立朝稔著賢人之德業運帷籌於密勿增國體於安強天下之務惟幾深究英謀之私儒者之效已試凌更華歲之多茲疇弼直之良務簡忠勞之最熙帝之載禮特厚於奮庸代天之工職敢輕於理物匪資頌望孰懋宏猷儀圖爾能夾輔子治乾台彪列象益炳於六符廟鈔爰和勢更隆於九鼎峻陟文階之秩申開采邑之封稱於僉諧萃此徽渥於戲唐虞建官之制莫先百揆之司周召作輔之勳實出羣賢之表予欲上參於盛際汝其遠紹於前修陰陽調則庶類遂其宜刑政清則蒸民樂其業內俾紀綱之大振外臻疆宇之永益咸思翊贊之方庸體倚畀之意尙恢績用奚俟訓詞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依前榮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三月甲寅遷居右相府

五月戊申夏至祀皇地祇甲寅臣僚論王謙以嘗論薦待罪降詔不允

六月丁酉禱雨皇地祇辛卯以旱災乞罷政往浙江亭宣押者四降詔不允者再

七月壬子禱雨圖丘克亞獻官是日具奏乞免生日性儀又同王丞相黃參政乞減俸御筆並依所乞丁卯雨

八月壬申奏謝皇地祇辛卯御筆宰執復舊俸

十月癸酉太上皇帝服藥祈禱皇地祇是月撰高宗謚冊文

淳熙十五年戊申 公年六十三

三月癸卯從憲節皇后謚冊寶入太廟奉冊授寶行事乙巳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差

從高宗謚冊寶入德壽宮奉冊授寶行事甲寅高宗梓宮進

發攝太傅持節前導靈駕及奠謚寶監掩攢宮

四月辛未回達江下內侍梁彬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甲戌

延和奏事己丑明堂御劄降奏告皇地祇

五月丁巳差提舉編修玉牒再具奏乞改差留正權御筆批

依

九月己亥明堂大禮朝獻景靈宮初獻官辛丑大享明堂充

大禮使辛酉正謝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詞詞門下明堂布政之宮防親承於神祀大臣事君以道各咸享於天心眷言顯相之賢屬舉宗祈之禮察首崇於使範爰踵錫於靈聲不就攝修羣工典聽光祿大夫右丞相榮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周必

大高明而博達端亮而醇深以儒者之宗苞古今而會極於天下之重茂夙夜以奮庸方端鈞軸之司采峻階符之望朝論僉稱政體日新由心德之交孚措邦家之底又粵此季秋之暨冠於列辟之趨靈瑣揭虔肅分於嘉薦總期昭報祇協於精禋辨章成秩於彌文勵真具敷於頌畫肆茲拜賜途用告成方歆至治之馨香宜溥湛恩之汪濊鎮惟宅揆可後說榮禧時公社之華進啓國封之渥衍荒圭食陪實井朕以邑大猷以蕃嚴數於戲恭默而賚子弼敢忘尊帝之誠緝熙而單厥心庸倚佐王之效尚欽斯訓益積乃勳可特授依前光祿大夫右丞相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十月甲戌乙亥恭謝景靈宮丙子恭謝太一宮及本命殿璿觀

李獻行

十一月乙未公留身乞罷政上宣諭傳位太子之意朕方以

此委卿不須留劄子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差

淳熙十六年己酉 公年六十四

正月己亥文德殿宣麻轉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壬寅御藥關禮宣押綴新班是日以

制詞不自安三祠徑過靈芝寺關禮宣押赴堂復出靈芝寺

癸卯御藥鄭邦憲宣押赴國忌行香出北關泊仁和館御藥

張安仁宣押歸私第丙午後殿奏事退乞免從駕御藥黃邁

就殿門傳旨上馬相繼行馬從駕回宣押至私第丁未李獻

知宣國府戊申黃邁就堂賜批答不允己酉門司李彥正賜

斷章批答己未正謝詞詞門下帝咨百揆以亮工蓋取眾賢朕稽述洪猷儀圖俊德瞻彌諸於政路俾登冠於台司誕有明縉格於公麗光祿大夫右丞相濟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周必大道推先覺行迪大儒稟直方之
氣而濟以疏通之才廓高遠之識而輔以醇正之學際若著
龜之兆理灼見於古今雖然金石之委節靡渝於以夜踐更
二府酬酢萬幾自進乘於國鈞乃備宜於賢韞謀漢乎上足
以康庶事表勵乎下足以正羣工險陽理而物遂其宜社稷
安而國蒙其利比由端任期以首台望采峻於中朝位已崇
於上相紫綬金印之寵即廊肆以不移黃耳玉鉉之輝與泰
符而增煥發斯至倚屬匪輕政已洽則尤務於調和勢已
安則當思於振飭肆華資之超進仍名社之序升拓爰租
申陪真食併從令典式備優恩於戲仲應為左相於湯實懋
日新之德高平觀故事於漢益明時措之宜化惟久可以有
成志惟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安於萬世則令名無愧於前
人勉迪訓言欽承眷意可特授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
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是日

二月壬戌光宗受禪登寶位

三月辛卯文德殿宣麻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七

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除祇奉慈謀欽承丕緒任大守重

于上宰為國宗臣既久翼於熙朝茲首禪於初政宜遷異
以答殊勳爰輯庭紳誦揚詔特進左丞相許國公食邑八
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戶周必大忱恂而博達端亮而粹夷
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始於誠意而正心
自機庭晉登揆路修明百度雖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
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仰惟壽皇將舉內禪厥既傳
之以道又復遠之以賢乃升冠於家司俾輔成於聖計屬茲
繼體方虞澤之廣覃其於褒功詎微章之可後肆升華於亞
保庸增重於元台併開大國之封申衍爰田之食式昭瞻遇
采厚倚毘於戲聖賢相逢治畢張風已彰於成效后臣克艱
政乃又今方竚於嘉猷益究乃心奚俟多訓可特授少保依
前左丞相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公五具辭免皆降詔不允辛丑七序位
主者施行 倪思行 在嘉王之下御批不允

四月丙寅皇帝親饗大廟充禮儀使

五月乙未公乞解機政降詔不允宣押如儀丙申入第二第

三第四奏是日諫議大夫上殿丁酉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制詞門下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為連更頓蕃宣
之器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即斯廷誕敷丕統
少保左丞相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
周必大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才全文高辭嚴之華學富經綸
之妙忠勤體國致政而無不為通敏濟時紳紳乎有餘裕係
天下之重望結慈辰之深知頃大政而秉洪軀迭司二柄由
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朝參傳有勛於詒謀益贊克禔於繼
治身升亞保增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
而眾目舉甫立宏規俟遠露於需章願亟遣於相印論旨下
室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既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宜厚
是則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殿之大名仍
通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之優進退有允觀瞻
咸管於戲作舟楫汝用惜不為於朕爾毋金玉爾音尚眾
於我告勉祇明訓益懋外庸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俟前少
保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壽皇御筆賜金器香茶戊戌再上辭免仍乞以元宮奉祠殿

中侍御史乞因辭勉從所請是日除醴泉觀使戊申次宜興

七月乙亥沂江

九月戊辰至吉

紹熙元年庚戌 公年六十五

三月二十日孫顯生

十月戊申除判興府制詞勅看藩督府夙壯地望之雄

謂得賢爰錫褒縉式昭茂選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
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身端而行備學富
而才華材無施而不宜言所庶而可藉光輔兩朝之治具著
忠忱獨高三事之班允膺休寵自祠庭之均逸亦歲籥之已
更眷言江湖之都上應翼軫之次與我共理實藉於循良視
邦選侯莫如於名德是用起之閑適任以蕃宜孤棘所臨俾

方維之增重鄉粉是就任書簿以尤榮既素稔於民情宜易
施於善政覽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有遺愛之不忘章丹之功
被於八州尚良規之可考勉祗明命無愧昔人可依前少保
特授判蓬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西路安撫
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 公入奏再辭免降詔宜不允
實封如故 倪思行

紹熙二年辛亥 公年六十六

八月壬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制詞勅書殿通班無若延
帥之崇眷言寅亮之賢久遂燕閑之適肆申前命用起舊人
少保充總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
百戶周必大經綸全才羽翼宿望光輔重華之治進位冢司
親逢一遇之傳躬于初政乃刻章而有請祈上印以歸休寵
以學士之隆名昇以長沙之重鎮旋易祥源之使領海關歲
華近割豫章之守符屢勤諭旨莫移素守姑遂雅懷朕惟均
勞逸者雖人主之恩分愛顧者實大臣之誼是用再頒初詔
俾殿上游噫周公分東陝之權益使侯方之重召伯明南國
之教生觀民俗之醇尙體眷懷亟祗褒渥可依前少保特授
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判湖南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封食實封如故 倪思行三辭免降詔不允

十一月己巳至潭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

周祀昊天頌播輝輝之美漢祠雍時史嚴初見之書朕踐祚
以來卜郊云始考丕漢而尋舊煥典以維新眷言寅亮之
賢實任藩宣之寄宜放褒獎用錫神釐少保觀文殿學士判
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
必大端肅而惠和忱恂而宏達肅公洪化首毗初政之成十
國爲連統倚上游之重甫開藩而作牧阻相祀之歲班輸貢
以在庭入包茅而共祭迨茲竣事可後疏恩爰增采邑之
封采益幹方之望於感厥公之分東陝莫陪人禱之儀賈傳
之在長沙孰對受釐之問肆均福尤切注懷尙體眷私益
聲忠盡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戶主者施行 倪思行

紹熙三年壬子 公年六十七

六月甲子受復觀文殿大學士告制詞門下股序進臣工率
書殿以最高惟學士之大名非舊而莫界於予亞保作牧
上游爰播明綸游瀛前命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
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進位致
主德盛格天顯魁柄於兩朝用密藏於輔贊典方維於十國
續勳著於蕃宣聲實愈孚眷懷厚朕若稽皇祐加獎昌朝
始叙紫宸之穹班用極鴻儒之殊寵矧如宿望有邁昔賢故
於上印之時嘗煥出綸之渥茲申初詔殆踰華袞之榮式茂
新思蓋復青瑣之舊以示至公之道以昭取貴之構不聳民
獎增雄帥闕於歲賢者素輕于富貴夫豈計得失之聞朝廷
莫重於器名蓋將寓黜陟之典往祗猷訓益懋勳庸可依前
少保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 公再入奏辭免
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七月庚申坐舉監文思院常良孫降榮陽郡公制詞門下國

科所以廣求才之路嚴保任之法所以懲失賞之愆欲昭示
於至公爰必行於近列眷時舊弼允謂宗臣偶累知人之明
可逃緇爵之罰肆敷訓告用協彝章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
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
必大德茂恢洪道存忠恕班莫高於九棘寄方重於十連以
人事君夙著秉鈞之日舉賢報國晚堅推轂之誠屬一時官
庫之罕乃再世臺臣之後徒知名聞之是取弗悟僞言之見
其既貪墨之有聞尋察覺而奚及雖非深咎難廢薄懲稍鑄
公社之封仍厚邑租之入庶申儆戒靡替眷懷於戲過可知
仁已初心之曲諒復斯無悔尙後効之勉圖其體隆寬以綏
吉慶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 公再入
賜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紹熙四年癸丑 公年六十八

八月丙辰受復益國公告制詞門下法由近而始厥既示
君子之過刑已棄於滿歲宜俾復於舊封誕布明綸式乎羣
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勳在兩朝望尤高於左輔政成九牧詠威美於甘棠頃景慕於前脩肆矜錄其後裔遂拜保任有味賢愚舉必懲罰雖加於絀爵閱時云久恩可後於滌瑕爰按邦彛教還公社以謹馭臣之典以彰備過之休於殿屏土分茅茲全歸於賜履推賢報國其勿替於初心茂對寵光益殫忠盡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特敘復益

十月己酉改判隆興府癸丑辭廟甲寅交印乙卯出城

紹熙五年甲寅 公年六十九

正月庚午至吉戊寅判隆興府告至制詞勅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

提新府之封乃睠元台載揚明訓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閱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蓋輔贊彌縫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之用始終一節尤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眾職任大事以攸宜方安葉館之間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傳有顯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為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邁十乘之行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袞衣之慶近抑知畫縑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致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樓鑰行 丁亥拜辭免不允詔入第

二奏

二月丁巳受醴泉觀使勅

五月甲子今上即位準詔言事

八月甲寅宣麻轉少傅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

朕祗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偃藩甫遂內祠之佚需恩進律是升亞傅之崇乃輯琴工用敷渙號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

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聞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冊震耀四方逮參柄於事樞尋進專於國柄謀議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威肅久辭相印起殿師垣退為綠野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冲人之制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以興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頒異數疏防孤卿夏篆通墟班寢高於左棘衮衣赤舄禮增煥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增真食於戲奕股肱之美庸加誠公洪化之名進築石之規式究致君澤民之蘊尚孚明命母有遐心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樓鑰行 公入奏

十月甲子上遣閣門簿書武功大夫趙嗣祖承受成忠郡王

松賜少傅告再上表辭免降詔不允四入奏乞回授有旨依

所乞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朕嗣守邦圖肇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脩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於合社尊祖敬宗禮尤嚴於並侑予一人越縉以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爰眷舊以與思顧虞條之可後誕敷渙號敷告听庭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簡重而閎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於姚姒詞章遠軋於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徑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濡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伸大報爰啟合宮載謀載惟聖父當頒於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於仲辛熙事既成蒞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真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承綏殊寵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樓鑰行

十一月辛亥公遷新第葺貢院舊基公嘗預薦於此乃名堂

曰克賦東偏闢園數畝地勢坦夷名之曰平自號平園老叟

慶元元年乙卯 公年七十

正月丁亥朔三上表乞引年致仕

七月庚寅宣麻轉少傅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嗣詞門下後禮經而告老大臣所以循止足之規稽邦典以
疏思入主所以茂養崇之澤朕着懷昔昔渴想高風揚於大
庭策乃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禮泉觀使益國公食邑
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才宏而識遠
行峻而氣和其學以致知為先其文以明道為本有一德若
伊尹任重保衡亮四世如畢公望隆壽俊身雖繫於軒冕心
常樂乎邱樊項洪井之麾復領祥源之使年踰甫及筋力
未衰而乃疊貢封章懇還官政朕惟賜凡而不得謝蓋具著
於前葬垂車以保其榮殆難從於雅志勉諭優賢之旨莫回
勇退之新念重違於悃誠宜優加於體貌是用陞班孤傳載
中成命之休增賦爰田仍衍真租之食以示寵光之備以昭
名節之全孰不嘆息於賢哉足以興起乎聞者於戲進夫棘
位益資洪化之謨迎以蒲輪尚有乞言之禮惟深於道者無
殆辱之累惟忠於國者可任之殊往綏壽祚之多勿替謀
猷之告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三

思行

慶元二年丙辰 公年七十一

慶元三年丁巳 公年七十二

三月戊子綸倅臨川公作十以箴送行

十一月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青廟
茅屋王入裸以
畏容甘泉竹宮臣臨增而拜規維皇家之懿矩後舊河之陪
班駘奔而范豆蓬唯飭可存之典鴻飛而歸袞絳庶啓尊老
之論雖隔儀刑特優慶澤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周必大中和而
簡亮精密而闕深究百氏之異同亦歸於道政六藝之芳潤
以昌其文積粹望於四朝紀茂庸於兩枋既明且哲早迷潔
身俾壽而賦久安介福屬戴初郊之步幸撤並俯之恭冬授
策於秦元迄與奉瑱之禮夜受於宣室迴凝前席之思飭
增行於豐腴曾褒榮於冲逸不遐有佐適觀厥成嗚呼熙漢
時維神休旨阻侍祠之列保魯邦錫公假尚懷夾輔之規

釋隆恩承綏命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傅伯壽行

慶元四年戊午 公年七十三

慶元五年己未 公年七十四

慶元六年庚申 公年七十五

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因時
神尊收御辰適萬寶西成之際房宿占象飭九筵南鄉之儀
孝奏天地之臨靈承祖宗之侑峻事方頒為祭饒疏恩豈後
於昔英錫以明縉告於列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食邑一萬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戶周必大器資偉亮
業履清醇閔中肆外之文本於殫洽經體贊元之用懋乃彌
諸夙躋位棘之班久遂垂車之佚鄉黨欽其德行神明相之
壽祺屬稽三歲之經載肅四阿之宇禮崇越縉祀不敢以廢
尊昨有均釐惠靡忘於及下因念先朝之宿望屢陪大典之
休成以溫室之詞代宣於祭澤以烈文之輔助格於靈心今
雖適於里居願可稽於邦賚申陪多井之賦併衍真奮之封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壽

以廣祐休以昭敬異於戲罔不恤祀是為商家之隆未有遺
年亦餘虞氏而始朕欲兼全於斯義時庸加獎於舊臣職服
歲章益綏純嘏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陳宗召行

嘉泰元年辛酉 公年七十六

二月監察御史覺察呂祖泰上書及公姓名特降少保

制詞
臣從故里之安務曲全於優禮王者審治朝之聽曾可廢於
公言歸子纂紹於丕圖稽古率循於茲道有眾弗協固難獨
私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
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身受國恩名推時望文章議論
早膺烈祖之選掄典禮時幾九重慈皇之注倚歲月推核於
三紀風雲感會於千齡翁九德以敷施宜分同異褒二人而
有合同間初終庶全天下之為公不悅先民之時若乃拂協
和之義浸淫齋醜之偏馴致狂生翫成偽習視翠才之進退
分私黨之盛衰沿類相從殆水流而火就暢明以低幾陰長
而陽消慨流弊之及今謂造端之自汝尤指元台之重欲遣
退傅之歸自為明哲之保身則異於是是有匪春秋之責備不
在茲乎駭異論之沸騰濫臺許之枚數獨念辭榮之久固應

用罰之寬姑抑穹班庸微有位棄人間事而學輕舉知久忘寵辱之驚引里俗識而志窮愁諒一洗愛憎之累尚休晚末無負隆寬可特降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 巧文炳行

嘉泰二年壬戌 公年七十七

四月庚子綸赴贛倅公有詩送行

十二月丙子受復少傳告

嘉泰三年癸亥 公年七十八

馭貴之恩眷言綠野之英偶麗丹書之籍復孤卿而眎奮漢寵數以維新播告大廷誕敷明命降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

閔深而簡重溫裕而剛方博物洽聞貫下家九流之與高文大冊追三代兩漢之醇思陵愛其有制誥之才孝廟識其真宰輔之器贊虞舜垂裳之制久也於明謨泊神禹借帝之初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壹

力禱於新政庶官無曠百職惟熙德辭機務之繁旋俾保釐之重衣錦動故鄉之喜建旌陞亞傅之榮進退可觀始終周間時事靡聞於掛口家居惟樂於著書駭區夫狂悖之上門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始薄遊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重閣而滿液於慶施申念先朝之遺老備同下國之靈光宜屈辱章以全晚節厲外親之詰闕在更切切宜與知既官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爰修便蕃之選登定寅亮之聯仍方社之舊封示安車之偉觀於戲福威惟辟朕庶幾惟命借復之公明哲保身固無三仕三已之系益壽壽履祇服恩私可特復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主者施行 顏核行

五月壬子綸被審察之命

十月綸除大理司直壬子益國夫人王氏薨

十一月郊祀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祀王人太室首嚴禪也之儀帝臨中壇載舉燔重之禮荷靈游之來需宜國勝之均願乃瞻舊人百謂者德受乎煥號臨

告明廷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器量宏深才猷通敏有覺德行夙並駕於淵騫發為文章蓋上規於姚姒早被聖人之瞻浸膺廟廟之求翊贊兩朝密勿敷陳之際始終一節雍容進退之間蹇蹇王臣瞻瞻國老遂開館珍臺之適乘安車駟馬之榮十里封公致梁州之沃壤三孤命秩兼文殿之隆名竊觀日至之圭度奉雲陽之玉神光交燭是宜降福之多祭澤旁流可後加田之寵茲為異數先屬宗工於獻奉郊廟之精禮雖莫陪於顯相緒旂常之成績亦何愛於褒嘉其服懋恩益堅晚節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主者施行 莫子純行

嘉泰四年甲子 公年七十九

三月甲子葬益國夫人於廬陵縣儒林鄉斗岡之原公為誌

銘

十月旦公薨於正寢享年七十九遺奏聞上輟朝兩日贈太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年譜

貳

師賻銀絹一千疋兩 制詞勅朕遵先王之法言念今日祖風無多瞻言調鼎之英久遂掛冠之適忽遺言之來詎敢忘之可稽故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實食封五千八百戶周必大知周萬殊學鏡千古以文華國豈惟莊騷太史之工以道事君屢展稷契皐陶之畫初振詞臣之譽旋瞻真宰之庸既練習於國章尤精通於世務亮察采於台極烈祖特為股肱捧文明於天衢聖父資其羽冀項以棟班之峻往分帥閭之權雖饒於鄙者有以冊申前之勳然浴乎沂者無以奪會點之志遂致大夫之事聿觀晚節之香爵列三孤寄傲每存於林壑年幾八表研精弗倦於簡編云胡一鑑之亡莫起兩楹之夢錫之密印遂以交衣於戲我成文王之功靡忘繩武爾尚式周公之訓宜俾為師賈於窳封服我光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李大異行

開禧三年丁卯

二月辛酉賜諡文忠 諡議見附錄

事見郡縣志

嘉定元年戊辰

十一月內侍張延壽傳旨宣賜御書忠文耆德之碑六字并

詔詞臣撰書碑銘文載附錄

年譜終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年譜

三

周益國文忠公集總目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省齋文彙四十卷

卷一 古律詩 全集一

卷二 古律詩 全集二

卷三 古律詩 全集三

卷四 古律詩 全集四

卷五 古律詩 全集五

卷六 古律詩 全集六

卷七 古律詩 全集七

卷八 古律詩 全集八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總目

十

卷九 賦 詞 銘 頌 贊 全集九

卷十 策 全集十

卷十一 策 全集十一

卷十二 策 問 全集十二

卷十三 策 問 全集十三

卷十四 題 跋 全集十四

卷十五 題 跋 全集十五

卷十六 題 跋 全集十六

卷十七 題 跋 全集十七

卷十八 題 跋 全集十八

卷十九	題跋	全集十九
卷二十	序訓說	全集二十
卷二十一	啟	全集二十一
卷二十二	啟	全集二十二
卷二十三	啟	全集二十三
卷二十四	啟	全集二十四
卷二十五	啟	全集二十五
卷二十六	啟	全集二十六
卷二十七	啟書狀	全集二十七
卷二十八	記傳	全集二十八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二十九	行狀 神道碑	全集二十九
卷三十	神道碑	全集三十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全集三十一
卷三十二	墓誌銘	全集三十二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全集三十三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全集三十四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墓表附	全集三十五
卷三十六	墓誌銘 葬記	全集三十六
卷三十七	青詞 疏文 祝文 勸農文	全集三十七
卷三十八	祭文	全集三十八

卷三十九	家廟墳山祝文	全集三十九
卷四十	釋道雜編	全集四十
平園續藁四十卷		
卷一	古律詩	全集四十一
卷二	古律詩	全集四十二
卷三	古律詩	全集四十三
卷四	銘箴辨	全集四十四
卷五	贊	全集四十五
卷六	題跋	全集四十六
卷七	題跋	全集四十七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八	題跋	全集四十八
卷九	題跋	全集四十九
卷十	題跋	全集五十
卷十一	題跋	全集五十一
卷十二	序	全集五十二
卷十三	序	全集五十三
卷十四	序	全集五十四
卷十五	序說	全集五十五
卷十六	啟書	全集五十六
卷十七	狀	全集五十七

卷十八	記	全集五十八
卷十九	記	全集五十九
卷二十	記	全集六十
卷二十一	神道碑	全集六十一
卷二十二	神道碑	全集六十二
卷二十三	神道碑	全集六十三
卷二十四	神道碑	全集六十四
卷二十五	神道碑	全集六十五
卷二十六	神道碑	全集六十六
卷二十七	神道碑	全集六十七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二十八	神道碑	全集六十八
卷二十九	神道碑	全集六十九
卷三十	神道碑	全集七十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全集七十一
卷三十二	墓誌銘	全集七十二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全集七十三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全集七十四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全集七十五
卷三十六	墓誌銘	全集七十六
卷三十七	墓碣	全集七十七

卷三十八	墓碣	全集七十八
卷三十九	青詞 祝文 祭文	全集七十九
卷四十	釋道雜編	全集八十
省齋別業十卷		
卷一	詩 題跋	全集八十一
卷二	表 狀 劄	全集八十二
卷三	青詞 疏文	全集八十三
卷四	啟	全集八十四
卷五	啟	全集八十五
卷六	啟	全集八十六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七	啟	全集八十七
卷八	啟	全集八十八
卷九	書 簡 親書 樂語	全集八十九
卷十	墓誌 祝文 祭文	全集九十
詞科舊案三卷		
卷一	副 誌 詔 表	全集九十一
卷二	贊 頌 序 記	全集九十二
卷三	丁丑程試	全集九十三
掖垣類案七卷		
卷一	外制	全集九十四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二 外制 全集九十五

卷三 外制 全集九十六

卷四 外制 全集九十七

卷五 外制 全集九十八

卷六 狀 劄子 全集九十九

卷七 勅 策問 附狀 全集一百

玉堂類彙二十卷

卷一 表 牋 誥 冊文 全集百一

卷二 疏文 赦文 冊文 全集百二

卷三 內制 全集百三

六

卷四 內制 全集百四

卷五 內制 全集百五

卷六 內制 全集百六

卷七 內制 全集百七

卷八 內制 全集百八

卷九 內制 全集百九

卷十 詔書 記序 繳奏 全集百十

卷十一 勅書 口宣 全集百十一

卷十二 口宣 全集百十二

卷十三 口宣 全集百十三

卷十四 青詞朱表 全集百十四

卷十五 青詞朱表 全集百十五

卷十六 御札 冊文 國書 宣答 全集百十六

卷十七 祝香文 祝祭文 全集百十七

卷十八 上梁文 帖子詞 全集百十八

卷十九 樂鼓吹導引曲 致語口號勾合曲 全集百十九

卷二十 召試館職策題 全集百二十

政府應制彙一卷

卷一 手詔 策問 赦書 冊文 全集百二十一

歷官表奏十二卷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七

卷一 起紹興三十二年 全集百二十二

卷二 起淳熙二年 全集百二十三

卷三 起淳熙四年 全集百二十四

卷四 起淳熙六年 全集百二十五

卷五 起淳熙八年 全集百二十六

卷六 起淳熙九年 全集百二十七

卷七 起淳熙十年 全集百二十八

卷八 起淳熙十三年 全集百二十九

卷九 淳熙十五年 全集百三十

卷十 起紹興元年 起紹興三年 全集百三十一

卷十一 起紹熙四年 全集百三十二
卷十二 起慶元元年 全集百三十三
奏議十二卷 荒嘉泰四年

卷一 狀 議 劄子 全集百三十四

卷二 劄子 全集百三十五

卷三 劄子 全集百三十六

卷四 狀 劄子 全集百三十七

卷五 劄子 全集百三十八

卷六 狀 劄子 全集百三十九

卷七 劄子 全集百四十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八 劄子 全集百四十一

卷九 狀 劄子 全集百四十二

卷十 劄子 全集百四十三

卷十一 劄子 全集百四十四

卷十二 狀 劄子 全集百四十五

奉詔錄七卷

卷一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四十六

卷二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四十七

卷三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四十八

卷四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四十九

卷五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五十
卷六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五十一
卷七 御筆并回奏 全集百五十二

承明集十卷

卷一 修起居注劄子 全集百五十三

卷二 起居注彙 全集百五十四

卷三 經筵講義 全集百五十五

卷四 經筵故事 全集百五十六

卷五 東宮故事 全集百五十七

卷六 東宮故事 全集百五十八

周益國文忠公集 卷首 總目

卷七 東宮故事 全集百五十九

卷八 東宮故事 全集百六十

卷九 東宮故事 劄子 全集百六十一

卷十 代東宮表 奏 劄子 全集百六十二

總目終

歷
仕
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公子紉蘭爲山東憲副公祖仍來會二次每會坐至三鼓如一家骨肉然趙公諱賢官南吏部尚書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湖廣巡撫某公陞官離任取荊州杉板二十副計當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蹟甚著且屢有薦剡若送杉板是買薦本也且權詞應之必不可送後薦居首杉板竟不送

予以陳幼溪巡按委查盤岳州府太守姜省吾公同鄉名繼曾餽送禮物甚厚予辭之姜意不悅一月後隨按院出巡按院發下巴陵縣支銷底

歷任錄

簿查算內開姜太爺朝覲回收賀禮折緞銀八兩席禮折緞銀八兩予頗疑訝因面質姜公公大怒誓無此事予云知公必無所以面問今不必怒只拘該吏一問自明矣後審該吏乃署印通判某取送姜姜未收某私收不發姜遂釋然曰前公辭我禮疑公難爲人却是這樣好人時隨按院推官四人事完按院留姜茶問四推官行事如何姜荅云王推官老成他人不及

荊州府庫有王府故祿銀遼王差校尉取討未發時孫知府入覲王通判四川人署印王提庫吏

雷大夏刑責立斃其兄，入部具告撫按衙門批道府道府俱行理刑予以提之三月不發犯人于欲叅長史不得已發下犯人陳廷璋等十四名送監聽問王怒出府往本道本道閉門遂至府前登樓樓時太守趙公即差人來說有事同擔勿驚恐與予同至樓上見王王大怒云推官挫予威重予何以管束諸宗儀趙公委曲譬解王回府次日予往省查盤回至荊門州見巡撫同鄉谷近滄公公再三勸云王府事不可激予應以不可拘谷曰昔有七歲神童見一老僧僧云

歷任錄

三

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曰傍行一步亦有何妨今予正宜傍行時也予曰傍行如何谷曰且往查盤家眷且回家候王氣平仍具文來我再添一官會問二人便好擔當予曰諾連夜回署三鼓送家往杞縣姪象坤處次日即往永州府查盤越兩月始回府同岳州辛推官會問具招問軍一徒五餘俱不應罪名署道王憲副以交代日近不收招詳蓋畏之也後本道施恒齋公批允遼王甚怒施亦善應荅王怒無所施王素不道殘害宗儀荼毒百姓後竟發高牆

禁錮

予行取時十二月二十二日自荊州往省城起文
赴京初意二十五六可到途中大雪行遲至二
十七日申時抵江邊遇大風江中絕無行者予
恐封印強舟人渡之至江心風浪猛巨漂蕩上
下舟幾覆人盡恐抵岸若復生吏書楊應貞等
二三人被驚臥病予亦悔之記乙未年同兄羅
峰赴京乞恩行至平原縣境大風塵中遇一人
帶兵器馳馬前行百步外立馬以待羅峰兄令
家人張強先之羅峰在十步後予又在羅峰後
家人張進步行又在二十步後此人見強遂馳
馬遠去予與兄甚懼至一村遂留宿不敢行記
此二事為行路之戒

歷任錄

四

予授刑科給事中時穆宗皇帝登極頒行赦條內
開載未明晰四方奏本紛集內稱同一罪有赦
有不赦者有既赦復收既收又赦者予具疏云
大赦久頒疑獄未定乞賜申明條例以一法守
奉旨部覆申明刊行

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憲理庵
公冊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所贖甚厚一

無所受理庵兄與予意同後理庵官至薊遼總

督兵部侍郎士禎謹按塞公視山東學時
先祖方伯贈司徒公出其門

予任禮部都給事中科中檢出故南京禮部尚書
霍韜所進聖功圖冊繕寫完進并條陳睿養事
宜奉旨留覽

穆宗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
后正位中宮奉溫旨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
宮禮部知道

郊祀慶成宴為一代盛典久不行予具疏請奉旨
明年行次年舉行曠典遂復

歷任錄

五

兵科給事中張順泉以鹽商事劾華亭相公坐贓
謫成後新鄭相公入相具疏援之旨下刑科都
給事舒繼峰會同六科皆不直張叅寢拂新鄭
意舒棄官回籍予時給假家居起補刑科新鄭
授意同科梁淨齋問予順泉將具疏予何以待
之予云照舒掌科會議六科看公論如何新鄭
聞言曰不濟不濟張疏遂寢

同科筮給事中有心疾着紅袍入掖門內大哭復
笑傳言內臣入奏予具疏檢舉筮某以心疾失
儀乞恩寬宥奉御批筮東光著回籍閑住然予

初不知爲新鄭門人也後新鄭意甚不悅

予在刑科集聖祖基命錄進呈奉旨留覽

予陞太僕少卿未及三月即轉鴻臚正卿深以陞轉太速爲懼見諸老致不安意初不知爲劣轉也一年後會選郎同年呂日洲云此新鄭相公意也予意年兄資望不宜居此席相公云且矚他曠時正五六月每日一朝鴻臚在御座前身手不敢動移也時新鄭相公兼管吏部事似爲張順泉事也

萬曆初年親政甚銳一日一朝每日午時即有近

歷仕錄

六

侍內臣來寺取次日臨朝揭帖起數予與同僚賈公名儒劉公儒張公朝聘薛公諫盡日在衙門三鼓即趨朝一年之內間點朝官三次後改三日一朝

鴻臚寺起數揭帖各衙門無定規有開承旨者有開不承旨者錯亂非體予具疏會同禮部議定條件如承旨者奏事官致詞請旨玉音傳旨不請旨者致詞官奏知不傳旨仍要高聲遠御座遂爲定例迄今行之

鴻臚寺大門內北有習儀亭舊例每遇朝覲十三

省方面以下會齊俱赴習儀先向本寺堂官一揖然後率以行禮自異途掌印以來此禮久廢予遇朝覲年同僚賈虛庵輩言上次甲科某在衙門欲復此禮因兩司不肯入揖亦未舉行予曰非也習儀典禮何可以小嫌廢方伯二品臚卿四品欲其庭參似難我今定儀注本寺未上堂先引入主簿廳坐本寺上堂主簿引入一揖由角門出在習儀亭門外東西分班立候此禮或可行也至期出一條例揭於後堂人皆樂從習儀之禮遂復

歷仕錄

七

鴻臚堂官多異途序班又多援例監生以此屬官與堂官贊儀饋送爲常例甚不雅體統亦褻予待之甚嚴不許私宅謁見一時頗清肅考察年敗官者亦少

欽天監冬至日候氣原有密室久廢乃於一倉房行之甚褻予遷順天府尹具題動本府無礙銀修之前廳後室二廂房頗整潔請申相公作記文勒石于正廳之東

子尹順天同僚府丞朱公越崢名南雍舊時府丞除朔望外不上堂予到任每日請同上堂理事

吏部撥送吏承每人一名分用相得極權

順天府屬係畿輔重地一切差賦日增月派較外省各郡更數倍焉加以勢豪之侵占姦詭之影射小民困苦田土日就荒蕪人丁日漸消耗予具疏部覆審編量為調停裁省冗濫頗於地方有益

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生員周穀等因土地錢糧事毆傷知縣奉旨周穀發雲南充軍瞿九思口外為民後九思上疏夤緣為解脫計行撫按勘會予遷巡撫通省士夫兵書方金湖公以下皆屬

歷仕錄

八

予為之勸處且云莫悞渠會試子唯唯後江陵相公亦有書來予荅云前奉明旨嚴切今如何得解復其衣冠且會試假如一人落井出水安能即照常衣冠見客似難題復也蓋江陵公子方以九思為伴讀耳後此事竟寢不行

德安景王府宮殿被火予初聞即訪知係廢宮內打柴人遺火後有南京一士夫造言在江陵相公處云是署印王同知張通判請客遺火連及侍郎何吉陽公公于監生字度及他鄉官一日予與本道傅君說事要從實方無後悔若累府

官及士夫異日事有變難說聞之南京及相公

有書來云也傳唯唯後總司有一人迎合云訪知果是請客遺火予曰有何的據方可具疏乃委李副使澄川帶四知縣入府查一無請客踪跡止有積柴并救火水筒而已該道仍隨總司執二府官巡按亦惑之致二官猖狂無狀予行武漢德安三府知府會問二總司覆問請客遺火無據惟每年年終府縣多人打柴但不知為誰遺火止坐巡風官及看守人役具題奉旨歸結訖予後入京見相公相公亦不以拂意見

歷仕錄

九

怒又見總憲陳皆所年伯云火災疏甚穩妥得大體

武昌府張同知偶責宗室一時諸宗儀紛集入府張同知迴避又來撫院門外把門人不容進予意宗儀難以直遂應之出白牌云各宗儀請回張同知擅責宗室聽參處乃各散去事竟寢不行

湖廣撫院承差魏繼武子差用頗勤遂生事在岳州府經歷囑託不如意辱經歷歷稟江防道張僉事喚至自稱都察院承差張怒責二十申

予加責二十革役後二司云我必怪張然
深喜其革弊不知其當怪也仍致謝焉

嘉魚縣城中有一空衙門兵書方年伯公子欲以
銀百兩易之修住宅縣申予駁之公子來見予
又再三言此事決不可行縣官業已收銀入庫
後金湖公書來云願以此銀入官贖公子妄舉
之罪予謂銀何可入官但寢其事足矣

內閣相公殷棠翁編監懲錄爲有司勸廉靖懲貪
酷予發漢陽府宋推官刊刻通行十五府

湖廣有大奸何心隱即何夫山即何兩川即梁無

歷仕錄

一

二

忌即梁綱一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
永豐縣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
善五等六命初擬絞罪後末減充貴州衛軍著
伍脫逃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以聚徒講
學爲名擾害地方中間不法情罪甚多各省歷
年訪拏不獲俱有卷案萬曆七年新店把總朱
心學於祁門縣捉獲予發按察司侯廉使查卷
提干連人問理本犯在監患病身故該司將各
省惡跡刊總冊仍出示以安餘黨俾改圖自新
事後數年言官尚有爲稱寃具疏者蓋以假講

學之名遂爲所惑不知其有各省誌拏卷案也
予具疏請行勘奉聖旨這有名兇犯原應正法
不必行勘迄今公論始明云

予由巡撫轉戶部侍郎萬曆九年正月初二日與
陳幼溪公交代先已行文三司各府不許差人
遠送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不必送驢初三日過
江行至應城縣時大雪冒雪行知縣李學詩留
宿不聽中途不能前予宿舖舍轎內坐一夜家
眷轎馬隨到各村止宿至次日方抵德安府風
雪寒甚夫役皆不堪其苦予本意不欲遲留境

歷仕錄

二

內恐冒嫌疑迄今悔之此亦小心之過何必乃
爾

長沙府方伯董春江年伯予推官時曾謁之相待
甚厚及撫楚公已作古人其長子婦亦士夫女
也放債令家人比債打死一人投之河中事發
罪坐家人抵命婦人雖未到官然家業蕩廢幾
盡其夫廩生恐懼自縊予批詳後始知之甚憫
念焉婦人無外事豈不信哉可以爲戒

予在戶部管太倉入倉查驗斛斗內一大斗異常
問之云此糧到倉該倉斗級每人先支一斗

歷來舊規亦運糧人所願也予曰豈有此理耶
照常與之亦是私徇况另置一大斗可乎即諭
各管倉主事出示禁革是年修總督倉場衙門
估計約用百金有零管糧廳石郎中云此銀例
該各倉斗級出辦予曰豈有此理宜其大斗要
糧也隨與尚書張心老言部中發銀修之

萬曆初年驛遞勘合禁革甚嚴順天所屬歲省不
下三千金王繼津公自兵部侍郎陞南部尚書
回家例無勘合予問之云午門外饑席畢坐大
車回予服其遵明例省便後予家眷回自覓夫

歷仕錄

役家眷坐驛轎小車此自是好事非矯也

予平日不囑託私事故入仕亦不徇人請託即相
公皆不敢從如前所記瞿事火災事張順泉事
可見萬曆十一年回鄉又書一帖于廳事云誓
不說事迄今十四五年鄉人亦無求託者萬曆
十八年鄉人平日不往來者約三百人具軸禮
為太夫人慶壽予與作首羅君軫云某平日不
管人家閑事何敢勞諸君羅云正以公不說事
不害人大家陰受其賜所以來也今思既為士
夫若自己身家及鄉親公道中有理事地方利

初中甲科時每年有白夫一名後增二名隆慶
年間以本縣疲敝送回不用迄今不惟予不用
各房弟姪及本縣士夫俱革不用又錢糧趙含
章父母遵例優免稍從輕派錢仰庵父母一例
派趙不致謝錢不求免聽之而已每年儘田地
所出先備錢糧亦以事體當然平生既無裨益
鄉人敢求益已而累鄉人乎

歷仕錄

三

先公平蠻督木忠勤死事初聞訃音即痛孤魂萬

里何所憑依後得督撫川貴崑山李羅村公行
文立祠越十餘年不知果否具書貴州撫院四
川何來山公問之何行交發總司銀兩若干永
寧衛指揮雷動等各捐金助工不數月工完仍
差千戶丁春芳回報予因差承差丁朝舜致祭
又以俸銀買祭田原門子李成看守承差回備
言該衛致祭誠敬及鐫刻碑文詩詞予深感焉
又念永寧尚建祠本縣鄉土豈宜無祠乃置地
於東庄建立祠成又以木植單薄改建今祠於
南郭外太夫人每到祠深以為慰予又自勸

像侍立於左云

善為舉人時同羅峰兄到京為先府君忠勤死

乞恩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說者謂求葬典非五百金不可得予云今盡賣產業亦不足五百之數倘不得則空費縱得之蕩家亦非先人所欲不如回家擇一好地修墳牆為穩兄以為然回家買畢易庵翁地修今瑩兄司家棟予同諸弟晝夜閉戶讀書後各能成立諭葬今竟得之幸不辱先人也

附錄

歷仕錄

四

予初入刑科時即請教掌科平定朱公后庵繪公云言官雖許風聞言事須自己真見切記不可聽人主使壞自己名節為他人報私讐予心識之後果有具稿暗送欲予署名者然與予所見迥別急辭之月餘乃有同鄉一道長持此稿密問予予應以不可渠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者駭異後果以此敗官

前輩先進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不能自決不可不一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教兵部侍郎吳公自湖一請教兵部尚書張公心齋二公論

之甚透切予深服之即從所言
紀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窓于公華峰等同僚南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侍郎劉公節齋文繼等劉公在科甚相得予給假回起行前十日每夜必携酒相過別後得女約結親官兩廣總督寄書禮候二次聞予得壽山寄詩冊為賀予病則書來若疾痛在其身寄桑寄生丸二次每自思未能酬報然耿耿于懷倘子孫有相遇者勿忘報德兵部尚書邯鄲張公弘軒國象

歷仕錄

五

乾中進士時約同年同科三十餘人舉賀及總督薊遼書來林下二次記之報之

師

魏雲汀先生諱智知縣

同學

于華峰名三善教授

畢吉齋名祺廩生

畢健齋名昌廩生

戚及泉名績舉人

附錄

府

趙公汝泉名賢汝陽人吏部尚書

徐公少室名學謨嘉定人禮部尚書

孫公台山名用福建人知府

江公心源名一麟婺源人副都御史

科給事中

何公來山名起鳴四川人工部尚書

梁公靜齋名問孟河南人副都御史

張公湖東名鹵儀封人副都御史

丁公觀峰名懋儒東昌人知府

歷仕錄

朱公後山名繪平定州人少卿

溫公一齋名純涇陽人吏部尚書

鴻臚寺

賈公虛庵名名儒雞澤人左少卿

南太僕寺

劉公仁軒名穩衡陽人少卿

許公敬庵名孚遠浙江人兵部侍郎

順天府

朱公越嶂名南雍山陰人太僕寺卿

戶部

張公心齋名學顏肥鄉人兵部尚書

劉公紫山名思問孟縣人戶部尚書

楊公夢山名巍海豐人吏部尚書

王公雲澤名廷瞻黃岡人戶部尚書

王公後齋名友賢寧鄉人尚書

右記數公餘不盡書

紀夢

予嘉靖戊午春月夢儒學前出一魚一人得首一

人得尾予得中半及開榜詩經首趙維魚子居

中下則李魚化

歷仕錄

紀異

予巡撫時有銅錘二以不可貽後人命工銷之爐

火鍊底鐵入銅融化為一稜稜如也命工人疏

剔乃成山形高三寸許旋視之有壽星王母列

仙像種種異態時值太夫人誕辰見者奇之邑

令太倉銘盤張公新繪圖為記

歷仕錄 終

歷任錄後序

先曾祖大司徒公道書如諫議疏稿若干卷公嘗自刻之基命錄惺心樓三編念祖約言三書則先伯祖大司馬先祖方伯贈少司徒刻之皆藏家塾惟歷仕錄一卷乃公致政後自述生平服官之梗槩及師友交誼以垂示子孫者未授劄劄兵燹之餘副墨僅存士禎藏諸篋中數十年矣頃擴數條載入池北偶談第五卷然全裘未及登梓壬午初冬乃稍加較訂刻諸京師至于先方伯著書尤富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者已多散軼惟羣芳譜一

歷仕錄序

書亦歸吳中質庫士禎于二千里外多方贖歸告諸家廟不啻寶玉大弓焉謹略述緣起于此俾吾子孫知祖宗手澤傳家之不易當世守之勿有隕墜否則祖宗之罪人爾矣可不懼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暢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不肖曾孫士禎百拜謹撰

歷仕錄跋

歷仕錄一卷 先曾大父司徒公自記生平跋歷中外居官之概平實坦易無鋪張揚厲矜名街才之語而于平生師友間尤三致意焉其忠厚剴切之意藹然形於楮墨之外此子若孫世世當法守者也其中大奸何心隱一事蓋顏山農何心隱皆假道學之名恣為姦利而士大夫多為其所惑萬曆中御史趙崇善者疏言其寃且言心隱以譏江陵相奪情江陵憾之授意於公為之報復云錄中所載數年後尚有為之

歷仕錄跋

稱寃具疏者蓋指崇善也

又跋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脅金帛不可訾算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偕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于朝先曾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罪狀昭然迨江陵敗後御史趙崇善者泐私獄追劾先公殺

心隱以媚江陵時先曾祖父以戶部侍郎養
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
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
生應識賓小編王弼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
揆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爲心隱所毆事
尤污齒頰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籍至
此可爲浩嘆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士大夫
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
公論云士禎再記



洪忠宣公年譜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卯年

普濟

涇舟老人年譜附

宣統元年

己酉孟秋

晦木齋刊

陽湖汪洵

署檢



普濟齋藏版

晦木齋藏版

洪琴西都轉篤於稽古尤以表章先德爲事纂輯宋世洪忠宣暨三子文惠文安文敏四公年譜蒐采繁富攷核精詳藏諸緘滕未及問世嗣君翰香觀察將付剞劂屬作霖復加校讐讀既畢作而言曰自來外交之世最重使職至不得已而用兵則封疆亦宜慎選大節以立身高文以華國經濟以匡時三者固缺一不可也洪忠宣起家甲科文章爾雅拯民飢諫移蹕請撫李成其經濟固已裕矣奉使金廷被留十五年不爲威劫卒以忠節顯名高宗比之蘇武無媿色也三子皆以鴻詞入選耀采禁廷文惠文敏當紹興隆興之交尋盟報聘後先持節光照皇華文安出守平江供軍无乏領建康留鑰經營淮表邊鄙晏然南

四漢年譜

序

宋人才並世而生者如虞允文陳俊卿諸人已不多見而洪氏乃以勛績名烈世其家何其懿歟都轉公曩在金陵開致吾知齋以談藝作霖得侍游謙於時海事初萌朝議交訖悵懷時局輒景仰忠宣父子不置時都轉公方輯是譜草創未定莫由拜讀今事閱三十餘年幸與校字之役得仰窺都轉公憂時追遠之深心益非偶然已校讐既竟因追述前事敬弁簡端云時宣統二年春二月江甯陳作霖謹敘

洪忠宣公年譜緣起

彭澤洪麻浮梁洪聲聞舊有忠宣公年譜之輯疏略特甚譌舛亦多今取其信而有徵者標云原編俾覽者知此譜濫觴之由原編刊於嘉慶戊辰江右洪族尙多傳本汝奎於道光戊申過鄱陽時曾及見之並爲手鈔一過譌舛之處就其可知者逐一辨明非欲爭勝前人深恐貽誤後哲耳

此譜自建炎三年使金以後凡十五年采用金史紀傳甚多特於每年下注云是年爲金某廟號宗某年號幾年庶覽者參稽互證開卷了然

此譜以宋史紀傳及文惠公所作先君述爲主其中偶有考訂由洪年譜緣起

之處仍散見各年下

譜中引用盤洲集隸釋隸續容齋隨筆諸書凡有卷數可考者每爲注明惟宋金二史以業經標明某紀某志某傳覽者緝尋甚易不復注明卷數至小隱野處二集久已亡佚其文往往散見他書譜中引用則稱文安某篇文敏某篇異日或能復見小隱野處完書當爲改訂如引用盤洲集諸書之例

此譜將公生平事實彙括入正文書作大字餘悉入注注有未晰者又爲注中夾注期於傳信不避煩複之嫌覽者諒之

宋史帝紀於金既講和之後或稱金人或稱大金或稱金國此譜正文輒援爲例至注語所引諸書有稱金者有稱虜者有稱

北人者悉依原文編入不敢擅改一字蓋正文與注語自不相承不嫌稱金稱虜之異

譜中正文於文惠兄弟並稱名禮父前子名也注引諸書則亦悉依原文按語則一律稱諡

先君述稱秦國公曰太中公稱秦國夫人曰太碩人於魏國夫人稱碩人慈瑩石表又稱太夫人此譜注中所引悉仍其舊惟正文則譜首揭明考諱某贈太師秦國公妣董氏贈秦國夫人又於政和五年揭明娶魏國夫人沈氏後凡正文悉以秦國魏國入稱與注語亦不相承不嫌歧異

國洪年譜緣起

下

洪忠宣公年譜

裔孫汝奎編

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生

公諱皓字光弼饒州鄱陽人宋史地理志饒州鄱陽郡隸江南東路建炎四年合江東西為

初復分東西

紀國夫人考諱彥先宗譜世系表作彥暹字子深此通直郎從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

贈太師秦國公妣董氏贈秦國夫人文惠公盤洲集卷七十五叔父常平墓志云昔

包義氏既衰其工氏以水紀伯九域其氏其後也後世避怨

為洪氏在吳有廬江太守矩在唐有集賢學士孝昌五季亂

始自歛宋史徽宗紀宣和三年五月改歛州為徽州徙名數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一

卷十 忠宣

二

為監主簿蘇欽之黃村徙番之樂平又卷三十三盤洲老人
小傳云洪族本居徽州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東七十里曰巖
前曰洪源凡百餘家世業耕桑高祖府君志操不羣力教
二孫欲振起門戶自巖前常以幹至郡又卷七十四先君述
云洪氏始居樂平之金山自曾祖府君種德重義以氣節聞
子中大夫即少保公蚤世二孫幼府君慨然思所以成立計
即挈諸城中訪先生之賢力教之因占籍鄱陽長孫諱彥昇
字仲達宋史有傳又盤洲老人小傳云元豐乙丑伯祖給事
中始以進士起家送給事中魏了翁洪必之墓志云至
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太中即秦國公雖不遇
至先君益顯據此則自公之曾祖已遷鄱陽今本鄱陽志列
公寓賢未得其實宋史洪彥昇傳稱饒州樂平人從祖貫也
公傳直稱鄱陽人王象之輿地紀勝饒州人物門洪昭注云
樂平人蓋亦從祖貫也 宗譜世系表公兄弟七人行第一
次曦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次暉
為類當非從自今自宋史下及諸書皆從自作皓此從宗譜
按坊行諸書又有誤作浩作灝作皎者南宋書高宗紀起復
朝散郎洪浩明監本 武英殿本宋史宇文虛中傳並作洪
浩明監本宋史高宗紀金遺洪浩亦作浩趙彥備雲麓漫鈔
亦引作洪浩張氏九成之甥于恕所編橫浦心傳錄洪忠宣

灝元好問中州集末附南冠五人詩有朱少章弁而不及收
忠宣詩又於朱詩前綴事略云紹興十二年皇子生大赦宋
使洪皎張邵朱弁南歸均宜訂正 原編公誕生於六月十
一日今按盤洲集卷六十九大人朝設醮青詞全文見後
二篇一云自嬰滯疾再涉隆冬一云自纏綿於末疾茲經涉
於三冬宗譜世系表謂公生於十一月己卯孫莘老年譜是
年十一月丁卯朔己卯係十一月十三日與青詞合或當有據

元祐四年己巳二歲

元祐五年庚午三歲

元祐六年辛未四歲

元祐七年壬申五歲

元祐八年癸酉六歲

紹聖元年甲戌七歲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二

紹聖二年乙亥八歲

紹聖三年丙子九歲

紹聖四年丁丑十歲

元符元年戊寅十一歲

元符二年己卯十二歲

元符三年庚辰十三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十四歲

崇甯元年壬午十五歲

少英儻有奇節先君述 樂平縣志少負奇節有經略四方志宋史本傳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崇甯二年癸未十六歲

崇甯三年甲申十七歲

崇甯四年乙酉十八歲

崇甯五年丙戌十九歲

原編公入太學宋史選舉志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甯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王黼欲妻以女弟給事公以同臺故曲為平章公力辭不就太中公有寄公詩遂歸按婺源洪騰蛟字鱗雨乾隆間舉人壽山叢錄云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宋熙甯中餘杭進士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或改首句作太學何蕃去未歸以為忠宣公皓詩誤矣自洪侍御覺山修統譜冒昧紀載後來相沿所宜刊正已上並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三

叢錄原文原編據餘杭詩謂公留太學十年始歸而以是年初入太學下距乙未登第之歲為十年攷宋史徽宗紀崇甯五年無賜上舍及第之事與先君述所謂以諸生待廷試京師者不合其誤可知此後大觀元年六月二年三月四年三月政和三年三月四年二月皆嘗賜上舍生及第並見徽宗紀竊意公游太學當在政和三四年間又先君述云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則所云以諸生待試亦謂在太學耳

大觀元年丁亥二十歲

大觀二年戊子二十一歲

大觀三年己丑二十二歲

大觀四年庚寅二十三歲

政和元年辛卯二十四歲

政和二年壬辰二十五歲

政和三年癸巳二十六歲

政和四年甲午二十七歲

公以諸生待廷試京師王黼請昏卻之宋史本傳伯父給事公曲

為平章公卒卻之先君述云以諸生待廷試京師伯父給事

初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王黼為中執法按宋史佞侍傳黼以崇甯中進士第何執中薦擢為書郎蔡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則兩歲考蔡京復相在政和二年五月則黼為中執法亦當在政和二年後徽宗紀重和元年正月庚戌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黼為尚書左丞李輔表重和元年四月庚戌王黼自翰林學士承旨以尚書左丞起復九月庚寅加中書侍郎據王簡東都事略徽宗紀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庚戌王黼為尚書左丞由甲申朔推之則庚戌係正月二十七日與宋史正合其下文云夏五月壬午朔則四月內不得有庚戌作四月者非也又按黼以宣和二年十一月入相六年十一月致仕慕先君為人欲女以女弟給事以同臺故曲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四

為平章先君懇拜曰婦所以事舅姑也家素壁立今暴得一官乃令鼎貴薦女身得計矣如父母何按先君述方云以諸生待試而下即述公語云暴得一官疑公未擢第時或以給事恩澤入官歟

政和五年乙未二十八歲

登何臬宋史何臬傳臬字文煥仙井榜進士第宋史本傳登

士第徽宗紀政和五年三月己卯御集英殿策進士癸巳賜禮部奏名進士出身按出身當有及第二字六百七十八

朱勳東都事略朱勳傳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輻相繼號曰華

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躡請昏公復卻之宋史本傳先君

復請昏資送萬計且略以顯仕拒尤力朱不獲命請榜中周審言增之及周直內閣服金帶為秀州守先君適在幕下人

為先君惜之娶魏國夫人沈氏盤洲集卷七十七慈瑩石視之蔑如也及進士第太夫人之兄太學博士松年在京師聞先君名定昏焉

政和六年丙申二十九歲

官台州甯海縣主簿 是年十月給事公以朝請郎遷徽猷

閣待制 見文敏公容齋 四筆卷十五

政和七年丁酉三十歲

官甯海作三瑞堂交翠亭 秋長子文惠公適生 盤洲集卷

亭詩自序云政和丙申家君主甯海簿明年作交翠亭是秋

而某生詩云三十年中事鸞棲築小亭寒聲長新擘清閣拂

疏橋水轉前時綠山濃遠處青重來勤問訊此別記秋螢祝

穆方輿勝覽三瑞堂洪光瀾為甯海主簿時建適以荷花桃

實竹榦有連理之瑞已而生適故以貳車行縣題詩云久

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展驥漸充

位占熊憶問祥白雲留未去極望是吾鄉輿地紀勝台 攝

州下交翠亭在甯海簿廳三瑞堂在甯海主簿廳西 攝

甯海縣令 未詳何年附著於此 先君述云主甯海簿會令

去攝其事民舊苦市絹不均先君始令物力百千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五

者賦一匹大姓王隆多買田不受稅歲纔五十四至是數增

三倍除以次定賦鬻貧弱者四千八百戶李氏富而贖家藏

妖書號二宗三際經時節集鄰曲釀香火祀神元未嘗習也

姦人詭入伍中通其女既泄即告縣逮送獄先君入食有小

吏偶語喜甚詰之曰李氏輩賂錢五十萬故喜先君曰是下

獄屬耳而疎吏若此可緩乎即呼囚立庭下委曲問情得并

官甯海

宣和元年己亥三十二歲

官甯海

宣和二年庚子三十三歲

官甯海 先君述云方臘反台之仙居民應之蹤捕反黨及旁

爭不得丞尉用賞秩不踰年相繼死皆見所殺為厲云按朱

史高宗紀宣和二年十月建德清溪妖賊方臘反命譚稹討

之據此則蹤捕除南京 宋為南京應天府 國子博士未就

宣和三年辛丑三十四歲

職 臘陷杭州之前 次子文安公遵生

遷宣教郎為秀州司錄事 先君述云拜南京國子博士未上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本

事略陳遵傳云遵字亨伯零陵人也方臘起睦州二浙州兵

以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檄主餉奏功遷宣教郎為

秀州司錄事按秀州到任年分失考當在方臘寇平之後宋

史歐宗紀宣和三年四月庚寅中州防禦使辛與宗擒方臘

於清溪七月戊子童貫等俘方臘以獻八月丙辰方臘伏誅

又按方臘黨方七佛以是年正月方臘入秀州宋史歐宗紀

詳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宣和二年十二月

陷睦州二州南陷衢北掠新州王儲富陽諸縣進過杭州郡

守棄城走州即陷警奏至京師王儲富陽諸縣進過杭州郡

熾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禮槍牌手兼

官秀州

宣和四年壬寅三十五歲

官秀州

宣和五年癸卯三十六歲

斬首九千築京 觀五賊還據杭

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

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

斬首九千築京 觀五賊還據杭

宣和五年癸卯三十六歲

職 臘陷杭州之前 次子文安公遵生

遷宣教郎為秀州司錄事 先君述云拜南京國子博士未上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本

事略陳遵傳云遵字亨伯零陵人也方臘起睦州二浙州兵

以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檄主餉奏功遷宣教郎為

秀州司錄事按秀州到任年分失考當在方臘寇平之後宋

史歐宗紀宣和三年四月庚寅中州防禦使辛與宗擒方臘

於清溪七月戊子童貫等俘方臘以獻八月丙辰方臘伏誅

又按方臘黨方七佛以是年正月方臘入秀州宋史歐宗紀

詳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宣和二年十二月

陷睦州二州南陷衢北掠新州王儲富陽諸縣進過杭州郡

守棄城走州即陷警奏至京師王儲富陽諸縣進過杭州郡

熾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禮槍牌手兼

官秀州 三子文敏公適生

宣和六年甲辰三十七歲

官秀州 秋大水公以荒政自任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呼

為洪佛子 宋史徽宗紀宣和六年兩河京東西浙西水五行

多流移 先君述云宣和六年秋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民

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揀策先君自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

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

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費糶不

能自食者官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

防其消偽淫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囊樵汲有職民

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先

死不赦先君曰民仰哺當至麥秋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

如勿抹甯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

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七

對即延先君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

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先

君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

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前後所活

官秀州

宣和七年乙巳三十八歲

官秀州

宣和七年乙巳三十八歲

錄又宋史本傳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

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

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按本傳

別以青白幟一語與先君述所書語意微異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三十九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四十歲 是年三月徽欽二帝北狩 五月高宗即位於應天府

官秀州 九月御營統制辛道宗率兵討陳通至嘉興縣

地理志秀州以政和七年兵潰宋史高宗紀建炎元年八月

賜名嘉禾郡嘉興縣附郭 戊午朔捷軍校陳通作亂

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漕臣吳昉王申命御營統制辛道

宗討陳通九月甲午夜辛道宗兵潰於嘉興縣辛丑陳通劫

提點刑獄周格營殺格執提點刑獄高士瞻十月甲子知秀

州兼權浙西提點刑獄趙叔近入杭州招撫陳通丁卯以王

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統制官張俊從行 十月孝宗皇帝

十二月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等誅之

生於秀州杉青牖之官舍 宋史孝宗紀王夫人張氏高宗紀

子解為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妻張氏封王夫人夢

人擁一羊遺之日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

寅生帝於秀州杉青牖河渠志當作 十一月王公倫朱公

弁使金 宋史高宗紀建炎元年十一月王辰遣王倫等為金

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問門舍人朱

弁副之朱弁傳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八

修武郎借古州團 練使為通問副使

建炎二年戊申四十一歲

累官朝散郎丁父秦國公憂奔喪歸饒州時秦國太夫人與

諸孫在秀州秀卒以城叛相戒毋入洪佛子家 先君述云累

官秀州

太中憂還鄉奔喪太碩人年七十矣與弱孫在秀諸卒以城

叛鹵掠無一家免過門皆曰此洪佛子家也毋得入 宋史

高宗紀建炎二年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

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命御營中軍統制張俊討之六

官秀州

趙叔近執徐明斬之 是年五月宇文虛中使金 宋史高

炎二年五月丙申命宇文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

請使宇文虛中傳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

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既

官秀州

為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既

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

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

建炎三年己酉四十二歲 是年為金太宗天會七年

自饒州還四月至秀州先是上將移蹕建康公適過臨安疏

諫不納五月得旨召對起復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

大金通問使先君述云賊承上秀卒叛言先君還過臨安

君上疏言今內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

回鑾謀潛說友咸謂臨安志引此疏作鳴鑾徐夢莘三朝北

盟會編亦作鳴鑾未晚也時廟謨已定不能從既而悔之上

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今安在丞相張和公時知樞密院

以對過秀邀先君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招二凶適捷書至

按捷書至非謂苗劉伏誅也據宋史高宗紀苗劉以是年七

月辛巳伏誅在忠宣奉使後此蓋謂二凶就俘耳乃止將辭

歸和公曰呂丞相欲見君即遣直吏介謝俄有旨召見時方

墨衰經丞相脫巾服衣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狩

宋史本傳作播誤為憂先君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能久陵

中夏此正春秋邠郟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此上鄂字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九

蓋謂吳入郟之役按左傳哀公元年陳逢滑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之語確指其事與鄂無涉續通鑑改鄂為郟誤所言

反復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

擇使無以易卿先君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擢徽猷閣待制

遷五官假禮部尚書為奉使大金軍前使令與宰相議國書

先君欲有所易輔臣按輔臣謂呂頤浩見宋史本傳護其文

不喜遂抑遷官賜告籍通鑑帝遣左副元帥宗幹書輔宋康

王構謹致書元帥閣下願用正朔比於諸國上令昭與宰相

議國書略欲有所易願浩不樂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三

已上節錄宋史原文並附小注今以本紀月日考之則公過

臨安疏諫移蹕當在四月辛亥後丁卯前尋即歸秀迫帝發

杭州呂張二相扈從過秀是以有遺至平江之事與先君述

云云正合惟先君述於建康下則又似被命建康也按本紀特書起復

見似當日公建康使命在下則及似被命建康矣今據宋史本紀

洪皓於駐蹕建康之下則又似被命建康矣今據宋史本紀

書作五月奉使而詳具本紀及先君述原文入注以備參考

按公奉使至金一節金史太宗紀交聘表並失書使還年

月則熙宗紀交聘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先君述云淮南

表皆書之詳後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李成時為宿州都大捉殺

君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李成時為宿州都大捉殺

使以兵護至南京成乃方與耿堅時為遂郡防禦使聞楚州

今江蘇山陽縣時賈敦詩以通判權州事以責其降虜為名

實持叛心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金人陷楚州

守臣朱琳降本傳云時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李成甫就招即命知

泗州羈糜之乃命時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

衛時至南京北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

敦詩以降敵賈持叛心據此知李成時方知泗州而權知楚

州者為賈敦詩先君遣書抵成成曰汴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靈壁縣下古汴水自河南永城縣界流入逕宿州南又東南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十

入泗州界泗水史河渠志汴水下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為盜

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

通又盤洲集過穀熟詩云汴水流乾轍迹深虹宋史地理志

泗州虹下紹興九年自宿州來隸據此則虹縣當隸宿州有

臂切至日自古無白頭賊賊請歸報其渠通為書至其窟穴守忠貴聽命率所領人宿衛守忠初名俊入朝賜今名李貴即俗所謂李閻羅者又云撫諭京淮降空名告身二仍十通以便宜賞功存其半或末察名御帶應封以還尚書仍寓家秀州先君述云一日歸別先君持太頌人拜且泣時長能仰視先君弗子也又云使虜得修職即四人時有六子獨送預名三以官弟姪且乞一弟使奉甘旨時起布衣奪哀為秀州 閏八月至太原 原編 宋史高宗紀靖康元年八月判官 閏八月至太原 原編 宋史高宗紀靖康元年八月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按金史作宗翰恐幹字誤乞買金太宗名也復引兵深入陷太原 續通鑑略至太原金令其賜曲縣主簿張維 是年七月崔公縱使金九月張公邵使金館伴留幾歲 是年七月崔公縱使金九月張公邵使金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七月丁酉遣崔縱使金 軍前九月丙辰遣張邵充金國軍前通問使

建炎四年庚戌四十三歲 是年為金天會八年 在太原十二月徙雲中 原編 按先君述云開關至太原留幾一年 宋史本傳亦云略至太原留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十一

幾一年若以己酉閏八月至太原今年十二月徙雲中則不止一年疑由太原徙旋又徙雲中耳 宋史地理志宜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路又云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昭契丹契丹號為西京松漠紀聞西京原注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按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嬌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是年二月金人陷秀州長子适等奉秦國魏國二夫人避亂歸饒州 按避亂歸饒公譜敘於上年蓋秀州雖陷於是年而上年十一月高宗旋已棄杭州則秀州危迫歸饒當在上年此特連類言之耳 復還秀州 宋史高宗紀建炎四年二月辛卯金人陷秀州詩國挾五弟三妹歸鄱陽又云指眾 公所著書悉厄於兵燹 食貧忠宣奉入在秀復迎擊以往 公所著書悉厄於兵燹 集卷六十三跋先忠宣公鄱陽集全文見後云先君以建炎已酉出疆平生著作多悉留橋李即秀州庚戌之春厄於兵燹 九月金人立劉豫為齊帝 宋史高宗紀建炎四年九月

紀天會八年九月戊申立劉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府 紹興元年辛亥四十四歲 是年為金天會九年 在雲中時徽欽二帝徙居五國城公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

脩粟麪諸物 宋史高宗紀建炎四年七月乙卯金人徙二帝城先君嘗私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脩粟麪諸物兩宮始知趙氏中興 宋史王倫傳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 樓鑰攻媿集王公神道碑云金帥結罕凶傲熾甚公與之抗辯旁若無人金帥憤怒留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尚未知兩宮安否日請於天以朝通夕死為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揚汝亨日二聖太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日此天所贊也即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宮 金人迫使仕劉豫忱以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 金人迫使仕劉豫忱以劔不為動五月徙冷山 宋史劉豫傳洪皓久陷於金黏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 先君述云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十一

先君開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薄及至雲中大酋黏罕迫遣副使官偽齊先君日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適逢天以奉逆豫生狗鼠聞甘鼎饜力不能忍事之邪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倫之先君不為動旁貴人皆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語請黏罕怒少霽遂流遷於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超張福柯辛俱副使至汴受豫命知恩州流遷猶中國編竄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按紀聞甯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又云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至會甯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五里至報打李董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按紀聞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五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

四漢年譜

卷一 忠宣

忠宣

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楊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棗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路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里至東京此東京謂宋東京開封府金初曰汴京後改曰南京一千三百五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百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下坡冷山皆完顏希尹女真人名希尹封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陳王為左相誅宋克滕虞凡聚落公至希尹命其八子受學七十二王後為元尤族誅

於公原編悟室使誨其八子彥清等今按松漢紀聞悟室長子源第三子捷捷疑源即彥清也捷捷勁勇有智力兼

百人其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亦見松漢紀聞又按金史完顏希尹傳二子把答熙宗紀作把塔漫帶與希尹同被誅先君述云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百餘里與松漢紀聞合又按宋史本傳距金主所都僅百里恐誤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一年宋史本傳作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狗布番課四隸謂隸卒邱德等四人採薪

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燄而食

紹興二年壬子四十五歲 是年為金天會十年

在冷山 九月王倫自金還 續通鑑略得以言公奉使不屈

詔下秀州存問家屬賜銀絹二百時長子适未冠以修職郎

得監南嶽廟 使還入見王倫傳紹興二年九月王倫自金國與倫議和云云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先君述云紹興二年使者王公倫歸為上言之此承上

二百适未冠得監南嶽廟 原編是年十一月作太碩人七

十三歲 生辰詩

附考 先君述云嘗有旨以先君母老賜錢百萬又與將仕郎恩澤五人它賜予者三按當在紹興壬子後

紹興三年癸丑四十六歲 是年為金天會十一年

在冷山 原編是年有寒食思親詩

紹興四年甲寅四十七歲 是年為金天會十二年

在冷山 原編是年有小原開鄱陽集作小王仲冬置酒次韻詩

紹興五年乙卯四十八歲 是年為金熙宗天會十三年

在冷山 是年永祐陵諱聞公北嚮泣血旦夕臨遣使臣沈

珍往燕山開泰寺建道場為文祭之 宋史徽宗紀紹興五年四月甲子金史熙宗紀

在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崩於五國城七年九月甲子因問至江南十二年八月乙酉梓宮還臨安十月丙寅權擯於永

四漢年譜

卷一 忠宣

忠宣

祐陵先君述云永祐陵諱聞先君北嚮泣血旦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為文以薦云云故臣讀之無不掩涕按容齋三筆載開泰寺功德殿較先君述為詳具錄如左容齋三筆卷八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二十年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遺音同深喪考之戚況已上衣冠招魂漫漫當從先君述作但歌於楚豈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願先君述作嘔古通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先君述作無窮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博瞻大憫北人最重忠義不以為罪也岳珂程史徽宗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糜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按宋尊尊日下舊聞引王沂公上契丹事云幽州闕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甯造皆遣朝使游觀又朱昆田日下舊聞補遺引屈大均鴻雪錄云燕舊有開泰寺王沂公謂是遼魏王漢甯所建元王揮秋間集中載重修開泰寺功德疏亦曰迺晉山君為遼

府開泰禪寺者爰因鄴第建自栢臣然遠史宗室初無魏王
漢甯傳也據吳長元宸垣議帝賜忠寺唐貞觀十九年建明
正統中改名景福本朝雍正九年賜額曰法源寺是
憫忠寺未嘗有開泰之名程史作憫忠寺疑傳聞之譌耳

紹興六年丙辰四十九歲是年為金天會十四年

在冷山

紹興七年丁巳五十歲是年為金天會十五年

在冷山原編有獨活他鄉已九秋之句二月辛丑詔存卹家屬賜錢三百

紹興八年戊午五十一歲是年為金天會十六年

在冷山原編問金軍過江未得確耗憂憤成疾有遺懷詩云老母八十漫嗟予十一月夫人

沈氏薨於秀州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紹興九年己未五十二歲是年為金天會十七年

在冷山原編有賀左相封陳王殿按松漠紀聞載陳王悟室加恩制詞蓋金相韓昉為翰林學士時所作

紹興十年庚申五十三歲是年為金天會十八年

自冷山徙燕八月至燕是年金人誅完顏希尹黨與皆坐

死獨公數與異議獲免

將軍把塔希尹傳作同修國史把塔希尹及希尹子昭武大尹傳熙宗即位為尙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天

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警宗馬二年復為左丞相兼侍中

竊議諸神器以何歸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是時熙宗

未承上客星守魯言亦謂客星也太史以告守文守文語

述云先君辱於悟室十年多為詩文以諷昔愛國傷時語

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先君先君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
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使十年用兵不止者
君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年用兵不止者
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適令深入
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
和事官卻口硬請我不能殺汝邪先君曰自當死汝國
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灘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
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又云虜已遣使約和
室問所議十事先君條折之甚至曰封冊是虛名何辦本朝
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大國有其地矣朝
北所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本朝必不固欲取南
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先君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
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淵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兩
帝中國所監決不相從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
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所存沈珍邱德性直所言不
莫公將北來宋史高宗紀紹興十年正月兩度遣莫將等
迎護祥宮奉迎兩宮使議不合囚涿州事復變道達朝帳其
首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胡舞舉酒以勸到
燕一月越王兀朮族悟室黨與坐死數百千人獨先君故與

持論異身幾死數矣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遣趙德歸上
兀朮知之故得免

之先君述云燕人重先君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先君開行
順市物色謀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日
以南棄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
語宋史本傳作今再舉向可具以悟室問答語并兩宮諸王
主所居報上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
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
欲捐燕以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
尤可擒汴京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
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憐也十一月有上母書膝下忽忽十
二年中開兩大病天憐羈苦偶幸再生日夜憂愁孀孀年高
恐不及一見慈顏以此痛心中兩處供給幸不致又明年八月
太原明年一見慈顏以此痛心中兩處供給幸不致又明年八月
帥晉王驅踏詣冷山悟室監軍家監軍使暗教其子昭武是
行在途兩月跋涉四千里冷山中受盡艱辛不可勝說衣著
寒九月而雪四月草始生十年中受盡艱辛不可勝說衣著
更不與盛夏服羸布隨行使臣沈珍兵士邱德將行監軍
福柯辛巳死皓至冷山之明年春元帥當許南還將行監軍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未

父子堅不肯比至草地元帥雖怒已無及乃遣王侍郎回三
 二年來監軍相信前此見問商中事皓不識其意每煩
 惱戊年金軍過江有虜到秀州人後卻到冷山皓以秀事問
 之雖知此州官吏並前期往華亭免遭俘掠終不得端確緣
 此憂惱成病監軍後除右丞相不主和議前年七月罷知興
 中府故宋克魯三王內外用事欲割地以和去年正月復召
 悟室入專權益甚三王不勝忿謀其除之為二吏所告七月
 三日遂誅三王九月王侍郎來留肇州遣其副因索進奉及
 取投附人朝廷既無素備其銀絹禮數合入商量乃一切峻
 御遂至交鋒雖順昌軍捷岳帥眾集忽報班還何補使
 臣履危受辱不足惜當念上皇神柩久寓遐荒太后高甯
 不思國宗室困辱不忍說生靈轉徙何時休息謂宜權以濟
 事況為親屈所當容忍悟室嘗問歲幣皓答云契丹景德中
 雖有此例緣山東河北產絲蠶其地今屬金國責之東南恐
 不如數金三千兩景德無之又問正朔皓答云年號本朝所
 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年號若表書來當用此開年號
 又問封冊皓答云此自虛名不必較又問投附人還可得時
 答云昔東魏侯景以十三州投梁有眾十萬後敗於壽春纔
 存四百武帝欲以景易其姪淵明景遂作亂陷臺城弒二帝
 景雖即滅梁祚亦亡監戒甚明恐不許必須許亦不肯來就

死徒成禍亂悟室曰我亦道不可得大人云須得投附人至
 若不不至自壞爾國家久之謂皓曰隨我到濟州看春水爾是
 直性人言語樸實與我言合得爾去與大人商議我約監公
 佐四月間到來若三兩椿事從得使爾歸國商量遂以三月
 半到濟州四月四日回冷山居八日悟室又云更隨我到燕
 京以二十三日四月初到草地及問莫將來所請皆不從
 大怒起兵向河南及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未幾而
 岳帥軍回吳璘兵大敗河南關西故地一朝復盡得八月十
 八日皓與宇文相公先入燕至九月七日車駕入宇文去冬
 教悟室子孫因此遂為謀畫每屏人私語至夜分悟室問江
 南如何可取宇文先取四川宇文前此已知貢舉及充規
 畫三省使遣官制禮凡百與議今有男女二人自云南中一
 子是過房一女是庶出老年無親惟此二子自與悟室商議
 換授光祿大夫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詳定禮儀欲得
 皓亦換官庶幾朝廷知得例換九月二十二日悟室父子入
 命也皓雖失倚託幸免換官亦未敢理會請授教其一童為
 館粥之資近又聞例有換授擬朝散郎翰林直學士皓自
 聞此議日夜號慟有昭烈大將軍者晉國之弟從前相愛聞
 此見憐遂同晉國之子見平章相公愬老母累重乞免換授

雖已見許未知其他宰執如何更旬日間可決矣孀孀年高
 甯不因皓重添憂惱然為國亡身自古有之無可奈何所願
 免得換授將來和定須可圖歸萬一不
 免老小長訣矣臨紙投淚悲不自勝

附考 先君述云懿節皇后按高宗憲節邢皇后初諡懿節之
 姨高氏與其夫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先君屢明之
 范蜀公之孫祖平虜不以為官隸奴之先君使以東坡所為
 蜀公銘曰我官人也虜日東坡書之不疑矣即釋之先君
 資以歸裝貴族有流於黃龍府優籍者二人先君屬副留守
 趙倫除其籍劉公光世之庶女小醜在虜參豕為贖以重價
 求匹偶衣冠之家略為人奴者贖之數十人先君屬副留守
 史本傳張侍制字發自蔚州死雲中先君過荒寺見其觀攜
 之至燕山授其僕鍾禹功使葬 松漠紀聞盟熱者國最小
 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
 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
 為千戶統之又云族多李姓子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
 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
 主之伯固倫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
 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僕書其父死託
 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志高宇文以趙貧命趙為之而

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又云勃海國去燕
 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又云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為
 燕都運都運疑是都軍見松漠紀聞補遺原注都監也又金
 史官名有中都路都轉運使此云都運殆省文與未六十餘
 休致為僧自為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
 供眾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紹興十一年辛酉五十四歲 是年為金
 皇統元年

在燕 夏求得皇太后書遣李微歸上之冬復以書奏上并
 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 宋史章賢妃傳洪皓在燕求得后書
 如一書遂加徽官 先君述云明年承上紹興十年言夏求
 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歸上大喜因御經筵講
 讀官曰不知太母甯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
 遂官李微其冬復以書曰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
 隨軍今不敢攜朝廷不知虛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
 勝進擊再遣猶反掌爾所取附人只欲保守江南歸之可
 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讐不宜與胡鈔封
 事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亥以樞密院編修官胡

銓上書直諫斥和議除名昭州... 舍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 置之散地并問李趙二相安否... 和定祐陵祔陵上疑脫永字及太后... 以文書至者九數陳軍國利病謂... 留中皆莫得聞先君言無隱情歸... 過庭不敢一問北事故忠謀祕策... 略如此未史朱弁傳亦云以金國... 書畫 金人數及換授 金史太宗紀天會八年十月甲申天... 授 公皆力辭至是上金相韓昉 丙子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 事 書誓以死不就職遂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至雲... 中以疾聞復回燕 宋史本傳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 據此則金人欲換授公官乃由冷山徙燕之後先君述云初... 宇文虛中既換虜官欲振先君分遣乃力薦於虜廷換先君... 復及換授先君訴虜相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圖逃歸...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計昉怒未史本傳皓有逃歸意乃請於參政韓昉乞於真定... 或大名以自養昉怒虛中贊其決遂換中京副留守復力辭... 昉大怒降留守司判官為承德郎越行者屢矣誓以死不就... 職虜法雖未換官而會彼任使者永不歸虜欲以計墮先... 君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先君日損食陽為有疾狀... 既至謂院官日今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日豈不能出語... 策士乎考官孫九鼎三朝北盟會編天會十年孫九鼎試經... 義第一一人者有太學舊為以疾聞得回燕按雲中往還年... 失詳今以先君述訴虜相韓昉一語參考金史韓昉入相年... 月附著於此 宋史朱弁傳金人欲易其官弁移書耶律紹... 文日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 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日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 舍生以 是年岳公飛死於大理獄 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一... 全義爾 死於大理寺岳飛傳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 所畏服者惟明監本宋史作爲謀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 死酌酒 相賀

附考 松漢紀聞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 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

爲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 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 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 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 舉人於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 云府試差官取旨尙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據此... 校雲中進士試爲府 試耳當在是年春

紹興十二年壬戌五十五歲 是年爲金 皇統二年

在燕 何鑄曹勳使至燕請歸皇太后金人許諾公遣人先... 報 宋史韋賢妃傳鑄等至金國首以歸爲請金主曰先朝... 伴耶律紹文來言金主許從所請洪皓聞之先遣人皇太后... 來報鑄等還具言其實遂命參政王次翁爲奉迎使紹興... 歸過燕公冒禁朝於燕 先君述云云見後宋史高宗紀紹興... 五國城八月壬午皇 太后至入居慈甯宮 萬俟卨等使至燕特賜金帛 宋史高... 宗紀紹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興十二年八月甲戌以萬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 先君述云參知政事萬俟卨出疆上知先君急闕命其副特... 持賜金帛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金史交聘表皇統二年十二... 月宋使上表謝歸三喪及母章氏是年宋參知政事萬俟卨... 爲報謝使榮州防禦使邢孝揚副之表失載又云表於宋使... 姓名多闕漏宋史但有正使姓名而不書官職惟繫年錄所... 載甚備今取以補表之闕據此知 日長至宴張總侍御家

歸賦江梅引四闋 原編 容齋五筆卷三紹興丁巳所在始... 年北庭亦傳之至於壬戌公在燕赴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 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既歸不... 麻遂用韻賦四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不... 蘇白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 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準擬寒英聊... 慰遠隔山水應銷落赴想誰空恁還想笑摘蕊斷回腸思... 里漫彈絳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笳怨淚沾衣亂插... 繁華須異日待孤颿怕東風一夜吹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 息訪寒梅賞初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風聲可怕長洲... 桃李如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蕊效少陵懸

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人墜鶯飛引領羅淨翠羽幻青衣月
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閣
佳麗最憐梅屬春開學妝來爭粉翻光何遠落梳臺笑坐雕
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危滿勒阿誰貪為結子藏暗蕊嫩蛾眉
閣千重舊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梅著單衣
若作和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第四篇失其案北
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容齋隨筆卷十三先公在
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
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
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
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
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婿
也今按激乃宋進士吳棫之子元好問中州集載中州樂府
首即彥高此作調寄人月圓微有異字好問並記云彥高北
遷後為故宮人賦此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
鄧俚及見彥高此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
即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不可往求之金史文藝傳吳激
建州人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皇統二
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
有東山集十卷行於世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是年長子適次子遵同中博學

宏詞科進君述云適遵濫登博學宏詞科宰臣以所試制詞
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故遵除祕書省正字適為刪定救
令官繼亦改秋入館自博學宏詞改科即除館閣自遵始太
月宰輔賀皇太后有來期上曰洪某身陷邊區乃心王室忠
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某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孝
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先聖福善惡淫之
訓於某可以見矣語在慈甯宮回鑾事實按宋史藝文志有
萬俟卨太后回鑾事實十卷又禮志紹興
興二十六年十月進呈太后回鑾事實
附考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注觀察傳云汪介然字彥確紹興
充本軍指使先是洪昭遠宣金充上指節使轉忠靖郎就添差
文惠為相在孝宗時此誤屢書求咭虜高宗用其子適為相按
公使虜遊城上咭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公剖股納
之歸聞於朝帝召見公以實奏命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
涕泣乃命適拜公為厚賂和議乃成明年洪公咭朱公弁
張公邵皆南還洪公為諸子孫羅拜乃成明年洪公咭朱公弁
此適附洪公咭蠟丸之功也事見洪公家錄及輶軒集按洪
然密附洪公咭蠟丸之功也事見洪公家錄及輶軒集按洪

安文獻志有朱弁墓志無汪
介然一語洪公家錄作家書

紹興十三年癸亥五十六歲 是年為金 皇統三年

和議成六月庚戌公及張公邵朱公弁使還八月戊戌公至
自燕 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六月庚戌金遣洪皓張邵朱
二題輶軒唱和集全文見後云紹興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
張公邵朱公弁自燕還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巳
朱公至按此與本紀年月符合 先君述云虜議遣奉使人
各還其鄉因赦及之使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
南者先君實以饒州聞張公邵朱公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
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先君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
等事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為我患歸計屢欲變參
知政事王公使至燕先君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為
留守易王公使至燕先君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為
聞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勃海高吉祥按高
吉祥即金史列傳中高栢也傳云高栢遼陽勃海人天眷初
同簽書會審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改同知燕京留守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考熙宗紀熙宗以天眷三年九月戊申至燕京皇統元年九
月戊申至自燕京則栢之改燕京副留守當在皇統元年九
月以後又按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云虜既講好首命公
為賀生辰使虜遣同簽書宣徽院事高栢先接伴自言其父
司空有德忠宣今者栢傳於海陵時策拜司空廢帝海陵紀
貞元二年八月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栢為司空參考紀傳凡
年代鄉貫官稱一一磨合無疑惟以吉祥二字表德則栢似
當為蕭耳據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五引作高栢以示素嘉先
君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他牘先君行月餘方以元牘進垂
入境追者七騎至及諸准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無狀
自劾上方以歸為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觀又云其
歸也北人治餼具幾月後使者至虜多問先君今何官居何
地又文惠公隸釋卷三三公山碑釋云頃者先公太師以使
事為北方所留紹興癸亥年政地王次翁使至燕先公隔垣
牆與驛中人語為覘者所得賴副留守高吉祥之力脫縲紲
而歸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王次翁為奉
迎兩宮時皇后邢氏計猶未至故稱兩宮禮儀使九月丙午
金使劉善完顏宗表等九人入見戊申以王次翁充報謝使
按是年王次翁報謝至金時 金史熙宗紀皇統二年二月戊子
在王次翁報謝至金時 金史熙宗紀皇統二年二月戊子

皇子濟安生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八月丁卯詔歸朱弁張
邵洪皓於宋十二月甲申皇太子濟安薨交聘表皇統二年
八月丁卯詔遣朱使朱弁張邵洪皓等歸按金史遺歸年月
與宋史高宗紀所書相去一年之差今以先君述歸計屢欲
變及為留守易王所獲二語參合宋金二史校之竊疑金人
於皇統二年八月遣還遷延反覆至明年六月始成行耳金
史熙宗紀交聘表稱其遣還使人之年月則曰皇統二年八
月丁卯按金史王倫傳皇統二年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
而下即云七月張邵朱弁洪皓南歸與熙宗紀年月異宋
史高宗紀稱其發自金國之年月則曰紹興十三年六月庚
戌二史據事直書是以互異非有誤也惟宋史本傳云十二
年七月見於內殿十二當為十三之誤沈世泊宋史就正編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史下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曾辨之
矣張邵朱弁傳並作十三年與高宗紀合朱弁傳十三年和
議成弁得歸王明清揮塵三錄又有朱弁授修武郎閣門宜
黃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凡十九歲紹興壬戌
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按王戌當作癸亥張邵傳金嘗
大赦許朱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
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
入見周密齊東野語歷陽張邵才彥建炎三年自承奉邸上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書賜對假太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
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奏前後使者如陳
過庭司馬朴先君述云司馬侍郎朴握節以死居數年無有
能名之者先君為陳本末詔以忠節著錄兵部尚書宋史
司馬朴傳金命朴為行臺左丞朴辭而止後卒於真定計關
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賤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
域未衰贈者乞早頒卹典邵併攜崔縱樞樞歸其家宋史崔縱
傳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死事未畢不忍言又以
官爵誘之縱以悲憤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
之骨又按邵嘗以言劉豫事觸怒金人由燕山北徙會甯府
事見邵傳但未詳何年由會甯徙燕其在會甯時曾否與忠
宣合并耳 宋史本傳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
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又云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留
北中十五年松漠紀聞北人重赦無郊需子銜命十五年才
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按余都姑遠將降金者宋史高宗紀
云遠降將耶律余都即此一為皇子生公自建炎三年己酉
奉使至紹興十三年癸亥使還所謂銜命十五年也文惠公
隸續卷十五石經儀禮殘碑釋云己酉年先公張壇請和聽
命於其酋黏罕繼徒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大清一統志
甯古塔流寓宋洪皓鄱陽人使金不屈將殺之後流於冷山

又遷之離會甯府二百里金陳王悟室知昭賢延使教子凡
留金十五年和議成乃南歸初皓留金時以教授自給因無
紙則取棹葉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傳之時謂之棹葉四書
甯古塔志亦云公留京甯古塔即金上京會甯府地時以教
授自給因無紙則取棹葉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傳之時謂
子大學中庸傳之時謂之棹葉四書入見上卷甚厚奏事畢
力求鄉郡養母不許先君述云既至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
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也賜內庫金帶續通鑑
作金幣鞍馬既又以馬驚復拜賜又賜御銘盾制琴一黃金
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三百斤蘇香酒茶諸果物中使日踵
門咨訪宸章杳至且諭旨將柄用 王應麟玉海高宗賜洪
皓御銘盾制琴一又云紹興十二年二月己巳上謂大臣曰
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
之意 杭州府志寓賢傳洪皓全節歸朝見內殿乞歸鄉養
母帝曰卿忠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也豈可捨朕去因賜第
於錢塘之葛嶺命迎養 明日皇太后召見徹簾問勞 先君述
其親事載教煌煌事實 明日皇太后召見徹簾問勞 先君述
后之歸也過燕先君冒禁朝焉至陸對乞賜見明日按公以
八月戊戌至闕明日為八月己亥即召之慈甯殿已設簾皇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太后願齋人吾故識尙書矣命撤之問勞優渥語
必稱尙書賈子孫道東朝對外庭臣唯先君一人尋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 據宋史本傳在八月
以八月戊戌至闕計之闕九月為八月丁未若承上明日皇
太后召見言則為戊申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
直學士院沈該翰苑題名洪皓紹興十二年八月以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九月使君職知饒州據此則
權直院在八月又云先君半世朔庭入翰林不旬浹文惠公
題輶軒唱和集云九月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
是月甲子出為鄉州跋都陽集見盤洲集卷六十三卷全文并
見後云紹興癸亥還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闈去據此則
權直院在九月竊疑直微猷閣與兼權直學士院未必是同
日事且入直學士院定在九月乙卯迨甲子遂出知饒州所
謂不使一其寓乎玉堂之直也亦文惠語詳後賜蓋下抑或
先君述據其新除月日計之鄱陽軒二集題跋據其入直
月日書之歟 容齋三筆卷四先公使金歸除徽猷閣直學
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屬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
月猶未受告按此亦足證直微猷閣與權直學士院非同日事
數忤秦檜檜風李文會論公

是月甲子出知饒州 宋史高宗紀九月甲子洪皓出知饒州

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所尊憚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

靈太廟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三年二月乙酉建景靈宮奉安

累朝神御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邪語侵秦皆類此秦謂適

日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

要當如黃鍾大呂乃可又云虜來取趙彬宋史高宗紀建炎

四年十月涇原統制張中彥經略司幹辦趙彬取降金人紹

興元年四月金涇原帥趙彬犯耀州守臣趙澄擊走之五月

趙彬及金人合兵圍慶陽府守臣楊可昇擊敗之七月趙彬

來歸張浚承制以彬為陝西轉運使紹興十年趙彬為兵部

侍郎輩三十家先君疏言昔晉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

引誼不與虜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遠蓋慮知其虛實情

偽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試中國若遠從之彼將謂秦

無人而輕我矣宋神類鈔品行類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

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遠彼方困於蒙兀姑示

強以嘗中國若遠從之則知我虛實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槍

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按宋神類鈔原書不注所出後三日

復上疏言或以不與之故致淪盟宜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三

三

時長子

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適輩以身殉國奔之不取緩急何以

使人辭益割切雲麓漫鈔郭公元適字英遠高宗駐蹕維揚

時募使虜通兩宮者聞人魏行可請行英遠亦慨然上表論

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既至貽書虜帥粘罕反覆論

辨川兵利害乞歸二聖旋被拘留留紹興王忠宣洪公尙書

歸自虜奏王倫與公以身殉國詞極剴切按王成當作癸亥

經筵進故實引楚平王止子旗伐吳事因言吳取州來楚弗

與校無民治國五年而後用師今淮右之民勞罷流散宜時

使薄斂勿令轉徙無告中興急務也秦益不喜初虜圍楚州

久不下時秦留粘罕所宋史高宗紀建炎四年九月金人攻

楚州趙立死之十月辛未秦槍自楚州金將捷懶軍歸於漣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三

時長子

院出知鄉郡繫年錄云初秦槍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

不下欲槍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紹興十三年皓與

槍語及虜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奇聲槍色變而罷翌日

皓出知饒州又英德官吏門洪皓注云建炎已酉秦使虜庭

虜歸太后及梓宮皓力多矣癸亥皓亦得歸東朝德之除直

學士院有大用意秦槍嫉其功皓乞不發南歸之人及謂槍

憶室撚否室撚者虜庭用事之臣也槍深銜之竟出知饒又

謫英州又宋史秦槍傳凡論人章疏皆槍自操以授言者識

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又云附已者立與擢州如孫近韓肖胄

樓炳王次翁范同乃後商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

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勳巫假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

勤卹雖聖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
之生事虧除官簿歷歲時敢自意於末歸遂悉還於所奪
茲蓋志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交破罪本無於他
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榆方擅國
見此表語言未必不可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
虧除之反聖恩深厚卒從杖試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
念臣早緣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
節宜圖道報稱引車何事於途巡徐偃小懲尚許立功而自
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乃悉還於舊貫茲蓋
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
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實有功而
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滯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
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
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又五筆卷三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
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莫不置尤熟於杜詩
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為死別
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
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將宣和殿書畫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
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
萬里懷歸為公出往事宜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日前也先君述云先君天性強記書
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說亦暗誦連數千言又云善
琴奕好古能別三代彝器見書畫不計直必得之乃已云善
萬餘卷名畫數百卷皆厄兵燹據文惠公鄱陽集跋語在紹
興庚戌春全人犯秀州時居窮絕城復訪求相識以歸盤
洲集卷五十繳進太祖皇帝御書狀云頃年先臣以使事
久繫異域訪求於鄜市之閒換易於首渠之家前後所積凡
得乾德開寶中御筆編次太祖皇帝御筆數十卷容齋隨
筆卷三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
云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太子狀而
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
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於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
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又四筆卷十三渡安懿王
之子宗緯蓋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
以相付宗緯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
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廉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

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
卷觀一秩之目如史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祕府所
未有也盛哉宋史宗室世系表贈太師榮王諡孝靖宗長
子襄王諡康孝仲慶宗室列傳洪安懿王下云宗緯嗣官至
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徒洪安懿王下云宗緯嗣官至
太師追封榮王諡孝靖按書事傳未載又續筆卷十三先
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于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
撰人姓名而序云恩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
擅荆湘時寶條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盤洲集
卷三十四重編唐登科記序云先忠宣公還自朔庭得昭文
館姚康書前五卷最為詳盡而亡其十有一卷唐書藝文志
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所載高祖太宗兩朝進秀甲乙總二百
六十三人又卷六十三跋岐陽石鼓文云先公北歸有宣和
殿所刊復古圖一帙圖十鼓而釋之以車攻篇冠其首章韓
鳳翔所鐫韓公詩篋中所藏甚備復集東坡諸公詩文為一
卷容齋三筆卷六杜詩云闕難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
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寂莫驪山道
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
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戲劇品類雜香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又四筆
卷十三予記先公自燕還有一房謂元齡碑一冊于志甯撰本
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
矣又續筆卷十二先公自燕還得二硯大者為瓢形背有隱
起六隸字曰建安十五年造皆藏姪孫備處予為銘建安者曰
六隸字曰大魏興和年造皆藏姪孫備處予為銘建安者曰
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兩筆鋒肆其滂
葩備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與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呼
其瓦存亦禪干劫上林得雁獲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
載先君述云四夷附錄按四夷附錄上當補五代史三字所
中國盤洲集卷九西瓜詩云萬里隨虜使分留三十年甘棠
遺愛在一見一漣然原注
癸亥年先公自北方帶歸
紹興十四年甲子五十七歲
在饒州 詹大方迎秦檜意論公六月丁酉謫提舉江州
潯陽郡今 太平觀 宋史秦檜傳暗之罪由白鏐延譽先君述
九江府 云大水秦方錯天下舌不得言中官白鏐

從皇太后北歸者宣告變理乖整洪尚書名聞華夷顧不用
秦聞繫鐐大理獄成鐐實不識先君特以虜中知名故鐐
既流嶺海諫議大夫蕭通鑑作御史中丞詹大方指先君與
鐐勿頭交更相稱譽遂提舉江州太平觀 宋史高宗紀紹
興十四年六月丙申內侍白鐐坐誹謗及其客張伯麟俱黜
配吉陽軍秦檜傳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鐐有變理乖語
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人殺而
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據高宗紀則公謫當在六月丙申後
按宋史本傳及秦檜傳作白鐐高宗紀作白鄂今改正秦檜
傳張伯麟殿本宋史作張伯倫今從明監本與高宗紀合

八月秦國太夫人董氏薨

按先君述於出知饒州下云時
入十有六又按盤洲集卷七十祖母周祥疏云日薄西山已
愴含飴之遠律中南呂俄臻升穀之新太夫人薨以八月第
三語
可證

三語
可證

紹興十五年乙丑五十八歲

在饒州為秦國公秦國太夫人營葬滄潭 年月失詳 先君
述云丁太碩人憂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先君

先君根牽久使事承顏闕養空囊中辦大葬一椽一石心營
指授終日扶杖與工傭等勞而御史中丞何若宋史高宗紀
紹興十七年正月壬辰以御史中丞何若僉書樞密院事三
月乙亥何若罷論先君為睥睨鈞衡 盤洲集卷七十三祖
尋居喪他言者猶謂時睥睨鈞衡 盤洲集卷七十三祖
廟焚黃祭文云謹以太子太傅黃告一通俾弟某上冢以告
又滄潭焚黃文云祖考自亞傳而冠三孤祖妣自莒國而進
衛國又辛卯滄潭焚黃文云祖考繇帝保而躋帝傳祖妣則
有大國 是年三子邁中博學宏詞科

紹興十六年丙寅五十九歲

在饒州 盤洲集卷七十祖母忌辰疏云望斷新阡阻一官於
千里悲纏諱日驚再見於三秋時文惠公通判台州

故有第二語 原
編是年作賦殯詩

紹興十七年丁卯六十歲

服除復提舉江州太平觀檜黨余堯弼論公五月己巳謫濠

州濠州隸淮南西路宋史地理志濠州鍾離郡乾
道初移戍藕塘嘉定四年始城定遠縣復舊 團練副使

英州 英州隸廣南東路今韶州府英德縣宋初日英州宜和
德府按後漢郡國志滇陽屬桂陽郡殷本宋史地理志作貢
陽誤明監本缺補葉亦作貢陽新唐書地理志滇陽隸嶺南
道廣州南海郡本名安置 宋史本傳終喪除饒州通判李文
真陽貞觀元年更名安置 勤按除字衍饒州通判四寧下屬
李文勤為句附檜誣咭作欺世飛語高宗紀紹興十七年五
月己巳宋史作乙巳誤洪皓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朱
史秦檜傳十七年五月移賊洪皓于英州先君述云服除復

得太平觀此語足正宋史本傳之失饒州通判李勤與太守
王公洋同僚陳公之淵積不相能且幸以許進誣先君作欺

世飛語王陳與聞之有雅憎先君者從中實其事殿中侍御
史余堯弼以為言王陳罷去先君謫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
州 續通鑑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昭丁內艱

既終喪復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
能勤倖以許進告咭有欺世飛語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
御史余堯弼即奏咭為不根之言贊鼓眾聽幾以動搖國

是請竄遐裔洋之淵亦宜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
命 周必大作汪元泐洋右史文集序云晚守鄱陽洪忠宣
適獲罪於秦無敢過其居者公獨修舍蓋故事坐是罷郡按
容齋三筆六吾州餘干縣東于楚亭有瓦邑洲在下唐劉長
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峰連能
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身只欠汀州司馬詩
真佳句也據此則周必大集作汪洋誤 按先君述云還鄉
三秋執喪之日過半此約略言之耳自出知饒州至安置英
州凡首 將卜築澹津會南謫不果 盤洲集卷七十三家廟祭
尾五年 將卜築澹津會南謫不果 考姚文云澹津之址基我

先君南遷不返齋恨泉下布椽治礎遺訓在耳歷載二十始
遂肯堂之志會有稽山之命不克俟落成而去家廟居中實
存手澤家廟祭高曾文云澹津之基發自慈訓前歲歸里始
獲肯堂斤斧未休往鎮禹會句祠得請茲克奠居家廟處中
式報遺蔭承期燕受益壽後人按文惠公以乾道丙戌三月
罷相七月起知紹興府距是實二十年又卷六十八澹津卜
築上梁文云念先公之始基為我里之佳處又云茲契肯堂
之志敢辭治第之勞又卷六十九澹津卜築肯堂

津實虔遵於先志用工累歲豈無犯於凶神欲保又肯敢仰
祈謝伏念臣頃因罷相再獲還鄉適與土木之謀以為風雨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三

四洪年譜

卷十 忠宣

三

之此前簷後廉幸略就於規模右築左倚恐妄干於其忌已
享一區之佚久稽百拜之儀茲肅清神仰酬洪澤伏望高真
委鑿吉曜垂光老稱伸眉長受如茨之祉巫醫掃迹自臻勿
藥之休又盤洲集卷三十一慶善橋記云中番城有湖口澹
浦大隄橫絕巒巒市西輔小隄湖判而三唐為至英州居法林
放生池自刺史顏魯公始按濬津疑即潘浦
寺原編先君述云既至得僧舍數楹於黃茹叢竹中居之
泊如地產奇石遺像裏糧幽討羅列四壁下手茶鑿書述
夕丁東其間原編是長子適省公於豫章與三年以孝宗
年過曹溪賦三絕句
潛藩升為府按是年文惠公第三子摺瘍文惠為墓銘在
盤洲集卷七十五云子佐天台郡罷有日聞家君謫英州理
裝亟行時第三子病創甫癒落次葵女葵州東陽郡今金華
府內子病且棘既少開予取捷道趨家君寓所及之豫章諸
子奉其母還吾鄉閱月有執書汗而前者言吾子創之毒未
蕩治隆暑登道邪熱中蘊痞遂病咽不粒者決辰矣居頃之
別膝下回見吾子庭然存其骨喜吾之歸則強內糜飲匙七
必吾親授斯須不許離去日昃則命乳保拂笙枕以俟如是
者二十日其亡以八月之六日云據此銘則文惠公以是
年六月省親豫章七月歸饒州未至英州也原編謂十一月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三

文惠公罷三子邁隨侍英州容齋三筆卷十一英州小市江
官趨侍誤三子邁隨侍英州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
數年輒為湍激所壞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方成而東坡
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子侍親居英與僧
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於何氏此有
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陽所書也坡公作詩
時建中元年辛巳子聞希賜語時
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

紹興十八年戊辰六十一歲

在英州郡守倪督欲釀公罪取使節未及發督死未詳何年
仍之先君述云聞人倪督老矣以承務郎守郡自謂秩卑
無與主聞新興新州新興郡隸廣南東路守以巧中遷客取
使節意躍然效之鉤先君為奇貨使主兵官左右狙罽隙
捕鍛家奴獄中欲持一兩事釀成罪以梯已未及發督死

紹興十九年己巳六十二歲

在英州瘴作不食十有八日口占秀州揀菽事授諸子呼天

請命詰朝即能食至於復初先君述云屏徙厲土嵐毒侵淫
蓋不食十有八日昏不知人嘗少寤口占秀州揀菽事授諸
子呼天請命夜夢之帝所有宣赤章云云者詰朝即能食至
於復初後二年乃臥未疾夷堅志云英州野橋條云
先公謫居英州無祿粟以食日糶於市郡人或云去城七十
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旋空裝買百畝令季弟徐景徐名
逸往檢校方冬穫稻而先公忽被疾遺僕走報徐弟得信時
已黃昏急持馬歸行半道馬忽蹶局縮栗若有所畏駭者曰
必有虎在近適月色籠明遙望數百步外叢薄中果一虎弭
耳而過焉蓋已見之徐亦怖然思親念極強加鞭將屈城五
里許值斷港無船可渡臨淵上下得橫木經水中謂為野橋
踐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之而進手所托處黏腥如飴餒
賢到家東方已明他日再經彼處元無所為橋蓋晨疑曩
之誤夕蛟螭熟睡以故人履其背不之覺或謂誠學所感得
濟港善還且免搏噬之害其危如此盤洲集卷六十九為
大人禳謝青詞云陟岵思親恨循陔之甚邈開緘聞疾欲嘗
藥以無絲不勝人子之情遂瀆皇天之聽果蒙陰相敢控微
誠伏念臣父頃以臺評謫于嶺表逢魍魎遇魅久窺白澤之圖
如盤踐蛇致苦黃茅之瘴初傳消息采劇驚惶三折以無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三

醫腸九回而終日謀之卜筮厄有星辰輒披懇禱之私即還
安平之喜惟祭魚之匪報爰舍肉而有祈恭卜良辰肅陳妙
供伏願凶躓轉禍淵發祥土地所宜冀
適調於南食雷雨作解旱整頓於北較

紹興二十年庚午六十三歲

在英州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六十四歲

在英州患風淫疾原編於是年書云在英州臥末疾數月按
文惠公歷年設醮青詞中原編數月二字誤盤洲集卷六十
九大人保安青詞云受生天地之中夙憑覆載請命星辰之
下願賜哀矜虔即醮籙輒披愚悃伏念臣稟資窮薄涉世迤
邐自竄南荒于今五稔山河乖異惟瘴毒之滿前魑魅逢迎
致風淫之中左手攀足廢氣耗神昏汗多不可見寒食少無
以自養每視蔭以度日將臥藉以周星良醫弗值於折肱沈
痾何由而去體詢求巫卜推測吉凶謂羅喉臨照於命宮前
災或遲留於厄度迨仲秋之換節方列曜以回光不勝祈禱

之私預肅禱禱之其念既那莫能備物賴淵聖有以享誠總

真適屆於中元傲福庸輝於下地莫能備物賴淵聖有以享誠總

上帝假年眾靈轉禍憐臣身久困於巖窟窮於醜地迎大害之

明俯覽漢潦之誅特駐蹕崎嶇之景脫房躬於醜地迎大害之

寔故鄉在望庶能匍匐而歸是年方公滋始為廣南東路

經略使帥府治廣州南海郡按宋史地理志大觀元年升為

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一德訓集卷三十一師吳

堂記云紹興辛未桐廬方公以驚序之傳自桂林移節來鎮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列邵守臣王剛

王錡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諸附貪冒罷據此則方滋罷守

在忠宣既沒之後但宋史待公盡禮時長子适趨侍經略因

無方滋傳恐中更他郡也待公盡禮時長子适趨侍經略因

延為僚屬容齋四筆卷八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

方務德為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

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乎客曰非公

用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地唯以周旋

為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卻是箇周旋底人其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壽

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
公不得安迹矣又攻魏集方參議墓志銘云父滋數文閣學
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
公後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皆為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
或在海外少師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不幸沒於煙
瘴者又為津致北歸又云少師在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
适為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其處郡齋文惠入相
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而已按參議名導字夷吾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六十五歲

在英州 盤洲集卷六十九大人生朝設醮青詞云寢瘵計窮

仰千仁覆伏念臣自嬰滯疾再涉隆冬足不長行如過股夷

之繇手無所措豈知指運之能既度日以減殮常通宵而奪

寐怔忡自失廢緇是憂居此炎荒闕然良劑猶賴神明之護

困厄賜以安平遭與扁之高醫復郡軛之故步念痠人不
起早脫舊病瞻衡宇
以載奔遂迎解澤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六十六歲

在英州 是年春長子适得馮氏故宅作爽堂奉公居焉

集卷三十一爽堂記云滇陽五嶠之醜地也郡城不百所步

財足周守居會巨室垣墉之不若其民茨竹為屋人豕雜

四壁不墁一室張燈則光浹比宇紹興癸酉於見家君詩七

年矣某再至亦四換卉衣初寓法林寺溼澳庫窄出門芽不

見人四旁皆孤虺所穴隳然惟盜之患今春始以四十萬得

馮氏故廬倚山作址繁木護其後家君枕疾既久足未良行

居之即心開目明疾亦少開某絮劑之際理策躋職則放然

有邱壑之趣忘其身之在瘴霧中也而北有小堂即首舉

觀天渙之來御親與以返遂謂之企歸作亭于南倚窗寄

故以南奇標其顏其左有二離支高巖四尋茂葉童童如

南荒多暑休其下赫曦不能迺西山橫前煙際雨歇則遙岫

窈壁或立或奔怪奇赫曦不能迺西山橫前煙際雨歇則遙岫

有鞠數本直籬之東誦悠然而見山之句遐景若人輕去

如脫屣則輻輳安能既我治小軒以思陶為名登梁之日

文曰九夷欲居居在王略一日必葺少安老親非虛語也

先君述云徙居城北山中仍年谿漲通衢沒其棟先君容郡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壽

人避水扶襁老稚填溢堂廡幾千指皆廩食之數日水退然
後去 盤洲集卷六十九大人生朝設醮青詞云射蓬紀旦
益驚垂老之衰臥葶積年不避祈哀之瀆仰干淵鑿曲聽愚
衷伏念臣景迫桑榆罪投魍魅自纏緜於未疾茲經涉於三
冬奄奄無聊安否靡知於朝夕蒼蒼所覆護持猶賴於神明
致使孱軀稍能運肘重惟醜地難遇良醫無飲食奚以扶羸
乏湯劑未能起廢復呼天而有禱冀履地之可祈不勝丹款
之私敢肅漢汗之薦伏望帝心融祉星度去災體脫沈痾早
占勿藥之喜恩歸故
里獲享誅茆之居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六十七歲

在英州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六十八歲

謫居英州至是九年始復左朝奉郎主台州崇道觀袁州

地理志袁州宜春 居住未踰嶺疾革以十月二十日薨於南
郡隸江南西路

雄宋史地理志南雄州隸廣南年六十八先君述云滴九歲

東路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年六十八始復左朝奉郎主

州崇道觀居袁州未踰嶺疾革以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先君述當云皓還道卒後一日檜死容齊隨筆卷十五先公

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

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某年月日具官某識以清乃過

莫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行哀洽乃過

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五年五月甲

子張九成在堂趙鼎南安軍居住本傳云在南安十四年甲

復敷文閣直學士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丙申秦

二日秦檢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十一月甲子幸秦檜

第臨奠乙丑復洪皓官續通鑑十一月乙丑左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請英州

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

任便居住帝曰皓頃在虜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

閒以言語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先君述云計至輔臣

入奏上嗟惜久之即復敷文閣直學士制曰有功見知聖人

醜於用賞不幸而過君子為之動心矧子嚴近之臣備載忠

勤之績眷倚方渥愛憎隨生坐一背以投荒積九年而不徙

人無言者朕甚念之洪某學有本源氣存剛大惟知忠力以

衛上不顧險夷之在前銜君命以于征厄海濱而不悔誠貫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妻

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見先賜諡忠宣公文

臣諡告碑記云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臣自祕書省正

字兼權中書舍人以憂去國今年正月辛巳被庚午制書召

臣赴行在三月乙未又召臣弟邁子臣對於垂拱殿奏事

舉先日久欲見卿秦檜死便欲擢用偶卿對丁憂又隔三年即

稱先日久欲見卿秦檜死便欲擢用偶卿對丁憂又隔三年即

慈甯檜忌其軋全節遂及秦檜奇中之語臣對只緣先臣得親

見臣因奏室禮上日既在燕得見此可不得見若舊不識卻難

對上日卿父對以非賴陛下保全必致死地三月戊寅弟邁入

便欲擢用卿父出使與宇文虛中同時虛中負國卿父獨執節

前年詔於諸遂臣中首復官職皆陛下生肉之骨肉之恩臣兄

弟功微何勞勤以問記戊子臣以吏事進對上復及前事曰

非朝皇太后事卻止是室然事蓋謂作檄論降秦檜恐人知

所以將他事中傷臣因奏先臣罷知饒州及貶英州時讒語

上咸記其人又曰皇太后嘗說卿父在北方常使人奏機事

所以朝廷得知皆卿父之功朕嘗論卿父雖蘇武不能過臣

奏先臣初歸蒙陛下許書蘇武傳以賜繼以得罪不敢請臣

又奏先臣復職未盡上曰是微猷閣白當盡復臣又奏先臣

既蒙聖恩之厚乞賜美諡為忠義之勸即日御筆依所乞五

月乙亥臣復以職事對奏云先臣蒙復職及賜諡忠宣臣欲

以指揮及諭告刻石傳之無窮多美聖恩以為存歿光榮上

261

論生雖奇剝芬香多矣臣謂衛律李陵屢說而武不降先臣
則為宇文虛中韓昉所逼三換官而不受張勝事泄武有疑
劍幽害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琦仕齊甯蹈利刃冷山無以異
於窮海之北餽口於悟室無以異於對王隻影南翔所不及
牧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長樂于燕閒道蠟書其至
有九潛見上人幾價半戶問答往反皆有開鹿民之語投其
詩文篇篇以戢兵為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為武不能
過聖訓明哉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繫而歸財得一典
屬國楊敞無功迺為搜粟都尉遂謂光顯權自恣疑有非常
而秦檜排如先臣不使一句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非
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特甚於
武之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傳強暴也免官
以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傳強暴也免官
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一言華袞萬世不刊易
名崇終四休麒麟圖書請孤不肖咸叨錄用恩徧存歿又過
蘇氏臣善石以識異渥泰龜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
忠義之氣後累贈至太師魏國公盤洲集卷七十三禰廟焚
於茲見之有密章增飾禰廟某印載所糜不獲射至松楸之下
謹以少師太師黃告二通俾弟某上家以告故縣黃文云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某頃叨秉鈞朝廷推教忠之澤以光廟廟始荒邇子之國去
夏邁階遷中幸復進淇澳之封暨逢郊禋遂徙大名之壤茲
因冬朔併舉黃告三通燎於墓下又故縣焚黃文云某憑藉
德澤奉祠伏居遇此郊禋慶延兩世惟我顯考位極帝師雖
封國尚有泰壤而怨家之姓也不欲以汚栗主之神故仍用
舊邦復受新渥據此則是由少師進太師非終於太子太師
也原編誤慈瑩石表云先君終徽猷閣直學士鄆陽侯賜諡
忠宣贈太子太師蓋在隆興元年以前趙與實退錄封國
公者先小國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于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鄆侯其封前尚乾道二年
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公餘如故范文機行詞略
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魏公餘如故范文機行詞略
他人未見有重復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元贈太師
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
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
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葬於
鄆陽縣和風南管村故縣之原二親于滄潭去五里許其鄉

曰和風南管村故縣之原瞻愛其山川手畜猶畫墓位曰吾
百歲後必葬於斯從二親不遠矣其明年孤適等勤哭行
所卜問叢辰五行家曰十一月丙申吉將以其日蒞事云云
汝奎於道光戊申一至鄆陽滄潭故縣之墓均得瞻謁但相
去不止五里宗譜云葬故縣渡又無和風南管村五字按夷
堅志已集鄆陽和風鄉民楊五郎家據此則和風乃鄉名
斯時執喪者八男子适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遵左朝

奉郎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邁左宣教郎通判袁州逃
右宣義郎徽州婺源縣丞遜右宣務郎簽書連州判官事逸
右承奉郎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遂迅未仕四女子嫁左從
政郎池州建德縣令余執度右迪功郎潭州湘陰縣主簿王
駉將仕郎臧棟一向幼孫男十一人棍右迪功郎江東轉運
司准備差遣秘樛楸椽樞樞榻榻女九人 此段自入男
子以下並係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先君述原文按先君述作於紹興丙子越七年當隆興癸未
又惠別作慈瑩石表時諸子官階升轉孫曾命名增易多與
先君述不 先是适等葬夫人沈氏於無錫縣開化鄉白茅山
之原及公薨諸子用治命不敢耐 慈瑩石表云太夫人沈氏
朝請郎考諱復仕至朝奉大夫贈左中奉大夫妣令人陳氏
政和五年先君及進士第太夫人之兄太學博士松年在京
師聞先君名定昏焉先君既調官與太夫人歸鄉家故貧有
妹未行太夫人傾匱中裝資遣之先君官浙東西奉祖母安
與太夫人承顏色一以順朝哺所食寒煖所衣節適盡志祖
母得時病視絮湯液不去側夜分不脫衣倦則假寐建炎三
年先君奉使朔庭時祖母年出七十方寇盜旁午外無甯居
泊家秀州長子适財十三釋兒多未免懷不敢以家事辭繁
太夫人是賴它姬有子太夫人恩之有過於已出者一姬甚
聲以夫人鍾愛其女意小不憚故答辱之以撓太夫人嗚
理既薄所仰以給者唯先君奉入衣服飲食取財足至諸子
買書或捐錢數萬不靳訓之曰爾父以儒學起家爾曹能一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人耻美我不恨嘗為之迎師千里外雖隆寒盛暑不使輟叔
氏之妻既不與姊妯時與訖又嫁適已平生鄭重口不挂人之
畜於家不念人之舊怨左右僮僕不聞一厲聲見一怒色盛
過著于門庭放乎鄉黨遠近咸疏講與不識講太夫人賢以
德口實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不疾而終享年五十初
先君宦吳久又寓秀男女昏嫁在馬太夫人稍儲奉餘買田
一廛於舅氏倉卒棄刀管鄉關遠莫能辦歸計諸子莫
氏指原窆之四年先君持節南歸祖母故無恙所留男女
皆在旁而太夫人獨下世先君痛之常欲反柩於鄉而陰陽
以為吉卜不克徙後十二年先君薨諸子欲反柩於鄉而陰陽
以相望于五百里春秋祭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
始能立屋數十楹於西邑先君居一拜墓下前年守吳門
府江上繼廷勞使客且報聘六往來縣中皆以王事奔命不
獲往松楸結戀為諸子無窮悲今適在京口尺五拱木扁舟
三日事爾而又不能孤墳異縣懼數世之下樵蘇之不禁也
乃書石表諸隧上陵溼谷變知其為都陽洪氏慈瑩尚勿
也太夫人以先君恩封令人贈頌人以遵入翰苑贈淑人以

四子恩追封鄱陽郡夫人以遵入樞府進博平郡始時執喪
者子孫十人歷二十六年唯它姬子逸不幸死凡男女孫曾
其存者三十有九蓋于十五人入男七女適適以養太夫人
葬後始中博學宏詞科遂贊官榮祿仕而三釜之養不涖
矣悲夫適今為左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遵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邁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逃右
承議郎錢司主知樞密院邁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逃右
使遂娶皆右承奉郎奉郎女三早卒次嫁右從事郎董公衡
卒更嫁左朝奉郎奉郎女三早卒次嫁右從事郎董公衡
嫁將仕郎朝奉郎奉郎女三早卒次嫁右從事郎董公衡
四男十女楨秘樛梓楸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
湖廣總領所幹辦樛梓楸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
與秘皆監南嶽廟樛梓楸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梓檜檜
承事郎僉書平江軍判官木待問左迪功郎許州司戶許及
之曾孫四人男曰忱先君諱某終微猷閣直學士鄱陽侯賜
諡忠宣贈太子太師容齋五筆卷六于亡弟景何少時讀
誦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於死景見梁宏夫
誦漢書即云唯谷承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乃服其
遂承議郎溘熙十年四月月初六日到十一年十月轉朝奉郎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滿 夷堅志丙集孫傳實劍云昇
弟時官襄帥幕府丁集鍾離翁詩條云眞木藏於建康府治
軍質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按景
其名遠 畏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兄原書作弟誤迨讀景
外家沈氏白茅山墳廬是歲墓有二松結毳 有文集十卷
成蓋既而兄弟舉博學宏詞亦木之祥也
宋藝文志洪皓集十卷 宋史本傳皓書錄解題馬端臨文
獻通考皆云郡陽集十卷
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溪紀聞金國文具錄以上
諸書俱無卷數等書按軒唱和集春秋紀詠二種本傳未
載疑在文集五十卷中 盤洲集卷六十三跋先忠宣公鄱
陽集云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著書
多恐留橋李庚戌之春厄於兵燼無一餘者紹興癸亥還朝
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除未幾
有嶺表之謫杜門避諱不敢復為文章滿九年而即世故手
澤之藏於家者惟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乃獨存謹泣而敘
之以為十卷刻諸新安郡朱彙 春秋紀詠三十卷
次者猶有春秋紀詠三十卷按藝文志又有宇文虛中春秋紀
志洪皓春秋紀詠三十卷使金之人書名卷數皆同如此據先君
詠三十卷不應同時使金之人書名卷數皆同如此據先君

述云宣政開春秋之學絕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秋七月辛
亥罷春秋博士欽宗紀靖康元年四月乙巳置春秋博士先
君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冷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
鈔傳誦習欲刻板於燕先君弗之許是春秋紀詠未經刊刻
疑北人傳鈔或譌為宇文虛中致宋史及諸家誤著為錄耳尤
妄遂初堂書目春秋類有洪忠宣春秋記詠誤紀為師而無
宇文氏書可證 容齋隨筆卷七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
宰語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僕曰是夫也多言盡嘗問馬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語曰其人則僕乃陳
之師與按語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僕使於陳
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僕使於陳
夫差使太宰語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
正軒唱和集三卷 先君述 宋史藝文志軒唱和集原
云四十二卷外又有南歸詩文一卷疑即軒唱和集之類
集四十二卷外又有南歸詩文一卷疑即軒唱和集之類
州集卷六十二題軒唱和集云右軒唱和集三卷紹興
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張公邵朱公弁自燕還途中相倡酬
者中興以來出疆者幾三十輩或留或亡得生還途相倡酬
稍南率占籍淮惟先君及二公以實告既約和於是淮以

南者適得歸入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巳朱公至九
月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是月甲子出爲鄉州
後四年南遷入年堯又三年賜諡忠宣張公以修撰祕閣主
佑神觀是年出居明州後六年待制敷文閣六年爲池州明
年卒朱公以直祕閣亦主佑神觀明年卒先君字光
鄉饒州人張公字才彥和州人朱公字少章徽州人帝皇通
要五卷先君述按宋史藝文志失書朱姓氏指南十卷先
述按宋史藝文志失書先君述云於姓氏尤精官浙部
日使者胡公直儒嘗問祖之所自出先君曰姓書以胡爲陳
胡公之後陳嬀姓也若以謚爲氏齊亦有胡公豈獨陳乎蓋
胡自有兩祖春秋有胡國嘗以女聘魯襄公經書夫人歸氏
葬則胡以國氏歸其姓也今爲安定胡氏晉胡奮其後也魏
孝文入洛改功臣復姓以紇骨氏爲胡氏今所爲河南胡氏者
是也同列董公將戲曰董亦有兩祖邪曰昔颺叔安之裔子
董父善擾龍帝舜賜姓曰董亦有兩祖邪曰昔颺叔安之裔子
有之二子董督晉典晉於是董封諸郟川郟夷氏其後也又辛
因爲董氏董狐其後也二公歎服松漠紀聞二卷先君述
藝文志洪皓松漠紀聞一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所
聞云右松漠紀聞一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所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聖

接隨筆錄聞孟公庚宋史高宗紹興九年六月乙亥以
孟庚兼東京留守王倫自東京赴金國議事十年五月丁卯
以孟庚知開封府爲東京留守紀又云紹興十年五月丁卯
兀朮入東京留守孟庚以城降十二年六月壬午金國歸孟
庚李正民發篋沐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書握節來歸因
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侍御不敢以北方事
置齒牙閒及南徙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關今
日強弱利害者因操履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按宋
史高宗紹興十四年四月丁亥初禁野史此在忠宣未至
英州之前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
律而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編塵得數十事反袂拭面不
復集次或可廣史氏之異聞云爾文安公題松漠紀聞不
先忠宣公松漠紀聞伯兄鏤板歛越遵來守建鄴又刻之暇
日搜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親傍聞之者日暇
補遺附載於此按文金國文具錄一卷先君述按宋史
獻通考作松漠記聞誤金國文具錄一卷先君述按宋史
洲集卷六十二題金國文具錄云右金國文具錄一卷賈生
五餌昔云其疏解編髮而被純績用夏變夷蓋非人力之所
能致宇文氏既爲燕其書力強先君同汚新秩初有翰林直
學士之命又有中京副留守之命最後有承德郎留司判官

之命先君以死自誓文書銜袖至於再三卒拒不受王春二
月家弟遵邁接踵召對上謂先君與宇文虛中同時任使字
文受僞命先君獨執節不屈且道秦檜毀閣之說所以不
得大用嗚呼淵衷不忘舊編具在贊涕涉筆存之左方
附考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地志類有嘉興志下注洪皓二字
集翰不詳卷數景定建康志文籍志書籍有鄱陽集盤洲
百二十版翰苑羣書有春秋紀詠四九十三版諸史精語七
和三十版版初使金通志錢塘縣洪忠宣公祠在葛嶺祀宋
太師洪皓建炎初使金通志錢塘縣洪忠宣公祠在葛嶺祀宋
字不合賜第西湖葛嶺遂建祠焉久圯國朝雍正九年經
督李衛重建與地紀勝景物下敬愛堂注云在州學祀名
鄉賢洪皓趙汝愚及

四洪年譜

卷一 忠宣

聖

洪忠宣公年譜終

男 謹校



洪文惠公年譜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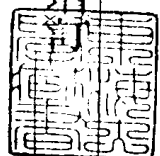
謹啟

洪文惠公年譜

洪文惠公年譜

嘉定錢大昕撰

裔孫汝奎增訂



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公生

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鄱陽縣人右通直郎贈太師秦國公彥先之孫徽猷閣學士贈太師魏國忠宣公皓之長子也高祖士良曾祖炳贈少保忠宣公以政和五年登進士第六年授台州甯海縣主簿七年建三瑞堂以荷花桃實竹榦皆有連理之瑞故名其秋公生于官廨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一

授歙州黟縣尉死於方臘之變弟違訴於朝特贈通直郎見

盧憲嘉定鎮江志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及江南通志忠節傳

公初名造殆因彥襲同姓名而改連至順志作連王應麟詞學題

名稱洪造後改名适是改名在中詞科後乾隆本宋史宰輔表乾道元年文惠

除簽書樞密院事及除簽書知政事皆稱洪造至十二月戊寅除右僕射稱洪适按二造字誤元本明監本前後俱作适

副樞許及之謨公行狀云曾祖母何氏贈紀國夫人祖母

董氏贈秦國夫人

重和元年戊戌二歲

宣和元年己亥三歲

宣和二年庚子四歲

弟文安公遵生 忠宣公拜南京國子博士未上賊犯杭州

晦木齋藏版

經制使陳亨伯檄主餉遷秀州司錄以本紀方臘陷杭州事推之當在是年

宣和三年辛丑五歲

宣和四年壬寅六歲

宣和五年癸卯七歲

弟文敏公適生

宣和六年甲辰八歲

宣和七年乙巳九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十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十一歲

建炎二年戊申十二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二

忠宣公丁父太中憂還鄉奔喪母太碩人年七十與諸孫在

秀州公幼穎異日誦書三千言

建炎三年己酉十三歲

忠宣公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充金國通問使以父喪

母老懇辭不許遂行寓家秀州公年甫十三能任家事率五

弟三妹奉祖母及母避兵歸饒州以忠宣公出使恩補修職

郎

建炎四年庚戌十四歲

紹興元年辛亥十五歲

紹興二年壬子十六歲

王倫自金還言忠宣公奉使不屈詔下秀州存問家屬

紹興三年癸丑十七歲

紹興四年甲寅十八歲

增訂是年萊國夫人沈氏來歸

盤洲集卷七十七萊國墓銘稱年十有六歸于洪氏清熙六年薨年六十有一據此則夫少公二歲夫人于歸當在是年

紹興五年乙卯十九歲

公未冠以修職郎監南嶽廟

咸淳臨安志洪氏浴室院在富陽縣建炎庚戌洪忠宣公時持節使北其長子文惠公適年十三思奉甘旨越六年當紹興乙卯遂建此院於富春以寓拳拳之思後七十年曾孫侃來丞富春乃識其事

識其事

增訂盤洲集卷七十四忠宣行述稱紹興二年使者王公倫歸云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三

云卽下秀州存問家屬賜銀絹二百疋未冠得監南嶽廟按

監廟承上存問家屬而言似當自紹興二年為始錢氏將存

問家屬一節編入二年而將監廟一節編入是年殆泥行述

未冠二字故析一事為二歟

紹興六年丙辰二十歲

增訂乾道丁亥正月自序隸釋

見盤洲集卷三十四云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壤斷遺刻耗矣于三十年訪求云云是公之垂意金石

自弱冠之年已然矣

紹興七年丁巳二十一歲

七月作戒蛇文

長子槻生初名格

調嚴州錄事參軍

未詳年月

附見於此

紹興八年戊午二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母魏國太夫人沈氏薨公復還秀州食忠

宣公之祿

增訂周必大謨公神道碑稱年十三已能任家事率五弟三

妹奉祖母及母避亂歸饒母亡復過嘉禾食忠宣之祿錢氏

本此惟公自謨盤洲老人小傳見盤洲集卷三十三云忠宣連仕浙部

因寓秀州及持節使虜某時年十三奉秦國歸鄉以俸入在

秀州侍魏國以往凡九年魏國棄諸孤據此則避亂歸饒不

久仍還嘉禾非母亡始復過嘉禾也疑錢氏沿神道碑而誤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紹興九年己未二十三歲

十一月辛丑葬魏國于無錫縣開化鄉白茅山之原

紹興十年庚申二十四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二十五歲

除浙西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未詳年月當在服闋之後是夏忠宣公

自金遣邵武男子李徽以皇太后書至時河南復為王士

公擬宰臣賀表有云宣王復文武之士光啟中興齊人歸鄆

謹之田不失舊物仲舅博士沈松年一見奇之勉以習宏詞

科乃與二弟閉門習為之夜不安枕者餘歲作蟄寮記

增訂盤洲集 卷三 蟄寮記末署紹興庚申記錢氏偶誤

紹興十二年壬戌二十六歲

公與弟文安公同試博學宏詞科試題代樞密使謝賜玉帶

表克敵弓銘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

郡王同知大宗正事制唐勤政務本樓記周成王蒐岐陽頌

漢五家要說章句序文安公第一公亦中選名在第三宰相

進呈所試制詞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擢

文安公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文安始除公左宣教郎敕

令所刪定官

增訂中詞科在是年二月見忠宣行述盤洲集卷五十二謝試中

詞學啟云驟掇虛名敢自希於雙璧尙遺季弟終有慝於三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紹興十三年癸亥二十七歲

以敕令所書成拜祕書省正字容齋四筆紹興十三年敕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

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兒景伯皆拜祕

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

館供職少監秦伯陽于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

而姓皆從水旁熹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

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六月忠宣公自金還八月至

客合詞歎賞竟無有能對者都召對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九月

出知饒州公以奉親自列添差通判台州軍事

增訂是年六月恭閱御書周易進詩一首時與文安同為正字文安亦進詩一首見陳騫中興館閣錄按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壬申秦檜上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據此則公以進書改秩似當在十二年十二月今錢氏據四筆編入十三年或進書在先改秩在後與

沈該翰苑題名洪皓紹興十三年八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院九月依舊職知饒州與錢

氏合文惠題軒唱酬集見盤洲集卷六十二云九月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是月甲子出為鄉州與錢氏微異按除

官入直月分忠宣譜已言之詳矣是年知廣德軍丹陽洪興祖擢江東提點刑獄盤洲集卷一謝洪慶善提刑遺法帖有

詩興祖字慶善

紹興十四年甲子二十八歲

到台州任是歲六月忠宣公以中丞詹大方劾奏罷饒州

四洪年譜卷二文惠六

提舉江州太平觀尋丁內憂公行縣至甯海題三瑞堂詩云久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展驥

慚充位占熊憶問祥白雲留不住極目是吾鄉

增訂公於丙寅夏作分繡閣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一有子來旬歲一語

又除夜懷景嚴弟并寄景廬詩見盤洲集卷三十一有到此兩迎春之句

似台州到任當在紹興乙丑按三瑞堂詩當作於紹興丙寅

寅公自作詩序見盤洲集卷二云政和丙申家君主甯海簿明年作

交翠亭是秋亭成而某生後二十有八年某來貳郡事踰年

行縣至此感舊懷遠賦詩二章其一交翠亭云三十年中事

鸞棲柔小亭寒聲長新纒清闕拂疏櫺水轉前時綠山濃遠

處青重來勤問訊此別記秋螢其二卽此詩

紹興十五年乙丑二十九歲

在台州任是歲文敏公中博學宏詞科

增訂盤洲集卷二得二弟消息詩云倚闌春晝靜花柳自芳香

消息三州遠塵埃兩地忙鵲聲傳近喜鴻影憶初行鈔得新

書策歸時補墨莊時文敏試中詞科故有五六兩語

紹興十六年丙寅三十歲

在台州任為張伯壽作萬卷堂記

增訂盤洲集卷三十一萬卷堂記末署紹興乙丑記錢氏偶誤

是年夏四月官舍東偏建分繡閣有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一據浙江通志記作於五

四洪年譜卷二文惠七

月七秋閒行縣得詩甚多蔡瞻明寺丞以詩還行縣詩卷

次韻謝之道中寄曾劼父詩云二年佐州已強半七月行縣

難罷休盤洲集第二卷黃巖道中以下諸詩皆當作於是時祭亡姑文見盤洲集卷七十二云

往者伯祖官會稽姑淪末疾年方笄甯川有兄枳棘棲藁葬

蕭寺久不治猶子監郡行縣時一觴來奠垂涕洟仲氏使節

閩川持歸骨故里終可期魂之來兮其有知蓋忠宣官甯海

時有從妹藁葬其地而文惠行縣至甯海為文祭之也伯祖

事中諱彥昇仲氏謂提舉福建常平事諱昕字光佐乃忠宣從父弟十月二十五夜有夢中

送妙興寺僧詩夷堅志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

山中云云按志有行縣宿天台山等語較盤洲集卷三詩題下原注為詳

作台州添差通判

壁記見盤洲集卷三十又為蒼梧郡守桑君作天台山石橋詩集序

見盤洲集卷三十四未詳年月附識於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三十一歲

五月忠宣公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公通判台州將

滿與郡守曾惇不相能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公姦

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州貪墨踰濫遂免官繫年錄稱左奉議郎

增訂續資治通鑑十一月乙亥左奉議郎洪适罷按荆門謝

到任表見盤洲集卷三十六云臣屢緣父命前詣相門達危疑欲去之

情撥猜忌不回之怒既左郡甫終於兩考偶投荒正值於斯

時守臣觀望以中傷御史憑依而論列此正敘台州罷官事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八

宋史秦檜傳台州曾惇檜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舉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據檜檜傳檜詩在紹興十四年是惇久為台守也在台州聞忠宣公遠適挈家趨侍六月抵豫章七月

歸鄱陽八月六日第三子榴殞第三子墓志見盤洲集卷七

問家君謫英州理裝亟行時第三子病且棘呼七男女與之訣獨是子傷鰥不自勝既少聞子取捷道趨家君寓所及之豫章諸子奉其母還吾鄉禱蒼山神文見盤洲集卷七十一云某以父遠適欲歸侍避天台

數驛之迂冒蒼山萬仞之險念鳥道絕旁臨邃壑或雨輿於上淖艱於下盡室百有餘指將必有債越之患云云盤洲

集中文字可以考見當日觀是年正月十六日台州官舍

親情事者獨此二篇為詳 作舞漪亭於池上盡廢蔬畦植花數十本有詩見盤洲集卷三題

米元暉瀟湘圖有子贊治丹邱一語朱存理鐵網珊瑚載文

惠題此圖在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又題米元暉畫云

子嘗客毗陵一葦太湖舊矣去之六年云云題跋並見盤洲集卷六十二

公嘗仿虞通之王績妒記作壺郵十五卷序之未詳年月

疑在通判台州後

紹興十八年戊辰三十二歲

公既免官往來嶺南侍親者凡九年

增訂隸釋卷四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釋云樂史實宇記瀧上

有太守周昕廟今碑在韶州張九齡廟中其名尚隱隱可辨

蓋憬字也子嘗侍親度嶺留英州其郡東亦有瀧問之云彼

處壤沃宜稻而山甚高峭僅有鳥道負擔者不可下土人斬

竹為簾以器貯米實其上俟雨至澗通隨飛瀑魚貫而下注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九

於深潭入水底始再出碎於石者什五六謂之瀧如此 是年三子榴附葬滄潭

紹興十九年己巳三十三歲

增訂是年忠宣公在英州瘴作不食既復初公作禳謝青詞見盤洲集卷六十九有云陟岵思親恨循咳之甚逸聞絨聞疾欲嘗藥

以無繇時公已歸鄱陽按盤洲集卷七十五叔父常平墓志云紹

興十九年八月壬戌前提舉福建常平事洪公卒得年六十

既斂猶子某日往哭據此則公由嶺南歸當在己巳八月以

前 為僧希賜作息菴記云蟄察居士親親瀆陽為吉水尉

鄭茂老作漱汀軒記云予自嶠南歸茂老觴予軒中此二記

並見盤洲集卷三十 當作於戊辰己巳之年蓋文惠初至英州未久便

歸鄱陽迨庚午乃復趨侍爽堂記稱紹興癸酉於是家君謫

七年矣某再至亦四換卉衣云云可證

紹興二十年庚午三十四歲

十二月一日舟泊虔州有紀夢一篇 作嘉濟廟碑知政橋

記

增訂據盤洲集舟泊虔州云云乃南華齋羅漢疏序見盤洲集卷七

十 中追敘之語非虔州時紀夢也 嘉濟廟在贛州東雷岡

知政橋在贛城東偏碑見盤洲集卷三十三記見盤洲集卷三十均為鄱陽許

公作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按公撰夏康佐母朱安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十

人墓銘見盤洲集卷七十六云始予舉博學宏詞南昌康佐時知南昌縣實同

年進士及予省親炎荒再道江右會之於吉水又會之於南

昌公當於是年再道江右度嶺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三十五歲

二月二十二日在英州作通天巖記

增訂通天巖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云同遊者毗陵邵林宗新安董謀

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 作碧落洞記見盤洲集卷三

一云予以省親嗣歲再至 是年忠宣公臥末疾公代作保

安青詞云自竄南荒於今五稔 有祭從兄難老難老名文壽卿

見盤洲集卷七十二 云我來炎方饑我雙港轡北帆南別愁分兩方春

之季得冬日書盈紙諄諄詢我歸歟曾不旬浹訃音忽至校

得書時兄已下世未詳年月按文內有春季得冬日書語似公留英州時作附見於此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十六歲

增訂時方公滋為廣南東路經略使延公為僚屬樓鑰文惠

君墓銘云父滋在番禺羅致忠宣公長子適為屬丞相文惠

公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

塗守轍而已按參議名導字夷吾 夷堅志文惠公頃遊廣

府府帥方務德因留歸幕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名洪胄

吏借優避其名呼公為其通判而洪氏所出本共工氏之後

故左傳有晉共華魯共劉皆讀曰恭至漢乃於左方加水云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十

郭子先作字序云汝陰郭子先侍親踰嶺相過於滇陽復相

會於番禺又為陳氏四子作字序並見盤洲集卷三十四云揭陽陳修

卿作吏廣之清遠相遇如雅識 為恩平守清江傅公作癡

抽堂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一記稱上系統二十有五年下云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三十七歲

增訂是年春在英州買馮氏故宅作爽堂奉忠宣公居焉有

爽堂記 為廣帥方滋作城廣州記記稱紹興二十二年賦

歸亭記記稱南海伯方公撫封之二年師吳堂記記稱紹始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三十八歲

增訂是年知饒州洪公興祖謫昭州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以故

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秦檜疑其公為作慶善橋記
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為序昭州編管 公為作慶善橋記
見盤洲集卷三十一記云景祐中范文正范公名隄之橋曰慶
善而屋之後百有七年尚書郎丹陽洪公揚使者節又八年
公佩州魚斯橋受名於百有七年之前而公之字已兆又云
存臨吾州歲滿借一朱史職官志紹興九年詔應守臣以二
年為任此云歲滿借一蓋三年也今將更治廣漢宋漢州乃
漢時廣漢郡地布輿而西留不可再於是州民洪某孺與人
之情伐石筆事考文正以景祐丙子黜知饒州後百有七年
當紹興癸亥興祖提點江東刑獄又八年當紹興辛未興祖
知饒州記雖云更治廣漢而以高宗紀核之則興祖編
管時仍云知饒州是漢州並未到任記當作於是年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九歲

忠宣公謫九載始復左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居袁州未
踰嶺疾作十月二十日薨於南雄詔復數文閣直學士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四十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三

十一月丙申葬忠宣公 公謨忠宣公行狀題銜稱左奉議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子楓以迪功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
準備差遣

增訂謨忠宣公行狀在是年二月二日 見盤洲集卷七十四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四十一歲

為忠宣公製十六尊者像作偈

增訂盤洲集卷二 報卷十六尊者偈稱紹興丙子閏十月癸
亥孤洪某等為先公尙書作十六尊者相稽首說偈錢氏偈

誤 是年夏跋忠宣公松漠紀聞 見盤洲集卷六十二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四十二歲

服闋四月除知荆門軍六月到任九月應詔上寬恤四事

增訂是年六月甲辰文安公謨忠宣公諡告碑記題銜稱適

左承議郎新權知荆門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文

惠公書忠宣公賜諡制書後 見盤洲集卷六十二 云諸孤不肖咸叨錄

用又云礪石以識異渥泰龜逢吉鎮之松區據此則諡告礪

石文惠公實躬親其事不應六月便到荆門任恐錢氏誤且

是年文惠公謨劉府君墓志 見盤洲集卷七十六 云十月萬州使君仙

井何公機船江夏予造焉越三日又會於南樓蓋公赴任荆

門道必出江夏計荆門到任當在十月後其云九月應詔者

乃九月詔旨非九月即上奏狀也今盤洲集卷四十九奏狀具在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三

狀云伏觀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聖旨又云臣到任未及

三月又云臣自紹興二十八年冬至以來已行蠲免訖又云

臣已榜示自紹興二十九年革絕訖據此則寬恤奏狀當在

是年冬至後又按盤洲集寬恤四事狀外又有便民五事狀

見盤洲集卷四十九 宋史本傳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下即連

稱輕茶額云云幾似析陳四事條目今幸兩狀具在 輕茶額云云均

係便民五事狀中語 足訂宋史之失許副樞行狀於寬恤四事失書而

便民五事誤作便民四事不免牽合兩狀為一似宜更正 宋史

職官志紹興九年詔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閒利病或邊

防五條聞奏委都司看詳有便於民者即與施行續又詔不
拘五條之數按高宗紀紹興三年二月甲寅詔守臣至官
半年具上民閒利害或邊防五事職官志作紹興九年誤

荆門謝到任表云追歎九原出明綸而賜謚召還二季躡清

貫以登朝當宰輔之進除書顧姓名而勤聖問題金國文具錄有云王春

二月家弟遵謝雪文見盤洲集卷七十一云荆門不見雪垠今四歲

一禱而三日再白據湖北通志公知荆門軍在朱拱辰後

繼之者解潛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四十三歲

在荆門任其秋以左朝奉郎借紫知徽州九月十六日到

任

增訂是年在荆門有復解額申省狀見盤洲集卷五十一荆門軍守廳

壁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二又作荆門集序見盤洲集卷三十四朱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志

二卷即此湖北通志藝文類有洪適荆門惠泉詩集二卷為南昌黃子餘作漪嵐堂記

見盤洲集卷三十二記云子昔為玉州勳徽州謝到任表

見盤洲集卷三十七云起廢忽臨於一障備員甫歷於三時又謝宰相

啟見盤洲集卷五十八云起徒中而護塞甫閱三時涉畿內以典城旁

鄰四壁據此知文惠公在荆門甫閱三時之久益證錢氏前

歲六月到任之誤作休甯縣校官碑見盤洲集卷三十三

六休甯最大宜有學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度地於縣南為夏屋五十楹基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後二十有

二年子為其州邑中彥對尉吳公從兄難老繼室趙孺人

卒為作墓志見盤洲集卷七十五志云予羣從兄弟三十人

失七筋而瞑次年十一月據江南通志公知徽州在潘莘

後繼之者沈濬薛良朋

紹興三十年庚辰四十四歲

在徽州任轉左朝請郎范公至能名成大為州司戶參軍公

一見知其遠器勉以吏事暇日與商推今古謂范公曰君宅

日必登兩府慎自愛范深德之刻研說三種於郡齋

增訂周必大誤范公神道碑云洪公博洽精明每以訟牒付

公必問一牒幾人姓名云何公由此究心吏事錢氏譜稱

刻研說三種按盤洲集卷六十三有跋文房四譜云右文房四譜

五卷參知政事蘇公所集洪某假守新安刻之四寶堂又云

子家所藏譜硯之書以五六頃居閒時頗嘗采獲大凡翰墨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志

事冀以綴蘇公書未就也巖邑無書可探閱不能終篇說歎

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姑以踵此編他須異日云據

此則研說三種特家藏舊帙附文房四譜以傳者耳非專刻

也 是年建浮邱亭在郡治西北雉堞上有兩古木公倚木建亭范成大詩及舍蓋堂

在郡治後公建以延四方往來之士范成大為之記有戶部乞免發見錢劄子二首

見盤洲集卷三十四誤大宋登科記二十一卷白序見盤洲集卷三十四云刻於新安郡

舍蓋 跋五代登科記跋云因刊我宋登科記故並傳之重編唐登科記

十五卷盤洲集卷三十四有跋跋忠宣公鄱陽集跋云

刻諸新安跋新安太守任公文章緣起跋云後公六百年

並見盤洲集作徽州先達題名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二記

黃村徙番 為宣城章浩作風月堂安徽通志監郡記風月堂在

郡治監郡章浩建公為之記按 按文安公跋松漠紀聞云

伯兄鏤版歛越似文惠公知徽州及知紹興皆嘗刻是書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四十五歲

二月二十九日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甫到任會文安公知

平江府以嫌改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兼提點刑獄仍借

紫三月初四日到平江任初六日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增訂羅願新安志洪适左朝奉郎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到

任任內累轉左朝請郎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除提舉浙

西常平茶鹽又范成大吳郡志提舉常平茶鹽司左朝請郎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六

洪适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

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按錢氏遷官到任月日當本此兩書

容齋三筆

卷五

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

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耶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

公據改借 有徽州除浙西提舉赴闕奏方庚狀見盤洲集卷五十五

提舉浙西常平謝到任表

見盤洲集卷三十七

云在外十九年矣清

班已隔於修門謂自通判台州至此凡十九年 除江東提

舉上殿有論人戶差役劄子又乞勿繫大獄干證人劄子又

乞罷諸路抵當庫劄子

並見盤洲集卷四十一

公按發宣州太平知

縣左奉議郎周世昌出咨目於三等人戶苗頭上科獻助錢

特降一官見周必大掖垣類聚周世昌降一官制下注江東提舉洪适云云 是年十一月

乙未金人弒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公有賀誅完顏亮表見盤洲集卷三十七

云過家諸上冢之私又資福院記見盤洲集卷三十二 有云子持使者

節過家上冢復至其處公當於是歲歸饒展謁祠墓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十六歲

三月車駕親征至建康公上殿奏事四月十九日除尙書戶

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二十日離池州二十六日到京

口任 是月文敏公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登位

使 六月孝宗即位 七月文敏公使還為言者劾罷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七

增訂按宋史高宗紀帝以是年正月壬申至建康府譜稱三

月似據文惠公上殿奏事而言 公奏事有乞許逃業子孫

贖產劄子

見盤洲集卷四十一朱史本傳

始公除戶部員外郎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旋升郎中按盤洲集卷三十八有戶部員外

郎准東總領供職謝表可證宋史本傳漏載員外郎一階錢

氏仍之 是年官江東提舉時有應詔條陳恢復事宜奏狀

見盤洲集卷五十五宋史本傳云亮懿適上疏口大定大定金

主褒年號借號云云即此據續通鑑在紹興三十一年十二

月戊申稱左朝奉大夫提舉江東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七歲

在淮東總領任符離用兵饋餉餒夥公供億無闕就遷司農

少卿 五月文安公同知樞密院事 是歲築得江樓花信

亭於鎮江公廨

增訂官總領時有乞添總領江浙財賦字劄子乞令漕臣備

辦餽運舟船劄子過江催發米綱劄子過江措置津運劄子

支解圍軍兵犒設劄子招安海賊劄子會計軍儲劄子戍兵

請給驅磨阻滯劄子並見盤洲集卷四十一四十二 盤洲老人小傳云當

海州解圍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四月戊寅金人圍海州五月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救海州遇金人

於石湫堰大敗 又有符離甲申之役符離今宿州宋日宿州之金人解去

符離用兵在隆興元年癸未所云符離甲申之役符離郡按宋史孝宗紀申之役蓋約略言之時沿淮猶未撤戍也 緣淮列戍襁負來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末

歸者袂相屬共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乏興就遷司農

少卿 司農謝表見盤洲集卷三十八 云偶竊郎曹之稱來專餉道之

事逢時多壘尸祿再期次韻景裴景裴公弟名選 贊喜農扈之除詩

見盤洲集卷四 云北固金焦顧盼中裴回於此再喻冬按表言再期

詩言再喻冬又納供軍綱目劄子見盤洲集卷四十二 有云黽勉二年

是公遷司農少卿仍留淮東之任以隆興二年二月召貳太

常始還闕也 盤洲集卷三十二 得江樓記云右為供軍之堂左

為花信之亭堂言職亭言景也又周必大奏事錄道過總領

所登供軍堂得江樓花信亭皆洪景伯所葺也又金山龍游

寺有雄跨堂頗雄偉洪景伯書顏 按慈瑩石表見盤洲集卷七十七

云今适在京口又云适今為左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總領淮

東軍馬錢糧又淮東總領石記序見盤洲集卷三十二 云代置於斯旬

有八月據此則石表石記序皆當作於是年 盤洲集卷四 小

雨同裴弟深甫堅上人登新亭次韻云移梅種竹趁陽春舉

目江山發興新合前贊喜農扈一詩知文惠公官京口時景

裴正寓官舍也 隸釋卷二 東海廟碑在海州 釋云子官京口日

將士往來胸山者云海廟一椽不存自今非四十年前舊物

不復見此刻矣歐陽公時天下一家漢碑雖在遐陬窮谷無

脛而可至集古錄中已屢言難得為可寶況今乎

隆興二年甲申四十八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九

二月自淮東召還除太常少卿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權直學

士院頃之兼權禮部侍郎 七月文安公罷樞府奉祠公亦

求去諭留九月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時金人再犯淮羽檄

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酬答率稱上旨侍御史晁公武言公草

湯思退罷相制無譴責語公乞祠不允閏十一月兼直學士

院十二月金人講和假禮部尚書充賀金生辰使

增訂沈該翰苑題名洪适隆興二年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權

直院九月除中書舍人閏十一月兼直院錢氏本此 謝中

書舍人表云一門再世繼入北扉同產三人迭居西省 謝

宣召入學士院表云紫誥黃麻念史談嘗掌斯事前鴻後雁

至盧奕三居其官按二表並見盤洲集卷三十八 盤洲集卷四有請祠劄

子云臣不避誅戮冒犯天威伏念臣與湯思退舊不相識思

退以臣叨中詞科在其前嘗遭秦檜無辜廢錮連蹇在外二

十餘年所以召臣入朝供職臣既猥居卿列攝事翰苑疊因

宣召誤受眷知遂蒙親擢真之從班臣方念糜捐無以圖報

乃聞談者指為思退之黨臣既備數禁近不能盡忠奉公陷

於朋比烏可苟逃譴責欲望聖慈特賜恩造容臣以祠祿省

愆於山林之下仰瀆聖聽臣不勝戰慄之至取進止盤洲老

云湯岐公策免聞侍御史晁公武噴有語相擊因奏乞身上

日前日公武云湯思退有罪而卿稱之為大臣制詞中無譴

責一語乃其死黨朕曰朕令作平詞非其罪公武執彈章在

手乞留榻後已卻之且徙置戶部矣岳珂程史湯岐公思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退相高宗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

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適視

草馬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蓋其相兩朝再罷相

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云宋史孝宗紀隆興

二年十一月甲午以黃榜禁太學生伏闕是日太學生張觀

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穉竄其黨洪適晁

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按晁公武初劾文惠公

黨湯思退繼觀等復劾公與公武皆思退之黨當時太學中

主持月且者意見 在淮東時有論招軍之弊劄子宋史孝

定樂章劄子乞進胙德壽宮劄子論郊回用樂劄子乞減樂

員劄子繳進太祖皇帝御書奏狀水災應詔奏狀八月 官

中書舍人時有乞刺壯健乞甸人劄子乞措置海道劄子史

孝宗紀隆興二年十一月庚子遣兵部侍郎 明銓右諫議大夫尹穉分詣兩浙措置海道乞降親征詔書

劄子進視師詔劄子論邊事劄子以上劄子見盤洲集卷四

十 時秦檜黨巫伋復召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余亮弼復

龍圖閣學士公先後繳奏宋史本傳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

子祠適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

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填得之則人以除

用之漸恐槍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汲擢樞

密院編修官余亮弼復龍圖閣學士適謂其皆槍黨也隨命

繳之今按盤洲集繳奏項奉祠在是年五月不誤而巫伋莫

汲余亮弼諸繳奏俱在隆興二年冬史家乘文勢之便連類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書之爾又按盤洲集四十七卷內繳奏皆隆興二年事在

使金前四十八卷內繳奏皆乾道元年事在使還之後

是年公使金龍大淵為副介宋史孝宗紀隆興二年十二月

大淵為副介 丙申遣洪適等賀金主生辰龍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九歲

三 到燕京館金遣同僉書宣徽院事高嗣先接伴禮成而

選五月除翰林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制誥仍兼中書舍人六

月丙戌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孝宗論參政錢端禮

樞密院事九月甲戌兼同知樞密院事十月充冊立皇太子

禮儀使十二月戊寅拜左通奉大夫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增訂金史世宗紀大定五年三月戊申萬春節宋遣使來賀

交聘表大定五年三月庚戌宋禮部尙書洪适崇信軍承宣

使龍大淵賀萬春節續續卷十五石經儀禮殘碑釋云成周

於道往反禮容敬曲備具紹興之季狄人犯廣陵其明年于

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濡其明年乙酉子衡命至

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

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地擔件所得之物以

職如初古禮病於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宋史本

傳金既尋盟首爲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樞密當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隸釋卷

山碑釋云頃者先公太師以事爲北方所留紹興癸亥年

政地王次翁使至燕先公高垣牆與驛中人語爲虎者所得

類副留守高吉祥之力脫縲繼而歸予之出疆也高之子嗣

先相廷勞以先世之故並轡殊從容嘗談其訪尋中原古刻

云北人所不好市无醫碑者及 公在燕館日僮得四雁籠

道過真定願贖名山三歎而已 公在燕館日僮得四雁籠

之以歸有詩使還南京道中有殘春能伴節旄還之句並見

集卷 五 翰苑題名洪适乾道元年五月除翰林學士六月除

簽書樞密院事宋孝宗紀六月丙戌以翰林學士洪适簽

月丙申命三省樞密院官同班奏事紹興十一年四月壬辰

命三省樞密院復分班奏事錢氏譜稱始通班奏事通班宋

及盤洲老人小傳並作 孝宗紀失書 宋史禮志乾道元年

同班惟神道碑作通班 八月十日制立皇子鄧王愔爲皇太子十月詔以知樞密院

洪适爲禮儀使撰冊文宋史孝宗紀乾道元年十月 簽書樞

密院事葉顯書冊工部侍郎王弗篆寶 公除簽書樞密院

有謝表見盤洲集云念君臣遇合之艱況之千載願兄弟因

循相繼曾不一年按文安公以隆興元年五月同知樞密院

事二年七月罷故有是語 官參知政事時有論湖北軍須

劄子進太子冊文劄子納密院稟關劄子 官同知樞密時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有辭免提舉玉牒劄子提舉玉牒一節宋史本 官右僕射

時有乞薦舉監司郡守劄子傳行狀神道碑俱失書 以上劄子並

容齋三筆卷八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

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

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

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

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

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 容齋四筆卷十文惠在相位

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閒

實有疲頓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

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 宋史朱熹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時湯

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按此事王楙竑朱子年譜攷

異辨之最悉當取以訂宋史之誤 王楙竑朱子年譜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六日奏事

垂拱殿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春省制趨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攷異云按行狀

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開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

狀改正攷異又云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據年譜先是省制趨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考宋史洪适是年八月參知

政事十二月為尚書省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開未為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

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為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王應麟玉海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選德殿

首參則年 諸是也 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

簽標識職位姓名 宋史孝宗紀乾道元年七月癸丑輔臣晚郡守姓名因令

三月以久雨引咎三上章乞退辛未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七月十八日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知

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容齋三筆文惠公罷相後起帥浙東謝章遠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 公好

越之年八千為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是時正五十也 漢隸治越之暇訓釋攷證博極古書為隸釋二十七卷

增訂宋史孝宗紀乾道二年三月辛未罷洪适右僕射盤洲老人小傳云某在位才百許日春多雨 宋史五行志乾道二

月損蠶麥二 上迎天竺佛請霽天廚進素食某以調燮無狀月丙申雪

獨章乞罷出上慰諭使安職諫議大夫林安宅侍御史王伯庠已乘閒見攻上隨事詆之安宅至居家待罪 宋史王十朋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罪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 遂以觀文殿學士

至是詳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罷去 提舉外祠 家廟祭文 見盤洲集 卷七十三 云澹津 夷堅志金標坊澹

卽此之址基我先君又云某罷政還鄉始獲卜築以遂先志誤恩遽及懷會稽之章不克俟落成而去 朝承祐陵表 見盤

卷三 有云臣牽絲自外涖篆惟新敢循守土之常獲展拜陵之敬時十月十二日壬午據此則紹興到任當在十月 容

齋三筆 四 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未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至聽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宋史選舉志乾道二年中書舍人蔣芾請以武舉登

第者悉處之軍中帝以問洪适适對曰武舉人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經任者可以將佐處之按此事本傳行狀及神道碑俱失書附見於此

乾道三年丁亥五十一歲

在紹興任 正月八日序隸釋刻之 是歲刻王充論衡於

郡齋

增訂宋史河渠志越州水下云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插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濬西興沙河繫衝及發捍江兵士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庚

五十名專充開濬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按是時公在紹興任 隸釋卷十石經尚書殘碑釋云本朝

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

京華鞠為瓊闕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

鏡之會稽蓬萊閣石經跋見盤洲集卷六十三下隸釋跋同

論語千九百餘字鑄之會稽蓬萊閣隸釋跋云予嘗讀分

其字為七卷釋其文為二十七卷向患筆意不傳則擇其點

取信傳遺字釋云會稽所鑄隸釋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

馬見盤洲集卷六十三云王君是邦人也帳中

異書漢儒之所爭覩以數本俾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

之木藏之蓬萊閣 時有自劾劄子云臣所領郡獨會稽李

大正吏材治績為八邑之冠臣嘗草薦章乞行旌擢未及投進今大正既已放罷臣亦不能無罪有奏水潦劄子嗣又有再奏被水人戶劄子以上劄子並見盤洲集卷四十六

乾道四年戊子五十二歲

在紹興任 刻元微之長慶集六十卷於郡齋為文序之

二十四日序自 又刻隸續十卷文敏公為之序會稽志乾

署鄱陽郡公 耕者得古轍有文曰五鳳元年三月造以獻府牧 公再上

章請祠三月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自是家居

者十有六年始得別墅於城陰築臺觀莪花竹 六月文敏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辛

公亦由直學士院除宮觀四朝聞見錄洪邁歸鄱陽與兄丞

增訂正月有試驗揀汰人劄子正月二十二日見盤洲集卷四十六 容齋五

筆卷二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

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

以其舊治而文集蓋闕乃求而刻之 錢氏譜稱公再上章

請祠按盤洲集文惠公到越上章請祠者四其一云守越亦

既半載蓋在丁亥春夏間其二其三皆在丁亥八月至此凡

四請祠矣 盤洲老人小傳云時仲弟在西掖上曰觀文在

朝肯宣力林安宅懷發不能容今以三請去姑從之 謝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表見盤洲集卷四十六云茲聞同產之對敬復辱淵

衷之稱獎記臣立朝之宣力深咎懷姦之人察臣守土之寡

尤曲徇養痾之請 謝宮觀劄子見盤洲集卷四十六云伏聞近者弟

邁進對曲蒙齒錄 家廟祭文云澹津之基發自慈訓前歲

歸里始獲肯堂斤斧未休往鎮禹會勾祠得請茲克奠居家

廟居中式報遺蔭永期燕安益壽後人 夷堅志乾道四年

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義烏知縣事張宏

先期汎坊刻作 掃繡川驛邑吏掌供辦者宿其中夜未艾月

色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為盜也謹伺之乃神人十

餘輩長者丈許眾懼不敢出戶復就寢竟夕不遑甯明日而

文惠至蓋故相所臨必有神物為之導衛耳 宋史張九成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无

傳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

偏朱文公晦菴集答石子重云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

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今按盤洲集

無刻此書序跋

乾道五年己丑五十三歲

乾道六年庚寅五十四歲

增訂盤洲集卷六詩目云余得圃芝山之麓去春始治畦徑名

曰山居中為芝榭四楹其秋雙芝產於榭南今夏復見四本

而盤洲亦有其二因刻詩以志之 宋史王十朋傳出知饒

州丞相洪适請故學基金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

予人據容齋隨筆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續通鑑王十朋

出知饒州在隆興元年六月王忠文公年譜隆興二年甲申

公五十三歲除集英殿修撰起知饒州七月至鄱陽乾道元

年七月移知夔州按十朋知饒州時文惠公猶未為宰輔亦

未嘗家居迨自於越歸來則十朋去饒已久公得圃芝山之

麓始治畦徑名曰山居後數年乃作盤洲何得預從十朋請

故學基耶殊未足信

乾道七年辛卯五十五歲

詩有於越歸來三見春之句 子規知德安縣

增訂十月朔與弟文安滄潭掃冢有焚黃文見盤洲集卷七十三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无

乾道八年壬辰五十六歲

五月作盤洲記自稱盤洲老人直齋書錄解題有盤洲編二卷洪丞相述兄弟子姪所賦

園池 時連年水旱流移系道公恤貧已責宗族稱之

增訂王象之輿地紀勝饒州景物上盤洲注云在贛洲門外

洪丞相別墅也樂史太平寰宇記贛洲在鄱陽縣西多蚌貞觀中嘗有采珠者又增同注云

在鄱陽縣西內有瓊花洪內翰別墅也 宋史五行志乾道

四年饒信水五年饒信州薦饑民多流徙

乾道九年癸巳五十七歲

作楚望樓上梁文

增訂楚望樓上梁文見盤洲集卷六十八云六年治圃三徑成蹊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八歲

是歲文安公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朱彝尊洞霄宮提舉題名記淳熙元年有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今攷公提舉洞霄宮在乾道四年官觀文殿學士非資政殿學士也淳熙初元以資政奉祠洞霄者公之弟遵字景嚴朱攷之未審爾十一月文安公薨

淳熙二年乙未五十九歲

增訂白茆焚黃祭文見盤洲集卷七十三云母氏裂全魏之封今九年矣又云茲因男桴赴調入浙始得白於墓下

淳熙三年丙申六十歲

作容膝齋上梁文有云半百年而日苦無多又增十稔是歲增收隸釋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公次于秘官山陰令刊正之臘月二十五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辛

日落一左齒有詩

淳熙四年丁酉六十一歲

六月跋岐陽石鼓文 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羽人環坐其一高吟云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

知不知公應聲答詩一篇云是歲病中作遺表後七年而薨用之 范至能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為刻隸續四

卷於蜀

增訂跋岐陽石鼓文見盤洲集卷六十三云頃在會稽得之齧碑者而闕其第八時常平使者徐子禮善篆持以問真贋又得其舊藏復重一紙十鼓遂足 錢譜所載羽人高吟事夷堅志有

之且云公生於丁酉是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答云桑榆景迫

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新

妝埽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

來相伴一爐香眾皆大笑而高吟者有慙色 盤洲集卷七詩

目云豹巖之北修竹數畝中有叢冢數十百處皆紹興末年

所寄予得此地七八年開成畦徑矣所寄之觀願移者從之

不强也作噩之春有姓淡人來啟葺後數日忽訴於縣於州

於外臺追問證治踰月始定今不復塞其故穴欲使孫曾知

之故作此詩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辛

淳熙五年戊戌六十二歲

淳熙六年己亥六十三歲

子觀通判德安府 八月二十一日萊國夫人沈氏薨太學

博士松年女母夫人之姪也追封魏國夫人 是歲李秀叔

名彥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增刻隸續五卷於越通判喻

良能為跋稱觀使大觀文番陽公蓋由觀文殿學士進大學

士當在己亥以前也

增訂玉海祕殿之職有三紫宸居首慶厓八年五月一作九月乙

已以紫宸不可為官稱詔以舊延恩殿為觀文殿改紫宸殿

學士為觀文殿學士宋史職官志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

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授三年詔班在觀
文殿學士之前六尙書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出必爲大學
士熙甯中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得罪罷守本官四年用明堂
赦授觀文殿學士宰相不爲大學士自絳始中興後曾爲宰
相而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今按盤洲老人
小傳萊國墓銘及許樞密行狀周益公碑均止稱觀文殿學
士許狀周碑作於公薨之後則公當日初未改除大學士也
惟宰輔編年錄淳熙十一年二月贈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
夫致仕洪适爲特進或以曾任宰執例得通稱大歟

淳熙七年庚子六十四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圭

八月有劾管璆劄子 尤延之名表又刻隸續二卷於江東倉
臺輦其板歸之越公自爲跋

增訂按管璆時官饒州樂平丞 池州隸續跋見盤洲集云

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淳熙丁

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於蜀後二年雪川李秀叔又增五

卷於越據越州通判喻良能跋云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

於江東倉臺而輦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

凡漢隸見於書者爲碑碣二百五十八軀文物器款識二十

二魏晉碑十七款識二欲合數書爲一未能也今老矣平生

之癖將絕筆於斯焉庚子十一月 山居采茶有感作詩見盤

洲集 卷七 有云舉案念齊眉幻泡何嗟及重到故園門不忍攜筇
入 是年饒州旱越歲又旱宋史五行志淳熙七年饒州大旱八年饒州又旱按盤
洲集卷四有奏旱災劄子當在此二年中貼黃云臣居鄉田
疇至少大熟之年所收不過千石四子因官置到共有數百
石通一歲秋苗纔百有餘石

淳熙八年辛丑六十五歲

六月編次淳熙隸釋五十卷成自題其後云右淳熙隸釋目
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閒拾遺補闕續卷寢多
鄞江史直翁茗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
鋟板埤助蘇臺范至能以越本棗於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圭

合而一之得聖賢嶽瀆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二卷
河渠橋道二卷阡表曠銘十六卷雜刻三卷甄文物器款識
二卷魏蜀吳晉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
卷碑鄉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甄器二十七某人垂意古
學見之訖然命掾史輯舊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傳之
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動心目可無憾焉此書蓋合隸釋隸
行爲書史失去不復 十月辛酉葬萊國夫人鄱陽縣懷德
存副本公每以爲恨 鄉之徐邨公爲墓銘效漢人雙闕自作小傳俾後人刻其上
增訂春日作滿庭芳詞見盤洲集 有云六旬過四七十古來
稀 陳振孫書錄解題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丞相

鄱陽洪适景伯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萊國墓銘云男子九槻承議郎通判德安府秘奉議郎江西安撫司主管文字彬文林郎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檣宣教郎王管仙都觀桴承事郎楹承奉郎監泉州市舶務柳承奉郎二番世

子槻通判興州

酒熙十年癸卯六十七歲

酒熙十一年甲辰六十八歲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二月辛酉公薨自罷相後累遇郊祀加恩爵至鄱陽郡開國

公食邑五千二百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特進宰輔編年錄二月贈觀文

殿大學士正議大夫致仕洪适為特進 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惠 子九人槻

字規之初名格字成之朝請大夫知贛州江南西路兵馬鈐

轄秘朝請大夫知南劍州檣早亡彬朝請郎權發遣長甯軍

檣朝請郎軍器主簿桴承事郎楹朝奉郎知慶元府定海縣

桴一作棟早亡梠通直郎權簽書判門軍判官廳公事木傳列九人名

不詳其 孫二十四人梠子四人徽承事郎龍陽縣丞備承事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

公事傳將仕郎仇 孫二人帶蘊 十二年三月甲申諸子奉公柩合葬郡

西四十里徐邨之原許及之撰公行狀及之公壻也周必大

撰神道碑銘

增訂據許副樞行狀公薨以二月二日 公葬郡西四十里徐邨之原按今鄱陽縣有四十里街是也 公壻許公及之作行狀在酒熙十二年十一月而周益公作神道碑結銜稱少傅碑云其子孫以副樞許甥狀請碑墓道今以宋史帝紀考之益公以慶元元年七月壬辰加少傅許副樞以慶元四年八月丙子由吏部尙書除同知樞密院事碑當作於慶元四年後 錢氏所載子九人名諱官職大率從神道碑惟第九子萊國墓銘及行狀並作柳神道碑作楫錢氏從宋史作梠按當是初名柳更名楫以神道碑為正史改楫為梠殆因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字形相近而誤其行狀中與碑異者槻朝奉郎通判興州

南通志公子槻嘗知滁州在 辛弃疾石宗昭後未詳何年 秘承議郎通判光州錢大昕養

惠之仲子秘字必之以歷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判

鄂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

主管武夷山沖祐觀里居年七十一卒官奉直大夫爵番陽

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德承議郎權發遣嘉定

府詹蚤世孫四人蘭苟萬皆將 彬文林郎池州建德縣丞吏

仕郎丙注云魏了翁為墓志 志酒熙十四年歛縣宰虞奉議拊遺廳吏呂 梠宣教郎知隆

明云云子姪彬與虞為代是彬嘗知歙縣 興府武甯縣楹承奉郎監漢陽軍酒稅柳承奉郎監台州商

稅務 神道碑云孫二十四人倬承議郎江南西路提點刑

獄司幹辦公事容齋四筆卷五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 出子姪孫倬頌承宜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于

哉俾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吾家孫姪多
京官調選再轉必為承慮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故承事郎知常德府龍陽縣丞元元年吳人章君來為令及

冬而疽章氏既行子姪孫儼作丞素抱血疾自是益甚夜
崇魁叩擊門戶子姪婦勤徙居儼終不肯聽次年二月竟不
起

及奉議郎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湖北通志洪

據夷堅志紹熙三年姪孫為荆門僉事判官臨川陸九淵
子靜作守歲未盡十日子靜感疾不起及暫領印符旋被帥
檄攝軍事又云姪孫子中紹熙間部臨川米運到長風沙又

云姪孫級子中娶張會卿待制女隨夫官荆門病卒又云紹
熙四年云鳳州通判郭公遂以慶元乙卯部潼川過鄂州與

孫級相遇養新錄云容齋隨筆初刻於婺州至嘉定壬申
從係級由韻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筆刻之章貢有何異及

邱櫛前後兩序又十年級守建甯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
從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甯軍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
西安撫使則嘉定 偶承事郎新知江州瑞昌縣夷堅志福唐

十六年八月也 偶承事郎新知江州瑞昌縣潘涓涓為銅陵

宰姪孫德作丞 容齋四筆卷二政和六年張天覺在荆南
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云云此帖
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于今年亦七十四 僚承事郎備

承事郎新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僑候侃

承務郎新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庫門佩丞富春見僚承事郎

新權簽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傅將仕郎佃佃容齋續筆卷

還得二硯皆 仔倅儉承事郎新監無為軍崑山鎮仇俊仁
藏姪孫佃處 倅承事郎新監無為軍崑山鎮仇俊仁
倅承事郎佑倅倅曾孫男五人芾蘊藹將仕郎選荀拔行狀
稱孫二十人倅承務郎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儼倅皆承務郎
及曾孫五人皆公葬後增 行狀云有文集一百卷藏於家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夷

神道碑云公罷政後論著益多四方傳誦有盤洲集八十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云洪文惠蓋簪帖

楷書 五行 适再拜非才猥叨誤擢遂有蓋簪之便忻愜可知所幸

餘潤可借得苟免大譴百懷俛面茲不繁及适再拜右隆興

丞相魏國洪文惠公适字景伯蓋簪帖真蹟一卷公相孝宗

僅累月而歸自嵇陰徘徊綠野者十有餘載澤雖不下究而

難進之操凜然有可觀者珂雖屢識公隸古而真蹟之見則

昉於茲蓋寶慶乙酉正月得之中都馮氏贊曰公作隸古與

先漢侔發為書翰順塗挾輶公相孝宗曾不少留歸安一邱

終始休休我護淮餉祖公前脩登華信亭步得江樓摩挲石

四洪年譜 卷二 文惠

毫

題瞻睇銀鉤風靜鵲巢月明沙鷗意公其來借造物游蹟則

不磨心兮焉求按公書翰真蹟並世寶貴附錄岳氏法書贊

一則於此以見吉光片羽之彌足珍云

四洪年譜卷二終

男 恩 誠 謙 榮 謹 校



洪文安公年譜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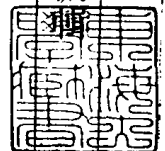
洪文安公年譜

晦木齋藏版

洪文安公年譜

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公生

裔孫汝奎編



公諱遵字景巖饒州鄱陽人高祖諱士良妣章氏曾祖諱炳

贈少保妣何氏贈紀國夫人祖諱彥先宗譜作彥暹字于深

公神道碑通直郎贈太師秦國公妣董氏贈秦國夫人考諱晁徽

猷閣直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諡忠宣妣沈氏贈魏國夫人兄

諱适右丞相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惠忠宣公以政和五年

乙未登進士第六年丙申官台州甯海縣主簿至是年三十

有三生公於甯海官廨少文惠公三歲錢大昕洪文惠公年譜謂以本紀方臘陷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杭州事推之知忠宣公遷秀州司錄當在是年今考宋史臘

以是年十二月陷杭州明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

秀州則忠宣公秀州到任恐尙在後公當生於甯海官廨

宣和三年辛丑二歲

宣和四年壬寅三歲

宣和五年癸卯四歲

弟文敏公邁生

宣和六年甲辰五歲

宣和七年乙巳六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七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八歲

建炎二年戊申九歲

是年秦國公薨忠宣公奔喪歸鄱陽寓家秀州

建炎三年己酉十歲

忠宣公起復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金國通問使仍

寓家秀州 公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

輟宋史本傳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歲

金人陷秀州據宋史高宗紀在是年二月辛卯 公兄弟奉秦國夫人魏國夫

人避亂歸鄱陽旋復還秀州許及之洪文惠公行狀值胡騎犯吳開關奉秦國魏國挾五弟

三妹歸鄱陽又云指眾食貧忠宣奉入在秀復迎擊以往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歲

紹興二年壬子十三歲

紹興三年癸丑十四歲

王倫自金還言忠宣公奉使不屈詔下秀州存問家屬

紹興四年甲寅十五歲

紹興五年乙卯十六歲

以父蔭補承務郎未詳何年恐當在詔問家屬後

紹興六年丙辰十七歲

紹興七年丁巳十八歲

紹興八年戊午十九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國夫人沈氏薨公孺慕舉號以孝聞

紹興九年己未二十歲

十一月辛丑葬魏國於無錫縣開化鄉白茅山之原既葬兄

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宋史本傳 夷堅乙志紹興

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

兩松各結一穗松高四五丈松生其顛四向翠葉圓繞宛然

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

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

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詞蓋習此科時正在處肆業遂合

紹興十年庚申二十一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二十二歲

紹興十二年壬戌二十三歲

二月與文惠公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選公第一文惠公第三

宋史本傳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

出身 馬端臨文獻通考洪遵 入中等洪适入下等 宰臣進

呈所試制詞上曰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

遣文惠公除敕令所刪定官公除祕書省正字畢沅續資治

二年二月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

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又

云帝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祕書省正 試題代

字宋史本傳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樞密使謝

樞密使謝賜玉帶表 容齋三筆卷八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

甯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而增修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中所獻蓋弩類也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符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又云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續通鑑六月甲戌詔有司造克敵弩世忠所獻也帝謂幸執日世忠宣撫淮東日與虜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最為利器又高宗紀紹興十一年六月乙亥造克敵弓據史則神臂弓與克敵弓截然為二按王明清揮塵三錄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觀於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日非而所知卒日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甯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四

張若水獻於裕陵者也據此與葉說合或克敵弓即損益神臂弓之製與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制按公此制載南唐勤政務本樓記周成王蒐岐陽頌漢五家要說章句序紹興十三年癸亥二十四歲

官祕書省正字 宰相秦檜子熺為官長警欬為人輕重公

恬然不附歷二年弗遷 宋史本傳 據高宗紀是年秦熺為學士承旨為資政殿學士提舉 八月忠宣公自金還與朝論

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 異九月出知饒州公遂乞外通判常州 到任年 是年有乞

訪遺書劄子 陳確名臣奏議高宗時祕書省正字洪遵乞訪必汲汲搜求常若不及是以漢唐之閒或訪以使者或遺之金帛故當其時斷編殘帙晦而復出國朝承五閭之後尺簡

不存至太平興國中始命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開所闕者疏其名於待漏院許天下吏民詣官投進及三百卷者送學士院驗人材補授於是四庫之書復全聖相繼籤牘之盛跨越前代陛下踐位復祕書省仿唐十八學士之制而定其員廣求遺逸以補麟臺之闕甚大惠也臣幸預校讐視今所藏未及承平時十一二望舉行與國之制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參校凡館中所闕者榜之檢校院仍詔監司守令精意括訪凡臣庶所藏委所在給紙札鈔錄願進者卷給錢帛卷帙富則別議褒賞臣將見祕冊與書叢然集於闕下誠有以副陛下右文之意按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三年七月甲子詔求遺書據此則文安乞訪遺書之奏當在是年紀又云十六年七月壬辰立祕書省獻書賞格

紹興十四年甲子二十五歲

六月忠宣公罷饒州提舉江州太平觀○八月秦國夫人董氏薨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五

紹興十五年乙丑二十六歲

是年文敏公中博學宏詞科

紹興十六年丙寅二十七歲

迎判常州日以行縣數往無錫省魏國夫人墓 盤洲集卷七 十七慈瑩石表

附考 夷堅志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文惠在台州夢妙緣寺事詳見盤洲集 盤洲集得景嚴弟書有詩

妙緣寺事詳見盤洲集 盤洲集得景嚴弟書有詩 云往年同入洛此日各監州按當在通判常州時

紹興十七年丁卯二十八歲

五月忠宣公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按此前後十餘年

陽及往英州
事今失詳

附考 朱翌瀟山集寄諸洪詩云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
棧華附鷓鴣雛鷺鴦俱為鳳乳酪醒惘總是酥歸壽其親
來繼踵無求於世獨知吾青天一紙雁數字南北
雖殊意不殊玩第五句蓋謂公兄弟接踵歸省也

紹興十八年戊辰二十九歲

紹興十九年己巳三十歲

撰泉志 宋史藝文志洪遵泉志十五卷王應麟玉海紹興十
九年洪遵得古泉百有餘品旁放傳記下逮裨官所
紀為泉志 七月晦日序之 序云泉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
十五卷 為天下太古杳邈其詳匪得而記
至黃帝成周其法浸具秦漢而降制作相踵歲益久類多滯
及無傳梁顧烜始為之書凡歷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輕之
度皆有倫序使後乎此者可以概見唐封演輩從而廣之國
朝金光襲李孝美董道之徒纂錄雖出然述事援據頗有疏
略余嘗得古泉百有餘品則又旁考傳記下逮裨官所紀攬
撫大備分彙推移釐為十五卷號曰泉志嗚呼泉用於世舊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六

矣其始作之艱且勞者也不幸則為水之所溺火之所燔土
之所蝕又不幸則為金工所樂童孺所鑿夷航蠻船之所負
其不耗也危乎殆哉幸其猶有存者而世
或未之見余竊惜之此泉志之所為作也

紹興二十年庚午三十一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三十二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十三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三十四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三十五歲

通判婺州 到任年分失詳按當在紹興甲戌以前 王世貞
萬厓金華府志序云紹興甲戌洪文安公來為通
守而撰東陽志 宋史藝文志洪遵東陽志十卷陳振孫書錄
志之撰東陽志 解題紹興二十四年為通判時所作按元吳
師道有敬鄉錄十四卷以文安公東陽志所記
婺州人物尚有遺漏因蒐錄舊聞以補其闕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三十六歲

通判越州 宋史本傳通判常發越三州依本傳三州 湯思退
按思退以是年六月自禮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 薦復館職人為祕書省正字八月
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密薦為御史 續通鑑紹興二十六年
舉試御 史中丞 方賜對而忠宣公薨 見宋史 十一月癸亥訃至自祕
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以憂去國 樓鑰小隱集序云紹興
字已兼中書舍人獨官正字時有奏乞塞僥倖劄子 名臣奏
押六房暫直學士院 奏請復建鴻臚官劄子 名臣奏
時祕書省正 奏請復建鴻臚官劄子 名臣奏
字洪遵上奏 奏請復建鴻臚官劄子 名臣奏
史高宗紀是年十月 乞禁奏祥瑞疏 疏曰臣聞春秋之作以
庚辰復置鴻臚寺 乞禁奏祥瑞疏 示萬世規戒上之日食
雨雹隕星震電下至多糜有蟻蝻生有蜚之類纖悉必載獨
祥瑞之事闕然不聞豈二百四十二年閒皆無可書之實聖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七

人垂教以為無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憑藉以文太平
故此說浸盛至若黃龍見於劉聰蒼麟白鹿見於石虎鳳凰
騶虞見於王建之世是乘時僭竊何瑞之有而其導諛之臣
曾罔聞知史冊班固蓋有春秋深意准元魏世宗時芝生太
極殿崔光舉莊周所謂氣蒸成菌指為不祥其言忠切可為
後世龜鑑陛下聖謨天造光啟中興歲仍二字疑削金襍何
謂上瑞紹興初郡有符瑞來上者亟行削秩四方聞之
莫不歌誦聖德十餘年來權臣擅朝矯誣瑞應邪詔之徒迎
合朋附藉此進身如衢州之寶碑則設心獻佞類於符命
州之木成天下太平字鏤刻甚明識者嗤笑福州之竹實則
紀傳所載初非吉證揆是三者概可見矣按宋史五行志紹
興十四年四月虔州高宗紀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改虔
州為贛州民毀敝屋析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時守臣薛
弼上之方大亂近木妖也又高宗紀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
民折其屋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又云紹興十八年六
月福州侯官縣有竹實如米饑民採食之據此二事則文安
此疏當在是年又按贛州木
文福州竹實並見秦檜傳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十七歲

十一月丙申葬忠宣公於鄱陽縣和風南管村故縣之原文

惠公撰行狀稱遵左朝奉郎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三十八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三十九歲

服闋與文敏公相繼被召二月壬子公垂拱殿奏事畢極陳

父冤上為道謗語所起遂除起居舍人

庚午制書召臣赴行在二月乙未又召弟邁王子遵對垂拱

殿奏事畢上稱忠宣劾庭本節遂及秦檜奇中之語三月戊

寅邁人對宋史本傳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日先臣與與

同出疆時仕於劉豫以安殺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

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願南窳嶺

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命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

起且日卿再登館管典書命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

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撰邇英記注

臣奏議高宗時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起居舍人洪遵乞經筵編聖語狀略曰臣聞景祐中崇政殿

說書賈昌朝以經筵一言一事總而成書號曰邇英延義二

閣記注獻於仁宗皇帝而章得象等被命相踵修纂聖不

承其書具在學造用故事應經筵中侍臣升細宋史本傳升

細作除罷封章進對燕會賜與講讀問答命載筆之臣斷自

顏子正 經筵進褚遂良論漆器故事又進漢文帝不作露臺

故事又進宋璟獻尚書無逸為副故事又進韓昭侯藏敝袴

故事名臣奏議稱起居舍人洪遵又奏議守成類高宗時洪

時洪遵進齊威王烹阿封即墨故事按矣

議第云高宗時洪某未詳何官附識於此七月戊寅面對論

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除起居舍人兼樞密院都承旨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戊寅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

謂今錢寶本為錯鑄無益合璧事類外集引長編云五銖錯

作雖銷披長編李益所鑄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

亦宜多方措置帝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

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

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

無不戒成者成合璧事類作取此句下合璧事類云上出銅器

千五百事送鑄錢司

遂大斂民間銅器 奏請起居舍人依講讀官奏事

高宗時起居舍人洪遵乞修注官經筵奏事宋史本傳舊制修

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按邵

經邦宏簡錄請革近例留身奏事語欠分晰 宋史職官志

紹興二十八年用起居舍人洪遵言起居舍人自今後許依

起居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舍人呂陶嘗乞

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筵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

輸麥遵言麥價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
而為二使轉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又高
宗紀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己丑檢放風水災傷州縣苗稅仍
振貸饑民九月癸未蠲平江紹興湖州被水民運賦二十九
年正月庚申濬平江二十六浦以泄水庚午振湖秀諸州
民三月己卯除湖州平江紹興流民公私遺負五州志紹興
二十八年九月江東淮南數郡水浙東西沿江海郡縣大風
水平江紹興府湖常秀潤為甚又云紹興二十八平江府
機按減免平江湖秀三州秋苗事本傳系吏部侍郎下今以
紀志參考疑當在紹興二十八年又按名臣奏議高宗時中
書舍人洪遵請免平江府兼權中書舍人據小隱集序云是
湖秀州被水人戶折科

西掖明 兼權中書舍人 年公以左史再攝
附考 容齋三筆卷十五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
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六十餘歲非是
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除蜀帥宋史
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為四川安撫制
高宗紀是年九月庚辰以中書舍人王剛中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領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
旨三省欲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
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
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
蓋時詞中稱其容色云 容齋續筆卷五紹興二十八年
原西經略司中安化三州蠻蠻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
補官勳皆一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
酒而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四十歲
拜中書舍人 奏皇太后慶八十乞增恩數 見名臣奏議時
宋史韋賢妃傳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復行慶親屬進
官一等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貴士已上父母年八十者悉
官封之九月前于慈甯宮諡曰顯仁高宗紀是年二月丙辰
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甯殿行慶壽禮按殿本二月丙辰
作正月明 論輔達王綱轉官 宋史本傳殿前神將輔達轉防
本亦誤 論輔達王綱轉官 宋史本傳殿前神將輔達轉防
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 時勳臣子孫多躓居臺省奏乞明示
兩人不滿歲安得爾

禁止 宋史本傳 續通鑑紹興二十九年七月癸巳中書舍
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
久任在京宮觀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太祖皇帝
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太祖皇帝
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
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
惟彬之子瑋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
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待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
間清穆微閒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與給事中王晞亮同上
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奏言歷任六考舉官五員當如舊制 名臣奏議紹興二十九
歷任及十考以上無公私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
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為限隔舉狀年
勞參酌並用於是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晞亮等
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
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
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材者苟冀終更出官十
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
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不可二也京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官易得駟至耶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
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取二
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為如故便按此
奏見宋史選舉志如故便下宋史有滋議遂寢四字 經筵進
周世宗斬樊愛能等故事 名臣奏議高宗時 論限田利弊 臣
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限田劉子云限田之制本於
抑兼并卸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為姦至
於墓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
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意而奉行之官不能體
國漫弗加省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
產山林園圃墳塋地畝並行豁除仍以逐縣為率依新制各
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敢重擾 宋 論李
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己酉禁諸路抑買官田 論李
文會卹典 名臣奏議時為中書舍人上奏論 奏請看詳被赦
罪人隸軍伍 名臣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奏云天下
不逞或竄聚山谷或行劫江湖一旦抵罪則盡出所藏行賂
獄吏以覩幸免而免之之術其說有四曰案問曰無證左曰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罪人隸軍伍 名臣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奏云天下
不逞或竄聚山谷或行劫江湖一旦抵罪則盡出所藏行賂
獄吏以覩幸免而免之之術其說有四曰案問曰無證左曰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主

非故殺口尸不驗往往奏裁例從輕比止於鞭扑而宵以遠
 惡然其遠者不過三千里惡者不過嶺南凶徒惡黨類多伏
 匿於窮山復野之閒為之影援部送軍兵或取其金帛或墮
 其酒炙或窘於黨與或反權殺害行不半途則已逃去或使
 得至配所才及年歲則左路右買規脫尺籍否則逃去或使
 覆出為惡延禍良民不可數計夫被罪之人可以驅駕自古
 以然春秋之時越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以取馮李之
 勝秦漢以來東征西伐赦罪人三行屬劔於頸以取馮李之
 載在方策昭然可考聖慈令有司看詳凡天下凶盜及雜
 犯殺人罪應至死而赦之者量地遠近分配大軍不惟可
 免逃亡與日生患而此徒輕生好殺既隸軍伍知有洗心自
 新之路稍加閱習必樂為用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年五
 月辛巳刺海賊罪不至死者為龍猛龍騎軍乙酉詔諸路刺
 強盜貨死少壯者為兵按此當是文安奏請被赦罪人隸軍
 伍時

繳羅殿蕃進馬指揮並上奏
 廣西提舉馬者建炎末
 馬赴行在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祀大理
 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據名臣奏議遵時為中書舍
 人上奏云邕州舊與交人為市每歲得馬分給江上諸軍難
 於諸道頗為煩費然循習既久民以為常今若劫於宜州受

羅殿馬又須於邕馬不經由處合置新驛州縣受弊其事一
 也臣詢之知馬者云馬出夏國者為上部落者次之茶馬司
 所買熙河馬又次之川產土生馬為下至於南蕃所產雖外
 貌權奇其實昂首而不能俯每行三數十里輒已喘乏徒為
 觀美則可以之戰陣則又遠出川馬之下其事二也邕州所
 市交馬積有歲年金帛酬之為不至然蠻人無厭小不如
 意則愆期邀價多以物貨濫惡為辭今羅殿蕃自云逐年亦
 賣馬於橫山宋史地理志邕州下紹興三年邕州司馬於橫
 山告按邕宜並隸廣南西路熙河隸陝西路近與毗鄰國為
 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此一偏之說固不可信安知其非交
 趾屬部或與之有隙借重中國以自救解或交人欲生釁詭
 為此計異日得以歸曲於我其事三也呂愿中帥廣西貪功
 生事招誘南丹州莫氏使之納土當時朝廷饋賞過於軍功
 而種類未補官者尚百餘峒至今紛紜不已今羅殿蕃欲入
 貢乃因南丹遣山子效用曉報則獻馬之計豈其素心將來
 恃恩望報恐非莫氏之比其事四也邕州守臣例於街內帶
 安撫都監及提點買馬公事置司設屬每歲買馬帥司又遣
 幹官同莅其事所費不貲宜州守光盛志在倖賞若遂此請
 將來必乞與邕為比又增遠方之害其事五也宋史高宗
 紀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己酉羅殿國貢名馬七月乙亥南丹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主

州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諸蠻納土內附孝宗紀隆興二年八
 月戊午南丹州莫延慶為諸蠻所逐來歸詔補武郎按此
 時文安公 **奏乞榜諭瑞昌興國失業茶商** 宋史本傳奏言瑞
 已罷榷府 **奏乞榜諭瑞昌興國失業茶商** 昌興國之開茶商
 失業聚為盜賊望榜諭開論許其自 **論買馬博易** 高宗時中
 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農者放還 **論買馬博易** 高宗時中
 書舍人洪遵請戒飭茶馬司收市駢駢無令胥吏以病馬充
 數按宋史職官志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
 易 **論禱雨思所當戒** 災不止在賑饑窮決狂獄止屠宰出廩
 粟按宋史五行志紹興二十九年秋江浙郡國旱浙東尤甚 **論鄱陽**
 秋江浙郡國旱三十年秋江浙郡國旱浙東尤甚 **論鄱陽**
 永平永豐兩監宜復置鼓鑄使 宋史太宗紀至道二年十月
 永豐監地理志池州監一永豐饒州監一永平食貨志紹興
 初併永豐監於饒州 宋史本傳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
 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
 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
 為州縣之害聞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
 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使按以

為復置使便何宏簡錄作請復置使亦通宗譜作以為不宜復
 置使則誤矣又高宗紀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寅罷諸路
 鑄錢司二十七年七月己巳復饒贛韶三州鑄錢監八月庚
 申復置提領諸路鑄錢司於行在食貨志紹興二十七年復
 饒贛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職官志提舉坑
 冶司條紹興五年詔將饒州司官吏除留屬官一員外並減
 罷併歸虔州司又加都大二字於提點之上或府其事權太
 重省併歸虔州司又加都大二字於提點之上或府其事權太
 行在以待從官充自此或復
 或罷不一以上並史原文

附考 輿地紀勝行在所下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注引朝野雜
 興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
 為川陝刑粟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激賞庫十年
 秦會之當國以兀兀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款率錢備
 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
 庫其後歲支至三十萬所斂金所國史院各二萬尚書省猶設萬
 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議者指為冗費二十九萬冬
 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漢章洪景嚴奏歲減二十萬猶詔可

孝宗受禪復減歲用錢為十萬緡迄今不改盤洲集卷四
問景嚴弟遷西掖並寄景虛詩云傳家紫綬榮三子得路青
雲喜二難按是時文惠公官荆門州文敏公官祕書省校書
郎容齋隨筆卷十六紹興二年子仲兄始入西省至
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子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
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風閣之
游比之前賢實為遭際固為
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正月乙酉詔以中書舍人兼權尚書禮部侍郎丁未試吏部

侍郎續通鑑紹興三十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尚
書禮部侍郎容齋四筆卷
十三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
奏薦王珣林珣胡榘高宗時吏
部侍郎洪遵薦王珣任繁劇又云紹興中遵薦林珣珣充繁
劇任使胡榘榘任大縣據名臣奏議薦王珣在吏部侍郎時
其薦林珣胡榘則第云紹興中洪遵
上奏恐非官吏部時事今類紀於此
奏革選人賄吏等弊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本傳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政秩吏倚為
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閱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
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
時一軍軍或作章而巧為兩廣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
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
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
是者得通効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敕牒即請行是時
從議者請必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粵蜀數千
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
此離離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
用事吏類聚新集六曹部引言行錄云洪文安公遵字景嚴
為吏部侍郎先是選人諸曹改秩予奪一出吏手公乃隨事
疏理吏不得肆言行錄三字誤按此段係周必大所作神道
碑中語
宋史孝宗紀隆興元年三月己酉立選人減舉
法四月乙丑定選人改官歲額按是
奏選舉二事名臣奏議
時文安已為翰林承旨不在吏部
洪遵上奏請川廣進士科第在第五甲其南海特奏名當登
試者皆與免試擬注遵又上奏請懲責奏舉不實按奏選舉
二事宋史本紀及
奏乞脩國朝續會要據名臣奏議在吏部
選舉志並未載

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
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報之按此事未詳
何年據本傳在遷翰林
八月以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兼吏
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周必大賀洪景嚴除內相兼
吏書啟云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傑由佐貳而升太
宰即選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啟事
矧如先正久暴天定幸世能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淡旬楛禁莫
賢學士之除幸天定幸世能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淡旬楛禁莫
賢青來踐世官繼處內庭踵贊皇
之勝事並經常伯掩謝氏之前聞
奏論川陝淮漢立功將士
當亟行賞
翰林學士
九月詔試館職公發策
見周必大
公墓碑祭文周必大年譜紹興三十年九月丁丑詔試館
職成入和常門赴學士院試策癸卯除祕書省正字周
必大玉堂雜記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耳紹
興三十年湯丞相思退等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又
云予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又
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蘇文忠公與鄧文惠公溫伯各進策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題禁中點用文忠所作及予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嚴兵
部尚書楊元老椿亦並入按文安策題亦見周必大集
湯
思退罷相公當制汪澈論公遂句去
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
年十一月己巳朔湯思
退罷
岳珂程史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
言罷洪文安遵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
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視草焉
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
黨湯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
公中詞科與文敏道實同年云按程史作三十一
誤又按汪澈傳未載論文安事蓋因湯相及之也
十二月
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據翰苑題名在十
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遂丐去以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范成大吳郡志洪遵徽猷閣
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五
月到三十二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四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四十二歲

知平江府

宋史本傳金主完顏亮命其尙書蘇保衡由海道

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禦

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管薦寶乃命

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

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續通鑑紹興三十一年八月甲寅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

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

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

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夷堅丙志朱新仲

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崑山

也未幾徙宜州宣城縣地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

一歲徙平江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

亟出迎則于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

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仲兄實踵乞精選閒謀名

其後云 江南通志朱翌後洪遵遵後沈介

奏議稱知平江府洪遵奏請博 車駕幸金陵至平江衛士相

延智勇機略之士深入敵境 蘇館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

戒無擾公因對論商船事 續通鑑是年十二月壬子帝泊姑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末

洞庭柑帝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癸丑帝乘馬至平江府

宣奏止之既而又有建議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阮奔以陷

虜馬者德祐之際朝廷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

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庸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

笑耳尙忍言哉按景伯當作景嚴 江南通志古蹟秀野亭

在長洲縣城北宋侍讀葉道卿所居吳郡志云紹興三十

一年郡守洪遵建又開元寺宋紹興開守臣洪遵作戒壇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十三歲

五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除翰林學士 據翰苑題名

五月六月孝宗卽位 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

嘗以諭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陳康伯

求去高宗復以倦勤諭之詔賜名熈監察御史周必大密與康

伯言與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詔別擬進乃定今名既又命學

士承旨洪遵爲太子擇字遵擬四字以進皆不稱旨甲戌御

筆賜字元承 周必大親征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戌皇

太子賜字元承 周必大親征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戌皇

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禮畢同班上殿稱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末

賀寶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

眞寶張震字仲誠同對促罷朱揆謂朱倬上曰卽有處分卿

等皆公論也 周密齊東野語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內禪前一日宰相洪遵景嚴爲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以求入

書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
聖太后先皇禮官與執政已定此號然後令有司集議
二十二日侍從禮官會於都堂左相授筆書云或謂
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汪聖錫持此議
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登議狀依汪聖錫徐敦立二
草壽聖之議矣二十三日進呈奉旨依汪聖錫徐敦立二
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狀申都省云尊號既非矣而光堯近
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且嘗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
旨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數字未善更令金安節張震
等商量疾速奏來上金彥亨在禁從發書中官最長而真父
臺諫之長故也明日彥亨真父請再集百官議二十七日日
旨不須別議願與簽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簽書
宋史正應辰傳字聖錫傳云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
光堯壽聖為稱小隱集序云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
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教
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羅大經鶴林玉露孝宗受禪赦文
云凡今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此
洪景嚴筆也龍飛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宣赦文德殿
首尾詞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云凡今發政施仁奏請申
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蓋用御批語人傳誦之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式

敕中外循太上皇后之訓 翰林承旨洪遵上奏有詔議應敵
定諭公與金安節等相繼論列 九月庚子以全人來索舊禮
詔宰執侍從臺諫各陳應敵定諭以聞又本傳孝宗即位拜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來索舊禮
禮從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其源
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其源不
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郡周必大具為
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遣全籍
如前日之數或請稍歸侵地如海州之類則彼亦可稍張浚
來撫江淮將圖恢復紹興三十二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
宣撫而守江不若賊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敵定諭不守
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幸輔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
己巳史洪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又
授是年八月癸卯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名臣奏議孝宗
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制敵定諭劄子言攻守宜有定論
奏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 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苗米六

千五百石有奇按此奏薦張允之郭石吳松年張峻名臣奏
奏當在平江召還後 奏薦張允之郭石吳松年張峻名臣奏
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州事張允
之右承議郎充江准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司主管文字郭石通判明州軍州事吳松年任
年右通海宗知平江府吳江縣張峻可任
附考 仍紹興而君則孝宗也詔讀三朝寶訓九月甲辰洪遵
進讀至呂蒙正論君子小人事上以君子小人係時運盛衰
為不然十月丙寅讀至真宗論政理上曰天下本無事庚午
讀太宗乘快指揮事按宋人記乘快指揮事多屬諸大祖疑
大宗乃太祖之誤上言太祖下言太宗故加又字於文勢亦
願上曰為人上奈何不敬又讀太宗事上曰祖宗精於治道
如此王午讀孫冕上言事上謂得大體之費率取辦於臨安
講筵詩卷中興以來侍從百司燕饋之費率取辦於臨安
每歲經筵開講讀及修注官會於學士院府吏治具以為常
住講亦如之紹興壬午壽皇初即位力修節用裕民之政守
臣趙子淵潘用大省齋文稿作潘玉堂雜記亦作潘淑
垣類稱有趙子淵知臨安府轉官制因條具異時雜費悉罷
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是年秋洪遵
景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某時為起居郎與洪議用學士院
餐錢置酒五行以毋廢故事後遂為例又玉堂雜記紹興三
十二年冬子為左史趙清卿子潘知臨安初獻議盡罷百司
饋送及所供飲饌時洪景嚴以內翰兼侍讀開講日學士院
自置酒五行自後遂為例按此云冬題賦作秋又龍飛
錄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乙未以內教罷講筵是日當未講
翰林兼侍讀 龍飛錄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戊辰省御坐
同知樞密院事張燾所奏并降御札召侍從兩省臺諫赴尚
書省拜受說就都堂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各論其官屬次
第以聞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戊辰詔侍從臺
諫集議當今弊事仍命書率其屬使極言無隱取議乞許三
日內條對廷具奏聞已巳景嚴宮行香御筆督條對史參乞
少寬今宜之於詳盡上親批大略謂近臣非若疏遠之士不知
時弊非掩士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輪麻以下所
從之援仁宗給札故事退而條具上乃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四歲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式

禮部試進士為知貢舉 宋史本傳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

治平以後三歲一科舉 隆興二年非貢舉之歲蓋元年之誤

又云遵入樞府在元年五月非二年事 宋史孝宗紀隆興

元年正月戊申詔禮部貢院試額增一百人四月壬申賜禮

部進士李待問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按咸清臨安

志是年榜首木待問史誤 龍飛錄隆興元年正月庚子鎮

禮部貢院救差翰林承旨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

人張震同知以解就試人眾增參詳官二人樓鑰試策偶

點檢官四人國子司業王十朋為別院考試官 樓鑰試策偶

犯舊諱公為取旨許降等奏名 宋史樓鑰傳隆興元年試南

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贊謝諸公

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 鑰著攻媿集謝省闈主文啟

云海技中程豈謂單詞之誤上恩從厚猶霽末第之榮委墮

賦於道中已甘絕望收焦桐於爨下實賴知音 文惠公瑁

許及之撰文惠行狀稱公為總賦屬文安擇 撰中興以來玉

堦及之為隆興元年進士實文安領貢舉云 撰中興以來玉

堂制草 玉海隆興元年翰林承旨洪遵撰中興以來玉堂制

草序云是書自承平有之南渡以後泮散不屬始命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辛

綴緝凡將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詔旨之效樂語之奏上梁

南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姪國又云和議

始於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甯敗宋魏勝於十八

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

密院李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 宋史孝宗紀隆興

元年三月壬辰朔金右副元帥紇石烈志甯以書取侵地五

月甲寅李顯忠祁宏淵軍大潰於符離六月癸亥張浚乞致

仕且請通好皆不許八月戊寅金紇石烈志甯又以書求海

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丙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

賢等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

臣奏金帥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

可從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自宿州以金都元帥僕散忠義遣

三省樞密院書來庚子遣王之望等為金國通問使辛丑詔

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講和遣使禮數上貢四事仍各薦可

備小使者丙午盧仲賢通問國信所審議官二年正月金僕散

胡昉楊由義為使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金帥以昉等不

忠義復由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金帥以昉等不

許四郡械繫之昉等不屈金主命歸之湯思退傳隆興元年

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

帥紇石烈志甯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

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辛

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

懼之以威仲賢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

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遂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

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

遣其子棧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待御

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

附考 慈瑩石表太夫人以先君恩封令人贈碩人以遵人翰

博平郡 周必大省齋文稿去年會慶節初上壽儀敘差翰

林承旨今樞密洪景嚴攝殿中監執酒蓋予描少監以酒注

於蓋既而準故事權停此禮但拜表文德殿下從駕德壽宮

學士外至監司長史皆許薦舉中開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森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晞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以會校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眾若遇赦悉免則是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晞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李參所舉人坐職當責坐小州莫宗方倚參守邊但命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被倚任然猶不廢謬舉之罰今令甲明有同罪之文紹興初又有減二等指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罪輕重削秩停任彼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勢矜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知所擇矣此法既行又慮常情為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按大中祥符三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乞做此制遇歲終令逐司逐州具當年分監司郡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照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議竊以為便容齋三筆卷一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從吉陽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二年七月三申朔福州簽判胡銓除名新州編管十八年十一月己亥胡銓移吉陽軍編管胡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三

隆興二年甲申四十五歲

壽康殿產芝同列議表賀公風止之 宋史孝宗紀隆興二年三月庚戌芝生德壽宮本傳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宋史地理志行在所下云重華慈福壽慈壽康四宮重壽甯福二殿 奏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隨時異額實德壽一宮 朝御史周瑛論公公連章乞罷 宋史本傳薦眉山李燾永嘉湯思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實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按林光朝莆田人宋史儒林傳隆興元年光七月丁亥罷同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

知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宋史孝宗紀隆興二年七月丁亥洪遵罷按文安罷副樞周葵兼知樞密院事見宋史幸輔表及周必大撰周葵神道碑 宰輔表作大學士本傳無大字按宋史職官志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康殿學士舊係端明殿學士詔依舊後拜簽樞者多領馬據此是端明殿但有學士無大學士續通鑑誤 庚戌落端明殿學士 宋史孝宗

附考 隆興初同知樞密院欲以冬祀任子恩馳作

高祖御典未幾去位見公所作滄潭隱表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六歲

附考 盤洲集謝簽書樞密院表云兄弟因循相繼曾不一年射僕 按文惠公以是年六月簽書樞密院十二月除尚書右

乾道二年丙戌四十七歲

作滄潭隱表 表云惟我高祖考宅穿於滄潭九十八年元孫遵始克表其隱今按滄潭之葬年月失詳惟盤

四洪年譜

卷三 文安

三

乾道三年丁亥四十八歲

作小隱園因以小隱自號 未詳年月按當在罷樞府後小隱志乙集小隱園在妙淨寺南輿地紀勝 小隱在饒州朝天門外洪樞密別墅也

乾道四年戊子四十九歲

三月文惠公罷知紹興府奉祠 六月文敏公由直學士院

奉祠 按是歲公兄弟並居鄉里

乾道五年己丑五十歲

乾道六年庚寅五十一歲

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

宋史本傳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

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

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江南通志太平州周燦後洪遵遵後

胡元圩田壞鳩民築之六年五月平江建康府志湖秀

太平州廣德軍及江西郡大水江東城市有深丈餘者漂民

廬澤田稼潰圩隄人多流徙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

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餼恩意盡人忘其勞運

使張松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官守志江東轉運司題名張松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副使乾道六年閏五月十七日到任

總領所題名九月一日兼權兩淮總領十一月十一日除太

府少卿兩淮總領兼發運副使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

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

乞遣朝臣覆按於是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

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別治

溧水永豐圩來調下米木數甚廣遵日郡當歲儉方賑恤流

移勸分乞糴如自封其股以充喉不暇食況能飽他人腹哉

執不罷苗米輸耗聽民自持斛概據宏簡錄按本傳所云

從罷苗米輸耗聽民自持斛概據宏簡錄按本傳所云

四洪年譜卷三 文安

耗聽民自持斛概庾人不歲大饑宋史五行志乾道六年冬

能上下其手即謂此事甯國廣德軍太平湖秀池

皆饑告糴江西宏簡錄作有乞借江西米劄子名臣奏議

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

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祖為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

類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周必大玉堂

類合茶藥口宣云有敕卿起臨近郡入奏便朝念遠涉於川

塗蓋分頒於茗荆式宣恩指尚體眷私安徽志聽江亭在

注云唐龍朔元年刺史薛振上素山之顛山產芝草三莖刺

史薛振因改為芝山至乾道庚寅合五百九十九年按詩未見

乾道七年辛卯五十二歲

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江南通志知建康府

孝宗紀乾道三年八月壬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

軍制置使自鹽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

隸之十月丁酉遣唐瑑等使金賀正且四年七月己巳罷沿

江水軍制置司瑑後洪遵遵後梁克家孝宗紀乾道九年十

月甲子遣留正等使金賀正且右丞相梁克家與同知樞密

院張說議使事不合乃求去辛未克家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四洪年譜卷三 文安

知建康府淳熙二年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廢爽

堂除克家落觀文殿學士懷降為觀文殿學士梁克家傳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按本紀作建甯宰輔表亦作建甯

景定建康志無梁克家名景定建康志行宮留守題名洪

遵乾道七年六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題名洪

府乞外宮觀不允詔原注乾道七年六月十二日云厥今重

范成大以乾道六年閏五月使金乞不草入覲赴選德殿奏

詞一節與本傳當制舍人范成大語合

事進資政殿學士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六月

府事七月四日赴行在奏事十八日除資政殿學士回府

宋史本傳范成大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六月

制舍人范成大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六月

志先調待衛軍出屯成清臨安志待衛軍司乾道七年

庚允文移屯建康以爲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以邊帥兼領

朱史虞允文傳臨安待衛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

狹不利習牧請令就收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

其後言者以此爲言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

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救退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

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

能輕重其手偏行郊野下若地未不妨民自持斛概庾人不

年始得之按本傳揭勝民出未下二十五字與上下文意不

相聯屬疑當爲錯簡今已據宏簡錄編入知太平州下但此

類稿乾道七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洪遵到闕撫問并

四洪年譜 卷三 又安

賜茶藥口宜云有敕卿就更留鑰祇覲宸廷念暑 奏薦邵宏

路之載馳軫眷懷而良厚宜加頒賚用輔保調 奏薦邵宏

淵 薦宏淵嬰錄可用據名臣奏議 又薦趙擢郭剛 時擢爲馬

統制 又薦梁公承程渭老 名臣奏議洪遵知建康府公承右

從事 知池州府建德 有論采石水軍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

縣程渭老望加旌擢 論軍士展俸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口采石九江鄂渚數 論軍士展俸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防惟采石尤爲要重 論選擇將帥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孤軍之制酌聖朝 論選擇將帥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入覲 論太平州蠲賑劄子 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濟劄子又奏張運助饒州賑濟劄子 論張運自備人船戰米

旌又奏收養童幼劄子 付寺觀收養一須乳哺者責令有乳

之家 又奏乞借樁管錢收糶浙西米劄子 宋史地理志江南

二建康府實以江東安撫入街名臣奏議皆當有據 宋史

知建康府實以江東安撫入街名臣奏議皆當有據 宋史

五行志乾道七年春江西東湖南北淮南浙婺秀州皆旱夏

秋江洪鈞潭饒州南康興國臨江軍尤甚首種不入冬不雨

又云乾道九年五月戊午建康隆興府嚴吉饒信池太平州

廣德軍水漂民居壞圩堰田據此則饒州南康諸奏當在七

年太平州一奏當在九年名臣奏

議俱云在知建康府時彙書於此

附考 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十二月十二日洪

河饒州旱傷前來收糶米七百五十餘碩本縣抄札不令交

還詔昭問降一官放罷 盤洲集有辛卯諭源焚黃文原注

同景嚴文云國家恩厚輔 粥雖去位遇郊猶得崇報於祖廟

某等憑藉德蔭養此官榮雙奉卸章獲伸繩武之孝祖考孫

四洪年譜 卷三 又安

帝保而濟帝俾祖妣則有大國之封冬朔掃冢敬以黃告三

通焚於墓下惟盡其鑿之據此則公嘗以是年一歸鄉里然

別無左證抑或盤洲集原注所云同景嚴

者第謂同奉郵章而非謂同誦家墓與

乾道八年壬辰五十三歲

附考 夷堅丁志朱勝私印條云乾道八年子仲兄留守建康

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景定建康志建康

表乾道八年壬辰七月二十四日詔建康府緝二千五百匹

並與免放令戶部以沙田蘆場錢撥還又云十一月十六

日詔建康府都統郭剛將本軍戰馬上就建康府牧養

乾道九年癸巳五十四歲

旋貶兩秩未幾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 宋史本傳營卒

於市三軍無敢譁有盡人旗亭挺刃推壘者械付獄驛上奏

未下統帥懼得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遣亦坐貶兩秩

未幾五營成復元官 跋翰苑羣書 迄今爲薦紳業遵世業國

仍拜資政殿學士 跋翰苑羣書 迄今爲薦紳業遵世業國

恩父子兄弟接武而進實為千載幸遇曩昔遺事一編場
來建鄴以家舊藏李榮元碩章處厚幸執國鈔鉅丁居晦伯
名附乾道九年二月七日番陽洪道木仍於清廟閣表王興乾
道開洪道纂唐李肇翰林志元碩承旨學士院記章處厚學
士記章執翰林院故事楊鉅學士院舊規丁居晦壁記李
助禁林燕會集錢惟演金坡遺事晁迥別書金坡遺事李宗
諤雜記蘇易簡蘇惟演蘇普次續志沈該中輿翰苑題名及學
士年表翰苑遺事王海原注不著名氏粹為一書凡三卷浙
江采遺書總錄洪道彙輯各家而以自撰翰苑遺事殿焉
存十二種分上下二卷曝書亭集跋洪道翰苑遺事云近又
得洪道翰苑遺事足本宋史藝文志洪道翰苑遺事三卷與玉
竹完曾見足本宋史藝文志洪道翰苑遺事三卷與玉
海合惟翰苑遺事一書陳氏曰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
中輿後題名共為一書而以其所錄遺事附其末總為三卷
道事錄諸書所未及者披翰林草字誤下又云翰苑遺
事一卷按文獻通考既引陳振孫云校草述唐集賢注記二
總為三卷則遺事非別為一卷也

西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天

卷據唐書藝文志職官類書凡三卷玉海今本二卷乾道九
年六月洪道以太清樓本校之僅可讀宋史紀年聖
三四月丁丑詔三館書籍太清樓徽宗宣和四年四
月丙午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錄三館書置宣和樓及太清
樓祕閣按晁公武讀書志作二 跋忠宣公松漠紀聞忠宣先
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 跋忠宣公松漠紀聞忠宣先
漢紀聞伯兄錄版欲越邇來守建鄴又刻之暇日搜閱故牘
得北方十有一事皆異歲侍親傍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
此乾道五年六月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遺書按跋稱乾道五年六月
誤時史向奉祠居鄉也今以跋有來張孝祥言泰淮之水流
入府城別為兩派據此則建康守臣又
有張孝祥足訂松漠紀聞破語之誤

清熙元年甲午五十五歲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未史本傳清熙元年提
建康表乾道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遵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年月五歲未蘇尊洞霄宮提舉題名記誤作資政殿學

士郡陽洪道景伯錢 歸鄱陽 據盤洲集卷七十三
氏文惠請辨之矣 祭樞弟文全文見後 十一月薨
年五十有五 證文安晉少保封信國公謚文安 文敏公撰

行狀小隱集序云世系治行葬鄱陽縣城北芝山側定子山
統宗譜云華鄱陽芝山白泥井俗名鏡子山周必大撰文安
神道碑云葬鄱陽芝山白泥井俗名鏡子山周必大撰文安
文當在清 夫人朱氏 朱正綱之女 揮塵前錄晏元獻夫人
熙三年 夫人朱氏 王國初勳臣超之女 樞密使德用之
妹也 元獻壻富鄭公也 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婿蔡彥清朱
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為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
舊物也 諸女相授號傳壻現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
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
滕氏明清嘗於子 封信國夫人子二人 橘知峽州坊刻夷
濟子琪處見之 卜筮居臨安中瓦每來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
巨源者精於卜筮 居臨安中瓦每來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
熙三年冬禹之一難遺僕還家訪尋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
夏書紙上日事在千里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

西洪年譜

卷三 文安

天

鏡字也問曰是乎答之曰然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
駕鶴為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洋無準的固以為妄既而僕
從鏡州來所持所遺用泥融飛燕于沙暖睡鴛鴦為標貼遂真
見之價房中十箇用泥融飛燕于沙暖睡鴛鴦為標貼遂真
寫篋內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 棹知餘姚縣坊
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哉 棹知餘姚縣坊
夷堅志壬集醉客賦詩條云德興章德象字德章以恩科得
官為筠州新昌尉泉之姪攝邑問其語又甲集復州子城內
有廢地治作菜圃僉判官舍在其東紹熙坊刻照誤作與四
年四月子兄子棹為僉判又乙集復州僉判廳主管諸司錢
物與興周礪滿秋子姪泉之代 孫九人介通直郎淮西常平
之又一條云泉之姪過南康 孫九人介通直郎淮西常平
提幹信佻倪承奉郎佻僖朝請大夫伸俠登紹定壬辰科
徐元燕榜進士官至朝奉大夫知岳州軍州事 據統有小隱
集七十卷 書錄解題小隱集七十卷樞密文安公洪遵景嚴
年樓鑰為序 撰其進用最先於兄弟而得年不未薨於清熙元

四洪年譜

卷三

三

起闕至上饒而歿... 公之文將俾... 遺意以言... 當獨以道... 中不可易... 作按宋史... 經侍女小... 父遊讀陸... 纂集諭月... 洪玉父集... 侍兒小名... 小名錄前... 時文惠公... 誤炎為芻... 洪適之遺... 又按今本... 近從新譜... 人請收緒... 擄蒲格各... 也作

附考 容齋四筆... 之越十月... 踴迫於捐... 薑蒙決西... 叢病鼻劍... 用有邑尉... 適之二後... 安文獻志... 鄉抱病招... 神也言強... 小猶朋友...

四洪年譜

卷三

三

達台階我後... 北郭門謝... 談韻錫折... 杖淚爭流... 志刻始相... 池相望苦... 日望藥喜... 一悲苦填... 界冥陽之... 殿學士不... 以端明卒... 明視政府... 敏享壽不... 厚夜沈淪... 飽叱耶天... 嗚呼那之... 景樵悴傾... 之隔忽其... 輻將啟丹... 密擾詞濟... 無才多藝... 今忝繼前... 嗟有日徐... 思公嘗編... 殿修撰提... 之奠斂祭... 而為舉舉... 驟而往也... 呼哀哉尚... 危授命半... 近權臣惡... 之身投諸...



洪文敏公年譜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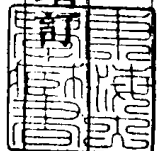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洪文敏公年譜

洪文敏公年譜

嘉定錢大昕撰

裔孫汝奎增訂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公生

公諱邁字景盧忠宣公皓第三子

宣和六年甲辰二歲

宣和七年乙巳三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五歲

建炎二年戊申六歲

忠宣公丁父太中變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建炎三年己酉七歲

忠宣公為金國通問使金人留之不遣還

建炎四年庚戌八歲

紹興元年辛亥九歲

紹興二年壬子十歲

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閒有題詩二絕句一咏犬落水一咏油污衣愛而識之終身不忘

增訂容齋三筆卷五子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

敗壁閒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

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

晦木齋藏版

使人疑縱饒洗徧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
今六十餘年尙歷歷不忘漫志於此按公時十許歲蓋隨伯
兄文惠避亂歸饒州旋復還秀州道經衢州也

紹興三年癸丑十一歲

紹興四年甲寅十二歲

紹興五年乙卯十三歲

紹興六年丙辰十四歲

紹興七年丁巳十五歲

紹興八年戊午十六歲

十一月丁母魏國夫人沈氏憂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紹興九年己未十七歲

十一月葬沈太夫人於無錫縣 容齋五筆云少年寓無錫

從錢仲仲借書得麴信陵集當在是時

增訂錢仲仲名紳著有同安志十卷見馬端臨文獻通考

新唐書藝文志有麴信陵詩一卷

紹興十年庚申十八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九歲

紹興十二年壬戌二十歲

兄文惠公文安公同登博學宏詞科公亦寓南山淨慈院待

詞科試

增訂五筆 卷四 紹興十二年壬戌子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按
歲公應詞科未第 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

事官一人執敕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

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

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敕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

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遲

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 是年二月五日有送梁竑父通

判江州序見富大用事文類聚外集

紹興十三年癸亥二十一歲

六月忠宣公自金還八月召對以待制權直學士院提舉萬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壽觀九月出知饒州公代作謝表

紹興十四年甲子二十二歲

六月忠宣公以中丞詹大方劾奏罷饒州提舉江州太平觀

尋丁內憂

增訂祝淵事文類聚遺集有謝紹興十四年麻日表按表云

支郡頒常疑亦代忠宣公作

紹興十五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春再至臨安寓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 沈以買飯於外

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叩旅食大 試博學宏詞科中選名

概具為言之湯公曰主人亦賢矣 在第三試題漢麟趾裏蹠贊唐疑暉閣渾天儀記少保鎮南

在弟三試題漢麟趾裏蹠贊唐疑暉閣渾天儀記少保鎮南

軍節度使充兩浙東路安撫大使兼知紹興軍府事授少傅
鎮南靜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軍府

事兼營田大使兼行宮留守加食邑實封制代守臣謝賜御

書周易尚書表明道精田頌漢中和樂職宣布詩序夷堅志

五年三月十五日子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

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

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明

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畫臨欄望

月兩燭結花粲狀若連珠孫固點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

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校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

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為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

實於桌升甫應賢舞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

浣溪紗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天春邀郎覓

句要奇新黛淺顏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真從今風月屬

閒人眾傳新歡獨惜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

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四

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蔥蔥姮娥相並曲

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日學士必

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 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四

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月除左承務郎敕令所刪定官既而言官汪勃論公與其父

同惡相濟閏十一月出為添差福州教授據繫年

甲午以汪勃言折彥質黨趙鼎柳州安置與此事適相先後
繫年要錄當不誤惟十六年十七年公實侍忠宣公側未嘗
到任故錢氏附於十八年以俟考耳

紹興十六年丙寅二十四歲

侍忠宣公於里夷堅志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文惠

安在毘陵公在台州夢妙緣寺事云時忠宣在鄉里文

子處侍下

紹興十七年丁卯二十五歲

五月忠宣公謫英州安置公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讀

東坡何公橋記石刻州人利秀才新作茅齋從公乞名以齋

前有兩高松因命之曰二松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五

增訂三筆 卷十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

數年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方成而

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予侍親居英

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於何氏

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坡公
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
卯相去四十六年 五筆 卷九 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
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為誦藍田壁
記命之曰二松

紹興十八年戊辰二十六歲

忠宣公忤秦檜謫檜恨未已御史汪勃論公出為添差福州教授向來州郡以表奏書啟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公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箋啟小簡皆不作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公出教福州未詳年月姑附於此

增訂撰公家謝表云云見四筆卷十五

紹興十九年己巳二十七歲

是歲葉晦叔黠白敕令局出為福建帥屬公因春補諸生白

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公作長句贈之晦叔亦

有和篇據三筆九三筆九云子自福州教授非通判也倅字似誤送別據本傳公為福州教授

增訂三筆卷六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麻日表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六

又載其表文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

章於庶證王應麟詞學指南洪景虛作謝麻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云云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公曰今光

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 三筆卷四子教授福州日因訪何

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卻竊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

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

謂火曜已在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

子聞其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

晚葉子廉見願言及於此感頌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熒

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

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

出蓋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他

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適為小人告訐之舉有所

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為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

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謝景思時為參議官見三筆卷

九按太常少卿上蔡謝景思名伋乃參政克家之子有藥

察叢稿二十卷葉水心為之序文惠公有謝景思藥茶詩

隨筆卷十子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論講帝釐

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

不知九共藁餒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俞成瑩雪叢說洪內翰景盧主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七

洋三山以林少穎為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 隨筆卷五唐

日云云惜乎林書不載此說子故表而出之

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云子頃於福州道藏中

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

罕有其書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劉跋學易集原本二十卷

最初李相之得於跛甥蔡瞻明紹興中洪邁傳於長樂官舍

後施元之刻板行世 是年正月作福州教授壁記見事文

類聚外集

紹興二十年庚午二十八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九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十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三十一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三十二歲

是歲編詩為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當緩憂之一助

增訂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贅稿三十八卷野處猥稿一

百四卷未載野處類稿今藏書家有偽本野處類稿二卷惟

卷首二詩真贋未定餘皆朱松茸齋集中詩松朱子之父也

序語殆亦書賈偽撰錢氏偶據偽本編入按錢大昕十駕齋

養新錄洪文敏野處類稿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

戈小蓮家藏本前有自序一篇因鈔於簡端序稱甲戌之春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八

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

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汗

當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於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即早

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莘三兄

及懷舍弟逢年時歸發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

據此則野處類稿之非真本錢氏故知之特於此漏加按語

耳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三歲

十月忠宣公薨於南雄途次

增訂按忠宣公謫居英州凡九年是年徙袁州未踰嶺以十

月二十日薨於南雄隨筆卷十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

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

妻趙夫人所書詩句灑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

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

據此則公侍親居英州蓋歷數年抑或與昆季更番省侍數

年中前後兩至英州與 是年四月二十日作重修廣州都

鹽倉記見事文類聚外集及遺集 隨筆卷十予頃作廣州

三清殿碑未詳何年附著於此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十四歲

十一月葬忠宣公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九

增訂文惠公撰忠宣公行述稱邁左宣教郎通判袁州錢氏

失書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歲九月還自衡岳道宜春買舟東下永嘉方景南名雲置

酒秀川館餞之邵武黃景達名開封向巨源名瀟歷陽許季韶

名子皆與坐中聯句作詩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三十六歲

二月與文安公同被召文安公除起居舍人三月公除祕書

省校書郎 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文點檢中有數

卷皆以後板為前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四筆

增訂文安公撰忠宣公諡告碑記題銜稱邁左宣教郎祕書

省校書郎記云正月辛巳被召赴行在二月乙未又召弟邁

王子遵對垂拱殿三月戊寅邁入對上云宇文虛中負國卿

父獨執節不屈因及秦檜毀鬲不得大用等語據此則公與

文安公乃接踵被召非同時被召也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三十七歲

四月兼國史院編修官三筆十三云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清熙乙巳丙午

又成列傳一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八月除吏部員外郎續筆二云

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

虞雍公并前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

四洪年譜

卷四 文徵

十

澤之人物故者吏部考其平生非有賊私過惡者即官其後

人若真能引年知止者乞厚其禮節以厲風俗既下三省首

相湯岐公難之議遂寢 是歲與左僕射沈該等分寫四十

二章經刻石於六和塔公所書者第四十二章也題銜稱左

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尙書駕部員

外郎夷堅志當成於是年

增訂輪對云云見隨筆十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九年六月己酉沈該以貪冒罷出月甲子落沈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畢沅續資治通鑑是

年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言金主再修汴

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為之計時中書

舍人洪邁亦請密為邊備該等不聽謂宰相沈該湯思退按

猶未為舍人也

紹興三十年庚辰三十八歲

三月改禮部員外郎充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五筆

時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有檢點試卷官杜華云

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在所必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耳如雜

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乎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之類皆

不可用子以白知舉請揭榜示眾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

日儻通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入廂邁卒

四洪年譜

卷四 文徵

十一

為逐一割 七月以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是月八

日撰郎官題名記 九月二十一日撰禮部尙書題名記

十月以金人叛盟詔親征詔草公所撰也 是月二日序文

惠公硯說題銜稱左承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 十一月兼樞密院檢詳文字

增訂主司委出詞科題見五筆九卷又五筆四卷紹興三十年庚

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云云時猶未改禮部也宋史高宗

十年三月辛巳復館職召試然後除擢癸卯賜禮紀紹興三

部進士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及第出身 按宋史

高宗紀紹興三十年八月壬子賀允中使還言金人必叛盟

宜為之備壬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兵五

三十一年十月朔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朱子語錄云儒用問庚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盧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共甫實爲之乃翁嘗從其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人爲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盧者後段用共甫者按此說與親征錄小異庚辰誤當是辛巳三筆卷八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 詞學指南野處洪公作告契丹諸國及中原檄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三

道多助仗大義者眾必歸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侯王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云云按此檄後二聯並見三筆卷八似當與親征詔同時撰進 宋史本傳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按顯仁皇后以二十九年九月薨又三筆卷八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 周輝清波雜志 叔茂振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公景廬方志其墓當在樞 日洪爲編修官按茂振係周

麟之名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九歲

三月正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三筆四云子檢詳密院諸換授而所持宜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于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日使訴者爲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宣房之夫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又云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子檢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 十月知樞密院葉義問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出視師奏公參議軍事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三

增訂三筆卷四子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審言義問舜字繼道時同知樞密院 謝維馨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引家傳云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叛盟時洪文敏公邁任樞密院檢詳宰相傳旨令撰書詔榜檄 續通鑑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己巳金人攻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秦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月金人引去秦身被數十創一夕死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又云十月戊午親征錄亦作十月戊午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岳珂程史虞雍公允文以西掖

贊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王帳
留翰張忠定靈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適在焉相與勢問
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杏至
蓋亮已懲前勦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以雅公新立功威屬
目葉四顧久之酌厄膠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
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
有賴 隨筆卷十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營

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為帝泊事定朝廷許如
約朱丞相漢章以為忝可 續筆卷四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

月之閒十四郡悉墜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
寓京口云預被旨諫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

二有緩急委而去之敵退則反了無分毫結於吏議豈復肯
以固守為心也哉 王應麟玉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

西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西

三月洪邁言天子之出清道警蹕旄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
來馳道與闢出入者皆有厲禁自六飛時循務為簡便四孟
朝獻前為駕頭後止曲蓋爪牙拱扈之士步趨離立無復行
列觀者接袂不聞誰何願詔有司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
若干人為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豫上其數有
司繪為圖先一日以聞有不如令及不在圖而冒至者糾之
令御史覺察詔可 是年二月四日有館閣諸公送胡正字
詩序見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及祝淵事文類聚遺集

紹興三十三年壬午四十歲
正月金遣使議和公以左司員外郎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

禮部侍郎充接伴使三月除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
登位國信使知閣門事張掄字才老為副使弟景孫輔行 六

月孝宗即位 七月甲子使還其國書云使介來庭緘題越

海陵失德江介與兵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屢變又云尺
書侮慢既匪藩兩才地侵陵又違誓表又云殊無敬質之詞
繼有難從之請未旬云尙敦舊好勿徇羣言初公在境上與
接伴約用敵國禮接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才
入燕京盡卻回使依舊例易之公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饌
而館伴者云嘗從公父尙書公學陽吐實言勿固執恐無好
事須通一線路乃佳公與張掄懼留易表章授之既入見使
副例不跪至是皆跪傳令云國書不如式不當受可付有司

八月殿中侍御史張震論公奉使辱命罷官

增訂國書云見周必大龍飛錄藩函周集作藩臣供饌周
集作供饋 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乙未金人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五

弒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人持檄詣鎮江
軍中議和三十三年正月己丑金遣其臣高忠建等來告嗣
位據此則公為接伴使乃來告嗣位之時非議和也是年二

公作賀誅完顏亮表云民勞汔可小康甫迓升平之運胡滅誠為大慶願臻混壹之期 續通鑑紹興

三十二年正月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帝曰今若拒之
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

商量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故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
金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兩國之盟已絕今使者來則名稱

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
定不然則不敢受也又云以洪邁張掄為接伴使壬辰帝謂

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帝曰俟適等對朕自以意諭之三月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游觀燒香竊謂朝廷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游觀小節似可從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末

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游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卽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謂土地實也君臣名也今宜先實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爲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

幣亦可損矣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縣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鄰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背盟自取殘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願惠曲折面聞丁巳金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游皆罷之至是面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遣人欽持賀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七

禮忠建等捧受如儀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 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丁巳遣洪邁等賀金國卽位四月戊子洪邁等辭行報聘書用敵國禮親征錄作三月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乙卯字恐誤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年六月庚辰宋遣使賀卽位交聘表大定二年六月宋翰林學士洪邁鎮東軍節度使張掄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是時邁官起居舍人 掄知閤門事表所載皆假官也 賀上書詞不依舊式詔諭洪邁使歸諭宋主

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丁亥起居舍人洪邁知

閤門事張掄坐奉使辱命罷宋神類鈔詆毀類洪景廬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廬爲金困

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
飢猶不附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
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
也按此詞見羅大經鶴林玉露與此微異羅云紹興辛巳亮
既授首葛王篋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云云景盧素有
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時
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擺頭時不擺頭王士禛居易錄
引之云洪忠宣公肅奉使大節不殊蘇子卿子文敏公邁又
奉使可稱無忝乃太學諸生謗之云云南渡太學之橫如此
按漁洋謂南渡太學之橫是固然矣第忠宣公以紹興二十
五年薨於南雄迨三十二年文敏公始奉親征錄紹興三
十二年三月己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閒彌望無寸

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秦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
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接伴雜錄殆文敏當日手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太

記又省齋文藁有送洪景盧舍人北使詩嘗記揮毫草檄初
必知鳴鏑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可勝軍中十萬夫已許
乞盟朝渭上不妨持節過幽都吾君甚似仁皇帝宜有韓公

贊廟謨 三筆 卷十 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 按忠宣公第
四子名逃景

孫疑是逃之字唐元宗時詞臣
有孫逃以制誥擅長似取此義 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

家賽願子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

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

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

大為不侔矣 夷堅志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

文句而習之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為

子言以為笑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周必大掖垣類藁劉
繹轉官制下注云接伴使洪邁保奏權知泗州修武郎閣門
祇候劉繹應副人使無敗闕特轉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
四筆 卷十 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
三十二年正月尙未有正官至四月子接伴人使回球通刺
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
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一歲

起知泉州 是歲始撰容齋隨筆 五月文安公自翰林學

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事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尤

增訂文惠公撰慈瑩石表稱邁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

隆興二年甲申四十二歲

七月文安公罷樞府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三歲

四月文惠公自翰林學士簽書樞密八月進知政事十二月

入相

乾道二年丙戌四十四歲

除知吉州過闕奏事詔赴郡未之任九月召還入對除起居

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十一月奏乞自今講讀官以日所

得聖語送修注官書之名曰祥曦殿記注又奏欽宗日曆已

成宜修纂實錄皆從之十二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葉顥拜左僕射公當制 是月十八日序夷堅乙志二

十卷合甲乙二書得六百事 是歲三月文惠公罷政 夷堅

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俄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十二月四日予詣東圃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超陸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嘉音予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子昂兩命併叩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樞密汪明遠發判葉子昂兩命併叩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子昂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事葉參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是年六月子以知吉州奏事堅同它客送至小渡眾意子必留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於是委曲授邸更使報州發選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圖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傳未必往才數日召

命下乃以所 擇日啟途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子

增訂沈該翰苑題名洪邁乾道二年十月以起居舍人兼權

直院 玉海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壬子起居舍人洪邁

言景祐以來邇英延義記注數十年來稍廢不續臣伏視今

月五日王曦進讀春秋莒人伐杞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

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曰文以理為主陳巖肖奏刑

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凡此數端皆承學

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然記言

動之臣不能究宜乞自今講讀官以日得聖語送修注官使

謹書之願倣前制因今所御殿賜名祥曦殿記注從之邁又

奏欽宗日麻已成宜修纂十二月詔免進呈因龔茂良所補

日麻而修 按續通鑑所載互有詳略因復備錄於下起居舍

人洪邁言臣幸得以文字薄技待罪謁車間每侍

清閒之燕獲聞玉音凡所聽諭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為世

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

修纂雖有日麻時政記亦莫得書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伏

觀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曦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

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

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

為主陳巖叟按玉海及鑑淵集外制皆作嚴肖此獨作嚴叟

疑誤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姦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

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

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非能宜究恐非所以命侍立

本意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請因

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述聽

明文思之 葉子昂拜左揆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

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

儀之望 見三筆 詞學指南云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信乎作文

之難也 張端義貴耳集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

象暎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 宋史藝文志洪邁夷堅

志又夷堅志入十卷原注丁戊巳庚志文獻通考夷堅志甲

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

四乙二十卷大 宋史孝宗紀乾道二年十月己卯減饒州

歲貢金三之一 文獻通考乾道二年詔饒州 按公有乞減饒

州貢金劄子見鄱陽縣志又四筆 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

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

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事
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指以相告亟改之

玉海乾道二年陳確進名臣奏議原注三十門二十卷五
月十八日詔遷秩洪邁為之序 五筆卷十乾道二年十一月

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其餞之於吏部尚
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

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掛之為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
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

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
能倉卒閒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子笑謂薛曰孟子不云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圭

平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
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乾道三年丁亥四十五歲

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謝表

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蓋文安公
以紹興二十九年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繼之至是首尾

相距僅九歲 夷堅丙志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
大夫目為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

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廷曰君眉上色甚明
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為真之喜至七月六日子
忝掖垣之拜二十一日直院十一月南郊禮成公當制撰赦
文有云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總紛之況雷雨作解
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及冬至日有雷雪之異殆成
識云十二月葉相以冬雷罷公草制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

是月序文惠公隸續題銜稱左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寶錄院修撰兼侍講

增訂翰苑題名洪邁乾道三年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
舍人兼直院周必大玉堂雜記乾道三年洪景盧邁奏請自

鄉三洪皆忠宣公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
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

之相距首尾二十五年故景盧有謝表云實本朝儒林榮
觀之盛王象之輿地紀勝饒州人物門洪皓注云三子遵

之報 陳居仁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
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 周密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圭

相葉黼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
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

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
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四筆卷十 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
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忠 續通鑑乾道三年二

月壬午起居舍人洪邁言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
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

澄無甚於此帝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
繁於簿書日不暇給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

玉海乾道元年五月三日詔執政每日莫入東華門詣選德殿奏事上欲從容論治故也三年正月丙寅洪邁對是殿論古今治亂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後世有以持循者且謂邁曰此殿朕卽位後所作命名之旨雖取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嚴號施令圖事揆策無不在是取尙書通鑑孜孜讀之法其興戒其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去手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廉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因命邁爲之記二月庚午撰記曰成天下之事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莫大於至明陛下天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蓋

縱之聖經之於至勤緯之於至明公卿已下有外朝之覲延英之對金華之講而又朝斯夕斯舜好問察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吳不食皆已匹休伉美然自強不息願陛下以今日之心爲心云云記凡九百四字又三年三月起居舍人洪邁給事中王曠等進呈同符貞觀錄序云臣等三月七日蒙宣召至選德殿講論古今帝王之道且曰唐三百年惟太宗爲可尙齋心敬慕每事取法宜爲朕采貞觀時事以今日觀之撫其所近似求所未至臣等曰太宗之治固爲可慕然要者無出諫行言聽神宗序通鑑謂太宗所謂禹吾無閒然者謹采貞觀事迹列爲二十門事爲之說件別以上又三年

三月二十二日同修史洪邁言修纂哲宗寶訓已成五月戊戌上之凡一百門六十卷並目錄二卷原注一云五月六日進呈又三筆八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宋史孝宗紀乾道三年五月癸卯葉顒等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及太宗眞宗玉牒哲宗寶訓又藝文志洪邁集哲宗寶訓六十卷欽宗寶訓四十卷高宗聖政六十卷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原注並國史實錄院進按欽宗寶訓成書疑亦在乾道三四年閒而高宗孝宗寶訓高宗聖政則未審何時撰進耳據玉海嘉泰二年輯高宗寶訓嘉定六年上七卷十四年又上孝宗寶訓六十卷先是十一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蓋

年奏修編類時文敏公已薨不應有撰進之事疑藝文志有誤又按玉海乾道光堯聖政條下云乾道二年閏九月二十九日己巳日麻所上聖政 三筆卷八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六十卷疑卽高宗聖政也 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又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 隨筆卷十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 續筆卷三乾道中太史慈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

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

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盥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

幾江表之閒尚憶神亭之事 三筆卷十 李燾仁甫之父名

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

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

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

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 三筆卷十 乾道三

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

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能

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庚

冬繇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

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並能誠亦

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

醫官局 夷堅志丙集予在西掖曾行雷神加封制 續筆

卷十 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

勳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

碑亦引之 宋史孝宗紀乾道三年六月甲申詔鎮江都統制

成方武鋒軍都統制陳敏各上清河河口戰守之策

四筆 卷八 乾道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

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

筵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子愧謝之 齊東野語洪景廬居

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

小步庭閒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

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閒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

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

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

捷真不多見 是年公撰中書門下後省題名記 潛說友咸

乾道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撰中書門下後省題名記

名記時為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

乾道四年戊子四十六歲

正月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經筵進講孝宗親書白樂

天和錢員外青龍寺詩於扇改使君為侍臣二月蔣芾拜右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壬

僕射辭免公草不允詔六月除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宮觀

本傳失載此事三筆云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而

上年十二月題銜尚是中奉則轉階太中當在是年春也

進欽宗實錄四十卷 據直齋書錄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職官志六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

名稱不正此洪邁在翰林時所上劄子也殿前司侍衛馬軍

司侍衛步軍司當時謂之三衙各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

都虞候皆帥也故有三帥殿前步軍二司題名今不可考矣

馬軍司題名則景定建康志有之考其所載自建炎以後皆

稱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至乾道九年始除趙搏都指揮使

高熙二年除李川王明皆都虞候三年除吳拱都指揮使六

年除馬定遠七年除雷世賢皆都虞候十二年世賢遷副都
指揮使紹熙元年除張師顏都虞候是容齋之議固已見諸
施行開禧以後復有主管馬軍司之稱閒有除副都指揮使
及都虞候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白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
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其道使君非俗吏
南山莫動北山文 宋史孝宗紀乾道四年二月己亥以蔣
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
使公荅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
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 見三筆卷八 宋史陳俊卿傳參
知政事 按俊卿以乾道三年十一月參知政事 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天

右罷之按錢譜紹興二十九年引續筆二云一時同舍著作
郎陳魏公應求應求俊卿字也容齋諸筆中言陳應求者不
止一處蓋本有同僚之誼意氣亦復相投似不至有劾奏之
事文敏之罷或別有故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洪忠宣公以
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
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
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
肯閒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
云也請學士 自注時洪爲知制誥 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
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行遂抗

章謝罪求去惟按莊文薨後一年公方去位此說恐亦傳聞
之誤 翰苑題名洪邁乾道四年六月除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

宋史職官志政和六年始置集英殿修撰中興後以龍六曹權侍郎之補外者隨筆

卷十六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 宋史孝宗紀

乾道四年四月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錄又藝文志欽宗實

錄四十卷原注洪邁修

玉海乾道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詔進呈欽宗實錄并本紀已畢就修纂四

朝正史從洪邁之請也

玉海乾道御製春賦云云洪邁跋曰乾道四

年正月庚寅詔賜臣邁春賦一首凡四百七十有二言漢
爲章奎壁絢耀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臣拜而言曰古今能文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天

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
王之文多矣惟經緯天地鼓舞動植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
事元首之歌薰風之辭湯盤之銘方策所載昭然若揭日月
漢祖沛中之歌高簡雄伉讀之竦然使人毛髮欲立武帝悼
河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紆徐屈折可以一唱而三歎然鴻
鵠高飛之謳連娟修嫋之賦感於嬾嬾心折氣沮彼二君者
豈真帝王之所以爲文者哉陛下以天縱之聖高視萬古肆
筆成書震撼一世巍乎其如天煖乎其如春嵩衡岱華不足
以爲高黃鍾大呂不足以爲清乾坤施生之妙陰陽動化之
蹟探端索至發其機緘大哉言乎直與詩書邱索相表裏天

之斯文於是無復餘地 羅大經鶴林玉露楊東山嘗爲余
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
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蹏鼈雪天牛尾狸又問
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蔥上吟賞又
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
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按孝宗時文敏兩居侍從後一次
在淳熙末周益公已爲宰執不在侍從之列前一次在乾道
初周益公方爲侍從正與公同時公於是年罷侍從爰附記
於此俟考

乾道五年己丑四十七歲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辛

始治圃於鄉里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
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

增訂移松事見續筆卷三 四筆卷九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

衣以爲姻賓憩息地五筆卷八 子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按此

疑皆野處小坐落輿地紀勝景物上野處注云 是年爲向

巨原作臨湖閣記見事文類 異聞總錄臨安倡女儀二十

二名珏編隸鄱陽使預樂部頗慧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閒

與紙筆卽賦詞大略美吾兄弟有翻陽英氣鍾三秀之語按

異聞總錄係後人刺取文敏公夷堅志中語而嫁名於朱丞

亨此條敘事有車駕旦日過德壽宮之語必在孝宗受禪以

後詞中所言似作於文敏公昆仲同居里中之時今考自隆
興元年孝宗登極至淳熙元年文安公薨逝中間惟上年戊
子六月以後文敏公子祠與文惠公文安公同居鄉里至次
年庚寅文敏公復起知贛州矣附記於此

乾道六年庚寅四十八歲

除知贛州

增訂三筆卷十 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

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卽焚其尸事發繫獄以殺時無證尸

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爲斷配予持救不下復奏論之未下

而此兵死於獄 三筆卷四 劉焯爲江西通判移牒屬郡知通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壬

云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

通判又云陳居仁以太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

學士乃雙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

用兩朱殊以自悔 三筆卷九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後

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予爲序時予在章

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按已上諸條均

在贛州時事

乾道七年辛卯四十九歲

在贛州任是歲江西饑贛適中熟公令移粟濟鄰郡 五月

十八日序夷堅丙志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

增訂贛州府志洪邁知贛州歲飢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鄰郡

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按贛州志亦刺

取宋史本傳語 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有送曹贛州序見事類

集外

乾道八年壬辰五十歲

在贛州任 五月重刻夷堅志較會稽本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 雲

都縣灌嬰廟旁耕得古瓦刻缺兩角猶重十斤公取以作硯

銘之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增訂瓦硯銘見續筆卷十 玉海乾道八年文敏作孝宗御

詩跋云制作之懿播之詩章與天為徒闔闢造化蓋與舜元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重

首之歌湯之盤銘漢祖沛中所作相為表裏自橫汾瓠子以

下不足議也 是年十二月九日作徙贛縣東尉治記見事類

集外

乾道九年癸巳五十一歲

在贛州任周益公贈詩有人留河內寇帝念禁中頗之句

是秋贛吉連雨暴漲公令多備土囊壅堵城門以杜水入凡

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公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

增訂益公贈句見省齋文藁題云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兼

簡府主洪景盧二首 周必大書藁乾道九年答景盧云山

堂學記益奇古二詩用韻高妙為某之賜甚寵豈止壓倒元

白而已據此似公當有和詩 隨筆卷四溫公客位榜云云乾

道九年公之曾孫傑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二歲

在贛州任 是歲改元純熙既布告天下矣公進賀表云天

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記號

之文及詔至乃淳熙也 十一月文安公薨

淳熙二年乙未五十三歲

改知建甯府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增訂按何公異撰公容齋隨筆序有云僕頃備數憲幕留贛

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後十五年文敏為翰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重

苑出鎮淛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云

云全文見後考文敏公知紹興府及去任皆在紹熙元年庚戌何

序出鎮淛東即指此事而言上溯十五年前為淳熙二年乙

未係文敏公去贛赴建甯之歲錢譜繫改知建甯府於是歲

得此可證 公有謝知建甯府表有建甯府謝上表見事類

赴建甯守有泛舟游九曲池詩見祝穆新編方輿勝覽

淳熙三年丙申五十四歲

增訂是年四月十六日作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興造記見事類

遺集 十一月作唐元和郡縣圖志序見玉海

淳熙四年丁酉五十五歲

增訂宋史孝宗紀清熙四年福州建甯府南劍州水五行志
年五月庚子建甯府福州南劍州大清熙四年
雨水至於壬寅漂民廬數千家 並振之 是年七月六日
作睢陽五老圖跋見朱存理鐵網珊瑚畫品

清熙五年戊戌五十六歲

清熙六年己亥五十七歲

在建甯任 是秋以明堂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

州令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答及曾與不曾先經

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見隨筆十六當在次 建州東

三十里有唐刺史李公祠相傳以為李回公據唐書文藝傳

定為李頻勒碑紀之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三

增訂輿地紀勝建甯府古迹門黎山廟注云初祥符八年郡

守盧幹立碑謂神乃唐宰相李回紹興五年運使鄭士秀又

立碑謂神當為李頻容齋續筆云建安有黎山廟相傳為唐

刺史李回洪邁守建日讀唐文藝李頻傳云懿宗時為建州

刺史乃證其為頻也洪為作碑以記之象之謹按邁以清熙

七年為守在鄭士秀之後則改李回為李頻乃鄭士秀非始

於邁也按容齋續筆卷一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

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為李回也後讀文藝李

頻傳懿宗時頻為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

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黎山歲祠之乃證其

為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

遂為作碑據此是公於刻石紀實始末言之甚詳如果鄭士

秀辨證在先則書吏不應以犯名為請且清熙六年公在建

甯任隨筆曾言之而輿地紀勝乃稱七年為守是於公為守

年月尙未詳考不無紀載之失實矣 是年四月七日兩跋

米元暉瀟湘圖見鐵網珊瑚畫品

清熙七年庚子五十八歲

在建甯任 七月又刻夷堅志於建甯 是秋解郡印歸本

失書罷郡事當 必除宮觀也 教穉兒誦唐人絕句取諸家遺集得五七言

五千四百篇手書為六帙 是歲容齋隨筆成序之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三

增訂是年二月二十一日為朱叔似作蕪湖縣令廳壁記事

外類聚

清熙八年辛丑五十九歲

清熙九年壬寅六十歲

清熙十年癸卯六十一歲

清熙十一年甲辰六十二歲

是春起知婺州周益公回啟有淹屈殆更於五閏蕃宣洵歷

於三州之句 二月文惠公薨 上巳日序婁機班馬字類

書於金華松齋序有云去年 遷敷文閣待制轉通議大夫

夷堅志載在婺州日決杖義烏縣巡檢館
客出全壁事在清熙十二年四月似誤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十一年知婺州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以提舉祐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按傳先書乾道二年三年六年以次及十一年十三年然乾道紀元止於九年不得有十一年十三年也考中興學士院題名淳熙十三年四月洪邁以敷文閣直學士兼直院九月除翰林學士又容齋隨筆云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又云淳熙十四年自注當作年九月予以雜學士拜翰林學士則史所云十一年十三年者實淳熙之十一年十三年矣 三筆卷三近歲有司不能探蹟典故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美

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續通鑑是夏邁奏獎金華縣丞江士龍十一月戊子請蠲豐儲倉積欠米並從之 宋史藝文志洪邁經子法語二十四卷春秋左氏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八卷前漢法語二十卷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志精語六卷晉書精語五卷南史精語六卷唐書精語一卷書錄解題云自博聞誨蒙漢傳撰奇提要及此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傳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鈔錄者也今按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史記法語卷末署淳熙十二年刊於婺州經子法語卷末署淳熙十三年婺州雕據此則

法語諸書當成於知婺州前後數年宋彝尊曝書亭集跋云康熙辛酉冬購得宋槧經史法語四冊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既而亡之從故家鈔南朝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淳熙十二年乙巳六十三歲

是春召對除提舉祐神觀兼侍講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令從官帶雨具比曉而晴公進詩四月四日扈從景靈宮上和章宣示見五筆五六月兼同修國史九月癸巳賜御書唐白居易詩二首見玉海是時公在講筵明年方除學士王海以爲直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美

禁林所賜蓋失之矣

增訂浙江通志陳亮金華北山普濟院記云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勵其成葉適寶婺觀記云觀卽入詠樓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觀初立於唐史白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宋濂重建寶婺觀記云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隅吳越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陬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按公以是春自婺州召還宋濂記云淳熙十三年似誤 三筆卷十官會折閱條云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

對言之 輿地紀勝行在所下史館注引李心傳朝野雜記

云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未畢遂召李燾洪邁踵為之皆

奉京祠不兼他職又云四朝國史始於李燾而終於洪邁乾

道中燾初入史院上四朝帝紀再還朝乃修諸志未及進書

而燾去國時史館官多以為侍從兼職往往不能淹貫則私

假朝士之有文學者代為之今四朝藝文志一書實先君子

筆也淳熙中趙衛公雄為相史志告成燾時守遂甯大臣言

燾之力為多將進秩一等久之列傳猶未就緒上遂召燾卒

成之書垂成而燾卒乃自婺女召洪邁入領內祠專典史事

及一歲而始成書凡列傳八百七十總一百三十五卷 許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秉

及之撰文惠公行狀云仲弟今敷文閣待制邁又云待制方

膺上異眷顧付史事 按許撰行狀在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周必大奉詔錄淳

熙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御筆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為慮今又

用親札戒諭汝愚延璽專以寇盜為備 是年七月九日有

國史院修四朝國史列傳劄子 見中興館閣續錄

淳熙十三年丙午六十四歲

正月以太上慶壽肆赦恩轉一官授通奉大夫 謝表云供奉

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 夷堅志淳熙十二年

年冬予以待制修史假道山堂前日閣負暄沈監虞卿遣相

士蘇生來蘇語子曰待制十日內當有盤帶之錫卻不濟事

才到立春日有遷秩之喜名為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

無之是為可慶吾亦不能曉也及二十八日裏見北使子嘗

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劫惟禪位以前曾任

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但兩省官三人史

魏公自以八十拜太傅王宣子居憂 三月乙未召對賜酒肴

子獨忝轉通奉中外皆無與此者 出御製春晝即事絕句竝以所書蘇軾詩賜之越九日甲辰

公進詩謝上復俯和 見玉海 四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兼直學士

院八月十九日請通修九朝正史從之九月除翰林學士知

制詰兼修國史依前正奉大夫 三筆九云淳熙十四年九月

世修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

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通人吾輩當自點檢今據學士院題

名公實以十三 十月二日進欽宗宸翰石刻付史館十一月

奏四朝國史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成書凡三百

五十卷 三筆四云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

御送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秉

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開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

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

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

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

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

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

承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

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增訂五筆 卷五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

享杯酒鬱炙外議謂何今雁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禮於義恐未為愜時諸公莫肯出手為言邁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為數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喻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攜止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 錢譜三月乙未云云原注見玉海今考玉海卷三十云酒熙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將曉有時意已而天宇豁然洪邁進詩歌詠詩云五更猶自人仰翠華翻手作雲徒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景靈宮賜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罕

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聖製云春郊柔綠偏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暇漫自診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又卷三十一云酒熙十三年三月乙未出御製春畫絕句賜邁四月辛亥和邁所進幸玉津園詩邁謂深得無逸之餘旨又卷三十四云酒熙十三年三月乙未召對賜之酒肴出御製春畫即事絕句並以所書蘇軾一詩為寵越九日甲辰邁進詩四月辛亥天筆俯和綜觀玉海各卷所引則春畫即事詩乃在玉津進詩之前其云四月辛亥和章即所和玉津詩而非別有進詩和詩之事宋史孝宗紀酒熙十三年三月甲辰幸玉津園考是年正月庚辰朔三月己卯朔十八日為乙未二

十六日為甲辰三月小建辛亥則四月四日也玉海前後月日一一符合錢氏蓋各據所出書之未為合勘遂析一事為二耳錢氏於越九日甲辰進詩下特增謝字俯和上特增復字亦與玉海原文不合謝字復字似宜據玉海刪去 三筆卷四子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罕

微覺疏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四筆卷八酒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麻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宋史孝宗紀周必大以酒熙七年五月參知政事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 宋史孝宗紀酒熙十三年十一月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皇帝會要王淮以酒熙九年九月拜左丞相 按宋史藝文志既載李燾洪邁宋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下又復載洪邁四朝史紀三十卷列傳一百三十五卷蓋與燾分修而公所修復單行也宋史李燾傳有四朝史燾五十卷 玉海酒熙十二年七月同修史洪邁奏神宗至於欽宗傳敘

相授閱六十五年除紀志已進外當立傳者千三百人共開

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幾當其半乞倣前代諸史體例分類載

述不必人為一傳至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國史列傳

一百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引中興藝文志云紹興末始修神

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

邁已出李壽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

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蓋去國清熙初志

成書之力為多召修列傳垂成而蓋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

適以係觀察宜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

譚慎朱勳神師道何桌劉延慶譚昌諱世勛等列傳觀頗徇

愛憎過多採之過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

者用遷周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爲

列傳八百七十過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爲一書不果

宣仁

欽聖傳居首目錄二卷 錢譜請通修九朝正史日月見玉

海卷四十六進欽宗宸翰日月見玉海卷三十四 據錢譜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聖

引三筆卷四奉詔開院修成三十餘卷今按宋史藝文志有太

祖太宗本紀三十五卷當即三筆所謂修成者詞學指南載

帝紀表末六書大事而小則節牘願殫細素 是年四月跋

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周必大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帖品高士奇江村消夏錄 周必大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云右後唐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

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真

贗幾不可辨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題 田汝成西湖志

餘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氣戰慄上遣中

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矣未詳何年附著於此

淳熙十四年丁未六十五歲

是春差知貢舉取瀏陽湯壽第一 夷堅志瀏陽湯壽君寶道

王祈夢是夕夢一僧拉詣別館見一鐘絕大挂於架湯撫摩

之謂僧曰試叩之如何僧曰鐘雖成設經洪鑄陶鑄乃可擊

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只聞一方若得洪鑄其治

之力然後鳴滿半以撞之當宜播四方非茲日比也及丁未

南省湯魁多士子實 三月奏薦承議郎知龍州王稱登仕郎

典舉乃悟洪鑄之兆 此見東都事略卷首但云三月十八日三

冀敦頤乞賜甄錄 省同奉聖旨王稱除直祿閣冀敦頤特補

上州文學 四月乙亥召對清華閣於御榻之右取宸翰朱鮑

不著年分 照舞鶴賦一軸賜公八月入侍孝宗忽云近見甚齋隨筆公

對云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嚙有好議論公起

謝 十月光堯上賓公以學士充橋道頓遞使二十五日召

對諭以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以進三筆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聖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

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

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帳御榻後

出一紙錄唐貞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

遺音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

文字須是密遺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

剪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遞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

問知唯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

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卻再乞對

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開三得從容

增訂周必大作陳公居仁神道碑云學士洪邁知貢舉命公

權直院 宋史選舉志淳熙十四年御試正奏名王容第一

宋史孝宗純淳熙十四年夏四月戊子賜時帝策士不盡由

進士王容以下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 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

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惟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 宋史危稹傳稹字逢吉舊名科洵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 王應麟困學紀聞洵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洽之士 玉海元祐黨籍建中上書邪等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和州布衣龔端頤訪求闕遺成列傳譜述一百卷書於編者三百五人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洵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修國史洪邁請甄錄從之授端頤上州文學原注端頤原之曾孫 續筆序云洵熙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器

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云云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於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 宋史孝宗紀洵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戊寅以滎陽郡王伯圭爲攢宮總護使按公時充橋道頓遞使據齊東野語洵熙開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偁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下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早民力何輸林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 學士洪邁言大行皇帝廟號當稱祖詔有司集議以聞甲申

用禮官顏師魯等言大行太上皇帝上繼徽宗正統廟號稱宗宋史尤表傳高宗崩當定廟號袁與禮自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

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袁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眾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 孝宗紀洵熙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庶務不許戊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在內寺監在外守臣以下與宰執同除授訖乃奏十五年正月戊戌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 玉海洵熙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先是學士洪邁入對言天禧資善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器

之詔可舉行也至是詔右相周必大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宗尙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上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云云 周必大思陵錄洵熙丁未十月乙亥召洪邁草太上遺詔予令添入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其他多與裁定謂如軍民不用縞素一句乃是誤隨顯仁遺詔亦與削去詔文又云懼此箝災予謂箝災非病也邁改作抱疾弗瘳壬辰按是月戊辰朔內引蕭燧洪邁當是二十五日 上服虔布背子戴虔布巾二人者同班服紫衫阜帶自內東門入設素幄於廊邁奏二十八日太上皇三七當過宮按此謂德

壽是日乙未乃太后本命乞用別日上遂批問云展作二十
七日過宮行香如何王相與予回奏齋七不見於經乃釋氏
之說而本朝用之前一日亦無害聞未引二人有黃門侍御
封文字二人云未知付誰不敢啟封黃門云既得旨付下自
可同觀既啟封乃是貞觀四年太宗遭高祖之喪令太子聽
政邁遂留身從與其事又乞令天下諱秀王名并以伯圭爲
嗣王乙未又引洪邁邁退語侍從云上問太上宰臣呂趙孰
優邁云呂遭時艱難功雖不細而趙首陳立儲之義其功尤
大上曰此社稷大勳也又說到浙東田涓與鄭汝諧浙西羅
點與趙不流不協處上曰若是職事不相合事過卽已安得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吳

生仇怨兩事邁必有以開陳故聖諭及之既退又以秀邸事
語人後復諱之十一月戊戌朔內引洪邁聞邁欲擬皇太后
聖旨尊崇秀王事退而白以語人眾皆愕然邁尋諱之又擬
皇太子參決詔初議鎖院又恐張皇上只令擬指揮而邁謂
恐不能道居喪曲折遂草四六以進上疑其文稍長邁云不
如此意不達其後又明言五日三日及稍定其制度之類已
亥內降手詔付三省樞密院令有司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
洪邁之文也上刪去所擬日分等數語止令有司討論古今
典禮以開辛酉延和奏事翰林院學士洪邁入局上遣快行
家問院吏云雖素服若宜召學士賜茶無妨否又問甚時出

局於是疑有宣引已而無耗是早三省進呈邁乞省罷排頓
官十二員只付見任官仍不推賞 續筆卷十 淳熙十四年
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
甚多子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鎔云云按玠當是余執度之子
是年九月辛亥作城南堂記見淳熙臨安志 周必大題王摩詰
山水云自崇甯興畫學名筆閒出有賜紫待詔高克明者頗
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況唐朝眞蹟乎淳
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洪公景廬出示此軸輒記其
後

淳熙十五年戊申六十六歲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吳

三月永思陵禮成公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祕
書少監楊萬里與公議不合上章論公公上疏乞補外 光
堯梓宮發引前夕用警場導引鼓吹詞公先期換進又奉旨
代作挽詩五章有社首鳳來遲之句內官謝純孝密以爲問
公舉王子年拾遺記告之 四月乙亥除敷文閣直學士知
鎮江府六月以攢宮推恩轉一官蓋自正奉轉宣奉也謝表云武德文階槐三品維新一時既往之悲 九月十七日改除知太平府本傳失書鎮據太平州瑞旛贊刻於十六年八月稱假守十閱月知是年十月由鎮江移太平也
增訂宋史孝宗紀淳熙十五年三月癸丑用洪邁議以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庭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引朝野雜記云永思陵復

士翰林學士洪邁言神聖文武皇帝附廟有期所有配
食臣僚先期議定臣兩蒙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
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諡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諡
忠簡趙鼎武臣太師新王諡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諡忠烈
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於天下公論吏部侍郎章森
望付侍臣詳議以聞議者皆以為宜從之

乞用張俊岳飛祕書少監楊萬里乞用浚皆不報四月乙亥
詔洪邁楊萬里並予郡 宋史儒林楊萬里傳高宗未葬翰

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宋史尤表傳靈駕將發引忽定
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

世忠趙鼎張俊表言祖宗典故既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
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眾議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
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
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

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言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
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吳

續通鑑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

斬馬謖已為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

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

是其議鶴林玉露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云宋高
熙開高廟配享洪景虛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

鶴林玉露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

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

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

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祕書少監

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

云云於是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

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

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

得配食木條下文又云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
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

徐非當塗也今按公由鎮江移守太平左詩不誤羅大
經只知出守鎮江不知移守太平故疑左詩為誤耳

陵錄清熙十五年二月癸酉都大主管喪事所繳到御製太

上挽詩五首先是洪邁入直上令中使持草示之且諭令須

有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有虞居然慚菲質正爾紹皇圖

適以愧與慚相似擬改作居然將菲質上從之 公除知太

平州長子樺代作謝表見四筆卷十四據江南通志公知太
平州在余端禮後繼之者趙汝愚尤

彖 四筆卷九子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吳

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

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充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

與他異也 是年正月公入對論喪服所宜宋史禮志清熙
十五年正月二

十一日丁巳論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
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中則用緇或

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准等言尋常士大夫丁
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今陛下舉曠

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 游宦紀聞世南嘗從親戚馬
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副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

開宜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請議事堂太子封割
于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語如何得識其賢否

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
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

論上云如張孩者觀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
諸司卻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孩是臣鄉人故參知

政事意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首
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見

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
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
倫妙處也按公內簡具述正月十九日晚開宣三月請開
召從容聖語云云疑即與論喪服同日事也

院修纂高宗寶錄王海清熙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洪邁請開
院修纂高宗寶錄慶元三年二月五日上

二百八十卷起潘郎至紹興十六年修撰傅伯壽等嘉泰二
年正月二十一日又上二百二十卷起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修撰袁說友等自奉詔至周必大題蘇季真所藏東坡真
成書凡十六年成五百卷

蹟云消熙戊申三月與洪景虛同以承思陵使事留秦甯寺

獲觀朱文公晦巷集記濂溪傳云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

洪景虛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

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按宋史
孝宗紀

消熙十五年六月癸酉以新江
西提點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辛

消熙十六年己酉六十七歲
在太平任 閏五月以久旱禱雨於廣德之張王廟得雨撰

靈濟應廟記祠山事要載消熙十六年六月洪邁撰靈濟應
廟記署街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太平州

軍州事魏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八月州生異麻數本同幹作

瑞麻贊刻於石 十二月得東坡先生詩文十篇真蹟刻石

郡齋 是歲撰平江府學御書閣碑題銜稱敷文閣直學士

宣奉大夫知太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焯焯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夷堅志二十
卷當成於是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八歲

二月進煥章閣學士依前宣奉大夫知紹興府本傳消熙改
元進煥章閣

學士知紹興府 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過闕奏事言新政
此紹熙之謫

宜以十漸為戒及到官建棣鄂堂於府廨以伯兄文惠公嘗

守越取綸告中語名之 撰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 十一

月刻唐人絕句百卷於蓬萊閣 十二月除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以集英殿修撰王信代公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消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

紹興府消熙當為紹熙之謫容齋隨筆所謂紹熙元年予自

當塗徙會稽過闕者是也攷學士院題名適以消熙十五年

四月由翰林學士差知鎮江府又太平州瑞麻贊作於己酉

八月云予假守十閱月則是十五年之冬由鎮江移知太平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至

至紹熙改元移紹興府除授次第班班可考本傳皆闕而不

書又誤紹熙為消熙失之甚矣 五筆卷二消熙十六年紹熙

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眾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

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

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

勝計 輿地紀勝紹興府景物下棣萼堂注云在州宅招山

閣下洪內翰所名以內翰兄文惠公守越取綸語中語名之

又浙江通志引寶慶會稽續志清涼閣在府廨棣萼堂下洪

邁重建改為招山閣閣東建晚對亭 宋史食貨志消熙十

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數

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勑科和買二萬五十七疋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十餘疋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疋有奇宋史光宗紀清熙十六年九月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萬均輸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四千餘匹均輸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又文獻通考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浙東帥番陽洪邁景廬提舉常平三山鄭湜補之集初承平時預買令下守越者無遠慮凡一路州縣所不受之數悉受之故越之額特重以匹計者十四萬六千九百居浙東之半人戶百計規免皆詭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奎

爲第五等戶而四等以上戶之害日益甚於是有爲畝頭均科之說者帥鄭丙少嘉憲巨宥宗卿張詔君卿頗主之由淳熙十一年以後略施行而議者多以勑科五等戶爲不便參政李彥穎秀叔尙書王希呂仲行先後帥越皆言之而王書八事尤力會光廟亦以爲貽窮貧之害戶部尙書葉翥叔羽奏乞先減四萬四千餘匹止以十萬爲額而後均敷詔從之仍令侍從集議皆乞關併詭挾遂詔邁措置既畢以施行次第類成此書時紹熙元年也 刻唐人絕句公自序云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取諸家遺集一切整彙凡五七百五十四篇手書爲六帙起家守婺齋以自隨踰年再還

朝侍壽皇帝清燕聖語云比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篇邁因以昔所編具奏天旨驚其多且今以元木進入蒙賞諸復古殿書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開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唐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凡五百家今僅半之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仙鬼諸詩撮其可讀者版蓬萊閣中而識其本末於首三筆卷十五子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五海清熙中洪邁編唐人絕句詩爲六帙後入翰林孝宗召對偶及宮中書扇事邁因以所編進上命真復古殿書院邁自序謂初編得五千四百篇後採樂府小說諸詩撮其可讀者合爲八十二卷按廿二史考異云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有洪邁唐一千家詩一百卷而唐人萬首絕句則失書之 夷堅志江浙閒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奎

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合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予守會稽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者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紹熙二年辛亥六十九歲 歸鄱陽向所種松蔚然成林皆有千霄之勢有兩園適居東

西扁西為西園東為東圃 十一月刻唐人絕句成公在越

刻未竟而去任乃雇藝匠續成之三筆三云子以宣奉當磨

官徑給同換一據而不言其所由 技

是年十一月刻正合祭禮成推恩肆赦

增訂種松成林二句見續筆卷三以乾道己丑順數至今歲正

二十年也兩園見五筆卷九又五筆卷十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

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 十駕齋養新錄宋紹熙二年

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

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以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

太史之誤自注見宋史麻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

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麻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

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係前一日終宋史未嘗改易元明

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議太史為誤非也

按公於上年十二月已奉祠劄子或進於冬月頒麻之後

是年三月十六日作張綱華陽集序

紹熙三年壬子七十歲

三月上表進所撰萬首唐人絕句得壽皇聖帝旨遣重華宮

祇應耿柎到饒州宣諭賜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帖熏香二

十帖金器一百兩印上表陳謝竝乞御書博洽堂三字壽皇

又嘗書野處二字賜之賜野處字見玉海不書其

序容齋續筆 仲子不得簽書峽州判官得古罇一於長楊

縣蓋虎罇也公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為之冠 長子梓通

判信州 辛幼安名棄有洪內翰慶七十詞云樂天詩句香

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

增訂輿地紀勝饒州景物上野處注云野處二字孝宗御書

也 鄱陽洪氏宗譜載文敏第二子櫛峽州通判按盤洲集

忠宣行述敘諸孫有櫛無梓慈瑩石表有梓椿無櫛 得古

罇事見續筆卷十 夷堅志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

云云時大兒通判州事又云禁衛幕士盛舉有女為大兒侍

妾

紹熙四年癸丑七十一歲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蓋

是歲夷堅志二十卷成癸志序云九志 撰鄉人李文中

墓銘 撰友恭堂記題銜稱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

增訂夷堅志鄉人李文中之子安行登第為江州德化主簿

迎親之官以紹熙四年正月卒安行正奏名時予典貢舉因

此介來求銘既為之製撰安行之從父康時見之咨嗟歎息

謂其子中行曰吾他日身後還復見此否後二年二月康時

亦亡中行與兄應行念前言復來求銘夷堅志道州營道縣

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恨訴其腊毒縣牌尉薛大圭往驗

得釋薛字禹圭河中人子嘗志其墓云云未詳何年類記於

此 三筆卷五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鈔班朝錄一編

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尙書郎纔有正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子爲吏禮部時

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

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 是年仲子仍爲峽州判官夷堅志峽州泰山廟條云紹熙癸丑之冬云云廟成仲子時

僉書郡幕

紹熙五年甲寅七十二歲

七月甯宗卽位明堂禮成加恩謝表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其餘 梓通判福州轉朝散郎 夷堅志支乙序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

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才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

增訂夷堅志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勝子來謁曰前信州通判洪朝散其字廣長二寸許蓋予大兒也

覺而熱念不能測時大兒已除倅福州既還鄉里後數月被受甲寅覃霈遷秩之命告中乃載云洪梓等五人擬官如右

遂同轉朝散郎始憶前夢又志云吳興周權與伯以紹熙甲寅爲福建安福參議官大兒倅貳福州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七十三歲

三筆十二云年過七十法當致仕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

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袁趙子直汝愚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按南渡宮觀例以兩年爲一任公自紹熙辛亥任玉隆至甲寅冬已兩任矣以甯宗

新立未卽請休故復有四任之命蓋第三任也 撰李康時墓志

增訂夷堅志福州閩清林子元慶元元年秋試舉九月二十四日揭榜以詩賦居首選大兒時通判州事

慶元二年丙辰七十四歲

六月序容齋三筆云予從會稽解組歸里于今六年 是冬梓福州任滿寓居大中寺以俟解印

增訂四筆卷八慶元二年邵州守黃沃叔啟買漢壽亭侯印一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鈕於郡人張氏子謂非真漢物爲作辨跋一篇見贅藁 是

年十月庚申爲莆田黃公度作知稼翁集序 十月十四日作唐御史公集序明正德刊本

慶元三年丁巳七十五歲

四月九日序朱翌猗覺寮雜記題銜仍稱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 九月二十四日序容齋四筆 十二月序婁

機漢隸字原 梓爲大社令

慶元四年戊午七十六歲

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本傳繫於高熙改元之明年差繆之甚今亦未審的於何年但 是秋大孫未審其名赴南昌漕試徐龍圖必在四年以後也

增訂夷堅志劉自虛條云予二孫偃僂此云大孫殆即偃也
漕試事亦見志滕王閣條云慶元四年趙不干晉臣以漕使
兼府事大孫赴試酒臺

慶元五年己未七十七歲

增訂朱子晦菴集答鞏仲至云放翁近報亦已挂冠今春議
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
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按錢氏陸放翁年譜慶元五年上
章請老五月七日拜致仕敕據此則此事當在是年

慶元六年庚申七十八歲

嘉泰元年辛酉七十九歲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嘉泰二年壬戌八十歲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 公致仕及卒年月俱無可考本傳於進龍圖閣學士後即云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似卒於嘉熙二三年間王圻續文獻通考謂治熙中諡文敏亦承宋史之誤據三筆四自序則慶元中公尙無恙也公年八十見於木傳以續筆考之乾道己丑年四十七則其卒當在嘉泰二年壬戌也
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 夫人張氏兵部侍郎淵道女也 見志

增訂廿二史考異宋史洪邁傳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據傳文似治熙二年告老即以其年卒今考之不特治熙字誤即謂卒於紹熙二年亦誤也容齋三筆成於慶元二年六月其序云予從

會稽解組還里於今六年年齡之運踰七望八則是慶元二

年丙辰邁年尙來盈八十也據續筆云乾道己丑年四十七

邁既壽至八十其卒當在嘉泰二年壬戌矣 隨筆 卷十 建

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

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

而來以備掌故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輟爲煨燼又續

筆 卷一 李衛公帖條四筆 卷四 兩道出師條均及張淵道 周必大

道侍郎挽詞二首藉甚中興日歸歟載秋周旋黃石法經

道赤松游名與衡山峙身隨楚水流若爲窺智勇家世本留

侯南園頻移鎮西清壘進班袞衣元纒縵貝錦漫爛班斜日

逢單闕公堯以己卯夏流金讖大還惟餘千字誅傳誦滿人

閱 按公諸孫偃僂最著宋史藝文志洪偃五朝史述論八卷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堯

元注洪邁孫 四筆 卷九 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

以示之又四筆 卷十 偃孫頗留意麻學 臨川何異撰容齋

隨筆序云知贛州寺簿洪公偃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

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偃何幸遠繼其後官閒無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

卷悉鈐木於郡齋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

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

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

子大社樺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

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

也僕又嘗於陳日華畦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按文獻通考作四百二十卷又有陳畦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提要云朱洪邁撰影朱鈔木案夷堅志十集每集二十卷支志十集每集十卷小說家唯太平廣記為卷五百然卷帙雖繁乃搜輯眾書所成者其出於一人之手而卷帙遂有廣記十之七八者唯有此書亦可謂好事之尤者矣適每集各為之序唯四乙未成不及序計序三十一篇各出新意趙與皆嘗撮各序大指載於資退錄此本甲志序已佚餘三序存與資退錄所舉相合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說以著其非妄書中神怪荒誕之談居其大半然而遺文軼事可資考鏡者亦往往雜出於其間四庫全書所收者乃支志五十卷與此不相涉此本卷首有元人沈天祐序稱建學所存舊刻闕本殘闕承本路府判張紹先之命以浙木補全者適與兄適遵皆皓之子名位著述皆相埒世所稱鄱陽三洪是也適亦有弟二人一景裴名遂一景何不知其名皆見於此書周密浩然齋雅談云近世趙汝滄讀夷堅志詩云千古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卒

邱明法度書系號蛇鬪未為誣後來更有就摘其閒詩詞雜無窮事付與蘭臺鬼董孤用于實事甚佳

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於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為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

川何異謹序據此序則野處猥蕪贅宋末已無傳本文獻通考載野處類彙二卷云全集未見其二卷之書不知即坊行偽本否但據馬端臨引陳振孫語已云全集未見則書佚久矣 按公著述錢氏失書及年分無考者尚有節資治通鑑一百五十卷次李翰蒙求三卷記紹興以來所見二卷詞科進卷六卷瓊野錄三卷皇族登科題名不詳卷數並載宋史藝文志又四筆卷七新唐書藩鎮傳云云文惠公頃與予作唐書補過又三筆卷十自注云其詳見於所記見聞事實疑見聞事實即藝文志所云記紹興以來所見一書而唐書補過則僅四筆一見盤洲集中亦不言有此書又按浙江采集遺

四洪年譜

卷四 文敏

卒

書總錄明江陰夏樹芳撰奇姓通十四卷其書仿洪邁楊慎之體是公又有姓氏書矣宋志未載至明季虞山毛氏汲古閣所刻津逮祕書中有容齋題跋一書皆刺取容齋隨筆成之稗海等書所收搜采異聞總錄亦皆摘錄隨筆中語而嫁名朱永亨矣 韓滄湖泉日記云洪邁忠宣公皓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 困學紀聞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僂語之工者 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有黃日新齊賢所著通鑑韻語九卷洪容齋為之序又唐王貞白

跋

吾宗先德以南宋時為極盛忠宣公之後文惠文安文敏弟兄相繼以勛績彪聞於時史冊流光實為前代所希有 先大夫生平尤勤勤以纂述為事嘗先後刊行忠宣公所著松漠紀聞鄱陽集及文惠公盤洲集隸釋隸續文安公泉志文敏公容齋五筆諸書道光戊申閒 先大夫從湘鄉曾文正公講學春明公嘗語 先大夫以錢竹汀宮詹所輯文惠文敏二公年譜謂宜翻刻傳布族人別後又寓書為言 先大夫乃求得錢公所為譜閱之知其尚有未盡爰補拾漏遺加以增訂又以舊傳忠宣公年譜尤多疏略論弁益援據史乘摭拾羣書編輯忠宣公

四洪年譜

跋

一

及文安公年譜廣搜博采曲暢旁通條列鉤稽類皆手自抄撮綴集而成與儀徵劉伯山先生往復討論積日累時殫精不厭恩廣兄弟兒時侍側尙及見之於是兩世四譜始得大備嗚呼先大夫表章前烈之功可謂勤且瘁矣手澤具存未嘗鏤版先二兄恩嘉嘗謀刊未果恩廣不肖深懼遺業弗彰致蹈重戾因與三兄恩毓及弟槃等商權出稿本就正於華陽王雪澂觀察秉恩江甯陳雨生孝廉作霖涇翟展成孝廉鳳翔反覆審定付諸剞劂經始於宣統二年庚戌二月閱十月刊成從政之餘謹悉心詳校一過倘免脫漏庶幾流示來葉永為家乘俾世世子孫無忘前德之休光及我 先人纂輯之精勤云爾宣統三

年歲次辛亥春正月弟四男恩廣謹跋

四洪年譜

跋

二



陳
祠
部
公
家
傳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

陳祠部公家傳

男 揆 論 次

脩

畧

養 叅 定

祠部公諱龍正。字惕龍。別號幾亭。世居嘉善之胥山鄉。高祖南山公諱芬。曾祖西疇公諱器。代有隱德。祖贈膳部雙橋公諱卿。為善尤著。邑誌稱其荒歲貸米不責償。人以昌後為祝。父廉憲公諱于玉。號穎亭。為萬曆中循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一

卓名臣。廉憲公娶盛淑人。生二子。長諱山毓。字賁聞。私謚靖質先生。次即公公。生於萬曆乙酉六月庚子朔。幼有至性。始就傅。袁了凡先生諱見而奇之。謂廉憲公曰。公二子皆賢。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稍長。攻舉子業。同邑吳蓮菴先生諱志高潔。獨往。抱世外煙霞之趣。公從之遊。賞歎尤亟。已復師事高忠憲先生諱龍攀。於梁溪。已復遇歸陶菴先生諱于於荻秋。為詩歌古文詞。超然出塵。陶菴引為小友。已又與魏忠節公諱大中同學。已又讀書於外舅丁翁家。諱大司空改亭公諱履過商略經史。公嘗言生平風操。學詣得師友之助為多。時公

方讀史。見古今治亂。全繫人材。慨然發經綸天下之志。

晤鄉黨以及四方人士。必默觀其行能。與志趣之所在。

考究時務。必窮其綱領。好學深思。能疑善悟。格物之學。

肇端於此。二卯居廉憲公喪。一稟於禮。戊午。靖質公浙

榜領解。公悅甚。天啓辛酉。公試北雍。大司成吳文端公

諱宗以名世。相期隨舉京闈。第三人。念廉憲公不及見。

悲感泣下。俄靖質公訃至。驚慟馳歸。則盛淑人已哀傷。

成疾。公偕丁孺人躬親湯藥者兩月。竟不起。凡附身之

物。必誠必信。罔不克盡。云於時公連遭哀毀。視世間榮

聞泊若浮雲。仰天俯地。知慊心修身而外。更無立命之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二

法。精神益斂於內矣。乙丑。黨禍起。魏忠節公首被逮。公贈送之。至錫山。因謁高忠憲先生。證學者累日。既別。忠憲遺公書曰。魏黃門之北也。門下高誼。如見古人。未幾忠憲先生及吳江周忠毅公諱宗亦被逮。忠毅為仲弟脩外舅。公率脩送之。姑蘇中夜握手言別。師友親知一時蒙難。公感發沉深。思識日遠。方忠節盛時。公謂其同異之見。太分。每規以朋亡包荒之旨。忠節意弗叶也。至是交情始見。公尊忠憲之傳甚。至。惟於其君子有黨之說。不肯勉同。謂有累於知人。有妨於經世。作群黨解。相質及忠憲沉淵不辱。公表章其道。不遺餘力。當世益以

知高子之學之人時。猶熾益張。人情號號。疑其勢且成。公獨料其必敗。借新莽立喻。反覆千餘言。號曰大疑解。已逆璫伏辜。無不一如左券。戊辰。先皇帝改元。天下想望太平。公微窺主心。有疑士大夫而向內臣意。謂治亂尚未可知。著定本說。略言委信中人者。事之失也。所以委信中人者。因廷臣莫足稱任使。而注嚮密移。此失之原也。大臣於此當廣拔賢材。實圖幹濟。承顧問。則奏對必誠。司銓選。則材品必清。握錢穀。則出入必明。任將帥。則寇賊必平。使人主確然見廷臣果無欺罔。果足倚仗。而一切猜防之意。監制之術。皆有所不勞。自無注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三

向內廷之失。而治本定矣。昔司馬相新法罷。明道以為憂。何哉。憂哲宗之心。他有所注也。今圖治方新。默挽猶易。否則他注漸堅。難為力矣。後外廷任習欺蔽。為內廷摘發。主心益疑。於是委寄愈深。而大臣亦訖於負國。公自中年以後。覺從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無本。一意反求諸身心。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隨處體認。多所會悟。與講忠憲先生於其家。有所聞而遵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至崇禎庚午。公年四十有六矣。元旦。聞雞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覺此身在無懷葛天之世。古今生死齊視。不復知夕死之為未可也。是日

起而應事付物。略無沾帶。自是悟生生之旨。嘗言三才萬物。皆此生也。五德萬善。皆此生也。默識一貫。脩己治人。繼往待來。皆此生也。不亾非身。不朽非名。皆此生也。異端外道。長生無生。不離乎此生也。終身言之。無一言可也。終身行之。無一事可也。不知足之路。手之舞之。又曰。念念愛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則於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簧鼓一世之嗜慾。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為德。以罪為功。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四

以誣為言。又曰。識生智與富貴之心。乃可為賢。智富貴之人。天欲使人皆賢。皆富貴而不能也。故生智以驅愚也。非使之欺愚。生富貴以扶濟貧賤也。非使之陵貧賤也。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學之志於斯一矣。夫安百姓。以自慊也。學之事於斯畢矣。夫又曰。萬物與我一物。學者知此。色取其焉。用乎愛百姓與愛君一事。入官者知此。主其定乎。保子孫與保天下一心。王者知此。無私其如天地乎。三月朔。江南千里鬼哭。時米價始貴。饑民有棄半歲女投河者。公蹙然曰。民極於下。鬼啼於上。救民回天。不可後矣。揆曰。家廩尚餘數百石。盍以濟饑民。公喜。

遂首賑胥山一鄉為倡。公賑民始此。而一方富室救一方貧民之法。亦試行於此。邑中數十年來。中戶以北運破家者接踵。南運稍有贏羨。則皆為士大夫居間資。公謂士大夫所獲幾何。而使民捐貲以營輕運。破家以充重運。仁者忍見乎。辛未值造冊。公倡議均役。令南北品搭充之時。邑中多高賢。宗伯錢公諱士尤力贊其說。邑侯晉江蔡公遂如議。著為十年之令。民困以蘇。公每念大江以南。安阜侈麗。已近百年。將來不能無事。何法可以弭之。從兄阜言錫山有同善會。士大夫按季醮資賑貧助善。公一見其錄大喜。商之大司空丁公立訂同志。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五

周孝廉丕顯魏庶嘗學濂諸君舉行規條。講語載全書。而特揭銘於壁間曰。一體萬物。尸之以入。其間特重者。耕男織女。先哀者執獨。無告之民。政顯諸仁。學藏諸用。而一根於吾。吾喜怒哀樂未發之心。堯舜所以傳湯文者。此乎。內聖外王。上天下人。往古來今。舉頭見日。無須遠尋矣。自學者辭繁理晦。而聊於一事。撮千聖之真。初廉憲公雅慕范文正義莊。未及行。至是公體先志。設莊田五頃。歲量所入。資給族眾。條約載全書。時中原冠氛漸熾。公深憂之。以為此國家禍本。不蚤蕩平。噬臍何及。因計偕北上。密挾智勇。士厚資之。令徧歷賊巢所在。偵得

其地形及魁率姓名以歸。一時忠智將帥之材。如鄧總戎祖禹。李都閩之蕃。何貴竹。毛柳。李監紀。儲生。陸大梁。遜之。張恭戎。施姚州之炳。凌贊畫超等。凡數十人。公皆多方延訪。傾心撫接。首辨其心。次量其才。次權其用。或維之廟堂。或授之賓幕。至有出囹圄而收之交友者。有起諸生而任分闈者。有未識面而薦剡已達當塗者。然公未嘗有功名想。一本孳孳救民之誠。故浮夸之士不能入。而所得多真才。甲戌成進士。殿試居三甲末。例當守部三年。乃授職。或以謂公。公曰。吾視宦途如雲水。寫意而已。旋請假還里。遇鄉邑利弊。知無不言。或疑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六

熱腸稍過。公曰。人所以生。有煖氣也。心冷者雖當其生。亦鬼也。彼居鄉杜門。不預一事。輒以為賢。此為招搖無恥者。矧耳。非中庸之軌也。時塞菴錢公在政府。札問輔理之要。公報曰。當今流寇為害。邊警為表病。民庶困窮。為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則可以救之。蓋火能生氣。君相二火。造命者也。又云。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晝夜思維。三者最大。惟墾荒可以救民窮。惟舉才可以平寇亂。惟早諭教。選左右。可以成庶德。永國祚。一皆根本至計。丙子入都。分較順天鄉試。取士十一人。多知名士。丁丑二月謁選。授中書舍人。公分較所取末

卷胡維乎者。其人不厭衆望。公誨之不悛。著省述記以
 識悔。上亦微聞。同考官胡大行。麒生。與維乎素厚。疑
 有情弊。有旨維乎覆試。同考官各令回奏。公雖筮仕
 之始。清直已聞於上。而副考官公仲儼當公以七備
 卷。竝呈。獨閱獎維乎卷。公因而用之。及各道旨回奏。
 上併疑。因奉旨。因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密圈。而責公
 以徇收濫取。若謂徇囚之意云者。或謂公上意既爾。
 何不因實之。公嘆曰。闈中機殼有無。吾實不知。豈可以
 疑似徇。上意五抗疏。始終如一。至引天日以明大行
 未嘗參預。上知公所奏皆實。遂祇以比匪議兩胡。而

公亦鑄二級。公是時身冒危疑。開人罪罟。正直不阿。以
 事君和平不伎。以待友。守道篤行。學力具見。而昧者猶
 以隔房為大行累。疑當日保護之不力也。似欲并其平
 日交游通譜而諱之。則是比匪欺主。於義豈敢哉。時
 天子銳意圖治。焦勞日甚。而邊腹交訌。徵兵措餉。中外
 騷騷。東廠緝事。嚴急。人民免憐死者。不可勝計。舉朝莫
 敢言。戊寅夏五月。熒惑守心。上下詔省躬。有哀懇上
 帝語。公讀聖諭而泣。歷考古今事。應思所以回天之
 實。無過養陽好生。乃先進三疏。略言回天全在好生。好
 生尤宜減死。臯繇之贊。堯舜也。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

折獄。不能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
 議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
 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
 然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體較近來各
 方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淫奇逆。罕接親聞。及來京
 師。屢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誅磔。謂亦
 宜少少畏威。而乃惡迭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
 崇德化之地。陵夷頽敝。反甚於山陬海隅。果曷故哉。誠
 令大舜對茲頑風。念茲煩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未可知
 也。防奸之術。苛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伏

祈。聖明於民間重犯。見在者。細求疑情。方來者。廣開
 三面。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
 疑惟輕。願皇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寧失不經。願
 皇上安大舜之所失。寧使一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
 不敢避妄言之誅。蓋微指東廠事以俟。上悟。上如
 弗省也。報聞而已。數日後。特諭督監王之心。辭意懇
 惻。有輕視人命。且損陰功等語。天下稱仁焉。六月。復進
 特闢揆職二疏。略言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雖無
 相名。實有相職。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
 定大將是也。臣以為今後遇卿貳專。闕員缺會。推既上

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輔臣。俾得各出目力。各吐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繫其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曠官。即某輔也。不迫。將得人而兵戢。寇弭。即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即某輔也。咎如此。不惟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因茲較然。即欲求良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試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伏見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

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故敢特闢揆職。以爲明主聚精會神之地。疏奏。首揆綿竹劉公諱宇亮。擬旨頗溫。上批改票。佈劉公不入。他輔意。因弗善也。且初擬已溫。而發改疑。上不然。公疏。遂擬危語。以探上意。上復大批改。票他輔。益不測。所以再擬益嚴。上乃畱中不下。中夜出。墨批。取前養陽好生二疏。入覽。時宿垣者。北海孫公承澤也。明日。御批二疏。俱極溫。於是不辭廷推。特簡大司農程公等五人入輔。尋即以部推各官自亞卿

而上。編詢閣臣。果否堪任。以觀輔弼。知人之識。而當時新舊諸公。莫能承上意。惟遜辭固諉。且因言路祖述二疏。競以進賢致治。責成輔弼。亦數得旨。褒稱。而居是位者。推本繇來。側目公者。十人而四五矣。又是時閣中擬票。上數數發改。閣不能持。至三四易後。盡反其初。擬公仰推。所以發改之。故非欲必改也。上頗心然之。於是刑垣李公諱疏。復援公語。而引伸之。亦得旨。自後發改者。漸希。冬。京師戒嚴。詔九卿臺省。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公諱紹。舉公應詔。時公方奉使魯藩。後晤葉公。問何以薦。葉曰。吾見當今人。未有事事

明了如先生者。公笑曰。吾卽有微長。不在是也。已卯。復分較順天鄉試。取士十一人。值纂脩會典。公奉命纂中書科事。實例立義。例做古。朱墨史法。原文墨書。新增用朱書。展卷了然。總裁者稱善。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禮垣陰公諱過。問上虛懷若此。當言何事。公曰。可言者多言一事。僅救一事。莫若先擴中聖度。請勿罪狂直。然後事事得以盡言。陰曰。此格心之事。必年兄有此妙手。公曰。言路倡之爲當。無已。敢嫌出位。遂應詔。上疏言。邇因彗星垂異。皇上求直言。停行刑事。天之道至矣。書曰。后從諫則聖。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皇上

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源。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關致治之故。一好直言。則義理日明。舉動日當矣。是脩身之道在其中。讜言不拂於耳。則賢奸自辨。是知人之道在其中。民隱無時不上聞。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安民之道亦在其中。一從諫而君德無不該。政事無不統。是心也。豈僅觀彗星而動哉。願皇上歲歲存之日。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十一

日存之也。頃者五案重大。不得不嚴。然使推用之日。慎擇真才。儻事之先。早行甄別。國事猶可無大壞。而諸臣亦可以追死。其在小民。則願時時諭戒。緝事衙門。務真務確。勿風影勿株連。而京城內外人民。亦可以少死。行之數年。馨香感天。是心也。又豈僅觀彗星而動哉。願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書贊堯舜。皆曰舍已從人。贊成湯曰。改過不吝。自後漢文帝於群臣所言。雖不可行。未嘗不稱善。當時幾致刑措。唐太宗能使替御疎遠人人皆諫。而貞觀圖圖幾空。是寬刑愛人。又統於容受直言之中矣。且尋舊除舊布新之象。皇上但新布

其寬虛。使諸臣皆得新布其忠直。所以應天消變。豈不至善哉。語意切直。見者咋舌。閣中亦大駭。初擬該部知道。然疏中所言。專格君心。不指一事。不及一人。何部當知。蓋亦未測。上意。姑設此套語以嘗之耳。乃上則朱罔疏中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等語。而楷筆批票云。此疏宜褒嘉。改票。閣中不得已。勉為獎許。寬辭實未罄。天懷也。餘是朝端感動。相繼競進直言。上無不優容者。時刑垣葛公樞疏言。輔臣宜事事擔當。何得以獨司擬票為辭。蓋本公揆職疏中語。上亦罔獎。同公疏下部。於是舉朝謂。聖明注意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十一

如此。必且超用。公札示揆等曰。彼皆眉睫之見。但求聖主意。思感動。福及蒼生。轉亂為治。卽我小臣之大榮。大福。何超遷為公。居恒當。既論三代以下。聖賢不生。治日常少。禮樂教化不可興。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祚。皆繇人主不能奉若天道。保合太和。以致陰陽繆戾。逆氣橫生。凶荒天札。徧天壤。而君若相。祈天永命之大職。視為聖人之絕業。而不可幾。夫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大而刑德之慘舒。小而一身之動靜。無事不窺天明。以立人治。故孔子論為邦。曰。行夏之時。非顛顛獨取一建寅之月為歲首已也。周公制

禮六卿分職。業已盡天事之務。而復本夏時。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何哉。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與公孤奉若天道。脩燮理寅亮之職。其實事全在於此。故周官為萬世太平之典。而月令乃運用周官之典。周官為六卿之事。而月令乃天子之事也。後聖有作。欲贊化育。配天地。非設誠致行於明堂。月令之義。孰能財成輔相。為造化培既衰之元氣。以康民物。永國脉者乎。會立冬。大雷電雨。電。公曰。國家沿襲前代。以至日郊天。非古也。易不云乎。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今以至日郊天。是先王特閉關之日。乃後世特啓關之日也。違天莫大乎此。欲體天

遂宜先正乎此。明主可與忠言。尤可為微言。乃本前

歲冬至迎陽疏。指復進請正郊期疏。略云。臣去夏援復

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義。疏請先日南郊。以養初陽

蒙。敕下部。臣復旁稽經傳。乃知至日日。至為文原異。

為指迥殊。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魯

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且以至。王肅注曰。周之郊。祭於

建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

恒遇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惟周禮大司樂云。冬

日至於圜丘。降天神。後太銷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

豈知周禮原云。冬至辛。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為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家混冬至日。至為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關不省方之候。千年踵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即逢辛者。此為仲辛。不為上辛。亦不用本日郊也。惟天鑒聖惟聖達天。如相待而更正之。昊天上帝。所以答祐我皇上者。其可量哉。疏奏。閣票尼之不行。上特重其事。不再發閣。仰批命閣臣會部議奏。閣中以小臣一疏。遽令閣部會議。殊不悅。遲徊久之。始會奏駁上辛之不便。應仍用至日。公復進郊期考辨疏。上竝畱旬日。於閣部會奏。僅報聞而。御批獨及公疏。娓娓數十言。從容清問。於是部志。閣益志。至第三四疏進。苦擬駁論推駁。上見諸大臣意。皆格不欲行。乃止。是議也。不知者以為談天。知者以為爭禮。乃公當日。尤有微意。仰窺主上敬天之心。獨至。欲納約自歸。因大罪以啓好生之心。因養陽以謹

堅水之漸。如首疏中所賦列云云也。議既格。公欲此。卒明於後世。復以閣部所顯。士友所私疑。一一剖之。名郊期。容應載全書。上天資甚美。以古哲后自期。佐理者不能將順德美。遂競為諛佞。先是有以止輦受言為規者。擬旨云何得引三代後中主。自是舉朝皆頌堯舜。公前後諸疏。每引漢唐獨蒙採納。舉朝嘆異。而不知進諫有幾。敷奏有體。格心有本。前年熒惑守心。公捧論灑泣。曉夜傍徨。工部金公諱欽字見之曰誰有此誠者。必能感動。此善言本者也。西臺喬公諱可曰。頃來直言極諫。責難於君者。惟黃石齋陳幾亭兩人。石齋每疏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五

必得嚴綸。幾亭每疏必得溫旨。無他。石齋之言。理正而氣激。幾亭之言。理正而氣平。此善言體者也。惟兩歲星變。上求言皆甚誠。公得以忠言動之。及庚辰風霾詔出。自問擬有罪人語。公以是再言而一不言。此則進諫之幾。人所不及知者也。然公非不言而已。不言即求退矣。公雖抱安民之志。救時之識。然自知甚明。嘗言治天下非膽不任。非知人不濟。吾媿乏裴中立之目。韓稚圭之膽。且精力不足以當大事。形相不足以享厚福。惟可發明理義。舉當今三四大事。指點大綱。任當世有才志者為之。足佐中興之業。雖泉石固吾所也。又言富貴

之徒。榮身肥家。草木同腐。車載斗量者耳。俊傑逢主。功名垂世。管蕭而下。猶多屈指焉。聖賢得時。行道救民。此身與天下何如福也。豈易易可遇。武侯宣公用而未盡。王文成策動於外。未覲天子。格心之用。澤民之效。十無一伸。又僅享下壽而已。惟道南之龜山。比齡於曾孟。儒者之福。庶幾斯人。雅言素志。往往類此。故平生難進易退。因論郊期犯權忌。著東天民傳以見志。又嘗作高子小傳。微自寓其永矢弗過之概云。庚辰二月。中書舍人三載考績。授徵仕郎。贈父廉憲公為通議大夫。母宜人盛氏為淑人。是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浹旬不解。蓋恒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六

風也。上憂懼。擇以三月三日。合臣工祈禱。前一日。誅重囚二十餘人。公驚曰。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殺人。天可祈乎。及晨。黃沙瀰空。徧天紫赤如血。大風拔木。發屋人馬。却立數日。益甚。上乃下詔求直言。或問當何言。公不答。蓋以郊期疏幾及於禍。隱志已決。然猶擬感天靜風一疏。專言議獄緩死。吏垣章公諱正見之曰。幸以焉。我即於疏尾益數語。指西廡事。立上之得嚴旨。怡然章公之自信。信友如此。然上固明聖。業令該監回奏。且更易救書矣。時公方在署拜禱。忽傳旨。撤回各鎮。監視內臣。公大喜。揚言今日風必息。有頃果息。越日風

復有聲。衆疑懼。公言。吾君方行聖人之政。必無憂。俄而風息。遂大雨。君心與天心。感應如桴鼓。公素信其理。而至是益驗之。於事有與祭雲。怡諱諸公東云。上天有意。聖明扶持。國祚昭昭。可見若得一格心之大。臣引而伸之。優游不迫。使自得之。容言以知人。官人以安民。治天下可運諸掌上。四月。刑部主事趙公諱奕疏。請訪求天下真正賢能。太平反掌可致。有旨令趙舉其人。趙公遽遇云。欲舉公。應明問公大驚。力止之。又託其同官止之。則疏已進矣。俄奉旨。反掌臻太平的。趙奕昌何得易言。公始安。五月。奉命冊封輝府。大旱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七

荒米石五金。水陸行數千里。死者塞道。入禹州。諸王相見。勸之賑。莫應。公乃與正使謀。吾輩既爲王臣。所至皆應有補於其地。遂各捐兩臺餽儀備賑。冀以感動藩紳之心。歸途晤常道鄉紳。必諄諄以一方富室救一方貧民之說進之。禮垣陰公潤。授以入告。奉聖諭勸游內通行時。江南米亦踴貴。遠近閉糶。劫掠肆起。貧民持錢入市。竟日無從得米。揆革體公恒訓。聲靡平糶。邑紳多繼之。然祇及城坊。而鄉農之無告如故也。八月。公歸始。覈城中餘米。專濟鄉農。明年辛巳。早蝗。米價倍踴。公與塞菴錢公分坊。先賑其極貧者。隨勸城鄉富室。各自

平糶其鄰黨。已復粥流丐之人。攬埋遺骸之橫路者。紮日皇皇。猶憾弗及。他若議畱米。設粥廠。建巧房。省羈舖。有窮於力。而無不竭於心。讀全書條議。及致當事諸札。長言短訴。情深於痛哭。蓋夏秋之交。心力幾瘁。卧病者旬日焉。四月。當復命。公念時事如此。直道終不可行。遂拜疏請致仕。奉旨不允。復遼巡閱歲。壬午二月。始入都。而以煮粥掩骼諸事宜。命揆悉心經理。其未竟途。次輯救荒策會。約其大指云。小荒先散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道會期而煮粥。鄉人畫地而散糧。且曰。吾願百世君臣士民。身弗值救荒之事。而心各豫救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六

荒之策也。三月。抵都。內外官已經再考選矣。時寇陷豫藩。國事益罷。四月。上復下詔求言。有云。雖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而大臣言路。未見有經營實事爲國分憂者。公感罪已之誠。五月朔。復應詔陳言。臣謹按今日最大最急者。不過三事。曰轉貧爲富。內平流寇。外而其要不出。聖制新設二科目。裕國足民。曰奇謀異勇。但其中各有標本焉。欲裕國。必專意於足民。有奇謀方能運其異勇。就生財論。先明財字之義。方可議生。倘誤認折色爲財。金無可生。勢不得不出於取。必知本色爲財。菽粟乃年年增長於人功者。實有生之之道在。

焉。孔子論政。言足食。不云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云師行而金。從孫武子專談兵者。亦言因糧於敵。不云因金。是則菽粟為本。金錢為標。灼然易見也。近世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無非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耳。民曰病。國奚餘足耶。若盡轉其經營折色之精神。講求本色。民與國自當有兼足之時。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正謂聖人全副精神。專注之菽粟。則朝野之心。思氣力總萃。是而一切安內攘外之大猷。皆提綱挈領於此。故以之為治天下第一要務。今用兵方急。加派難竭。或者暫存一二。為救標之方。而急商墾荒。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九

為治本。養民之道。謂宜申明洪永以來。歷朝承不起科之制。以招集南人巨賈。聽其編墾積荒。誠使畿輔近地。與充豫諸州。菽粟年盛一年。則京倉之積。邊兵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納餉。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賴於數千里外之漕糧。民間加派。便可以次全除。是則生財以菽粟為本。裕國以足民為本。無二道也。以兵論。今日兵力弱。兵氣驕。兵數虛。皆為無本色之故。語云。士飽馬騰。今邊腹積荒之處。米石至二三十金。空腹提戈壯士垂首。故兵力弱而畏賊。以無本色也。土飽而後可禁其掠。既餓矣。安能禁其作捨食賊。既捨食矣。捨玉

帛。捨子女。勢難分別設禁。於是兵之所至。禍慘於賊。故兵氣驕而不畏將。亦以無本色也。間有衰老而不能捨掠者。與捨掠已富而思別圖者。非忍餓而死。即掉臂而逃。其將官不求補額。喜畱空名。於是兵數虛而餉愈靡。亦以無本色也。本色急於養民。尤急於養兵。如此用兵之道。則奇謀為本。異勇為標。恒言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實乃至論。十數年來。曾見某將帥談及好謀。某枝兵馬實經訓練。總因將非其人。不能練兵。惟求增兵。有急不能用。主兵。惟望調客兵。兵不練而空多。所以餉益靡而賦益加。田蕪民困。而離散以從賊也。是又可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十

見兵以練為本。練兵以得將為本。將以善謀為本。而善謀則以能用為本。果能選舉善謀用間之將。其於平寇。縱不敢言旦夕奏功。數年間必當收拾整頓。漸成次第。可以仰釋。聖心之焦勞。謹將生財平寇三事實列。欵以備採擇。是日。連進三疏。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三疏。俱。優答。六月。特諭戶部。以西北水利長便易舉。且內出徐尚寶。明。潞水客。譚。命閣臣抄發戶部。著詳議舉行。又因應撫黃公希憲。請差按臣。論都察院。選堪任者。題差。不得僅循資序。又。特諭部院行各督撫。按。甄別。畿輔沿邊道。府州縣官。不堪者。即

秦請換除。後復遣兵垣曹公良直等七人分發畿輔七郡之守卒應更置者。蓋尤重其事云。三事皆採用疏中語。惟用人疏畱中。然疏言推危疆重地。最宜破格。又言要地督撫。宜令心膂大臣。先期逐員坐名擬議。俄而上擢黃公配玄撫院。王公漢撫豫。指縣令考選。未數月者。又其後。命部院會同科道。分別督撫去畱。選才速補。凡公所陳。幾無一不見諸施行。顧或行之後。時或奉行不必有實事。或旋行而旋見格。使天下未得被其利。至疏中所指心膂大臣。非獨部院也。而當事輒譏難於外。責重治人之意不伸。究歸徒法而已。時上又令諸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王

司有利民之事。救時之方。悉開欵送闕彙奏。公乃復著壑荒議。投閣未進也。然晉江黃公諱景先述以告。上上曰。有陳龍正這箇人。頗問他輔。不答。再問。又不答。上乃默然而止。既而戶垣楊公枝起疏薦沈叅議正宗。李侍郎繼貞。袁都御史繼威。何孝廉剛等諸人。而復及公議。併徐尚寶京東水道考畿南治水疏云。宜令繕本進呈。備贊廟謨之末。上於是取原議。及尚寶二書人覽公隨具二疏。併作水道考序進之。蓋自百十年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五穀。持國計者。惟以加派為長策。神宗朝。天下賦銀歲四百餘萬。自遼餉練

餉新餉三加。復一千九百餘萬。五倍原額。致流區戶。田土日荒。餓殍盜賊滿天下。公極憂痛之。於是專發此議。謂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與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一時相與信。者廟堂如晉江黃公蔣公諱德與化吳公諱督撫如蔡公諱德王公漢朱公諱之口北道何公諱京東道錢公諱皆鑿鑿恃此為平寇安邊長策。即明旨於楊戶垣疏。亦云與屯不如開荒。已盡掃年來欵定屯書之舊案。而部覆仍據與屯起科套說。是田未加闢。而三餉之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王

外。又加一餉矣。屯院徐公殿臣灼知其弊。特疏駁部覆之誤。明旨報云。壑荒免科。事關創舉。著詳諮確覆。毋仍徇宿弊。可謂深切著明。奈舉朝溺習者眾。終以非金重穀為創聞。於是特設總理都御史二人。司道六人。叅佐二十餘人。而銜皆以屯務冠其上。繇當事意不在生財。以故戶部借典屯之名。行加派之實。吏部借墾荒之意。為起廢之題。而條陳之苦心胥晦矣。公自筮仕後。每有所言。必國家大本大計。屹然比烈古名臣。八月。浙銓司以柔謹不愷眾望。向卿臺省欲易之。浙東西互爭未下。至屈指公。則東西人皆服。晉江黃公以告。公曰。

此時爲銓曹。須立身至清。待物至通。清所能也。通所不能也。晉江點首而笑。俄卿臺省來言之。銓司亦自言之。公一意堅辭。乃止。金伯玉先生笑語公曰。今日宦途。乃有高坐在家。衆人拱手送吏部上門者。是殆有故。必貴鄉不欲先生處言路。故以此示大公耳。公曰。我亦知之。之休未遂。冀得一南曹當吏隱。敢居此通要乎。時內外官又當考選。公志欲求南一二重公者。謂時事多艱。必欲留公於北。會朝議撤節督。公謂晉江黃公曰。節督於今最急。當議易。何反議撤。撤則必從。節督入黃。大然之。而不能奪也。公又謂同年在言路者。此關繫至大。當共

樂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三

諍之。皆唯唯莫敢發。公於娶地諸公。非以國事及學問來商。未嘗投刺先謁。或見爲有心彼此。又嘗著掌上錄。言方今四大事。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流寇。外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爲立此四事之本。錄成。自二三同志外。不輕示也。及是晉江蔣公聞之。求觀。一日兩造公門。且請傳之以廣益於天下。公感其誠。念此書不欲出。慮時相也。新參梓傳。或亦無害。姑聽之。而素忌公者。果摘公書以爲有心譏切。會有邑人葉馨者。故無行爲。同里所黜逐。是秋變名。惟修中順天鄉試。公以風化所關。特揭及之。侍御李公士焜因以入告。奉一旨黜革。

諸黨護業者咸忌公。遂構胡大行以分關宿案。訐奏。然此案欽定已六年矣。當事竟擬票復下部察。於是考選不列名。在公適諧本志。而群小稱快。十一月屯院徐公奉特旨。議舉荒事宜。公初進聖荒議。及徐尚寶書二疏。旨亦竝下。公喜曰。此事得行。富鄭公所云。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者也。公分關宿案。疏亦報聞。時節鎮失守。警遠京師。甘肅巡按御史李公。魯之學道人。也以國事孔亟。上方寤寐求賢。特疏薦三人。其一爲戶部主事葉秀。廷前論救黃石齋廷杖者。一爲諸生武聯。力學好義。與李公拮据賑濟其鄉者。而以公爲

樂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三

之首。略曰。陳學傳孔孟之宗。胸裕稷契之略。所著學言等書。允足垂訓。居鄉則率里黨勸善賑貧。講學化俗。其居官也好生揆職諸疏。曾蒙嘉納。具在御前。此一臣也。盛代醇儒。經世鉅品。當令盡展底蘊者也。末復云。臣於此三人。皆親視而廣詢。然後齋沐入告。非敢徇浮譽。憑偏好。遂登薦牘也。國家需人亟矣。祈速錄用。以贊中興。疏至。群小益忌。吏垣黃雲師者。首攻公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聖荒議。徐尚寶二書爲陵競。於奉旨進覽。若迷忘之者。而其要歸。則在傳溫體仁。嫡派襲蔡奕琛衣冠二語。蓋以公爲溫公典試所舉士。而

蔡公則温姻姪。雲師故爲此語。昔公意在反李公。

孟復契之句也。問擬票如故事。御筆抹温蔡二語以

出命改票。閣中乃擬雲師殊屬不倫。姑不究。上久匿

李公疏不發。至是與雲師疏同。下李得。優旨舉朝服

上之明。時浙銓司已罷去。總憲劉公周。謂太宰鄭

公俊。曰。敝鄉銓司缺。無踰陳中翰幾亭太宰曰。吾意

正爾而貴鄉意不盡。同今先生見教。所謂鄉人之善者

好之矣。印擬具題。而忌者復就總憲力阻之。總憲不聽

於是急喉試御史黃。爲無影之噬。疏詆誣備至。且

稱總憲爲真學。以自媚於堂官。而指公爲偽學。以配之。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五

劉固篤行真儒。不受諸子附會者也。或謂公蓋自明公

謂分闈事七奉。明綸五行回奏。既疏述屢旨。無庸再

辯。若學之誠僞。惟心自知。又何所庸辯。忌我者不爲我

益友。卽爲我浮雲。彼胡紘沈繼祖。今皆安在哉。時公履

勢禁危。同心諸君子。皆相與往來。證劄如平日。晉江黃

公正辭以格物興化。吳公微言以釋疑。皆從嘿嘿用其

消弭。不豫令公知。而晉撫蔡公豫撫王公聞之。至爲感

激流涕。曰。此時而猶不用此人。當如天下何。或謂公同

官黃公耳。聞曰。人言公與幾亭同事久。得無傳其衣鉢

耶。黃公以告。公笑曰。吾有何衣鉢。學則惟知脩身。仕則

惟知安百姓。時務則惟知生五穀。平寇。今幾替日

深。惟思用奇士。設奇謀。早護生靈。早安君父。此外空

洞洞。別無一事一念。此吾之大衣鉢也。黃亦大笑。翰林

林公增志。朱公天麟。一日謂公曰。公二事應少待。學止

錄出之略。早劣生擊之略。早公曰。寧上錄原不欲出。新

參主之不能止也。劣生於國家風化。爲繫大矣。稍後時

則已列京國衣冠之班。寧可復去乎。護惜一淫凶。而長

旁觀無窮之惡。假長厚真慘刻矣。今扶倫嘗而失世榮

豈有悔哉。二公歎曰。見義必爲。先生有焉。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家傳

五

幾亭全書附錄卷二

陳祠部公家傳

男探 論次

養 畧 脩

養 紘定

閏十一月。河開潰。上發帑金三萬。命大司馬募死士。出奇計。有市僧董承憲者。負綠召對弘政門。任偵探事。上英明。屢駁其奏。然舉朝方苦於偵探之無人。公乃著議曰。偵探者。探其領兵者為誰。眾幾何。所向何地。分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合幾枝。此將兵者之事。非中樞事。益非廟堂事也。今督撫不能偵。總鎮不能偵。而欲中樞代偵之。甚且上煩廟算。夫偵者。軍中耳目。戰守機宜。所從出也。無論廟堂不能代設。代偵而知之。亦於軍中調度何與。將反繇內以告外。以敵情示督撫總鎮。而代為定戰守之機宜乎。勞朝廷之聰明。御弊替之將帥。機預洩而權遙制。何以立功。且用間用兵。一事也。問猶目視。兵猶足行。今用兵者。非用間。用間者。非用兵。譬如見者自一人。行者自一人。能無蹶乎。臨敵易將。今固無及。為救急計。莫如就京師求善用間之將。聽其募死士。隨偵敵。隨出奇設伏。使

目視足行。出於一人。敵可急擾而走也。復條列機宜。養大司馬相知。及其所任職方郎。時公閉戶閒居。日讀程子書。見當事者計皆左。不得已。隱竭忠謀。以為之助。然司馬欲委責前人。不肯肩其事。職方亦猶豫不敢決。公為之浩歎。先是。朝廷加宋六子號。命詞臣刪節其書。公以為程子書微妙難讀。且朱子手裁。今既將移朱子之舊。必妙體程子之心。使三賢復起。稱為無憾。然後可。乃參近思錄及朱子語類義例。隨言立類。分別去存。號曰程子詳本。有疑義誤傳。必為之辨析。入微。要於至當。行人司副能公開元。以糾劾權輔忤。旨。廷杖下獄。聞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之求觀焉。熊精禪理。多所探索。公深嘉其好學。謂不啻夏侯勝當年。先是丁丑。公因候旨杜門。與金伯玉先生定朱子語類。至是復與熊公商定。程子皆在風波鼎沸中。而是歲危疑尤甚。初群小挾柄人之勢。謀叵測。不遂。乃設局沮公之進。而又牽其退。終年羈旅。謂足以困公。不知公方遊神濂洛之間。未嘗幾微入懷抱也。分闢疏云。臣日惟靜坐讀書。作老經生功課。君子無入不自得。豈不以無入而非學也哉。是月。丁孺人病痰厥。歿於家。黃石齋先生。諱道。來言廉憲公穴不告。拏等啓瘞。果有水蟻之異。遂遷厝他原。待公歸而改葬。癸未三月。丁

為人計聞至京師。公哀甚。又急欲安。遂廉憲公。歸思。切公性儉而好施。食無珍味。衣無華采。門無狎客。宴不用優伶。居不構園亭。惟遇奇士。活饑民。不惜傾囊厚費。極疏詆誣。覽者不平。謂公蓋以年來宦遊歸。冀民姓香郊迎狀。疏聞以辯。公舉。燧曰。此何事而堪入告。且摺者無一事實。安所容辯。辯之是交相詈也。何異屠估平而。以試御史。自乞實授。為總憲。劉公副院。張公。斥又以失汴叙功。為吏垣。劉公昌工垣。陳公燕翼等連疏。疊糾。佗祭無聊。辯他攻者。復兩及公。四月公始進。剖晰偽學。疏以辨其誣。然意不在自辨。欲因此達同善會。

幾字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事於 聖聽也。公嘗言。今海內民風大壞。大抵同惡相濟。而此會以同善感之。士大夫矜名自好者。亦善與人異。而此會以善與人同感之。既有以感受惠之小民。又有以感施惠之君子。誠得四方皆效法推行。真可釀和氣。轉殺運而弭盜安民。其近效也。後果奉 俞旨。時朝局一轉。相知有欲為公別白者。公止之。有勸公自陳者。公不答。惟云。欲歸安親。乃本志。世局自變。吾心自常。六月。脩撰通州魏 陳兵食大計。主畿輔屯墾。而以永不起科為綱。力田設科贖罪等款為目。上大嘉納之。皆本公議也。既超入政府。遂同井研陳 各令所知道。

意欲公一見商進用法。公答以久在候 旨。未嘗出。見客。其人從吏不已。公乃曰。司馬溫公訪堪臺諫者。於伊川且不答。況問及已身乎。其人云。通謁相門。恐壞品耳。公品久定。一見何傷。公笑云。只須此見品。便不定。當事者乃知公不可得而親疎矣。會有大僚。嗽公者。揚言伊自劉念臺外。更無一人入眼。太宰李 承其意。必欲降調。公安之。十月。闕逆破潼關。又傳邊警復急。公嘆曰。死病無良醫。命矣。夫為詞衣帶間云。南箕靜聽長。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十二月。奉 旨降一級調用。甲申正月丁酉。吏部題補南京國子監丞。先是有旨令中

幾字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四

外各舉心計大臣。宜撫朱公之馮疏。舉公堪大司農任。公聞力語伯玉金公。以欲歸至情。寢其疏不進。按勉齋朱先生為公同門至契。而以心計薦。豈未深識公。賦為國急才。未暇為公計也。若金先生與公定理學交者。十年身且進而許國。而能深諒素懷。為公求退。其於行藏之辨。微矣。公知晉撫蔡公必將殉節。庚子為孫哲庸求。則於公曰。得貞臣之女為吾孫媳。時時如見公。蔡公報曰。此時求姻。益見幾亭矣。丙辰南監丞 命下。二月。夷中。朔出都。三月辛亥抵家。繳監丞憑於南大司成。求題致仕。問及時事。輒頓足曰。土崩之勢成矣。三餉徵求。

無度。藩府舉橫日甚。守令貪酷成風。緝紳凌虐小民。富戶剋剝窮人。客兵淫掠無禁。有此六者。致中州秦楚無處不開門迎賊。今賊入晉。晉必危。晉危。都城益孤立。大難將至。若聖主何日岌岌。以都城不守為慮。客至必首問北來消息。迨五月朔。遽傳都城失守之變。先皇帝以三月十九日殉國。煤山矣。痛哉。彼夏商之季世。凶德之暴折也。報獻之失國。弱極之陵夷也。廣明之顛越。懿僖之狂惑也。靖康之慘禍。宣政之淫罰也。然且俘幽蒙塵。或逡巡偷息。為一代宗社臣民辱。今先皇帝恭儉勤勞。皇皇圖治十七年。如一日。徒以有君無臣。死黨

幾平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五

誤國而其歸也。乃與淫昏暴虐之主。同禍而更慘。哭問蒼天。此冤此痛。曷其有極耶。公自壬申癸酉。即以冠孽為深憂。甲戌公車。挾奇士入都。謀所以解散蕩平之者。丙子擬急平流冠疏。丁丑著其說於會試擬程策。戊寅又著平寇安邊議。已卯復擬生財平寇合為一事疏。見常事。莫以為意。皆不果。上迨壬午河南陷。癸未潼關潰。朝士始有就問者。然是春冠已入晉。上臨朝灑泣。而元宵燈市。貴人歡宴如常也。杞人空憂。幕燕終夢。蓋一紀於茲矣。及是聞變。摧心欲絕。曰天翻地覆之事。當吾世而逢之。又曰吾舊冬為詞於衣帶時。志意已定。設更

雷滯都門。只是一死。少頃暫坐。揮淚不能已。曰吾以心臣受聖主殊常之顧。恒懼報恩無日。而今果長已乎。時人情洶洶。又傳言逆關兵且南下。公知史公法。可方握兵上游。必能定大計。當收拾人心以待之。遂徧賑城坊。筑民及諸貧士為郡邑倡。而以其事屬於縣曰。宗社大故。臣子之義。何以家為。固結民心。即為報國。縣如公指立行之。人情漸定。頃之間。福藩監國公喜且泣。已聞改元弘光。公不樂。善建元不貴。再用說時。新君初服。人望中興。公亦慨然有復讐雪恥之志。竚登極詔諭。月不至。公曰。興元制書。日行五百里。今四方引領而觀

幾平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六

新政。感發人心。在此一紙。何怠緩若是耶。尋聞新政不經。公遂絕意用世。七月。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嘆曰。吾乞身先帝之世。而脂榮今日之朝乎。立具呈。太宰求題。致仕公於殉國諸賢。如劉公順。馬公奇。諱世金。公諱成。公諱施。公諱邦。凌公諱義。吳公諱麟。王公諱家。朱公諱之。蔡公諱德。皆同心至契。金公常感一友人事。謂公曰。我嘗在此。閒想臨要緊時。得無主意不定。如某君之出醜乎。至是公述其語。因屈指諸公曰。烈烈二十餘人。吾友幾居其半。亦辨在平日爾。俄而夢劉公來招。有詩紀之時。九月壬子夕也。公素輕捷。無他恙。自此患左臂

不仁。十一月。安堊廉憲公於胥山南之百家湮。是歲。公鄉居十九。意象慘澹。嘗竟日默。間起執小杖。指點童子。雞階草。芟枯枝。若以此為意者。忽投杖而立。或支頤。復坐。揆等屢侍。不敢啓問。知公之神傷者至矣。嗚呼。悲夫。其明年乙酉。公年六十有一。正月。復具呈太宰張公。提求題致仕。再請始允。念臺劉公曰。國破君亡。吾輩不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不死矣。其何以對知己。予前在雷都。久不得翁丈脂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嘉遜終。則一時了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夙超諸君。嗟乎。後已。時朝事日異。中外蒼蒼。公嘆曰。三綱五常絕矣。遂

幾亭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七

絕口不問時政。立參訂家集八法。授揆等曰。義理未確者。無關繫而可去者。簡端書一字曰去。理確而詞未精當。宜更加酌者。曰改。信心獨得。異於古今諸儒。觀者心或未安。曰疑。無甚關繫。而議論不可棄者。宜移置刺錄。曰移。次序未審。應移入某篇及某條下者。亦曰移。語意相似。數處並見。宜裁合為一條者。曰併。惟精要者。簡端用一罔識之。又或辭與前哲相似。而意異。不害其為心得也。存之。辭雖異。而意同。是襲其已陳耳。去之。三月。學言三卷成。四月。定學言詳記。分為八門。一功夫。二原本。三發用。四治道。五政事。六人情。七類辨。八習術。因取初

再刻及未刻三稿。分門比類。命揆等參訂。如學言法。而公手裁之。會有挾京邑異議來告者。公一笑。麾之賦詩。有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洮淵舊帝星。何物微官勞顧盼。願移鼎火煖蒼生之句。郡城吳文學統持。雅為公賞識。茲特來就公學。公語以立身行己之要。為更著巨手。說五月庚寅。南都不守。公在屏林。慨然流涕曰。先帝身殉廟社。義感天人。至雷血詔戒逆徒。無傷我百姓。又占來棄國遺恩所未有。此百世大仁也。仁在百世者。其但老人不及見矣。可若何。閏六月辛巳朔丙戌。聞郡邑傳言。

幾亭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八

既而撫臂自傷曰。惜乎負此沉疴。癸巳。聞念臺先生死節狀。公瞿然曰。念翁死耶。噫。真君子。遂簡詳記中。明哲保身一條。記其事。已微哂曰。終是偷生。時冒微暑。遂絕不粒食。惟少進涼瓜。吮茶。猶飛割於郡邑主事者。仍展玩學言。不輟。因改定。曾子易簣一義。愴然語揆曰。吾少年失學。中歲知非。勤心寡過。餘三十年。終履劫運。命也夫。又云。死如念翁。例也。乾淨。越日。揆等強進粥糜。公固却之。揆等憂甚。進清暑劑。又固却。不服。庚子。命乘蚤涼。遷至廉憲公廟。是夕。元神益脫。辛丑。平旦。

一醫主用附子理中湯。公麾手大言曰。大病須大藥。俗醫安能療我。吾雖困。自有大主意在。兒輩勿以藥混我。揆等惶駭。不知所出。少頃。請強試一七。公向內側臥。不顧久之。出右手衾外。以食指規畫。若有所書。口隨微吟。似皆三言韻語。痛乎書空莫辨。而語音輕眇。又不能審聽也。僅於五六句間聽一語曰。君何在。揆等始豁然解公之意。脩因進曰。大人主意在此。兒輩豈復敢以姑息之愛。強混大人。且有一語。兒誠不忍出諸口。今欲明白大人心事。又不忍不言。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馬斯已矣。二語當是大人今日心事。脩不孝當口脫

幾字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九

斃字時。心膽摧裂。公果曠然而笑。首肯者再三。少頃曰。吾遺書未竟。元冊已定。亨利貞三冊未也。揆進曰。兒輩自當用心整理。公不應。蓋他事後人可代。心之精微。知揆輩謗學無能。與於傳述之旨矣。嗚呼痛哉。尚其守身無玷。績學不息。以仰答公之皇皇也哉。少頃。公又有所言。不能辨。惟云脫出了吾也。再三道之。語音獨清。蓋不虧不辱。視死如歸云。至午刻。喘息漸微。瞑然長逝。嗚呼痛忍言哉。壬寅小殮。公眉端恒有不豫之色。及是親友哭瞻者。皆謂有喜容。癸卯大殮。棺用杉材。從治命也。不作佛事。遵遺教也。村邑氣民。衣不掩形。而如捐瘠者。往

往辦香片楮。號咷而入。皆稱受恩受恩。涕淚如雨。嗚呼。足以觀心矣。公孝弟質仁。天性獨至。事康憲公。盛淑人。每先意承志。能得父母之歡心。康憲公病革。語公兄弟曰。產未析。若何。公曰。某兄弟自以讓分。康憲公頷之。後公所受田。縮於靖質公逾項。而室廬則全讓之。靖質公至靖質公臨歿。以圖史園亭值千餘金者。手書畀公。償夙昔所資。公大慟弗受。且招侄舒阜二人於家。別延魏孝子為師。與揆等同學。一切通財。禦侮。撫孤。諸事。終公身者二十餘年。弗替。公自悟生生之旨。灼見人生一點善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在

幾字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

天地為生生之德。在人即是不忍之心。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耳。豈有孳孳好道。而冰冷於天地之間。每語揆等曰。人生自飽暖而外。多殖何為。若輩今日免於饑寒足矣。與其為一身供暴殄。何如用以拯無告。且為子孫延福祚乎。夏秋之交。穀價稍涌。卽命揆等帶餘廩。減價平糶。城隅暴骨。斃募工。移埋義塚。如自壬申。揆等體公意。不敢怠。吳門有汎海者三十二人。將麗辟矣。適公奉使南歸。聞之。懇於司理倪公長珩。且舉一大誓。明無私。倪公感動。力請於當事。止辟一人。戍二人。耳。民四人。以非罪忤當事。將斃杖下矣。為之乙

夜謁相知。婉轉營救。始得釋。一人出獄。數日而卒。公循傷之邑。人士就試。北雍有支蔣孫三君者。先後旅逝。公皆力。則其醫藥棺殮。泮送還鄉。曹翰林峩雪聞之。嘆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請聖人書。必欲見之行事者。幾亭也。過宿。選聞貧民棄其女於遠商。子母哭別。為償其。通而完其女。遊黃山。聞習俗有錮女婢事。著婺州太和說。彼中當事為之推衍。梓傳人心感動。奉使中州。見流離載道。欲救無策。日坐輿中。灑泣。祇全數棄兒而已。有使雛五孩記。訓子孫。僱乳母。必善全其所遺之兒。有僱乳母說。至於宮女閹人。怨曠無告。亦嘗竭心思為商酌。

其良法而菜牛馱乘亦著說。以祈後世王佐之推行。嗚呼。仁哉。公南北往來。水陸所經。見有便宜美利可施行。及叢竄當除。如河工積淺。挑濬遺椿等弊。漕艘自焚。自沉劫掠士商。演戲失火等害。胥役嚇詐小民。刁難里役等情。無不詳識。遇事有心人咨詢。必竭誠啓告。并所。以興釐之法。庚辛間。漕卒驕橫極矣。德州盧公世灌為。巡漕公舉漕事。機宜縷悉告之。盧公一如議入告。得。旨。飭行漕橫為之稍戢。皖撫史公可法才兼文武。臨敵。輒身先士卒。公敬且愛之。托金伯玉先生進以持重。好。謀。且薦數奇士。并致所著平寇五機。史公感嘆曰。真愛。

吾之言也。遂傾心請益。脩撰河南劉公理順。同門心契也。學問有疑義。經筵有啓沃。人才有評薦。與其鄉寇亂。綱繆之法。無弗咨詢。公皆悉心為之籌畫。推薦沈公正。宗為大梁道。屢挫賊鋒。晉撫蔡公宣撫朱公豫撫王公。凡軍國機宜。必與公密緘商確。或得報而後行。南宮會。試舉子。每有填擠。阻命者。辛未。公約同人具關門呈於。當事庚辰。為監試。陳公起龍定方門條約。多士至今便。之客官冒籍。優免。濫觴已極。公以為叨。恩。兩地。重累。窮簷。豈可借重士之虛名。為殃民之實事。甲戌。既自除。吳江縣戶籍壬午。為大宗伯。林公欲擬定科場新例。特。

申嚴其禁。奉。旨。頒行。嘉秀隱田一案。善邑爭持垂六。十年矣。丁丑。奉。旨。丈量。巡方鄧公鈞喬公可聘先後。問處分長便。公以為田在嘉秀界內者。輸糧嘉秀。在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片言可決。丈量非所以清弊也。今。奉行。明旨。亦有良法。先定三邑疆界。然後各自丈量。恰如從新分縣之始。各自據疆。轄田。按田徵稅。則善邑。虧田不復。而自復虛糧不清。而自清。嘉秀奸胥自匿。彼。邑之無糧田。亦不搜而自出矣。二公皆拊掌稱善。而上。下莫與堅其任事。未果行。公嘗言居京師。因人進言。救。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事。是一事。只此是為官好處。餘。

外事不及山林矣。公嘗掌記。當世人材。不論出身。祇以文武分部。而各記其人之言行。一二於姓名下。即醫卜堪輿。亦存附錄。其冊初名有治人。後更名見聞知。嘗語揆等曰。此是平治天下。實下手工夫。後復傳論揆等曰。兒輩若有膺薦北上者。隨時隨地。便當以民生為心。咨訪人才為急。如水陸經過所在。或停驂。或泊舟登岸。遇父老子弟。或舟人輿人。即與閑談。問其所屬官司。及地方人才。得每人一二實事。即筆之。或聞有豪俊異人。知用兵及水利墾荒之類者。見其面。記其居址姓名。尤為目下要務。蓋公一體痲瘵。而不見人我相。機緣所至。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曲成不遺。故隨時隨地。皆為經濟。於講學也亦然。以為必建院。必升席。必約期會眾。則講者少。不講者多矣。平生無事。非學無時。非講無人。非講隨其淺深高下。貴賤賢愚。得益而去。不知其為講學也。吾夫子居家在途。舞雩杏壇。登山觀川。隨地指示。有叩必竭。無非提醒人心。使之為善。不為惡而已。儒者家法固然。豈必與禪衲輩爭樹法堂哉。嘗論為學功夫。曰積善。曰集義。曰矜細行。曰勤小物。惟小與細。日日有之。故可以用積。必俟大善。然後為虛。日不既多乎。銘書室之楹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

坐。一分讀書。銘客廬之楹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嗚呼。得於隨處體認之際者微矣。公於天人性命。古今事物。群疑並興。既悟之後。朗然於心。了然於手口。丁丑。悟格物之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者。即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者為誰。固不患其逐物而遺心矣。他如自謙。洗心。鬼神上帝。善惡難易。性善有無。義利物我。正誼明道。位育不朽。諸義。皆擴先儒所未發。每宵分夢覺。尤冥思窮探於理窟。有得輒未明而起。披衣疾書。問口授揆等。據榻草稿。起而點定讀之。欣然志適也。晚年題日記之簡曰。又日新。顏燕遊之所。曰菴竹鄉。皆自識其向道。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四

弗衰之志。壬癸冬春。風波洊至。兀坐讀書。不輟。金伯玉先生每過。嘆曰。如先生真能讀書。公曰。正為不能不讀書。尚非學問。公秉性無欺。與人交。洞達無隱情。至是非可否之際。處心至公。不能因私喜怒。作一違心語。雖過嫌隙。未嘗敢沒其所長。心之所非。欲強飾一語相委。蛇不能也。然公恒致歉於辭氣之間。吉水李公陳玉嘗語人曰。吾令善邑六年。欲摘其某言非禮。某事非義。委不可得。惟評人必覈論事必徹。此其所短也。公聞而服之。因語告者曰。鄉愿不可為。然吾亦實有失。難乎為覈者。不評可也。難乎為徹者。不論可也。失在評論。不在覈。

與傲也。告者曰。此言不又。疑乎。微乎。公。羅然深省。脩。管。進言曰。大人所以取忌於流俗。約有四端。信心太過。信人太輕。涇渭太分。語言太盡。公深然之。以為中病。遂自書座右云。信心太過。矜根也。信人太輕。不明也。涇渭太分。無量也。語言太盡。無養也。時時省之。虛心樂善。老而彌篤。體發改過補過之義。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皇帝焦勞求治。公業闢致治綱領。上天心。揆職諸疏。而於郊期墾荒。注望尤切。語揆等曰。欲令天下萬世之生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惟熟西北之荒土乎。欲熟荒土。必資灌溉。欲資灌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五

溉必開溝洫。既開溝洫。必起阡陌。既起阡陌。豈其廣狹任意而不均。疆理錯亂而無叙。必且為之建步立畝。於是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而井田之制肇矣。於是為之中。公外私以明其等。孝弟力田以著其教。通成同封以大其規。畿鎮鎮藉以嚴其辨。而井田之制成矣。於是為之十分取一。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而永不超科之法定矣。故井地非聖人之強設也。乃水上相因自然之勢也。永不超科亦非皇祖之曠恩也。乃三代以來相傳之賦法也。談井地於今日。亦西北墾荒不得不然之勢。而非慕古之王政也。猶之正郊

期行月令。乃聖王祈天永命。必遵之實事。而非稽古禮文也。惟是中原提封萬里。其間山川沈斥。登降迂斜。跬步偶差。東西易向。非可尺寸尋丈而度也。而欲區別其高下平原之地勢。利導為井牧。偃漑之土宜。孰沃衍宜。井孰隳阜宜。牧孰墳壤而圃。孰汚庫而蓄。以至度水勢之淺深。審地平之高下。制為引注。決洩之方。使其民享灌溉之利。而免蕩溢衝波之害。自非求勾股。起測量。何以得千百里水土之平。而施其經畫乎。昔郭守敬能以海而較大都至汴梁。得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能從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得其水勢地形平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六

差之數。而表識其孰可分殺河勢。孰可灌溉土田者。無他術也。精於周髀勾股測量之法而已。故太平以生殺為本。生殺以井地為本。而井地以周髀為本。周公訪於商高。問積矩。豈資握算哉。聖人為萬世生民謀。粒食勤授時。奉經天緯地而立文。乃參天兩地而倚數之學也。吾老矣。世命道命。每用懷疑。度已不獲見諸行事。欲著周髀井田記。而亦未逮。兒輩其善成吾志。相與講習其法。傳之後人。廣之同志。為世守專門之學。將來修水政。摩田功。自有其時。萬世蒼生之命。端在於此。公心眼弘長。無事不顧及天下後世。而發念真懇。若時時有天下

萬世與我相質侯。凡聲色珍華。一切奉身之物。視之若遺。在宦途仕進之謀。聲氣異同之說。一毫不入於心。惟孜孜以格君心。辨人才。明治體。救生民為事。語及東林。曰。心忠不忠。器洪不洪。才通不通。言與事公不公。苟其東不東。語分別。君子小人。曰。易分消長。後世惟論勝負。使枉者直。小人之心。漸化而為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若勝則僅削其位。奪其權。而心之不悛。不服如故也。彼未消。此未長。能保其不挺而戰乎。定高子書。剛其朋黨說。閱朱子節要。剛其與西丞相論朋黨書。一二時望。或落落不見依傍之跡。而世教入風所繫。則直詞侃侃。遂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七

志不回。至以蒙怨咎不悔。相愛者以為拙於仕宦。相猜者以為睽於聲氣。而媚嫉者。以下僚數上封事為露才自炫。嗚呼。豈知君子負先識。懷先憂。有自托嚙容之義。而不能者。公曩當世善敗。豫事言之。多中於鄉。邪知四姓。剝復。過中州。知諸藩禍敗。開太康王公輔運。述鄉邑風俗。知必有屠戮之禍。聞中閔余公一元卷。知其先必有隱德。必為碩人。至天心仁愛之徵。主德轉移之幾。國運興亡之兆。尤見之親而知之。獨豫。遇國步多艱。天子仁聖。每自嘆懷忠不得盡。而觀者已疑其多言矣。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弗思。常被謾閉戶時。或告公曰。先

生無言責。可以不言。公曰。不然。此謂平時耳。今國危若此。主上每下詔罪已。求直言。正為百司無言責也。若言路。又豈待求之。而後言乎。且吾所言。又非他人能代陳者。遇主上虛誠而懷隱默。尚何待哉。若言而不行之。未必盡善。則天下之命也。賈眾忌吾何論焉。嗚呼。此公癸未春語也。立乎今日。以觀當年。國覆君亡。僅一歲之後。凡在朝者。圖之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奚論言責乎。文信公云。父母有疾。雖明知不可為。人子無不下藥之理。不下藥者。非人子也。嗚呼。是公之心也。夫公體弱不勝衣。而非骨清峻。音吐瀉。居恒沉嘿寡言。及叙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六

致事理。啓發微言。與義愈委曲。愈極周詳。而提撥機要。條理分明。至家庭嘻笑。委蛇之辭。皆燦然成文。可書而讀也。聽者往往油然意解。或言公德慧在目。精神在談。論時諒矣。自幼遵盛淑人訓。兒粒飯遺地。必手拾之。至老不變。未嘗衣大袖。云聖人短右袂。便於勤也。大袖何為。居鄉立朝。皎皎素絲。即襟等兄弟。習以成性。亦有視之若免。履之如臨。禍憐者。蒼頭數人。兢兢體約束。無敢以顏色盛氣加鄰里。此豈聲音笑貌所飾致也哉。公讀書必數過。乃成誦。既成誦。則終身不忘。旅次解裝。扁舟小憩。不廢研誦。遂於書無所不讀。詩好陶杜。論事好陸

忠宣李忠定。皆有序論。更好通鑑綱目。國朝典故。百家之書。無所不觀。而謂意岐扁管郭之術。曰。是有助於孝子仁人。至中年。真心學道。不復汎觀。所讀惟理學經濟之書。自梁溪河汾閩洛以溯六經。無不篤志精研。而於四子之言。咀玩尤有至味。雞鳴而起。津津皆孝經論語之膏腴也。所著有學言三十卷。政書二十卷。內分家載八卷。掌錄四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合為幾亭全書。六十二卷。每自嘆生平。因文而知經濟。因經濟而反諸身心。為學之功。未有例用如是者。而學者之推公。則曰。惟少而學文。故論道述事。能兼文人之筆。惟壯而治事。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九

故能合事與道為一致。於世務必推見原本。而指點理義。無一墮空虛。其後專求諸身心。則前此博文之功。皆歸至極矣。此適合聖門循循博約之序。何云倒用哉。又嘗著聖從錄而未竟。曰。學者作聖以思。人君入聖以從。諫發明此義。為百代經筵之用。庶幾禪主德而治日多。所論定有程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三先生纂言。陳白沙羅整皇明儒統。以為本朝學術。自白沙傳金針於甘泉。雜禪為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說彌肆。殊為斯道懼。今輯儒統。盡芟其背道之語。為之存十一於千百。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

簧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在中書定秘省典例。奉旨定中書科事實纂稿。因救荒。輯救荒策。會論生穀。輯墾荒兆行。靖質公之歿也。為自祭文一章。遠齊彭澤。近友陶菴。公至老。弗忘於心。輯陶詩衍。嘗欲與侍御李公模增定。余中丞治譜。為司牧者廣澤民之方。而未及。然定日以俟後人。痛惟我公一生砥礪。向道而行。於為學也。無日不以聖賢之道治其心。迨居官也。無事不以克己之道致其君。窮探性命。務在實措於躬。偶涉見聞。必思有濟於物。下不忍以飾言欺後世。上不敢以怠行慙古人。至於絕粒正終。全歸自靖。一段靈光。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二十

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矣。忠憲先生之述。屈原也。曰。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風余上征。蓋真見其中正之道。上與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復知世間更有何事矣。嗚呼。此我公之履化也。夫亦我公之歿寧也。夫丁孺人。光祿丞謙所公女。母倪安人。孺人幼而孝。婉有志操。稍長。女紅之事。靡不精能。光祿公寬仁好客。而倪安人善病不治。事孺人年十二。則內庖供辦。即能代安人勞。自從祖清惠公而下。無不稱重。萬曆甲辰。年十八。歸於公。事舅姑至孝。如在家日。事父母也。盛淑人喜樸素。孺人故望族。而性與儉安。練衫浣裳。十年一易。葵茹

藜藿。手自調和而進之。故人喜。謂新婦能適我意。孺人雖自奉甚儉。而明於用財。公與靖質。交友愛若一身。靖質公時有緩急。取之公若寄。而孺人未嘗有難色。既而撫猶子。延師家塾。晨夕供億者踰年。而孺人無倦色。公性於施。歷歲饑荒。後先賑費不貲。皆孺人攻苦食淡所留餘。而未嘗有吝色。顧歡喜贊行。數稱述清惠公中歲感奇夢。發願濟饑事。以相勗。公每嘆曰。范文正平生輕貲好施。因其夫人早世。故麥舟之誼。只須子與父同心。若使室人恪惜吝嗟於內。丈夫亦難徑情布惠於外。孺人處約而相君子以勤儉。稍裕而能相君子以仁義。庶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王

幾內德之時中矣乎。公推誠接物。或一言投契。披肝恨晚。孺人謂人未易知。宜且徐觀其後。公遇里黨呼竄。聞聲立應。孺人謂宜且緩察其情。凡有所言。皆足以劑公所不及。而公未嘗不欣然聽受也。治家井井鉅細不遺。御減獲勤而能恤。鞠探等兄弟。慈而能訓。故公自負笈從師。以及仕宦。先後三十餘年。曾無內顧憂。庚辰春。以公中書舍人滿三載。受封孺人。晚歲多病。壬午仲冬。患痰厥卒。至不起。嗚呼痛哉。公時在京師。因道阻。明年三月始聞訃。公驚哀甚。賦不得別以志痛云。孺人生於萬曆十五年丁亥二月十一日。歿於崇禎十五年十一

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不孝揆同弟脩弟畧弟養。奉公命。以甲申五月三日安葬。孺人於胥山鄉之中下柵。公嘗築室讀書其間。命曰屏林者。不意明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一日辛丑。公復歿。揆等筑筑喪次。遽以二十六日丙午。奉公柩與孺人合葬於屏林新阡。嗚呼傷哉。生不能供一日之養。歿不克將三月之奠。啣哀靡恤。廢禮逃荒。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書陳文潔公家傳後

先伯父忠憲公之學。得幾亭先生而發明。揚之。取其精要。析之。合之。別其源流。是即先生之為學也。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王

忠憲之有先生。其猶龜山之有仲素乎。乙未春予邑復東林之燕居。脩道南之祀秩。奉先生位。班忠憲而配享於龜山。春秋上丁官祭焉。遵學脈也。識所從也。茲觀先生臨逝灑然獨於遺書有未竟之志。嗚呼。傳述之任。令子優之矣。乃余竊窺文公寒泉之會。與呂成公編緝近思錄。為四書之階梯。而總括之曰。學者所以求端用功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噫。此立言之則也。後之著書者。不有合乎此。則為卮辭。合乎此而無所發明。亦為卮辭。誠得十四卷之指歸。取先生之集。而印合之。或一言可當千百。

言或千百言而申明此旨。亦取其精要而別其源。流是即後人之爲學也已。至於學者私謚先生爲文潔於謚議爲光於學脈爲當於四方之仰止爲慰請以諡千秋之論定焉。錫山高世泰頓首跋。

昔東林正傳私謚文潔陳幾亭先生家傳後

憶萬曆之季。不肖從先尚寶後竊聆顧端文高忠憲各先正緒論於講席英俊。蚤聞聲而顛慕也。先刑部育我公。迺印忠憲之徵者。不肖辛酉下第。先人不愠。而見幾亭先生名於北錄。則喜先人歿。先生後不肖三年而成進士。則不肖尤喜。蓋先生未第時。便以天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下爲已任。於簡身善俗。匡國庇民。節節有實著也。丙子分較爲忌者所整賴。聖鑒得白。自此益侃侃論列與臺省二三正人提挈。輿論籍籍推砥柱。先帝每衆中屬目。而旁嫉日熾。竟左官以歸。聞北變。聲淚交下。久之。雖一人衆。正寤寐勿諛。而心恫新政。不綱遂絕。意用世。於是益研義理。慎著述。以俟全歸。乙酉閏六月。絕粒正終。以遺書潛授令子揆脩等。今讀公全書。釋家傳之嚴謹。可謂繼述有人矣。嗚呼。先生於東南道脈。內不愧廉憲。責聞外不愧端文。忠憲生不負念臺數公。死不負湛陸素脩數子。下可示門人子

姓。以永永傳之。無窮。悠悠大化。混茫萬古。及門吳統持巨手。衆衆論而私謚曰文潔。明先生之志也。先生抗引太虛。濯魄沆瀣。中正之道。與天昭回矣。不肖偷生殘喘。敢承長君屬筆。以遘家小友。僭書其後。辛丑閏月。堆山病衲薛棠拜手跋。

昔幾亭先生家傳後

幾亭先生。其立體仁之標準者乎。生天生地。仁之原也。資始保合。仁之用也。萬世學脈。莫不滙源於仁。但有大小醇駁之判。爾先生敦毓於淵厚。研哲於幾微。而發揮之於經緯。其性業文章。指事觸類。無非仁也。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以先生之積蘊流暉。然位不大。通顯年僅逾中算。又遭世未造。較先賢之厄於時命。殆甚。迺立朝與天子靖對。與宰輔論揆職。與百執事籌康濟。而廣與朋友矢忠告。居鄉盡力梓桑。處家慎重喪葬。以至方術秘要。咸本愷惻。昭示將來。蓋先生學問根底。實從悟生生之旨始。而自言固曰。念念愛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張二無先生之致推重也。曰翁提出生。生二字。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運此爲經。濟皆生天下之事。演此爲文章。皆生天下之言也。斯爲篤論矣。先生之不朽。具在全集。無少遺憾。豈非遠

邁前修而直趨繼善。成性之脉著哉。余曾聞之先輩
 云。顏子終日忘言。亦足以發其謝無言。今日一章一
 木。皆顏氏所發也。先生次文垂天壤。言於無言。其所
 發不既多乎。至於致命居貞。渾然名迹。孔曰成仁。有
 默契焉。余被服先生之行誼風旨。深令嗣子衆氏羅
 述家傳。洋灑數千言。謹按之皆實錄。無一字涉夸也。
 先生高第弟子。吳子巨手。爲時宗尚。其私謚先生文
 潔也。文固定指。潔猶僅稱。似未足彰先生學脉之大
 且貞也。尚俟諸秩宗易名之典矣。吳邑密菴李模頓
 首版

卷二 家傳

三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述先德詩

嘉善陳 揆子衆氏著

弟 脩子近氏訂

同郡吳統持巨手氏參

神皇乙酉夏六月。五星光芒。炤吳越。我先君子。幾亭公。篤生此邦。應入傑。於時大父。稱孝廉。已舉一子申之年。是爲吾伯。資問氏。後領浙解。文章傳。丙戌大父成進士。兩宰畿邑。皆隨侍。了凡袁公。黃來署中。特賞少子思深。學大父奏。最移南國。閱江樓上。頻登陞。延學吳公。遠字。在品故高一見。神駒賞尤亟。舉藝謂可追王唐。學成奚。

卷二

卷二

三

宮列升堂。復今吳師師高子。諱忠憲。錫山峩峩。水洋洋。辛丑從師。來秋相逢。歸子。諱子慕。實高流。詩懷超曠。許相似忘年。更得長者游。忠節。諱忠節。同學癸卯年。晦。明伯氏。借周旋。不爲苟同。亦不異文章氣。故推三贊。迨。吉迎婚甲辰。首婦德。仍追盛大母。是爲吾母。丁孺人。孝。慈勤儉。今無有公。以此無內顧憂。一往問學。爭千秋。丁。未之冬。揆始誕。踰年復得仲子。脩。戊春。定省武昌。郡千。里江濤。如一瞬。八詠平分。黃鶴高。澧蘭沅芷。凌風問年。二十七。爲辛亥。上下史籍。占成敗。始覺詞章未足多。大。業謂有經綸在。寅秋大父棄官旋。期月長違。欲問天。三。

十年來詩禮訓。讓分薄產。錄連先。丙辰丁巳。苦。

塊中憂患。時時事反躬。爲銘玄宮。溯江上暮春。長句哭。

西風。午年生子當秋深。弟四子伯氏。發解先其辰。嘗道。

同爲父母子。不見弟。昆有異身於時。神皇之季矣。幼。

子名生年泰昌始。辛酉。熹皇又收元。一經觀國。魁多。

士俄聞伯氏南來。訃。馳歸。亟慰慈親。暮。本草不放。摧高。

堂。提攜猶子真如父。公時哀母兼哀兄。夙夜惟求。慰所。

生。廓然。世境。淨。俯仰天人。學以明。私謚伯氏曰靖。

實一編。函史。償百鎰。伯氏以。函。一。部。以。見。意。夏。爲。揮。汗。

訂遺文。冬爲踏雪。營幽宅。甲子計。借久。逡巡。明春京邸。

卷二

卷二

三

更計聞。公第三子。名更。感懷。詮次陶詩。衍。末簡存。兄自。祭文。其夏。中旨。逮忠節。意氣。錢刀。雙贈。別先在黃門。獄。獄時。渙群朋。亡數規。切逆耳。不謂公言然。臨岐乃見交。情。熱。送。送。蘇。亭。又。錫山。漆。湖。道。席。重。追。攀。微。言。入。耳。開。新。悟。此。會。傳。心。不。等。閑。公。送。忠。節。至。錫山。因。謁。高。子。高。維。時。吳。江。周。侍。御。諱。忠。毅。爲。脩。婦。翁。亦。就。繫。師。友。周。親。患。難。連。心。思。感。發。彌。深。遂。瑤。船。灼。天。勢。幾。募。大。疑。有。解。大。疑。解。群。疑。渙。頑。皇。更。始。戊。辰。初。憂。盛。危。明。歷。獨。見。時。初。破。大。於。外。死。無。任。事。當。南。還。見。病。再。生。年。簡。方。上。意。者。公。頌。憂。主。心。必。將。審。務。南。還。見。病。再。生。年。簡。方。占。易。垂。玄。論。恩。斯。罔。極。兼。提。誨。從。此。行。身。議。慎。旃。惟。公。

雅致超凡俗。隨意名山混。樵牧指顧。豁鬱若有情。逍遙
澗壑。渾無欲。澄懷析義。斗丘巖窮。極三才語成錄。生平
得力是能思。昧爽孳孳格。物時深入。太虛觀動靜。近從
胞與認。幾希庚午元旦。聞雞鳴。胸中曠然。覺無事。此身
如在懷。葛初古今生死。視不貳。當下春和益欲浮。生生
之旨爰揭。示春暮江南。鬼夜哭。公時展寄九峰麓。憂天
無術念民饑。呼兒散米賑。焚獨更條良法。普諸人哀多
益寡荒年穀。公救荒書中有一方富室救一方貧民之
說後禮垣陰公潤授以入告得旨推行
辛未初集始鑄行。學言三卷純粹精。豈有浮情資問世。
他賢採取如經行。里中久困役不均。公特倡議通紳民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五

嗣復舉行同善會。梁溪道濟維桑存。壬申訂次高子壽。
宗伯為之刻南都。又立義莊繼先志。希文憂樂今如何。
甲戌春始捷南宮。東山雅望隱然隆。道人宦味如雲水。
論交證學偏從容。公車先後凡五上。漕河千里頻還往。
但有民危入見聞。隨宜規畫供咨訪。乙亥家居五十一。
當事頻來訪民疾。熱腸苦口招人疑。生氣旁皇難自處。
同邑錢公政府居。越載無箋上記室。最後東牀棟為公。
幼寄數行命門。雙火傳金石。言方今寇亂民窮表裏俱
病可以救之益大能生丙秋分較北關士。奇才亮節會
名世。明春授職官中書。秘省典例重刊示。本房末卷錄

胡生。主司分考亦恭成。記就省述。祇自咎。臣懷五奏格。
明。明。詳奏議當在候。旨杜門日。金公伯玉。詳。詳。詳。
時來集。紫陽語類訂紛綸。誠明蚤闕。良知室。有。有。有。
治譜原本。余中丞。心切撫字。畱評。騰。騰。騰。騰。騰。
行於平冠。五機致皖撫。史公。諱。可。慷慨中流。楫。寅。夏。癸。
惑守心星。再疏回天。欲省刑。尤宜減死。越日。上。特。論。東。
至。以。務。德。首。刑。嗣。闕。揆。職。明。衰。職。期。於。考。相。致。昇。平。言。疏。
情。則。備。自。首。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勿。憂。將。而。
皆。賢。而。民。督。撫。良。將。軍。自。出。閣。擬。再。三。未。稱。旨。先。皇。
睿斷親批。是。大。臣。不。任。小。臣。言。台。衡。側。目。從。此。始。七。月。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五

疏。疏。使。魯。藩。臨。發。畱。疏。達。帝。闕。抗。言。兵。食。排。時。議。得。
罪。投。荒。非。所。論。疏。極。言。加。賦。和。款。非。計。與。廷。議。大。左。公。
惜。東。望。泰。岱。雲。茫。茫。瞻。拜。高。林。日。月。長。吳。門。冤。商。三。十。
二。片。言。別。白。各。還。鄉。為。力。言。於。當。事。數。十。人。皆。得。生。還。
是。冬。京。邊。戒。嚴。早。御。史。葉。公。諱。紹。頤。薦。公。好。明。秋。叩。葉。
長。安。門。云。公。事。事。皆。明。了。居。恒。畱。意。是。人。才。當。塗。有。訪。
輒。招。徠。遂。謂。公。饒。戡。定。畧。全。體。大。用。誰。知。哉。已。卯。公。年。
五。十。五。事。神。維。桑。難。細。數。幾。亭。再。集。復。鑄。行。指。點。生。生。
伴。化。而。六。月。還。朝。而。分。考。又。命。纂。修。秘。省。稿。會。典。公。
任。本。衙。孟。冬。慧。見。求。直。言。疏。詞。御。獎。近。來。少。寬。刑。納。

諫引君微。灑泣焚香感孚蚤。時詔下，悉切公感泣，傍徨而歸。重於克刑，納諫謂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
可哀頌。皇上帝日存之歲，歲存之。上意感動，即爭
自以此盈廷繼讜言。聖明無不深資討。是月雷電大
雨冰疏，正郊期尼不行。公如期一議，析理至精。於君德此義，即不行於今亦將我皇清問自娓娓二三異議
橫相爭維。上天資固英絕。諸臣忤旨多摧折。獨公屢
疏蒙 溫給。氣平與激良差別。漁樵自叙東天民。東天民傳載文龍齊威分虎停鵠兩歲求言詔旨誠告君安敢
辭諄切。辰春閣擬寓詞微。退志難更始。結舌。公先論却此退考成。恩命最清曹比部推賢啓事起。公諱奕

奏字全書附錄 卷二 三

太平反掌可致。公尋奉 命冊輝府。早蝗極目心切。
切中州。餓殍何狼籍。心長力短徒沾臆。使星捐俸感天
潢更勤賢紳。先富室。回首家鄉粒食艱。誰爲罄廩援溝
瘠。辛巳公年五十七。世路紛紜難復出。目明志決早抽
簪。明綸未許輕移疾。新自停輿綠竹鄉。去蝗勸穡無
寧刻。救荒策會一編。昔傳之千載。知仁術。壬午趨 朝
非本意。流行坎止心何計。應 詔連陳活國疏。祗期不
負生平志。聖明真倚救時危。寧止優容空相示。上於
言如遊方不宣。換差宜選。堪任者。道用。數輔。沿邊。道府
州縣。宜特選賢能。有不堪者。奏請換除。要地。督撫。宜
待諸說無不漸次施行。至聖荒一議。申教。尤至。謀國。無

心可奈何。翻疑痛哭爲多事。卽如晉江景昉。入告昨
上亦點首云。素知。頤問秉均特至。再俯首君前不置
辭。戶垣楊公疏復及。謂公識略今無匹。三十年留濟世
心。望荒一議真經畫。明旨殷勤欲舉行。興屯積芟徒
刑。申明。不虛加屯賦。賦加民逃田荒如故。聖荒則
夏。田。利。秋。月。銓。司。屈。指。公。固。辭。能。執。不。能。通。更。傳。掌
民。添。時。忌。共。道。爲。官。太。不。工。忤。公。考。選。資。第。一。分。關。宿
案。重。翻。出。不。計。升。沉。自。素。懷。合。沙。射。影。紛。相。室。効。疏
嚴。給。薦。疏。溫。與。黃。李。公。諱。悅。心。特。疏。薦。公。孝。旨。報。開
臣。心。見。君。如。日。詆。諛。僞。學。何。高。張。投。幕。宵。人。空。擲

奏字全書附錄 卷二 三

外有晉像兩督撫。晉撫蔡公諱懋德。內則同心數君
子。聞公集謗且奈何。相與抵案復彈指。於時欲歸歸未
得。傳烽朝暮。徒惻惻。嘉魚繫獄。悟歸儒。嘉魚熊公諱開
下。微。補。佛。之。暇。索。觀。程。子。詳。山。陰。去。官。懷。諫。職。總。憲。劉
本。多。所。發。揮。公。深。服。其。好。學。山。陰。去。官。懷。諫。職。總。憲。劉
周。以。救。能。公。罷。職。臨。行。別。公。書。云。在。官。兩。月。未。及。推。發
令。伯。玉。賢。至。死。仲。冬。吾。母。歿。於。家。北。行。道。阻。開。尚。賒。青
蠅。營。營。方。未。已。且。詳。程。本。除。訛。差。名。程。子。程。朱。二。書。訂
畧。同。皆。在。風。波。羈。旅。中。雖。常。悄悄。憂。心。日。濼。洛。遊。神。道
未。窮。明。春。母。訃。達。京。師。不。及。永。訣。深。痛。之。絨。示。哀。歌。淚
滿。抵。永。懷。溫。惠。傷。心。脾。參。橫。斗。轉。時。情。變。漠。漠。當。途。爭

致面歸田計。決堅自辭。匪衣帶長依。終時事。花棘公
 為辭於未帶。問云。甫其辭。長依主。北關。補得南。雅
 居也。致身。止示。侯兄弟。云。仲。昔。好訪。認也。補得南。雅
 春遂歸。行年六十。未心灰。隨機尚欲酬。英主國變。俄
 開勸欲推。玉策南來。扶不。得。祠部。雖選。義難出。傾家聊
 復。回。民心。泣血。孤臣。報君國。乙酉。閏夏。全而歸。却藥千
 秋。同。易。箕。痛。將得。正印。微情。飄然。點首。歎顏色。大義精
 明。徹。死。生。屏。林。霜。露。淒。何。極。停。哀。一。湖。公。生。初。太。平。長
 養。伊。誰。力。週。天。甲。子。五。朝。人。哭。君。最。是。煤。山。日。有。公。詩
 華。歌。舞。新。南。極。野。哭。劉。公。文。正。夢。來。時。甲。申。九。月。夢。劉
 沈。調。舊。帝。屋。之。句。劉。公。文。正。夢。來。時。公。見。招。款。若。平
 生。覺。而。悲。痛。者。累。日。因。記。以。詩。話。撰。云。世。運。身。運。樂
 知。天。遂。絕。意。世。事。如。轉。道。書。吾。以。待。盡。嗚。呼。痛。哉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馬箕早許追驚勒。聊述便柴代。青關幽端藉蘭臺。幸

讀述先德詩跋語

余識幾亭先生晚。始定交於丙子舟次。嗣幸京邸。密
 通者。再獲朝夕。就型。因稔窺先生真誠。明竝貫。內外
 兼純之學也。於格君憲天。用人敷政。特攬綱要。洞微
 密至。條晰兵荒屯墾諸務。皆可實見成效。書之所載
 者。言猶未足盡其突。也。蓋先生之學。擇派於考亭。
 而沐浴於文成。忠憲故梓。精易簡。而不涉於空疎。支
 棘之弊。時同志者。雲怡蔡先生。與樂三朱公。伯玉金
 公。錄理學而研幾時務。雲怡先生為最。以此交契。最

密。余嘗謂兩先生。並躋樞要。損篋迭和。安接可立奏
 也。惜也。時籍既棘。蔡先生與朱金兩公。後先殉國。而
 先生以伏處丘園。奮其孤憤。從容得正。學力之繫於
 死生。豈不大哉。且文成樹勲。而考終。忠憲居貞。而免
 辱。無二致也。先生生以言見庸。而歿以守善道。殆合
 為一軌焉。令嗣子眾氏。行業淳備。績修懿。既哀刻
 先生學言。政書文錄。諸部懸諸日月。而又繕是詩。以
 深寄慕思。瞻而核質。而澤雅。繁簡中裁。和平應。以
 諸家廟。放悲震澹。被諸不令。感厲。謳思。殆與肆
 如。諸。誦。千古。照。曜。矣。吳。郡。密。李。模。識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孝子之言其親也無諛。諛所不忍也。孝子之
 其親無遜辭。遜亦有所不忍也。去諛去遜。亦庶
 且確矣。質而不能宣。確而不能備。君子猶弗
 焉。先德。本自詩書。後賢亦多有之。若乃以譁年之意
 行序次之體。韻之為詩。本未必詳。始終兼備。則於今
 子。罕見之。美哉。陳子之能。不沒其親也。幾亭先生以
 有體有用之學。遭極難挽回之時。位非侍從。職非諫
 官。勤勤懇懇。章疏累數。上皆救時切要。上非不
 知。公且深知公。非不用公言。且詳審委曲。以用公言。
 而卒無救於萬一。豈非命也哉。後來讀此詩。而思其

世時事雖艱。要着其在。九關維遠。感格真道。睿慮之明。固有因公之忠憤。而益見者。昔漢文不大用長沙。然前席之美。以著武帝。不大用長孺。然社稷臣一語。明良契合。何以過此。吾固美子衆之能不沒其親也。能不沒公之以言顯主聽之聰明也。能成公愛君之素心也。能表公下而九原上而箕尾。悲恨流涕。無能銷殞之沉痛也。湖濱病僧宮泉吳太冲拜題。

述先德詩者。子衆叙尊公幾亭陳先生德也。立功立言皆德也。自生長而溫情而傳習而交遊而立考終秩秩二千餘言。婉而直。直而質。為實錄可也。為

年譜可也。其以詩者何爭煩。而難記。以韻約之。十感激而難宣。以文隱之。備乎興觀群怨之道。以言後人無已之思。則詩之為功深也。天山陳子曰。只言道也。易道也。易卦因重生成之數也。生成。天地之道也。此人道之所自始也。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夫仁義之大者。忠孝是已。仁之屬無窮。莫大乎孝。義之屬無窮。莫大乎忠。忠以答成孝。以答生生。成一生也。忠孝一心。故學者立身事君。始於事親。本立無乎不立也。然而事生可及也。事死不可及也。事死而三年而終其身。猶可及也。而百

而千古不可及也。吾讀是詩而慶先生之有子也。先生不侯。以子傳而為先生也。子者不可不以先生傳也。能以先生傳。其能子也。其能子也。則知其能立身也。能事君也。能立乎人道之大。是能體易者也。是深於三百篇之大指。而非漢魏晉唐以後。淺淫乎風花月露之詩也。抑先生立德立言千秋共見。其立功亦表表章疏間。而或行或不行。猶有未竟焉者。天其以賢子若孫。竟之是天所以報之也。夫則所謂事之百年事之千古者。方且未艾。豈獨此一詩已哉。天山子澹仙陳素識。



皇清乾隆二十九年

庚子年

癸丑年鑄

敘

幽室有求若無睹也炳燭而索之則明矣迷途未指奚所從也
前車而導之則達矣又况得大力者高設庭燎廣置郵堠功用
更超出尋常乎是故聖賢之學一人傳之未若眾人傳之眾人
傳之未若引翼御世者率天下傳之同年當塗夏君歿甫輯明
陶文憲公年譜其殆以此為求幽之燭指迷之車乎元至正十
五年明太祖初渡江文憲公杖策軍門即本鄉嚶定於一之旨
以獻言太祖納之歷十四年掃蕩羣雄北定中原遂一天下洪
武元年授公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勅書實以王業之由歸之於

陶文憲公年譜

公而推本所學謂公秉道學之正則公之見知於太祖與太祖
之取信於公者深相契以聖賢之學非漢唐佐命攀鱗附翼志
在功名者所能及也余欲購公全集而迄弗獲道光丙午選太
平府教授為公桑梓之鄉訪進謁諸生亦鮮有藏本聞公祠堂
藏貯一部未過公裔末由假閱耿耿胸臆常以為憾今年春訪
歿甫於婺源學署竟五晨夕賞析弗倦既乃出所輯年譜示余
曰子為我序之余受而卒讀見其參匯元明兩史太平府志暨
公全集鉤稽排纂條分件繫朗如列眉瞭若指掌其自政又以
公誠見謨畫求賢克已牧民之仁惠經國之制作一一標明公

之全體大用固已軒豁呈露余復何言無已則請以自跋中所

云公所學以濂洛為法以考亭為宗以關邪說衛正學為已責
而申言之蓋朱子之學集諸儒大成歿後紹其傳者閩浙江左
居多兼以有元享國八十餘年用人惟崇蒙古色目抑南人在
漢人之下各路州縣長官除授皆不得與諸儒抱經世之略而
阨於時弗獲施大率絕意仕進著書明道育羣才於有用俟嘉
會於方來逮明太祖應運而興若集慶陳先生靜誠處州劉先
生伯温婺州宋先生景濂吾徽朱先生楓林趙先生東山汪先
生環谷繼公膺徵聘者或委贄而仕或修史而歸顯晦不同所

陶文憲公年譜

學皆宗朱子粹然一出於正相與佐助昌期然所以膺太祖天
衷俾以朱子之學風厲羣倫統壹庶類實公秉道學之正有以
見知而取信故其輔翼成化之功視勅書中所獎王業之由專
為戡定計者尤深且遠

國朝陸清獻公謂有明洪永至成宏人心風俗淳厚樸茂遠軼
漢唐由於家無異師人無異學所致諒哉斯言歿甫著述甚夥
述朱質疑一書辨邪說於豪釐疑似之交闡正學於微茫斷絕
之會尤有功於朱子輯公年譜諄諄以所學之正大聲而疾呼
實與述朱質疑義旨互相表裏讀斯譜者感奮興起以公所學

為學而觀於昭曠之原騁乎康莊之域是則公昌明正學之遺澤亦幾南表章正學之苦心也夫
咸豐四年孟夏海陽年愚弟楊大容頓首謹敘

陶王敬年譜

敘

三

明翰林學士當塗陶主敬先生年譜

同里後學夏忻輯

元仁宗皇慶元年 壬子 一歲

是年先生生於太平府城東南隅昭文坊之西按祝篁溪先生祠堂記云郡城東南隅昭文坊之西實公生長之地先生生年不可考據明史先生卒於洪武元年集首載國史云卒年五十九按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授黃州府知府秋坐事謫知桐城冬召還集載黃岡寓稿在黃州作服藥詩云閱世五十三頗覺元氣壯鶴沙小紀讀桐城作讀易詩云靜觀

陶主敬年譜

全卷

大易九六數忽覺行年五十三至正二十四年至洪武元年凡五年則先生平時五十七國史誤多二年又書趙道昭擬挽自序後云至順初道昭自中山來姑孰余年未冠以五十九計之時年二十一不得云未冠以五十七計之時年十九與未冠合則先生卒時五十七無疑逆數之生於皇慶元年

皇慶二年 癸丑 二歲

延佑元年 甲寅 三歲

是年正月改元

延佑二年 乙卯 四歲

延佑三年 丙辰 五歲

延佑四年 丁巳 六歲

是年先生父文興公卒太平府志傳云六歲失怙

從何益甫先生名友聞發蒙集中有讀書日記千言鄉黨

異之見府志

按發蒙何年不可考姑次于此先生幼時之師仍有勿齋

潘公見送教諭潘君序又府志云師李習兄弟博涉經史尤長於

易

附三苟全言白卷

延佑五年 戊午 七歲

延佑六年 己未 八歲

延佑七年 庚申 九歲

正月辛丑仁宗崩三月庚寅英宗即位十二月乙巳朔詔

以明年為至治元年

是年先生祖父大宥公卒至正癸卯先生至武昌江行雜

詠中有先祖生日詩云兒時拜舞祖庭前白髮烏紗一老

仙四十四年蹤迹遠幼孫涉世亦華顛

英宗至治元年 辛酉 十歲

至治二年 壬戌 十一歲

至治三年 癸亥 十二歲

八月鐵矢弒英宗迎泰定帝於北邊而立之詔以明年為

泰定元年

泰定帝泰定元年 甲子

泰定二年 乙丑 十四

泰定三年 丙寅 十五歲

泰定四年 丁卯 十六歲

集中喜秋雨詩自注云十六歲時見太平監郡馬公昂夫

附三苟全言全卷

承命面賦喜秋雨詩用七言律秋字韻

致和元年 文宗天厯元年 戊辰 十七歲

二月改元致和七月泰定帝崩九月文宗即位改元天厯

天厯二年 己巳 十八歲

至順元年 庚午 十九歲

五月改元

集中書趙道昭擬挽自序後云至順初趙君道昭來自中

山始執士夫延置泮北詠歸亭余年未冠

至順二年 辛未 二十歲

至順三年 壬申 二十一歲

八月文宗崩鄜王懿璘質班即位十一月鄜王薨

順帝元統元年 癸酉 二十二歲

六月順帝即位冬十月改元

元統二年 甲戌 二十三歲

是年先生館溧水藍溪嚴氏集中惜逝文云溧水藍溪嚴氏夔以禮致余處賓師之位識其先輩兄弟五人為忘年交既而茂叔君卒踰二載芳叔君卒余歸當塗又代嚴潛述父行狀云先考字茂叔元統甲戌十一月卒則是年館

陶三叔年譜

於藍溪至元丙子始歸當塗也

至元元年 乙亥 二十四歲

十一月因星變改元 罷科舉

館藍溪嚴氏

至元二年 丙子 二十五歲

是年仍館藍溪嚴氏二月與嚴厚齋遊龍鳴山山在溧水亦名無想

山有記冬歸姑孰

至元三年 丁丑 二十六歲

至元四年 戊寅 二十七歲

至元五年 己卯 二十八歲

至元六年 庚辰 二十九歲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廢用翰林學士承旨巉屢言詔復行之

至正元年 辛巳 三十歲

正月己酉朔改元

是年先生訓導姑孰郡庠集中挽方君政詩序云至正初予訓導姑孰郡庠青陽方君政來正學事遣其子若孫執禮受業後予去職君亦攝教天門于湖考滿聽銓吏部余

陶三叔年譜

適與計偕乙酉春遇君京城云云則設教訓庠為時亦未

久也

是年三月二日長子晟生先生甲辰自樅陽寄晟詩云今年二十四稼穡識艱難又有三月二日晟生朝賦詩

又按先生子長晟次昱集中有昱至樅陽詩云若兄能守

舍此處暫堪留又示晟詩云汝弟來傳說朝儀孰見聞宋

濂喻夫人墓銘亦云子二晟昱明史以昱為兄誤昱二月

二十五日生朝見集中昱生朝詩其生年不可考又本傳

載晟洪武中為浙江按察使府志載昱知州謫戍甯遠放

載晟洪武中為浙江按察使府志載昱知州謫戍甯遠放

還

秋應浙江行省鄉試落第集中題張源相辛巳試院唱和詩卷云我賦浙江徒手還丹桂可望不可攀

按元史選舉志鄉試八月二十日第一場二十三日第二場二十六日第三場漢人南人試三場蒙古色目人只試兩場第一場蒙古色目人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

陶主敬年譜全卷

六

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蒙古色目人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漢人南人策一道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詞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是年新復科舉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為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於詔誥章表內又科一道

至正二年 壬午

三十一歲

至正三年 癸未

三十二歲

至正四年 甲申

三十三歲

是年秋先生以易領浙江鄉薦

按元制鄉試天下取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取合格七十五人中選者各給解據錄連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禮部腹裏宣慰司及各路關申禮部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上錄連科文申臺轉呈都省以憑照勘

陶主敬年譜全卷

七

冬曰黃河溢決曹濮兗濟皆被災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當塗夏宏叔秦君用俱以貲入仕先生作序以勵其行至正五年 乙酉 三十四歲

會試落第集中輓方君詩序云乙酉仲春遇君京城遍覽都市

按元制會試以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蒙古色目人漢南人試題與鄉試無異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至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

八品

是年太平總管高子明改劄郡庠先生作孔廟大成樂諸

賦

至正六年 丙戌

三十五歲

至正七年 丁亥

三十六歲

至正八年 戊子

三十七歲

會試落第南歸夏抵當塗集中有至正戊子下第南歸與

同貢黃仲珍雷景陽同舟詩又有五月日日至瓜州懷同

貢諸友詩

陶主敬年譜 全卷

八

秋設教郡庠冬奉檄赴金陵為明道書院山長迎母徐太

夫人就養集中送豐叔良序云姑孰有訓導曰豐叔良至

正戊子秋至姑孰時余同教四齋相驩無間冬余赴金陵

又悼亡詩云檄作書院長金陵坐寒毡為我奉母來承顏

意彌虔

案元制凡師儒之官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

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

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舉人下第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

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

是年溧陽田賦改輸宜興舊制輸龍灣廣運倉經宜興無

錫崑山嘉定四州之境出海入江至丹徒歷金山及黃天

蕩始達龍灣民力凋敝至是用御史言改輸宜興先生作

集慶路達魯花赤善政記

至正九年 己丑

三十八歲

在金陵有長明道書院述寓諸作

至正十年 庚寅

三十九歲

在金陵有送李儀伯赴西臺序

至正十一年 辛卯

四十歲

陶主敬年譜 全卷

九

是年考滿自金陵歸設教郡庠集中送采石山長濮友文

序云至正己丑余客昇明年濮君來昇又明年余歸太平

又送程子舟序云郡府聘為泮齋之師適余歸自金陵同

時分校

至正十二年 壬辰

四十一歲

是年春徐輝壽陷江西諸州郡郭子興因汝穎兵起亦拔

濠州據之太平戒嚴秋鎮守太平路軍官閱兵於北郊先

生有姑孰閱武記

冬十月溧水劇賊方揚等攻陷州城乘勝犯太平至葉家

橋脅從甚眾去郡城四十餘里監郡元振同知仲禮軍騎
入賊營降其渠魁五人東兵來歸者七千戶有奇先生作
監郡珊竹元振招安記同知仲禮功績記

是年彭翼兵入繁昌監縣鐵仲賓前後十三捷民賴以安
先生作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績記

至正十三年 癸巳 四十二歲

是年夏城北產瑞麥一莖兩歧先生作瑞麥記

秋奉檄赴姚江爲會稽高節書院山長有自用直學潘國
寶以錢五百緡修贄禮先生拒不受因諷以買石登道脩

陶主敬年譜 全卷

十

院門士徑行者便焉

是年左丞阿爾溫沙參政恩甯普分省明州委進士董朝
宗團結餘姚民兵先生有登舜江樓詩

至正十四年 甲午 四十三歲

是年在姚江

十一月以公委去職臘月望後至當塗集中高節書院紀
畧云余始視事當癸巳九月二日甲午仲冬以公委去職

臘月望後至當塗

至正十五年 韓林兒龍 乙未 四十四歲

風元年

是年夏六月明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先生與著儒李

習率父老出迎上召陶李與語時事先生因獻言曰方今

海內鼎沸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

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志將軍若能反羣雄

之所爲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

以身許之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先生太平興國翼元帥府

令史 見集首國史及行部
侍郎劉辰國初事蹟

按明史太祖本紀克太平改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

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參幕府事考令史即幕府僚屬本

陶主敬年譜 全卷

十一

傳以此年授左司員外郎非也辨見後

又按明史太祖本從郭子興于濠至正十五年三月子興

卒時劉福通迎立韓山童子林兒于亳國號宋建元龍鳳

檄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太

祖慨然曰大丈夫豈能受制于人耶然念林兒勢盛可倚

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故吳元年以前皆用龍鳳紀年

凡十二年及丙午林兒卒丁未始稱吳元年凡吳元年以

前諸令旨中所稱皇帝聖旨者林兒也吳王令旨者太祖

也集首所載俱一一可考

至正十六年龍鳳二年丙申 四十五歲

是年春三月太祖克金陵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

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置僚佐

是年先生奉命使淮母徐太夫人卒于姑孰集中悼亡詩

云江南開大闔幕下叨備員石城奏雄捷銜命使淮堦風

塵塞道路百里如數千慈親念行子加飡氣纏乳孰奉

湯藥深夜更煮餐心勞不可救痛絕鬱莫宣慎終禮必誠

淺土封亦堅庶冀良人歸中心無悔愆則先生或聞訃奔

喪或使回始聞喪也又宋濂喻夫人墓誌云姑徐氏卒先

陶主敬年譜 全卷 主

生適以使事留淮

按先生使淮不知何事考明史張士誠自淮東陷平江轉

掠浙西太祖既定集慶慮士誠強詒書士誠士誠不報然

則先生使淮或即奉書貽士誠也

又按是年先生因四方兵亂移家金陵悼亡詩云移家指

鳳臺華省初依蓮但言移家在母喪以後不言何年知新

近稿中有寄從子詩云舊居數椽屋昔別今八霜其詩敘

次作於癸卯仲冬以前逆數之知移家在此年也

至正十七年龍鳳三年丁酉 四十六歲

居母憂

至正十八年龍鳳四年戊戌 四十七歲

是年服闋授行省都事見太平府志尋遷左司員外郎進郎中

見本傳集首國史

按明史職官志行省都事正七品員外郎正六品郎中正

五品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付都事陶某劄一道則陞左

司員外郎及郎中當在是年十月以後明史謂乙未即授

員外郎丙申陞郎中國史又謂丙申七月陞員外郎皆非

也惟郡志謂服闋授行省都事為得其實

陶主敬年譜 全卷 主

至正十九年龍鳳五年己亥 四十八歲

是年秋九月太祖於建龍關儀鳳樓雜寫金陵山川六處

命僚屬各賦絕句先生有詩

十一月壬寅胡大海克處州授孫炎總制命招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等先生有送孫伯融赴括蒼詩又有寄劉伯溫

宋景濂二公詩云水溢中原又早乾風塵從此浩漫漫東

山好慰蒼生望南國那容皓髮安要整綱常崇黼黻還成

文物萃衣冠聖賢事業平生志幽樂何須戀考槃其勸駕

之意殷矣

至正二十年龍鳳六年 庚子 四十九歲

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太祖遊姑孰靈山無相庵先生與汪朝宗都諫王思文理問俱侍行有詩紀事

三月十七日太祖登忠勤樓幕佐文士皆在命各賦律詩一首先生有詩

閏五月陳友諒陷太平直犯龍江關太祖親督軍與戰於龍灣先生侍從軍中有龍灣舟師詩二首又自效詩云出入兵戎裏揮豪代執戈

六月徵劉基宋濂等既至築禮賢館以處之先生有喜伯陶王敬丘譜全卷

溫景濂輩至新京詩云束帛徵賢出礪阿來從明主定山河據才要濟邦家用為治當調鼎兼和定見百年興禮樂先從四海戰干戈當朝輔佐俾伊呂汗簡芳名耿不磨其期望之意殷矣

太祖問先生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見本傳

至正二十一年龍鳳七年 辛丑 五十歲

案本集知新近稿中次韻劉彥炳典籤感秋詩第二首云我本隱逸人手種籬菊黃養真亦好道忽已五十霜當作

於是年

至正二十二年龍鳳八年 壬寅 五十一歲

是年二月降人蔣英殺金華守將胡大海郎中王愷死之先生有哭胡通甫參政王用和郎中詩

處州降人李祐之聞變亦殺行樞密院判耿再成反都事孫炎死之先生有哭孫伯融詩

四月辛丑黃河清六百餘里有誌喜詩

冬夫人喻氏卒案悼亡詩云何意壬寅冬瞑目在我先宋濂喻夫人墓銘云夫人諱德常字可貞父汝政母梅氏子

陶主敬年譜全卷

二晟昱孫一壩壽四十七卒卒後十日權厝江甯縣陶家山之原洪武二年正月追封姑孰郡夫人

又先生繼室陳氏洪武二年亦封姑孰郡夫人集首載正月誥命一道太平府志云安劬子昱孫卯兒坐法徙軍陳氏以前子從戎叩闕泣奏帝為泣然曰安乃大儒朕初渡

江首與先後功在鼎彝今子孫殘落深可憫念時卯兒已故立赦昱歸養亦封姑孰郡夫人

至正二十三年龍鳳九年 癸卯 五十二歲

是年四月陳友諒大舉兵圍洪都秋七月太祖自將救洪

都先閱兵龍江與友諒戰於鄱陽湖康郎山八月友諒中
流矢死其子理奔武昌先生侍從軍中有龍江閱兵康郎
山應制大明鏡歌鼓吹曲諸詩案先生龍江詩敘云癸卯
七月閱兵龍江臣某忝侍從又饒歌曲敘云某忝侍從親
親大戰於彭蠡湖明史夏煜傳謂太祖親征友諒儒臣惟
劉基與煜侍鄱陽戰勝草檄賦詩想未見先生集故云然
九月凱旋太祖還應天先生有奏凱詩按敘云八月虜酋
中流矢斃於舟中降其眾五萬皆宥釋之奏凱而旋臣以
文字為職躬臨其盛用作凱歌為獻

陶主敬年譜 全卷

其

壬午九月十日太祖復自將征陳理先生供職應天未行案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立冬先生立冬日詩云憶君親沐雨
愧我已重裘蓋指太祖征陳理言也

十一月十五日先生赴武昌有江行雜詠諸詩

十二月丙申朔太祖還應天先生留武昌未歸按江行詩

敘云癸卯仲冬望日登舟秦淮至武昌詩云行至二十日

始臨鸚鵡洲則先生嘉平五日始抵武昌太祖朔日還應

天先生未及見太祖也

至正二十四年龍鳳十年甲辰

五十三歲

是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太祖即吳王位建
百官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先生有聞立中
書省命左右相國詩

二月乙未以武昌圍久不下太祖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擊
之陳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思得重臣鎮黃州
遂授先生黃州府知府寬賦省徭民以樂業有黃岡寓稿
諸詩案集首載龍鳳十年二月授黃州府知府令旨一道
然則黃州之授即由武昌行在命之與

三月乙丑太祖還應天

陶主敬年譜 全卷

七

先生長子晟至武昌省親有二月十六日喜晟至武昌詩
秋坐事謫知桐城有鶴沙小紀諸詩先生次子昱至樅陽
桐城省親有喜昱至樅陽詩又有寄示晟詩二首

十二月召還授饒州府知府案集首載龍鳳十年十二月

授饒州府知府令旨一道鶴沙小紀中有問除代者及召

還詩

歲暮抵金陵有臘八日發桐城及入境詩

至正二十五年龍鳳十一年乙巳

五十四歲

是年之饒州任時方征伐急軍需先生勸諭其民民皆樂

輸將而用不乏適陳友定兵攻城先生召吏民諭以順逆

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先生不

可太祖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祀之見明史本傳及太平府志

按集首載太祖賜詩云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

蠡鱷魚因韓去徙洋陶安鄱陽卽一理又饒州府志云陶

某爲知府招徠有方流亡四集民爲之謠曰千里榛蕪俟

來之初萬姓耕闢俟去之日又曰湖水悠悠俟澤之流湖

水有塞我思俟德

至正二十六年龍鳳十二年丙午 五十五歲

陶三敬年譜全卷 末

是年入朝有重登鳳凰臺獻歌奉進詩

命復守饒州申請免其軍需逃民咸歸建大有倉三皇孔

子廟士民於學舍講堂東建生祠立石見本傳及太平府志

十二月韓林兒卒詔以明年爲吳元年

至正二十七年吳元年丁未 五十六歲

是年五月初置翰林院首召先生爲學士集諸儒議禮命

先生爲總裁官見本傳

按職官志吳元年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設學士正三品
洪武十四年始定學士爲正五品學士之職大政事大典

禮集諸儒會議則與諸司參決其可否又梁寅石門集有

八月上陶學士書其時寅被徵入禮局而先生爲之總裁

也

按先生明初議禮略見于明史一百三十六卷傳贊曰明

初之議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悉多陶安裁定大祀禮專

用安議其餘參彙諸說從其所長禘禘用詹同時享用朱

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祀祭用

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據經義酌古準今郁然成一代

休明之治所考明初以園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

陶主敬年譜全卷 末

農爲大祀後又改先農中祀 每歲大祀十有四正月上辛祈穀孟

冬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園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

皇地祇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冬享

太廟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是也又考明初祈穀大

享朝日夕月先農之禮俱未嘗舉行祈穀禮定于嘉靖十七年先農禮肇于洪武二年大雩亦無常儀或躬禱或朝日夕月禮肇于洪武三年

露禱或於奉天殿或遣官祭告無每歲大雩之制則先生

專議之大祀園丘方澤宗廟社稷而已園丘方澤用周禮

冬夏至分祭至洪武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

陶主敬年譜 全卷

辛

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歲冬
 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以後率以為常至嘉靖又分祭
 於是天地之分祭變而合祭矣宗廟則立四親廟皇高祖
 考廟號德祖皇曾祖考廟號懿祖皇祖考廟號熙祖皇考
 廟號仁祖是明以德祖為始祖其廟與周之后稷同至世
 宗嘉靖十年奉德祖于祧室則祖之不當祧者變而祧之
 矣社稷則據古禮異壇同壇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至洪
 武九年太祖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
 之為一代之典禮部尚書張籌請合祀社稷罷句龍后稷
 之配而易以仁祖以成一代之盛典惟亮下附張籌傳云
 籌願善附會初陶安
 等定園丘方澤宗廟社稷諸儀行數年矣洪武九年籌為
 尚書乃更議合社稷為一壇能句龍稷配位奉仁祖配享
 識者竊
 非之于是社稷異壇者變而同壇祖不配社者又變而
 配社矣郁然一代休明之治不得與明為終始可勝慨哉
 又是年冬十月先生為議律官明史刑法志曰明太祖平
 武昌即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
 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璘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
 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
 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

陶主敬年譜 全卷

辛

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
 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
 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
 八十五條所按先生所脩者乃洪武元年以前之律後洪
 武六年定律令憲綱七年又定大明律十六年又定例律
 遞有增改而吳元年初次所議之律不可復見矣
 又太祖本紀及選舉志載吳元年三月丁丑始設科取士
 先生知新近稿中有與員外郎黃觀瀾李彥章試士西掖
 詩云王業興家國人才薦廟堂風簷留晷刻冰鑑照豪芒
 列坐清儀肅終篇耿論昌願言登用者一一是賢良疑吳
 元年設科取士之初先生即首膺衡文之任云
 洪武元年 戊申 五十七歲
 是年春正月乙亥朔太祖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
 建元洪武
 辛巳正月初七日先生與中丞劉基言于上曰適聞做元舊制
 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
 而從之苟為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
 而卻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

陶王敬年譜全卷

其

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謂唐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論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見集首國史

丁亥十三上御東閣先生及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于余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同上

上與羣臣論學術先生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由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

陶主敬年譜全卷

其

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同上

二月壬寅朔先生與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圓丘之議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子南郊之圓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至禮天神夏至禮地祇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自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復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及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元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抵多參二家之說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漢歷

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宋元豐中議罷合祭紹聖政和
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唯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
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
至順以下唯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
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園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
祀方丘之說曰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
以六月周人以夏日至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
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大
于南郊之園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

陶主敬年譜

全卷

齒

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
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
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
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
古者亦名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
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元惑于緯書而謂夏
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
祇析一事爲二事後世宗之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祀官寬
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脍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

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
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
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皆非禮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
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
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
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唯行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夏日至
親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
說曰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

陶主敬年譜

全卷

莖

天子七廟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
至親盡而遷此有天下之常禮若周文王武王雖親盡宜
祇以其有功崇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
遷漢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又有郡國廟及寢園廟光
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于長
安故高廟中祀成哀平三帝別立四親廟于南陽春陵祀
父南頓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
于元莫之改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

立七廟虛太祖之室元宗初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時禮
 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初業受命百代不遷親盡
 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
 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
 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
 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而不祧者
 五宗崇甯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
 宗南渡祀九世至于甯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
 之位元世祖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為不遷之祖至

秦定中為七世十室今請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為一廟
 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太廟

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社稷之說云周制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

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禮志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於社壇創屋備

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大祀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

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于齋宮望祭

上從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
 蓋天子社以祭五上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
 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

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
 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
 自為立者曰王社有所為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
 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
 之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
 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大稷于雒陽在
 宗廟之右春秋二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
 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
 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

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

見集首國史按國史于園丘方澤宗廟社稷諸議下皆以云云二字總

括大義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明初典禮皆安議定其文不載集

中集所載者送別序引居其半安學術深醇所作皆平實

典雅固一代開國之音也是先生著作莫大于議禮諸篇

今悉從明史禮志全載以補文集之闕云

四月命知制誥兼脩國史見本傳集首載勅旨一道云蓋聞

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綱紀植

其表儀正其位名善其詞命基圖以自古皆然朕之初
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于軍門者陶安實先即以帝王
事功期于始見之際贊襄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
信議禮刑則體要成建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雖艱
難繁劇一不以動其中真爲一心者焉至于牧民而民安
治吏而吏服捍城禦侮寇慙成擒列郡晏甯其勞則著肆
朕君臨大寶念此翊運舊臣老當優之不欲久煩以政茲
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宜爾爲
長尙其論思以盡已獻納以告君綜理人文明揚世教副

陶王敬年譜全卷

其

余眷注以臻治平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授明制正三品
初授嘉議大夫
陸授通議大夫
加授正議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宜令陶安准此洪武元
年四月日

按明史職官志學士之職誥勅以學士一人兼領凡纂脩
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皆奉勅而統承之是知制誥及脩國
史乃學士本職吳元年召先生爲翰林學士與諸儒議禮
定律此勅命所謂議禮刑則體要成是也今禮律奏進
以後又命之知制誥兼脩國史以皆學士本職故統學士
命之與

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時人榮之
見本傳及
集首國史

按本傳列御賜門帖子于吳元年國史列于命知制誥之
下今依國史

是月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集首載勅命一道
曰於戲水之有源事乃有因朕之王業孰知其由乎惟朕
有臣前翰林學士陶安幼而志於學長而明道未能施用
因天下亂朕自西渡江東來時安幸父老廷朕駐姑孰首
言曰方今海內鼎沸羣雄奮爭不過于女玉帛耳非民之

陶王敬年譜全卷

其

父母也將軍至此有何道哉朕曰爾所言者何也安曰願
將軍反他雄之所爲操王業之度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
蹕于此以安天下安願以身許之朕遂諾不數年間大江
之南盡爲我定初安歷案牘後守鄱陽鄱陽之民果勁而
頑及安至賊乃叩城安與守將謀禦之頃而縛賊賊乃息
撫之以風化山民遂無亂者於戲水之源事之因王業之
由惟安之謂乎至建國紀元之初詔入京師授以翰林學
士今兵入中原得山東
是年二月十二日癸丑
常遇春克東昌山東平朕欲少健
者開省山東經理諸事以南昌郡西省參政汪廣洋者其

人不貪而純粹可職山東惟安有道可署西省以代廣洋者詔卿速行導吾民以夏於戲惟天生賢爲國民寶安秉道學之正以誠格天慎之戒之可中奉大夫明制正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宜令陶安准此洪武元年四月日

按明史職官志初太祖下集慶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戊戌置中書分省于婺州後每畧定地方卽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略與中書省同設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洪武九年改諸行省俱

陶主敬年譜 全卷

辛

爲承宣布政使司罷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秩正二品考先生參知政事時實從二品非正二品而封中奉大夫者太祖特以優先生非常例也又按此勅當在翰林學士勅後集首列學士勅之前非也又按集首所載翰林學士及江西參政勅命二道敘太祖與先生遇合原委詳細親切雖未必太祖親製亦非詞臣所能代爲必經太祖面命而復加以裁定者也後世于明祖儒臣皆屈指劉伯溫宋景濂二公而不知先生契合之深實在二公之首今悉錄入以備明初文獻之徵云

九月癸卯是月戊戌朔先生卒于任所疾劇上時務十二

事國史作上甚哀悼親爲文遣官祭之追封姑孰郡公見本

傳及太平府志又集首載御撰祭文一道曰皇帝遣江西有司致

祭于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陶安之

靈朕念爾生長姑孰秉性聰明習先聖之道所目皆通嘗

胡元科舉之時惟爾適中鄉選出羣儒之上使閭里增輝

爾祖宗亦陰悅奈胡元疑吾漢南雖有道士不居要職

俄遇朕渡江慨然相副于今十有四年曾負勤勞今年授

陶主敬年譜 全卷

世

際其闡聖賢之學正在今日奈何天不假年如水之東逝使朕歔歔而淚襟者何也蓋不忘同患難以至于今故耳特令有司列牲祭之明文以諭靈之不昧尙享洪武元年九月日

按太祖功臣親爲文祭者武臣李文忠文臣章溢及先生外不多見至祭先生文一則曰習先聖之道再則曰闡聖賢之學非太祖知先生所學之醇不能爲此言也府志云祭文無考想纂志者未見先生集故云然

又先生官雖至江西行省參政然爲時未久卽卒惟爲學

士時總裁禮局明初大禮悉定于先生一人之手故其官最著宏治間刻集稱陶學士集從其重者稱之也又先生實未賜諡至福王南渡後始追諡文憲不足為重近同鄉張氏奉陶雲汀中丞之命重刻斯集改題曰陶文憲公集似不如舊題為得其實附識於此

右鄉先儒陶主敬先生年譜所比次全集參考元明二史而輯之者也繕寫畢謹濡筆而識其末曰從來開國翊運之臣才畧雖邁等夷往往權謀機變譎不勝正求其以道德為輔翼以學問為經濟開創草昧弼成丕基三代而下

陶主敬年譜

全集

世

不多觀也先生生於元末擾攘之秋兵革不休豪傑並起胡太祖初克太平先生識為真主慨然以身許之其高見卓識有如此者首謁軍門敷陳王道以不嗜殺為得民之本以取集慶為首善之地三百年基業定於數語之中其訂謨碩畫有如此者當太祖起兵之初攻城陷陣皆一時梟勇之將儒臣從渡江者若楊元臬阮宏追李孟庚侯元善樊景昭輩又非王佐之才其時劉伯溫宋景濂諸老伏處淞東隱而不出先生遠道貽詩懇懇勸駕其後雲集帝畿卒成王業史以徵聘屬之孫炎推薦屬之李善長而不

知先生起蟄之功尤不可沒其求賢為國有如此者羣賢

既至築禮賢館以待之太祖嘗從容質問先生對以謀畧不如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休休有容不矜不伐其克己好善有如此者歷守黃僊二州披草萊闢荆棘寬刑薄賦以與民休息友定之變全活無算其仁恩惠政有如此者建國紀元之初召入京師授以翰林學士時太祖銳意典禮宋景濂方家居明初諸禮悉先生裁定參集眾議各從其長禘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而大祀悉先

陶主敬年譜

全集

世

生一人專議郊則力主分祭以斥歷代合祭之褻社則力主不屋以祛朝議建屋之妄蓋自來大祀之禮未有如明初之善者也其制作宏偉有如此者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蓋先生之為學也以濂洛為法以考亭為宗以闢邪說衛正道為己責其教人也以朱子讀書法為主以程畏齋分年日程為式以呂舍人約為準繩見人談陸學必正色拒之於經無所不通而尤精於詩易守朱子本義詩則貫穿小序兼明古韻而悟吳才老協韻之非觀先生學詩詩云古韻自謂何用協可見焦弱侯陳季立古無協韻之說

先生早開之於三百年之前矣蓋其道德醇厚故輔治無
雜霸之謀其學問該博故議禮無偏頗之迹至於發爲詩
文淵源洛閩吞吐韓歐忠君愛國之忱救時恤民之志時
時流露於楮墨之間又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嗚呼我當
塗自建縣以來道德功業文章一人而已矣先生歿後二
子以官獲罪發家屬爲軍後嗣零落全集刻於宏治間無
再鏡者姑孰爲先生桑梓之鄉世家舊族亦鮮有藏本惟
先生祠堂中一部巋然獨存 先君子與斲宦遊四方先
後購得兩部懼其愈久而愈湮也是以勾稽會萃作爲此

陶主敬年譜

全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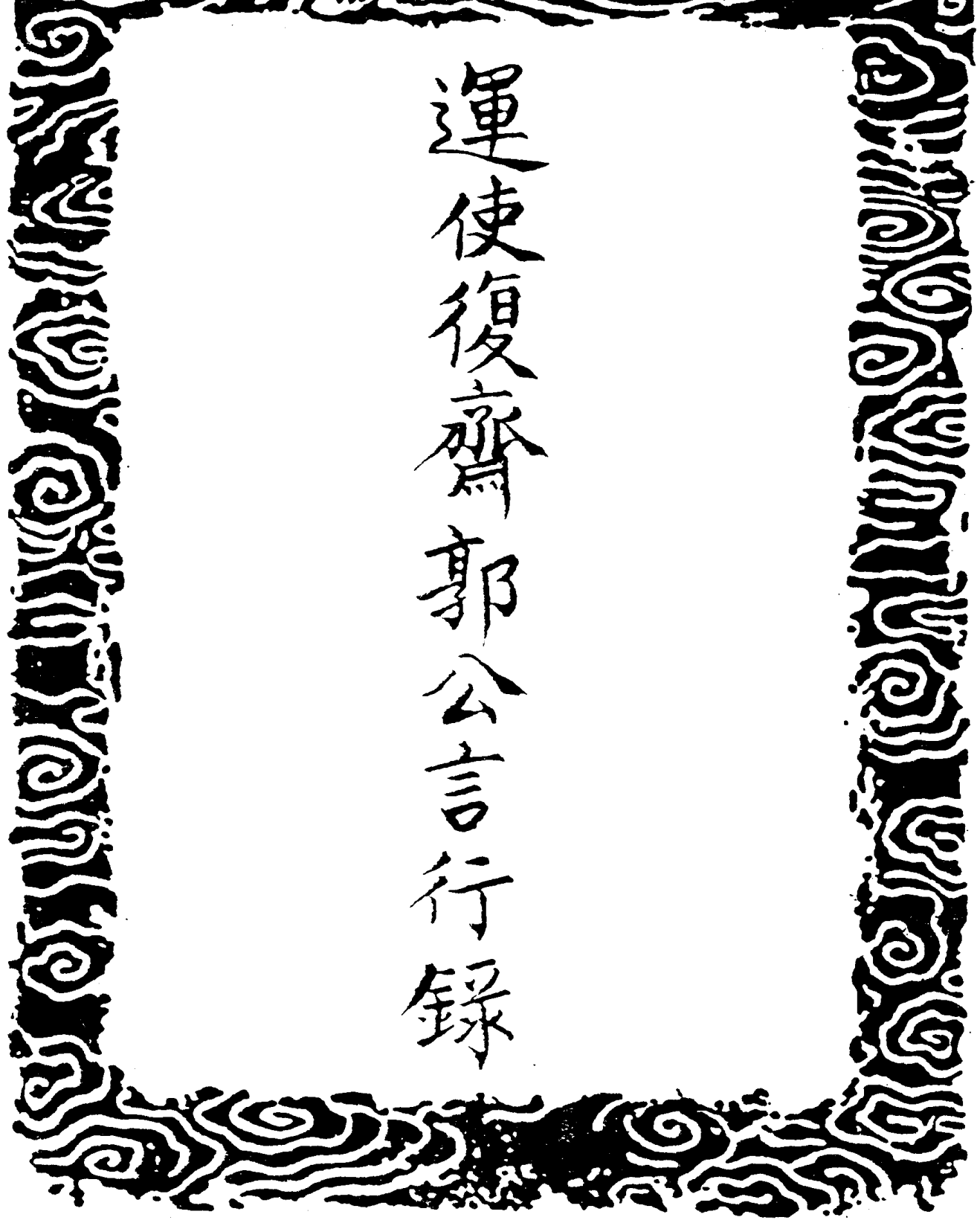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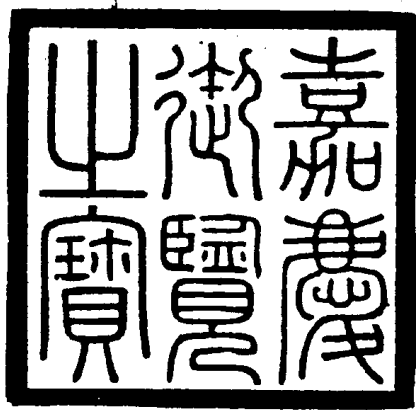
譜聊存先生平生之梗概云道光十年仲秋同里後學夏

斲識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嘉慶御覽印於此

序

工食技傭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無力者不能食以傭士大夫思工與傭之必以技以力而得食於人寧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食否乎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為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粟田委吏不以為淹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

正

二

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平分土而食不以為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撐腸而口以蓄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言行可為法為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為是乎君子學而仕仕而學言願行行願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爽飲清冷如醇酎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興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

歎也已聞漕使古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始學壯而力行既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以身爲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活之有疾疫則官延醫療之浙有民田失料糧者四萬餘石以夫役冒除糧者十六萬石則抉隱懲欺而賦之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漕有冤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鈎沉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皇廟慶元之侯泮郡

倉雙溪之浮梁閩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化闕必置槩必脩此特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耳若夫僚佐之間黎庶之上陰分陰寸千常萬細非善言無以孚其情非善行無以干其事數十年之事業而顧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桃蟠三千里而撮幾枝采幾蒂乎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歸移文所仕官司曰吾少壯驅馳中外在官以儉積倦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畝上以

奉親下資給三弟父嘗戒諸子田兄田也汝無擅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尚在今老矣乃不傷爲兄者心願以已田立約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移鄉郡斯非有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推其所爲於爲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夫非其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也惟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口無定言而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

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爲世之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同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貴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大可不懼哉苟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知太平之治其庶幾乎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獨愚黃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

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大夫凡掾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贊風紀兩職醜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章冊牘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錄誠爲政之範模檢心之繩尺也僕閩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清見乎家諭戶曉之餘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削冗濫員百餘人於亭戶而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而止坐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羣行之宗也若大孝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宗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祿在三山林興祖謹書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徙大名因家焉性姿穎悟六歲知讀書日記數千言博通諸經子史學易於武林侯先生深明旨奧故號復齋詩文不尚華藻辭達而已居家盡孝敬剛介獨立年十九江淮省以儒雅辟充江淮樞密院令史精明廉敏賢勞幾二十年元貞元年掾河南省貞吉河南王性齋右丞馬公每以才幹稱之秩滿章薦為本省幕官時中書荅刺罕丞相甚器重之留掾都省大德九年

勅授承務郎宣徽院都事十一年授承德郎江浙省都事皇慶元年欽定

宣命奉議大夫知浮梁州延祐五年三月授奉政大夫中書檢校八月丁父嘉議府君憂始翰林復初元公號一世儒宗少所

許可惟與公莫逆嘗思公之先君子嘉議府君有隱德時相過從輒拜牀下致之日元公躬治喪事慰賻銘祭情極懇至敬有餘也延祐七年服除九月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正月選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奉定元年十月憲臺

奏擢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十月除亞中大夫慶元路總管兼勸農事四年十月進授嘉議大夫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先大父千戶府君追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祖母林氏太原郡夫人父嘉議府君累贈至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母李夫人累贈至太原郡夫人

初掾都省時定水縣門料工者多虛計公覈實用力省官費一千三百定

車駕行幸晉山姦人劉聚等冒支納鉢草料
丞相使公治之三日而伏罪乃白丞相
奏聞利病許置李歌孫分司印御史刷籍至
今便之復以晉山民饑疫死且盡請給
鈔三百定親沿戶賑濟又以已俸市善
藥命醫療活者三千餘人

除宣徽院都事往者本院歲買湯羊習弊
虛增羊價報數以是用鈔多得羊少公
以實價買實羊比上年羊以口計增三

言行錄

三

千鈔以定計減三千

佐江浙省募勤勞庶績考覈出荒田失科
糧四萬餘石租鈔一千餘定至大元年
濬吳松江役夫歲一名除糧十五石公
視其贖曰役不過二月三月耳而除周
歲之糧何也於是追理十六萬石以充
海運四月立衛帥府摘發軍一萬五百
期以九月終到都來使速之甚迫公曰
今士卒窘迫在道遷延非計之得姑聽

還家收蠶麥繕器甲至不失期何害至
則軍資精銳士馬肅給最諸省

上命賞賜有差初行至大錢法拘民間銅器公
建曰大臣曰廣濟庫宿藏舊錢數百萬
既例許行用止拘廢銅足矣何必毀民
間成器耶上下便之提督繕造局裁制
金線收拾殘餘林屑以補耗減仍銷鑄
得赤金三錠有奇因造省堂宴飲之器
其綜覈事實便宜如此

言行錄

四

知浮梁州首興學校改剡州學殿堂廊廡
塑繪聖賢像設煥然一新括勘出隱漏
田二百餘畝出三十餘石鈔一百餘緡
不給則又捐己祿米以供諸生廩膳厚
幣禮請明經者師三人廣弟子員百餘
每聽政退即率領僚屬畢集講堂與諸
生分序誦說經書立賞試激昂後進彬
彬鄒魯之風矣公治民必先之德教後
之政刑故民皆遷善遠罪觀感速化治

效為諸郡最他如賦役則驗實有戶而定上中下之則於是說名規避者無所逃矣如稅糧則民田之飛走者覈以歸併官田之額重逃亡者折收輕賚於是偏負虛包之名無所容矣酒醋茶課之病民也則均輸之貢金人戶之易名也悉還元籍糧得其實賦得其平民咸便之前此所未見也務農敦本開廢田植桑果輒遺父老酒肉以助其喜此龔渤

三行錄

三

海賣劍買牛之教也毀民間龍舟以絕鬪傷之風因其板木改造州南浮橋百八十餘丈名曰濟眾此吾夫子務民義遠鬼神之訓也居五載州人德公之深有昌江誦詠者百遺愛碣者三憲司舉事備者五省臺考績陞秩一級入檢校中書丁父憂

起知高郵府凡六閱月耳墾田復者六萬餘畝逃民願還者千二百家

同知兩浙運鹽使司先時居民苦於鹽徒虛措之患至是犯者止坐其身不使刑及無辜始也建言減鹽額五萬以寬竈戶終也額外乃增至二萬二千四百又平反鹽徒一十七起由是私鹽屏息課程增羨

僉憲江西激揚務存大體巡歷諸路脩理學校責成課講所至士風翕然吉贛南安饑公竭心賑濟活者數十萬人黜罷

三行錄

二

污吏百餘南康舊無

三皇廟公曰繼天立極三聖一揆固不專於醫建學崇祀設博士弟子員

國朝廣至仁也今南康之民不幸遭疾巫覡是求扎瘥天昏誰之過歟迺捐已俸為吏民先聞者莫不感奮三月而成夏四月

上命賑饑疫幽窮之民假息覲鑿迴生起死者凡數千人於是知剏廟建學之德宏矣

慶元路總管下車之始修學宮考課業而
誨生徒汰濫食以給貧病正賦役之籍
而權勢舶商漕夫有資者無敢避決冤
滯之訟而三百餘事啣哀無訴者無或
遺廣倉庫之儲而上供錢帛之輸無敢
後公以長材敏識剝裁劇郡如轉九流
水舉無凝滯簡書頓清幾致刑措流民
悉歸荒野盡聞賊盜不作年穀屢登一
郡之三代也至於查勘得諸項欺隱錢

九百餘定散給站赤規畫息錢祇待使
客而害不及民檢舉脩造哨船木物未
給價鈔五百餘定盡數以與元輸官之
民而民始無怨此二者尤可以例後來
措置之方信而能勞民役而無殘民其
利安有窮乎儒學歌頌之美者舊去思
之碑皆有石刻數千言往往未能盡紀
也

除福建鹽使時鹽法壞於公私之求亭民

不堪命久矣公曰水不清者澄其源乃
召僚屬而告之曰

國家置而屬所以去姦欺成歲賦厚祿養廉
當夙夜深惟乃位素餐甚懼無以報效
况貪暴乎且亭民汗血煮海終歲勤勞
爾曹不之恤而反刻剝之是欺天也自
今宜滌乃心犯在不恕即日以不便事
宜條陳

省府削貨鹹催煎冗濫者百餘人請給
分司印信以革私鹽侵漁之弊先時每
歲預辦下年課鹽及增餘之數官本不
支惟威以限竈戶不思其苦賣妻鬻子
者有之畏迫逃竄者有之公惻然曰不
紓民力困虛是圖非徒無益也於是遣
吏家諭戶曉悉除去預辦增餘帶耗之
擾至今安之又鹽徒犯法輒延引平民
動以百計因繫歲月刑及無辜莫甚於
此公洞察民隱止坐事發之家朝按其

罪狀得實暮即斷以法於是獄無冤滯
囹圄空虛南臺鹽倉歲入九萬引倉甚
褊小實可貯者二萬耳餘悉在船動涉
旬月往往陷於風濤耗於盜竊公私俱
病公以公廉莅政素洽人心乃勸率鹽
商助木石樂從者如雨繞閩月廣倉屋
五十間不支官帑不勞民力父老咸嘉
公之德立石頌焉公以廉潔自勵其下
化之由是賦日以饒民日以紓雖古之

言行錄

北

循良茂以加矣國子司業惠山馬公憲
閩之日有曰文卿風力肅清神氣開爽
意豁如也持己以廉待人以恕見義勇
為不可干以私議論端確性理粹明尤
深於易詩書之旨氣象淵默渾然儒者
敬歷中外善政美化所在有聲其德可
知矣

建安前進士張復奉題

言行錄後

閩漕使復齋古汴郭公為童穉時已好學
不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
卿爭汲引之臺省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
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收四明遂入閩
為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洽於人心
著於事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
徐古道採摭聞見倣近代名臣言行錄為

言行錄

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皇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
多由中書省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
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暨雜流以萬
計不知幾許莫不食

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貴有能不欺天不欺
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斷然立
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
人惟以富貴為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

之功流芳百世謂之名既無意有為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為大雖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其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異作是錄事皆有徵足信為晉山饑民請粟病民散粟活者三千餘口又為吉贛南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已仁也脩都城定水閘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價比他省三千定穀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脩浮梁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復謂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

下新錄

三

之後真西山能宏道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也公建慶二年間節次欽奉聖朝將宋九儒及許文正公增入從祀以明道統之傳甚盛典也切詳孟子以來秦漢經術尚黃老至武帝時有董仲舒獨能尊信聖經發明春秋大經大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名及天人三策深得孔孟心學之要先儒繼作晦庵朱子集厥大成一時伊洛諸儒繼作晦庵朱子集厥大成一時橫遭禁錮罕能傳習又得西山真文忠公發揚推闡公論開明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君德治道多所裨益請書諸紀體用該傳音齋深所尊敬以授學徒是二儒者時雖不同其傳紹道統則一而已於今未入從祀當職忝居憲佐僭為開陳如蒙轉聞

朝建永錫善類同列從祀平反浙漕鹽寃十其於民化誠非小補云

有七起剖斷定海訟怨三百餘宗先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為必可言所言必可覆初非欲人美我而為之為所當為而已矣彼聞人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恥者惟曰富與貴吾之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為所當為者為難得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即異時之列傳耳復齋公請書人

下新錄

三

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錄者豈不當哉夫
富貴輕於鴻毛言行重於泰山每見文人
詞翰中多以汾陽期公是尚富貴也似與
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行亦
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
史紀其言行亦不過唐一列傳公今官三
品年方耆指使心深道熟使遇汾陽之時
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爲者也蓋謂公之言
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間

行錄

三

焉是錄也必纂纂有績筆以待他日之歐
宋云

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

福州路儒學訓導梁奎黃源深陳文綱陳康
張英陳瓌等欽惟

聖朝定制選用人才從監察御史具才能政事
著明實跡呈臺附籍以備選擢要在於得真
實之才以求得真實之效也然選人當觀平
生之言行舉人當審大節之始終不然則有
名無實先貞後黷者徃徃有之切見嘉議大
夫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郁英才間世偉

行錄

三

器邁羣通經書而識見高明礪節操而表裏
清白始由行樞密院行省掾史以至兩任省
都事三任牧守一任風憲兩任鹽司別歷中
外四十餘年所至綽有政聲並無一毫瑕玷
其嘉言善行可以爲法其美教德政可以化
民其剛廉嚴肅足以革貪穢其謀謨籌畧足
以集事功德馨並秀於芝蘭材大實堪於梁
棟可謂有真實之才有真實之效者似此大
賢誠所罕見本路儒學教授徐東依朱文公

撰宋名臣言行錄例採輯翰林元學士袁學士廉訪馬僉事所作碑記撮其切要爲郭公復齋言行錄備載平生居官治民事跡至甚著明謹抄錄在前乞賜採擇特以

上聞宣付史館紀其勤勞以示爲人臣之法則寵之清要以上擇

袞職之謀猷實非諛辭允諧公論

福州路儒學舉狀

福州路儒學者儒蔡潤老等二十餘名列狀陳御史臺竊見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都鹽轉運使郭郁敏悟過人聰明邁衆博通經史抱負經綸守節嚴於雪霜持身苦於冰蘖始任行省都省樞密院書佐凡所建明以治國大體省減經費愛惜民力爲先可謂經綸之才也至於出守浮梁守高郵守慶元其爲政必以教化爲本興學校均賦役復逃移簡詞訟去思有碑百詠有

頌五事有績具見成效又至於領浙西漕阜民有法裕國多方僉江西憲正身按臨憲綱大振見任本道運使以清苦礪薄俗以莊敬率同僚盡革積年之弊政頓除屬吏之貪心不損民而課額增不罔民而私鹽息膏雨三年之內仁風八郡之中自有運司以來真所未見已蒙本道廉訪司察舉未見施行切緣本官剔歷中外四十餘年觀其平生克己礪行終始勿渝如精金良玉畧無疵瑕方今齒德俱尊精神亦壯其清

風峻節可以爲縉紳之儀表其大材偉器可以爲廊廟之棟梁似此大賢久淹漕計駸尋晚歲未愜輿情欲乞

上聞

省臺擢居重任實付民望

言行錄

七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嘉議義田牒文

嘗聞有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與其專田地之利孰若全兄弟之義與其私於子孫孰若公於宗族古人念有及此義田之所以置也當職係大名路錄事司附籍人戶見居汴梁路錄事司在城崇仁坊昆仲四人長係郁次廸累任錢穀次堂海道運糧百戶次仁安豐縣尹長育教誨各已成立皆

言行錄

六

先父嘉議大夫太原郡侯義方訓也先是父母既老兄弟未婚係子獨力支立戶門仰事俯育義協千家至元三十年間以時直五百貫置到安豐路下蔡縣西鄉濁溝熟地八百餘畝四至具載契據可照父有遺書諸子莫奪弟有義約實兄所資在後歷任中外凡四十年餘無所蓄令切念之曰凡我兄弟皆大人之遺體後有兒女皆郭氏之子孫遂以前業立爲義田與我之兄弟子孫共之歲有所入擇子孫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婚嫁喪塋助有差祭祀
燕嘗禮有具歲終則總其出入聽宗長而會計
之其有贏餘則修葺先塋增置田業庶可廣前
規潤後嗣日有食歲有衣後之子孫必能繼述
使百世之下永為郭氏義田斯不負先人義方
訓也除將置到地段備細數目收支則例另立
仁義禮智字號文簿一樣四本付四房兄弟子
孫永遠收照並不許分析苟違此規以不孝義
論恐後無以示其徵信牒請借用本司印信閱
防文簿以憑遵守仍更為行移所屬官司照驗
施行

The image features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horse and rider in a dynamic, forward-moving pose,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deity or a historical figure. The horse is dark, and the rider is wearing a helmet and armo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llustration is filled with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e border itself is composed of a repeating, stylized floral or cloud-like motif that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畢少保公傳

畢少保傳

畢少保公傳

華亭蔣平階撰

少保畢公自嚴者濟南淄川人也父黃髮公本有名諸生間公二十登科又四年為萬曆壬辰成進士除松江司李諸宿老度其年少不任吏事輒呼其字相與語曰景曾若遂堪此東吳冗劇地耶為之遜謝而去比受事持法平允獄無冤滯尤精於英吏請謁不行所屬有司自黃綬以下莫不惴惴巡方使者屢上治狀在諸人之右松人周紹節著三廉侯傳公其一人也考功法外吏稱職者一再考趣赴尚書省第其高下奏補吏部郎科道等官名曰考選時綱紀寢弛當軸諸臣外為遵考功法而稍以意為出入會鄉貴

畢傳

人有不樂公居要地者陰阻其事公雖奏最不得預考選竟以秩滿量移刑部河南司主事去松之日其父老涕泣卧輿下挽留之不得請傾國祖送及江迺返當是時主爵者既置公郎署時論喁喁以為不平公曰擇官而仕非為人臣者所敢出也終不以此介意部郎秩正六品為天子侍從臣六曹大政屬其筦樞然有官守而不能持論難於示長易於取戾少有瑕釁言官輒撫拾其短以快睚眦巧宦者居此碌碌無所見能以僥倖苟免或求聲華出眾必且有要挾之術以結納當塗鼓動浮譽公獨懇懇款款謹廉法課章成職掌之外一切不問或其事為司局所繫必謹持之未嘗假借以故浮沉即著者且數年宦態殊

滿日文化協會印行

不見工而所至皆有成績可紀調虞衡遷都水正郎陞淮徐參議再起山西參議分守冀寧轉本省副使分守河東其循循實政不工官態猶之佐郡及郎署時雖更庚戌癸丑兩大計再舉卓異無庸也時闕城備禦日疎仕者以邊檄為畏途士大夫自擇便各得善地以去獨以邊地待循分自安不事請託者乃起公陝西參政備兵洮岷三年加按察使復備兵榆林西路地皆孤懸絕塞一垣之外非國家所有登陴而望穹廬牧馬在衣帶間右背羗人背負海戎名雖受撫稱為外藩時時要挾賞額叛服不常數抄畧為邊患公丙辰受事布置一年諸廢畢舉謀知海戎闖入公指授方畧堅壁清野於其歸路設伏以待之敵騎

畢傳

二

猝至望見旌旄斥堠知有備拔營疾走未出峽伏兵盡起出其不意斬獲頗多海戎因而重創終公在邊時無敢南向牧馬者公復為善後計修安邊定邊二城改用埏埴置甕甗睥睨間屹然金墉矣先是西鄙撫賞額數歲增因海戎陸梁諱言清察緣邊文武承藉為奸利公盡加核實汰無名者歲數千金一切賄賂不循利入私橐悉以實常平倉邊用以饒己未復舉卓異蓋是時公歷方面十有三年矣已加銜至右藩經四考治能益著屬秦昌改元蒐採俊望司勳不得已擢公太僕卿時東事大擾朝廷用兵已有年士大夫嘖嘖苦邊事矣遼瀋相繼陷沒闕門震驚議者謂陸路繇三岔河抵廣寧水路繇海蓋抵登萊天津

並屬孔道而天津尤逼畿輔水陸交衝南北咽喉之地餉道所出入不可無重兵以鎮之於是依萬曆十五年萬世德備倭故事復設天津防海巡撫推公以僉都御史膺其任與廣寧撫臣王化貞登萊新設撫臣陶朗先三方犄角時人心危懼言者勸公拜命疾行以安衆心公迺不待勅書飛驛履任時雖建牙而來無軍實可恃部曲草莽士鮮尺伍葛沽口舊置防海營備倭兵二千陸無營壘水無樓櫓不能成軍乃請調水兵於淮浙造戰船如干所部議皆執不可乃變計悉從招募請水師步騎二萬人約軍資五十萬而月餉不與馬復不可僅許馬價二萬甲仗二萬比移咨待發兵部諉工部工部又諉戶部往復數四無

畢傳

三

肯應者及大開帑藏分贍各邊部奏支冊已舉津撫軍需入告而帑出復不與公發憤上書語侵工部工部亦疏辯自是僅補苴成一軍修故太僕少卿王謙所築炮臺以傳烽燧置鎮海營前營後營奇兵營分部操練用故少保戚繼光遺法水兵先習陸操授以弓矢火器步伐技能步戰斬習乃學水戰公自指大沽口黑洋河灤河月坨諸津海扼要多求戰船以置列戍先是遼左之屺諸軍短氣惟鐵山屯民義不屈節皆殊死戰寧遠都司毛文龍亦襲復鎮江生致終養真以獻舉朝為之色喜議欲發兵援之而聲問阻絕無從廉得其狀王化貞遣丁守仁等六艘自廣寧運米接濟得達彌串堡文龍遂遣其屬白惟學賚書

入報徧及朝臣並商人李養心等俱令守仁携之以歸舟泊天津公召其人具言文龍始末未幾又得遼島運官陳汝明投文龍書陳恢復之策辭甚慷慨觀者動色朝鮮使臣吳允謙邊滄等奉國王李瑋表賀登極並投咨於公述遼左情形及文龍狀甚悉公皆奏之朝廷於是始定計援文龍矣津門水軍公未受任時已遣王表以二千人赴援廣寧公又發管大藩以二千人守三岔抵遼之後化貞旋遣赴鎮江饒餉為文龍犄角至是又遣金冠以閩兵四千人繼往擬直趨覺華島時值馭寒行過仙即圮及曹寶甸沙頭颶風大作壑龍俱起舟師隨風四散不能相顧有覆沒者於是收回小海補綴殘缺抵山海關守凍以冰

畢傳

津為期會廣寧復失守熊廷弼王化貞皆抵失律罪陶朗先亦掛彈章公雖封疆所守迥不相及因見國威日削皆諸臣失策所致憤懣內發上章自劾以為策應罔功負朝廷任使藉藁待罪宜付司敗以為不職之戒朝士聞其言不能堪也交口泥之使不得上時聞人魏忠賢用事矯旨橫行錦衣千戶劉儵擅建天津衛退聞副將陳天爵公以不奉駕帖非祖宗制持不肯發飛章上請侃侃申憲章山東蓮妖徐鴻儒起徵兵赴勒公以監軍來斯行叅將劉永昌率五十人往會師前軍已抵德州而妖黨于弘志起武邑以應鴻儒事出倉猝勢甚熾張景州告急後軍守備董世賢移兵一鼓殲之俘斬四千有奇賊平而真保之

兵始至復留津兵千人戍景州餘赴鄒滕永昌屢戰奏捷賊窮鄒縣以守斯行出計以隧道攻之城降賊逸而擒獲賊首徐鴻儒者實公所遣將來燕禧也不三月而蕩平維時雖有東撫趙彥總兵楊肇基而津兵之力為多但主客既殊人情競功初疏列公績甚備及部覆則姑置東功而侯景武叙景武又抑津門而首保撫有陰金吾以去者公亞卿俸已近二年僅晉右都雖曰二級實半級也公恥於言功遜謝而已初津門設鎮以公持節撫軍而以戶部侍郎李長庚董餉侍郎遷去推公代其任別遣憲臣李邦華代公公籍所部兵計遼左關門山東三方調遣者萬一千人尚餘水陸兵滿萬戰馬千匹戰艦營房甲冑軍仗

畢傳

五

火器稱是悉公所創設孫承宗以閣部督師閱邊至津見部伍分明將士精銳嘆曰嗟乎今九邊盡若是何憂戎馬哉公受事歲餘兵工兩部給發佐軍興者不過七萬有奇以三萬成軍計所贏且四萬餘封府庫以待後人蓋公之籌軍事贍而用約他人莫能及者公甫視餉邦華召補兵部右侍郎省津撫官使公兼其任國家功令主賦算者不得握兵鈴司兵鈴者不得闕賦算從無兩柄而合操之者蓋自公始當廣寧失守遼卒入關不過七萬自後士馬日增歲需米豆馴至百二十萬草束至六百萬謂之關運文龍駐皮島歲給十有二萬後益之至二十萬謂之鮮運悉屬公所執掌而運價則取給內部先是關門有陸運

以輓費不貲所謂三十鍾而致一石因悉罷陸從海終歲之間惟四月以至八月可祈靈海若違時揚帆無得濟者自津抵關雖有狂瀾而海道尚可問鮮運則三千里有餘礁石險惡觸之立碎米豆有截漕有召買勢必預集河干以俟揚船之候糧餉舟楫皆具司農告匱運價又不獲時給草束輕浮不可以舟路達難致例派買於近邊各鎮之州縣價重則妨國價輕盡食則病民愆期則病軍諸部議時有齟齬公往往流涕上書反覆數四務求得當至欲以去就爭之語多迫切上竟是公言當鮮運之始有宣諭朝鮮之勅令推官孟養志齋之附運舟以往至是養志歸始知其國廢李瑄而立李倅將有請封之事於是公上

畢傳

六

疏謂不必議討者有三而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朝廷建之語具從信錄中時聞人乳媪相比為奸朝政日亂會癸亥十二月戊戌次年正月庚申再地震公上書諫畧曰臣聞積陰為地萬物之本原羣生之根苑也以靜為常以動為變動為陰越其職以奸陽政在下必有非其職而干預政事者竊以今日之政言之實有可以動天心者臣聞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租制粟擬之權必歸東閣斜封墨勅自古為嫌今中旨屢降輔弼之臣不得關其忠悃縱使盡出聖斷將無啟場竈之漸乎是內批當慎也瑣瑣婦寺裁之以法庶幾保其榮寵若恩逾其分將臨鮮終之戒今爵列五等賞同延世朝廷名器毋乃濫觴是恩澤當節也天

之生才有限在人君培養之爾今骨鯁之臣一言擯斥理學名儒投老岩阿朝宁之上人人結氣因而并棄者不止一人是人才宜惜也軍容不入國天子禁庭豈講武之地糜內帑之金錢使貂璫得專兵柄肘腋之間實基隱禍是內操宜罷也陛下春秋鼎盛將隆堯舜之治乞採芻蕘之言以裨益聖政庶人心悅而天意從之消弭災變莫急於此臣待罪近郊因變陳言不知忌諱竊附經文責難於君之義二月甲寅一日再震三月丙辰數震不已公復上疏極諫皆不省時毛文龍兵勢日振朝廷以為大帥屢奏功級牽制之形遂成文龍亦大聲疾呼索餉濟師屬關門輓輸並時告急適漕艘總集公乃便宜多截留漕粟十

畢傳

七

萬石以應之雖計部議稍不協然士得宿飽論者以擔荷服公公在事前後四年綜核樽節權宜補綴關鮮皆不至匱乏其消息於無形者所省不可以數計而節省奇羨餘銀且五萬餘米豆且二萬餘絲毫必充公家之用蓋至是公服官且三十餘年矣敷歷中外咸有成績大為物望所歸朝議不得已復晉公留都憲臣旋遷南大司農有請留漕折疏曰邇來邊隅多事國用告匱其借南濟北者權也濟北而不至厲南則權而不拂經惟南之經費不窮斯北之灌輸可繼則為南即所以為北也先天啟四年總督倉場侍郎畢懋良議當兩難之時商榷補救之法惟有借解南糧南都倉米雖少尚可支數歲米價雖騰猶不出

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給南軍則有餘應以吳越改折銀二十二萬二千起解南京而以江西應解南糧三十七萬改為北運奉有俞旨久矣然糧多銀少已屬虧損使照議解南猶意少補孰意機會不偶議論陡生今六年三月原任南京總督倉場侍郎魏說奏請搜括脚價三千兩助工而併及二十二萬之漕折謂南京米貴放於官軍勢自不可戶部議覆果謂餉銀缺乏復欲以南補北具題得旨移咨臣部督臣業已回籍臣及司屬莫不相視駭愕良以江西南糧原係額設軍餉計口按月而給三軍恃以為命若糧米既以運北折銀又不留南則視南軍為可有可無之倫南餉真可減可裁之物矣成議具在久奉綸

畢傳

音許而不與何以示信且今日南倉現存纔七十萬石再加兩月折色僅足支一歲之餉荆楚既悉供黔豫章又盡輸北轉眼告罄外解全無數萬饑軍環視而起其禍尚忍言哉前任督臣熟諳此中匱乏或有激乎其言之不虞使後人無所措手一至此極也祈鑒南都空乏之狀勅部酌議查遵前旨仍將漕折留作軍餉大司農公忠體國南北一視當不難翻然易慮轉圜相從也疏奏部議無以難得如請公所至搜剔奸弊事關利害與諸司爭執不肯少挫同列往往却避然皆持正直無可如何每公報轉一官名為尊崇之實置之危疆及聞散地雖班高六卿未嘗一日據要津管鈞軸人柄太阿盡除正類公先以緹帥

勾攝廢弁不發復上書言災變重忤客魏至是忠賢欲變賣南京太僕寺草場助工令守備太監楊國棟喻意公持不可度終為若輩所言不若遠其患乃以衰病求罷溫旨允歸逾年而熹廟崩崇禎改元激揚清濁衆正盡起在廷以清望推公上亦知公有幹濟才乃以原官大司農召公入掌邦計天子求治方新紀綱軍國之事且倚重公矣國初九邊軍餉有屯政有鹽引有近邊民運藉此三者以給邊防未嘗取諸度支東南漕粟自上供祿秩而外悉以養禁軍天下金錢歲入戶部所管太倉庫銀皆供朝廷之用不散九邊九邊止有官軍無主客兵自客兵設而舊制養軍額外又增客餉後邊商本色改折而九邊屯政皆

呈傳

壞邊用自是不繼告諸度支始詔戶部發各邊軍需名曰年例萬歷以前年例不過四十六萬其後數漸增至萬歷中年例已二百七十八萬六千至是九邊年例且三百八十萬而新增關鮮薊密通津新餉又五百萬有奇蓋邊費數十倍於前國用坐此愈絀然神廟御宇之初大倉舊庫積至一千二百萬後宣夏劉峙相繼倡亂東征闕白西平播州三韓水西用兵無虛日天下騷然困輸將矣迨客魏用事並開大內帑藏以結歡邊帥關門一帶裹蹄麟趾繹絡道路羣小因之恣為鼠竊於是累朝之積聚一時都盡天啟六年尚書李守延掌計籍大倉庫尚存十一萬四千比公受事時僅二萬九千七百天子少府不及齊民

一中之產自是籌國者左支右絀而人主鯁鯁然有患貧之慮矣問歲額所入以給邊用所不及者且三百萬有奇然是時所謂加田賦增鹽課減官吏生徒優免祿食一切苟且之術且不能復罷而困絀如是天子為之焦然中夜時時召公問計公為進節用之策大率以國計之不足由於冗冒多而吏為叢弊於是綜核名實清汰什伍有一兵支一兵之餉無得以虛籍曠伍濫費水衡一錢以上錙銖稱量燭照數計吏人雖工為冗弊無所容奸數十年叢弊一時振刷己已之冬戎馬南下公先議堅壁清野預募商人多販芻豆及民間朝夕所需之物以實京城未幾勤王師集皆垂橐而來仰給度支天子亦以國之安危

星傳

責望司計而輓輸阻絕不至公鎮定周詳無張皇之色人心少安客兵遠來饑乏向城內呼號索食公日具乾餼傳食諸軍內官管城門鑰公遣即官餉軍諸門守者禁不得達公屢以入告不得已分遣諸郎於京城內外一切餽糗芻藁悉絕城而下自時上旨一夜嘗數十至公亦削短章嘗數十上躬親巨細自聞警以及解嚴未嘗得假寐頭目腫腫手指副裂成瘡痛僅得給軍不以乏告然諸軍至輒以食咎度支既飽或擇便移軍他所視營壘舊處委棄資糧狼籍彌布問其追亡逐北以一矢加遺者寥寥云及退據灤河關寧中斷公以海運接濟不絕餉道上加公勞績特晉太子太保辭不獲命方告急時公以通州倉積

有漕粟請令京營軍更迭自支計三日可盡竟無一人往者復值漕艘將至公乃委郎官四出匿之葛沽諸僻地得無恙於是更為限期使是年回空早返期明年八月報竣不得沿河守凍踰涉冬春自是乾遲為速朝廷賴之孔兵鼓噪而東樞臣陰主撫局公率鄉人抗章立爭並論經畧措置失宜疏四五上未幾撫局敗始定勦策竟如公言公主計得策在清核各邊兵食日與邊帥大臣詰問士馬之數酌戰守以為厚薄並措撫插賞額先是西邊有卜失免虎墩歹青教漢抄花拱免哈喇慎等三十六家及各口坐門諸部撫賞後卜失免頻年不領賞諸部有至有不至而插恃獷悍欲兼得之又增迎風喫食新賞則例公為

星傳

分別損益以貢馬不至更定折價不盈不絀又改通倉輕費以歸京倉先後所省金錢數十萬計御馬明智象房諸場草料並內供香蠟舊用京商採辦中貴人視為奇貨商人不勝其困公主議易以官買需索遂絕公私便之其任司屬曹郎善持大體外來之以法而中懷平恕棄短錄長俾得自展諸曹郎亦感其公忠體國競驅勉赴功樂為之用上威斷自喜察及淵魚數平臺召對與諸臣面折時政羣下悚息莫能措一詞有所奏對鮮能當人主意者一日召公及大司馬問以兵餉之數司馬無以對公代為條奏邊兵多寡並自陳九邊餉額分別新故遞增之目此時已支者幾何未支者幾何條理粲然如指諸掌無一二

挂漏盈廷嘆羨咸自以為不及天子亦心識其才輸誠委任會推吏部尚書及掌都察院至於再以公周知國計無可代者勿許舊制外吏考成雖亦以賦額殿最顧其法寬至是上獨嚴其典令計部盡核郡縣之輸將不足者歲舉月奏降奪有差乃天啟中司農郭允厚以軍需不繼預徵來年遠餉十之三比援兵四集復命京卿守催本年歷徵舊餉十之五公慮病民乃奏曰今軍興孔亟供應日繁以致太倉告匱支應無術萬不得已而催歷徵舊餉十分之五仍寬其期至秋成八月若王糧邊糧驛遞河工廩俸工食以至光祿內供本色輕費漕折公侯祿米絲綿花紬絹折鹽鈔課鈔兵工二部額設南部改解邊銀等類皆

畢傳

仍舊例所謂暫以歷徵為現徵者止舉太倉而言實於本年求完京邊之五分非索於本年之外亦非全徵大糧五分也臣部屢申明旨雖欲以民財裕軍興實不敢以軍餉開民瘼計臣仰體朝廷軫恤元元之意亦足白於天下矣顧太倉之額緒散絲禁非通敏上才未易周知萬一有司不察猾胥舞文一例混徵則臣之所入無多而民間之荼苦不可勝言矣臣每思及此誠有食不下咽者夫京邊條例諸方不齊如山東河南太倉銀號稱最多每省約三四十萬然亦半屬現徵半屬歷徵分之州縣數彌少矣北直京邊留充召買用在冬春之交無事早徵如山西雲貴俱無京邊南直京邊視山東河南殊少浙江江西湖廣

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諸處多者四五萬少者二三萬許則在州縣分疏不過百計而已及額矣况又有不屬歷徵者乎至於預徵新餉十分之三則專為每地一畝加派九釐之遠餉而言也若並正項錢糧概徵三分豈不失臣部立法之意然則借以恫喝小民恣為橫斂者真假公濟私者也乞勅下臣部備列其數頒布域中令薄海內外共見聖明寬恤斯民至意俟軍興少息即行停止敢有額外概徵致為民病者事覺從重科罪庶橫徵息而民力少蘇矣又請蠲天啟六七年兩年積逋以舒民困以百萬計又請復崇禎五年以後士子優免以興士風又奏修賦役全書定畫一之守移檄天下郡縣各獻版籍集郎官之有心計

畢傳

者開局纂修未成而公去國時雖庫藏久虛徵調窘急公在部六年先窮諸司孔竇以塞漏卮時時區畫摺撫諸不病民事以裒益國計樽節補綴亦足以支稱為救時良辟論累朝名卿守度支者屈指先及公前後計臣迫不能及率一二載罷去未有久於其職專任如公者然上明察見羣臣率多欺罔意頗輕外廷既懲熹宗之轍盡撤中貴人已復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高起潛等監視九邊彝憲入部堂踞上座每事掣公肘於諸曹即常加折辱時時上前短諸執政臣嘗以細故下旨切責諸曹即外廷皆不堪公亦循循守職庶幾無罪每上書言事語多貶損引罪稱謝不能舉措盡意如建牙津門時中朝朋黨日甚上

心惡之先溫體仁以不預枚卜許錢謙益結黨罪上召諸臣面責不已公獨慷慨對曰臣知為皇上籌國計盡職守而已不知所謂黨者何為然自是諸臣門戶之見益堅不左袒稱東林則右袒稱浙西其兩不肯屬名為中立者復自樹氣類與二黨相軋為輕重各盛其羽翼以權力相使公心薄其所為不使其人得相親近公卿間惟公義為可否落落無所附麗諸人或心知其賢以為不能助己亦無推援意計部權差向為大力者負之而趨公定為挨差即輔臣屬意亦不為破例卒未廷試天下士充讀卷官公所得陳于泰擢第一人于泰與周延儒同里衍有姻婭親而素不相協方公取于泰卷入奏時延儒曾以微詞阻

畢傳

十四

公且別有所屬公不從以是啣公體仁入內閣為上所眷注專事苛細深文巧詆求臣下之短以迎合上意今甲既以賦額殿最天下有司考選之役公與吏部互領其事其所欲進退者每授意於公皆執法不肯聽遂決意排去公矣公亦自知不為諸人所容時時稱罪自劾不職狀已復杜門移疾乞骸骨求罷前後十餘上辭旨剴切天子皆溫言慰留責以大義不使得去體仁察眷難輕替計惟得上生平所最疾者一事伺便覺發以陰中之可以得志蓋是時公管計部六年矣內外出入京儲邊需酌劑盈絀之數洞火列眉以家事任之上一日去公不可公又病目實不可支最後連疏乞罷辭益迫切而忌者投隙起矣會

華亭令鄭友玄秩滿朝京師歲輸及額准上上考擢雲南道御史友玄起家循吏聲聞籍甚好以清流自任其言論風旨迫懾體仁體仁察其終為己患乃復察已考選諸臣新舊賦額有中貴人從陳牘中廉得友玄初任青浦時所闕金花銀臨考補解戶部奏題准考指為欺謾體仁持其章屢下所司詰問浸淫不已至引大臣相比為奸以迫上怒遂逮友玄而使公就吏然實無大罪舉朝為之不平給事中呂黃鍾等五人御史吳振英等七人各專疏申救署部事倉場尚書侍郎錢春等三人戶部司務谷燧十三司郎官倪佳慶等四十三人各先後合詞交章申救大意以公掌計勤勞功過不掩大臣股肱心膂之託以一肯

畢傳

十五

下獄重傷國體無以為人臣之勸言多痛切上皆不納禮部尚書黃汝良告老去國亦以為言雖優詔答之終不為動外廷乃知上意為人中所不可以正言得解最後刑科吳甘來一疏曰臣甘來待罪刑垣與聞勅法見所奏獄詞有贓私狼籍惡跡重大者未嘗不怒髮種種上衝於冠鷹鷂之逐猶且不逞其敢為之祝網乎或有所犯不至如此臣又不得不心憐之矣讀律令矜疑諸款年近八十者雖重辟猶議末減通者祝融將屆仰荷聖恩特頒渙汗一時臣民歡聲如沸謂凡在犴狴俱沐寬仁而况居八議三省之列者乎計臣畢自嚴一肯為累五載功隳當其匍匐詣獄童叟垂涕而臣未敢謂自嚴無罪也自嚴之罪豈

獨在鄭友玄一事哉使聖上如天好生思加寰宇而不得全惟蓋之仁罪一使司農片席一推而難其人再推而難其人理繁治劇心計詩練之才廷議廣求而不可得無以釋宵旰之憂罪二使大小臣工黎氓庶士日皇皇焉為之危懼恐一旦觸冒天行濫先朝露罪狀未及著明傳之天下萬世傷皇上優容元老之心罪三自嚴老矣病矣羈身請室者晦朔已周長日煎熬無異永歲此已足以示罰矣臣終不敢為自嚴請也而特有陳於皇上者人君之飭法也嘗使人畏而不敢犯亦使人恥而不肯犯免而無恥者小人之事也有恥且格者盛世之風也故夫章服以禁之褫奪以勵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俊乂而收其用也使

畢傳

十六

自嚴功名無恙皇上方將寵以畫錦錫以封章錄及其後人其為榮籍何如也今舉積勞累級阿保宮階一旦捐之夷於黔首自嚴雖老憊靈無愧於心乎且園扉咫尺之地堂官處焉司屬處焉即向為自嚴所糾之運弁亦處焉所發覺之奸胥積蠹亦處焉使人謂凡列未必禁而縲紲未必辱其於皇上勵大臣以惕小臣之意為何如哉臣以為皇上之激勵自嚴如是足矣倘念其困鬱移時創愧已極比於獄囚之熱審而宥其髦年惟皇上命且此獄也逋餉額數昭昭耳目非有疑情待質即不俟友玄之至先勅所司定罪亦惟皇上命但使自嚴不至庾死獄底皇上之全已多皇上尊循天也雷霆震而萬物知肅雨露施而

萬物知榮時出咸宜清靈旦夕見之矣論者以甘來得告君之體上乃出公請室繼而南京九卿諸寺國子監應天府各堂上官唐世濟等二十一人南京六科給事中戈元禮等南京十三道御史郭維經等公疏亦至一時公論可知矣公奪職歸田踰一年以永寧奏捷叙公轉餉功有旨復公原官致仕復以東粵延綏寧夏甘肅相繼奏捷兵部四上轉輸功先後得旨貴銀有差崇禎戊寅公年七十而卒計聞予祭九壇諭有司造墳安葬一品夫人胡氏子祭一壇附葬贈公少保蔭一子入監讀書公有子三人長際壯次際有次際孚皆以父蔭未仕公父黃髮翁及見公貴受佐郡郎官封母劉及受公部郎時祿養封太安人

畢傳

十七

比登卿貳曾祖以下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如公官母皆一品夫人筮仕以來先後二十任悉第上考制書盈篋極哀榮之典禮官議加上謚會國變未及公生平大節凜然操持峻潔即尋常節令餽遺飲食皆峻拒之公餘奇羨例得廉取為交遊贖送者公亦不納悉籍以歸縣官自文章政術軍國大計而外手無亂營目無傍睇諸凡菽能玩好之細畧不干懷故得一思慮專聰明雖案牘傍午神理豁如執簡御繁事事敏給生平筆札未嘗假手於人及守度支太倉錢穀浩瀚皆親自會計纖悉不遺視草日數千言諸曹郎屬藁具奏或不当意悉出己見手自裁削錄其原文僅十之二三所著有石隱園藏

稿八卷撫津疏草四卷督餉疏草五卷餉撫疏草七卷留憲疏草一卷留計疏草二卷度支奏議堂稿二十卷各司九十八卷俱已刻行世書牘九十六卷尚友編一百一十四卷藏之家塾公在仕途雖未嘗見扼於諸要津然豐功駿譽灼然在人耳目當分守河東時值遼事萌芽蒞總督薛三才疏於朝謂非得公不辦遂推補廣寧備兵山西直指使者李若星又上疏乞留於是文章爭之公難於去就乃移疾歸其同官許維新移書於公曰夫一人之身東支西柱使萬里相爭以為不得其人則疆場不清可以知人望之所屬矣古人以一身係天下安危何以加此藏史氏曰高皇帝不置丞相以六卿分職孝宗祖述

畢傳

六

此意權歸六部任戴珊劉大夏馬文升諸臣膝席而籌大計乃至內閣綸扉之地不得預聞弘治之政號極盛莊烈帝承積弊之後發憤而思致太平然所側席而求者莫得命世英才阿衡傳說之佐意高願廣長偽者得以大言欺之而老成謀國如畢公之流試之已有成效出入省闈者數年朝廷顧易之以為此良有司耳公之自序鹽筴者曰竊嘗計今日盆牢國家似尚未盡鹽之利雖然利亦安可盡也宋鹽鐵使陳恕議立茶法條為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之太深不可行之朝廷惟中等經久可行古今人所見不甚相遠往軍興孔亟二三賈人子願得先輸繼而後行鹽聽其言如饑聞炊津津色喜一時醜使者

往復發難嚴頗不為然迨力絀情見乃知若輩伺急窺便為超次計耳於國用無裨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知言哉因是力守章程破除新議若不易地而歲入加倍未嘗不驚怖其言吾行其所明不敢行吾所疑公之本計大率類此夫當燹廟以後挈餅傾壘之秋國計嗷嗷而一切苟且之說曾不得而動之此其識量夫豈桑弘羊孔僅之徒所得望其萬一者哉使莊烈帝戢其雄心矯虛課實引二三大夫愿朴謹厚如公者置之六官之長與籌兵食久任以責其效天下事未必壞裂至此也於戲何代無才置之宜則興失其宜則亡人主之以社稷託人也又安可易易哉

畢傳

九

附錄

故明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墓碑

往年余以侍郎佐計時 王師方下楚蜀煩於征調
余以職司憂之每咨議朝列間兵部尚書張公秉貞
曰公鄉有真戶部畢公可規隨也又何訪焉昔余嘗
以曹郎事公久其端廉精力有夏忠靖郭湯陰所不
及惜遭末造處橫流而曾不得比烈也非其不幸哉
後二十年余罷政里居通州知州畢君際有公仲子
也以墓碑請余以不詳公事辭畢君曰公得無以前
代事不錄耶恭惟我

世祖皇帝躬秉大誼褒揚忠節以順治九年 特詔
錄甲申死事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立祠京師贈謚

畢附

有差於以策勵臣勞不遺異代恩至盛也先君子忠
於所事勞於其官視死事諸臣無後先公何疑焉余
乃受其狀而次之公諱自嚴字景曾別號白陽淄川
人曾祖恪祖忠臣皆不仕父木有名諸生間皆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公貴也公年二十舉
於鄉又四年中萬曆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陞刑
部主事丁光祿公艱服除補舊職改工部歷都水郎
中簡淮徐叅議丁太夫人艱服除補冀寧晉副使分
守河東引疾去官再舉卓異起叅政備兵洮岷以按
察使調榆林加右布政使內陞太僕卿以僉都御史
防海天津轉戶部侍郎督津餉尋省津撫兼領之加
右都御史移南京掌院轉南戶部尚書再引疾罷崇

禎初起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位六年致仕卒贈
少保公為推官年最少有廉能名扼於鄉貴人不得
與考選僅以部郎量移公不以介意也既居方面遼
督薛三才疏請與俱而晉撫留之力公以副使引疾
者蓋難於去就也其在洮岷榆林皆以威信行邊郡
而却贖銀以實倉粟核撫賞之濫額數千金尤其卓
卓者也時萬曆之末百度咸弛廷臣以門戶相傾軋
巧宦者皆托輿援規速化公獨淡泊自如常曰擇官
而仕非人臣所敢出也吾盡吾職而已以故歷方面
者十三年不得召泰昌新政稍勤乃有太僕之命是
時我

畢附

太祖龍興遼海已奄有盛京進逼西河中朝震恐以
天津咽喉犄角地設海防巡撫即以委公公拜命疾
行衆心以定而建牙之初部曲草創公請調浙直水
兵而造戰艦部議不從再請募二萬人以成軍需五
十萬又不從僅許馬價甲仗四萬兩而三部互諉不
即給公曲計補苴置鎮海前後奇兵四營親督試於
直沽諸口而葺故墩臺以傳海上烽軍聲以振公至
日水師舊伍僅二千及晉餉部則合行營兵得二萬
一千人馬千匹戰艦甲仗火攻具稱是蓋受事歲餘
而所費縣官纔七萬而已蓮妖徐鴻儒之起鄒滕也
公簡師會討前鋒至德州而妖黨于志弘起武邑景
州告急公急檄行營將董世賢還軍前後夾攻之俘
斬四千有奇賊平而保撫之兵始至鴻儒勢孤因獲

並職焉而手擒鴻儒者實公行營將來燕禧也諸鎮撫皆受上賞公僅晉右都不言功也初津門之設鎮也李長庚以侍郎督餉遷去公代之而李邦華來填撫無何又遷去乃兼餉撫自公始時天兵再取廣寧邊守僅山海一線關軍需米豆歲百二十萬草六百萬為關運而別將駐師皮島歲需二十萬為鮮運皆倚辦於公既海道期程不可常而鮮運道尤險惡米豆或截漕或召買必預集河干伺便發而運價領於戶部不時給芻草則輕浮不可以舟皆俵買邊縣價重則妨國價輕蠹食則病民愆期則病軍議者齟齬不一公獨權衡精當每流涕上書以爭之歲甲子關門呼餉島帥亦告急公以便宜截漕粟十萬濟之

畢附

三

廷議莫能難也在事四年權宜構節所省累億萬而餘銀且五萬米豆二萬餘其精覈如此既位尚書司南計有請歸楚賦疏格於部議再以漕折呼籲乃得請南中賴之其疏畧曰國用方匱而借南濟北顧不至厲南可也天啟四年南倉臣委曲圖全實借解南糧之始其時倉粟尚多石直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給南軍則有餘故以吳越之漕折二十二萬解南京而以江西之南糧三十七萬改北運今南庾僅支一年而復以吳越漕折盡起北解轉眼告罄數萬饑軍圍視而起其禍尚忍言哉公之辨析利害持正昌言皆此類也會魏璫欲賣南京草場公持不可先是公之在津鎮也璫逮廢弁公不為發及地震陳言

以慎內批節恩澤惜人才罷內操四事請已重忤客魏矣至是再三阻之慮摠其害遂引疾歸時莊烈帝在信邸久以名德知公崇禎改元乃詔起公入掌國計按明初九邊止有官軍無主客名其餉有屯政有鹽引有近邊民運而戶部之大倉不與焉自客軍設而客餉增及邊商本色改而屯政盡壞乃發太倉銀以贍邊曰年例萬歷以前僅四十八萬至是蓋三百八十餘萬為舊餉而關鮮密薊通津新餉又五百二十萬矣其太倉庫銀萬歷初積至一千二百萬後四方用兵耗費畧盡及客魏盜帑藏以結邊帥羣小蠹窟其中而累朝之積掃地無餘天啟六年尚得十一萬有奇比公受事不滿三萬自是左支右絀歲入不

畢附

四

數出者三百萬人主焦然時中夜召公問計公曰國用不足冗冒多而吏弊滋也惟核汰一法可以下九邊督鎮詰問士馬之數酌戰守以為厚薄而改通倉輕費以歸京倉稽汰西邊撫賞歲省數十萬香蠟芻豆舊以京商採買隸中官公改官買又省十二三而京商無抑配破家之患一日召對平臺首問公及兵尚書天下兵餉數兵尚書惘然不能對公為奏某某地兵幾何最悉乃自陳所司餉額某某新舊幾何今已發未發各幾何一代軍實聚如指掌百僚聳聽皆嘆服不可及會軍興旁午中旨日夜嘗數十下公立奏成手中一一中機宜援兵守兵皆得宿飽朝右倚以安危馬前天啟中尚書郭九厚請預徵明年遼餉

三之一至是復遣京卿守催歷徵舊餉十之五公疏曰軍興孔亟不得已而催舊餉實於本年完京邊之五非索於本年之外亦非全徵大糧之五也遑餉畝加九釐預徵僅科此項若概徵大糧三分則民病矣請列其目頒天下橫徵者罪之時四方饑旱羣盜蜂起供億煩難咨怨不可止然而公之意亦足白於天下矣故事朝審錄重囚吏部尚書定案壬申歲特召公主之蓋異數也時東林浙黨構既久即所稱中立者亦別樹氣類為一部日窺伺爭勝負國計邊防一不問於是人主益孤無倚思欲復委中涓張彝憲者一日來總戶工二部入署路上座掣公肘時撫細微激帝怒公引罪而已先是溫體仁訐錢謙益黨事帝

畢附

五

召羣臣切責不已公慨然曰臣知籌國計盡職守耳不知黨為何事蓋公立朝一以公義為可否嶽立冰凝無所附麗諸公皆心知其賢以不己助莫為推援也體仁既入閣專事文深內求人主微指與俱上下時軍需益亟更嚴考成法即循吏以尤異進者核不及額不與也於是吏部之考選並關戶部而體仁所欲進退者每授意公公不應乞骸骨奏上溫旨慰留再三上乃留中不出最後累疏上辭益切帝度公不可留頗嗟望蓋公持國計六年所凡京邊出納酌劑盈絀權衡不失錙銖先是諸軍脫巾無虛歲而終公在任無聞者故帝不可一日無公而公實病目增劇於是君臣交難而鄭友玄之事起友玄者新授御史

也與體仁異體仁患之乃摘其前令青浦闕金花額臨考補解為欺謾而公核考成不即發為黨徇帝怒逮友玄而下公於理南北九卿監寺科道前後九十餘人連章論救不已得放歸尋以籌餉功予原官致仕銀幣嘉賚馬崇禎戊寅公考終於里壽七十撫臣以聞贈廕葬祭如故事公生平無他嗜好得專一思慮於軍國計案牘旁午神理豁如執簡御繁應機立斷所歷卿貳皆劇職錢穀浩瀚緒散絲棼皆手自會計老吏退立而已所著有石隱園藏稿八卷奏議一百三十六卷已刻行世選定古文尚友編一百卷藏於家張尚書又言公每視事畢人吏退散獨扃戶取會計籍目遷除之納夾帶中次出史籍羣書凡有裨

畢附

六

時政者手錄竟日以為常此立言之所以富也初公既以微罪去其繼公者心計不如操履又異徒悠游養虛好用浮薄口給之人或以書生奏記一言而合輒引拔要職得領大農金錢督糧市馬講張紛拏迄無成效以至於亡天下於是乃思公矣配胡氏累封一品夫人副室李氏皇清勅封太孺人以子際有貴也初公艱於嗣孺人以副室吳氏進遂誕長君際壯公為撰行嗣記次即際有次際子家孫盛錫俱廕官未仕而通州君以文學吏治世其家舊史氏曰莊烈之世求治太急嘗厲法禁用伺察以起媮窳平臺便殿召對無時未謂不精勤也然其長偽者徒以大言敗事而文巧者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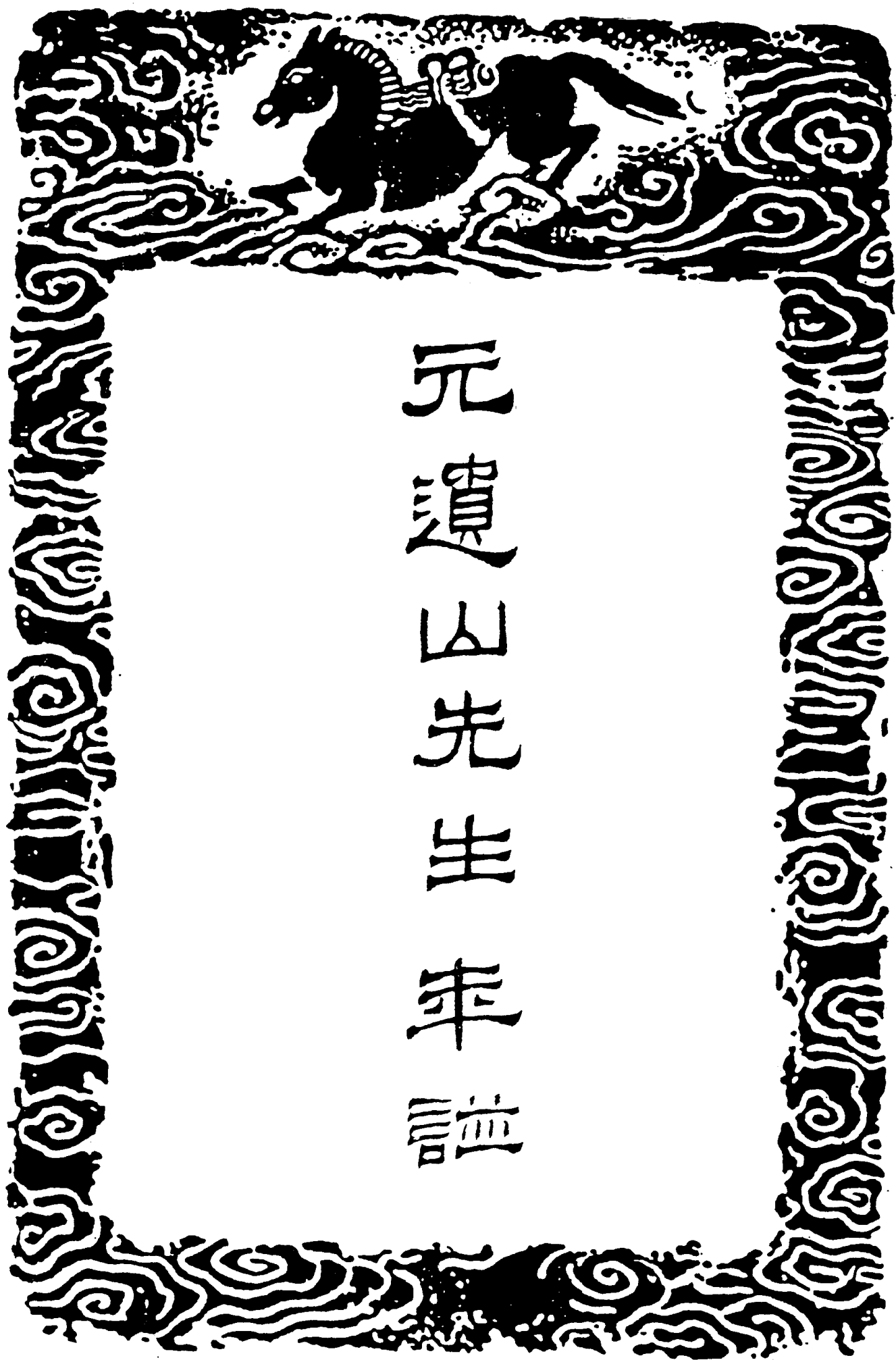
苛察以中人主之意即一二老成黃髮之臣勤其官
守著有勞績將以圖實效計久遠而卒以苛責疑形
困頓扼塞以去如畢公者豈非遇而不過者與
銘曰公序鹽筴利安可盡神明昔賢茶法之論上下
兩等去泰去甚計可經常唯中等近黠估騰口願先
輸錙聞者色喜若饑得糧使者亟請余不謂臧力絀
情見公私俱傷窺使伺急墮我紀綱用絕新議以守
舊章某後公生亦掌國計論說勢繁鹽筴實最先
輸而頌致煩廷議羣公見逼瞑目攘臂某惟守舊得
公遺意質之先民庶幾無罪作為銘詞以示來世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十月吉旦

畢附

戶兵三部尚書 賜貂玉侍 經筵奉 勅校定律
令 南郊合饗分獻五嶽壇戊戌己亥以來文武五
科 殿試讀卷官今 子告益都後學孫廷銓頓首
拜撰

畢附

元遺山先生年譜



道山先生金匱不仕幾三十年其舊都之感故君之思幽憂
慷慨之端悵惻纏綿之故不可明言者悉寓之於詩顧其詩
集分體而不編年其出處又皆散見於他書閱之者但獵取
其辭華剽襲其體格而已究未能得其寄託之所在也乾隆
辛丑客居揚州讀先生之詩而愛之展卷之際身世漠不相
關古今渺不相接然而其情之可以移人者常一往而不可
窮其誠之可以動物者每三復而不能置茫然而來怦怦
焉欲動不自知其何心也既而取金史先生本傳及文集排
比而類次之尋先生所遭之時與先生所處之境而後先生
之出處本末有所攷庶幾先生之詩之命意有所窺蓋其天
懷所感激偶於一物焉而伸之其孤憤所鬱結偶於一事焉
而發之身處於元而心在乎金言盡於此而意繫乎彼細而
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序

陽泉山莊

之所在未敢臆解聊自附於季卿元之之後惜道遠不獲就
正於吾師也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朔歛凌廷堪序

云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序

二

陽泉山莊

元遺山先生年譜卷上

欽凌廷堪次仲編 平定張穆頤洲校梓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先生生

生七月出繼叔父格

先生南冠錄引子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子年二十有一矣

郝經先生墓銘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

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

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

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

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穆案先生本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王氏見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續表堅志云外祖柔服薄王君大宛中卒官又一條云鄭州洛郊有妖人自時為此縣主簿

金史本傳元德明太原秀容人舉不第放浪山水間

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取知名

廷堪案先生以始生七月出繼叔氏中州集所謂先

大夫字德明號東巖者先生本生父也郝經度川集

遺山先生墓銘所謂父格顯武將軍兼行擺威令者

即叔氏隴城府君也故先生集中為第四女配婿祭

家廟文稱德明為嫡伯考中順大夫東巖府君稱

格為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金史本傳中州集謂德

明為先生父但失載出繼一事耳至金詩紀事則云

案中州集載楊叔玉墓銘云先生姓元氏字德明好

問不敢名父故云爾金史傳中不為詳著漫從中州

集所載亦以字書失實甚矣山西舊志中每有金人

元格詩始知德明名格也竟以格與德明合為一人

較金史尤誤夫格為隴城令德明隱居繫舟山不仕

出處判然何不攷之甚耶郭元釭全金詩亦以德明

為即元格今悉正之

又案覃溪師曰集中自注云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

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於忻故文字中以平定

為鄉郡此云宋末謂靖康末也 又案嘉慶五年十

一月翁覃溪師自都門寄示新刻所著元遺山先生

年譜一卷於是取廷堪稿中所未備者補錄焉另標

覃溪師曰以別之不敢昧所自也間有異同之處亦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不復追改懼失其真也 穆案凌氏補錄諸條皆以小則補錄諸條可不復出故全刪之而存其首條以見例

二年辛亥二歲

三年壬子三歲

四年癸丑四歲

始讀書

先生南冠錄引子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今四十年

矣

五年甲寅五歲

從父格官掖縣

廷堪案先生濟南行記云子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

掖縣嘗過濟南又濟南雜詩云兒時曾過濟南城暗

筭存心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只疑行處是前生
先生再遊濟南在乙未七月則知格官掖縣時先生
方五歲也

六年乙卯六歲

承安元年丙辰七歲

能詩

郝經先生墓銘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

二年丁巳八歲

學作詩

先生南冠錄引入八歲學作詩

廷堪案墓銘作七歲能詩與此異南冠錄引為先生

自敘必不誤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年戊午九歲

四年己未十歲

五年庚申十一歲

從父格官冀州

郝經先生墓銘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上路宣

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

泰和元年辛酉十二歲

二年壬戌十三歲

三年癸亥十四歲

從父格官陵川受業於郝天挺之門 穆案先生嘗與田紫芝同從曾大用游

見續夷 堅志

郝經先生墓銘年十有四其叔父為陵川令從先大父

學

金史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太原元好問
嘗從學進士業貞祐中居河南耿耿自信寧困窮終不

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於舞陽

元史郝經傳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之陵川祖天

挺元裕嘗從之學金亡經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日

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世祖元年以翰林侍讀學

士使宋館真州伯顏南伐宋懼以禮送歸明年卒諡文

忠

廷堪案元史所稱元裕即先生也初疑先生字裕之

修史者採諸舊書成於倉卒誤脫之字故趙復等傳

又有元好問竟若兩人後收張德輝等傳元裕之稱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屢見豈先生此渡後或改名為裕歟未可盡以為史

誤也 穆案四元玉錄真若序稱錄人元裕有細州羅

誤然亦不能定其當作何字

又案元史又有一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柴魯別族受

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諡文定

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行於世

此天挺非晉卿也時先後有二郝天挺一為先生之

師一為先生之弟王文簡池北偶談辨之甚詳

四年甲子十五歲

學為時文

先生古意詩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

五年乙丑十六歲

本生父德明卒

先生中州集先人捐館後十年好問避兵南渡游道日

廣世始知有元東巖詩

廷堪案宣宗貞祐二年五月遷都南京是年為甲戌

先生避兵南渡河年二十有五則前十年先生十六

歲

六年丙寅十七歲

七年丁卯十八歲

父格始教之民政

先生南冠錄引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

以為民

天慶觀記子嬰年先大父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五

陽泉山莊

八年戊辰十九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二十歲

長女真生

郝經先生墓銘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溫

廷堪案先生示程孫詩云生女四十年今有為父樂

又云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闕白則知真生先生方二

十也

又案先生子三人長撫次振次摠女五人生年可攷

者惟真及三女順長子撫而已

二年庚午二十一歲

父格卒官隴城先生扶護還秀容

先生南冠錄引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年

二十有一矣

續夷堅志好問年二十一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春先

人疽發于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醫藥懵然無

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

三年辛未二十二歲

崇慶元年壬申二十三歲

廷堪案先生兩山行記子年二十許時自燕都試與

客登南樓者當在此一二年間

至寧元年癸酉二十四歲

廷堪案是年八月癸巳乾石烈執中弑衛王九月甲

辰宣宗即位壬子改元貞祐

宣宗貞祐二年甲戌二十五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六

陽泉山莊

蒙古兵陷忻州屠城先生兄好古遇害先生避兵南渡河

先生敏之兄墓銘兄字敏之諱好古歿於貞祐二年三

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

又荅聽上人書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

十有五

廷堪案元史太祖本紀八年癸酉是秋命皇子朮赤

察台窩闊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

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

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癸酉為至寧元年即貞祐

元年與墓銘所稱貞祐二年三月者不同

又案是年五月宣宗遷都南京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廷堪案是年五月蒙古破中都先生西園詩哀中都之破而作也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

忻州被兵奉母張夫人南渡河寓居福昌縣之三鄉鎮十月蒙古破潼關避兵於女几

先生故物譜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餘蓋無幾矣

廷堪案金史地理志南京路嵩州福昌縣有女兒山九遺山先生年譜凌輯卷上 七 陽泉山莊

又有三鄉鎮即先生避兵所居也

又案前谷聽上人書作甲戌南渡河此又云丙子南渡河二者恐有一誤

又案墓銘稱先生妣河南縣君張氏蓋隴城府君之配也

又案是年有女兒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詩又虞

阪行自注丙子夏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感而有作并

集中如浦金亭示同游諸君及喘亭賦遇諸詩皆當

作於是年浦金亭詩中云我從汾晉來山之而日腹

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煙景獨覺蘇門多語氣

亦是踰太行而南初入懷衛光景乾隆癸卯在京師

大興翁覃溪帥曾以此詩石刻見示中唯空青斷石

壁微茫散煙螺與集作散煙蘿者小異餘皆同書法適美頗類虞永興是知先生亦善書也

興定元年丁丑二十八歲

在三鄉撰錦機一卷以詩文見禮部尚書趙秉文

先生錦機引興定丁丑開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

又趙閑閑真贊興定初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為可教為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仍得以科第出門

郝經先生墓銘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

其本事學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樂為舉子爾區區一

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出百家六年而業成下

元遺山先生年譜凌輯卷上 八 陽泉山莊

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

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

廷堪案金史趙秉文傳秉文字周臣大定二十五年

進士拜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四閑閑其自號也著有

滏水集後為先生座主又本集有三鄉時作七絕一

首又論詩絕句三十首自注云丁丑歲三鄉作皆是

年也

二年戊寅二十九歲

三年己卯三十歲

第三女阿秀生

先生孝女阿秀墓銘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

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己卯生於登封

廷堪案墓銘載先生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
思溫次嚴女冠詔爲官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
適陳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
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繼祖次女阿秀年十三以
開興壬辰三月朔死與墓銘所謂次順早卒者合則
阿秀當名順郭氏全金詩云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珍
詩珠閃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
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順當作珍四女名柔則阿秀
又名珍矣元蔣正子山房隨筆稱先生有妹爲女冠
能詩先生之妹爲女冠無可攷或恐因次女嚴爲女
冠而致誤耳

又案阿秀墓銘作於天興元年所謂尚書省令史者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九 陽泉山莊

即尚書省掾也與本傳合

四年庚辰三十一歲

在河南與李純甫雷淵李獻能同遊玉華谷

李純甫題古仙人辭後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元好

問趙 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又將歷崧前諸刹因憩於

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辭於壁間

廷堪案本集有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

字詩二首又有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卽事

詩二首中州集雷御史淵有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

送欽叔得歸字詩李右司獻能自玉華谷同希顏裕

之分韻得秋字詩欽金史雷淵傳淵字希顏一字李

默應州澤源人登至寧元年詞賦甲科興定末拜監

察御史文藝傳李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擢承安
二年經義進士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勝負上奇之薦
入翰林元兵起論時事不報正大末改京兆府判官
卒於汴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貞祐三年廷試第一
人授應奉翰林文字出爲鄆州觀察判官復爲應奉
俄遷脩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
經歷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值
趙三三軍變遇害餘皆詳先生中州集及劉京叔歸
潛志也

又案本集西園詩自注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又案金初之文皆遼宋故習大定明昌中趙周臣李

之純楊之美始振興之至宣宗南渡雷希顏李欽叔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十 陽泉山莊

宋飛卿冀京父李長源王仲澤麻知幾辛敬之王飛

伯諸人出始爲極盛故歸潛志云泰和大安以來科

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才心文風益衰及

宣宗南渡貞祐初趙開閣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

大愛之擢爲第一又擢麻知幾爲策論魁於是舉子

輩譁然俄欽叔中宏詞科人翰林俄始厭服正大中

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

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譁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

息又云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

由趙開閣李屏山倡之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

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趙開閣晚年詩多法唐人

李杜諸公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

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先生自貞祐南渡河與諸鉅公遊所得師友之益日多故能鬱爲一代宗工蓋先生之生實間氣所鍾集金之大成開元之先聲以主持數百年文章氣運非偶然也集中有李屏山挽章二首趙閑閑眞贊四哀詩諸作益以見先生於師友之誼甚摯云屏山卽之純也四哀者李欽叔冀京父李長源王仲澤也欽叔卽獻能京父中州集云冀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慶二年進士正大中奏充知事官奴之變乃自投水中歸潛志云京父值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三與中州集異長源金史文藝傳云李汾字長源平晉人爲人尚氣喜讀史工詩元光間舉進士不第去客唐鄧間恒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十一

陽泉山莊

山公武仙署爲行省講議官旣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懼汾欲除之汾遁沁陽仙追獲之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歸潛志云爲仙麾下所殺與史異仲澤中州集云王渥字仲澤以字行與定二年進士正大七年朝廷與宋人議和擇可爲行人者仲澤以才選凡拜至揚州制司宋人愛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八年權右司郎中中牟失利不知所終歸潛志云天興改元渥從赤盞合喜兵援武仙鄆州西遇北兵大戰歿於陣亦與中州集異

五年辛巳三十二歲

登進士第座主趙秉文

金史本傳中興定五年第

郝經先生墓銘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

廷堪案先生趙閑閑眞贊云興定初始見閑閑公又

五年仍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又閑閑公墓銘云公之

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又有野菊座

主閑閑公命作詩

元光元年壬午三十三歲

二年癸未三十四歲

往來箕穎與馮璧雷淵李冶劉從益李獻能麻九疇張毅

辛愿李汾王鬱劉光謙白華史學諸人爲友相倡和著述

日富

先生眞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

麻徵君知幾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十一

陽泉山莊

又葉縣中嶽廟記癸未之夏子過昆陽

郝經先生墓銘往來箕穎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

按其什人嚙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塗巍然坡谷

復出也

廷堪案郝伯常所謂往來箕穎大放厥辭應在此時

集中如箕山緱山置酒同希顏再登箕山光武臺穎

亭留別滎亭穎谷封人廟贈荅劉御史雲卿度太白

嶺往昆陽楚漢戰處同欽叔賦諸詩皆當作於此數

年歸潛志云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郝仲純賦

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泄水橫陳

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

眞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

至今埋灑水尋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
鬱波施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眞人清宇宙誰爲豎
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風未覺消沈盡試向春陵望
鬱蔥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
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李欽叔白
文舉史學優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攷先生中岳
廟祀癸未過昆陽則作詩當在是年再攷志所稱先
子翰林者卽劉從益也從益爲京叔之父字雲卿渾
源人大安元年進士有蓬門集見金史文藝傳馮璧
字叔獻眞定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李冶字仁卿樂
城人登金進士第元至元二年以學士召就職麻九
疇字知幾易州人正大初特賜進士張毅字伯玉許
州人張轉運毅之弟字愿字敬之福昌人不仕王鬱
字飛伯大興人劉光謙字達卿瀋州人泰和三年進
士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天興二年叛
降宋史學字學優河南人正大中進士以上並見金
史中州集歸潛志元史諸書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

陽泉山莊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三十五歲

五月試宏詞科程文爲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寶建
德降王世充露布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

先生趙閑閑眞贊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
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
破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座客陳司諫
正叔言八言我黨元子誠黨之邪公之篤於自信如此

廷堪案本集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寶建德降
王世充露布題下注云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
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不及錄又擬
賀登寶位表擬立東宮詔擬除樞密使制擬御史大
夫讓樞密使 擬除司農卿制五篇題下注云正大
元年奉都堂鈞旨作蓋在試前也

又案野菊詩當作於是年歸潛志云正大初趙閑閑
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
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
叢號蟋蟀病葉挂蠟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
公稱其成的也今攷先生有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及野菊拜奉座主閑閑公命作二詩皆七言律見集
中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四

陽泉山莊

二年乙酉三十六歲

在京師權國史院編脩夏還居嵩山作杜詩學

先生吏部掾屬題名記正大一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

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又警巡院廉署記同

又杜詩學引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閑居嵩山因錄先君
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

廷堪案歸潛志云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
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
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
權國史院編脩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

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
 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
 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
 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
 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
 一片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
 鞵貂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鸚鵡裘四壁相如堪白頭
 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著雨只知環佩作離
 聲誰解琵琶得私語有情蜂雄蝶雌雖無情雞欺翡
 翠兒勸君滿飲金屈厄明日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
 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
 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
 臣永平以來太康治四海一家無窮人洛陽城中厭
 醜醜司隸夜過不敢噴王門戚里事豪侈車馬如水
 爭紅塵燒金所玉延上客李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
 炎貴相軋竿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
 青絲馬踏裂因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
 夫防吏急喧驅河南燂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
 生存華屋歸山邱綠珠香魂灑塵土侍兒忍居樓上
 頭君王慈明有率土妾身竄居藉民伍平生作得健
 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攷先生
 以乙酉權國史院編脩官次年除鎮平令則是詩作
 於乙酉可知志所稱末帝蓋哀宗也再攷金史李長
 源元光間舉進士不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時趙秉文

為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長源不之下秉筆諸人
 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當在此時而先生獨不以為
 忤長源被害為詩以哀之復編其詩於中州集始終
 懇懇亦可見其友誼之篤矣長源此詩中州集全金
 詩皆不載先生詩亦與集多異又先生和詩曰後芳
 華怨見集中
 又案本集有乙酉六月十一日雨詩
 三年丙戌三十七歲
 除鎮平令
 郝經先生墓銘初筮仕除鎮平令
 廷堪案郝伯常稱先生初除鎮平令再轉內鄉攷先
 生乙酉歲居嵩山丁亥已轉內鄉令則官鎮平時應
 在丙戌
 又案本集有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及鎮平寄
 姪孫伯安筆鎮平書事自鎮平暫住秋林道中寄家
 諸詩
 四年丁亥二十八歲
 轉內鄉令
 先生長慶新泉記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
 有山焉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今以其地名之長慶
 泉正丁亥子承乏是邑
 五年戊子三十九歲
 在內鄉營長壽新居
 先生行齋賦序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

子十鄰

廷堪案中州集張參議澄字之純別字仲經本川遼東烏惹族國初遷之隆安

又案本集有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詩又觀浙江漲詩自注時拜大赦五日矣攷金史哀宗紀正大五年六月壬戌以早赦雜犯死罪以下則詩當作於此時又攷金史地理志南京路鄧州武勝軍內鄉縣有浙水水經注浙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大嵩山則浙水即析水也漢書地理志析縣屬宏農郡後漢書郡國志屬南陽郡皆作析隋書地理志浙陽郡始作浙即今浙川縣也皆以浙水得名本集誤浙為浙時浙江屬南宋先生何出而至乎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陽泉山莊

又案先生時作令內鄉浙水在縣境故往觀之顧俠君以為鄆陽者亦非

又案本集記夢詩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自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

遂觀法駕導引畫幄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俗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子也則知先生是年又嘗至盧氏

嘗至盧氏

六年己丑四十歲

子阿千生作東坡詩雅下母張夫人憂居內鄉白鹿原構新齋於菊水一讀書其間

生子阿千始生詩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

又東坡詩雅引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又新齋賦序子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

郝經先生墓銘拜轉內鄉遂丁艱憂

廷堪案墓銘載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撫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次曰振太原路參伍

次日撫尙書都省監印釋詩意則阿千當屬先生長子撫也

又案墓銘終喪辟南陽令攷先生官南陽歲在辛卯則居喪應在己庚間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陽泉山莊

又案中州集劉鄧州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除武勝軍節度副使

七年庚寅四十一歲

居喪劉祖謙辟為從事不就
先生竹林禪院記正大庚寅子問居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因為記其事四月望日前內鄉令元某記

廷堪案集中有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詩云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愧一時

墨經果何心首邱自擬終殘喘陟吧誰當辨苦音遙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恩德九原深先生蓋不忍為奪

情之舉也

八年辛卯四十二歲

終喪辟南陽令配張氏病歿內遷尚書都省掾

郝經先生墓銘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

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

又配同郡張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權

貨司提舉飛卿之女

先生孝女阿秀墓銘年十三子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歿

孝女日夜哭泣明年得病於汴梁

廷堪案本集宛邱歎自注嘗李令南陽後十年子為

此縣辛卯七月農司徵子校秦陽陂田又有京居辛

卯八月六日作詩致郝伯常墓銘於正大中辟南陽

令後即云詔為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

轉為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脩起居注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五

陽泉山莊

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金紫魚袋

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匱不仕入翰林知制誥繫

之於天興初則其餘皆當在是年也京居詩蓋內遷

時作又先生良佐碑云為東曹掾吏部主事在天興

元年金史哀宗紀先生由尚書省掾為左右司員外

郎在天興二年再改金史百官志尚書省左司員外

郎一員正六品都事二員正七品右司同先生為左

司都事亦在天興二年見完顏奴申傳皆與墓銘互

異今據本集及金史編輯而附記墓銘於此以備攷

又案金史哀宗紀正大八年四月大元兵平鳳翔府

則集中岐陽詩三首當作於是年也

天興元年壬辰四十三歲

在京師官東曹掾吏部主事冬哀宗將東狩先生言於時
相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未及行是年三月女阿秀
死

金史本傳天興初擢尚書省掾

先生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天興元年六月故禦侮中

郎將陳和尚死節事聞詔擇文臣相與往來者為褒忠

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

又趙閑閑真贊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

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

又南冠錄引京城之圍子為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

狩之役言於諸相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

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也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五

陽泉山莊

又阿秀墓銘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廷堪案本傳云天興初擢尚書省掾與之除左司都

事與墓銘異亦與辛卯京居詩不合先生文中所謂

東曹即左司也蓋先生由南陽令擢尚書省掾當在

去年辛卯而遷左司都事則在是年也

又案是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始改元天興十二月

哀宗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圍南京本集有壬辰十

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五首

二年癸巳四十四歲

蒙古速不臺圍京城甚急時先生為左司都事白留守完

顏奴申及副樞完顏習捏阿不欲立二王監國效春秋紀

季入齊之義以全兩宮及皇族二王荆王曹王也議未決

明日西面元帥崔立反殺奴申阿不以太后令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以先生爲左右司員外郎立自稱鄭王遂送款蒙古脅百官父老立碑頌功德劫太學生劉祁撰文磨甘露碑刻之四月先生至青城五月北渡

金史完顏奴申傳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庶問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爲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日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

陽泉山莊

車亦謂之死耶阿不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卽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爲此事也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奔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此兵中已有曹王也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諭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崔立與其黨爲變

又哀宗紀天興二年正月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舉兵爲亂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捨阿不勒兵入見太后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尙書令鄭王弟倚平章政事侃

殿前都檢點其黨李朮魯長河御史中丞韓鐸副元帥兼知開封府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完顏合谷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尙書溫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劉仲周並爲參知政事宣徽使奧屯舜卿爲尙書左丞戶部侍郎張正倫爲尙書右丞左右司都事張節爲左右司郎中尙書省掾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都轉運知事王天祺懷州同知康瑋並爲左右司都事遂送款大元軍前癸酉元將碎不斛進兵汴京四月癸巳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甲午兩宮北遷又崔立傳二相遇害立還省中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召承恪以太后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

陽泉山莊

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凡除拜皆以監國爲辭

又上若虛傳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牌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

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邪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邪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其剛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先生內翰士公墓表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崔奕輩恃勢作威公自分必死奕輩不能奪竟脇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劉邪歸潛志錄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五

陽泉山莊

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子家齋尙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子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子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爲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子卽辭曰邪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邪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子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

亦如此矣子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子因語其事且曰此事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白布衣中爲

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邪因遂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卽畧爲草定付裕之一

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請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子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五

陽泉山莊

旣入卽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旣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偕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請公在請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衝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

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卽於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亦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齋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美 陽泉山莊

碑有司收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人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揚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辨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

廷堪案崔立功德碑事爲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

覆詳攷知其爲劉京叔所撰無疑也他不具論歸潛志乃京叔所自著之書載撰文始末甚詳其語皆游移無定蓋有愧於中而不覺其詞之遁也試卽其所記而論之其曰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出於不得已是以揚雄自解其撰文之慚也其曰欲以死拒則吾二親何以自存是以二親自釋其撰文之罪也其曰知不能解卽畧爲草定則已自承不諱矣乃云其文皆衆筆其誰信之其曰齋告身三通付余輩則已受賞不辭矣乃云諸公欲嫁名又誰信之旣以碑序誣先生矣而曰銘辭存余舊數言則天良益不容盡泯焉旣以起草屬先生矣而曰書某名在諸公後則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美 陽泉山莊

真情或有時一露焉其曰並無褒稱崔立之言夫諛詞非出己手何煩代爲未減乎況陵川集有林希極口吹堯之語爲明徵也其曰王丈爲定數字夫惡名已有所歸何事過爲株連乎況金史有王若虛以死自誓之文爲左驗也良山當時迫於威勢事後物論不容欲辭其名難昧其實聊爲此以分己之謗耳易傳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其京叔之謂歟金詩紀事未見歸潛志足本乃謂先生受誘不爲無因亦昧於知人論世矣辨詳下卷己亥年又案完顏奴申傳天興元年正月戊辰集官民間計又曰明日戊辰崔立與其黨爲變哀宗紀亦云正月戊辰崔立爲亂則奴申傳兩戊辰必有一誤又奴申

傳先生已爲左司都事而哀宗紀乃云以尙書省
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亦小異至墓銘所謂天興
初入翰林知制誥者未審在何時也

又案本集佛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當作於是年
金史地理志南京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日雪香亭
亭北則后妃位也此禁掖嚴密之地是年四月癸巳
崔立送二王及諸宗室於蒙古甲午兩宮北遷故先
生人覽故宮而興感也今詳詩中有云爲向杏園雙
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是時金源妃主始遷青城曰
過明年者借雙燕而傷身世之飄零也又云若爲常
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是時哀宗車駕尚在歸
德曰望宋州者借登樓而念君臣之瑣尾也又云批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陽泉山莊

奏內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言故君去冬始東
狩也又云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言此
身今夏將北渡也雖未明紀歲月而行間紙上歷歷
可尋况哀宗於是年五月始走蔡州今詩尙云望宋
州宋州者歸德也則在五月以前可知又詩中如海
棠流鶯暮春等語景物亦在三月四月之交皆可爲
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證楊升庵藝林伐山以爲詠
宋徽宗時事誤不待言金詩紀事辨之日遺山集中
雪香亭雜詠乃金亡之後重過汴宮而作黍離之感
觸目興懷自髮鬢自傷故國非爲隔代詠也其說
當矣然不知卽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時而漫云重
過汴宮是於先生詩亦未之深攷也又王文簡詠先

生詩蘭成賸有江南賦落日青山望蔡州誤宋州爲
蔡州蓋以金亡於蔡州故云然不知作是詩時哀宗
尙未至蔡州也又純和殿詩中作醇和與金史異
又案金史悉本楊渙然汴故宮記仁安殿之次曰純
和殿西日雪香亭故本集題下注云亭在故汴宮仁
安殿之西也

又案本集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云塞外初捐
宴賜全此言蒙古初起也當時南牧已駭駭此言中
都繼陷也只知道瀾上真兒戲此言武仙鄭州之潰也
誰謂神州遂陸沈此言崔立汴京之降也華表鶴來
應有語此言徙百官也銅槃人去亦何心此言遷重
器也與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閣古今此哀二王
之被害兩宮之播越也又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詩
三首又南冠行自汴登已秋爲曹得一作又癸巳除
夜詩云更殘鐘未動猶屬出京年則先生北渡在天
興癸巳明甚堯山堂外紀庶齋老學叢談諸書以爲
在壬辰者皆誤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陽泉山莊

三年甲午四十五歲

羈管聊城作南冠錄

先生清真觀記歲甲午余自大梁羈管聊城

又南冠錄引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選在襄漢遂有
彼疆此界之限姪傳停禁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
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余年已四十有五殘
息淹淹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

河南元氏哉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
又學東坡移居詩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
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

廷堪案是年正月戊申哀宗在蔡州傳位於東而元
帥承麟是為末帝己酉蔡州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

末帝被害金人

又案本集學東坡移居詩八首當作於是年詩中有
云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勾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東
縛毫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
託此其證也又云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俄
民居卧榻糜益益致密公寶章小集詩自注甲午三
月二十有一日為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即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

陽泉山莊

所謂住佛屋者蓋在未移居之前也

又案本集甲午除夕詩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
望復然已恨大官餘麴餅空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
德三千 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
衰淚灑吳天此詩首句哀金社之已墟次句冀金源
之復振三句感汴京之被圍四句痛義宗之不返五
句言禮樂之明備而懼國史之淪亾也六句言章廟
之激平而思興陵之德澤也七句則紀金代享國之
數也八句則傷曩臣去國之情也一篇之中故君故
國之思纏綿悱惻先生真完顏氏忠臣也

又案集中有得姪傳信二首及懷益之兄詩攷南冠
錄引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又云姪傳

俘繫之平陽存亾未知此三詩或當作於是年也又
姪傳一本作姪搏先生承奉河南元公墓銘云公諱
升字德清兄隴城府君則先生叔父也又云無子以
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亦作搏字與先生子撫振
摠偏旁俱同則作傳字者蓋誤

又案淮右詩及續小娘歌皆作於是年淮右詩云淮
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
突騎誰當擣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
村空餘韓偓傷時語留與曩臣一斷魂續小娘歌云
黃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為向淮西諸將
道不須誇說蔡州功並譏宋人渝盟助蒙古以蹙金
而自失輔車唇齒之計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上

三

陽泉山莊

元遺山先生年譜卷一

元道山先生年譜卷下

欽凌廷堪次仲編 平定張穆頤洲校梓

蒙古太宗七年乙未四十六歲

與李天翼杜仁傑遊濟南

先生濟南行記予兄時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乙未秋七月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

廷堪案自是而後先生在蒙古故以蒙古紀年時蒙古尚未有年號是年亦為宋理宗端平二年也

又案本集有半山亭招仲梁飲詩泛舟大明湖詩自注待杜子不至濟南行記亦云泛大明待杜子不至

杜子即仲梁也又有送李輔之官青州詩汝中州集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陽泉山莊

李警院天翼字輔之固安人貞祐二年進士汴梁既

下辟濟南漕司從事全金詩杜仁傑字仲梁一字善

夫濟南長清人元時案徵不起與先生善先生嘗稱

其詩似李長源麻知幾也

又案案中乙未正月九日立春詩云重碧總誇燕市

酒小紅誰記上林花又濟南雜詩云別有洞天君不

見鶴山寒食泰和年是亦旌邱之誕節宗周之行邁也

八年丙申四十七歲

客冠氏令趙天錫所三月偕天錫往泰安會行臺嚴質因

游泰山旋返冠氏六月馮內翰壁見過九月作東坡樂府

集選

先生東游紀畧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於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

又贈馮內翰詩序內翰馮文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

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父

皆從之問學某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

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唯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

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某在冠氏杜駕見過

又東坡樂府集選引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

廷堪案元史趙天錫傳天錫字受之冠氏人辛巳春

歸行臺嚴質以功授冠氏令戊戌征宋還卒於冠氏

元道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陽泉山莊

又嚴實傳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庚辰七月來歸不

華黎承制拜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辛巳改

東平入居之甲午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庚子卒年五

十九中統二年追封魯國公諡武惠是時當金亡之

後嚴實能養士故金之故老中州之名士多往歸之

而天錫為冠氏令亦嘗延致名儒攷論今古先生自

癸巳北渡至戊戌還鄉客冠氏者凡數年皆依天錫以居者也

又案歸潛志馮內翰壁字叔獻致仕歸嵩山結茅玉

峯下自號松庵徜徉泉石間釀酒名松澆味勝京師

採蘭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鬪齋會壬辰之亂北歸

由東平至鎮陽以歿年七十有九又先生內翰馮公

神道碑銘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語及舊事往往色揚而神躍正指是年事叔獻眞定人故云還鎮陽所謂山東平者蓋自嚴實處來也

又案冠氏縣爲漢館陶縣地宋書州郡志魏分東郡及魏郡爲陽平郡治館陶縣故先生句稱冠氏爲陽平也

九年丁酉四十八歲

客冠氏冬往東平

先生與福禪院功德記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

又遽然了墓碣銘丁酉冬復來東州

廷堪案是年亦爲宋理宗嘉熙元年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三

陽泉山莊

又案先生是年嘗至懷孟元史地理志懷慶路元初

爲懷州太宗四年行懷孟州事丁酉秋見淨文於山

陽當在懷孟時攷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山陽縣太行

山在西北又金史地理志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

村爲山陽縣隸輝州蓋因漢舊縣而置元省故城在

今懷慶府修武縣魏村漢獻帝爲山陽公居濁鹿城

者卽此故先生別置懷幕府諸君詩云太行醜秀在

山陽又過濁鹿城與趙尙賓談山陽舊事詩云因君

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是先生所稱山陽皆

指懷州漢志又有山陽郡治昌邑縣故城在今濟寧

州金鄉縣非此山陽也

十年戊戌四十九歲

自東平返冠氏秋始挈家出懷孟歸秀容

先生范鍊師眞贊戊戌之夏丁過東平留宿正一宮

又千戶趙侯神道碑銘侯諱天錫世爲冠氏人子往客

陽平者六年歲戊戌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

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子與之偕分道新鄉置

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而也明日

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

已於是疾馳而去不返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

廷堪案先生自癸巳五月北渡至是凡六年始克歸

里故集中有戊戌秋八月初二日別冠氏諸人詩又

有戊戌八月二十二日入濟源寓舍詩戊戌十月山

陽兩夜詩皆自冠氏還鄉道中作也攷別冠氏諸人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四

陽泉山莊

詩云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

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云六年貧與趙侯神道碑

客陽平六年者合蓋自癸巳統計也云平原者卽指

天錫蓋先生得歸天錫之力爲多故詩及之又初挈

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亦作於是年其詩云并州一

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先生自貞祐四年丙子

避兵南渡河至此凡二十三年云二十年者舉大數

也

又案讀書山卽繫舟山先生本生父東巖公讀書處

也趙開閣滄水集題東巖道人讀書堂詩序云裕之

先大夫讀書於此東巖其自號也山頭佛屋五三間

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妨從我改更稱元子讀書

山先生詩云天門筆勢到開閣相國文章玉筍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自注繫舟山先大夫讀書之所開閣公改爲元子讀書山

又案別冠氏諸人詩諸本皆戊戌顧俠君元詩選作戊辰者誤

十一年己亥五十歲

先生以金之實錄在順天萬戶張柔家乃言於柔願爲撰述柔奏上方闕館爲樂夔所阻乃構野史亭於家著述其上當是時渾源劉祁因撰崔立功德碑爲清議所持乃力以碑文誣先生及王若虛與之共撰以分其過樂夔楊宏道曹居一輩皆附和其說先生弗之辨也唯於秋夜詩及外家別業上梁文二篇微示其意而已後陵川郝經作辨元遺山先生年譜凌輯卷下

五 陽泉山莊

磨甘露碑詩始爲之力白其誣

金史本傳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阻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蹟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又完顏奴申傳贊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郝經先生墓銘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

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闕館爲武安樂夔所阻而止

先生秋夜詩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邨春雷謾說驚坏戶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罇酒何人與細論

又外家別業上梁文遺山道人蟻蠹書癡雞蟲祿薄狼以勃窣架蹠之跡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李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旣往下車而付之杞有觀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卷下

六

陽泉山莊

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倭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謫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砥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龜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鼓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俾延殘喘

又外家別業上梁文自注子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誘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

郝經辨磨甘露碑詩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
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溥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
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卽用宰相
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閣流涕數餉黃封幾斛
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視
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廷堪案本集己亥元日詩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
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鄰
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故以構野史亭繫之此年
又集中有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
龔看月詩又倪莊中秋詩自注己亥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七

陽泉山莊

守戍寅降太祖還其舊職乙酉授行軍千戶保州等
處都元帥崔立以汴州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
史館取金寶錄并秘府圖書訪求耆德衛送北歸太
宗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辛丑升保州爲順天府中
統二年以金寶錄獻諸朝致仕又地理志保定路金
順天軍元太宗十一年升順天路置總管府至元十
二年改保定路致是年己亥卽太宗十一年與柔傳
辛丑升保州爲順天府者差二年

又案金史紀事云秋夜詩爲汴京之難言之也金史
文藝傳云天興二年崔立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
功德碑崔奕召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自分必
死以理論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

赴省元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祁等因辭而別數
日迫促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
自爲之旣成以示若虛乃其刪定數字則當時碑文
皆以爲裕之所作其不免於物議可知詩中悲銜坯
戶冤抱覆盆傷九死之餘生慨百年之身世曹聽耳

食寶繁有徒樽酒細論所以嘆息于告語之無人也
攷所引金史出王若虛傳文前皆本先生內翰王公
墓表後數語卽本歸潛志此作史者不能決擇牽連
采入何可引以爲據且郝陵川詩所謂曹聽翁者卽
先生上耶律中令書中燕人曹居一歸潛志中曹通
甫也鮮于樞困學齋雜錄曹居一字通甫一字聽翁
通甫爲及甫之弟見先生集中所云造訪二三常卽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八

陽泉山莊

其一今乃云曹聽耳食寶繁有徒竟以曹聽二字作
曹好曹惡解認爲泛指時人其疏若此宜乎論先生
此事不能得其要領也

又案金詩紀事云外家別業上梁文中云左曹之斗
食未遷時裕之尙官左司都事其後梁王監國始遷
左右司員外郎也東道之戈船已御時天興元年春
元兵已駐鄭州海濰寺進攻汴京也圍城數月外援
莫至奴申乞和訛可出質請罷攻而不得議親捍而
大奔車駕蒙塵輿情無主眾欲推立荆王守純以城
降元如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所謂人望荆兄之通好
義均紀季之附庸也其時裕之實請於奴申與阿不
欲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翼日而乃有崔立之變

二相被殺故有上書宰相喋血京師存趙有謀哭秦無淚之歎也至云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似乎當時碑文仍出劉京叔手苟如史所云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則安得復云蜀家降款具存李吳之世修趙王碑文何預陸機之手迹耶此論頗爲得之特所見歸潛志僅前八卷未覩足本故不能斷定耳其實碑文爲劉京叔筆詳見歸潛志第十二卷已錄於上卷天興二年癸巳并附辨於其後蓋文中伊誰受賞卽歸潛志告身三通特賜進士出身及陵川詩數罇黃封幾斛米之事也於我嫁名卽歸潛志裕之落筆草其事金史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之說也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九

陽泉山莊

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爲之耶比而觀之論者亦可以了然矣又天興二年正月哀宗戰於衛州敗績夜登舟東幸歸德故曰東道之戈船已御今謂指元兵駐鄭州亦誤鄭州在汴西非東也又案金詩紀事云外家別業上梁文注中所云中令君蓋耶律楚材也楚材爲文獻公履之第三子仕元爲中書令裕之獻書卽在癸巳歲之四月於金爲天興二年於元爲太宗之五年時汴京變後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故裕之舊書楚材請以一寺觀費養天下名士也書中所收舉者自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外時輩爲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鵝濱人王賁臨淄

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冷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陽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卿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蕭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共四十九人內劉麻二人之名皆在焉然則所云造謠二三得毋卽指之耶但裕之與信之素厚內鄉隱居河汾投老始終未嘗有閒京叔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十

陽泉山莊

父子兄弟其始亦極爲裕之所推許卽晚歲輯中州集時論雲卿逢門先生集中詩尙云二子祁俱有名於時未聞有所譏貶如文中養虺成蛇設弓射羿何甚也然猶稱之曰名流不深斥其人也諉之曰幼明其非得已也復爲之解曰命由成制則又似于京叔之撰文翟奕張信之輩實使裕之促之者更爲之解曰佞豈願爲又似乎京叔屬草既定之後裕之亦嘗畧爲刪改者後乃盡舉其過歸之一人是以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誣也攷先生修史爲樂夔所阻劉京叔又引曹通甫詩爲先生撰碑之證此三人皆書中所收舉者非卽造謠二三之明驗乎若以與京叔兄弟始終無閒及中州集中論次劉雲卿

詩無所譏貶爲疑則所見尤淺夫先生著作關乎國史豈可以一己之恩怨紊千古之是非且集中尙有贈荅樂丈舜咨及送曹及甫兼及通甫詩而楊叔能亦歸潛志中引其所作之詞爲證者先生則并爲序其所著小亨集是先生於數人皆無所介意不獨京叔兄弟也蓋先生所以不死者爲國史之故非爲富貴聲譽國史不以其志已遂遑恤悠悠之口哉然其存心忠厚亦於此可見至于文中命由威制佞豈願爲二句在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句之下乃原諒京叔之辭與歸潛志爲一觀計劇秦美新等語正同文義甚明顯而以爲先生自解其促京叔及刪改京叔之文之語何其慎也益不足深辨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十一 陽泉山莊

又案金史紀事云遺山集內翰王公墓表云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詔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辭情

間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則碑文之出於劉京叔手可知伯常詩中勒文頌德召學士溥南先生付一死謂王從之能顧名節也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豈於時京叔撰文其弟文季亦在圍城中便爲之上石耶書丹即用宰相血傷奴申阿不之見殺也父老來看間流涕明非京城父老意也數罇黃封幾斛米卽遺山上梁文中所云受賞也賣卻家聲都不計當以二劉之高祖南山翁攜從會祖西巖老人汲父御史從益於金源氏百年以來世爲高門今乃以此墮其家聲爲可惜也但林希二字殊不可解或以麻字之減文爲林信之自號貽溪復以貽溪之反語爲希耶信之爲秉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十三 陽泉山莊

彛之孫亦有家聲但與詩所云兄弟者不合或卽爲信之語以起草讓京叔而以刻石自任耶末云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所以爲裕之訟冤者雖切然亦未嘗謂不與其事者蓋裕之自尙書省掾遷左右司員外郎實爲崔立所署其受誘亦未爲無因也及伯常詩中林希更不顧名節句係用宋林希名節掃地語事見宋史林希傳以喻京叔並無深文乃穿鑿附會以麻信之當之誤矣又謂先生左右司員外郎爲崔立所署受誘不爲無因則尤誤金史稱凡除拜皆以監國爲辭安得謂崔立所署必若所云則陶潛之建威參軍不得爲晉處士管寧之太中大夫不得爲漢逸民也且伯常此詩原爲白先生之

冤而作故首冠以辨字幾於大聲疾呼今乃曲爲之
解謂有微辭則不獨誣先生並誣伯常矣烏可哉再
伯常詩兄爲起草弟親刻句亦與歸潛志異志云工
書人張君庸

又案本集雜著詩九首中云六國孱土走下風神人
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亦
借秦事而譏崔立碑也

十二年庚子五十一歲

家居秀容四月嚴實卒往東平

廷堪案本集有庚子三月十日作五言律詩一首又

杏花七言律詩二首自注云庚子歲南庵賦蓋皆家

居作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三

陽泉山莊

十三年辛丑五十二歲

客東平行臺嚴忠濟所

先生故帥閻侯墓表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載之盛爲

具召余及大興張聖與祁人宋文卿東光勾龍英儒類

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

于家之養素齋

廷堪案是年十一月太宗殂於和林行殿亦爲宋理

宗淳祐元年

又案先生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云以庚子四月己

亥薨於私第之正寢又云五月壬申葬於鵲里之新

塋又云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以神道碑爲請則

先生往東平當在去歲庚子嚴實薨後故閻侯墓表

云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也又元史嚴忠濟傳忠濟

一名忠翰字紫芝實第二子辛丑太宗命佩虎符襲

東平路行軍萬戶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命忠範代之

幕僚如宋子貞劉肅李和徐世隆俱爲名臣是後先

生往來東平皆主嚴忠濟家

又案嚴之即閻侯也名珍上黨人張聖與郭氏全金

詩云見續夷堅志爵里無攷今據此則聖與當爲大

興人又雲嚴詩序稱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

蓋遼金之世族也

壬寅年五十三歲

家居秀容

廷堪案是年春太宗昭慈皇后稱制攝國者五年元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四

陽泉山莊

史本紀不紀年但書千支今從之

又案本集晨起詩題下自注壬寅正月九日詩云

火青發語夜闌柴刺寂寞掩春寒歡悵已向杯中減

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需唯藥物一錢不直是儒

冠擊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自注時欲經

營神山別業是知先生是年蓋家居也

癸卯年五十四歲

客燕京冬還秀容復往燕京

先生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歲癸卯秋九

月某客燕中

又通玄大師李君墓碑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

范陽

又曹徵君墓表壬辰之兵君流寓宏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

又太古堂銘癸卯冬過慶源

續夷堅志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商山州縣有移文傳報子於彰德見之

廷堪案先生北渡後是年始往燕京元史地理志大

都路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為燕京路太宗紀八年夏

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

編集經史召儒士梁至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

編修所者史也先生燕中之行蓋為史事又集中有

贈荅趙仁甫詩元史儒學傳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

宗伐宋排俘籍姚樞脫之以歸復至燕學子從者百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帽 卷下

五

陽泉山莊

餘人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游

心未喪本為戒放先生至燕在是年則贈復詩亦當

作於是年詩云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

鶴過眼無雜翠又云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

興新都門回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其稱之不

過如此則知復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為然也

又案元史地理志涿州范陽縣倚郭又大同路宏州

唐為清塞軍邊置宏州今仍舊領襄陰順聖二縣皆

先生自燕往返及枉道所經者又元史地理志趙州

宋為慶源軍自秀容往燕不經其地意先生是年或

偶留真定歟又元史地理志忻州唐初置新興郡後

改忻州秀容縣倚郭至元二年省入忻州故先生稱

秀容為新興非後漢建安所置之新興郡也

又案本集有癸卯歲杏花詩云讀書山前二月尾向

陽杏花全未開又病中詩自注癸卯四月二十一日

晨起書蓋皆家居作又有癸卯宿中霍道院詩又水

簾記異詩自注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硤谷聖

鏡詩自注九月五日作放水簾諸勝皆在黃華山然

則先生是年秋亦嘗至彰德矣

甲辰年五十五歲

夏五月至崞縣偕定襄李之和廣寧王純甫游鳳皇山及

前山秋往河南

先生兩山行記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約

定襄李之和偕往明旦入縣李別去子獨游神清觀行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解 卷下

六

陽泉山莊

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聞子來欣然出迎純甫

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比雁門鳳皇山為何如純甫言到

則知之已而之和至即日並山而東夜宿鳳山之麓又

明日為前高之游

又廣威將軍郭公墓表甲辰冬子過洛西

廷堪案本集有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

年夏六月作花詩又過寂通庵別陳丈詩自注甲辰

秋又甲辰秋留別丹陽詩蓋先生於是年秋往河南

又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及甲辰夏五月積

雨十餘日不止遺問二首則家居與往崞縣作也

又案元史地理志冀寧路崞州本崞縣元太宗十四

年升崞州

乙巳年五十六歲

自河南扶母張夫人櫬歸秀容秋往崞縣冬復往東平營葬事

先生與樞判白兄書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

又王無競題名記乙巳秋子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

又雲巖詩序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翦燭刀有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為人多伎巧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七

陽泉山莊

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窳穿漏殆若神剗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紫水上濃澹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伯英恃寶石以擅奇汾晉間與定末伯英歿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于辰園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土帥得之汴梁泥塗中以見貽

廷堪案本集有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詩

又案張夫人歿在正大六年己丑至是年乙巳凡十七年所云旅殯蓋在內鄉也

定宗元年丙午五十七歲

白東平歸過彰德

先生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歲丙午某過彰德

廷堪案本集有丙午九月日詠菊詩二首亦家居秀容時作也

二年丁未五十八歲

家居秀容

先生藏雲先生袁君墓表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又朝元觀記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蓮門為子言

廷堪案本集有丁未寒食歸自三泉詩

三年戊申五十九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八

陽泉山莊

廷堪案是年三月定宗殂欽淑皇后聽政者六月議所立三歲未決元史不紀年但書于支今從之

己酉年六十歲

客真定總府經歷張德輝所中州集成龍山趙國寶為錄木張德輝為作後序九月往燕京

先生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廢興德輝奉命而南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蒞事八月落成釋菜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

又信武曹君阡表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

張德輝中州集後序遺山北渡後網羅遺逸首以纂集為事歷二十寒暑僅成卷帙己酉秋得真定提舉龍山

趙國寶資藉之始錄木以傳

廷堪案元史張德輝傳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金
亾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為經歷官世祖在潛邸
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
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
而受之因啟桑朝有旨鑄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德輝天資剛直博學
有經濟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
攷先生北渡後往來真定者凡數年其卒也亦在真
定蓋皆客德輝所真定廟學記所謂王者即世祖在
潛邸時也

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九

陽泉山莊

又案本集楊叔能小亨集序亦作於是年八月叔能
名宏道滯川人金亾仕元諡文節即歸潛志引其詞
以證崔立碑者金史元史皆無傳今小亨集始從永
樂大典錄出故王文簡居易錄不能詳其生平本末
也

又案金史本傳云有中州集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
金史多本其所著又歐陽元圭齋集送振先宗文歸
祖庭詩小序云近年奉詔修三史於翰林故府中騰
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然則
金史之成多本於先生二書可知中州集成於是年
壬辰雜編已佚不知成於何時竊謂先生以史自任
故天與顛沛之際猶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蓋
綜金源一代而論收圖之平遠天輔之滅宋征伐之

庚戌年六十一歲

在順天路萬戶張柔家觀金寶錄

先生順天府營建記庚戌秋七月子過順天

廷堪案本集與樞判白兒書云惟有寶錄一件只消
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
政事大善惡係廢與存亾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
則畧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

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三

陽泉山莊

後人猶有可攷雖謂先生纂述之功與完顏彜之死
殺張天綱之不屈爭烈可也再攷先生搆野史亭在
己亥歲至是年僅十一年北渡在癸巳歲至是年亦
僅十七年張德輝後序言歷二十寒暑蓋約計之也
又案本集有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詩石嶺關在
忻州即元至正間察罕與字羅分據以為界者也

事稍得放鬆否也則知先生是年順天之行爲觀金之寶錄也

又案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卽公是也又先生邢州新石橋記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乃命里人郭生立集計工攷郭守敬卒於元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年八十六則其甫冠當在是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一守敬水利律數及儀象制度之學皆前世所未有論者推爲一代異人而少時蒙先生一語之稱道作行狀者且據之以爲榮則先生在當時聲望固何如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三 陽泉山莊

憲宗元年辛亥六十二歲

家居秀容秋往眞定

先生眞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

廷堪案仲明卽常君也名用晦崞縣人又木集有辛亥寒食詩蓋家居秀容作

又案續夷堅志辛亥秋子與毛正卿德義仲昆郝伯常劉敬之諸人游順天寶教院則是年先生亦至順天也

一年壬子六十三歲

在眞定與張德輝北見元世祖於潛邸返眞定後冬往東平

元史張德輝傳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先生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
又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壬子冬十月自眞定來東原又贈蕭漢傑詩序蕭漢傑大興人金初嘗賜姓奧里氏故時人又謂之奧里漢傑從軍二十年積官從三品燕城圍解之後間關南渡鐵嶺之潰復入陝州陝州亂羣不逞繫漢傑獄中漢傑厥械而出爲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壬子冬與子相植于東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弟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三 陽泉山莊

廷堪案先生以金源遺老而往見元世祖於潛邸者亦許魯齋不如是則道不行之義也夫明夷陳範振鷺來雍古人固已有之魯齋未仕金故拜爵而不復辭先生已仕金故往見而不受祿出處之道易地則皆然也

又案蕭漢傑賜姓奧里氏郭氏全金詩云案金國語解無奧里姓氏諸人事物類亦無此稱故金史奚王回離保傳贊曰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遙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是金有奧里氏矣但國語解未載耳

又案本集遊承天鎮懸泉詩自注開闢公守平定以

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壬子四十二年矣攷先生自秀

容東來常經過平定每稱平定為鄉郡金史地理志

平定州有承天鎮卽此詩云十月東來犯冰雪豈是

年十月又至平定歟顧亭林日知錄云金元好問承

天猶懸泉詩注曰平定士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

山氏恥見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其碑大厓中

判官李謹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

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

詩有曰神祠水之濟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

失恭爾吾聞允格臺驗宜汾洸障大澤自是生有自

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何

所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五

陽泉山莊

天不酬訂以逸幻虛荒驚聳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

水絲絲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

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

稗官小說出閭巷社故村簫走翁姥當時大厓十才

子爭遺李諱鐵陋語此是千古正論亭林通儒嘗薄

文人為不足為今乃推崇先生之詩如此蓋亭林所

薄者介陋剽襲之文人而非有根柢之文人也再攷

此詩無錫華氏本失載

又案本集有壬子寒食詩又寒食詩自注壬子清明

後作皆似在家居時送高維飛序在真定作為是年

秋七月又壬子月夕詩云遙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又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為見子阿平制名詩

聖與家在東平則皆東平時作也

三年癸丑六十四歲

在東平夏以事至燕京冬復往東平

先生致樂堂記癸丑之夏子以事來故都

又王黃華墓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

又官武將軍孫君墓銘癸丑之冬子以行臺之召東來

延堪案是年亦為宋理宗寶祐元年

又案本集送崔夢臣北上詩序云癸丑二月望日新

興元某序詩作於二月先生當在東平又題張彥寶

陵川西溪圖自注癸丑十一月三日題則先生亦在

東平也

四年甲寅六十五歲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五

陽泉山莊

正月歸秀容秋游龍泉冬往東平十二月復由真定歸秀

容

先生新軒樂府引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延堪案本集有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詩又

臺山雜詠詩自注甲寅六月則知先生正月卽歸秀

容也又甲寅九月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

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詩獲鹿為

隋鹿泉縣則知先生九月在獲鹿游龍泉也新軒為

張聖與所居聖與家東平則知先生十月在東平也

又甲寅十二月出鎮陽寄宰魯伯詩則知先生十二

月自東平由真定而歸也又集中有鹿泉新居二十

四韻詩云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然則

先生是年後又嘗僑居獲鹿也

又案先生自癸巳北渡後戊戌始歸秀容中間或在

冠氏或在東平或在河南或在燕京或在順天或在

真定或在秀容行蹤無常取難攷定非若癸巳以前

有本傳及墓銘可憑蓋即徐世隆所謂周流乎齊魯

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者是也其在冠氏者主趙

天錫家在東平者主嚴實及忠濟家在河南者為扶

轍事在燕京者為國史事在順天者主張柔家在真

定者主張德輝家在秀容者則家居也及其卒也乃

在獲鹿則鹿泉新居或亦依德輝者歟

五年乙卯六十四歲

往東平冬復返真定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陽泉山莊

先生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乙卯秋八月子來自鎮

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之子來

廷堪案本集有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

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

年矣據此則是年先生當至汴梁又有乙卯十一月

往鎮州詩蓋自東平返真定也又有乙卯端陽日感

懷詩

又案元史復傳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

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

人復為首放復卒於皇慶元年壬子年七十七則冠

時當在是年乙卯時嚴實已前卒十三年迎先生往

東平校士者當屬嚴忠濟云嚴實者元史誤也

六年丙辰六十七歲

在獲鹿

先生故廉訪使楊公神道碑丙辰冬十月子間居西山

鹿泉

廷堪案本集有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詩

云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先生竟以次

年九月四日卒蓋詩識也

七年丁巳六十八歲

七月將西歸不果遂於九月四日卒於真定獲鹿寓舍歸

葬於秀容陵川郝經銘其墓

先生尚藥吳辨夫壽家記丁巳秋七月子將西歸尚藥

吳辨夫有詩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陽泉山莊

金史本傳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

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

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

郝經先生墓銘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

鹿寓舍經走常山三百里燕文酌酒哭於畫像之前

又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先塋

又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出

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遠婉高古沈鬱太和力出

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

燦發雜弄金碧採節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

酒歌謠跌宕林山并之氣高視一世五言以雅為正出

奇於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

出新意以寫怨思者百有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者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晷味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紀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細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陽泉山莊

李冶先生文集序與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

徐世隆先生文集序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

四庫書提要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金元好問撰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登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令天興中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事蹟具金史文藝傳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為明儲懌家藏本宏治戊午沁州李翰為刊板以行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末有王鶚杜仁傑二跋集末附錄一卷則儲懌所哀輯也好問才雄學贖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

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適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哀輯紀錄至百餘萬言今壬辰雜編諸書雖已無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實用矣

顧嗣立元詩選小序百年以還名家輩出別裁偽體溯流窮源論者以先生為標準不亦宜乎

延堪案後三年庚申世祖即位始建元日中統迨至元八年辛未始改國號曰元

元遺山先生年譜 凌輯 卷下 天 陽泉山莊

又案本集有張村杏花詩自注丁巳三月初二日又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詩蓋先生絕筆也

又案倪魯玉補遼金元藝文志載先生所著書日史部別集類有壬辰雜編子部小說家有續夷堅志集

十卷詞曲類有中州樂府一卷遺山樂府二卷

樂府五卷阮大傳於嘉慶中采進入內有程夢龍陽氏有寫本屢求未獲姑總集類有唐詩鼓吹十卷注云元中書右丞郝天挺注中州集十卷文史類

有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一卷較本傳所載多續夷堅志遺山樂府中州樂府

唐詩鼓吹四種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不載卷數今新

刻續夷堅志二卷有至順二年石民瞻跋中州集十

卷與今所行本同陵川墓銘作百餘卷恐誤詩文自

警一卷與本傳作十卷者亦異詩集二十卷者即汲

古閣毛氏所刊本也今四庫著錄者惟遺山集四十

卷附錄一卷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唐詩鼓吹

一卷元潘蒼厓金石例所取之文韓柳與先生為多

并云韓魏公祭式元遺山記其大略姑錄之此必在

先生所著書之內今不可攷矣壬辰雜編倪氏不載

卷數是亦未見輿化任幼植禮部嘗為子言昔校歸

潛志以為壬辰雜編已佚後聞江南藏書家尚有之

偃師武虛谷進士亦云朱笥河學士有此書戊申冬

詢之朱少白同年云幼時見家有藏本虛谷所言不

妄亦不知其確否也附記於此以俟博雅者

穆案據四元玉

盤莫若敘則先生亦明算有細艸

又案徐威卿先生集序云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

人遊雅敬遺山永其完集以大其傳又李仁卿序云

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旌獨能求

其全編將鈔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子序引攷忠

傑為嚴實之子忠濟之弟見元史嚴實傳刻先生遺

集在中統三年距先生之歿方六稔蓋先生北渡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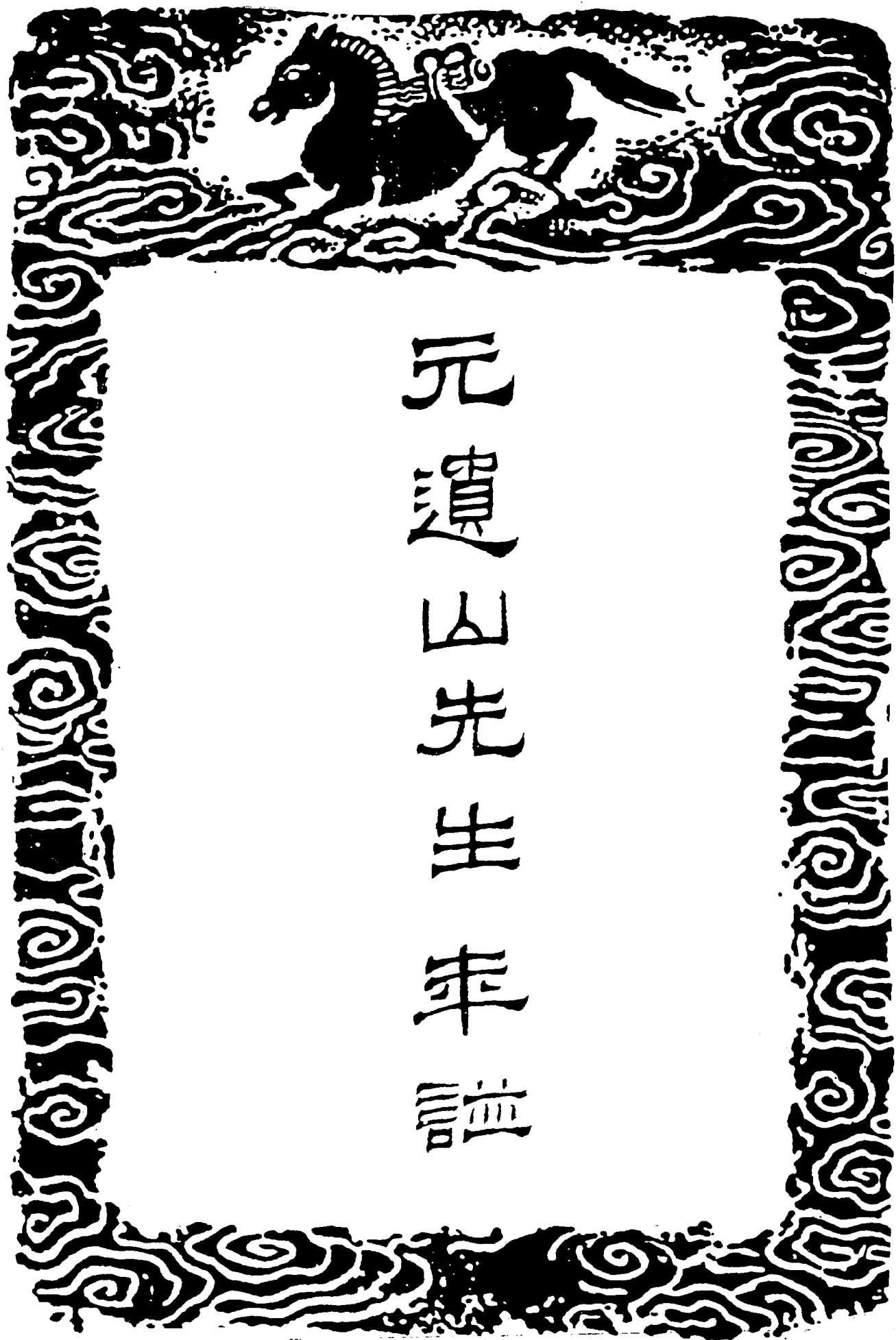
設館投餐買山投老俾得肆力於編纂身後并為刊

布遺書雖趙天錫張德輝等分任之而嚴氏父子兄

弟實始終其事云

元遺山先生年譜卷下

元遺山先生年譜



元遺山先生年譜

烏程施闕祁北研訂 平定張穆誦風校梓

世系

系出拆拔魏遠祖結唐禮部會祖
春宋忠顯 滋許金剛
母王氏 母趙氏

父德明君東巖

母王氏

元配張氏

長阿千叔儀 名撫元汝 州知州

父格隴城

好問裕之子次寧兒叔開 名振元太 原參佐

繼母張氏

繼配毛氏

季阿中叔綱 名際元都 省監印

案集中有改葬阿辛 詩以蚤屬不錄失次

長真 塢陳瑞甫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陽泉山莊

次嚴 女冠

女三珍阿秀 承奉

四叔閑 塢靈園才

久無名 塢靈園才

案集中秋賦詩云阿容阿璋 墨滿面殆即長真次嚴之小 名耶

又先生長子叔儀及女真女 嚴女珍皆張夫人出叔閑叔 綱女叔閑及其女皆毛夫人 出

年譜

時事

出處

詩文

章明昌元年庚戌 設應制及宏嗣科

七月出繼叔氏

城府君

宋光宗紹熙元年 明昌二年辛亥 宋光宗紹熙二年 明昌三年壬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 明昌四年癸丑 宋光宗紹熙四年 明昌五年甲寅 宋光宗紹熙五年 明昌六年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月戊戌改元 宋寧宗慶元二年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陽泉山莊

宋光宗紹熙元年

明昌二年辛亥

宋光宗紹熙二年

明昌三年壬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

明昌四年癸丑

宋光宗紹熙四年

明昌五年甲寅

宋光宗紹熙五年

明昌六年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月戊戌改元

宋寧宗慶元二年

承安二年丁巳

宋寧宗慶元三年

承安三年戊午

宋寧宗慶元四年

承安四年己未

宋寧宗慶元五年

承安五年庚申十一月癸未朔詔改元

明昌元年辛酉

宋寧宗慶元六年

泰和元年壬戌

二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七歲

八歲

九歲

十歲

十一歲

十二歲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

案紀十一月戊戌南郊大赦

不傳云七歲能詩

古意詩云七歲入小學那經真銘云太原王湯臣稍為神童

疑來處是前生是也

復至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只

濟南乙未秋七月

先君官放縣常過

案濟南行記云從

南冠引云始讀詩

五歲過濟南

四歲

南冠引云始讀詩

案濟南行記云從

先君官放縣常過

濟南乙未秋七月

復至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只

疑來處是前生是也

不傳云七歲能詩

古意詩云七歲入小學那經真銘云太原王湯臣稍為神童

疑來處是前生是也

復至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只

濟南乙未秋七月

先君官放縣常過

興定三年己卯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
蒙古太祖十四年

興定四年庚辰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
蒙古太祖十五年

興定五年辛巳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
蒙古太祖十六年

元光元年壬午
八月己卯改元
宋寧宗嘉定十五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

元光二年癸未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
蒙古太祖十八年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蒙古太祖十九年

三十歲
季文銘云三女阿
秀生于登封

三十一歲
中州王涯詩注云
六月望與雷希顏
李獻能同游玉華
谷

宣紀三月己亥省
試經義進士考官
本傳云中第墓銘
云登第不就選
其同年如劉過李
松等十餘人李復
亭傳三月廷試進
士復亭監試進士
盧元謬誤濫放及
第讀卷官禮部尚
書趙秉文翰林待
制崔瞻歸德治中
時徵應奉翰林文
字程嘉善當奪三
史本傳箋

三十二歲
李欽叔在孟津
中州辛恩傳云與
李欽叔在孟津

遺山先生年譜

官降賊復亨當養
兩官

陽泉山莊

五

辭明府去思口號
登封令辭明府去
思頌

西園玉華谷分韻
得軍華二字 還會
善寺即事
太原貢士題名引
王華谷月夕醉飲
少姨廟得古仙人
詞二則

聞希顏得英府記
室探花詞送欽以
內翰家山歸夢園
留別仲潛

隱亭 度太白嶺
葉縣雨中
中岳廟記 少林
藥局記

遺山先生年譜

官降賊復亨當養
兩官

正大二年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蒙古太祖二十年

正大三年丙戌
宋理宗寶慶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正大四年丁亥
宋理宗寶慶三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正大五年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
蒙古皇子拖雷監
國戊子年

正大六年己丑
宋理宗紹定二年
蒙古太宗窩闊台
元年

表大夫護樞密使
擬除司農卿

蝶戀花詞南京作
出京六月十一日雨
芳華怨 又怨
吏部題名記 警
巡麻署記 杜詩
學引 劉景元墓
銘 清涼相塔銘

三十六歲
吏部掾屬題名記
云儒林郎權國史
院編修官警巡記
同出京詩注史院
得告歸松山侍下
杜詩引云夏自京
師還居松山劉景
元墓銘云覽自京
師來哭其墓

三十八歲
長慶京初創記云
為內卿令

施輯

過是年知為鎮平
合至感懷云四十
頭顱手白生乃學
成數日

陽泉山莊

六

三十九歲
正月晦日內鄉西
城游此記夢江云
七月十四日內
鄉往處氏衙走馬
平白齋賦云十月
長高齋居成
索是年先生大夫
人張氏卒詳附錄
墓銘箋

四十歲
東坡詩雅云在內
鄉阿斗始生詩云
四十舉兒子

四十歲
東坡詩雅云在內
鄉阿斗始生詩云
四十舉兒子

陽泉山莊

六

正大七年庚寅
宋理宗紹定三年
蒙古太宗二年

正大八年辛卯
宋理宗紹定四年
蒙古太宗三年

遺山先生年譜

天興元年壬辰
正月庚子改元
開興四月甲子
改元天興
宋理宗紹定五年
蒙古太宗四年

四十一歲
竹林記云四月子
閑居空

竹林院記孫伯
英墓銘

四十二歲
鄧州新倉記云四
月官南陽舍祀正
欽注云七月庚泰
陽散田希顏銘云
八月二十五日與
王仲澤哭于城樓
門外中州李汾傳
秋遇于其城季女
銘其母張病歿
案新樂府柳南陽
後製了詞有問
會孤枕語又寄李
欽叔詞仙歌詞有
無復求鳳語皆見
悼心之意先生是
時母妻並歿向未
續長女已嫁次
女人道所望以是
召入京者惟其僕

施輯

陽泉山莊

真阿秀年十歲秋
林詩云西南遙望
賜賦斷等句想困
守汴梁不能怠情
于內鄉者殆以盪
之兄一飛好及次
女嚴輩尚在彼耶

送浩然師 文學
相過十一月車駕
東狩後即事
鎮南節度良佐碑
南開公銘 商平
叔銘 族祖處士
銘 季女阿秀銘
圍城有懷浙江別
業作玉漏送詞

哀紀三月壬寅元
庚攻汴城四月丁
巳遣戶部楊居仁
乞和丁卯汴京解
嚴六月庚申塞四
門以便守禦七月
甲申飛虎軍殺北
使唐慶和議遂絕
十二月丙子朔事
勢危急甲申詔議
親出庚子上發南
京辛丑以白撒言
決議東行

哀紀三月壬寅元
四十三歲
移居詩云壬辰困
重剛阿秀銘云三
月秀卒自
安命省合史好問
嚴乞休表合喜傳
四月元兵罷攻
呼省合史好問入
京辛丑以白撒言
決議東行

出鄧州 宛丘賦
京居 希顏挽詩
岐陽 送高信卿
鄧州新倉記 華
嚴散大士銘 南
陽縣令題名記
希顏墓銘 贊皇
太君銘
離南陽後作三奠
子詞

七

遺山先生年譜

天興二年癸巳
宋理宗紹定六年
蒙古太宗六年

施輯

哀紀正月戊辰西
面元帥崔立舉兵
為亂入省殺宰相
奴中阿不白太
后合衛王子從恪
為梁王監國自為
太師尚書令鄭王
遂送款大元軍前
四月癸巳立以梁
王從恪荆王守純
及諸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至青城皆
及于難甲午兩宮
北遷

八

惟體雪香亭雜詠
十五首四月出京
五月北渡續小娘
歌五月十二日開
闕諱日作 南冠行
夢歸白屋 淮右
雜著 十二月六日
除夜
蕭元吉墓銘 彘
季女墓銘 寄中
書令耶律公書
中州集引

天興元年壬辰
正月庚子改元
開興四月甲子
改元天興
宋理宗紹定五年
蒙古太宗四年

之變逆黨有謀害
已者賴仲華力為
壽其母得保其累
事六月其母詣軍
前臨附台官史士
庶皆制髮為北朝
民以省令史元好
問為左右司員外
郎滿察琦傳權立
髮後合改易中醫
謂好問曰今日易
中髮在京人皆可
琦獨不可崔立碑
事云守自崔立碑
破生靈功謂左司
員外郎元好問曰
汝等何時立一碑
書我反狀數日執
政召子同席信之
八省見首領官元
裕之曰節王救百
萬生靈功德誠可
嘉在京官吏父老
欲為立神廟之二

蘇知雜權都司中
州引云馮子駿劉
光甫約為此集以
圍城未暇雲嚴詩
序命作序詩未及
索毛氏家訓跋云
向子在汴梁婦翁
提學君云云先生
入京後當續配毛
夫人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君其舅義又數日... 彼官使即為草定... 付裕之又二月宰... 執來召赴省途中... 遇裕之騎馬索子... 巴功以行會款參... 政幕中上事在臨... 日八年歸裕之日... 省門已鎖今夕... 宿省中榻至裕之... 日歸于神文今夕... 可舉手也又裕之... 落筆草其事王士... 曰此文姑使裕之... 作以爲君作何妨... 子日然之生政宜... 其銘詞存子數語... 牌序全裕之作也... 裕之促曹孟甫書... 之即于獨前焚其... 藥

九 陽泉山莊

納降狀刺髮改中... 甚而牌序功德幸... 門一開他日臨川... 東謂華得以藉口... 而先生究非其倫... 也此生不辰向何... 言哉名職之累人... 不改爲先生諱... 本集四月二十二... 日奇耶律書二十... 九日出京五月一... 日北渡移居詩云... 明年出青城... 案汴京既下居民... 四出名義皆自放... 歸先生眷屬不獨... 早爲耶律所索而... 已縲毛夫人身與... 蒙古滿城亦有連... 先生與之爲宗盟... 之僚婿其家必... 萬戶張柔所共護... 而出且柔之獨取... 以金寶錄亦當險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受先生指難事不... 概見皆無可疑者... 若先生則自就刑... 管同赴聊城矣... 四十五歲... 清真記云自大梁... 荆管聊城南冠引... 云荆管聊城子年... 四十有五寶章詩... 注三月寓聊城至... 覺寺移居詩云去... 年住佛屋... 正月九日立春... 移居八首 杏花... 舊後 三仙祠... 歷下亭 舜泉... 華不注山 蘇江... 有懷 濟南雜詩... 十首 趙解飛卿... 卷 遺錄幸縣夢... 陽泉山莊

四十六歲... 濟南序云春三月... 送李輔之濟南行... 記云七月過濟南... 四十七歲... 東游略記云三月... 游泰山中州韓王... 傳云夏居冠氏東... 坡引云九月寓陽... 平... 四十八歲... 續夷堅志云春何... 道士來陽平謁子... 興復記云秋見淨... 文于山陽昭禪師... 引云八月日大名... 還太原墓然子銘... 云冬復來冠氏... 四十九歲... 傷寒引云夏將還... 太原范師真贊云... 氏諸人 人濟源... 寓過東平留宿正... 廨舍 十月山陽

<p>戊申 宋理宗淳祐八年 蒙古后海迷失稱 制元年 己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蒙古海迷失三年</p>	<p>宋理宗淳祐十年 蒙古海迷失三年</p>	<p>庚戌 宋理宗淳祐十年 蒙古海迷失三年</p>	<p>遺山先生年譜</p>	<p>辛亥 宋理宗淳祐十年 蒙古憲宗蒙哥元 年</p>	<p>壬子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p>	<p>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p>
<p>施輯</p>						
<p>居新與 五十九歲 示程孫詩云過南 司農表云九月 過寧晉 六十歲 后嶺關詩云四月 十四日小亭序云 八月居鎮州信武 所表云九月來燕 都中州後序云秋 始刻毛氏跋云冬 十月將歸太原</p>	<p>六十一歲 天慶記云二月自 鎮州還忻州蒙求 序云五月過鎮陽 營建記云七月過 順天家廟文云八</p>	<p>自題中州五首 下峯哀挽 潘金 亭詩 慶尊師表 順 天營建記 友山 亭記 蒙求序</p>	<p>三 陽泉山莊</p>	<p>月爲四女擇婿 陶然集序</p>	<p>六十二歲 赤壁賦後云五月 來太原宿大悲僧 舍常君銘云九月 自太原東來鄆城 續夷堅志云冬游 順天龍巖實教題 開闢亦壁賦後</p>	<p>六十四歲 致樂堂記云夏以 致樂堂記云夏以</p>
<p>朝元觀記 圓明 墓表 蘇雲表表 曹徵君表 與白 程孫詩 南宮廟學文 清 眞營建記 司農 墓表 度后嶺關 嘉議王公碑 恒 州馬君碑 信武 曹君表 眞定學 記 三皇堂記 小亭集序 木庵 集序 孔道輔笏 銘 毛氏家訓跋</p>	<p>寒食 九月未見 常仲明挽詞 眞定常君銘 善 人白公表 順天 大慶功 祭家廟文 題開闢亦壁賦後</p>	<p>寒食 九月未見 常仲明挽詞 眞定常君銘 善 人白公表 順天 大慶功 祭家廟文 題開闢亦壁賦後</p>	<p>寒食 九月未見 常仲明挽詞 眞定常君銘 善 人白公表 順天 大慶功 祭家廟文 題開闢亦壁賦後</p>	<p>寒食 九月未見 常仲明挽詞 眞定常君銘 善 人白公表 順天 大慶功 祭家廟文 題開闢亦壁賦後</p>	<p>送高維飛序云七 月廿七日入都東 不神云十月居鎮 陽下秋錄記云十 月自眞定來東原 贈詩云過蕭漢傑 于東原阿牛詩云 客須城</p>	<p>送崔夢臣北上 陵川西溪圖 與</p>

<p>蒙古憲宗三年</p>	<p>甲寅 宋理宗寶祐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p>	<p>乙卯 宋理宗寶祐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p>	<p>遺山先生年譜</p>	<p>丙辰 宋理宗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p>	<p>丁巳 宋理宗寶祐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p>	<p>遺山先生親見國人所欠惟一死耳始讀此集輒擬論著特 不敢以後學妄議前賢久之次爲年譜知其必不死者 冬狩</p>
<p>施輯</p>						
<p>事來燕都黃華牌 云六月客燕中宜 武牌云冬以行臺 召東來 敬照臣同宿順天 僧舍 王黃華牌 宜武 孫君碑 致樂堂 記 靈泉燕集序 鳩水集引 商氏 千秋錄 跋開闢 詩後 跋劉尊師 山水 跋開闢草 書 又和韋詩後 故謝三百 臺山 雜詠十六首 九 日同游龍泉十二 月四日寄宰魯伯 十日作 自太原來鎮州詩 和尙序云七月自 清涼還太原寄詩 云十二月出鎮陽 了墨集 谷曉上 人書</p>	<p>六十五歲 故謝道中詩云正 月秋湖口海云二 月自汴北歸答聽 上人書云四月末 自太原來鎮州詩 和尙序云七月自 清涼還太原寄詩 云十二月出鎮陽 了墨集 谷曉上 人書</p>	<p>六十六歲 壽聖記云夏來燕 城畢依牌云八月 自鎮陽來十一月 夜 鎮州 到時 二月廿一日歸自 汴梁 偶記內鄉 詩 端四日感 夜 鎮州 到時</p>	<p>西 陽泉山莊</p>	<p>往鎮州 學節制雲南 兼州畢依牌 東 平學記 壽聖碑 院記 陸氏通鑑 評節序</p>	<p>六十七歲 游龍泉詩云九月 二十六日廉訪碑 云十月居西山鹿 泉 龍泉 贈司大王 了正 廉訪使楊公碑 中顯去君碑 題 詩抄陽詩後 跋 東坡用詩後 跋 杏花 杏花詩云二月 自居張鄆家記 云七月將西歸都 氏墓銘云秋九月 卒丁獲鹿再舍馬 舟山下</p>	<p>六十八歲 杏花詩云二月 自居張鄆家記 云七月將西歸都 氏墓銘云秋九月 卒丁獲鹿再舍馬 舟山下</p>

何時爭得驚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圍城云明年也作江鷗
去水宿雲飛共一天仲華云若非脫兔投林了何處而今更
詩固自有在誠以國史存心一也知交淪歿二也且才名一

世自處不碌碌避兵詩云世故驅人真第不見知于君上簿
書佐領滯于常調出山詩云少月漫思為自揚趙密公故後

朋好皆散之四方存沒不可知其在上者努申阿不白散合
喜輩庸姦誤國不堪共事圍城中無一知已在逮崔立變起

手無大柄反以虛聲屢招實禍抑遜悶極矣北渡之後才名
照耀無出其右一時推為碩果仰為宗工又蒙古貴臣如耶

律楚材為故交張柔為僚婿嚴實史天澤趙受之趙天錫等
為新知皆愛才下士咸交書幣四方碑版爭趨其門而先生

聲光雖振貧困自如朝事云已被吳中與倫父卻來河朔作
中原一布衣道中云空餘姓炎兒與鄧人云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

氏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傍周旋之間不過商訂金石評論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陽泉山莊

詩文而已無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錄之赴告風雅之散心
倦倦於流離遷徙之中寓訪逸徵聞之意庶幾野史亭中成

此一編一集冀以盡忠本朝補救于萬一其力良勤其心良
苦其志亦良可悲已是譜止据詩文大略可攷者按年載入

不敢曲加附會比年款中凌次仲氏亦有此作惜僅見其目
無由參訂噫推波助瀾得諸同好增華踵事望諸後來我其

為嚆矢乎為濫觴乎

全謝山論甘露牌事以先生在圍城何不早去此手豈可使
著賊不知遺山重名與張正倫等為崔立探望授官轅駒促

縮何處可逃趙雲松論先生云事有干涉與崔立情分素馴
夫反狀一語明挾威制刀鋸滿前情分安在謝山又以碑文

中先太師先東平之稱為降辱大抵因朝臣所諱係後人所

或雲松作詩又有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語人生至於零落栖

遲呼天搶地悲憤從血性中流出恐無此心要之先生有志
恨之辭移居詩云空悲龍髯絕承負魚有解嘲之句題真詩

有冰含太古無人稱王試洪鐘山自悲身世已不願為第一
流人品量自定矣至其晚年見元世祖于潛邸卒以終身不

任比之集中諸人如陳時可楊正卿徐世隆李輔之王萬慶
李冶王鶚輩有間矣區區碑事乃先生之不幸也何足以累

先生哉因全趙二論附辨于此

先生師友游從中其年齒有可攷者党懷英長五十一王黃華

九三十皆不及見賈誼謙長四十一許道真三十蕭真卿三十趙

閑閑王德新三十郝天挺秦簡夫二十馮叔獻二十楊之美

二十曹子玉王從之十六馮延登李俊民十四李屏山

遺山先生年譜

施輯

陽泉山莊

十三常仲明十二張特立趙濟甫十一李仁卿孫伯英趙端

卿十魏邦彥劉雲卿程威卿九麻知幾七雷希顏康伯祿六
劉景元王仲澤商平叔楊煥然四秦彥容二王元卿一田
紫芝少一李長源李欽叔冀京父二王元禮李欽用五張仲
經六房希白八王元粹十二劉京叔十三王飛伯十四郝伯
常三十至劉靜修少五十吳草廬同亦不及見志之略見當
時行輩行中止書字號不
列名取易曉也



吳漁山先生年譜

附墨井集源流考

吳漁山先生年譜

附墨井集源流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北平輔仁大學刊行

吳漁山先生象



吳譜象

象從練川名人畫象縮摹程祖慶云先生常熟文學生以畫名重海內所畫天池石壁曾蒙睿賞云云按先生布衣非文學生天池石壁為吳山十六景之一石壁上鐫趙宦光書華山鳥道四大字山半有池橫亘數十丈景奇勝乾隆二十二年南巡至其地有題吳歷天池石壁圖詩云我登鳥道華山巔一泓天池乃俯視設從山下望石壁虛無應在雲端擬乃知居高見自廣遊於物內迷惡美漁山寫照卽境披評圖莫若評其理見乾隆御製詩二集卷六十九所謂睿賞當指此清代學者象傳於睿賞上加仁廟二字似誤

陳垣補白

序

吳漁山先生畫負盛名。晚而學道。竊嘗慕其為人。欲爲撰次年譜。顧先生性孤介。聲氣不甚廣。事蹟傳世殊少。錢竹汀居先生舊遊之地。其生也去先生之卒不過十年。而其撰疑年錄。僅據邑人張雲章墨井道人傳。推知先生生年。而卒年竟不可得。且謂其浮海不知所終。則先生事蹟之不易考。可知也。張庚有詩載清暉贈言。稱石谷爲太夫子。則石谷再傳弟子也。而其撰畫徵錄圖畫精意識。乃謂石谷與先生因借畫不還。遂絕交。則先生事蹟之傳說。又未盡可信也。幸先生墓碑爲徐紫珊

吳譜序

渭仁所發見。李問漁杖。又爲先生撰行狀。輯遺詩。英敏之華。又以先生致石谷遺牘介紹於世。姚儼桓大榮復力辨畫徵錄之誣。先生生平乃大顯。余因據先生遺詩。及各家畫錄。並先生同時人文集。採其有關先生之詩畫事蹟。有年可考者。編爲此譜。本年爲先生晉升司鐸二百五十年。余既撰紀念文。同人復懇懇將此譜刊布。乃重加整理。釐爲二卷。自惟寡陋。徵據典籍。不過八十九種。屬教會者不滿十種。深以史料散在各處。未能充分運用。爲憾。尙冀異日續有纂補也。中華民國廿六年清明前二日。新會陳垣序於北平米糧庫勵耘書屋。

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

新會 陳垣 援菴

壬申明崇禎五年先生生西紀一六三二

先生姓吳名歷。字漁山。常熟人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號墨井道人。明都御史文恪公訥十一世孫。見張雲章樸村文集本廿三墨井道人傳。墨井詩鈔本作七世者疑誤。訥明史一五八有傳。孫淳。正統十三年進士。曾孫堂。弘治十二年進士。

吳譜二

先生父士傑。崇禎初客死河北。母王孺人。撫三子。長啟。次啟雍。少啟。歷啟。歷。即先生本名。見陳瑚確菴文稿十九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誌並謂士傑爲吳文恪公十世孫。海虞吳氏自訥之高祖始。自己城東隅遷居文學橋子游巷。言公故宅之側。見訥著思庵文粹三吳氏譜圖序。海虞文徵二引故宅作故里。誤。言子宅明季曾爲天主堂。雍正二年始復。見道光蘇州志四九孔傳鐸復言子宅記。志又言吳都憲訥宅在子游東巷。堂名歸全。而乾隆閒言如泗輯言子文學錄。附言子東巷圖。言子宅東爲墨井。西爲井福堂。光緒常昭志四二言氏井福堂即吳氏歸全堂舊址。以是知先生故

第密邇天主堂西鄰也。

先生畫學師王煙客時敏。本年四十一歲。王玄照鑑。三十五歲。道學師陳確菴。忘年交許青嶼。之漸均二十歲。

癸酉崇禎六年二歲一六三三

十月七日。即陽曆十一月八日。徐玄扈光啟卒。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十三歲一六四四

乙酉順治二年十四歲一六四五

丙戌順治三年十五歲一六四六

先生學畫年歲無考。惟過雲樓畫記六有先生自題

吳譜上

三

秦吉了軸云。予稚年學畫。指指塗抹。不逾鸚哥。是先生學畫當在十五歲以前。姑繫於此。

丁亥順治四年十六歲一六四七

戊子順治五年十七歲一六四八

己丑順治六年十八歲一六四九

陳瑚本年秋季。館虞山毛氏隱湖草堂。凡六年。確菴文稿有隱湖集。先生之識陳。當在此數年。

庚寅順治七年十九歲一六五〇

辛卯順治八年二十歲一六五一

壬辰順治九年二十一歲一六五二

學琴於陳岷。當在此數年。墨井詩鈔松壑鳴琴圖詩序云。憶予與季子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之門。不覺二十餘年矣。欲寫松壑鳴琴圖以寄意。常苦少暇。詩無年月。圖見吳越所見書畫錄六。款署甲寅年小春廿日。由甲寅上推二十餘年。故繫於此。山民名岷。先生邑人。見海虞畫苑略。惟先生葑溪會琴圖跋作石民。見虛齋名畫錄五。疑山民又名岷。號石民也。或作岷。阮者。蓋因墨井道人傳誤字而誤。阮為既之譌。原文屬下為句也。

癸巳順治十年二十二歲一六五三

吳譜上

四

甲午順治十一年二十三歲一六五四

乙未順治十二年二十四歲一六五五

丙申順治十三年二十五歲一六五六

本年多明我會士福安羅文藻在馬尼刺祝聖為華籍司鐸第一人

丁酉順治十四年二十六歲一六五七

戊戌順治十五年二十七歲一六五八

己亥順治十六年二十八歲一六五九

從陳瑚遊講義理之學。四月陳瑚輯門人詩為從遊集二卷。無先生詩。知先生及門未久也。李司鐸杖撰

先生行狀謂先生受業於陳孝廉確菴。學帖括爲邑諸生。此沿嘉定志之誤也。墨井道人傳無是說。虞陽科名錄順治康熙生員中亦無先生名。惟國朝練音初集謂先生爲常熟諸生。練川名人畫象因之。嘉定志亦因之。常熟人著述如海虞畫苑略。常昭志均無是說。海虞詩苑稱先生爲吳高士。允矣。事關先生出處不可不辯。

本年先生天學師柏應理。魯日滿。兩司鐸至中國。皆今比利時國人。

庚子順治十七年二十九歲一六六〇。

吳譜二

五

請陳瑚錢謙益爲母傳贊。陳未及爲。確菴文稿吳節母墓誌云。海虞吳子漁山。學於吾門。其人讀書修行。能琴詩。善書畫。莊莊乎士也。庚子夏。子將有楚行。手書其母孺人之內行。涕泣而來告曰。歷不幸。先君子蚤見背。歷母苦節四十年。今且老矣。敢乞夫子圖所以不朽吾母者。子諾其請。遂巡未及爲。按苦節四十年句有誤。本年先生才二十九。則四十或爲三十之謬。

錢謙益吳節母王孺人贊云。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輓漕。歿于燕。

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爲贊。見有學集四二。不著年月。據陳撰墓誌。請陳爲文在庚子。則請錢爲文亦當在庚子。又據墓誌。母卒於壬寅春。年六十八。此云今年六十六。正合。惟崇禎初母年二十有三句亦誤。先生生時。母年已三十八。父何年卒無考。然總在先生生後也。

錢謙益桃溪詩稿序。亦撰於是年十二月。見陸刻墨井詩鈔。並有學集四八。

辛丑順治十八年三十歲一六六一

吳譜上

六

夏秋之間。爲孝翁先生擬勝國名家筆。作雪景立軸。見別下齋書畫錄四。

重九後一日。畫一扇面。題曰湖山一曲。幽人釣遊處也。見墨井書畫集。

壬寅康熙元年三十一歲一六六二

春。母王孺人卒。年六十八。陳瑚吳節母墓誌銘云。客歲春。漁山又涕泣來告曰。歷母以某月某日從先君子地下矣。將卜日啟墓而耐焉。夫子其賜之銘。子悲孝子之志。不及表之於生前。猶將傳之於歿後也。乃序而銘之。銘有單闕歲白藏時。頑潭子製銘詩之句。

單凋卯。白藏秋。頑潭陳瑚。日客歲春來告。當卒於是年。

癸卯康熙二年三十二歲一六六三

夏在太原氏拙修堂。縮臨叔明林泉清集。見墨井畫跋。

甲辰康熙三年三十三歲一六六四

遊吳興。確菴詩鈔。蟻橋集有同吳漁山。過吳興詩。又有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原作見墨井詩鈔。

五月至閏六月。從陳瑚避暑虞山破山寺。見陳安道年譜。

吳譜上

七

墨井詩鈔。陳瑚從游集序。當作於本年。此與順治十六年輯成之從游集同名。而在後。陳瑚康熙元年七月丁父憂。序有祥琴既屆。逝將遠遊。以寫鬱結。因選漁山之作。而刻諸行橐中。意能從我者。其漁山也之句。

八月中浣。有仿王晉卿山水軸。題云。烟雲出沒。有無閒。半在空虛。半在山。我亦閒中消日月。杖藜橋畔聽潺湲。見中國書畫精選。題字不類先生。啟君元伯疑為道光以後人筆。

錢牧齋謙益卒年八十三。

乙巳康熙四年三十四歲一六六五

再遊吳興。墨井詩鈔。遊天聖寺詠趙松雪瀟湘畫壁以下五首。均作於本年。與陳瑚倡和。見確菴詩鈔。若溪集。陳又有口占贈先生詩云。踏罷雲峯曳杖還。解衣盤礴不曾閒。風流彷彿黃癡筆。又一吳門謝疊山原注。謝孔昭善臨子久畫。自號謝疊山。

余懷寫憂集序。有今年五月同遊霅溪語。亦當作於本年。

毘陵許之漸。因楊光先參湯若望案波連。與華亭許纘會。同罷官歸里。之漸歸後。與先生往還甚密。

吳譜上

八

丙午康熙五年三十五歲一六六六

由吳興歸。墨井道人傳言先生嘗遊吳興。謁其郡守。弗告而去。當在此年。郡守江都吳菌次綺。今世說四稱其官湖州守。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四月。為默容和尚作仿古山水冊。題云。子從蒼雪歸。過吳門訪默公。默公留於興福精舍。不覺兩月。以去春索畫素冊。早晚戲弄筆墨。遂得十幀。見過雲樓記。六。不載年月。無由知去春為何年。幸虛齋錄十四錄全文。為丙午清和上澣。末有乾隆五十五年錢載跋。

謂默公不知何人。其能爲先生所契重。定非尋常繙流。殆與此畫並不朽云云。默公爲興福菴默容和尚。與先生爲詩畫之交。興福菴舊名集福。在蘇州城內西北隅。廩都兵巷。宋嘉定開建。後廢。順治十二年僧證研買地復興。改今名。見道光蘇州志四十。吳門菴寺。以興福名者不一。虞山破山寺亦名興福。爲先生舊遊之地。吾始亦誤認爲一也。

丁未康熙六年三十六歲一六六七

七月。長洲徐增跋默容山水冊云。漁山名家子。行履高潔。超然物表。能書與詩。性好畫。嘗爲余畫桃源圖。

吳譜上

九

妙極。茲又爲默公寫此冊。每一幅做古一人。無不得其神髓。寄語默公。須寶藏之。見虛齋錄十四。

十二月。由梁溪歸。爲默容寫卧雪圖軸。題云。淵瀑冰

泉咽。又鳴。四山飛雪入窗明。自甘僵卧茅茨裏。州縣

無求識姓名。子從梁溪至吳門。興福精舍。快雪中默

公屬寫此圖。時丁未嘉平廿七日也。有吳偉業。唐宇

昭。許之漸。王時敏題。舊藏無錫楊氏觀蓮堂。

戊申康熙七年三十七歲一六六八

二月。客毘陵。畫跋云。毘陵唐氏世藏叔明夏日山居

圖。其款識戊申二月。爲同玄高士畫於青邨陶氏之

嘉樹軒。予時客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香齋只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就而觀之。筆墨境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是何奇也。

毘陵唐宇昭桃溪集序。作於本年三月十一日。陳玉璫墨井草堂詩序。亦當作於本年。玉璫爲許之漸女。夫康熙六年進士。本年秋在毘陵。序見學文堂集二。名吳漁山詩序。此據陸刻墨井詩鈔。

陸刻墨井詩鈔。又有錢陸燦送漁山歸城南序。云漁山邑人也。故余知漁山也。稔余三十餘年。爲東西南

吳譜上

北人所至。處人尠不問漁山。余亦尠有不爲具述。漁山之爲人。及問其短長肥瘠。衣冠舉止。則惘然。余實未親炙漁山也。今年漁山始來常州。握手一大笑。漁山今之元鎮也。序無年月。當是本年八九月作。時先生將由毘陵歸也。

九月八日寫雲白山青圖。跋云。戊申九月六日。予從毘陵歸虞山。風雨寂寥中。有啜茗焚香之樂。八日晚晴。喜而圖此。見石渠寶笈初編三十五。詩卽詩鈔題畫第二首。

十二月。王時敏題卧雪圖軸。云。漁山雪圖。簡淡高寒。

眞得右丞遺意。默公孤情絕照。氣韻相同。故宜有殉知之合。展觀不勝歎羨。戊申臘月。西廬老人王時敏題。見王奉常題跋。無年月。今據楊氏藏本。

己酉康熙八年三十八歲一六六九

夏遊揚州。詩鈔有揚州詩。許之漸擊壤紀年箋云。憶往歲己酉夏。吳子漁山偕遊廣陵。畫士高生寫余小影。弗克肖也。漁山爲仿唐解元剪苜蒲圖。綴其上。遂以景勝。

立冬仿李成筆法爲長卷。見墨井書畫集。此卷疑僞。庚戌康熙九年三十九歲一六七〇。

吳譜上

十二

閏二月又寫雲白山青圖。詩與石渠寶笈藏軸同。跋云。憶子戊申嘉平。贊侯四兄同客淮上。索畫此幅。匆勿未能卽應。忽又三年矣。今歸虞山。聊寫大癡遺意。殊慚效顰耳。圖今藏固始張氏鏡菴榭。

四月入京。詩鈔有庚戌夏青嶼侍御同子北行舟過廣陵。許師六孝廉招遊潯園。雨不果行。聊用顧庵韻一首。卽入京時作。許師六名承家。江都人。康熙廿四年進士。顧菴曹爾堪。嘉善人。順治九年進士。八家詩選。顧菴詩有庚戌立夏前三日。同友人集許師六園亭。卽席限魚字一首。卽先生所用之韻也。

詩鈔又有高郵道中。用梅邨太史韻三首。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一首。原注。柳爲故司空朱梅麓先生手植。按梅麓朱之錫。義烏人。順治十四年河道總督。有惠政。康熙五年卒。

詩鈔又有客久倦程。暑灼煩甚。遂臆半載。筆墨荒澀。一首。皆入京時道中作。

中秋後五日抵京。見擊壤紀年箋。

宋琬有題吳漁山做吳仲圭畫一首。見安雅堂未刻稿。一。無年月。而次在送許鶴沙臬長之任滇南後。鶴沙許纘曾。本年湯案旣白。與許之漸同起用。據寶繪

吳譜上

十三

堂稿五鶴沙自序。纘曾以六月抵京。十月初七日引見。翌日點用雲南按察使。時先生已在京。頗疑此畫爲先生贈許纘曾作。故宋琬詩有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毫端走鬼神。古人庶無作。持贈萬里行。披圖儼酬酢。誦君遠遊詩。不減謝康樂。征鴻去悠悠。相望何寥廓之句。

十月有山水軸。題云。幽麓橫鋪十里烟。柳橋西轉亂漁船。白花翠萼茅茨小。鷗浴平沙落日圓。庚戌小春。題似巖翁徐老先生。見小萬柳堂藏畫目。亦當爲在京時作。

辛亥康熙十年四十歲一六七一

與許之漸同在京。二月石谷四十壽。許之漸贈絕句
二。其一云。劍門圖畫裏。妙手蔚相望。王子留真跡。吳
生並擅場。注謂吳歷漁山。見清暉贈言七。當是在京
時作。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見甌香館畫跋。

施閏章許侍御詩序云。青嶼為侍御。號敢言。以細故
奪官。其卧而復出也。日與其友吳漁山用文酒相娛。
放浪公卿者舊閒。棲遲淡歲。適子需次京邸。逾月先
返。以子為知言。贈答數四。且相約冬春待子於蘭陵
之別墅。見愚山文集六。施以八月出都。讀此知許與

吳譜上

十三

先生之出都。尚在施後。

曹爾堪等。本年亦在京。施愚山年譜云。康熙十年夏。
奉部徵入都。在都與宋荔裳。阮菴。爾堪。沈絳堂。
荃。王西樵。士祿。程滄榛。可則。王阮亭。士禎。陳說。巖。廷
敬。詩歌倡和。語水吳孟舉有八家詩選之刻。漁洋山
人自撰年譜亦云。康熙九年冬。還京師。十年遷戶部
郎中。時程周量可則。以員外郎為同舍。朝夕相倡和。
而宋荔裳。阮菴。爾堪。施愚山。閏章。皆在京師。與
山人兄弟為文酒之會。盛有倡和。今考施宋程王諸
家題先生畫詩。皆本年作。

施閏章謝吳漁山作畫云。茅屋谿山古木疎。看來真
是老夫居。延陵高士如相訪。綠竹潭邊釣白魚。見愚
山詩集四八。無年月。而編在過鄴城。次蘇門。登嵩山
諸作之前。知是出都時作。

程可則贈先生詩云。吳漁山為余作營丘早雪圖。歌
以贈之。有漁山山人不出山。榻來燕市仍鍵關。松枝
塵柄自怡悅。為我泚筆開心顏之句。見海日堂集二。
亦無年月。而編在送族孫禹門成進士歸雲間之後。
為施愚山作賣船行之前。禹門程化龍。康熙庚戌進
士。愚山辛亥入都。故知此詩為辛亥作。

吳譜上

十四

宋琬有為胡怡齋題吳漁山畫山水二絕。見安雅堂
未刻稿五。亦無年月。惟未刻稿六又有胡怡齋詩序
云。余以順治甲午。備兵隴右。時平西親王駐軍漢中。
王之貴壻怡齋胡公。高列陝西鄉薦。著作已贈炙人
口。今歲辛亥。始見怡齋於京邸。云云。按怡齋為吳三
桂壻。胡國柱。康熙二十年。死於雲龍州之難。怡齋詩
序作於辛亥。則為怡齋題漁山畫亦當在辛亥。
王士禎有題吳歷畫二首。又有吳歷修竹吾廬圖。為
汪季用舍人題一首。均見漁洋山人續集一。辛亥稿。
季用為汪蛟門懋麟。康熙六年進士。有百尺梧桐閣

集數與何藁音元英倡和元英秀水人與鄞縣天主
教名士朱宗元鄉榜同年工書京寓有古藤墨井詩
鈔題畫贈何藁音侍御云諫草避人焚卻後紫藤花
下寫黃庭亦本年在京作也

七月爲蔣弘道畫江天漁艇圖軸題云移舟日日展
漁罾水面桃花過幾層欲問仙源何處是江天暮雨
濕煙凝曉窗新霽題似裕菴蔣老先生時辛亥七月
二日爲無錫楊氏舊藏弘道山西臨汾人順治十六
年進士左都御史

先生在京會見叔明靜深秋曉圖畫跋云得觀於劉

吳譜上

二五

尙書齋頭康熙九年十年間京中無劉尙書惟叔明
靜深秋曉圖書畫鑑影二十會著錄秋山紅樹村落
樓臺與畫跋所記正合有蕉林及棠村審定印棠村
爲眞定梁清標蕉林其書屋名蕉林詩集七言律三
本年有送許青嶼侍御歸毘陵之作清標旣得此軸
宜先生得見之清標以本年二月爲刑部尙書十一
年二月遷戶部頗疑畫跋之劉尙書爲梁尙書之譌
也

默容和尙卒見康熙十一年條

十二月吳梅村偉業卒年六十三

壬子康熙十一年四十一歲一六七二

虞山何世貞公介著崇正必辨前後集其後集上卷
題吳歷漁山唐璘天石閱知先生是時已與天主教
友往還崇正必辨有遠西利類思序云壬子暮春余
寄跡在京客有自江南來者袖出何子公介崇正必
辨一編丐余序云云時先生已出京也

夏許之漸有悼默容詩序云默容上人爲證公大弟
子酷嗜觚翰與漁山吳子山民陳子諸高士相友善
余每過吳門必過興福坐對輒竟日酉秋別去時方
佐證公翔經閣閣垂成而西逝余與漁山歸橈南渡
得其幻去之信慨然久之今壬子夏復啟故關感其
去來之速而願果之未成也詩以悼之并跡證公漁
山爲無錫楊氏舊藏據此序知默容爲證公弟子證
公卽僧證研見康熙五年條興福菴藏經閣爲金之
俊建見道光蘇州志四十

吳譜二

六

癸丑康熙十二年四十二歲一六七三

正月廿二日有高郵道中小景立軸題云高郵道中
之一用梅村太史韻并圖小景爲松原大兄見吳越
所見錄六

四月一日有做梅巨兩家軸題云用梅巨兩家法爲

密菴老先生見虛齋錄九密菴陸可求山陽人順治十二年進士神州國光集收此軸題識較略當係贗本。

四月九日有做倪雲林竹石小景見小萬柳堂畫日十二月有做管丘雪霽聚禽圖卷見四王吳惲畫冊甲寅康熙十三年四十三歲一六七四

正月十六日寫山水小景題云白花細點靜無波嫩葉初藏軟角多風拂一聲殘照裏誰家新調採菱歌春雪初晴題爲若韓道兄與詩鈔題畫第十三首詞句略同見虛齋錄十五若韓聖名當爲天主教友

吳譜上

七

王奉常題跋有題吳漁山苦雨詩圖後云漁山以名賢後裔博物工詩兼精繪事與毘陵許青嶼侍御訂文章筆墨之交每遊覽名勝巾車權舟未嘗不共詩文互相唱和積久成帙近復有歎雨十六韻系之以圖尤稱合作云云不記年月選學齋書畫寓日記記其末款云山中苦雨詩十六韻以高尚書法寫詩中景寄呈青嶼先生甲寅某月

秋日做方從義山水卷題云做方壺筆意於飲綠山房適籬菊初開頗有佳興見天繪閣影印本

七月爲邵點畫竹溪漁隱圖扇而左畔有許之漸自

書詩句云七夕後三日秬園借蘭雪年翁漁山諸子觀荷待月用七夕韻秬園侯訪嘉定人蘭雪卽邵點吳人工書畫

九月作興福感舊圖跋云吾友筆墨中惟默公交最深予常作客不爲話別恐傷折柳庚戌清和遊于燕薊往往南傳方外書信意甚殷殷辛亥秋冬將欲賦歸意謂同此歲寒冰雪而未及渡淮聞默公已挂履降頭痛可言哉自慚浪迹有負同心招魂作誄未足抒寫生平形於絹素泚筆隕涕無已卻到曇摩地淚盈難解空雪庭松影在草沼墨痕融幾樹春殘碧

吳譜上

六

燈門掩紅平生書畫癖多被誤吟風魚雁幾時隔賦歸遲梅深自憐南北客未盡死生心痴蝶還疑夢飢烏獨守林雲看無限量何事卽浮沉甲寅年登高前二日雨霽并書圖與許之漸悼默容詩合裝一卷爲無錫楊氏舊藏

詩鈔有松壑鳴琴圖題句無年月惟云今從北歸則從京師歸未久也吳越所見錄六載此圖款署甲寅年小春廿日詞句與詩鈔小異

長至日有做元人山居圖款署寄呈毘陵青嶼先生見清朝書畫譜啟元伯疑爲贗本

詩鈔有再過拈笑齋詩。無年月。據自怡悅齋書畫錄五。此詩本年作。末韻尊窺來熟客。隨意話年年。與詩鈔異。跋云。甲寅嘉平廿日。與諸同人。再訪燈公于拈笑齋。卽限韻五言以贈。兼寫迂叟春杪半樹。少佐詩興。按燈公疑卽證公。或傳寫譌也。

乙卯康熙十四年四十四歲一六七五

夏寫秋山圖。並題七絕五首。其第一首云。阿翁結屋秋山巔。秋色秋光紛復前。萬軸圖書充石閣。千章杉檜覆茆檐。墨井書畫集。誤譯萬軸爲再軸。此圖疑僞。閏五月有仿江貫道絕壑飛流圖。見甌鉢羅室書畫

吳譜上

九

過目攷閏五月廿五日。又有松溪書閣圖。見書畫鑑影廿三。

九月十七日爲聖子重題仿古山水册云。吾禪友默容。從余繪事。有志於詩學。使其早得三昧。當以弘秀名聞。不幸挂履高巖。其命矣夫。壬子年來。每過輿福。輒爲隕涕。其徒聖子。復修家學。一燈耿然。默容爲不亡矣。此册往予爲默容所作。今潤色并及之。見虛齋錄十四。過雲樓記六亦著錄。但悉刪其年月。

十月壽證和尚潤壑蒼松圖卷。跋云。輿福證公。於乙卯小春。六十初度。寫潤壑蒼松。喜有虬龍之勢。飽百

千年冰霜也。用以獻壽。未知少似坡公。惟石供否。見虛齋錄五。

又有山水立軸。題云。隱居只在一舟間。與世無求獨往還。遠放江湖讀書去。還嫌耳目近青山。乙卯十月。見繼昌左菴一得初錄。據博文堂出版四王吳惲。此畫已流入日本。

十月十日有做倪高士溪山亭子立軸。呈太原老夫子。又有寫劉長卿詩意立軸。題云。乙卯端午前二日。畫於溪樓。小春二十有一日。呈湘翁老夫子。均見吳越所見錄六。

吳譜上

三十

詩鈔有次韻和許侍御仲冬六日。集同人於輿福精舍。聽王涓春說書。時聖公客松陵。有寄懷之句。余嘉平七日至。聖公已歸。賦此一首。當作於本年。聖公卽聖子。默容徒弟。證研徒孫。與先生交凡三世矣。

許之漸爲聖子。跋仿古山水册。題乙卯嘉平臘日。繡衣衲子許之。漸識見虛齋錄十四。當與先生此詩同時。跋云。吳子漁山。以筆墨妙天下。其過吳門。必止輿福。默容精舍。閉戶簡出。一日之跡。頗有流傳。默容既逝。漁山人琴之痛。如過西州門者。且經三歲。其徒聖子。能繼厥師之志。恆復致之。予之至止。亦輒相同。聖

子出其所藏欲裝潢成册以志不朽漁山畫在天壤
默公一點靈光亦與此册亘古如存聖子其寶之按
傳壽平亦數與聖子往還見甌香館集補遺詩然自
本年以後即不見先生有再到興福之跡殊可注意
也

虛齋錄此册又有方邵村亨成跋云畫難言也余從
事於茲有年矣今之能手執螯弧而建壇坫者余皆
得事之即未見其人未嘗不見其所爲也大江南北
太倉兩王先生而外則指首屈漁山矣雖未得縱觀
其所爲即此帙體備諸家妙兼六法曾開天地氣蓋
古今真傑作也覺余二十年來之從事空費力氣不
禁愴然試問之兩王先生當不易吾言也跋無年月
然必在兩王先生未卒之前故繫於此

十月廿日陳確菴瑚卒年六十三

丙辰康熙十五年四十五歲一六七六

元日壽陳帆山水軸題云先生家住南皋曲詩草松
雲亂茅屋牛耳詞壇六十年天荒地老鬚猶綠詩畫
爲蒙谷先生壽見墨井書畫集蒙谷即陳南浦帆先
生邑人見海虞畫苑略詩鈔有同陳南浦過橫塘詩
早春有仿黃鶴山樵軸跋云丙辰蚤春聊得古人形

吳譜上

三

意擬黃鶴山樵筆殊未堪大方嗚嗚爲鈞柯詞宗先
生見稷梨館過眼續錄十四

三月十一日有山水立軸題云嵐氣初收霽色開香
松舉立白雲隈不將粉本爲規矩造化隨他筆底來
見別下齋錄四

三月十二日有贈王鑑山水軸題云一雨初晴樹欲
秋溪頭小屋似漁舟山童解得藏名姓不敢披裘釣
碧流山居曉坐并題七言呈洲翁夫子見過雲樓記
六顧文彬謂洲翁爲湘碧知先生並受學於王鑑
本年從魯日滿司鐸遊七月有湖天春色圖軸跋云

吳譜上

三

晴函有道先生僑居隱于婁水予久懷相訪而未遂
於辰春從遊遠西魯先生得登君子之堂詩酒累日
蓋北海風致不甚過矣旦起冒雨而歸今不覺中元
之後二日也而先生殷勤念我惠寄香茗酒錢於山
中予漫賦七言二絕并圖趙大年湖天春色以志謝
見虛齋錄九魯先生即魯日滿見順治十六年條張
譯墨井書畫集載此圖指爲依西巴尼亞國之魯日
孟又指此辰春爲一六八八年之戊辰與予說異一
六八八年春先生正在澳門何從又至婁水此爲先
生與西士往還見於記載最早者

八月又有雨散煙巒圖卷跋云元人擇幽僻之境構層樓爲槃礴所晨起看四山煙雲變幻得一新境卽欣然握管大都如草書法只寫胸中逸趣耳子鹿鹿塵空每砥筆和墨輒作世外想初不從故紙中覓生活然安得買山資結廬大癡舊隱處乎時康熙丙辰秋社快雨新晴几案灑然見有正書局中國名畫集按此跋前半見墨井書跋無年月據後半則先生本年已有飄然物外之志不待康熙二十年始欲往大西也

九月廿九日卽陽曆十一月四日魯日滿卒葬常熟

吳譜上

三五

北門外鐵拐亭北魯喜與士大夫遊陳維崧迦陵詞集十二有贈大西洋人魯君滿江紅詞卽此人詞有善弈慣藏仙叟橘能醫卻笑神農尤更誦完一卷咒人經驚奇術之句

丁巳康熙十六年四十六歲一六七七

有題鳳阿山房圖贈侯大年詩見詩鈔無年月穰梨館過眼錄卅八著錄此圖冊頁亦無年月惟古緣萃錄八著錄此圖立軸款署康熙十六年丁巳七月子從梁谿歸憶此寫寄墨井書畫集所收立軸有二幀題識詳略不同略者當是贗本大年侯開國嘉定人

明登萊巡撫孫元化外孫元化爲徐光啟門人天主教信徒嘉定開教施主穰梨館著錄此冊題詠甚衆孫致彌題云大年表弟自號鳳阿常欲買地數百弓環植梧竹讀書其中吳漁山先爲畫鳳阿山房圖余系以二絕句求同志諸君子屬和贈之致彌元化之孫與大年並爲膠城八子之一康熙廿七年進士嘗著歐羅巴劍子歌述元化用兵事有戰罷嘗懸達味樓佩來每侍歐羅殿之句皆西國典故又述當時所用西國武官公沙的西勞外尙有若益末略亦小西洋人爲漢文教史所未及見杖左堂集一

吳譜上

三六

十月三日寫吟秋圖詩與詩鈔之戊午重陽泛雨圖所異不過數字見自怡悅齋錄五

本年王玄照鑑卒年八十

戊午康熙十七年四十七歲一六七八

六月十日寫梅花山館圖題云山迎山送程程畫花白花紅自在春物色也須人管領老夫端的是閒身擬趙承旨設色法見石渠寶笈三編此圖原藏故宮延春閣

詩鈔泛雨圖詩序云戊午重陽風雨因憶去年小春日半人來客虞山祖培相邀泛秋有五人焉今半人

未至，雍若已亡。祖培天石，各鍵兩戶，無復登臨之興。蓋兩年間，死生聚散，有足悲者。子欲賦詩以自慰，不覺雨添墨汁，濕雲滿紙，遂成泛雨圖，寄祖培。按天石唐璩先生，邑人，見康熙十一年條。

九月十日寫劉長卿詩意立軸，款署戊午年小重陽雨霽，見吳越所見錄六。

己未康熙十八年四十八歲一六七九

四月十日贈許之漸消夏圖卷，題云：梅雨初晴曉來獨坐墨井草堂，師古人消夏圖，寄毘陵青嶼先生，以致久遠之懷。見過雲樓記六。顧文彬謂青嶼與漁山

吳譜上

三五

同入西教，非也。之漸信佛，自號繡衣衲子。見康熙十四年條。

庚申康熙十九年四十九歲一六八〇。

春寫秋林步月圖，見甌鉢羅室過目攷。

夏寫上洋留別圖卷，見天繪閣影印本，題云：此子將往上海，留別惠于之作，計有五年矣。茲者見之，依依不去，况筆墨之知己耶。按惠于見康熙四十二年條。先生往上海，當與往婁水同時。見康熙十五年條。

六月十七日，王煙客時敏卒，年八十九。先生有挽詩八首，見詩鈔。

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

新會 陳垣 撥菴

辛酉康熙二十年五十歲西紀一六八一

隨柏應理司鐸往大西，至澳不果行。

楊西亭晉為先生畫象，見葉廷琯鳴陂漁話二云：昭文張約軒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上有上海徐紫珊跋云：道人入彼教久，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按未入教當作未入會。入教在先，入會修道在後。楊氏所寫象，疑為送別而作，但未識練川名人畫象附載之先生象，是否出於楊氏耳。

吳譜下

三五

正月十五日為錢封寫湖山春曉圖軸，題云：此子贈松厓先生新居之詩，并書請正。見過雲樓記六。顧文彬謂松厓錢封，字軼秦，隱西湖。故漁山贈以湖上之詩。

王顧菴拔丁憂在籍，有二月八日吳歷所招集悟香溪屋分限開字一首，見西田詩集。時先生尙未往澳也。

四月有擬柯丹丘畫法，見墨井書畫集。

五月有袖珍冊，題云：子學道山中，久不作雨淋墻頭畫法。梅雨新晴，為蒼竹表妹文寫此。見吳越所見錄。

六、並見有正書局影印四王禪吳山水合冊接此爲至澳以後作。

七月有水墨白傅滄江圖卷。題云：逐臣送客本多傷，不待琵琶已斷腸。堪歎青衫幾許淚，令人寫得筆痕涼。偶檢口笥得此圖，以寄青嶼老先生，稍慰雲樹之思。見虛齋錄五。口笥當是行笥。

十月廿八日又有設色白傅滄浦圖卷。詩同款異。予在塞中第二層樓上，師古得此。見古綠萃錄八。

畫跋云：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

吳譜下

三七

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按此亦本年在澳門作。

十月廿六日卽陽曆十二月五日，相應理離澳往大西。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五十一歲一六八二

在澳入耶穌會。按三巴集澳中雜詠末二首云：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明日香山重問疲，梅邊嶺去水程多。江路陰晴費較量，歸帆逆緩下南昌。榜人還認冬來客，爲報春流比舊強。似先生本年春

會返內地一次，然後復往澳入耶穌會。但先生初次往澳，並不在冬。不知詩何以兩言冬春，尙須俟新證。

解釋：北平圖書館有錢竹汀弟子長洲張霞房著春漪齋筆識六卷，爲槐廬叢書擬刻底本。牟君潤孫錄示其卷一一則云：王石谷五十誕辰，賓朋往祝見堂中，不掛壽星軸，問之石谷曰：有活壽星在吾家烏日山房，酒量甚洪，今早已飲一大纒。衆喜請見，則吳漁

山先生也。年近百歲，精神矍鑠。新從西洋番船歸，衆曰：真南極老人矣。漁山曰：吾何當耶？不過在大浪山頭看南斗出地三十六度，手把大酒甌，弧南明星入

吳譜下

三八

吾甌中，曾對壽星吃壽酒者耳。於是舉觥爲石谷介眉，衆各進一觥。石谷竟大醉。按石谷誕辰在二月廿一日，見清暉贈言七。康熙二十年石谷五十誕辰，先

生猶未往澳。何云新從番船歸，頗疑此爲本年石谷誕辰事。時先生正從澳歸，故有此傳說。百歲云云，殆

二人合壽之訛傳耳。然此正可見二人之融洽，未嘗因入教割席。如鷓鴣陂漁話所云也。

或以石谷五十誕辰，應在辛酉，繫於壬戌，頗覺未安。然清暉贈言七有吳江潘鏐壽石谷六十二云，辛未都門喜晤石谷先生，明年壬申，值其六十誕辰，用杜少

陵韻聊以申祝有卽今六十屆稱觴相見相憐俱客裏之句六十壬申五十正當壬戌誤亦有偶矣。

癸亥康熙二十二年五十二歲一六八三

耶穌會會士檔始載先生名先生洗名西滿沙勿略入會後又取西姓雅古納會檔先生名下注初學修士體力健在會一年一六三一一生等語此項檔案係裴化行司鐸據照片開示袁君承斌漢譯至一六三一一生之說其始由西士根據本年若干歲照西國習慣上推爲一六三一其後李司鐸撰先生行狀又根據一六三一一生之說照中國習慣下推爲卒年八十

吳譜下

三

八故各有差異然吾以爲據人言不若據先生之自言也參康熙四十三年條

甲子康熙二十三年五十三歲一六八四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五十四歲一六八五

初開海禁置樞關石門勞之辨觀察嶺南有同滿漢樞部巡歷濠鏡舉詩四首見靜觀堂集四時先生正在澳修道也

嘗見有影印山水冊末幀題云乙丑長至後五日爲兩帆戴先生擬古十二幀按學道本可以餘力作畫惟其第五幀題乙丑長至日畫於桃溪桃溪爲先生

里居先生有家在桃溪深處朱文印李輯三巴集末七十詩所謂堂前墨井水依在屋後桃溪花自妍是也人既在澳何以畫在桃溪其贗顯然

三月初五日卽陽曆四月八日羅文藻在澳門祝聖爲華籍主教第一人

江寧巡撫湯斌毀蘇州府城西上方山五通祠木偶付火土偶投水並徹行各屬類此者盡撤燬之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五十五歲一六八六

許之漸自題小影追和漁山韻序有漁山罕過雀羅老人感慨係之之語見擊壤紀年箋時之漸年七十

吳譜下

三

四先生學道未歸二人蹤跡久疎故云

勞之辨內陸還京有香山塞夷日以繚蛇二種由欽天監監正南敦伯寄達異其事而紀之二首見靜觀堂集五南敦伯爲南懷仁先生同會修士也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五十六歲一六八七

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七歲一六八八

七月初六日卽陽曆八月一日與萬其淵劉蘊德由羅文藻主教祝聖爲司鐸是爲華籍司鐸由華籍主教祝聖者之第一次萬其淵或作王其淵據上海聖墓堂墓碑應作萬至先生等祝聖地點尙無定論姑

關。

本年耶穌會會士檣先生名下。注有中國讀書修士。已升六品。體力平常。在會六年等語。後又將已升六品句刪去。改爲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晉升司鐸。己巳康熙二十八年五十八歲一六八九

在江寧。徐滙書樓藏抄本墨井道人三餘集。有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漿。並青緞白金詩。當是康熙第二次南巡時作。詩云。丹陛臚呼二遠臣。葡萄滿賜一杯春。天顏喜近知君貴。玉語忻聞慰道貧。繚帶御爐香篆下。金分扇月射光新。秣陵驚幸沾殊寵。奪錦

吳譜下

三二

無才愧客身。時江寧西鐸爲畢嘉洪若。畢意大利人。洪法蘭西人。三餘集爲先生未刻詩稿。徐宗澤司鐸錄副見寄。

本年教宗亞立山第八卽位。三巴集有聞教宗復辟詩。

三月。張鵬翮巡撫浙江。

庚午康熙二十九年五十九歲一六九〇。

在上海。有次韻雜詩七首。見三餘集。序云。姑蘇沈范二子雜詩。共十四章。各具新致。慷慨。予反覆披誦。亦有所觸。遂仍和。茲錄其前三首云。塵世日多感。此心

觸不驚。病身如瘦竹。道侶類飄萍。畏俗逐高下。避人稱重輕。栖遲擬深處。何必買山耕。六十來週促。二毛久已侵。窮愁甘至骨。冷暖不移心。志欲申無力。詩因和費吟。未能忘世務。捫虱話升沉。近究西文學。竟虛東下帷。殘篇多鼠跡。新簡亂螢飛。忻見官除妄。絕無衲叩扉。不求聞薦達。懶解舊腰章。按先生自澳歸後。曾患病。所以有病身如瘦竹語。又有六十來週促句。知其作於六十以前。忻見官除妄。指湯斌毀淫祠。絕無衲叩扉。則久已不與禪友往來矣。

吳譜下

三三

七月八日有山水立軸。題云。營丘寒林。參用江貫道法。大暑揮汗。爲方老學兄。見左卷一得錄。按先生自入耶穌會後。七八年閒。罕見有畫傳世。足徵學道之忙。

尤侗題三巴集當在本年。艮齋倦稿十五卷。前八卷分體編纂。第九卷以下自壬申至戊寅。分年編纂。此文在第七卷題跋類。必著於辛未以前。故有吳子近從海外歸之語。宋實穎三巴集序。徐滙書樓藏抄本。作者友宋實穎題。中有近復留心心學語。亦當作於本年。惲南川壽平卒。年五十八。

辛未康熙三十年六十歲一六九一

有六十吟云。去年去不復過。今朝六十來如何。我
初童年爭辨日。那知白日竟如梭。於今知惜分陰處。
時不我待首先儻。後期匆匆將壽補。日醉南山有幾
多。誰言老當壯可美。幼病未離母。兄眷誰言超世天。
曾榮躑躅東南塵。土賤辭家廿載等。浮鷗窮窮俄兼無。
兒女怨所遇。故物亦忘名。偶逢冠蓋無煩見。閉影潛
修素願欲。西學日究猶未足。何事努力不少壯。直至
暮齡相偪促。臨渴奔泉手掬忙。饑來炊米帶生熟。寂
寞眠遲悔往夢。居常知止免遭辱。世閒以壽妄稱仙。
三十二也壽年。玉堂客貴年年祝。錦屏詩畫必對
懸。我今桐陰北窗下。茶香感誦蓼莪篇。爭似村翁忘
甲子。但知牛背夕陽天。見三餘集。按先生有兄。見崇
禎五年條。此言幼病未離母。兄眷。則其兄必長於先
生多歲。先生父卒時。母必不止二十三歲。有學集之
誤無疑。見順治十七年條。
有壽石谷卷題云。與君自小江村住。暖翠浮嵐鳥日
山。何似西興雲外路。曉春十二小煙鬟。年來癡絕爭
輸我。筆底神來應讓君。兩地相思不相見。暮雲春樹
自紛紛。還山端為學春耕。牛背從今歸計成。今日壽

吳譜下

壽

君還自壽。煙霞自古得長生。寫祝耕煙先生覽。揆之
慶。并綴小詩請政。見穰梨館過眼錄卅九。按此卷無
年月。因其中有年來癡絕爭輸我等句。似自澳初歸
時語。特繫於此。

是歲浙撫張鵬翮禁天主教

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六十一歲一六九二

在上海。有吳司教羅先生詩。嗚呼。訃至今信死。慟哭
先生東鐸始。初自西歸。七閩鄉。鬚鬢蒼蒼稱清偉。適
遭紛議盡遺粵。轍環四方獨勞矣。勳榮超世主教尊。
所傳鐸品只三子。鳴道辛勤各遠方。惟我追隨久於

吳譜下

壽

此詎料衝寒又離去。奄忽長逝如眠。北望金陵千
里天。再哭淚血成紅雨。雲來幽幽勝夢狀。恍若居常
每提指。茲者學道日已少。道在咫尺誰綜理。仰悲大
嶺出霧遲。俛憫狂瀾苦無砥。當其齋候講經學。巷擁
輪蹄門集履。又期勸儆崇正事。秋毫無不貫。西史日
談前聖。勵後修。更將老筆筆於紙。一生到處歷險危。
半在小西半東里。憶從勇渡黃浦潮。今座雨花臺畔
裏。景移物換空後殊。空帷象設儼相似。萋萋宿草日
復生。墓碑超行誠難誅。壘木蕭蕭未得春。廬居願獨
三年止。千古萬古修事業。一言遺重委西士。而今誰

不悟死歸。夢回情至難忘耳。見三餘集西士下原注。謂余先生按德氏著中華本國主教謂羅主教卒於一六九一年二月廿七日。而詩有惟我追隨久於此之語。似先生晉鐸後追隨主教不止二年。今據高氏金陵開教錄繫於本年。尙待墓碑發見時質證。

耶穌會會士橫先生名下有體力極弱一語。三餘集有懷姑蘇沈惠于詩注。在立春前虞山別去。予抱疴歸海上。詩云憶別春前琴水去。至今病骨猶寒樹。日斜海上紙窗西。似共超談半寄處。注半寄亭名在姑蘇堂內。按病骨猶寒樹。病身如瘦竹。皆與體力極弱

吳譜下

註

語合。

仲秋有做梅道人筆法扇面。見墨片書畫集中國書畫精選。又有山水扇面。題壬申秋杪。法思翁筆。爲遷老年長兩扇面。題字均不類先生。當是贗品。

六月宋榮巡撫江蘇。

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六十二歲一六九三

春返虞山。爲毛氏汲古閣諸昆寫青山讀騷圖。題云夜雨新涼水半篙。小舫安穩載松醪。高人與世無還往。醉向青山讀楚騷。康熙癸酉春分三日。過隱湖草堂。喜晤汲古諸昆。素心晨夕。風雨聯床。觴咏之暇。出

舊楮索畫。爰撫黃鶴山人法。系以一詩就正。精力向衰。自愧不逮古人遠甚矣。張譯墨井書畫集汲古誤作汲左。友人寄眎湖社月刊第七十八册。有淺絳山水卷。題與此同。而刪其詩。癸酉改爲癸未。軸改爲卷。其贗顯然。

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六十三歲一六九四

夏寫歸花圖立軸。款署擬趙大年於叢蘭書屋。見別下齋錄七。

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六十四歲一六九五

在上海曾追仿叔明靜深秋曉圖。見虛齋錄九。翁方

吳譜下

註

綱有題吳漁山山水卷。注云自題康熙乙亥秋耕烟先生見訪。屬寫。見復初齋詩集四七。按本年耕烟在京繪南巡圖。何由與先生相見。其爲贗品無疑。翁氏作一長歌。未免浪費筆墨。雪橋詩話三集一採之。姚儷桓大榮謂翁氏鑒畫目光苦短。見東方雜誌廿三卷廿一號。

有破堂吟。謂嘉定城東堂也。見徐滙書樓藏別本三巴集。李秋以附墨井集末。詩作於本年。

上洋陶淑天懿氏康熙乙亥年吟草。有呈漁山吳師一首。亦附墨井集末。有延陵舊裔獨超羣。振鐸東南

絕世氣自喜辭家遊聖域不食人禁薦雄文之句乙亥誤作己亥樂素曾取徐灑書樓藏本吟草就校一過

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六十五歲一六九六

在嘉定元旦子初三刻立春有歲朝春四首云滿城柏酒慶芳晨白髮難逢節雨新猶有人家知曆少無時不是歲朝春浦東村老度年晨手紡身袍楚楚新四代兒孫歡聚處盡知較雪量晴春瑞雪初晴鵲報晨梅花全放北枝新高眠自有天文學衾暖先知子候春路隔星臺夕復晨何從西法曆推新土牛成毀

七書下

毛

常年俗人喜元朝打富春見三餘集

翁方綱又有吳漁山畫松竹石鐫於筆筒用其韻題之二首有鐫從丙子追壬子鑒賞婁東二十年之句注有壬子殘臘王時敏題見復初齋詩集四七嘉定人善刻竹此筆筒或爲真品

嘉定趙倫字修令做福唐李九標記艾儒略等言行爲口鐸日抄例記先生言行爲續口鐸日抄由本年七月十八日至三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凡一卷李秋以附墨井集末

口鐸記七月廿九日趙倫與教友陳亮問關羽何如

人先生曰是人明明以漢家鼎祚自售與人未可云聖也又問伯夷叔齊何如人先生曰清矣聖矣但未知采薇西山餓死一事果有之否二條足見先生論古之一斑

丁丑康熙三十六年六十六歲一六九七

口鐸記四月廿二日先生曰教皇命我爲司鐸何意乎恐大西人在中國或有致命之日則中國行教無人也

五月六日聖若翰瞻禮先生語趙倫曰作天學詩最難此不得他詩乃出東樓詩及題鳳阿山房圖詩並

吳譜下

三

諸名公贈言與趙倫諷覽十五日又贈趙倫山園祈禱圖按趙倫知詩能畫蓋有志樹立天教文學及天教美術者

先生在嘉定常遊羅溪羅溪爲邑名區婁東十子之黃與堅其先卽羅溪人故其過羅溪訪春陽堂故居詩有廿載羅溪梗白蘋漫遊重感故鄉人塵封舊額標題在花發空庭手澤新之句惟口鐸去年八月十四及本年四月初七均作遊堂羅溪方家司鐸謂巡遊各堂是也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六十七歲一六九八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六十八歲一六九九

自本年起連三年均在嘉定見耶穌會會士檔。

康熙第三次南巡路過杭州天主堂遣內監入問堂中教士意大利人潘國良赴蘇迎駕未晤先生有代謝駕過昭事堂前駐蹕柔問兼賞詩句詩見三餘集當是代潘國良作詩云堂前街靜少塵埃駕過從容間幾回詩句笑看留御府姓名忻閱下烏臺旌旗晴拂當門擁爐篆花迎入戶來拜手執香同父老權聲歌祝似春雷。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六十九歲一七〇〇。

有壽陸希言修士山水軸題云皓白鬚眉七十強平生學道壽都忘可知道在年光去能惜分陰爲道忙詩畫壽思默同學先生七十按思默陸希言華亭人康熙二十八年入耶穌會爲勤佐修士四十二年卒年七十四見上海聖墓堂墓碑墨井書畫集載此圖疑是做本。

吳譜下

无

本年耶穌會會士檔先生名下注工作滿意立有善表等語。

許青嶼之漸卒年八十八。

辛巳康熙四十年七十歲一七〇一。

有七十詩四首序云子學道未成追前年月痛惜虛

度茲用坡翁甲子重來又十年爲首句遂成四律以爲後惕其二云甲子重來又十年破堂如磬尙空懸蟲秋四壁鳴還歇漏雨三閒斷復連不願人扶迎貴客久衰我夢見前賢床頭囊橐都消盡求舍艱難莫問田見別本三巴集李輯墨井集以附三巴集末足見先生之樂道安貧。

甌鉢羅室一有青綠山水紙本大幀云以西法兼子久屋宇如界畫雄傑靈奇不肯寄人籬下時款康熙四十年晚年精力聚於此云云按先生畫用西法之說起於晚清海禁大開之後前此未之聞也。

吳譜下

四十

壬午康熙四十一年七十一歲一七〇二。

在嘉定夏有柳村秋思圖題云昔子寫柳村秋思留朋友人民譽得而藏之子謂其柳葉翩翩尙有未盡故復寫此或以爲不然民譽善畫之善鑒者定有以教我見過雲樓記六按民譽金造士嘉定人工山水家藏名蹟朝夕臨摹得宋元人秘見光緒嘉定志十九文學傳詩鈔有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一首續口鐸口抄兩見金民譽名當是教友。

秋金民譽六十靜深秋曉圖跋云王叔明靜深秋曉在子京邸所見寤寐不忘乙亥在上洋追憶其著色

之法。搗來練川。民譽見而好之。今值其花甲。是圖有松柏之茂。恰當以壽。見虛齋錄九。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七十二歲一七〇三

在嘉定。春有做古山水十頁。題云。半厓先生于庚辰秋同惠于綬吉二子。訪子膠城。子適往上洋。失值。越二年。惠于復來。語及半厓有三湘七澤之游。子不能卽寫柳圖。檢笥得十小頁。以當吟伴。遠游耳。見三秋閣書畫錄。按沈惠于金綬吉皆教友。屢見三餘集。沈姑蘇人。刻本作惠子者誤。先生爲石谷補留耕圖。有金綬吉和詩。見翁同龢及龐鴻文跋。有影印本。

吳譜下

望三

十二月。王石谷跋鳳阿山房圖軸云。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遁跡高尙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峯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爲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畦徑。如對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癸未嘉平。耕煙散人王翬。見古緣萃錄八。並見清暉畫跋。但無年月。本年耶蘇會士權先生名下。注有在教區服務。能滿人意。精於中國文學等語。

甲申康熙四十三年七十三歲一七〇四

在嘉定。正月爲陸廷燦寫陶圖松菊圖。題云。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圖寫秋華。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陶圖先生長君扶照。索寫叔明。幾四載。不以迫促。蓋知繪事之難。而念子道修之少暇也。廿七日雪窗畫成。託上游寄去。見三秋閣錄。陶圖陸培遠。扶照陸廷燦。嘉定人。廷燦幼從王士禎。宋學遊。工詩。其所著南村隨筆三云。墨井道人人品高逸。欲其畫者。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嘗爲余畫山水大幅。累月而就。筆墨奇逸。實出耕烟散人之上。卽此圖也。上游陸道淮亦嘉定人。師事石谷。漁山墨井詩鈔卽其所編刻。二月爲王者佐寫溪山雨後圖。題云。子將往上洋。舟過槎溪石橋之南。與師尹友兄話別。依依願戀。不卽分手。謂其有向道之誠。蓋有志者天必成之矣。擬癡翁一紙爲贈。以助別後能守於道。見寶迂閣書畫錄二。師尹卽王者佐。從先生學畫。見光緒嘉定志二十藝術傳。

吳譜下

望三

秋日有江南烟柳圖。題云。數株烟柳綠毵毵。兩岸青山起暮嵐。一葉扁舟送客去。卻從畫裏看江南。甲申

秋日畫於崑山舟次見墨井書畫集此圖疑僞

重九有湖山秋曉圖卷題云荒荒澹澹秋樹烟元季
之人游戲焉毫間欲斷意不斷使我追擬心茫然畫
就展觀而湖山佳處如深入其中也康熙甲申重陽
日見夢園書畫錄二十三秋閣亦著錄一卷題句少
異兩卷必有一贗又有跋云余秋居之暇檢得宣紙
二喜其長而嫌其太矮漫採癡黃黃鶴開筆法又以
己意參之成一小卷便可懷之出入如米海岳袖中
之石但終襲稚子事矣雖然予齒七十加三腕力漸
衰墨毫久禿向後欲作兒戲恐不復得不能不為之
月

吳譜下

墨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七十四歲一七〇五

夏在蘇州有做古冊題曰乙酉夏六月戲做宋元十
二幀于金閶客舍見自怡悅齋錄十四

十一月江蘇巡撫宋榮遷宋榮撫蘇十四年號稱振
拔名流總持風雅一時詩人畫客奔湊其門然先生
與榮無一畫一詩相酬答先生七十詩所謂不願人
扶迎貴客蓋有所指也

丙戌康熙四十五年七十五歲一七〇六

八月有橫山晴靄圖卷題云筆正寫山橫烟雲亂石
生破窗蕉雨過添卻硯池平十日畫成海天雨霽紅
日聰明展卷題之又跋云余近年作畫似勤似懶有
時不辭阿凍忘暑忘殮揮毫疾就有時春暖晴應楮
墨精良對之沈睡見過雲樓記六跋並見墨井畫跋
無年月

嘗見有影印本做古山水八幀其末幀題云枯槎竹
石非倪非黃玩其率意落筆脫盡畫家蹊徑始見天
趣飛翔逸氣動人也丙戌年冬至摹古八幀按此題
語並見歐香館集補遺詩其第七幀李營丘秋渡圖

吳譜下

墨

丘作邱為雍正以後做本無疑而冊首廣告謂先生
晚年酷愛西洋畫法苦不得其門遂舍身西教得西
教士指示故晚年所作有參用西洋法者真所謂耳
食之譚也

十二月廿二日即一七〇七年一月廿五日宗主教
多羅在南京天主堂宣佈教宗禁約七條譯文見康
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七十六歲一七〇七

戊子康熙四十七年七十七歲一七〇八

春有老年墨戲冊其第一幀題云墨汁澄滓秋山界

高伊我知賞。斗酒爲勞。康熙戊子年春仲。做古人第八幀題云。我歸未有期。蒼翠令人思。寫出虞山面。何殊見大痴。此懷故山良儔之詩也。閏春三月。見盧齋錄十四。按康熙戊子閏三月。當是同一年作。

己丑康熙四十八年七十八歲一七〇九

庚寅康熙四十九年七十九歲一七一〇

畫跋題農村喜雨圖卷云。邨農望雨。幾及兩旬。田禾焦卷。薄晚烏雲四合。徹夜瀟瀟不絕。曉來花稻渟然。憂慮者轉爲歡歌相慶也。子耄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澤。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時之

吳譜下

五

化。無年月。盧齋錄五載此圖。署閏七月三日。按先生耄年。惟康熙三十八及四十九年閏七月。然三十八年閏七月。蘇州織造李煦曾奏蘇州地方。自夏以來。田禾甚好。交秋之後。雨水亦調。見文獻叢編廿九期。與畫跋所言不類。則此圖之作。當在本年。張穆潛丘年譜載宋學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等屬被淹三案。皆三十五年事。混作三十八年。亦誤。有宋學自撰漫堂年譜。及尤侗自撰梅菴年譜。可據。附正於此。

秋日有天香書屋圖。題擬郭河陽筆法。見墨井書畫

集此圖疑僞。

九日有寫大癡詩意軸。見退菴金石書畫跋十九。辛卯康熙五十年八十歲一七一

李葆恂謂曾見先生八十歲爲石谷生日作長卷。見無益有益齋讀畫詩注。未知所據。疑卽穠梨館所著錄之贈石谷卷。已見六十歲條。

壬辰康熙五十一年八十一歲一七一二

先生有致石谷尺牘。見清朝書畫譜。云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遠澗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衆。但百年一著。爲之備否。若得今忘

吳譜下

五

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爲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從。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口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當。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籠。以增神力。卽有升天之劑。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爲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宜。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無年月。口心當是傾心。或盡心。半我二字旁書。出利瑪竇友論。日吾友非他。我之半也。先生康熙二十七年學道歸石谷。康熙三十年奉召入京。牘中所謂蘇堂相會。必在康熙二十八九年間。又加二十餘年。此牘之作。當在二人八十以後。故繫於此。道光間吳修摹刻。昭

代名人尺牘七。曾收此牘。但刪節過半。失其意矣。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八十二歲一七一三

張雲章題陸上游臨宋元名畫縮本云。畫之真脈。近在東南。自奉常王公席其家。相國以來百餘年。所藏弄古人之劇迹。而會通其神髓。當時親經授受。相與熟講。而諦視之者。吳君漁山。王君石谷也。吾邑陸生上游。早歲即開業於二君。二君今皆八十餘。身在東南。天下之言繪事者。歸之石谷。交滿天下。名人鉅公。與夫仕宦商賈。莫不寶其一紙。重若珠貝。漁山則晦影滅跡。求之者尤難。但隱然名與之埒而已。今之繼二君者。必推上游云云。見樸村文集廿二。此文當作於本年。

吳譜下

墨

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八十三歲一七一四

冬石谷跋先生做黃鶴山樵立軸云。此漁山得意筆也。深入黃鶴山樵之室。兼追巨然遺法。要非淺嘗所能想見。一一佩服佩服。甲午冬日。識於來青閣。耕煙散人王鞏。見吳越所見錄六。此跋可破張庚石谷隴年與先生絕交之說。翁同龢題石谷留耕圖。用漁山韻。有云。意在歐羅西海邊。漁山蹤跡等雲烟。題詩豈解留耕趣。荒卻桃溪數畝田。注。漁山晚奉景教。浪遊

不歸其志。與先生殊途。其借畫事。乃後人傳會耳。按翁同龢不信借畫說。而猶信浪遊不歸說。則此譜之作。不容緩也。

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八十四歲一七一五

張雲章墨井道人傳。作於本年。後之爲先生傳記者。概以此爲藍本。故每不知先生卒年。張子曰。余與道人無一日之舊。而交石谷甚歡。然道人之高致。非獨余高之。卽石谷子亦高之也。余見其筆墨甚寡。其徒陸上游。貽余一小幅。而余家北田子羅致之特多。余每過其處。出而觀之。往往徬徨歎息。而不能去云。墨

吳譜下

墨

井道人傳有數本。此據陸刻墨井詩鈔本。北田子樸村文集本作漢昭李軒墨井集全句脫去。漢昭張觀光亦嘉定人。讀書精醫。構園曰北田。卽以自號。有北田倡和詩。見國朝練音初集七。墨井詩鈔有題畫贈漢昭詩。

盛大士谿山卧遊錄。一有石谷晚年與友人手札一通。責其借畫不還。晉鐸紀念文會引之。復附於此。以見張庚之說所自來。札略云。壬子秋。與正叔同館。宜興潘元白家。行篋中偶攜大卷。主人嘆賞。不置。屬陳其年先生持三十金求易。爾時卽堅執不允。拙筆固

不足重。蓋念諸名公題跋實難購求。且費三十年精力心血。出入相隨。一遇能詩善文者。卽叩首下拜。并餽禮物求之。會與其年云。此非利可以動我心者。若再益之。仍不肯割愛也。曩在玉峯求盛珍翁題詠。因其無暇。暫留案頭。並非弟有求售之念。何至久假不歸。一水之隔。渺若河漢。昔在京師。再四相訂。蒙許回崑。卽還。弟念吾兄真意相待。無容置喙。今屈指已十八年。而不發一語。料吾兄必寤寐難安者。弟老頹朽質。兒輩雖屬不肖。夙知此卷非可易得。斷不忍坐視輕擲也。弟與仁兄爲道義交。從未有開罪處。未審何

吳譜下

吳

故將此卷勒住不還。望乞示期。以便趨領。弟雖耳聾目瞶。然事理夙破。必不聽吾兄播弄也。八月十四日。弟輦頓首元章道社。兄足下。盛大士謂元章姓顧名卓。崑山人。亦善畫。據此則石谷暮年誠有友人借畫不還之事。不知張庚何以誤爲漁山。壬子康熙十一年。正叔憚壽平。潘元白名眉。盛珍翁名符升。此札有月無年。惟石谷以康熙三十七年由京歸里。札云昔在京師。蒙許回崑。卽還。今屈指已十八年。則此札之作。當在本年。

王麓臺原祁卒。年七十四。

丙申康熙五十五年八十五歲一七一六

康熙晚年會論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見實錄。本年十月壬子條。近代文明。起自西洋。康熙與西洋人習。故能逆料其必強。然不肯公然接受西洋文明。以致國勢日逐落後。此吾之自累。非西洋各國能爲吾累也。先生爲能接受西洋文明之先覺。故附康熙預言於此。以相印證。

丁酉康熙五十六年八十六歲一七一七

查剛稟題吳歷畫云。落日在何處。孤亭與樹深。地寒

吳譜下

五

人不到。詩境有誰尋。是本年作。見查浦詩鈔十一。

十月十三日。王石谷輦卒。年八十六。

戊戌康熙五十七年八十七歲一七一八

聖瑪弟亞瞻禮日。先生卒。見墓碑。是爲陽曆二月廿四日。卽本年正月廿五日。計後卒於石谷者百一日。葬上海南門外。由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碑存今聖墓堂。題曰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樂素曾訪其處。有拓片寄余。孟由義葡萄牙國人。康熙二十三年到中國。

己亥康熙五十八年先生卒後一歲一七一九

仲夏陸道淮刻墨井詩鈔二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卷首題嘉定戴範雲機又校受業陸道淮上游編卷末有張鵬翀陸道淮跋範雲布衣高隱嗜書畫精鑒別見練川名人畫象續編張鵬翀號南華雍正五年進士有南華詩集道淮跋云墨井詩鈔二卷畫跋一卷吾師在上洋時舉以付淮者也敬爲刻而傳之庶他日騷壇一幟不爲繪事所掩鵬翀跋云漁山先生生於虞山老於上洋嘗遊吾粵者數年今其弟子陸上游將刻其詩鈔以傳世而請論定於子余以十年想慕之誠幸得與校讐之末不禁欣慨交懷也按

吳譜下

三

徐滙書樓藏抄本陸編三巴集澳中雜詠三十首後原有天學詩數十首今陸刻本刪之疑出鵬翀之意李輯墨井集特爲補入並從他本得七十自詠四首錄附卷末故李陸二本三巴集篇帙多寡不同又徐滙書樓藏抄本墨井道人三餘集一卷發見在李輯墨井集後故李輯亦未編入
蔣光煦東湖叢記二云吳漁山集有陸上游刻本道光閒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漁山手稿爲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字昭序之云云按桃溪從遊兩集均已收入墨井詩鈔余別有墨井集源流考

論曰自利瑪竇入國以來士人從之者衆矣然士人出家爲修士則端自先生始先生之先雖有鍾鳴仁黃明沙之徒然未聞其出於士族惟先生自文恪公後詩書世澤不絕故耶穌會士楷稱之日讀書修士又日精於中國文學此其所以爲異歟

吳漁山先生年譜終

吳譜下

三

徵引書目略

吳訥思菴文粹

錢謙益有學集

陳瑚確菴文稿確菴詩鈔

張雲章樸村文集

陸道淮刻墨井詩鈔

李杕輯墨井集

墨井道人三餘集

尤侗良齋倦稿

王揆西田詩集

許之漸擊壤紀年箋

許纘會寶繪堂稿

梁清標蔗林詩集

陳維崧迦陵詞集

施閏章愚山詩文集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

程可則海日堂集

王士禛漁洋山人續集

勞之辨靜觀堂詩集

吳譜附

陳玉璫學文堂集

惲壽平歐香館集

孫致彌欬左堂集

查嗣琛查浦詩鈔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

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

吳之振八家詩選

王應奎海虞詩苑

邵松年海虞文徵

何世貞崇正必辨

王暉今世說

陸廷燦南村隨筆

張霞房春漪齋筆識

蔣光煦東湖叢記

葉廷琯鳴陂漁話

楊鍾羲雪橋詩話

陳溥撰陳安道年譜

施念曾撰施愚山年譜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

道光蘇州志

光緒嘉定志

光緒常昭志

言如泗言子文學錄

張庚國朝畫徵錄

魚翼海虞畫苑略

程祖慶練川名人畫象

王慶芝國朝虞陽科名錄

王奉常書畫題跋

王翬清暉贈言清暉畫跋

石渠寶笈初編三編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

盛大士谿山卧遊錄

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

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

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

李佐賢書畫鑑影

方濬頤夢園書畫錄

顧文彬過雲樓畫記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攷

吳譜附

邵松年古緣萃錄

繼昌左菴一得初錄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

陳夔麟寶迂閣畫錄

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詩

廉氏小萬柳堂藏畫目

崇彝選學齋書畫寓目

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

張漁珊等譯墨井書畫集

沈初鳴中國書畫精選

文明書局做古山水冊

中華書局影印山水冊

有正書局石谷留耕圖

天繪閣上洋留別圖卷

博文堂清朝書畫譜

又四王吳惲

費氏耶穌會士傳略

高氏金陵開教錄

德氏中華本國主教

耶穌會會士橋照片

墨井集源流考

新會 陳垣 拔卷

墨井集之名起於清末李問漁司鐸漁山詩不名墨井集也。漁山三十歲前之詩名桃溪集。錢謙益有學集有桃溪詩稿序。作於順治十七年。時漁山年廿九。康熙七年唐宇昭所序者亦桃溪集也。

康熙元年漁山喪母後。頻客吳興。有寫憂集。即余懷所序者是也。

康熙三年陳瑚有同吳漁山過吳興詩。又有相城湖懷古。次漁山韻。康熙四年遊苕溪。與漁山倡和之作尤多。

吳語附

蓋

乃選漁山詩為從遊集。今集中陳瑚所序者是也。

桃溪寫憂從遊各集合為墨井草堂詩。陳玉璠所序者是也。陳玉璠學文堂集名此序為吳漁山詩序。

康熙二十年漁山往澳門學道。乃有三巴集。三巴集前三十首為澳中雜詠。後八十首為聖學諸詩。宋寶穎尤

偏為之序。今徐滙書樓猶存有抄本。題受業陸道淮編。康熙五十八年為漁山卒後之一。陸道淮乃將墨井

詩並三巴集墨井畫跋合編。冠以各集原序。統名墨井詩鈔。張鵬翀陸道淮為之跋。由飛霞閣刻版。然三巴集

只刻澳中雜詠三十首。聖學詩八十首未刻也。嘉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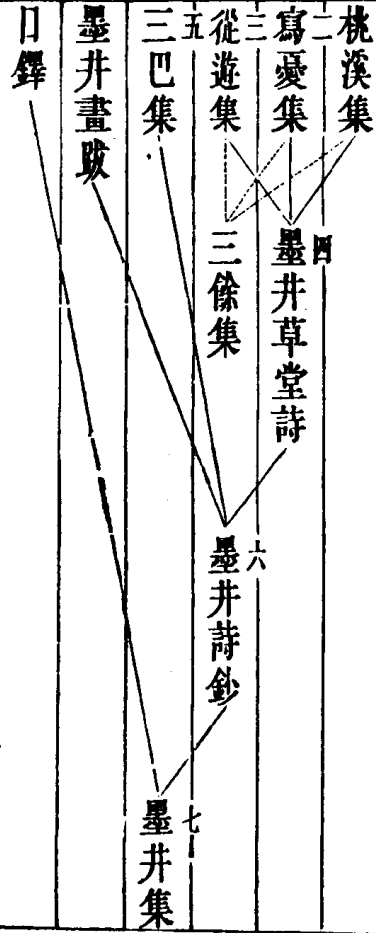
震澤楊復古刻昭代叢書已集。選刻墨井畫跋一種。自為之跋。道光中海虞顧淵刻小石山房叢書。重刻墨井詩鈔三種。刪去張陸二跋。並各序集名。統稱原序。而陸刻面目變矣。

宣統元年李問漁司鐸。扶乃據小石山房本。並將徐滙藏陸編三巴集未刻之聖學詩補入。末附口鐸一卷。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排印。有李自序。及馬相伯先生序。其三巴集與陸氏原編不同者。中間刪去二首。卷末又從另本加入四首。是為今本墨井集。

吳語附

蓋

今徐滙尚有墨井道人三餘集抄本。凡九十首。中有數首已見墨井詩鈔。又有數首李本已附口鐸末。三餘集與同時婁東十子王撰詩集同名。吾頗疑之。繼疑所謂三餘者。乃桃溪寫憂從遊三集之餘。未必漁山自名之也。今將各集源流繪圖如下。



一錢謙益唐宇昭序

二余懷序

三陳瑚序

四陳玉璫序

五宋實穎允侗序

六張鵬翀陸道淮跋

七馬相伯李杅序

此就編輯上言之也若論板刻統系則又如下圖

墨井草堂詩

三巴集前帙

墨井畫跋

三巴集後帙

口鐸

飛霞閣

世楷堂

小石山房

土山灣
印書館

吳譜附

五

一陸刻墨井詩鈔

二楊刻昭代叢書

三顧刻墨井三種

四李印墨井集

顧本既刪去張陸二跋何以知其從陸本出則以其目錄分上下別外四卷全與陸本同而三巴集第一首注

三巴耶穌會之堂名耶穌誤作卽蘇亦與陸本同知其

從陸本出也

今陸本不易得顧李二本尙通行李本補入聖學諸詩

及口鐸又撰漁山行狀爲研究漁山歷史者所必稽情

乎漁山墓表近在滬濱而未利用以至生卒年歲均

有不符又如陳岷爲程嘉燧高足善鼓琴漁山嘗與季

天球從之學今行狀誤陳岷爲陳砥阮而詩集則誤天

球爲天珠此人名之誤也口鐸所舉天學諸書如關矣

日抄謂徐光啟闢妄艾儒略口鐸日抄也乃妄字闕一

句點遂誤二書爲一崇正辨胡致堂闢佛之書也乃誤

崇正辨序爲崇正堂序此書名之誤也康熙卅六年三

月第一主日爲初二日口鐸乃誤爲初一陶淑所作呈

漁山詩係康熙乙亥吟草附錄乃誤爲己亥己亥漁山

卒後一年矣此時日之誤也餘如卷首余懷序衆山皆

響句下漏王摩詰夙世詞客前身畫師二句皆美中不

足余別有校記特發其凡於此

前文言李本三巴集中開刪去二首茲錄如後原編三

吳譜附

五

巴集遂全

讚聖若瑟第二首

茹苦勤勞三十年家寒擔荷謝無愆功成應有天榮賞

死至何容世態牽淨配瞻依慰自倍慈君呵護寵難言

試觀千古多名聖此日恩光誰比肩

澳中有感第三首

牛衣卧聽小兒啼未得無情亦自迷天地由來終寂寞

沾巾何事爲亡妻



明懿安皇后外傳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明懿安皇后外傳

明懿安皇后外傳

明懿安皇后外傳

峭帆樓

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書一冊曰聖后艱貞記蓋做傳奇之體記明懿安張皇后遭客魏之變以逮國變殉節也是書為合肥龔芝麓尚書所作尚書自敘素客太康伯張國紀幕知其家事後又遇明太監王永壽陳啟榮等為譚明季宮中事而述懿安皇后事尤詳因據所聞記之凡二萬餘言分為上下兩卷皆實錄也余惜其紀事稍繁而又未經刊布偶有一二鈔本訛謬滋多以是傳者益寡乃為正其誤刪其繁並博攷諸史之可信者掇拾成篇猶得五千餘言改題曰明懿安皇后外傳藏之於家以便觀覽焉庚子六月紀昀自敘

明懿安皇后外傳

一

有明一代宮壺之政遠軼漢唐其開國及中興之際代有聖后輝賁彤史若其德之貞而遇之艱厥惟懿安皇后為尤著云按懿安皇后張氏熹宗哲皇帝之配也諱媽字祖娥小字寶珠河南祥符縣人父張國紀明諸生也家貧甚晨起為人徵租見棄女於道旁卧霜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並將天子之門可收養之又問之乃曰此女在兜率天宮為司花仙女因塵心未淨歷數百年一劫謫

墮人閒昔在西漢之初曾降世爲宣平侯張敖之女孝惠帝娶以爲后稚年守寡幽閉空宮年四十一而薨及南北朝時又降爲北齊文宣李皇后身遭冤辱磨折尤多年五十四而薨南宋時復降爲士人妻年二十七殉金人之難今又偶動塵心將使飽經憂患多受誣謗他日譴期既滿卽歸真耳異僧語畢行數步忽不見國紀乃取女歸育之於家時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其女卽懿安皇后也后幼而貞靜未嘗見齒年七歲茹苦耐勞凡閤內灑掃縫紉饅爨之事一以身任之然足跡未嘗闕庭戶無事則獨處一室習女紅觀書史年十三

明懿安皇后外傳

二

四窈窕端麗絕世無雙國紀有甥幼孤養於家年相若議以爲配而甥輒大病乃罷議后亦遠嫌不與相見家人或過后房忽見紅光滿室驚暈撲地如是者三國紀亦嘗見之乃憶異僧之言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國紀早鰥后代庀家政內外井井撫視弟妹友愛尤篤福王之就國於汴也性好漁色每遣內監選取良家女內監入國紀家見后絕美欲載之去后啼泣攀戶不肯行家勸以可得富貴后聳身將躍入井內監懼乃釋之天啟元年熹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選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

師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選入都天子分遣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內監循視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去之凡遺歸者千人明日諸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耳目口鼻髮膚腰領肩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誦籍姓年歲聽其聲之稍雄稍窳稍濁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復二千人明日內監各執量器量女之手足量畢復使周行數十步以觀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鉅者舉止稍輕躁者去者復千人其留者亦僅千人皆召入宮備宮人之選分遣宮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捫其肌理於是入選者僅三百人皆

明懿安皇后外傳

三

得爲宮人之長矣在宮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論而彙評其人之剛柔愚智賢否於是入選者僅五十人皆得爲妃嬪矣是時司禮監秉筆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頷手稱歎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昭妃方攝太后寶親召五十人與之款語試以書算詩畫諸藝得三人爲最上選后及王氏段氏也太妃幕以青紗帕取金玉條脫繫其兩臂復遣宮娥引至密室中覆視循舊例也頃之宮娥以所見還報是時后年十五厥體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髮如春雲眼如秋波口如朱櫻鼻如懸膽皓齒細潔上下三

十有八豐頤廣額情輔宜人頷白而長肩圓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輕雲之出遠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諸病太妃以狀達於帝所帝復引見三人自諦選之初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以妖豔惑帝封奉聖夫人及選婚客氏從旁評騰見后大驚忌之乃嘖蹙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他日長成必更肥碩少風趣安得爲正選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帝意早屬后乃復請光廟趙選侍決之選侍曰三人皆姝豔絕倫古之昭君玉環不能過若論端重有福貞潔不佻則張氏女又其上也乃定后爲中宮而以王氏爲良妃段氏

明懿安皇后外傳

四

爲純妃欽天監奏定二月二十八日尙冠三月初三日納徵四月初八日安牀十五日皇后開面二十七日授皇后冊寶帝后同謁奉先殿還宮合卺飲畢帝問后家事甚詳后應對稱旨越數日帝率皇后見於太廟是時熹宗年十七而軀幹短小如十三四不若后之頎然長也帝封張國紀爲太康伯賞劉克敬以下有差客氏見帝寵眷中宮頗不憚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詰熹宗曰陛下娶少女而忘我乎太監魏進忠在尙膳房漸進用皇后每裁抑之進忠乃通於客氏導帝嬉遊以固寵后立數月言官交章請遣客氏出宮帝曰皇后年幼初出

閨閣賴媼保護而教誨之言官復言皇后年將笄不可謂幼且賢明素著母儀之尊豈容有人僭逼客氏乃以九月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周宗建侯震暘等先後力諫皆被詰責客氏狡悍橫肆殘虐妃嬪脅持皇后與魏進忠表裏爲姦客氏生日帝親往爲壽諸貴璫及妃嬪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則宮中閱叙例有賞賜一切停罷每日尙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及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應客魏玩帝於掌上而后英明過人每以客魏變亂舊章爲言客魏憚之乃使坤甯宮內

明懿安皇后外傳

五

侍陳德潤伺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離閒之后性好讀書習字書法端勁學顏魯公嘗擇宮人之秀慧者日誦唐宋小詞孤鐙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其能習者則微語之曰學生子宜謝師傅矣后喜奉佛法嘗用白綾閒新桑色綾製衣如鶴筆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謂之霓裳羽衣又嘗以素綾爲裏手翦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中奉釋教者恆相倣效謂之堆紗佛后知客魏猜嫌日起故以澹靜處之以慈惠馭左右以誠懇結上寵不屑爲婉媚之態持躬淑慎客魏陰求其過矢纖毫不可得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爲之備故終不能閒之

於帝后以帝未有儲嗣恆薦進諸妃后每當夕輒稱病
帝心益敬而愛之嘗謂后曰汝性剛烈不苟言笑然吾
見汝面則怡然但覺汝斌媚可憐何性與貌之相反也
帝嘗召后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櫂去來便捷欲博后
之一粲而后顧正言規諫謂宜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
親正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
刻勵未浹月盤游如故矣帝攜房中藥至后宫后取而
投諸井極言聖體清弱宜爲宗社自愛進忠又導帝陳
百戲以爲樂帝召后共觀之有演劇稍涉淫媠者后變
色拂衣而起後常常稱病不往帝又召后同御內操帝

明懿安皇后外傳

六

自將宦官三百人旗幟繒龍列左使后將宮人三百人
旗幟繒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先歸帝命宮人之美而豐
頤者代后鮮得當者乃命三宮人並將之后在宮中雖
盛暑必整襟端坐不佩芳澤不傅粉黛嘗清晨對鏡理
妝帝從後觀之親爲畫眉后兩眉秀而偉每語及客魏
則脈脈含顰若意餘於言者帝雖不悅其言而彌憐其
意帝又嘗伺后於浴室迫而觀之笑曰汝無瑕如白玉
眞所謂玉人也又曰汝臀肥大必有後福生子當不遠
矣客魏怨后不附已時有河南人孫二者犯重辟在獄
中進忠昭以重利使言皇后實已所生犯罪後與張國

紀爲養女客魏復於宮中潛播流言並譖之於帝謂罪
人之女不宜玷辱宮闈亟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
之罪帝亦疑之幾欲廢后及至后宫復戀戀不忍舍乃
戲問后曰汝係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然不
應良久乃曰皇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
廢斥避賢路帝謝之后起入內室帝復從而謝焉手爲
整冠后始強顏一笑帝留與后對坐御膳遂雍睦如初
謂進忠曰皇后朕所憐愛浮言不足深究進忠計無所
出乃與客氏謀以萬金募一劇盜潛引入坤甯宮使乘
閒匿后寢殿約以夜分劫后欲誣以媠辭而廢之賊騰

明懿安皇后外傳

七

伏梁上夜漏數下侍女悉出后閉內戶將就寢先以水
漱口旋對燭卸妝悉去簪珥挽髻如旋螺坐紫檀溺器
上有聲鏗洶賊遙視后光彩動人與燭光相映射方欲
躍下忽見白衣人立於后後如世所繪大士像以手上
指賊怖而墜地后驚起叱曰何物么魔敢來禁中作賊
賊已傷股但叩頭乞命后呼召宮人以繩縛賊將奏烹
宗交刑部嚴究指使進忠懼使其黨入白后請付厥衛
縊殺之進忠復譖張國紀縱奴不法諸事帝爲致奴於
法而譙讓國紀使皇后省愆三日天啟三年后有娠客
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私人承應后腰脅偶痛召

宮人使捶之宮人陰欲損其胎捶之過猛竟損元子焉
進忠購京師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閒后寵立
爲容妃妃性慧而黠與客魏比而傾后在宮亦多失德
后惡之每朝會不加禮焉任妃貌極纖麗然宮中咸云
不逮皇后遠甚帝雖愛任妃亦終不能奪后寵焉進忠
旋改名忠賢權益熾矯詔殺楊漣左光斗等后聞之
輒慘然不樂屢言之帝至於涕泣霑襟兩目皆腫帝嘗
然不省由是忠正之士竄戮相繼內則司禮監王體乾
等外則閣部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等皆爲忠賢鷹犬
大權悉歸忠賢掌握而裕妃張氏以忤客魏矯旨賜死

明懿安皇后外傳

八

慧妃范氏成妃張氏皆被幽斥宮中遇害者甚眾無敢
啟齒議客魏者獨后於帝前數言之后警敏多大畧秉
性嚴正嫉惡如仇嘗坐坤甯宮正殿侍御數十人執佩
刀旁立召客氏欲繩以法后口操沛音數其罪惡其聲
清朗客氏愧悚汗下帝聞之使赦客氏而益歎后之有
才氣后每日午後必披鶴氅衣禮佛諷經帝問何自苦
對曰爲忠臣楊漣左光斗等祈福耳又一日帝幸后宮
后讀書聲達戶外帝問何書后荅曰趙高傳也帝默然
忠賢聞之大怒明日伏甲士數人於便殿將突入后宮
帝御殿搜得之皆懷利刃帝大驚付忠賢訊之忠賢欲

誣張國紀謀立信王將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
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而
止殺甲士以滅口六年秋使其黨邵輔忠孫杰草一疏
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之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韋氏
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謀借以撼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
女爲后疏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斥
皇后也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
忠賢遷怒趙選侍矯旨賜死又怒劉克敬謂客氏曰克
敬選此尤物入宮是顯欲掣吾肘也會皇后以食物賜
克敬忠賢偵知之譖於熹宗貶鳳陽殺之客魏以皇后

明懿安皇后外傳

九

鯁直恐終不便於己百計傾陷閣臣李國禕曰君后猶
父母也安有助父陷母者忠賢稍止七年二月復嗾其
黨梁夢環馳疏劾張國紀客魏力勸熹宗廢后熹宗不
得已削國紀爵祿放歸故郡后免冠去飾詣帝拜謝帝
慰之並令后戒勉國紀五月初六日帝不豫至七月未
離御榻移居懋勤殿每召皇后侍疾忠賢進仙方靈露
飲之帝病日增至八月十八日病益篤忠賢謀擁皇后
垂簾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使人諷皇后勸以佯爲
有娠取魏良卿子爲子俟長而立之時后年二十一魏
良卿語人曰吾無樂乎爲帝聞中宮張娘娘才德色兼

茂儻得常常瞻對雖死不憾矣后自知安危生死在忠賢手既無如之何乃正色拒之曰吾辦一死久矣今從命固死不從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心服其言后密勸熹宗召立信王熹宗曰忠賢告我曰後宮有娠者二人他日生男卽以爲汝子而立不亦可乎后復苦諫其語祕不得聞熹宗方悟召信王入受遺命信王欲辭忽見皇后澹妝靚服出自屏後遽白信王曰皇叔義不容讓且事急矣恐有變宜遂謝恩王乃拜命帝勉以當爲堯舜之君且言魏忠賢可大任復指皇后爲託曰中宮配朕七年每正言匡諫

明懿安皇后外傳

十

獲益頗多今年少廢居良可矜憫吾弟宜善視之信王將出后使人匿之別宮須臾上崩八月二十二日申時也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二十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卽位是爲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入后宫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壬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之禮居慈甯宮旋徙居慈慶宮客魏旣伏誅錮其黨爲逆案以六等定罪志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準罵母律入重辟初

明之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侶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其財物相通如一家相愛若夫婦然旣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惟皇后及貴妃位尊尙無菜戶然明白天啟以前皇后無年少寡居者且皆有子也及懿安后居慈慶宮年尙少內侍陳德潤方爲總監故魏黨也瞞后之美且意所攜寶物必多喜曰此奇貨也乃賂后之侍女使乘閒說后曰皇后盛年而先帝見背又無繼嗣此與前代皇后境遇不同宮監陳德潤人品清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爲菜戶用破岑寂諸事有所倚託后大怒扶而貶

明懿安皇后外傳

十一

諸外一曰后晨起宮人捧匱盥德潤託言奏事直造后前后命逐出使人告莊烈帝貶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鼎請上后徽號帝以國用日絀歎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鼎有所受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周延儒罔上事使周后白之上怒詰所從來以后對遽已十五年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外城其夕更餘周后自縊帝至南宮使宮人詣懿安皇后所逼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后尙未知外聞消息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譁言

內城已陷沸哭如雷皆走出宮門無復禁限后素劍欲自刎手不能下乃自縊宮婢數人妄解后縊勸后暫避出宮后頓足曰汝輩誤我不淺乃移至側室中宮人出走者或言后已自盡或言未見后尸有一宮嬪青衣蒙頭徒步走出或誤指爲后一時遂喧傳懿安皇后已走入成國公朱純臣第矣后初爲宮婢所阻至巳午之間始獲縊於側室而賊已有入宮者過后縊處以劍斫繩斷之后墮地瞑坐無言賊見后漸甦爭前欲攫之一賊止之曰吾輩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此宮爲天啟皇后所居得毋卽是邪當俟闖王之命毋妄動一

明懿安皇后外傳

三

賊曰非也天啟皇后年齒已長豈能若此妍妙方共譁議而諸璫已引秦婦至秦婦者闖賊所攜秦中婦人使分監宮人者也諸璫指后曰此天啟朝張娘娘也乃專以二婦守之婦呼后曰張媪慰之曰媪毋懼明日大王親臨閱選媪必不作第二人后欲自盡而無隙可乘正如萬矢攢心忽聞有大呼張太后娘娘安在者乃賊渠李巖也初京師將破時諸內璫爭出降賊告以后妃宮人之數具一冊分其貌爲三等闖賊議分賞賊酋各三十人而李巖實司其冊巖本以河南舉人降賊好稱仁義見后年貌在上等冊中歎曰諸璫無良若此此吾同

鄉也素有聖德安可使受辱城破亟馳入宮專覓懿安皇后使宮婢扶后坐殿上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勅其黨嚴衛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死年三十八容貌若未滿三十者后身御深青織金大袖衣罩以黃縐兩當頭裏皂縠而綠裙黃袴裝束嚴密異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冉冉上昇良久始杳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去闖賊既爲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皇后音耗遂妄相揣度謂必爲賊所得矣而是時任容妃年三十五盛妝出迎賊曰我天啟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之去與之狎暱於是浮議紛紛然謂懿安皇

明懿安皇后外傳

三

后從賊矣且曰隨賊西去矣客魏餘黨聞之皆增飾其詞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鍼起執朝權皆魏黨也甲申六月南都上崇禎帝后諡號或欲爲懿安皇后發喪議謚馬阮陰尼之由是浮言滋甚我大清順治元年十月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柩尙未獲葬太監曹化淳請於上奉命合葬熹宗德陵及乙酉三月南中始知后已殉節福王特命禮部議諡始上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方闖賊之西走也任妃出宮以珍寶招諸少年居京師數百里外穢聲大播復語人曰我先朝天啟皇后也居歲餘鄉人白於有司

聞於朝遞入都都人大驚恨懿安皇后之失節也上惡其行穢賜之死內監有識之曰嘻此非任妃也邪眾疑始解厥後京師有舊宮人居民閒藏得懿安皇后鳳鳥一隻長僅二寸許又有懿安皇后小像一幅出鬻於市真不啻天仙也

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后之生不知所自來此客魏譏聞所由起也當熹宗末命后逆折闖謀力贊大計召立信王使明之宗社不遽移於逆闖之手功亦偉矣甲申之變以聞信不早決稍遲幾遭危辱橫受誣謗嗚呼亦命也夫雖然后之大節昭然終無可訾議今其事已

明懿安皇后外傳

四

大白於天下后之靈可以不死矣

案此傳爲紀曉嵐先生未刻之稿先生得龔尚書所著聖后艱貞記謂其紀事稍繁重爲刪訂復博攷他書自明史而外若明季稗史若明季南北畧若荆駝逸史若酌中志甲申傳信錄春明夢餘錄彤史拾遺記天啟宮詞註諸書無不徵引作爲外傳一篇藏之於家同治庚午余得於京都廠肆中讀之覺其敘事有法得史漢之神韻文雖長而一線貫串處處引人入勝洵才人之筆也百餘年來鈔本絕少珠光劍氣漸就沈埋而古聖后之淑德懿行碩貌閱才亦以湮

沒不彰良爲可惜用亟付梓以廣闡揚之志云西湖散人跋

十年前余檢理桐城蕭敬孚先生藏書得鈔本明懿安皇后外傳一卷紀曉嵐先生重爲刪訂之本也未附西湖散人跋不知何許人跋中雖云用亟付梓恐未實行余卽於鐙下錄副竝考訂其亥豕至宣統三年始壽梨棗印百本行世未及一月已罄欲再印而未果不意慘遭變故板燬於火今冬重刻又行於世烏乎傳鈔孤本非余錄副刻行必不能流傳乃流傳未久又遭劫灰豈天必欲古聖后之淑德懿行碩貌

明懿安皇后外傳跋

五

閱才湮沒不彰如西湖散人所云耶是可歎也此一書之流傳幾絕復續艱險若斯世有巨編有關名教風化者因不遇人而覆醬瓿或遇人矣而又不能傳或傳矣而又遭奇變以滅之何可勝計世之士大夫苟遇罕見書以余心爲心庶幾保存十一於千百也乙卯孟冬崑山趙詒琛識於信義鎮舊宅北樓

宣統三年夏四月新陽趙詒琛

校刻癸丑夏板燬乙卯冬重刻

明懿安皇后外傳終



吳太夫人年譜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吳太夫人年譜序

梅識鏡吾部郎有年矣始焉知其人好學而多藏書繼焉知其人仁愛而事親孝終焉又深知其人由好學之勤以成其事親之孝用心肫摯無微不至然而梅雖深知之猶未明言之也 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尊堂吳太夫人壽登九十部郎述太夫人生平行事編為年譜以示梅而問序於梅梅再拜讀竟皇然動容曰太夫人懿德之懿行善之廣福應之集部郎所述詳且備矣何待梅更贅一言部郎孝思之篤情文之茂書法之謹人人一望而即知又何必梅言雖然梅猶有不能已於言者

年譜序

黃氏取斯家號

蓋有所深知於部郎將為之曲傳其隱而疇昔未明言者至此不能不盡言夫年譜為一人之年譜傳與不傳關繫僅在一人耳編年譜者大凡皆如是想耳而部郎之意則有深焉者謂名雖關繫在一人實則有關繫於一家一族一鄉者存并有關繫於一郡一邑及天下者存斯傳與不傳之關繫重而此譜可卜其必傳蓋仁人孝子之用心苟有足以裨益於親者無罅而不入抑亦由平日好學之勤熟於著述之體例斯有以成其志也如本房及外家世系皆列圖於前而名號仕履墓山悉詳書又本房及外家伯叔兄弟子姪姑姊妹生卒嫁娶

年月必逐年附書戚族有事蹟可傳亦附書某年延某

師授讀亦必書此非一家中冠昏喪祭相見禮悉有關繫者乎增置祭田必書脩改祠宇必書設義塾必書贖貧族必書禁砍墓蔭則祖宗之靈顯果報之捷速必詳書重脩宗譜則自龍游而分為新昌雪竇石浦旂收嶺諸墅各支派必詳書此非一族中敬祖睦宗之誼大有關繫者乎防水患興水利而箭橋有插池湖有壩浦山頭爛泥灣宋家浦諸處隄埂脩築始末必書定歲脩規以持久遠而付託得人必書抑且溶下湖以培祭田則一舉兩得之利必書脩張邱壩石窪洞則鉤心鬪角之

年譜序

二

巧必書建萱蔭闢於鵝鵠湖則為徐灣胡家埭浦下三村永弭爭水之釁必縷陳原委以書以及贍貧鄰必書脩道路必書建議渡建路亭必書此非一鄉中衣食生計之源行旅往來之便均有關繫者乎歲豐歲歉或大旱大水大雪及米價貴賤必逐年附書粵寇之難某日陷郡城某日虜石旂某日屯石山廟某日踰花礪嶺某日克復皆隨事附書又因設錢肆而紹郡錢業有長期隨還之規例及掉息有錢掉銀掉洋掉諸名色取利有現貼匯水滾息之不同皆即由此詳書辦平糶而鄉民良莠不齊有應接不暇之險象驗票津貼米肆為執節

馭錄之要策卽據所見直書以及請 旌族中節孝而郡城清節堂章程附書資助嬰糧而蔣鎮育嬰堂章程附書此非一郡一邑之掌故及風土民情之奧窔並有關繫者乎若夫捐助賑濟而是年順直秦豫晉齊諸省大饑卽附書捐助紅十字會而是年東三省日俄大戰卽附書以及某年有紙人三足貓之謠某年彗星見某年月日日色紫紅無光天明復暗者一二時許皆必書此非天下之災荒兵禍與妖孽怪異足備脩史者參攷而亦有關係者乎由此以觀部郎編此譜雖爲太夫人一人而作不啻爲一家而作爲一族而作爲一鄉而作

年譜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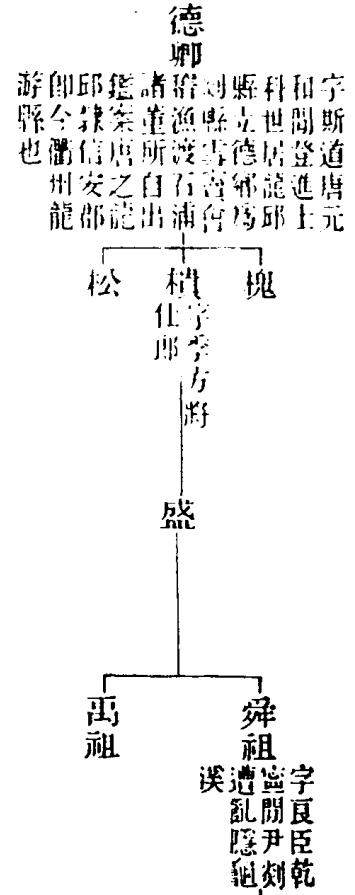
抑且爲一郡一邑而作爲天下而作也以太夫人功德之隆之盛此譜固不患不傳而令一家之人皆知關係於一家而寶之一族之人皆知關係於一鄉而寶之一鄉之人皆知關係於一郡一邑并關係於天下而與天下之人皆知關係於一郡一邑并關係於天下而莫不寶之則此譜雖欲不傳其可得乎梅由是知此譜之必傳也抑梅既知之尤願天下之人共知之也敢曲傳部郎之用心以告世之讀此譜者光緒三十一年歲在乙巳冬月慈谿馮一梅拜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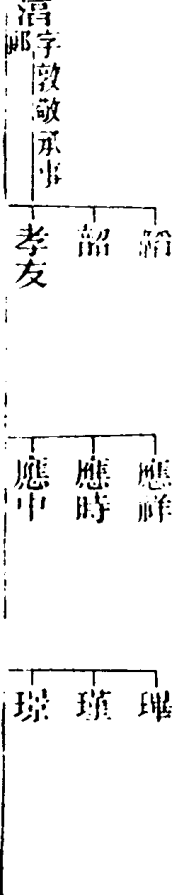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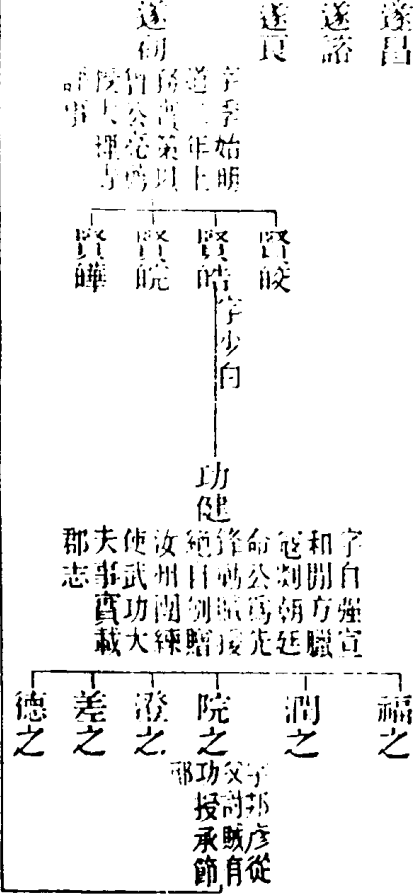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董氏四十代世系圖



年譜 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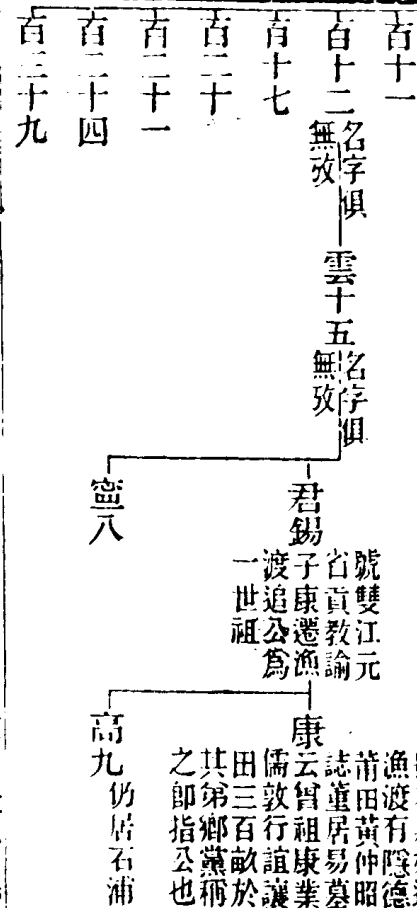
董氏取斯家塾



汝翼 字兼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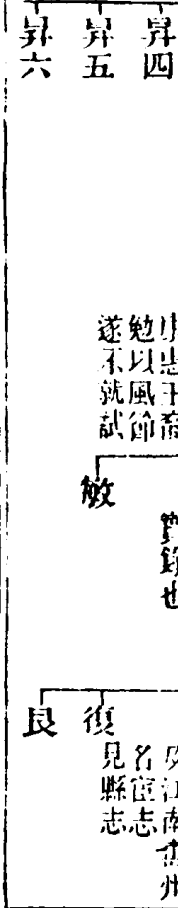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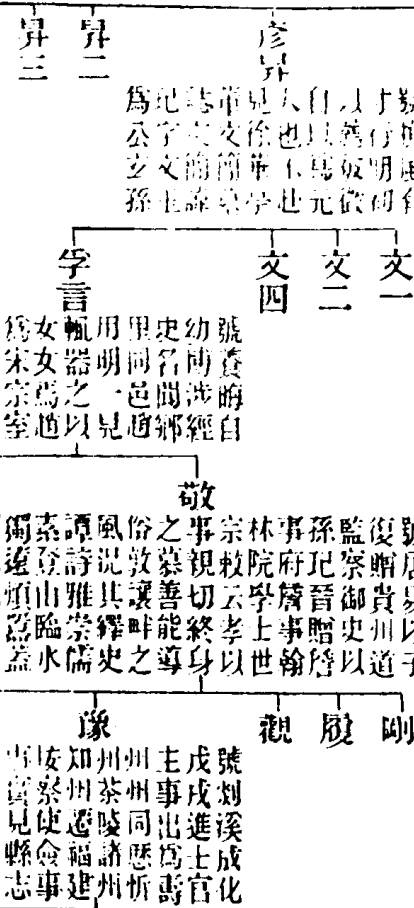
應申 字仲達 清 熙末年 登 賢良方正

璉 字叔器 始遷 石浦 會稽 東小江



年譜 世系圖

董氏取斯家塾



吳太夫人年譜卷上



吳太夫人年譜卷上

男金鑑謹編

嘉慶二十年乙亥十一月十五日未時 誥封宜人

覃恩晉封太夫人吳太夫人生

我家住會稽東小江亦曰小舜江漁渡外祖聖章公諱

維型居湯浦式燕堂相距五里許公配鍾太安人

生四女長卽太夫人次適徐三適陶四適倪

二十一年丙子二歲

二十二年丁丑三歲

二十三年戊寅四歲

年譜卷上

一 鍾氏取斯家誌

正月十四日適徐氏從母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
而從母丈玉龍先生病辛遺娠生一女無子夫弟玉
節先生娶黃氏逾十年生一子名其輝而夫婦相繼
逝時從母年五十餘矣撫其輝如己出同治間其輝
病卒乃以從子其芹為嗣從母易簪之日其芹子介
鑑方三歲時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也壽七十三
守節四十八年辛卯由采訪局彙詳入奏旌如例
徐君覺軒
為之撰傳

適金氏從姑母生姑父字潤淮為曾祖父外孫居郡城

十一月初八日顯考 誥授奉政大夫 覃恩晉贈

資政大夫贊山府君生

二十四年己卯五歲

連年大有石米值錢千六百文

二十五年庚辰六歲

適馮氏從姑母生姑父字春溶居上虞馮家浦

五月初五日適陶氏從母生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歸長從母丈

三歲從母丈陶穀堂先生名光彰今年八十二歲與從母並康健子二長君天植名慶槐國學生次君天

佑名慶治號吉齋花翎同知銜兩淮候補鹽課大使女二長適吳次適道皆子女林立天植娶徐氏仰玉

龍先生適吳女也子一名冠綬今尚幼讀女三長適吳次適范三適宋天植娶鄭氏子二冠經字子章冠

緯字子幹並國學生孫二苞康茂康皆子章出女孫一子幹出光緒二十八年嘗乞德清俞曲園先生櫪

誤讀堂先生八十壽序已梓入春在堂傑文六編第十卷

道光元年辛巳七歲

年譜 卷上

自春至冬積雨傷禾石米值錢六千文時物賤工

廉獨米騰貴民不聊生

二年壬午八歲

繼祖母黃太夫人來歸

三年癸未九歲

適徐氏從姑母生姑父字椿齡為春熙公次子居霞齋

四年甲申十歲

三月二十八日適倪氏從母生道光二十八年于歸從母丈倪雨平先生

五年乙酉十一歲

上虞橫山頭人也從母無出旋卒雨平先生續娶生一女歸我族叔小寶先生

八月十四日外祖母鍾太安人卒

太夫人居喪哀毀逾成人

十一月十七日辰時從祖母姜太夫人卒年三十有一

六年丙戌十二歲

正月初五日戌時 欽旌孝女六姑母生事實詳後辛巳年

七年丁亥十三歲

秋外祖繼娶俞太安人

太夫人紡績烹飪諸瑣務奉俞太安人指示罔不習熟且勉誘諸妹太安人特愛之

繼叔祖母孫太夫人來歸

年譜 卷上

八年戊子十四歲

七月十七日寅時曾祖母王太夫人卒年六十有五

葬曾祖母與曾祖母植公合葬於上虞王家厓塘灣六畝山

九年己丑十五歲

十年庚寅十六歲

十月三十日繼叔祖母孫太夫人卒無出

十一年辛卯十七歲

府君幼穎異至是畢十三經善屬文儀狀英偉吐詞朗朗如霜鍾外祖一見奇之曰此大器也遂與

大父訂婚約

再繼叔祖母葛太夫人來歸

十二年壬辰十八歲

府君附讀徐氏師族伯蘭

震齊村名本徐以所居皆徐氏也徐葆楓太

外舅業閱府君文甚器之爰邀府君伴讀同學者

舅之從弟深川師及又憐府君貧脩脯從廉

外祖與弟孔懷公分居公子及孫有經世才由幕

入仕籍而門祚之衰不及外祖家什一千鈞一髮

惟於少堂表第有厚望焉

十三年癸巳十九歲

年譜卷上

四

府君附讀徐氏仍師蘭

九月二十七日舅父夢資公錫昌生

二姑母適吳氏是年二十歲姑父

十四年甲午二十歲

府君附讀徐氏師郡城徐七先生先

夏府君與徐湘舟伯岳登蛇山返過襄堡襄齊村

堡府君附讀某家小憩某設茗款待時其家人多

染疫有病者忽清醒府君偕伯岳出病者復言頃

財星到我等恐甚匿甕中慮復來吾其行矣自是

病者盡愈

十一月初九日申時本生考 誥贈奉政大夫 覃

恩晉贈資政大夫九齡公本生考第

大父貧益甚黃太夫人病又垂危時大姑母年二

十四歲六姑母僅九歲本生考未彌月明揚公促

大父為府君完娶以資臂助大父從之

二十三日太夫人歸我府君

二十四日繼祖母黃太夫人卒

明揚公兩娶皆無子議撫本生考為嗣再娶葛太

夫人生一女又不育本生考賴以乳哺會明揚公

患肝胃證甚劇而我太夫人以未及三朝之新婦

年譜卷上

五

躬任內政罔不井井先大父忻慰曰婦能爾必興

吾家

十五年乙未二十一歲

府君附讀東山國慶禪寺師王昌緒先生同學為理

上虞許進士正綬為外祖家戚串適至湯浦外祖

命府君以文藝就正許大歎賞後府君迫於家累

竟輟讀每念許先生言呼負負不置

十月大姑母歸孫氏姑父字顯澄曠邑孫

太夫人出奩具助妝無德色

十六年丙申二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舅父輝亭公錫明生

府君附讀東關澄心寺師杜蓮請侍郎諱聯同學者族伯春帆魯丈月峯姚丈秋

聖胡丈夢阮丈元澄心寺俗稱後天華寺

十七年丁酉二十三歲

府君附讀東關澄心寺

內政悉委之太夫人以是得專心誦讀無內顧憂

十八年戊戌二十四歲

府君館同邑桑益

府君從王杜諸師遊數年學益進而計歲所入不

年譜 卷上

六

足供膏火先大父恐廢讀乃自課蒙徒以所得脩

資助之又謂蒙養者成人之基也督課綦嚴心力

為悴太夫人力勸府君外出就聘館冀所得稍厚

藉以慰堂上心府君從之

十九年己亥二十五歲

府君館桑益

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從叔父懷山公生

二十年庚子二十六歲

府君館裴家嶺裴氏自家之館距六十里須度五峯嶺甚峻居停以肩輿迎送府

君每至嶺必徒步嶺人勞也裴氏或李丈鏡湖教府君珠算粵匪擾後李丈以茶棧餉口府君屢

為推轂不使賦閒

九月廿九姑母適紹郡金氏明揚公長女也時年二十三姑父字潤淮為府

壽終二孫均完娶已有曾孫矣

十月小二姑母適上虞馮家浦馮氏明揚公次女也時年二十一姑

父字春溶早卒無子姑母光緒初年卒

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七歲

府君館裴家嶺

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時從叔父瀛山公慶祥生

明揚公艱於得嗣三年連舉兩男太夫人曰此異

日指臂之助也喜極為之加餐

年譜 卷上

七

二十二年壬寅二十八歲六月朔日食既是年廣西金田村洪秀全等起為亂

十二月十五日戌時祖考誥贈奉政大夫覃恩

晉贈資政大夫明泰府君棄養年五十一

十一月下浣大父病府君自館歸與太夫人謹視

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既卒府君與太夫人哀毀

幾滅性鄰里見者為之泣下

族中有以值年祭產先期來押者皆恃尊相壓先

大父故樸訥卻之不許則多方稱貸而與之

先大父平日赴市往往買爛菜壞物以歸母曰何

不擇佳者買之祖曰我不買則成棄物矣彼小本

營生者何以堪此我買歸自食下咽之後佳物與壞物就無從辨別故樂得行此方便也自少至老終不改其故步

二十八日葬祖考與祖妣黃太夫人墓山見世系圖

府君質敏好學為文尚才氣縣府試屢列前茅院試輒見遺奈迫於家累棄書課農桑間服買太夫人以勤儉治內昕夕操作口不言勞

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九歲

自曾祖父丹植公故後先大父再娶先叔祖三娶

其中間連遭七喪嘉慶庚午丹植公卒嘉慶庚辰祖母孫太夫人卒道光戊子曾

年譜卷上

八

祖母王太夫人卒道光甲午繼祖母黃太夫人卒道光乙酉叔祖母姜太夫人卒道光庚寅繼叔祖母孫太夫人卒道光辛丑遺嫁五女曾祖一女先大父二女王寅先大父卒遺嫁五女女叔祖長次二女

并太夫人來歸前後三十四年間舉行吉凶大事

凡十有八遺田僅十九畝謹守弗失逋負至三四

百緡積子母僅恃館穀不足以濟家計日迫姑母

輩冬無棉衣非客至不設茗惟叔祖病湯用一小

沙甌碎茶葉放飯鍋蒸之歲需碎茶一二觔而已

每飯鹽齋外佐以園蔬無兼味間市橐魚供客及

工有餘仍曝乾收儲以備他日

向種田六七十畝是年增至百畝夏鄰田苗皆焦

枯俗謂地火所燒府君戲以指畫田曰此內地火毋入及秋村田悉荒我家果無恙穫米幾二石石值五千春間太夫人育蠶較旺府君買遷亦得手數十年積累一旦清償且有餘資矣

是年夏明揚公第三子生乳名十二

是年冬七姑母適霞齊徐氏明揚公第三女也時年二十一姑父字椿齡為

春熙公次子生一子殤姑母乙巳年卒年二十三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歲

秋明揚公第三子殤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一歲

年譜卷上

九

二十六年丙午三十二歲

夏大旱謠言四起

有云紙人截小兒髮有云夜間雞羽無故翦去有

云遺糕餅里巷間小兒食之即迷惘從之去有云

三腳貓夜食童男女腦形似狸奴好事者繪為圖

說謂以鳴鉦厭之無患不可得則以銅盃益代之

於是邨人徹夜不寐鉦聲達旦府君力斥其妄太

夫人亦不之信逾月訛言漸息

二十七年丁未三十三歲

十月十七日四姑母生明揚公第四女也

二十八年戊申三十四歲

府君納庶母陳太宜人

太夫人無所出謂府君曰嗣續至重不可緩也既

而知陳氏女賢徇俗例以禮聘娶之越俗名曰兩頭大音書買

充傳左右夫人大畧相似因吾鄉風氣樸厚無肯鬻女為妾者陳入門甚謙仍以

庶自處太夫人甚愛之

二十九年己酉三十五歲

五月大水山會海塘決口漂沒田禾無算

農歎過時難種傳聞有及笄女浴於野農見而醜

之女答曰廿歲姑娘洗浴勿怕羞六月種稻有得

年譜卷上

十

收語畢不見撒籽種秧歲果大熟昔人謂旱魃為

女形裸下體與人相逐不意於潦歲見之不可解

也

三十年庚戌三十六歲

本生考往諸暨楓橋鎮習藥業

八月十三日大雨次日復雨十五日水高五六尺

地窪陷處屋將沒時山田收穫十九故災而不害

咸豐元年辛亥三十七歲

春建置樓房五間坐東向西

是亦堂為仲恂公舊屋西鄰剡谿公故宅屋南向前為臺

門平屋九間中為正廳三間後為樓房三間樓左

右廳屋各三間樓房各七間西側樓後又有側廂

十餘間綜計四十餘間派下子姓同居無他徙吾

家高祖分授在東南隅無樓己酉大水幾入屋太

夫人勸府君就屋內架閣數楹明年八月水更甚

平地丈餘不及閣者尺許家人盡居閣上苦難言

狀乃建樓於住屋東首

二年壬子三十八歲是年大旱

本生考在店苦作手凍紅腫至不能伸屈面亦黃

瘦正月府君至店相見泣如雨府君亦泣遂辭店

年譜卷上

十一

同歸自是囑本生考練習家務益勤奮

三年癸丑三十九歲

鍾靈族伯在省鎔銀為業有幹才不拘繩墨坐是

失業生四子三女族兄一桂為其長子在江干柴

行佐理頗勤慎而食指既繁力不能贍屢向府君

稱貸必周之又謂府君曰弟待我固厚然不別營

生計徒增負累終成餓殍耳府君曰一桂誠實可

靠日下柴值廉弟出資兄入山販貨一桂在杭出

售有利以十之三奉兄耗本則弟獨任之何如伯

大喜明年春結竿贏錢七百千如前約以三七差

分三年連獲厚息府君始收回本資而彼營運不
輟自是能自立矣

四年甲寅四十歲

東小江上下蠶桑之利頗饒自壬寅來絲業隆隆
上四月間府君連日收販天氣暴熱亢陽內蒸隱
受病而未覺促裝歸甫坐定吐血一口因體健不
為意然自是過勞輒咯血晚年益甚追念府君劬
勞至此今鑑安居坐食泉魚之痛何日可忘

五年乙卯四十一歲

十二月初四日本生母謝太夫人來歸上虞上浦市
春山公元愷

年譜 卷上

三

女 六禮豐儉悉山太夫人贊理

六年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二十二日申時從叔父懷山公卒年十八
尚未娶

初明揚公夢一少年進謁問何自來曰過嶺來村
東南花礪嶺外人來漁渡者多作是語醒而報公
生及是以患三陰瘧久成瘵遂逝回憶夢中所見
年齒殆相符也

七年丁巳四十三歲

八年戊午四十四歲

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時外祖母俞太安人卒

十二月從叔母盧太夫人來歸年二十歲
登岸汝鑑公女

九年己未四十五歲
三月二十二日子時男金鑑生

庶母陳太宜人十年無出太夫人勸府君更納妾
沈氏

八月二十七日叔祖明揚公卒年六十
有二

府君性豪爽尤善人倫鑒一識面即能決其生平
時粵氛張甚浙西郡縣相繼陷二月二十七日杭
城失守張忠烈自
金陵來援三月初六日乃克復吾郡人心惶惶湖郡錄絲多攜至紹府君

年譜 卷上

三

與徐葆楓太外舅宋芙蓉丈就郡購絲府橫街開
設悅來絲
行次第運滬粵商吳南皋先生
時吳在上海怡和
報捐知府候補直隸省光緒初年伍秩庸觀察為
開平煤礦正總辦吳副之及設唐沽鐵路吳與伍
台運絲過紹為捐局所困乞郡紳張名存浩字廣
川時為絲捐
董為緩頰不可府君察吳可信乃館之肆中為獨
任捐事吳大喜將行請留其絲之半為質府君卻
之吳又以續至捐項為託府君亦許之乃攜絲去
左右皆為府君危府君笑曰若輩何知吳某豈負
人者數日吳書賚銀至計前後代繳捐銀萬許元
皆如數匯償聞者咸大服

十月某日胞弟金寶生本生母謝太夫人出

十一年辛酉四十七歲秋見

九月二十五日府君挈眷避滬上

時叔祖母葛太夫人不願行太夫人因留侍左右

本生考及弟金寶并乳母周氏亦侍焉周為族祖亦鍾公配

二十九日郡城失守

東小江地僻賊尙未至而米值驟昂平時石五千郡城陷後增

至十家儲穀六百石太夫人曰此穀轉瞬非吾有

盍平其值以濟族人及遠方避氛來者本生考從

之未幾土匪掠村落太夫人又曰穀非吾有穀易

年譜 卷上

丙

錢豈即吾有乎盍出此以糾團勇既資捍禦亦使

羣不逞人圍得養即免為匪本生考深聽其言鄉

里藉安

天休族伯家殷實羣不肖方覬覦適伯與本生考

偶有違言其子邦慶助父橫肆不肖輩託言不平

欲置之死實為囹圄詐地也太夫人與本生考皆以

為年少一時妄發苟知悔悟足矣且此予家事無

勞諸公干預卒保其家

初府君館表家嶺門下裴生其人行六為孫小箕

先生道復至戚郡城陷先生挈眷避舟中一日泊

石旂賊漸逼先生度難脫與家人約曰賊至當偕

殉諸水母為賊虜石旂距裴家嶺數里裴聞之急

遣書本生考乞團勇四十名馳護且資輿僕我父

得書即如言迎之甫離其地而賊果至先生素好

古篋多古硯人昇之重羣譁為寶本生考出曉之

眾疑始釋孫裴兩家眷屬二十餘人既至合居一

宅如家人孫氏婦女皆敬愛太夫人本生考亦以

父執之禮禮之裴生感嚴孝廉向住郡城自裴孫

女及僕從亦來避難以居不能

容太夫人囑本生考另舍舍之

十月十八日葬叔祖明揚公

年譜 卷上

五

孫小箕先生書石臨窆復執紼以送不數年先生

謝世子心農太史念祖以憂歸道前事猶烏咽同

八九年間先生媳裴孀人復來與太夫人追敘難

況親愛如昔時十二年九月復遺其子名依曾者

致候太夫人

同治元年壬戌四十八歲

五月賊度上虞南鄉屯石山廟十二日踰花礪嶺肆

劫各村落圍潰族祖母周氏時為金抱弟投水寶乳母

殉之木村之西成潭即投水處本生考奉叔祖母及太夫人他徙聞族二十三人

被虜太夫人惻然曰盍賄而贖乎本生考挾貲往

十七人得歸九月賊大至故居灰燼家藏金鐳一雙重八兩族

某姓女拾去易米數升見者以告太夫人置不問吾家素朴儉婦無金飾此因飢將至豫購以備急耳

閩宅避上浦謝外祖家由間道赴滬骨月團聚

適食指繁重旅用不舒府君謀治生計太夫人曰

賈誠是然擇業必善庶可久亦可大府君曰今中

外五市我國所產以絲茶為大宗天生地化來源

不窮五洲萬國暢行無阻宜可久海禁既解商戰

日亟收挽漏卮惟此攸賴宜可大遂偕吳丈南舉

合業絲茶即以久大顏其廩

府君至湖州購絲四十包大獲利時官軍與賊隔

年譜卷上

六

江扼守絲纜出境頓聞兩軍開仗若稍遲延則不

堪設想矣追念府君經商之險辛苦肇基彌深兢

惕

甯郡設立茶棧

八月叔父赴嶼買茶為賊擄至諸暨楓橋府君生

平無皺眉事聞此愁急欲絕又祕不敢言思所以

拯救之睫不交者七晝夜目為之腫人皆不知以

為患日疾也府君日每至思路窮絕時但未求生適一男已足時慮太夫人正懷妊也適

本生考在家方挽偽官設法往贖而叔父乘賊與

包村包立身接仗之際脫逃回里陷賊中者七日

信至府君大喜乃以始末告叔母輩合家猶豫未

信及叔父至滬始轉悲為喜

免 本生考在奉化溪口市買茶賊驟至茶被焚僅以身

甯紹兩郡業茶者僅二家甯惟姜君慶成吾紹惟

府君初姜謂府君曰時危市閉吾輩冒險行商不

可不作獨擅利權之計相約收買茶價每觔限錢

一百六十府君私念諸茶戶皆經兵燹謀食維艱

不忍過短遂增至錢二百旬日間置貨萬擔姜君

為之氣沮是年府君獲利而姜耗本一盈一絀以

年譜卷上

七

忍不忍判之良非偶也

府君夙裕才識僑寓滬濱益絲行廣結納好雄

辨時同郡朱九香閣學蘭同寓與譚時事言論激

昂閣學大重之曰遭際多事君具此遠畧盍出乎

吾當為先容也府君商諸太夫人太夫人曰仕為

貧乎所業如此事畜有資矣如憫世顛危欲藉手

以拯之則故鄉宗黨無告者正多歸而蘇之是亦

政耳府君味其言遂止

十月十六日適徐氏妹生於上海老牖上寓廬

時太外舅挈眷同避滬上蓮舟伯岳指榮得舉一

子意欲聯姻府君商之本生考遂以妹字伯岳之次子肇泰

外祖聖章公率夢賚舅氏如珩表兄至滬避難遂邀同寓

春夏兩季米價石錢十三千至十六千不等秋收後減至八千

二年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二十五日郡城克復府君率眷自滬歸太夫人與庶母

沈運歸數月

寓春帆族伯家時宗族零落多不能舉火府君俱

年譜 卷上

六

周卹之

秋府君與田潤之丈廣生王雨鄉丈設鑑源錢肆

於東關鎮延金君積山經理明年移設郡城中正

街口凡買賤賣貴之舉各業有之錢肆中肆情形大約以長期隨還兩項為大宗長期六對

月為率一年凡兩期以三月底九月底為到期隨

還隨時收付計掉息掉期今昔不同咸豐年間通

行制錢為本位故作錢掉而復有銀掉洋掉同治

年間改老洋為本位搭用鷹洋價短於老故改錢

掉為洋掉每月六期逢五逢十日開掉逢二逢六

尚有尾掉

掉息以錢計每洋一元率錢四五文為中價多至

十文少至一二文不等月底結算始核作洋數至

光緒初年老洋漸衰鷹洋日旺價日幾相並至三

年改以鷹洋為本位掉期每月改為九期以三六

九日開掉掉息改錢計為洋計以百元作算大約

每期以一二角為中價多至三角零少至一分或

五釐不等每期滾算不俟月結矣通常以三月底

起掉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止掉每年約得八十期

按期議價以昭一律而錢肆與外行進出存欠例

有加除如存應照價減成欠至年底償清此其大

年譜 卷上

九

畧也錢肆於長隨兩宗利益外尚有現貼匯水滾

息等餘利現貼者則以供少求多而應升求少供

多則應減匯水者有申匯甬匯杭匯等名目以各

處與本地之供求寬緊為伸縮滾息者俗稱利上

盤利大抵以欠者息須逐期滾算存者或每月結

或半年結或週年結不等又洋價亦今昔不同咸

豐間短至每元七百文長至每元一千三百文同

治年間約每元一千二百餘十文至光緒十年以

外每元一千一百五六十文二十年以外短至每

元一千文至今仍之與別處比方則紹地洋價為

較長外方有短至八其利息粵匪初平時存約一

分二釐欠約一分六釐一分八釐至同治之季減

至六七八釐至今如是然粵匪初平時息重而外

行之賺錢反易近來息輕而外行之賺錢轉難蓋

輪船電報火車日益交通信息靈而轉輸速市而

日趨於平則騰踊探計之術亦日趨於難也

舊居既燬府君屬本生考新之十一月某日爰定

基於剡溪公故宅之北首伸恂公是亦堂之西北

隅屋式全做是亦堂惟中間正廳緩族有匠人某

技拙而境甚窘太夫人謂本生考曰族之貧者周

濟之且不違縱非巧匠甯不可備斲削之任俾因

工而得食乎從之由是小工之屬亦多用族人是

為務本堂新居時省城尚陷賊中吾鄉有所營建

保甯宵小因是絕觀觀村境獲安

屋東北隅有池一為始建時取土填基之所深丈

餘得古鐵香爐一大盈尺鐵盤十餘件雖傳掘獲

窖金無算遠方親友皆走書來問

除夕剡溪公派下貧者人給米二斗自是年始

公派下子姓貧者數十家遇婚嫁喪葬復酌給有

差此議創於府君而太夫人本生考叔父實贊成

年譜卷上

辛

之至今鑑等相仍不改

三年甲子五十歲

春移居務本堂新屋

本生考九齡公命鑑出後府君是年鑑

六歲鑑歸太夫人撫養愛之如己出眠食與俱歸甯必

偕庶母陳太宜人體太夫人意並愛護周至

延同邑上王王幹方師課鑑讀桂林族兄同學

設本村茶棧

甯波及本邑平水王化諸村皆產茶而貨之美惡

價之低昂操奇贏者能以時消息之府君設肆運

販相時所宜不拘一地每肆運貨出肆及坐肆司

會計者約四五十人其輝茶傭工揀茶婦女多至

五百許人時住宅落成眷屬棲止外儘多間隙太

夫人以杭城已克復二月二十四日蔣果敏公率

師克復杭城三月初二日左文襄公入城辦

理善後事宜紹城無他慮勸府君移一肆至本

村雖轉運費稍增而焚後鄉人謀食維艱或能藉

此以廣生計府君然之

九月本生考及叔父均在浙江米捐案內報捐監生

九月二十四日適俞氏從妹生澗山公長女也妹婿

生第
三子

年譜卷上

壬

十一月初九日弟金銓生

既後府君太夫人念木生未有子望殊切至是喜不自勝視得姪猶得子

維新公派下三房吾家為幼房而長房難後僅東
文法榮父子二人東文於府君為兄兩足忠瘡類
瘋痺人不可近子又疥而店衣食常不給府君憫
之昇東文父子來家為之酒藥而衣食之太夫人命燕母
陳太宜人日為法榮梳髮以去頭發為置衣履并
按時洗濯及袖綴破衣如是數年至法榮出門就
業始數年漸愈法榮既長成為之授室生四子法
榮卒諸子皆幼太夫人命按月給米以贖之至今

年譜卷上

五

族人皆曰非君家內外有恩烏能至此

四年乙丑五十一歲

鑑從王幹方師景春族姪同學族兄一桂之長子也

紹地蠶絲豐收價賤府君收買二百包囑吳丈南
舉合業吳覆書以此舉專讓府君府君攜絲由甬
運滬適甬江水災各商壅滯不行滬上絲價大漲
府君至每包獲利百金始願所不及料也時餉需
孔亟首先輸納核獎候選同知吾母得封宜人
并援例贈及先人兩代

四月二十二日姑母卒明揚公第四殯於本村之郭女時年十九

園光緒庚寅葬上虞浦山頭鱸魚山之麓

兵燹後田價甚賤郡中張余王三姓共有上虞田
九百畝每畝價銀十一元府君購得之

二十四日大水

是亦堂既燬於燹舊居子姓皆散處或居仲恂公
小祠堂或另蓋草屋其樓居者不數家至是水漲
太夫人悉招派下婦孺來家避水體愛甚摯未幾
海塘決口水人裏湖外江近山諸處積潦漸退時
同邑沈墨莊觀察為塘閘董事創議開宣港以暢
下游港開之後虞南稽東一帶水患少息

年譜卷上

五

五年丙寅五十二歲

三月十一日適章氏妹生本生考次女也味西馬學

延上虞王少川師夢熊課鑑讀盧澄齋表兄同

十九日從弟金南生

太夫人喜曰方余來時叔猶未生今居然得子矣

六月西首側屋失火

集眾撲滅焚去兩間

七月山水暴漲

我家運茶船至指石山將沈幸遇救所損無幾

八月府君卧病

太夫人累旬侍浣滌湯藥無情容尋轉劇默籲於神願以身代及愈請府君曰吾來歸日窘迫異常今幸如天之福衣不賴織食不賴耕盡少節勞與二三弟季優游歲月以養餘年乎府君然之明年遂綴茶業

粵匪退後郡中質庫止胡氏信和一家在郡城月息三分胡碩庵丈邦傑因質物腐至恐力不支擬

增設一廛以分其勢爰邀府君偕張廣川丈田潤之丈於新河衙典周氏屋夥設德和字號延蔡嘉木丈經理定章以週年為滿月息二分七釐滿貨

年譜 卷上

五

每兩值二兩二三錢頗獲利三年後漸次減息十年後直減至大小一分止光緒元年張氏析股本去十年胡氏析股本去今歸田董兩姓合業周氏屋由典而買遂為德和公產

宗祠開設譜局

明季之亂譜牒散佚乾隆十九年文燦公重行修輯為漁渡譜歷嘉慶道光凡三修矣今年復有是議春間經始至冬告成府君經商無暇先後不克與聞惟籌款襄助而已

六年丁卯五十三歲

鑑從王少川師吳麗生表

茶業既輟府君稍稍清暇謂太夫人曰自曾祖至余四世矣支衍未蕃余承先德幸席厚資益宜和睦以承先志願無議分折俾子孫知敦睦之義焉太夫人曰君意甚厚亦吾志也府君欣然

蓋造務木堂正廳

時輪船盛行航業

南北洋舊行商船曰北頭船曰夾板船曰白僻壳長江江南舊

年譜 卷上

五

行商船曰吳江快曰蒲葵頭曰藍鸚船長江江北舊行商船曰召伯划子曰南鸚子曰紅船曰杜丹頭盡被輪船所奪北頭船生意大壞有將船拆賣者木價驟落府君購堅木船桅料二株鋸作八段時人稱為鐵梨木以作正廳檣桁亭柱而梁柱盡用建杉以杜蟻患朴素渾堅不事雕飾云木料從至本村最大檣桁一段三十人之力不能舉遂置江濱時適多雨至端午節江水暴漲眾工酒後乘輿往江轉仄間木溜人江杳不見迹府君頗深焦灼而水退後此木上倚河埠下傳泥中儼若中流砥柱名曰鐵梨木信不誣矣

卹族中鰥寡孤獨及癯廢者月給米二斗永以為例自是年始

先是同治二年除夕卹剡溪公派下貧者人給米二斗歲以為常至是年太夫人請廣之本生考暨叔父皆欣然贊成

七年戊辰五十四歲

從王少川師

三月二十五日外祖聖章公卒年七十有二

六月初七日巳時本生考 誥贈奉政大夫 晉贈

資政大夫九齡公棄養年三十有五

病 鑑 方十歲哭不休母憐之愛護益至自本生父故後府君患肝病

年譜卷上

美

本生考秉性仁慈每秋收遇佃戶之孤寡者竟免之且有賙以穀者及逝各佃戶哀悼累日

本生考素安朴陋衣足禦寒而已往往冬日出門途遇親友及族人之形容委頓身無棉衣者即引之僻處脫己衣贈之僅著單長衫而歸默不告人此等事指不勝屈

十一月初七日適徐氏妹生本生考遺腹女也妹夫為外舅霞舟先生三子

八年己巳五十五歲

鑑 從族祖理堂師是年弟金鏞上學

府君為 鑑 謀婚太夫人曰聞徐霞舟先生長女賢淑播眾口當與妹商之乃親往諏諮始聘焉

九年庚午五十六歲

從族祖理堂師

代完族中諸貧戶糧賦

族人難後逋欠纍纍有某甲素桀黠倚行役以凌

鄉里二月詹邑尊詹公名儀桂字月樓湖北安陸府鍾祥縣人催科至

湯浦甲喉嚨差任情婪索府君憫之請邑尊定陳

糧價每兩完錢二嚴禁詐擾并清查族中欠額設

法代完某甲技無所施徒深歎望而已

年譜卷上

毛

秋 鑑 患傷寒

飲食不下咽者十餘日太夫人延醫禱神傍徨無措迨 鑑 愈而太夫人清減異常矣

十二月初四日從叔父次女生

十年辛未五十七歲

延徐芷珊師是授課 鑑 兄弟三人讀芸芳族姓同學

太夫人紡績鍼黹未嘗一日離手家人化之亦相

習於勤尤喜治蠶歲有所獲以其貲別貯之曰留

之以驗吾工焉初來歸時大姑母尚在室賴仗助

甚相善咸豐辛酉姑父孫顯澄先生殉難室廬蕩

然營造無力府君助以多金太夫人更出所貯以益之

三月二十二日大風拔樹

屋後園內合抱柏樹一株中折梅杏樹各一株連

根拔起石泉公葬二十三都二圖樵風公養晦公

同都圖飛鳳山同都圖剡溪公澗松公同都圖翼

儒公同都圖墳山各陰木半皆吹折斯時叔父在

松廈彼地平靜如常正擬是日作歸計忽改遲一

日途中幸不遇險冥冥中若有主宰者

改曾祖丹植公墳向

年譜卷上

天

叔父酷信楊曾之學每日家務畢徧讀形家書偶

有領悟必與業是道者反覆討論春秋兩季復遊

諸大族墓以博其趣吾家自曾祖葬後家益以饒

惟辰年屢有破損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祖妣孫太

夫人卒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叔

祖第三子乳名十二殤咸豐六年丙辰叔父懷山

公卒同治七年戊辰本生考卒惟道光十二年壬

辰無公推原其故由於墳向之未盡善也乃相度

地形轉移外向少許舊孫子午兼壬丙識者避之

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

延湯浦陳香山師延佐課兄弟讀凡二年表第

鑑質鈍始屬文父母課讀不少假愛之至也

六月叔母盧太夫人未足月而產產後病叔父陡

患脅痛傷寒吾父母昇之已室晝夜調治愁急萬

狀約半月而愈

是年葬本生考九齡公從叔懷山公

十二月瀛山公報捐同知誥贈叔祖父母 贈

鑑本生考 贈封 本生母

府君與田丈澗之在杭垣合設鑑豐錢肆而沈某

不善經理第一年已耗本託言賺錢第二年蕙絲

又耗萬金第三年作買空賣空之舉俗名吃大買

貨耗資尤甚遂輟業除蝕本外再折閱二萬餘金

田氏認萬金府君認萬餘金

十二年癸酉五十九歲

脩造大宗祠

越俗年高者逢九亦稱慶蓋取九為老陽之數也

親友欲為太夫人壽不允以所節賓筵費脩理宗

祠祠創於前明成宏間剡溪公前臺門後享堂各

三間兩遊廊中間戲臺 國朝乾嘉間十五世族

祖全明公添造拜廳變享堂為樓歲時演劇中庭

既狹而兩廊亦淺常至擁擠且大門東西一安置

戲具一為庖廚無隙地也伶人每夕宿後堂樓上

年譜卷上

五

府君目擊其事以為褻祖太甚屢謀開拓而力有未逮是年始從事於此將大門推前三丈改為五間左右間皆建樓屋戲臺與中庭一律改大兩邊拓二三丈改游廊為看樓八間拜廳祖堂兩進均大加修葺區對補製完全祖堂神主已林立餘位無多又於廳後兩游廊改建小樓俾各房神主可陸續奉安既藏事費約千餘金府君出己資十之八而以其餘告族人量力捐之蓋恥己之獨為君子而欲分功於諸族人非於區區者有所靳也嗚呼先人之用心可謂厚矣

年譜卷上

三

府君與胡丈頌庵在上虞章家埠租張氏屋合開同和字號質庫二十六月為限小幾月息至光緒十九年張氏限滿自用遂購鄰屋改造移設至今屋由我家購併而質庫仍兩姓合設

十二年甲戌六十歲

延徐葆川師辰濱課鑑與二弟讀其孫尊士全學

光緒元年乙亥六十一歲

延徐芷珊師課鑑等讀

春鑑應童子試

重建剡溪公大廳

二十二年丙子六十二歲

延虞邑俞心田師尊欽授鑑及二弟讀

先生獎掖獨至而鑑體素弱旋成怯證讀轉廢父

母深憂之

六月鑑赴郡就醫時市上木洋王而將衰腐洋西

哥銀圓將旺互相傾軋錢業中遂有買空賣空之舉

田丈戲為鑑代做一萬圓至八月長洋一百九十

六元鑑持此洋歸告太夫人擬重刻驗方新編以

廣其傳太夫人以鑑意達府君府君俯如所請遂

刻之府橋傳近文齋刻字每百字刻復以刻資所

年譜卷上

三

餘印書分送焉

三年丁丑六十三歲

延虞邑俞滄水師載歌授兩弟讀凡二年

五月府君往剡溪

六月府君患伏暑證至八月漸愈

十一月初五日為鑑授室

時鑑病小愈後三日為府君六十誕辰諭鑑曰冠

禮久廢余鮮學殖敢云復古爾年行將冠矣字爾

曰竟吾竊附古人繼志述事之義望汝以竟吾志

云爾時親故來賀者如杜太夫子蓮衢魯丈月峯

張文梅坪胡丈碩庵田丈澗之徐葆川師徐芷珊
師家春帆伯各贈詩文爲壽

十二月二十二日叔母盧太夫人卒

年三十有九

年譜 卷上

三

吳太夫人年譜卷中

男金鑑謹編

光緒四年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十五日鑑嗣父簣山府君歿於正寢

元旦府君病延至初九醫藥罔效遂大漸至十五

日竟不諱念府君歷年奔走趨侍常少回憶平時

訓語慙慙在耳乃鑑尙未能自立一旦溘然長逝

風木之慟詎有窮哉太夫人哀痛摧毀治喪盡禮

泣謂鑑曰棺而不葬猶殮而不棺其毋惑風水味

入土爲安之義夏四月遂葬府君於上虞

年譜卷中 一 董氏取新象塾

三年前府君夢神人指村旁某山甚佳約畧言可

葬醒而異之往視其地果吉壤也而與族墳有礙

竟棄之府君居心忠厚類如此

越俗新婦廟見後具榛脯棗餌拜舅姑洎姻族長

老舅姑長老各以禮答之曰覲儀今代之以錢惜

物力也鑑婦積得八十餘元聞山東山西旱災願

寄上海籌振局助振爲鑑祈病全愈稟請太夫人

太夫人諾之爲湊合百元之數寄滬籌振局

夏四月葬從叔母盧太夫人

助直豫泰晉振捐一千圓

四省連年亢旱太夫人謂瀛山公曰吾輩幸居樂

地飽食煖衣天眷不爲不厚昨聞新婦言予爲之

怍然少助涓滴以答天貺遂捐番銀一千圓交上

海果育堂并囑不必書名

十月十三日鑑長女生

十二月初八日繼從叔母錢太夫人來歸叔母之祖

諱德承武肅王三十世孫起家承尉以漢川巡檢受

知林文忠公等權蘇州鎮等府皆能興利除弊

實惠及民薛公煥劉公師晉丁公日昌各手書優答

荐刻以聞李文忠奏公治行第一加花翎晉道員三

品銜授江甯知府代理江蘇糧儲道年六十有七病

於官卒於里以遺愛祀松江青浦名宦亦可謂有功

德而民祀祝之者所請求治庸言十則劉中丞刊布

所屬奉以爲法政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公內行瀟篤

同居七世多足以維未俗而勵頽風者子四人曰繼

勅字漢生仕淮叔母父也曰稼秋字德生仕閩曰繩

勅字壽生仕吳皆登乙科曰稼良字枚生入庠仕齊

孫八人世清舉人世恂庠生仕粵

汝安廩生仕吳餘多援例入官云

五年己卯六十五歲

延徐葆川師授鑑讀

十月初三日長妹歸霞齊徐氏妹婿爲蓮舟伯岳次

妹同年

六年庚辰六十六歲

延下笄頭山沈翼心師鏡煌授鑑與兩弟讀凡二年

師會稽笄頭山人以稟真生保舉候選通判博學能

文尤工駢體月短視手不釋卷至老不倦於文選李

善注本用功最久書眉行隙批校靡遺復別紙籤訂
稿積尺許然師平生無意著書皆隨筆寫其所見不
立凡例第其著成書後則必立定規模所徵引
但求適意耳若著書垂後則必立定規模所徵引
之書不得但憑臆記若一校對則太苦人矣道成
子已丑開延師到家請其整理舊稿師年老意倦
時蔡太史崔寅尚為諸生文名鵲起繼請於師欲聘
以明年定斯業師亦極以為然議方定而太史得鄉
薦明年繼登進士而師即以庚寅秋李歸道山矣
卒明年繼與世兄汝華茂才鑿鑿將師所批文選稿
本編排綴輯共成書八本然其中尚有
重校及未定之語將來當刪定付梓

八月湯浦開設典鋪

此叔父與徐蓮舟伯岳芷珊師合設顏曰泰和我
家得四股之一

九月第金第至紹郡鑑源莊學錢業生理

年譜 卷中

三

收置書籍

病已愈太夫人命之曰汝父愛讀書嘗至夜分
不輟少有所餘即購書籍卒因家累不能償其嗜
今有叔父在家事不以溷汝汝年方壯宜溫習舊
讀復理舉業 鑑謹誌之自此勉自策勵亦陸續度
藏書籍積 萬 千卷

七年辛巳六十七歲

閏七月十二日六姑母卒

姑病足不良於行而性至孝自幼失恃恨不及事
母願終身事父不嫁先大父晚年多病一切起居

服食姑能先意承旨賢孝之名播閭里倩媒灼問
名者踵至太夫人勸之曰阿姑心事畢矣夫婦大
倫不可廢吾當厚資以遣不使妹仰面於人姑曰
兄嫂意良可感然吾有誓矣父死而背之可乎卒
不許平日友愛弟妹視姪輩如己出叔父藏山公
暨四姑母及
鑿與弟第大妹七妹且能明大義雖拊卹周至而
斷乳後皆姑所撫養
訓誨特嚴論者謂家道之興姑亦與有力焉卒後

重修仲恂公祠堂

公祠正廳六間以三間為神堂供奉栗主三間為

年譜 卷中

四

講堂延師講學中隔以垣分為兩院左右側屋各
五間則學徒齋房也辛酉之難派下子姓住宅有
毀於兵燹者就祠中講堂及側屋居之地多白蟻
屢修屢壞歷年既久而正廳岌岌可危矣太夫人
與叔父商議將廳六間全行拆卸柱易以石桁皆
用杉磚瓦全新俾絕蟻患所有舊料則為修理側
廂之用合計需錢一千串除仲恂公祭胙折錢二
百餘千外吾家捐錢七百餘千乃蒞事

舊設鑑源錢莊王氏析股本去改鑑源為鑑康至十
年終

遂閉

十二月初八日弟金銘娶王氏上虞梁湖廩膳生王心源先生薰陸女又年壬午六十八歲秋替星見

延吳少堂表弟授從弟金南讀凡三年少堂履歷見外家世系圖

九月初九日叔父瀛山公即世

月朔晉郡寓鎰康錢肆初六日至仰益橋錢氏宅

謁外舅初七日公妻弟錢丈仲香邀至慶公埠看

山至蘭亭阻雨返初八日回寓臨睡小有不適初

九日黎明患頭痛甚重約數刻便熟睡至早膳後

宗廷良丈來訪至榻前問詢覺有異撫之氣息已

微遂張皇無措立請田丈潤之王丈子香錢丈仲

年譜 卷中

五

香到寓一面延醫診治一面專足至家迎叔母丙

弟階鑑至郡城亥刻方到已氣絕多時矣含歛後

扶柩回里殯於本村廿三房大園太夫人謂鑑曰

叔早逝家之不幸尤汝之不幸也汝不克專志誦

讀矣鑑兼理家務行暇仍讀書

弟金銘 辭店回里習練家務

十一月初七日弟金銘長子湘生字荷微一名進祖乳名貴遜

十二月初九日叔父瀛山公長女歸慶邑董家山俞

氏妹婿為懋德媚丈之三子名錫珍號聘三時年十九

九年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十七日叔祖母葛太夫人卒年七十有四

九月十四日次妹適同邑堯郭章氏妹婿聲甫上舍名承銓時年十七八

十月十九日弟金銘次子湘生字溯伊乳弟婦王氏

厄於產年二十有三

徐蓮舟伯岳擬改箭橋為牐鑑首先創捐三百元

並捐牐板一副願承修十年又勸芸芳族姪捐洋

百元以贊成之明年春工竣借土埂未築仍難禦

水所為盡美未盡善也

除夕給遠宗及本村異姓諸貧戶米多寡有差承以

年譜 卷中

六

為例自是年始

太夫人謂鑑曰學無止境善亦無止境我家向來

年終以租息分贍宗人貧乏此固敦本睦族之道

無柰遠支猶未遍及於心終覺歉然今擬闔族貧

者及本村異姓照近支減半亦歲終給之謝太夫

人暨錢太夫人亦以為然

十年甲申七十歲

正月初一日鑑長子沅生字蘭微乳名元生

太夫人誕日在冬仲鑑率子女豫為稱慶就戒珠

寺設水陸道場佛事畢侍太夫人徧歷爐峯石屋

塔院南鎮禹陵蘭亭曹山煙蘿洞諸名勝時當三

月風日娟好隨在結香火緣合八詩一庵燒香禮佛俗稱八字平安

又西渡泉唐遊明湖攬天竺紫陽諸勝將歸探蕭

山祇園登越王崢經柯亭陟柯巖北至下方橋石

佛寺次日憩曹江孝女祠往返不過十餘日而東

西兩浙湖山風物古剎精藍一一收之眼底用以

見天倫之樂有如是也同遊者為謝太夫人少堂

表弟及鏡三人

秋熟減各佃租

太夫人命照數收應減外再減十分之一

年譜卷中

七

九月修築池湖壩坐北依山東南瀕水

自浦山頭至箭橋綿亘二十里長三千五百丈地

當新縣下游每值山洪驟發衝突為災居民築壩

堵水壩內田約九千餘畝距浦山半里許前明萬

厓間築池湖壩乾隆時壩下十里爛泥灣又建石

牐以資扞衛道咸間海禁既開新縣山民徧栽茶

煙山徑榛莽披斬一空而水患愈亟是年七月十

四日大雨新昌出蛟山水直冲黃婆灘自新至岷

一路佛壩多潰決池湖壩頓圯三十餘丈自浦山頭至池

湖壩舊埂一餘亦損剝不少林畧至箭橋二十餘

村田穀不登數月以來無人承修懼累也太夫人

命錄集議脩葺加高倍廣頓改舊觀明年春復於

壩之上一律脩補計長五百丈浦山頭起石山廟止工竣

細數百金出已資足之遂頻年慶有秋

十一年乙酉七十一歲夏星見

延并頭山周屏山師南讀

夏山東饑命鑑捐銀一千兩

寄滬交施少卿先生助賑不書名施君係上海絲業會館董事以名故將款匯至上海交施君解往災區散放

八月田潤之丈與鑑合設明記錢肆於郡城筆飛

年譜卷中

八

術延益康舊友王九泉丈經理切當室少不更

事每事皆稟命於太夫人而外間惟田丈是賴焉

九月二十二日鑑次子濟生字渠清乳名耦

為高祖妣暨六姑母本生母請 旌節孝凡同族及

遠近各村節孝並采集報局請 旌

郟城清節堂已開辦十餘年同治十一年正月連

錦麟橋屋一區為公之所積錢五百貫存

質庫生月息又與案帶抽鹽釐捐歲獲千餘金是

年定制節婦二十人厥後陸續置田二百餘畝

魚蕩若干畝續置市房數處共歲入租錢一千

二三百貫今積款至二萬金增制節婦至二百人

每名月給薪米錢六百有幼子始無力營幹並

無夫兄弟加給錢二百有幼子始無力營幹並

百是為正額又續設加額一百人每名月給錢三

百共歲需錢二千二百貫又除堂中完糧米修屋
宇收租銀用司事工人薪水添置器皿歲費六七
百貫外歲餘先府君嘗捐洋數十元太夫人曰婦
人不幸遽喪所天能以節完其世此其勤節貞操

與忠臣孝子無以異若僅僅造戶册沐斗升不有

人焉播述徽音何以爲未亡人勸耶高祖妣諸太

六面尊事姑育子苦節二十年六姑母以不及事

母矢志不廢事父以終宗族稱孝焉從母歸盡齊

徐氏五週月而寡遺腹一女今年六十餘矣太夫

人謂苦節純孝例得旌表歲久將湮念及每至阻

涕因命鑑悉心搜訪得同族及遠近各村未旌者

如千名臚陳送局部劄既復鑑爲高祖妣暨六姑

母本生母本生考棄養時本生母各建坊額同族

年譜卷中 九

邀旌者復立各匾懸諸宗祠

十月初五日爲從弟金南娶王氏郡城搭子橋王芝

十二月二十一日第金密續娶章氏東關述錄先生

官戶部主事廷字紫眉壬午舉人官瑞安教諭廷字筱眉胞妹

十二月二十九日庶母陳太宜人卒年六十

母生平儉以持已寬以待人操作不倦尤工中饋

一家食指多時以千計經畫井然無纖毫妄費太

夫人倚之如左右手鑑感母慈愛援例推廣爲請

五品 贈典報之

修輯漁渡宗譜

十二年丙戌七十二歲

延吳少堂表弟課弟金南讀

給送六世祖派下附讀脩費

太夫人曰聰明子弟往往誤用其才流爲不肖推

原其故當蒙養時無義方之教失此不學彈指間

寢成暴棄今雖不能大闢廣廈當擇近支之無力

者延師教之千頃之波始於濫觴或有濟也時族

兄思齊設帳於家徐益三先生館芸芳族姪家鑑

查判溪公派下貧乏子弟約十三四人命分往兩

處用讀按季送脩厥後子弟漸長雖仍業農蔚然

多識禮讓較勝於初矣

十三年丁亥七十三歲

正月初七日鑑三子潤生字漱六乳

弟金南往霞齊親從徐式齋夫子讀凡三年頗有進

益師爲森川夫子長子成

延王之承師課姪讀至冬季次姓淵與長子沅皆

上學

我族素爲士鄉前明登甲乙握符篆者相繼而起

操觚染翰各有著述自順治四年迄今迭經寇燹

滅沒殆盡先府君搜羅數十年無所得是年鑑購

得文簡公中峯集十一卷日鑄公大易牀頭私錄

二卷復於國初諸老選本中搜得中峯公制藝二

十九篇時方校印琳瑯秘室叢書遂命工倣聚珍

式鑄印太夫人聞之甚喜以為能讀書繼先人志

也

山東饑鑑以資助振獎兵部員外郎銜 誥封父

母并 賜贈庶母陳氏

十一月太夫人患冬温

初起甚輕延近醫診治不效十日後寒熱交作面

紅氣急咳嗽不止坐不能眠者七晝夜鑑手足無

年譜 卷中

十一

措素仰田丈杏村孝廉晉蕃精醫學為紹郡第一

知其體弱慎於調攝向不出城診視鑑不得已請

於太翁潤之先生太翁與府君遂命杏丈屈臨寒

舍時有上虞秀才王之丞先生客於子家亦深解

案皆王君留二日診三次田丈旋郡城後間二日

走乞方一次日服之效不甚速而病勢漸輕至臘

月大愈杏丈醫學之深殆所謂王道無近功歟

十四年戊子七十四歲

春修築中村至爛泥灣全隄

爛泥灣舊開久廢丙戌冬外舅徐霞舟先生集資

修之鑑捐洋三百元丁亥夏告竣而中村至爛泥

灣之隄未成水患仍未艾也太夫人命鑑集資成

之不足益以己資又成隄千六百餘丈

正月二十一日三妹歸霞齊徐氏妹婿為外舅霞舟

二月初二日歸徐氏長妹卒長子元淵餘於邑次子

鑑弱冠多疾乙酉應鄉試薦而不售是秋擬再往

太夫人止之曰求名不如保身自能讀為樂多耳

余嘗謂創一善舉可利多人而垂永久者莫如教

養兩途前年令族子姓就近附學上年池湖塌今

春爛泥灣之役差強人意汝勉為之勿斤斤於一

年譜 卷中

十三

第也遂不赴厥後築垣修路設渡造牖均不惜鉅

款次第舉辦鑑蓋仰承母訓不敢怠也

十五年己丑七十五歲

二月二十八日鑑四子渭生字濱賢乳

四月為第金鎰在河南鄭工案內報捐候選同知

冬築木村湖隄

本村多田全賴湖水灌溉惟湖隄年久失修難以

蓄水農人患之太夫人命鑑重修匝月竣工高厚

倍曩時明年夏吾鄉苦旱鄰村苗多槁

八月至十月雨田禾歉收

十六年庚寅七十六歲

修築宋家浦至箭橋全隄

上年久雨江浙告災當事有工振之議章鎮等處興修水利章鎮在舜江東而舜江以西林舉等處不及焉農人恐鄰國爲壑思築隄自衛議久未成太夫人問鑑爛泥灣以下未成隄有若丈鑑對以宋家浦迄箭橋尙有千三百丈太夫人曰有此鉅工釀款非易蓋效工振之例命卽日興工三閱月畢事計長一千三百餘丈高一丈或丈二不等厚三丈或二丈六尺不等共需銀三千八百餘圓

年譜 卷中

三

修葺慶恩古寺

自是二十里全隄既成二十四村皆受其利矣巡撫崧公驗策案奏聞蒙 褒樂善好施字樣奉旨建坊

寺創自天水爲剡溪公兄弟讀書之所是年謝太夫人六十歲太夫人謂鑑曰汝母性喜淡泊鋪張揚厲之舉非其所願盡修寺爲汝母功德寺後闢地得一泉清澈可愛在鳳山背因名曰鳳尾泉復考先世之載郡邑志者共十人

剡溪公諱豫願菴 出約山公諱思近久所公諱祖慶黃庭公諱懋中侯仲公諱懋策周應公諱懋史孝子公諱朝憲因

之公諱 於後殿供奉粟主歲祭享焉

七月二十日鑑次女生

增置上浦義渡

謝太夫人母家上浦市上虞西鄉外姑俞太恭人母家

董家山相隔一水向有義渡居易公捐田三畝上

廟前地爲船夫工食費匪亂太夫人避難謝宅路

經此渡渡頭行人甚多曾蓄意添設義渡今年謝

太夫人六旬生辰不設飲不款客與俞太恭人各

捐常稔田十畝以踐其約石山廟義渡捐田五畝

五分王家匯廣濟亭義渡捐田五畝三分義渡捐田四畝

渡捐田五畝三分並在上虞縣界今附載於此皆

年譜 卷中

四

光緒初年 所捐也

寄籌振局絛衣二千件

謝太夫人錢太夫人合製交籌振局大吏奏 聞

蒙 褒樂善好施坊

八月初三日叔母錢太夫人卒

叔母以循吏女孫幼承家學曉達事理巾幗有丈

夫風撫育前室子女逾於所生叔母僅生一女早

出也 太夫人 光緒八年先叔父棄養叔母痛不欲生嗣

以子宜教女宜嫁抑哀而止從弟金南讀書知禮

長妹適俞有賢淑聲次妹幼慧而孝後叔母皆秉

叔母教也乃中年得肝風證遷延二年遂不起太夫人深痛惜之

十七年辛卯七十七歲

正月太夫人謂蓋曰前采訪節孝婦女以年例未符難邀鑑盛典今其時可矣鑑復訪得本宗節婦

三名孝女一名親友中節婦如干名得旌後仍

將族中節孝姓氏懸匾宗祠

四月初九日瀛山公次女卒葬上虞蒲山頭鮎魚山麓與盧太夫人墓相隔

約二丈

修治村南五嶺諸路

年譜 卷中

五

村南皆山祖墓在焉亦間有在嶺外者冬春兩季族之樵者皆集此行旅亦不絕於途太夫人清明墓祭過之見崎嶇逼仄每歎徒步猶艱樵者負薪而返其何以堪至是命鑑自村東南山坡起至茅

山嶺嶺塏分兩路一達王家匯一達大湖嶼又自

花礪嶺迤北至嶺塏直達嶺南花礪村為幹路嶺

北二分之一稍南有嶺曰苦竹達官樣村為支路

村西南珠湖嶺達珠湖村油車嶺達湯浦市諸山

路一律鳩工修築紆者直之仄者拓之峭者平之

偏者正之阻於水者梁之塊而阜者梯之約四千

丈有奇逾年始畢工行旅便焉捐資禁族人私砍墓蔭

十四世祖乾三公墓在本村茅家塢蔭木數百本

累世嚴禁砍伐添葬恐傷丁口也派下子姓賢愚不等有屢謀砍伐者咸豐間派下某乘夜謀砍先

止然後營最高之樹向廟下全山蔭木層疊被

壓而倒其人定計往鋸一二年後見山內異常長

大人左右密佈懼而逸去數月後受鋸諸木漸次

連合當時無人知覺後謂漏言府君往視果尚有

鋸痕未泯也又一年某盜砍極大蔭木數株破作

年譜 卷中

六

舟料賣與甯波木客至曹破族之公正者扣留復值山木暴漲板皆漂去木客索板板已無存索

價償已用盡某一時無計遂仰藥而死此大謀伐

者九人盡所出資皆九人攫取閱七年九人太夫

十二月月初四日鑑三女生

十八年壬辰七十八歲

十一月大雨雪冰厚徹底而月不解鑑歷年製棉衣施給赤貧者至是命鑑加製五百襲

數日而盡

是年修鄰近各村道路

村中雙連塘至村南山坡五百七十丈約三里村

東水口菴起至徐灣橋止二百三十丈徐灣橋起至石浦渡止四百五十丈徐灣村邊東至胡家隸村止二百丈此為支路石浦村東至廟基灣村止四百四十丈廟基灣村至上浦市止六百丈上浦市至崑崙五百丈共約十八里村東至崑崙皆聯絡惟徐灣至胡家隸係旁出村北過渡至長山頭七百餘丈約五里村北過渡西至霞齊二百六十丈約二里村東南嶺外蔣家山硯瓦橋至箭橋關止三百二十丈箭橋至馬村止六百三十丈馬村至爛泥灣埂止四百三十丈共約十里村東南嶺外王家匯村至北二百餘丈約一里半或鋪石

年譜 卷中

七

板或砌石塊共計約三十九里餘見者輒盛稱太夫人不置

上浦建路亭三間名慈蔭亭與徐氏合出資添渡船一隻徐董各捐田十畝

十九年癸巳七十九歲

五月初三日弟婦章氏卒於母家年三十有五無出殯於村前沈家園

建屋於爛泥灣箭橋兩旁

太夫人曰全隄既成但爛泥灣箭橋兩關宜各建

屋俾收藏闢板兼可棲息闢夫斯事能垂久第二

於關旁各建屋一區箭橋與村比闢夫不常住祇

造屋三楹爛泥灣關離村較遠闢夫家於此爰建

屋五楹由是村人不但頌太夫人之德且深服智識深遠焉

命減收甲午年秋租

濬本村下湖培剡溪公祭田

剡溪公祭田約四十畝半坐本村下湖牖內半坐

牖外地勢極低是年積有公款太夫人命鑑商之

族眾集派下子姓業農者濬湖以培田使湖深可

多蓄水田高可免淹沒族長曰以子孫之力備於

祖宗以祖宗之款散給子孫誠一舉而兩得焉

十二月十五日鑑四女生

年譜 卷中

六

蔣鎮設有嬰堂歲有捐助自是年始

稽岷接壤向有溺女惡習岷邑閩楚材孝廉於蔣

鎮創設有嬰堂立法頗善詳見徵信錄中每村擇

善者數人歷訪貧家孕婦誠以生女勿溺產後抱

嬰至堂即給養洋六元力能自育則自育不能則

為覓乳婦寄養每月概給乳資一元並付以單綿

襪裸衣袴之屬乳嬰兒家田司事數數往視乳之

不善者易之嬰病則與以醫藥之費其有子而願

視女嬰者即許配之亦給養資六元仍按月派人

查驗有凌虐太夫人命 捐資以全善舉 鑑以六千元歲獲之利作為歲捐自本年起歲捐一百二十圓繼而乳嬰日眾經費不足增至二百元五百元七百元一千元並轉為勸集巨資約每歲全活

嬰命二百餘人各省所設之堂重在育嬰此堂重在禁溺堂中收有女嬰有限而設全性命總在一下之外

是年施送各種藥物中增義橋韓氏治瘰犬齧傷方藥

太夫人氣體康健罕服藥而遇人疾苦恆惻然憫之每歲夏秋必施藥劑及傷科敷治計三十年於茲矣遠近乞取無虛日今聞蕭山義橋韓氏治瘰犬齧傷方最效吾鄉患此者皆往療道遠不能濟急爰命登訪得其方如法配合以備急救

吳太夫人年譜卷下

男金鑑謹編

光緒二十年甲午八十歲

薛刻天乙閣見存書日內載中峯文選六卷唐順

之選核與十一卷本已編目錄者篇數皆同但分

目皆皆唐即明史藝文志所收本也擬設法借鈔

與舊印十一卷本合校已託友借鈔得之又從

沈氏購得日鑄公評點老子翼莊子翼各一部擬

錄出評語自成一書徐君顯民又以日鑄公所著

千古堂學庸大意及日鑄公徐天池先生合評長

年譜卷下

一 董氏取斯家陸

吉詩見贈並遵太夫人諭彙刻以免散佚次弟繕

寫將付手民

設水龍局

三十年村族多火患同治十年延燒十餘家為最

甚時或燒去三五家或一家吾父母莫不酌量資

助或給錢或給米各視人之多寡及境之通塞為

準至別邨則不能遍及也冠山佃戶八九家兩次

斗家給錢數千今年二月馬村之佃戶遭自壬辰

火二十許家又命僮人給千錢以卸之

年以後凡三十里內之鄰村遇災亦稍稍賜卹之

視近村有差爰念補救爛焦不如師法曲徙遂命

鑿急造水龍一具藏宗祠東偏購水槍數支餘具
皆備集族中丁壯八十人充其役而十里內之村
莊防禦有資矣

捐維新公祭田十畝

公派下三房長與宇公次華庭公幼為吾高祖卓

千公設小錢肆頗獲利時吳太孺人猶在湯浦市

一子二女仰事俯畜有餘裕乾隆己丑三十三歲

病重自慮不起謂高祖妣諸太孺人曰錢肆貸錢

於外約二千串然負欠皆貧戶我有遺產十六畝

又有山地數處止一子勤儉作家何患凍餒若此

子不肖雖富不足恃留此賬目他日恐為諸貧戶

累不如付之一炬使我無顧慮也高祖妣即檢齊

簿冊焚化於牀前是日有勸公赴郡就醫者公

借諸太孺人往舟至白塔洋陡患頭痛而逝當

時兄弟析爨各授田十六畝高祖故後諸太孺人

位字田三畝土名八角二園地柴山各數畝留存

祭田十三畝零地二塊後長房與鄰村鬪毆涉訟

罄所有分授田並祭田悉變價充訟費至道光間

次房朝陽公將存公之地出售一塊置位字號田

一畝八分土名湖田一坵以供祭掃歸三房輪值

我先大父慈惠以成也至是太夫人以祭產究太

薄命鑿擇本村常稔田十畝以益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弟金鑑續娶何氏舉步何琴齋先

有二十

二十一年乙未八十一歲

設立義塾

太夫人命推廣闔族宗塾額定生徒四十餘人
延經師一席蒙師三席分課就剡溪公故宅大廳
設館諸徒漸有進境當徐謀建造學舍

增廣贖貧戶額

太夫人曰古人行善如上水打篙努力撐向前去
故能推近以及遠因少以為多余觀鄰村無告者
尤眾宜廣定卸鄰章程詳加采訪一律撫卸然力
小謀大古人所戒宜於十五里內擇極貧者以五

年譜卷下

三

十家為限月給米二斗謹遵行不敢懈

怨有廿四房派下住宅舊在高園西首張家藏之北地名高

園再西為宗祠西南水脈繞宗祠左波折有情乾

隆間族人某與百廿四房子姓挾讐掘斷高園後

脈以洩其憤水乃由東橫瀉其地果遭火災並傷

丁日太夫人久耳其事命購此地仍培上使高

以復舊觀數年以來族中頗有起色

三月從弟金南人邑庠四名

徐李和宗師致祥案臨紹郡三月初四日試山會

童場會邑首題而莫之違也次題初七日提覆試

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作後初八日覆試首題功

兩股張二百字五分時感卷初八日覆試首題功

鮮矣仁經文免作十六日總覆數行不作文詩

詩題失記竣補二十日參謁次日學使啟行四月某日迎送入學

謁兩老師教導歸安朱昂生先生毓廣畢抵家太

夫人喜曰汝父在時望汝兄弟讀書特甚汝見迫

於家累輟讀屬望專在汝矣毋以一衿自畫也

三月初六日金五女生

六月初九日辰時弟金卒年三十三

五月十四日患溼溫證十八九日發狂廿一日神

氣清爽大有起色二十八日轉重化溫毒數處漸

出毒至六月初六日正氣不支毒內陷痰中皆毒

指甲黑暗不可為矣之月十二日妾陳氏弟秉性

孝友仁慈慷慨見理甚明處事有決斷光明磊落

休休有容惜任俠自喜不脩邊幅好馳馬善豪飲

卒以是致病不承其年奪我臂助深可惜也

二十二年丙申八十二歲

修上虞張郎壩石窪洞

爛泥灣下為張郎壩地形畧如磬折埂亦因之而

曲昔人於曲處建設窪洞引外水以滋內田土人

使之而以曲故適當江水之衝年久奔突漲為巨

潭洞遂湮廢因思以數丈土埂當直衝之水事何能濟必令來水至此不受其衝而曲埂可固乃先於埂下水底堅夯松椿上加石塊築成基址開窪洞一不置板復於洞內拓作半月形而月之徑綫切洞之內邊循月之弧背復築內埂如甃城然弧背居中復開內窪洞加板可啟閉內通十里長湖內洞與外洞相對外洞常開內洞常閉如是則江水直來有月形以抵外埂而外埂固有弧形之水以抵外水而內埂亦固旱則啟內埂之洞引水入湖以溉田太夫人以爲善計所耗工費六百元

年譜

五

十一月購得族祖心虛公詩稿三本

心虛公詩稿德中峯公六世孫康熙廿二年邑侯呂公化龍聘修縣志今尚府尊王公之寶聘修府志

志今本見載見乾隆府志閱詩稿似已梓行公又著老生常談見沈西先生復南巖寺碑記雪齋浩然撰寺在西明山先世遂良公建心虛公撰記今碑俱入寺前碑內書大十餘畝溉田五百餘畝亦遂良公所築居民世今皆未見食其利謂申詳載此事

二十三年丁酉八十三歲

增置朱太守廟屋

本村上穀祀漢朱太守買臣自元季已然廟在金

竺塢右麓基址湫隘四世叔祖履素公別捐廟基而廟未及遷隆萬間始移建廟墩即履素公捐地神靈異特著成化戊子劉溪公赴秋試閣中遇一叟示以行文之法且曰必如是方合主司意詢其姓名不答但曰漁渡人公曰吾同村何未識君叟曰子東南第一家也歸而訪之村東南無他屋惟神廟在始悟閣中叟卽神也是科克中式文簡公應宏治辛酉鄉試至西興將渡江而船已滿載旁一老者戒勿渡未幾至中流果遭風而覆公與老者偕登後船比及岸忽不見後至廟請神儼然江口所遇

年譜

六

老人也是科亦中式十六世族祖金書公往青塾村探親夢神告以家有飛禍緩歸可解公醒而異之逡巡不敢歸是夕有甲乙二人赴近村行竊甲爲事主所傷乙負之而逸至公田中甲氣絕乙委之而去諸無賴以公地主將借屍圖詐覓公不得無所逞及歸而事已自矣事在嘉慶初年其他靈蹟不可縷數而先府君遇神一事爲尤奇當粵匪四竄上戊五月蔓延至小舜江府君自郵歸道四明山宿前岡沈友家多稱寇氛甚熾且勿還府君意未決夜夢見修髯丈夫負黃包提雨蓋流汗破

面府君心知爲漁渡土穀神也問寇入村奚若曰
擄殺慘甚汝居屋及子廟前楹均被燬問何往日
往鄆汝可借往醒思神示遂折回鄆數日見村之
脫難來鄆者述寇狀如神言厥後山鄆而滬骨月
復能旅聚益感信神佑不置太宜人嘗謂家人曰
神道甚邇居常行事可不嚴屋漏影衾之懼乎既
平歸里村人脩葺神廟府君急出錢百緡以竣其
功厥演戲神前藉伸報享廟多蟻齧木浸久難施
脩聖本年正月太夫人感念前事謂銘曰神重有
德於吾家且司一方土穀水旱疾苦禱祀罔不應

年譜 卷下

七

尤重有德於吾鄉者也廟貌頽圯其何以答神庥
且廟無多屋守者寢窳藩溷凌逼左右族人農具
復度積其間委瑣叢雜瀆慢實甚不可不速爲改
建也又曰婦女入廟燒香本于例禁然借禍福之
說以醒愚蒙勢難一概禁絕廟距本村不遠今惟
考之祀典徵之舊俗而可爲諸善信求福田祛災
病決疑憫者宜增塑若干神如是則婦女不煩遠
出不致如他寺之僧尼雜遝勾引生事也鑑乃廣
爲前後兩楹各五間後楹增設神龕屋柱改用
石料前楹參半以絕蟻患東置側屋六間以住守

者及春夏祭同人憩息之所西置側屋五間全昇
族人度藏農具由是外貌恢廓而廟庭亦幽潔異
前廟前拓地數丈培土砌石以展局勢而壯觀瞻
舊有太平鄉主匾額後被燬府君新之按太平鄉
十八堡共祀此廟今僅存六堡堡則建廟惟后徐
村每歲正月十一日日醮會來廟致祭惟裝神挂匾山族人集捐我家
出建造錢二千六百餘十千神靈異詳孫彥清郡
廣文寄龍甲志
人以七月十三日爲神誕吾村向以正月十一日
爲神誕

年譜 卷下

八

鑑體頗肥健四月十五日病傷寒旋患瘧患瘡終
由溼火內熾以致病勢陡重至八月杪自分無生
理第心地明白自幼至今經歷諸事無鉅細齊在
目前思如泉湧口若懸河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如
是者三日肌月驟落聲音漸低輾轉牀蓐間氣僅
屬絲惟以不克終事兩老人爲恨每見輒悽然淚
下經曰火鬱則發亦就病之初起者而言至是非
投以涼瀉重劑不能效九月朔醫者方君曉安甯
波人在紹郡
行用犀角羚羊角石膏等一劑卽有轉機漸將藥
品減輕息心調理半月始能粥兩月始能行太夫
人喜曰復有今日誠不幸中之大幸也十月望後
潤兒患冬證甚危二旬後病勢漸輕至年終始復

原

弟金南鄉試不售楚生族姪良玉中五十三名舉人十一月來告祖主於予家予按文五派達先公川派道光乙未捷順天聯捷成進士後惟文一房派在嶼兒炳南中道光丁酉三十五名舉人楚生姪係兄第三子父子皆中丁酉亦一奇也太夫人喜曰此我族數十年來所未有足為鄉里光聞渠遊幕山東二十餘年景況不佳一切應為事汝當代為料理鑑謹遵行是科同族尙有二人一為嶼縣湖上院人名德文號禹臣一為餘杭縣人名鴻

年譜 卷下

九

節同出新昌雪寶書以誌喜楚生姪辛丑七月十四日在家病卒妻年四歲

復廣贍貧戶額

二十四年戊戌八十四歲
郡城清節堂舊額合正續共三百名計每年餘款可八九百貫堂董儲備置產以裕經費清節堂章程已詳見中卷光緒十一年請旌節孝條下今年米價騰貴太夫人命鑑請於堂董若能廣正額五十名願首先捐錢五百緡以充第一年經費堂董不允命鑑於上年所設卹獎月米項下廣額五十名合前五十名共百名並

捐常稔田四百畝立贍鄉義出戶以垂久遠

設平糶局

吾鄉山多田少土產以絲茶為大宗每歲穀食仰給於商販者十之三去年茶絲鮮獲利米價於是驟貴會小江上游百里內米肆於竭節後盡閉民情皇皇應將不測太夫人命邀徐正珊師昴季等各就本村平糶稟孫邑尊示諭貧戶五月初一日徐氏開局平糶米一斗值銀洋四角七分不限地人率四斗至初七日而米已罄初八日鑑村接糶章程悉如徐氏不意至初十日百里內飢民麇集加以奸商混

年譜 卷下

十

販幾近萬人一時許盡米六百袋每袋計一石五斗繼之以穀穀四斗為一石糶者恃眾聲言每圓五斗方為平糶鑑從之至午復盡穀一千四百餘石時男女嘈雜推搡持箕肘疊挨擠室無空虛料量者手無可措乃停止眾議分局以殺其勢即就兩宗祠在南首者為圍族大宗祠在北一社廟設局眾擾如故乃又罷停當時並施茶粥以結其意而午後未散者尚三四人遺能言者慰之勸其姑散當徐圖良法而其間良莠不齊賴同宗數百人鄰村數百人形格勢禁隱相保護又人給洋二角以資津貼共付

洋五千四百角始散去十一日撤去本村諸局乃與湯浦各米肆家共八委商代糶先以巨舟運穀七百五十袋往每袋計一石六斗如前價每元五斗傍晚人數尙多竟自登舟攫取至盡等大懼集遠近丁壯守望相助次日黎明有數千人至湯浦嗣聞有備而散此蓋有人道之爲聲東擊西之舉意不在湯浦而在漁渡也即日請問楚材孝廉農孫翰臣秀才騎大會小江上下游紳耆勸各村鎮米肆照市貿易而議別設分局於雙港溪蓋缺米之患惟會曠交界處爲甚而溪適當其衝吾家與徐師芷

年譜 卷下

十一

珊等合力出資公舉閩楚材董其事孫翰臣副之議既定十九日湯浦及他村米行陸續開設二十一日依議於雙港溪設局開辦自是江上下人心畧定徐董兩村設局如故以鄰近一二十村爲限遠者不應六月農穫早種畧資接濟至二十日遂一律停止統覈徐董兩姓徐耗洋二千圓董五百餘圓雙港溪辦雜徐董共耗七千一百餘圓邑侯錢公仲豫增勳函詢平糶情形命造冊報銷以便詳請獎敘太夫人諭曰救災卹鄰桑梓之誼應爾何敢邀獎可謹復邑尊無庸報銷事前提得法凡進

年譜 卷下

十一

東小江米袋無論買者爲誰每袋貼洋七角告明各米店照市價買易除落津貼以昭平允如此可免設局其利與辦平糶同且可省費奈各米行不願照行負此良法深可惜也事後賈諸友米深以爲然並云鄧縣鎮海果有照此辦理其爲得法云辦法宜派人到書院遊地行查明進東小江米袋核明湖墅橋等處米行發票東小江口用新一隻張友人在此查進口米袋并未行票過塘行票查書院即湯浦按袋發所貼之洋其簡便也書此以告後之辦平糶者未識有當萬一否東小江米向從臨浦載糧湖墅橋同治三處販運必須過書院查過塘行中張薄同治初年進小江米每年三萬餘千袋每袋一石五斗近來每歲有七萬袋人數倍增於此可見凡辦平糶理宜明定界址將極貧次貧各戶造冊分大小口日給若干或十日或五日一領是爲正辦吾鄉以官樣廟下爲界界下等村田與山相埒穀米或有缺少彼此彌補盈絀相當無平糶亦可界上諸村山多田少豐年僅支五月食餘皆仰給於商販一遇荒歉頗有爲難之處而人皆强悍富戶不多有心民瘼者界旣難定數又難限卒亦鮮善法也徐董二姓未經開辦之日深以人多滋事爲慮與問君楚材孫君翰臣商議先就雙港溪地方設局平糶以分其勢鑑創捐洋三百圓孫君兄弟捐洋六百圓於五月初七日進米往局即日開辦以一斗爲限嗣糶米者聞吾家以四斗爲限皆到漁渡

不到雙港溪矣仍於吾家無益事後追思凡辦平糶定價不宜過賤時米價漲至六圓五角限數不宜過多否則遠方之人勢必蜂湧而至人數既多良莠不一未有不釀事者矣

九月初三日辰刻太夫人祀竈神忽眩暈而仆鑑與婦徐氏扶掖至臥榻安眠覺腰背極痛轉側需人醫上朱肯堂秀才稱上盛下虛內風發動乃類中風證尚可醫治十日後痛漸瘥一月後畧能步履兩閱月康健如常自是力勸太夫人勿多行走防傾跌也

年譜 卷下

七

九月初八日為湘姪娶杜氏僉贈五品銜府經歷應運勛公承嗣女始設冬防

上虞多盜稽東昆連虞境明年盜愈橫邑尊照會勸辦團防太夫人命錄遵照因設法藉本村水龍會丁壯八十人為團延教師五人購槍械子藥日夕訓練分三班輪次值宿以資防禦然費頗不貲至庚子冬中丞委李鳴九觀察王 大令統重兵會同甯紹兩府破大嵐山巢穴盜風稍衰

二十五年己亥八十五歲

正月十九日長兒流娶徐氏霞齊故廩膳生徐告子翰肇錦次女蓮舟伯岳

之孫女也

完嫻似太早因太夫人年高藉此博堂上權捐釋藏經於慶恩寺

寺舊有樓樓下供龍王頗著靈異樓上丹樓既施地又爽塏荷得好事僧彌布一席日攜二三同志焚香設茗執麈尾滾滾作晉人談當不羨虎溪蓮社諸勝會新購釋藏經至發願布施以實此樓并以為謝太夫人功德

六月大水給本村貧戶米

月初無雨初十日大風十二日午後驟雨即霽十日

年譜 卷下

八

三日午後晴雨參半午後風狂雨暴澈夜如注山洪驟發十四日午後平地水深數丈新縣餘上及吾鄉皆被淹住宅高者不沒數版低處屋盡沒頂男女老少登屋脊呼救命者晝夜徹耳戚友章紫眉主政數日前過訪為水所阻不得去舟人周茂華善操舟一葉瓜皮往返數十次族人賴以奔避者甚眾旋又招得渡船搬運至慶恩寺為避水區閱三日水盡退村中大小丁口尚無所損屋宇亦無恙惟豬羊淹斃殆盡以視他村之人斃屋倒不及救者誠不幸中之幸事也所慮彌望田疇悉成腐草哀鴻

徧野太夫人命蓋出家中受水米先給近支貧戶
旋蒙邑尊錢公及郡中紳士籌捐得米一千石就
稽東災區振卹得無他變

十二月大雪振給白米三百餘石絛衣一千件

雪深三四尺山僻崎仄處倍之肩販樵采爲生者
奄奄待盡太夫人出銀千兩購米又捐資置絛衣
千件命蓋就東小江各村極貧戶口按册散放適
同邑陳君子中表兄陶吉齋由滬上集款運米七
百石至合并散放頗得濟
免各佃戶租

年譜 卷下

五

吾家舊置田三千餘百畝多傍小江兩岸及章家
埠等處水災後苗根有重放芽者有未盡放而重
下種者收成多寡不等是年水災後田稻有顆粒
無收者有畝僅數斗者有
畝收一石餘或二石餘者因地勢有高有低種有
早種故也大約顆粒無收及畝收數斗者十分之
五畝獲石餘者十分之三
殘存者十分之二奉太夫人命早晚租穀
悉行免收蓋卽徧貼知單知會佃戶

吾家與胡氏合設同和質庫水災後衣貨間有淹
溼查本郡成案當中失火質貨被燬者照被竊例
以當本六成六分扣利賠償延燒者照被劫例以
當本三成三分扣利賠償若水災則未之及蓋與

胡君秋田商災重至此鄉人已不堪命似須格外
體卹胡君然之几溼貨本利全免聽其照票取去
不願取者與字號失檢者照當本對質賠償耗本
萬餘千金此言一出鄉人爭先恐後擁塞街衢取
者賠者日不暇給而不法棍徒藉端滋擾愈熾愈
眾希圖乘機搶劫蒙邑侯委員帶差彈壓復加以
綠營弁兵猶勢不能阻急訴府尊移札委營官
統重兵到鎮一面邀集紳士添雇土人及本鎮團
丁各執器械防堵事始寢是役也統計所耗資本
費用二萬八千餘金

年譜 卷下

六

章鎮設廠施粥命捐洋七百圓
水災以虞南爲最張紳書有祖良邀同人籌款就
章鎮設廠以濟貧太夫人故有此命
十一月十九日亥時第金南長子澍乳名
我家自祖父以來滋生未盛今汝已多男汝弟又
得子當益加勉勵庶幾瓜綿椒衍垂裕無窮矣蓋
休惕不敢忘

十二月十一日大姪湘長女生以謝太宜人本年
六十九因名六九
二十六年庚子八十六歲

二月初十日謝太夫人七十壽

太夫人以時方多事不欲稱觴鑑惟有極力興辦

地方農田水利等事以廣太夫人慈惠利濟之本

懷並於年終查閱族貧戶約丁口六百餘十人於常例所給

度歲米外按戶酌給極貧每人加給二斗次貧給一斗外姓之居

本村者亦照給焉

是年春明記錢肆暫停八月復開加昌號延蔡君

洛卿經理其事

三月辛亥晴壬子晴癸丑暗雨三日中日色紫紅

無光雖仰天諦視亦不礙日數日內月色極淡光亦不足癸丑

年譜 卷下

天明後復暗約一二時許當暗之時動雷復明之時下雨雨後復晴

八月重建箭橋橋落成

徐蓮舟伯岳改橋為橋至二十四年復圯二十五

年春鑑與弟金南謀重建夏大水前工盡毀乃奉

太夫人暨謝太夫人命復規址庀良材備飢民築

之今秋始竣是役也釀洋銀四千圓餘皆出自己

通計銀萬九千圓橋為洞三自址至梁監高三丈面闊二丈而長十丈裏外坦水

各四丈左右

十月二十八日庶母沈孺人卒年六十歲

十一月十六日鑑長女適徐氏婿維椿字喬仙西息人直隸試用知縣

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叔祖母葛太夫人沈氏祔葬於右

二十九日合葬瀛山公錢太夫人

自公故後二十年來處處留心吉地所購不下十

餘處造墳不下五六穴初得時均以爲極佳及數

次覆視漸不愜意輒棄之未有屢勘無疵如金鐘

山者主山尊嚴後龍雄壯朝案有情左有砂層層包裹如花團錦簇殆有天緣非

人力也記此爲後日左券

捐置三代外家祭田

捐曾祖母王太夫人母家田八畝合同治二年所

年譜 卷下

捐共十畝太夫人謂選日汝曾祖考丹植公素精梓公上虞王家匯塘灣山有地頗善丹植公欲購之而難啟齒嘉慶十五年庚午九月公病革王太夫人迎大梓公至公已不能語王太夫人告以意大梓公曰此地先則分受於子旋又易於吾兒大梓矣雖然有吾在吾不患吾兒不願也力任其事而去後果得此地梓公植公相傳穴上有蓋氣石將石擊破遂見泥作淡黃色中有紅點白點泥質極細膩葬九年庚寅而汝父生越十九年戊子王太夫人故將合葬汝父墳內有土塊狀如元武而中空實所結也自此家境日順非大梓公力不致此大梓公生二子皆未娶而卒無嗣汝父感之於同治初年僅捐田二畝爲大梓公祭產時猶恨於力之不足也汝其量爲加捐以繼先人酬德報功之意鑑又遵捐田八畝前後共捐十畝議王大梓公之後祖母孫太夫人黃太夫人叔祖母葛太夫人本生母謝太夫人從叔母盧太夫人諸母家

六

田自是而兩村爭端永息矣太夫人聞之大喜曰
是足以慰爾父平爭之志矣急出貲建之爰選石
鳩工必鞏必固至是告成名之曰萱蔭鑑爲文記
之費洋銀三千五百圓有奇

十二月初五日合葬第金鑑弟婦王氏於上虞馮家
浦坐石井頭土從妹秀姑祔焉妹已葬上虞浦山頭
浦名美女山從妹秀姑祔焉餘魚山之麓至是改
之

前年吾浙籌餉輸銀益以典捐例得邀獎至此將
停稟請太夫人爲弟金鑑請獎員外郎銜分部主
事爲弟金鑑子請獎光祿寺署正爲鑑子請獎分

部主事

年譜 卷下

三

歲終贈遠近各村貧戶

是年數靈雨吾鄉小舜江各村及上虞南鄉自十
里灣頭至夏家埠綿亙三十餘里年穀不登居民
困苦情形同於己亥太夫人聞而憫之命密查各
村赤貧戶口酌量散給爲度歲資綜貲九百餘金

二十八年壬寅八十八歲

正月初六日淵姪娶徐氏徐月同馬官發長女年
二十有一一鑿外舅霞舟先

生孫
文也

捐益剡溪公名下祭田十畝仲恂公名下祭田二畝

家口歲增居宅日仄向族人購得剡溪公故宅以

謀拓建太夫人曰吾宗釋褐致通顯者實始於公

兄弟公歷內外官所至有善政歿崇祀鄉賢吾大

宗祠係公捐建爾父暨叔父嘗謂應爲公另立祠

祀之且公躬願菴公有祠而公無之如孝思何今

宅獨歸我家追懷先德敢忘報本其急度地出貲

爲公建祠竟爾父叔之志祀田舊四十畝其益十

畝以綿公派下諸無後者血食鑑謹遵行又購得

仲恂公屋基公派衍七房僅三房有後餘向仲恂

恂公祭至是太夫人命加捐祭田二畝爲增益附

年譜 卷下

三

祀祭品之用

捐七世八世九世三代祖祭田共十五畝

明年又逢九鑑與家人戚友等預稟太夫人將援

俗稱鰥太夫人急止曰我與汝母所見略同但仿

庚子年例給闔族貧者人米一斗鑑不敢違於明

年三月提前散給計米約百石

既得剡溪公故宅家人急欲改建太夫人止之曰

人之屋室能庇身足矣比歲時事益艱願輕興土

木以啟人覬覦耶乃僅於住宅東偏架側廂一帶

樓七楹平前後各建平屋三間有半自側廂外望

之如左右翼

六月十四日 時謝太夫人棄養

太夫人高年築里一旦長離哀甚子婦等多慰勸之晨夕不歡者累月

十一月 兒入會稽學

學使張名亨嘉字雙鈞侯官人癸未進士官大理寺少卿案臨吾郡本年

試士改章首場古學分十六門十三日試闈屬諸

生並山會肅上四縣文章元兒認攷史論一門首題

楚王元佑用心如泰伯趙忠定策似霍博陸論

次題袁崇煥座主祖王化真葉臺山座主輔董香

光論元偉廿三日試山會肅童正場四書義一箱

歲十一月從杜成經義其出也肆夏而送二十

二月與梁成義之蓋重禮也義限二

八日提覆山會童生史論魯侯伯禽營師

點鐘繳卷榜發元兒獲簡三十四名廿九日終覆

自安社稷臣者以安並恭默聖諭既歸太夫人

社稷為悅者也義色喜謂元曰一衿雖微亦聊以慰祖志且爾多兄

弟爾開其先則羣知向學宜益自攻苦交相奮勉

十二月初四日殯本生母謝太夫人殯於村前沈家園

十一月十一日姪淵生一子太夫人命名曰模乳名

吾家曾祖考以來皆用五行相生之義淵姪名係

水旁此子生吾家又增一代矣惜謝太夫人不及

年譜 卷下

重

見也

暫加贍鄉米額二十名

贍鄉米舊額共一百名今年米價騰貴太夫人念

本鄉無告窮鄰在額外者尙多命鑑暫加贍給

二十九年癸卯八十九歲

二月初六日次兒濟生一女

九月初二日三兒潤娶鮑氏郡城前觀巷鮑一十二

日長兒元生一女

三十年甲辰九十歲

增設大宗祠元旦團拜儀

年譜 卷下

重

越俗家廟多有團拜禮吾族向未舉行去臘太夫

人命以今正元旦為始設筵致祭與祭者備衣冠

祭畢人給饅首四箇族長祠董紳士六十以上耆

年倍給婦女不與惟新婦初謁祖給領饅首如紳

書式

捐助紅十字會銀一千兩

去臘日俄啟釁我中國宣布中立於戰事概不與

聞而事在亞東勢不得不以奉省沿海之區劃為

限戰之地彼戰國傷痍例由紅十字會救治獨我

東三省中立諸民傷非佐鬪殃等池魚慘澹情形

東三省中立諸民傷非佐鬪殃等池魚慘澹情形

尤可憫痛上海諸鉅商謀諸各國善士聯萬國紅十字會派人前往迅施振援業已上達 聖聰太夫人仰體 聖慈惻隱之懷益深激發命 鑾措銀捐助雖壤流微薄而聃勉扶服庶稍釋同胞坐視之痛焉

七月初九日長兒 沅卒

兒能勤讀頗蒙諸師友契賞迺年纔逾冠竟以患喘促不起搜遺篋得光緒大事記十四本竊維我家閱報實始於光緒元年乙亥迨戊戌變政後舉業家一改舊轍以揣摩時務為亟此記託始於光緒元年

年譜 卷下

美

緒元年至二十九年止隨筆鈔錄哀然成帙誠不敢附於作者而念其心力所注有觸於中畧為校勘錄而存之以俟博雅者匡救也

初十日三子 潤生一女

刻王孟英先生醫案按選評

辛丑薛君朗軒館於杭田丈杏邨託訪王孟英先生遺書薛至省訪得王嗣子耕雨者 杭州府 諸生 年六十餘往還數四甚相得知先生手校諸書半多四散惟醫案按選評稿成未刻而先生卒於上海耕翁什襲藏之從不示人以薛君為人懇誠因出與

過錄原書間有蟲蝕薛君細心校定另繕予往杭薛君為道其事余請任劖劂焉復請杏丈批閱丈以老病侵尋不果去年夏間丈亦作古以書還薛君僅有杏丈手校夾簽一條太夫人以近來時病繁多命 鑾刻有用醫籍遂命工開雕並以杏丈所批附注其下

續修漁渡宗譜

年譜 卷下

美

吾族譜託始於唐元和年間德鄉公是為龍游始祖至 鑑三十有七世矣其間由龍游遷新昌之雪竇由雪竇遷會稽之小江石浦由石浦遷漁渡漁渡之遷實始於元季石泉公而推石泉公之父雙江公為漁渡始祖至 鑑亦十有九世矣龍游雪竇夙自有譜而漁渡之有譜則自刻溪公始在明宏治十六年尙聯合石浦為一編名曰小江董氏譜遭明季之亂原書散佚至

國朝乾隆十九年而文燦公始重行修輯為漁渡譜厥後嘉慶丙子道光甲辰同治丙寅光緒乙酉凡四脩廢續傳錄信亦多善惟各自為書質文詳略體例不一且僅載本支其於山漁渡他遷旗嶺 上 旗收令今 諸墅等派 旗嶺一派自漁渡三世祖旗嶺省海旗嶺 風公之長子為文大房文大

房又分爲前中後三房後嗣有字佛閣者住旗嶺
人贊因而發族今名爲旗嶺董氏其地建自宗廟
而譜系未立乾隆年間曾欲歸入漁渡譜中既而
中止現在該處族人均以農樵爲業識字者其前
前數年有旗嶺藝苑公派下遷居譜擊之裔孫日
楚生者孝廉也曾約撰漁渡族譜而任別
之資今楚生已作古此事更無人擔任矣願親往
彼村爲之錄存譜稿以便彙入漁渡宗譜也藝苑
公係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科中均未及收錄當同
式二十六名舉人爲義烏教官均未及收錄當同
光兩次修譜吾家僅出捐資而未暇躬與其事及
譜成稍賺未臻翔雅但成事不說俟下屆重修時
整理之而已迄今又閱二十年生齒日增老成日
謝太夫人言念及此因命 鑑等 獨出已資重訂族
譜凡白龍游雪寶諸譜旁及旗收嶺儲墅等支凡

年譜 卷下

七

與茲事有益咸宜廣借備詢補闕聯分詳加輯錄
以存敬宗收族之義焉

重建上虞蔣家山路亭

漁渡距章家學二十五里中間惟蔣家山有路亭
三間以憩行人己亥年水災倒塌至今尙未建復
太宜人命重新之

減收本年田租

本年雨暘時若可稱豐收太夫人命照甲申癸巳
年成例無分義田祭田已田一概減收約計讓佃
戶租穀千石之數

捐朱陵橋糧田五畝規復路亭

上虞章家埠南一里許有村曰朱陵橋村之西境
瀕曹江村北有浦入之其處向有路亭以憩行人
光緒己亥大水曹江溢蝕浦口而亭圯焉今秋村
人謀釀資重建之而苦無基址適余家有糧田若
千畝在其境太夫人命捐出五畝就中築場以爲
亭基餘仍俾守者佈種或以租息作盛暑施茶之
資悉聽村人區處 敬遵行

重建嵯邑上登岸路亭

叔父瀛山公原配盧太夫人母家住嵯縣北鄉上

年譜 卷下

庚

登岸村村邊舊有菴菴旁有路亭三間年久失修
村人集資新其菴而亭闕焉盧太夫人在日勤於
育蠶歲得之資別貯生息遺命遇地方善舉以資
成之此前日事也及今上登岸人頗欲重建是亭
而苦於無資太夫人聞之慨然曰此地實盧太夫
人生長之所及來歸我家歲時甯親亦必經由其
下且地當孔道行人眾多建亭以資憩息亦善意
焉因命從弟金南出盧太夫人遺資成之柱易以
石以絕蟻患

重建油車嶺外小橋

漁渡村西南有油車嶺嶺外東爲珠湖西踰小舜江爲湯浦市珠湖之水曲曲流至嶺麓而入江水源本不甚長於將入江處向有小石橋以濟行人橋之基址地係漲沙下無隔泥故橋屢修屢倒蓋疏水涓涓入橋腳石罅刷沙而出沙空則石倒矣太夫人聞之諭鑑曰盍以造箭橋開法造橋或可持久鑑因集匠計議告以前之屢倒者半由築基不堅半由用石太少今試於駕橋之地密排松椿椿承墊石約高三尺始與澤平則庶幾橋址堅深可靠即使四圍漲沙被水淘削而腳踰實地之石

年譜 卷下

元

梁亦可兀方不至如昔日之易傾匠咸謂然即稟諸太夫人命如鑑說急鳩工成之

補刊道貫真源

道貫真源者董靜遠先生已梓諸書之總稱也其目曰道德經本義曰黃庭經發微曰陰符經本義曰參同契正義曰悟真篇正義曰元丹篇曰元真錄曰修真六書先生系出石浦支於鑑爲遠族族祖生於雍正八年二月十三日卒於嘉慶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平生好道家書依律精修深造自得並時同志有兩一陳省齋先生一全聖齋先生陳

建道院於東浦號集成樓全建道院於臨浦號集慶樓全先生壽八十餘其孫名兆峯年方弱冠卽有高毅後道院扶乩屢降壇二全與而先生則建道院於石浦之四峯山號集陽樓彼此往還論道譚元蕭然塵外致足樂也是書皆先生自刻羽化後東浦道齋借板刷印遂留於彼此咸豐間事也粵匪既平曾印一次書尙完全嗣以年久朽蠹板之無用者幾居其半鑑偶告諸太夫人太夫人曰是亦同族先德之著述也汝宜擇去其漫漶者覓初印本補刻之俾成全璧焉

年譜 卷下

三

校刻董氏叢書

光緒戊子曾用活字板排印文簡公中峯集中峯制藝日鏞公大易牀頭私錄三種印成尙未分送而書既於水災今太夫人命重刻之并及本宗諸先哲之遺書凡二十五卷曰日鏞公學庸大意老莊評語日鏞公與徐天池先生合評李長吉歌詩心慮公天籟集鈔存藝苑公古文遺稿楚生孝廉添丁小西之廬詩集梅山夢草詞集天涯行乞圖題詞而以重刻三種冠其首名曰漁渡董氏叢書庶幾網羅散佚數典不忘云

捐請 封典

太夫人於同治乙丑由府君報捐候選同知得

封宜人嗣於光緒丁亥山 報捐兵部員外郎職

銜 誥封太宜人又於庚寅年宋家浦隄工告

成蒙撫憲松公駿奏聞 欽褒樂善好施四字

本年以 鑑次男懷祖 由候選主事報捐正二品封

典 晉封太夫人並以本身封典贈曾祖父

母弟金南 由員外郎銜候選主事報捐正二品封

典本身應得封典地贈曾祖父母由是吾家自曾

祖丹植公以下祖明泰公及叔祖明揚公考實山

年譜 卷下

三

府君本生考九齡公叔父瀛山公均得二品 贈

典妣氏亦悉得 贈夫人矣

捐置義田一千六百畝祭田一千畝

府君及本生考及叔父遺命以田八百畝贈給本

村貧族以四百畝贈給高祖卓千公派下貧族太

夫人及本生母及叔母慈命以四百畝贈給本鄉

貧鄰每歲出納公舉司事一人釐定章程吾家所

置田產腴磽不等惟上虞十四都之田二千一百

畝緣 鑑與 金鎔金南 兩弟歷次經營墾闢之故最

為肥沃太夫人推禮經之意命儘墾內腴田以千

六百畝作為義田以五百畝作為高祖以下祭田

蓋所以保遠圖而資永守也又捐置歷代祭田五

百畝則在會稽東小江等處

今年為太夫人九十大壽 鑑 預謀所以稱觴晉祝

藉展烏私太夫人慨然曰此世俗之具文耳盍求

所以慰汝父心即所以慰我心乎溯自同治二年

汝父於歲之除夕念六世祖刻溪公派下有貧不

能度歲者人給米二斗以贍之至同治六年推廣

此意凡族中鰥寡孤獨及廢疾者皆常年按月給

米二斗是年汝父暨汝本生父叔父即有籌置義

年譜 卷下

三

田仿宋范文正公義莊之議此撫今思昔言猶在

耳者也今則除夕給度歲米一事已於光緒九年

推及闔族與異姓居本村之貧者人給米一斗至

光緒二十四年而定每歲除夕以米五十石備分

給矣其按月給米一事已於光緒二十一年推及

鄰村異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亦常年按月人給

米二斗設額五十名至光緒二十四年廣額五十

名至去年又暫廣額二十餘名與本族合記共有

一百五十名矣又自光緒十二年六世祖派下子

弟無力讀書者各令出外就傅而按季代送脩脯

資至光緒二十一年推及闔族子弟無力讀書者於六世祖故宅設宗塾延師課讀矣此皆汝本生母及叔母與我協力同心贊成其議而亦汝等兄弟能善體親心者也我家雖屢遭荒歉幸不顛越至今行此數端猶足以爲常願而樂之固可無憾然尙未釐定章程何以永垂久遠此我所惓惓不忘者蓋爲我圖之鑑唯唯謹受命爰與弟金南會商謹擬仿效范文正公成法卜地建造義莊置贍族義田一千二百畝凡族中應除夕人給米二斗或一斗及常年按月給米二斗者於此取給焉宗

年譜 卷下

三

塾延師課讀歲應脩膳資若干亦於此取給焉附贍鄉義田四百畝凡近村應除夕人給米一斗及常年按月給米二斗者於此取給焉核義田歲入若干足以歲給若干人永以爲額稟有司官立案并稟請大憲奏聞於朝以期子孫永守勿替謹以次第舉辦之大畧稟告太夫人太夫人欣然曰卽此足爲我壽矣至於觴酒燕會之費賓客衣冠之盛萬不可循此末節令我惜物力之暴殄苦酬酢之勞形則可謂善體我心也鑑又唯唯謹受命惟念我太夫人壽高德厚生平儉於自奉而樂善

不倦凡利益及人之舉聞之無不爲爲之無不力當先大夫在日以迄於今數十年如一日今年九十大壽爲人子者方圖烹羊炰羔奉觴酒以博堂上一笑而太夫人猶必黜華崇實汲汲焉以贍族贍鄉諸義舉論鑑早定章程以垂永久而稱觴祝壽之舉固請弗許鑑既不敢拂其意然太夫人靈德之盛何可無一言爰謹敘次太夫人行事編年排比而自愧不文不足以表揚於萬一敬陳於縉紳先生高才碩學諸君子恭求鉅製或賜以文或賜以詩借重

年譜 卷下

四

鴻筆麗藻之光用申寸草春暉之志會稽漁渡董金鑑識

吳太夫人年譜續

男金鑑謹編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九十一歲

佐徐君雱川墊款修灣頭埂開並公議歲修章程

上虞章鎮之南三界之北有地名十里灣頭者有

田四千餘畝沿江築埂貳千丈以衛田上下建

閘各一以利水本良圖也乃年久廢弛經理乏人

江水暴漲潰埂淹田始張皇釀錢營補救率致災

重而費且不資太夫人以為預備不虞古人所重

該處名田我家所有雖僅居八分之一而事關農

年譜

食利害必須統籌爰集議公舉徐雱川茂才諫春

董理其事按畝派捐或認而不繳工未垂成資

已告罄徐君頗懷退志太夫人命鑑出塾已款三

千餘百間以比攸之堅留徐君以速其成並託妹

夫章生甫上舍振聲為之佐遂重修斗閘一座卽

卽其下閘名鐘龍閘茲將全埂增良券實訂定歲修章程每

年畝捐穀二斗公積備用察視埂工先機修治迄

今已閱三載幸免倒塌之患

蒙 恩賜江綢大緞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為太夫人九十誕辰謹啟我

朝故事恭逢萬壽年分軍民年至八十以上者賞

銀一斤絹一匹米一石肉十斤九十歲者倍之今

年存戚友鮑敦夫中允臨章紫眉主政廷敬蔡霍

頤太史元培田春農中翰寶祺等以太夫人德行

著聞壽至九十以上公同稟請會稽縣尊俞備文

申詳奉藩憲翁批示循一二品命婦例仰邀賜資

等情稟撫部院聶照新章咨部由部年終彙奏請

照例賞給江綢大緞國安家慶備極榮施仰沐皇

仁曷勝感戴

十月議改稽東書院為學堂

年譜

初吾邑城南有稽山書院月課士子官師各一而

吾鄉去城約百餘里士人就課不便光緒二十六

年三月鑑與湯浦朱伯謙茂才謙就湯浦附近創

設書院延杭州樊介軒太史恭煦為山長考校舉

業凡二載嗣因事停辦本年各督撫奏停科舉凡

為士子非學堂無從進身太夫人憂之鑑與宋夢

周上舍存陶吉齋慶治孫允齋司馬貫誠籌

商三君子熱心培植咸樂贊成爰改稽東書院為

高等小學堂我家捐洋銀三千元陶宋各捐千五

百元孫捐五百元共集資六千五百元有不敷之

數承宋陶孫三君竭力承擔擬就稽東茶繭各業
提取學堂捐資議已就緒始借湯浦附近九蓮寺
為校舍購備圖書器械延教習數員公推徐魯軒
茂才來庭為堂長至明年二月遂開校焉

十一月修本村湖堤

本村湖堤自光緒十五年增高培薄以後頗資利
益但堤埂之內因年久蟄居蛇窟時形穿穴屢修
屢漏本年下冬天晴頗久利於修築太夫人命鑑
妥為設法弭除漏孔爰將堤身挖掘夾槽而實以
三和土俾成龍骨濶二尺五寸下至石骨上及平

年譜

三

面長約四十丈弱高約六尺餘計工料英洋二百
圓

十二月二十六日姪湘生一子太夫人命名曰楷乳名

三十二年丙午九十二歲
得宏治間小江譜殘本

漁渡族譜之有專輯始於文燦公其自序謂淵源
於小江譜鈔本是公猶未見宏治間刻本也鑑距
文燦公又一百五十年中遭兵燹數次欲求原刻
憂乎其難乃今年正月間上虞廟灣董氏以漁渡

現方輯譜特出宏治間刻本見示據說是譜原有
三本已亥水災悉數漂沒是本蓋從水中撈取者
也鑑閱之喜其適為小江譜中之漁渡支雖殘編
斷簡實有神於攷證不少因為謹敬收藏

十月代廟灣同宗編刊家譜

上虞南鄉廟灣村本家既有宏治刻譜鑑意以為
該村當與吾漁渡同支及託水香族叔祖懋政汝
恆族叔思人親往徧攷其宗祠神主陷中以及各
房鈔簿始知其族出於孝友公謹案孝友公為汝
翼公胞兄而吾族始祖叔器公實為汝翼公之孫

年譜

五

然則廟灣與吾分支尚遠在剡溪公所輯小江譜
以前與吾族此次修譜專收本支之初意轉無關
係太夫人以為廟灣雖與吾各房而推原遠祖終
屬同宗今既代為編查寫有清本不如竟予印行
致送用省鈔胥且亦致本講睦之一道也鑑謹奉
行

十月十六日為四兒渭娶吳氏

吳為太夫人從父昆弟郁堂母舅之孫女而猶子
少堂表弟之第四女也少堂弟宦遊畿輔幾二十
年歲癸卯還書過問頗有相俛四兒之意太夫人

深喜之命鑑遣媒下聘今年夏表弟送女回紹寄寓府城躬至我家與太夫人相見懽然道故惜爲職務所牽僅留十餘天卽行北上舊姻挈潤未免哀離內息來婿備深緇繼云

十二月十一日三兒潤生一子太夫人命名曰材乳名

吾家自戊戌年娶長媳徐以後閱三年娶次媳孫又二年娶三媳鮑迄今相距凡九年雖各生有女子而太夫人望曾之念究尙未慰今三媳首舉一丈夫子太夫人顧而樂之膝下又添一代引爲家

年譜

五

門之慶焉

三十三年丁未九十三歲

正月米價大昂議津貼貧鄰雜資

紹興素稱缺米北路以無錫湖墅爲來源南路以金華蘭谿爲來源去歲江淮水戾北路自顧不暇南路又恐求過乎供先行閉糴今春開市每石米價自六元漲至七元內外貧戶苦之吾鄉大勢湯浦以下田多山少差足自給湯浦以上山多田少缺食者多最上則會嵎毗連山勢聚彙田土益寡居人糴米之資全賴茶繭春初百市未興業已青

黃不接太夫人深以爲憂方將沿村調查設法救援不料憂煎過甚疾痰潛滋矣

二月初六日子時太夫人考終

太夫人氣體素強疾病鮮少自言惟三十餘歲時曾一病血崩勢極危險四十九歲避難上海一日立暈蹶半日無聲六十前後頻患頭眩後亦全愈兩手脈係六陰至八十餘歲仰看燕繡良久目眩勢將傾跌爲人所扶右手被震脫腕自是而後脈跳轉旺蓋晚年下虛則上盛也九十一二兩載精神強固較昔爲勝鑑等咸謂壽徵今年正月初九

年譜

六

日偶患咳嗽眠食起居一切如恆至二十四日胃口驟閉臥床不起鑑等以爲身不發熱痰亦活落定可就痊不料日沈一日語言間或失次遍延平時得手之醫診方服藥毫無效驗侍疾因而惶急太夫人尙強言慰藉自謂無妨至二月初二日嗽力漸微痰不能吐神氣逐漸沈默初四日歷喚膝下親人一一注視握手吩咐數語至初五日目光減退惟耳尙聰呼聲與語猶知領答入夜氣息僅續延至初六日子時溘然長逝嗚呼痛哉終天永訣矣

太夫人性和厚而有遠識家境前窘後裕處之各得其宜來歸之始勤儉相夫地勉有無無愠色偏喪以後均平蔭子善道良法無匱思晚年見國家變括歐化百度維新於女德一道尤爲兢兢居恆指導子婦每以佐夫教子爲言不及女權一字而於晚近世女流依賴性則戒之甚切以爲中國二萬萬男子不能如外國人之獨立不羈實由於二萬萬女子無德無教以累之也家中生齒日繁用度日大約束亦不能如前時之劃一諸孫自甲辰元生喪後書聲亦日漸闕寂則引爲隱憂然於行

年譜

七

德施惠仍毫無倦容嘗謂子孫宜各有職業若因人多習逸而預謀吝積以貽之則大愚也凡民有喪葡萄以救非徒理想措置裕如鑑等拙於家計暗於世情方賴稟承振過以免大戾乃竟以不德叢愆致彼蒼不弔奪我壽母悼心失圖若何可言惟是太夫人作順恕施前後凡七十餘載脫令湮沒不章則爲罪滋甚用敢告哀於

縉紳先生高才碩學諸君子或賜之家傳或賜之哀詞俾信今傳後則感德無旣爾棘人董金鑑泣血謹

誌



母德錄

母德錄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母德錄

郭太夫人百歲壽啟

敬啟者 家祖慈

誥封一品太夫人係出同郡淮甯郭氏

賙贈奉政大夫諱如珽公女也幼讀書明大義性尤樂善乾隆

丙午大饑年未十歲卽煮粥縫衣佐家人爲濟貧事鄉里奇之

迨歸 先祖光祿公 先曾祖母父春秋高 先祖負笈從學

家祖慈一身兼婦子職恆產少食指衆井白親操與衆均勞苦

推豐處約得二老歡妯娌和睦俾 先祖無內顧憂 先祖以

碩學懷遠志甫游庠遽捐館時 先伯松農公甫十六 先端

母德錄

敏公甫十一 先三叔桐友公 先四叔惺軒公及 家姑母

皆襁褓 家祖慈茹蘖撫孤訓 先伯 先公曰爾父勤學齋

志以歿爾等不能承先志勵前修是爾父無子也盡典釵珥延

名師晚自塾歸必篝燈課之雖漏三鼓不輟如是積十餘年

先伯 先公承慈訓爭相奮發稍長卽屏詞章務根柢之學相

繼入泮食篋同以品學負重望爲遠近師表 家祖慈以盛名

難副督課益嚴每詢 先伯 先公與門弟子講習所未盡接

引古今開示不逮聞者驚歎 先伯就教職命之曰此官上可

培植英俊中亦可宣德化佐治理行其所學也道光癸卯汴梁

舊城圯於決河當道重 先伯名敦請涖修築辭不獲歸而稟

命 家祖慈曰城以衛民奚固辭當綜核庶事毋避艱苦耳
先伯親督版築杜侵漁斷請託減浮冒露立工次風雨寒暑無
避或勸稍休舉慈訓以告皆感歎未幾 先伯以積勞終 家
祖慈指兩從兄謂 家伯母曰爾素明理當法吾所撫孤者撫
吾孫以成立卽以慰吾子矣 先公以道光甲午乙未聯捷成
進士官儀曹值樞廷 家祖慈就養至都謂此職代

天子立言一字溫肅天下仰之每散值歸必詳詢日所奉行有
不當意援古名臣相敦勸 先公在樞廷以蹇諤著不肯依阿
長官蓋有所受之也道光庚戌 先公由禮部郎中補御史旋
掌兵科保恆是年亦由丙午科舉人成進士選庶吉士越二年

母 德 錄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授編修咸爲 家祖慈賀而 家祖慈無日不集家人而訓誡
之尤以 先公居言路申傲勿避權貴勿事空談勿毛舉細故
先公三載諫垣臺閣生風直聲震天下曾於覆奏摺內自謂
上不敢負老母蓋紀實也咸豐癸丑 先公奉

命赴皖辦團繼督軍務以戰績加三品卿銜擢左副都御史
家祖慈時在里居傳諭曰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當行以不嗜
殺人之心罔治脅從則黨易散盜易平矣乙卯春 先公以蜚
語去官時論不平 家祖慈聞之泰然謂得失不足重輕當自
問樹立足以對天下否耳丙辰 先公以中外交章論復奉
命辦理三省剿匪掃蕩江皖豫境

特予三品京堂旋補太僕寺卿賞花翎 家祖慈感頌
聖明諭 先公當益奮勉己未 先公回京供職得請歸省
家祖慈惟問軍中疾苦剿撫次第催促赴

闕 先公至都蒙
召對十二次乞終養至流涕弗獲尋署理漕運總督既真除攝
欽差大臣再督皖軍克臨淮鳳陽擒首逆露布上陳遂實授並
賞黃馬褂庚申六月恭逢

文宗顯皇帝萬壽知 先公以弗克歸養爲念因 家祖慈壽
逾八旬

御書懿架頤齡匾額福壽字以賜並文綺如意以示優異海內

母 德 錄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榮之先是丙辰爲 家祖慈八旬壽戚友謀稱祝 家祖慈以
逆氛未靖非私室稱慶之日堅辭未允遙諭 先公曰皖事方
棘我聞捷音愈稱觴遠矣至是感激
異數兼以保恆在京供職

特旨馳侍 先公戎幄率家人望

闕九頓爲進一觴諭 先公曰三世蒙

聖恩體念如家人父子義當致身既克來安天長六合定遠等
城同治元年 先公以積勞成疾 家祖慈手書敦諭謂臨淮
扼南北咽喉關係全局其力疾策饑軍必得替然後歸將士聞
之皆感奮 先公既歸苗逆煽亂復奉

旨集兵團籌防剿兼籌餉濟皖軍 家祖慈節甘旨命 先公
倡捐以蘇蒙城圍困 先公指揮諸軍於臥榻前每困憊 家
祖慈輒述兒童事為笑樂迨 先公以盡瘁棄養 家祖慈諭
保恆保齡曰爾父為

國盡忠我復何憾但逆亂未平有志未竟爾其勉承先志以報
主恩蓋 先公一生德業論者比之陶歐偉望 慈訓為多云
先三叔任禹州訓導垂二十年以身教為先士民景慕往往扶
掖老母晉謁展敬 家祖慈復為陳慈孝之道士民益敬愛
先叔如子弟之於父兄率教惟謹禹當寇衝 先叔屢佐有司
捍危城惟恃情誼浹洽以固衆志有司來去如傳舍遇緩急官

母 德 錄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民胥倚 先叔為重後以城守功疊
賞五品銜戴花翎以知縣在任候選 家祖慈謂在官盡職分
所應然遽邀

優敘當益圖報稱以是 先叔歿於官士民巷哭罷市追思弗
衰 先四叔遊庠後常侍 家祖慈於家豐以保恆官
累封至資政大夫 家祖慈諭之曰留汝專奉溫清俾汝諸兄
一意為

國宣力忠孝一也 家祖慈精神強固九旬後行不杖視不花
課孫曾讀書一如曩日孫十人曾孫十二人長孫為 從伯兄
受臣由候選訓導以辦團出力奉

旨賞五品銜花翎議敘同知次為 先仲從兄篤臣由咸豐戊
午科舉人歷在江皖東豫軍營以督兵練剿平粵捻各匪敘功
並歷經各封疆統帥以品學經濟特疏薦舉駁駁將大用甫以
運使銜花翎遇缺題奏道署江甯鹽巡道遽以積勞卒於官奉
旨生平事蹟宣付史館附 先公傳後并附祀 先公臨淮專
祠皆 先伯出三即保恆四保齡皆 先公出保恆以編修隨
侍 先公於江皖豫軍幾十年起復後歷次奉
命參李肅毅伯軍事於東直參左恪靖伯軍事於陝甘累蒙
聖恩賞伊勒圖巴圖魯花翎二品頂戴現以詹事府詹事督餉
關中保齡由同治壬戌科舉人蒙

母 德 錄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恩賞內閣中書以功得候補侍讀加五品銜五保晉候選通判
六保純由附生襲 先公遺廕得以選用知州皆 先四叔出
九保頤為 先三叔出恭逢同治元年覃恩以 先公官給二
品廕生論者但知子孫熾昌為 家祖慈厚德之報而不知
家祖慈戒滿持盈未一日寬假也平生自奉儉約而待人極厚
在京日以長安習奢侈一以崇儉黜華立法家居皆布衣童子
不得衣裘於救災卹貧則不遺餘力歲施棉衣數百襲他如施
粥施藥施棺及放生恤嫠掩骼諸善事靡不樂助其成至佛事
則謂渺茫無據不如實惠及人戒家人無得妄費道光甲辰河
決中牟波及項城田廬淹沒迺命於族鄰散米給粥閱數月之

久傾資助之丙午豫大旱命 先公倡捐二千金勸同鄉官京師者共餽萬金奏請由戶部解本省助賑後各省遇偏災京官相率捐賑實始於此咸豐丙辰項城大饑命 先公將族中不能舉火者五十餘戶按月給米無使凍餒鄰近鄉民則於所居南北兩村各設場散米麵日千餘人人給一盂自冬至春夏之交全活無算同治甲子項以南兵燹後因以饑饉命保恆約官紳集賑並命 先仲兄請於長吏發倉廩散種子殘黎生聚猶以不徧及爲歉也項當蒙亳西面皖匪出入歲不知凡幾命先四叔及伯兄受臣倡率里人築堡守衛每遇警諸孫年十五以上能執兵者咸使登陴與鄉里同甘苦雖風雨無敢弛備故

母 德 錄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匪蹤絡繹鄉里無所損遠近觀感咸取法焉豫被賊最久而民間耕鑿不廢元氣未甚傷者以此平日於僕婢嚴肅而不苛求曰若輩窮困故至此尤當矜恤胡可責備耶侍婢及年必擇培而遣之曰若無依事我如父母忍使失所耶 家祖慈仁德本於生性濟物愛人自髫年至百齡如一日而教子孫移孝作忠勉以立身報國之大節又未嘗以煦煦爲愛蓋得天之厚有不可以常情窺測者斯其所以未可量也今歲年逾九十七遵定例連閏月准作百歲將請大府聞之

天子敬聽錫類鴻施屆時稱祝謹臚陳事略乞賜壽文或賦歌

詩用光慈德無任感激禱企之至袁保恆謹啓

母 德 錄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陳太夫人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保恆生十年而先慈陳夫人見背溯自甫能記憶所識者先慈聲音笑貌已耳於淑德懿範概乎未能解也厥後先公時與先繼慈陳夫人追述往事亦祇略舉大端蓋先慈雅不欲以家庭瑣屑分先公心故半生艱苦雖先公有不及知者保恆末由深悉飲痛而已先繼慈撫育保恆教養兼盡甫成立卽隨先公從事戎行不孝保齡時返里居值寇亂播遷無定所先繼慈仰事俯育心力俱瘁迨先公以積勞乞歸方冀共侍萱闈永承慈訓而先繼慈竟於先公之未歸前期棄養抱痛終天椎心泣血卽欲追述懿

母德錄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以垂永久旋遭先公大故廬居昏眊且十餘年間不孝保恆在外不孝保齡幼稚懼言之不詳彌增罪戾也年來不孝等迭返里門省視大母郭太夫人大母暨伯叔母每爲不孝等述兩先慈賢孝語次垂涕不孝等泣問顛末彌深感痛族黨戚鄰亦或歎歎爲道兩先慈軼事廣詢參聽略具梗概深恐久而遺忘因和淚濡墨敬述匡略以備大人先生採擇焉嗚呼缺漏多矣

先慈姓陳氏同邑太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諱興文公女生而伉爽精女紅嫻教訓以先大父早世大母攜孤弱操井臼勞苦不勝早歲歸先公與伯母王夫人爭自淬厲以分

母德錄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大母憂家素食貧無婢僕躬任操作大母於祖母行最居幼一事落後輒遭白眼先慈謂伯母曰此我等之恥也不爲吾母吐氣焉用婦爲相約事必先人早作晏息目皆赤手或鞞裂衣破不暇綉髮風不得梳漏下四鼓一燈相對刀尺聲不較比雞鳴又復起生不孝保恆滿三日卽出作苦如常人嗚呼識者憐先慈之志而知非延壽養身之道也伯母近見保恆頂髮早脫曰異哉汝母生汝時以事煩常三數日一櫛髮每櫛必落髮百餘莖故頂髮早稀孺子何爲者耶嗚呼汝母當憊極時嘗慰我曰以吾母之厚德終必食報我等必有苦盡甘來時今日小康我及身見之汝母逝矣哀哉大母泣謂保恆曰吾早年遇拂逆事輒順受不與人校自汝母事我慨然曰勞逸必均分也少長有禮亦分也事之不勤子婦之罪當益自勉禮之不修家道之索其曷以堪妯娌或不遜據理折之皆敬服吾自此日以尊汝四歲時嘗病瘡求索無常汝母或擲之地而蹴之吾往抱持則曰孺子幼無狀長必不願惡用此兒必使自投乃已吾雖遇事寬譬之未嘗不愛之敬之也先公自十九歲與先伯父授徒於外謂先慈曰不倚束脩無以爲養且不潛心舉業無以承父志所不忍離者慈聞耳先慈謂先公曰夫子勉之無內顧爲婦不能奉母豈從古男子皆終歲家居耶且事母子不如婦我當專任不以累夫子又曰闕事嘆

喋語丈夫最易築懷此後甘苦我自知之但以吾 母安否爲證無恤其他卽或垂問不以相告也 先公以是得積學能文名重一時撥魏科戚黨稱女中丈夫焉教不孝保恆不假以辭色曰男子未就外傳端本養蒙恃乎母吾不能多識字視吾力之所能待孺子能學當付若父耳嘗口授以三字經及坊刻二十四孝粗爲講解不使離左右或與村兒嬉戲則責而笞之暇時教以剪綵縫紉日以此收孺子放心亦讀書之基也入學後值歲饑薪貴無以爲炊保恆當與衆昆弟共樵蘇五鼓促起使入學晡時出而負荷草根樹皮皆盡冬日去襪履取水中浮梗爲薪足皆赤腫 先慈泣謂保恆曰誰不愛子者不習勞不知

母 德 錄

十

天祥書院印

稼穡艱難况汝從兄弟十餘人理無使汝獨畏苦且今日之辛勤焉知非天之玉成孺子耶保恆泣受命此日此言猶在耳而先慈棄保恆三十年矣嗚呼痛哉西鄰老婦張氏謂保恆曰周鄰子育兩月而母亡其大母抱而乞乳於若母必飽予之若呱呱而泣不顧也累三月以爲常無難色大饑若母食豆粥吾等食槐莢棉子若母見之必分以粥後偵知非有餘推以食我等而自忍飢也相誠當食時不往若家若父登進士若母見我等雜坐如舊時不以貴加人若母之極自京歸我等羣往哭之踵相接聲相屬也若繼母亦嘗歸里我等望之以爲天人乃謙遜接物與若母無異詞闕恤困乏如或不及今若素服得非繼

母又厭世耶告以連遭 先繼慈 先公大故噉然失聲與保恆相向哭聞者涕泣不能仰視嗚呼 兩先慈感人之深一至此乎 先繼慈姓陳氏商邱太學生贈翰林院編修諱 公女生長名門博稽羣書識大體明大義爲 先外曾祖及 先外祖母所鍾愛慎選良匹勿論家道豐吝必求有根柢不愧一代偉人者以是待字二十四年嘗夢見婦人攜子女各一抱女一曰以是累若善視之吾往矣醒而異之不數日而 先公納采至比來歸見保恆及長妹曰噫嘻是夢中子女耶吾受汝母託矣備述其異保恆及妹皆泣投於懷撫之曰勿悲汝母固在耳顧幼女安在 大母爲言 伯母王夫人少與 先慈相得

母 德 錄

十一

天祥書院印

以 先慈共患難而不同安樂也撫次妹爲己女是以尙在里居 先繼慈曰是我責也數寓書 伯母王夫人乞還女曰勿使我負人之託無以相見於地下 伯母王夫人愛不能捨曰待離襁抱當相還耳 先繼慈復屢以爲言既得請喜曰吾今而後可以無憾嘗謂保恆曰吾不悉汝母平生以汝三人卜之想見獨得天地英爽之氣宜其靈不泯也撫保恆等如己出嘗云薄待前妻子女稍知自愛者不爲然往往引嫌避怨知養而不知教吾不忍出此督保恆以嚴訓兩妹鍼黹之外教以詩書謂之曰吾不恤人言以造就汝等汝等當識我苦衷以是皆奮勉不敢自暴棄婢僕輩至有不知保恆等非 先繼慈出者

大母 先公皆顧而樂之曰孺子喪母有母復何憂生不孝保齡及三妹四妹五妹幼弟保誠幼弟三歲穎悟字畫分合皆能辨讀時 大母諭之即止病嘆以藥稱 大母命即強飲之不幸早殤 先繼慈教不孝保齡一如教保恆甫能言即口授以書稍長言動必令守童子禮口不許出惡聲迨就傳晚歸必背誦日所讀不熟必痛笞之曰汝父勤勞王事吾豈以孺子撓汝父精神耶汝父不惜重聘為汝延名師何為者耶外人目汝為神童忍使汝為小時了了耶保齡用是勉於學女兄弟亦於燈下習誦經史常至夜分內外書聲琅琅相聞維時不孝保恆已成進士入詞館 大母及 先外祖母均就養京第舍館弄

母 德 錄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孫家庭之樂稱極盛焉 先公由軍機處轉御史屬當粵賊初肆盡心謀 國不問家事皆 先繼慈之力也迨 先公出治皖軍 先繼慈亦攜全家南歸奉 大母家居促不孝保恆隨侍 先公以分勞勸鄉間多難歲或數遷皆 先繼慈籌策經理不使不孝保齡以轉徙廢學無定所亦無常師 先繼慈時親督課之不孝保恆經歲或間歲得一歸省仰見 慈顏憔悴或婉勸稍惜心力 先繼慈曰人生精神何足惜視分內事能盡職否耳迨不孝保齡補弟子員秋試未售督學益力曰吾心血枯矣汝 父兄在外吾不能視汝成名脫不諱吾目不瞑壬戌秋闈時已抱病保齡欲不入場嚴責之視保齡三場試竣病

遂劇比保齡報捷而 先繼慈已不及見矣嗚呼痛哉保恆長妹明敏安閒綜理精細歸銅山張筱石太守甫逾月翁姑命主家事內外長幼無間言次妹字商城周子瀾孝廉將于歸而殤毅烈剛方有 先慈風範辨名分肅少長不能見人於 先繼慈前有忤色叔父嘗戲謂之曰汝可稱汝母禦侮之臣矣嘗以先公治軍於外惟保恆辛苦相從保齡幼弱寄保恆書激昂慷慨後繫以詩有縱說木蘭能代父恨他生不作男兒之句三妹歸涇陽張念慈孝廉為文毅公所禮重曰新婦賢淑惜吾母不及見耳比回逆肆虐文毅公盡難哀毀如禮經紀後事纖悉無遺奉伯叔母間關出險辛苦持家見者皆敬而憐之四妹字

母 德 錄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鹿邑徐瀛仙公子亦以將于歸而殤性聰慧以志帥氣欲兼諸姊所長一事不如人輒奮不食 先繼慈隨事抑使歸於柔順不意操之促以忍致疾遂不起五妹敦仁醇厚無疾聲遽色而內含敏悟所讀書三過輒背誦無遺為講說皆悉心領會奉兩兄教誨惟謹嗚呼非 先繼慈精神陶鑄德教涵濡曷以致此事 大母郭太夫人孺愛終身先意承志嘗得無形歡心 大母性儉約 先繼慈以官族席厚家居未嘗問有無歸 先公後去繁華敦樸素荆釵布裙晏如也曰女以夫子之家為家節用是我家法况吾 母茹苦半生尙惜物力我何德以堪華臚抑居官不儉惡能廉豈容以用度不謹累夫子清德嫁時衣

有畢生未御者日食無兼味 大母喜曰婦如是吾始願不及此然太自苦矣旋以 大母年高先外祖母多病甘旨之奉必敬慎豐潔而自奉甚薄常持齋戒殺以爲二老惜福茹素者十五年不孝等得間輒婉勸豐飲食以資營衛曰吾安此已久易以珍錯不能下咽也 叔父桐友公屢因秋闈 先公深爲扼腕欲爲納粟而力不給 先繼慈曰父母愛子望其成名一也 夫子欲效手足娛親志此孝子之用心敢不贊成乃出釵釧傾篋筭典質一空爲 叔父援例授訓導以儘先卽時銓除禹州學實缺聞者無不嘖嘖稱孝義焉 大母間歲輒歸里或至禹州學署 先繼慈每數月違侍卽鬱鬱不樂若失所依必婉轉

母德錄

十四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請歸以盡愛日之誠且曰忠孝難兩全夫子進退關時局安危莫遂烏私當以婦道兼盡子職敢自玩愒耶 先外祖母曾一至京師歸里年餘旋值粵逆之變願受驚恐自此迎養雖顛沛不忍暫離膝下生事死哀畢生孺慕如一日舅氏歎曰姊事吾母若此弟等自視皆罪人矣又以不孝保恆當歸德之變適奉 母命省視 外祖母臨難不忍獨去曾於虎口中相依爲命終身視保恆敬禮有加在保恆祗增咎戾而 先繼慈孝思之篤於此益見相 先公以內助稱賢三十年相敬如賓以 先公好客每手自烹飪以供飲饌中饋之精冠一時 先公官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一日當拜疏願謂 先繼慈曰豺狼當道隱

忍不言無以報

先帝然一擊或不中吉凶未可知得無懼否 先繼慈曰但得夫子無愧立朝大節不願夫子全軀保妻子也 先公欣然曰吾先後兩夫人或讀書或不讀書何卓識偉言如出一轍耶 先公三持將節時以不獲歸養爲憾 先繼慈手書寬慰曰竭力報

國家吾 母之命也事君事親當與夫子分任之耳不孝保恆於庚申奉

特詔從軍過大梁省覲 慈聞仰見 慈躬不似平日安健欲稍留則催促就道到皖後屢寄書保齡詢問起居 先繼慈不

母德錄

十五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令以實告曰勿使汝兄身心兩地寄語汝兄勉事汝父報累朝知遇之恩勿以我爲念直至病革仍戒勿令保恆知迨先公乞歸保恆私計此後得依 雙親誓不遠離孰知 先繼慈竟不稍待耶自 先外祖母厭世 先繼慈精神惘恍處若忘行若遺不孝保齡憂懼不知所出未幾保齡婦何氏卒不逾月而四妹又相繼卒一歲之間三遭哀痛雖多方譬慰而淚痕常在眼 慈躬益不支不孝保恆慮 萱闈無人侍奉亟爲保齡聘婦高氏擬速娶以事 高堂詎意未納采而 先繼慈已見背耶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今乃忝顏偷息人間忍使兩 先慈潛德弗彰用敢撮舉大端苦塊餘生語無倫次伏

冀當代名公錫之銘誄傳之千秋不孝等感且不朽至平日奉先以敬處衆以和馭下以寬待人以厚拯貧急難勸善分財皆非兩 先慈獨行姑不具詳 先伯父捐館後先公痛 伯父未見兩從兄成立招至京與不孝等共學 先繼慈飲食教誨之不遺餘力至今兩從兄皆成名追念往事時時感泣 季母張恭人歿後遺子女五人其最幼者爲八弟保恬十一弟保皖 先繼慈與 伯母王夫人各撫一人鞠如己子以故羣從昆弟當 先繼慈之喪哀痛不減於保恆等從兄弟十餘人習見先人情誼之篤相友愛若同胞見者嗟歎以爲世俗所謂同胞者尙不克如是也嗚呼賢父母之教澤長矣不孝男保恆保

母 德 錄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齡泣血敬述

先祖妣幼子名保誠生十數歲病殤葬於豫之商水縣郭外蓋當日避寇轉徙處也 先伯於光緒丁丑省先塋歸里假道商水曾有文表墓以誌其原委今未及錄庚寅之冬長兄世承奉 母命前往展拜并舉舊塋牆擴而新之以示歷久不忘之意謹誌數語俾後世知所考焉係世傳敬識

劉太夫人行述

先生妣劉太夫人性剛毅寡言笑年十八歸侍 先考閣學公溫恭勤慎事 家慈唯謹 家慈中年多疾嘗患肝病症遍體搖動數月弗瘳 先生妣籲禱於神願減己算以益 家慈疾始得瘳光緒壬午秋 先公任官海上自此治家教子 先生妣助 家慈治理俾 先公無內顧憂越數歲 先公以海防積勞致疾左體患偏痺動轉不自如 先生妣侍醫藥奉衣食曲體盡至雖盛暑未嘗一披紈扇恆日昃不遑暇食每霜朝雪夜露立中庭焚香乞天誓以身代刲臂肉和藥以進 先公病篤既絕而復蘇歷三年後竟捐館舍 先生妣積誠積瘁諱病

母 德 錄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侍疾不少懈自是患痰喘咯血目昏肝痛等症 家慈嘗謂先生妣事夫之誠侍疾之苦有孝子賢婦所不能勝者 先公故後 先生妣力疾侍 家慈奉 先公櫬歸營喪葬盡誠盡哀家故貧田無負郭食指衆無長計 先生妣茹藥飲冰躬親操作晝則治醬具治醴醢以濟食味夜則勤紡織動縫紉以供服用處家道中落之餘庶事畢舉不使子弟以寒窘乞假於人秩然整肅自若也族黨往來一如 先公在日嘗謂敬宗睦族古有明訓我輩家道否塞當自茹苦耳胡可以儉約啻及鄉鄰使兒輩有累 先德耶聲聞鄉里遠近無間言時念 家慈年近六旬不欲以瑣屑重累每先事圖維必曲當 家慈意 家

慈亦倚如左右手 家慈齒牙早脫 先生妣具旨甘柔滑調和適當至今 家慈每念往事猶感嘆廢食延名師督世傳等與諸兄共讀每自塾歸必親課之至漏三鼓弗輟中夜煢煢誦讀聲刀尺聲相繼弗息常親伏爨下爲塾師治饌每炎天海暑汗如雨注世傳等或勸少休 先生妣慨然謂一珠一顆心血視爾等力學何如耳世傳四兄世榮亦 先生妣出幼聰穎爲先公 家慈所鍾愛年未舞勺五經成誦下筆千言沈毅負大志自 先君見背哀毀骨立每見 先生妣持家艱苦狀輒飲泣攻書益力陪塾師飯嘗廢箸不忍食時喃喃背誦所習書語諸弟謂吾輩舍讀書無以自立不自立無以慰親使自耽安

母 德 錄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逸不能繼述 先人是增痛吾親也時年僅十三歲識者驚其語而欽其器未期年竟以績學病歿 先生妣雖甚惜之而督誠諸子如初世傳五兄世同年十五卽命隨慰庭從兄就傳朝鮮重洋遠涉甚戀戀不忍去 先生妣敦促就道自是奮志學業己亥歲以縣試第一名與世傳同案入庠次年旋食餼數試棘闈屢薦未售旋停科舉南皮相國一見器異招至鄂以知縣需次鄂垣歷充方言學堂商務銀圓清丈堡工各局差累升知府調辦羊樓峒茶釐局迭蒙相國以器宇宏深志趣遠大相褒許于丁未年歿於茶釐差次世傳自廢舉業後以親老就職運判簽分兩淮歷辦揚州巡警淮南總局丙午秋奉檄任淮北鹽

運分司篆事時當大稔鹽漕兩歉伏莽蠢動風鶴皆驚顧世傳念 先生妣在日嘗訓兒輩曰汝父一生辛苦未享一日之安每當盤根錯節輒曰 先端敏公倥偬戎馬瀕於危者數矣而志氣不撓惟以上報

君恩下救民命爲亟 先文誠公奉

旨籌振河南旱災卒以身殉吾席 父兄餘蔭若稍挫便折非夫也汝輩勉之他日服官恪紹 祖父遺烈無爲家門羞此言嘗流涕識之不敢忘既抵任卽首先倡捐募振集款至八萬金支持歷八閱月流亡既集地方得以無事復集鉅款實倉穀並捐千緡助之每駕小舟食粗糲雜處丁籠間以身作則躬至海

母 德 錄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濱督商龍治牙屏嚴緝私比年淮鹽歉收淮北場竈獨旺且創海運濟淮南以裕國儲卸篆日商民爭相攀送聯語綴額相屬于道再三辭謝衆曰歷來分司無駐牙者以致積弊不可究詰公獨賢勞惠我今去後之思祇此菱菱何固拒爲世傳感其誠因舉 慈訓告之衆拜服嘆美以去嗚呼吾先人之流澤長矣追念吾 先生妣之歿也其事至烈其心至苦有世傳所不忍卒述者 先生妣歿於乙未秋八月當略血病篤慷慨全節之日正中日戰後和約告成之年旅順爲遼海重鎮 先公經營海防垂五六年當壬午甲申閩屬江既敗朝鮮再警海疆同時戒嚴 先公築礮

臺建船澳申戰備籌接應屹然不搖卒以積勞歿於防次甲午
中東事起時局變遷 先生妣痛念 先公爲旅防盡瘁自聞
警信日輒鬱鬱獨坐長嘆觸犯略血舊恙至是閱和款乃痛哭
失聲血益湧吐倉遽暈絕家人環跪進醫藥未十日竟以身殉
易質前一日召世傳執其手而泣曰汝父見背時吾卽欲相從
地下時念汝母年高汝弟兄姊妹皆未婚嫁茹痛以至今日蓋
有待耳今汝長姊已歸汝長兄仲兄均已授室汝母侍奉有
人家事復何慮所痛者國事至此汝父半生心力一旦隳敗此
日在天靈爽當亦悲憤不置也吾何心偷生人世耶吾死而汝
輩能奮發忠義續揚前烈是吾子也言訖復嗚咽不能置並起

母 德 錄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檢篋中所存先人手澤示世傳慎守勿替竟端坐長逝遠近親
疏聞者無不同聲嘆惜鄉人官京師稔聞 先生妣苦節懿行
合詞籲懇

旌表

詔如所請崇祀節孝祠世傳以籌辦江北賑晉道員加二品頂
戴本屆

覃恩得請一品封典而 先生妣厭世已十四年矣嗚呼痛哉
先生妣棄養時世傳年甫十七於生平志行隱德末由深悉
時聞 家母言 先生妣敦節操勵風義雖細行軼事動合古
人精誼 先姑丈周子蘭孝廉鑑室王氏早寡貧無以爲生

先生妣嘗致函生則願爲照拂歿則代請

旌表歲必仗助值其苦節王氏卒以名節稱遇奴婢孀孤必悉
詢其艱苦或有子無力就學者必出資使就塾嘗謂吾不望吾
子博祿養之榮世冀他日稍有餘資能廣興學校以庇寒賤則
吾願足矣北地瘠苦乳媪嘗爲己子以求食於人 先生妣慨
然謂若子亦宗祧一縷之延胡可令吾子就食使若子無養耶
輒資贖使送堂留養不令失所 先兄世榮早故聘李氏嫂時
十一歲稍長聞凶耗誓志過門守貞抱牌下拜而 先兄遂得
以無殤來歸之日 家慈願謂若婦孝貞可敬足以慰爾生母
亦後先輝映之佳話也世傳兄弟姊妹十一人世承世顯世敷

母 德 錄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皆 家慈出世榮世同世傳世威 先生妣出 先生妣每教
以古今孝友軼行必曲譬善喻使之領悟而後已適劉氏姊亦
家慈出于歸時 先公方臥病家用奇窘 先生妣盡質衣
飾潛易數百金并不令 家慈聞知以詡爲己德一門之內雍
雍太和蓋 先生妣體 家慈之德以爲德而并不自見其德
也世傳少遭多故未能述先德萬一僅就筆端大端略陳事實
嗚呼闕漏多矣男世傳世威謹述

端敏公集卷首上

目錄

端敏公集 奏議

卷一

- 第一頁 第九行老 慎陳
- 第十二頁 第一行老 慎陳
- 第三十三頁 第六行竟 慎兌
- 第四十四頁 第十八行真 慎克
- 第四十七頁 第十三行倒 慎例
- 第五頁 第六行頭 慎彌
- 第四十九頁 第二行臣 慎左邊
- 第三十五頁 第十四行言失 慎失言
- 第十八頁 第十行江南 慎南江
- 第十四頁 第六行沿 慎前
- 第九頁 第九行要每 慎每要

端敏公集 函牘

卷一

- 第二十五頁 第十七行尚 慎當

項城袁氏家集

勸悞表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中議公事實紀略

中議公自又瑣言

卷下

文誠公集 奏議

卷一

- 第三十頁 第十九行具 慎且
- 第五頁 第九行攻 慎功
- 第十頁 第十四行伯字下脫一母字
- 第二十五頁 第三行恃 慎持
- 第三頁 第二行循 慎作有
- 第三頁 第十二行桀 慎傑
- 第三十六頁 第六行甯 慎源
- 第二頁 第十三行涼 慎涼
- 第三十七八九頁當在二十九頁之下 慎在後

文誠公集 函牘

卷一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 第四十五頁 第一行擇災分三字衍文

閣學公集 公牘

卷四卷八兩册內

卷五

卷八

- 第二十七頁 第十四行 慎吳
- 第十八頁 瑞乃爾瑞 慎瑞
- 第十八頁 第十八行局 慎部
- 第二十七頁 第四行營 慎營
- 第十三頁 第二行邦 慎邦
- 第二十二頁 第五行効 慎効
- 第二十七頁 第十八行兵端 慎軍端
- 卷二卷四兩册內
- 卷三目錄
- 第二頁 第十行莊 慎莊
- 第四十頁 第十四行莊 慎莊
- 第三十四頁 第三行涂 慎塗
- 第三十七頁 第十七行式 慎式

閣學公集 書札

卷一

卷二

- 第九頁 第十三行爵 慎爵
- 第十三頁 第十八行昌 慎昌
- 第十五頁 第十三行備 慎備
- 第六頁 第十五行毋 慎毋
- 第九頁 第九行鳥 慎鳥
- 第四十頁 第六行說 慎說

閣學公集 書札錄遺

勸悞表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項城袁氏家集

閣學公集 文稿拾遺

摺

閣學公集 詩鐘

閣學公集 聯語錄存

卷一

袁氏家書

卷二

卷五

卷六

- 第九頁 第十三行爵 慎爵
- 第十三頁 第十八行昌 慎昌
- 第十五頁 第十三行備 慎備
- 第六頁 第十五行毋 慎毋
- 第九頁 第九行鳥 慎鳥
- 第四十頁 第六行說 慎說
- 第十八頁 第二行軍 慎軍
- 第一頁 第十行憂 慎憂
- 第二頁 第四行小 慎下
- 第二十七頁 第十八行乘 慎乘



李姐傳

李姬傳序

吳之士喜談張氏有吳時事其書所載有異聞若金姬傳者蓋海虞前憲劉五川楊先生著也予嘗數過姬墓一坵穹然於水溪間其為借國之遺不知其事始若是方張氏自淮南渡江以窺吳師突鯨吞其弟實將有徒常執於是首受兵種守他備遂至不支而楊氏能以其家力與寇鏖戰雖不允濟豈非一時之雄乎張氏既宅吳假王稱兵實賢才謀縷組尚禮樂誦說太平以文其治士如鏡介之蘇昌齡陳敬初陳汝言輩言議信合

李姬傳

序

李姬傳

清人撰述名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濟南章邱人李喜女也五世祖義讓偶與劉豫時以四郡強壯應募為軍從親衛子東豫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傅侍郎通謀時傅亦受僑齊官因納為婿將加爵郡尉義讓堅辭不拜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豫敗故得免禍歸田里為富翁宋亡其孫以鄉役部發戍運至元都嘗夜對月悲歌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身託南行遂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從母為金姓不復與章邱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子復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貧甚偶章邱有李生至欲求為妻謀之媒氏即以都生女應之李見生以百金酬聘眷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兒即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匹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元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謂不能及也元室政亂民窮李生將攜家還山東兵阻從間出竊綠旅寓於臨縣夏暮金氏嘗裸體納涼李生見其肘下有黑痣大如五銖生曰吾肘亦有一黑痣形甚似

李姬傳

一

置天以形類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章邱士人之子本亦姓李父早喪從母姓為金聞先大父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孫婦子金姬妾固生從女弟也相顧慚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為尼以贖骨肉之恥自是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臨泗州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未及笄分配太妃曹氏帳中為侍兒曹氏頗賢智偶問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又言自幼祝髮為尼頗知經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避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統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董得育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曹氏命金兒卜之得先妄之小過執策進曰天下雷行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謂首顛顛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而合道安體以柔得中下拂上悖趾趨爪墜故必畏以省同政會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當天命也然其錄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終天祐無咎主公今方改元天祐顯著卜詞事同圖讖取威定鼎決於此矣既而脫脫兵日集勢號百萬遂墜其城士誠危蹙計將背城死戰曹氏復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兒

曰雖需於泥其利用恆能敬慎則不敗也又以立準之曰更之初一赤丹方銳利進以退其測曰赤丹方銳退以動也蓋陽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為突雖勿肆終無悔慎毋妄動也更二夕時當冬忽聞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負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良久天將曙趨告曹氏曰龍文虎氣悉見我營上時不可失請急擊之曹氏即以告士誠俄而謀者緣城至言元主有詔削奪脫官爵四更時親銜鐵甲軍聞報皆喪氣散去矣士誠乘隙開門縱擊之大敗元兵軍勢復振由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為姑姑曹氏益寵愛父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覓緇而修持如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擊殺英不能勝過江求援於士誠疑為元兵說客按劍臨之辭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感陳江南饒富王昂子女冠於海內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為質士誠夜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金兒問之對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人帳後窺見主公顏色似得之天成妾見太陰界犯壘雙軒轅又見太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犯太微光掃天梁其應在吳江南之禍尤不能免曹氏強之下乃請扶乩占之曰天遣虜兵殺不平世人能有幾人乎待看日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平明日

李姬傳

二

事聞於士誠時士誠改歷明時大喜以為日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先止其弟士德遂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為嚮導擊橫柵以渡至福山時已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和我渡江今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醉飽未必有備乘間即趨之可即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李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兵直趨城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為嚮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縣治其寶欲以英嘗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來吳自言齋出關西為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五世祖汝江為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又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為倫次遂土著椿為人尚氣節好文章鎮帥脫寅知其賢召為館客既又署為參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言南渡脫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機調兵至則與縣書達化赤議論不合椿歎曰我本邑人為元帥守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頃之聞士誠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與福寺中計士德必從福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渡要擊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聞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逕趨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將至豐橋未清曰此去湖橋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木叢茂不可不為之備士德乃遣其將韓謙錢

輔將兵前行至湖橋椿從其家廟中鼓譟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出不意不戰而走椿追至小山頭士德聞變疾趨之潰卒望見士德旂幟反兵奮擊一以當十椿見勢不敵且戰且却備山而南復湖橋整所肅隊堅壁以待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伯昇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及而下遂遣朱英將其步卒從虞山頂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疾馳下攻之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踣躪死者各千餘人流遍野椿僅以身免遁入郡中士德既據常熟復用維揚人蘇昌齡計二月壬子朔士德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寅告急於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者勝請以身當大敵乃自率果銳直赴士德搏鬥自辰至晡士德身被數創輔謙持短兵接戰亦皆重傷忽屋瓦飛墮馬士德持鎗突前刺椿洞其胸椿死罵不絕口脫寅方與伯昇戰於婁門間椿死亦敗走匿葦葦中亂兵投之蘇州遂下士德據承寺為王室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改平江路為隆平府以銀工周仁為太守悉以郡中院寺及豪府第宅分給居之捷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為弘文館學士遣齋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入服御器用皆假乘輿三月朔奉其母登龍山觀長江之險心憚之

李姬傳

三

設齋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塵世間物也試與議之何如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奇驗軍旅事多未暇見耳趨使召之金兒青衣跣足垂涕而出眾皆駭怪曹氏大詬待從今易名金兒收淚徐對曰妾本得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公安敢粧飾取使一時愁眉怨語體兒不端士誠識立忘言注目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易常服出拜士誠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堪策定數均龜觀兆變化無窮然占有數宗汝得其幾金兒曰占有定天人宗太乙宗五行堪輿宗建除宗晝辰宗歷宗妾皆究之惟象緯著龜之占乃出聖賢正論故古之卜者掃除設座正其衣冠起居自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正以對懈婦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不敢不以敬也後世之下齋楚異語瓦玉異用而其人又多誇浮虛矯居卑行污何足與論卜哉夫卜而不審不見奪權附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故古之聖王建國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勾踐做文王八卦占體辭象用范蠡文種為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破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靈通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趙梁左彊為謀臣寵姬已妹喜以為內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也士誠曰

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非吾有。元末革命。人心反側。將奈之何。金兒對曰。軍國大事。非兒女子之所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夫入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言。妾聞創業湖基。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之望。非才與知。無以服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爭。可以羣策。而不可與羣才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况創業之君子乎。今以天時人事占之。江南政非民困。微賦頃劇。威力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年効命。乘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而立羣雄。不過一投鞭之勞耳。然聞江南復至。而子女王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給。損譽伐暴之名。夫厲世實功之柄。政教號令。非出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為國家深慮耳。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答問。輒高其論。以動之。誠陳細紀。約求其邪思。士誠果端然。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真天人也。安得沉埋在此。且勿他言。但令江波浩渺。天險為限。又聞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為我卜之。得盡之刺。詞曰。羊腸九疊。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山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頃而福山富人

李姬傳

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曾於士德之威。恐禍及家門。遂發江舡百艘。投牛醢酒。搗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後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修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著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而反。及游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乾為飛伏。晉陰陽反覆。進退不居。指粹氣純。是為游魂。已酉金用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為飛伏。詞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難。倏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當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惟惟運籌。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當行冊賞。今即渡江矣。聞汝能詩。有詩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茹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登。敵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間私問曰。主公以圖祚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孚之卦。準立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混淪旁薄。正天作主。而必待恩負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神戰。覆常是虞。廟靈之反。或難免也。故先賢命錄。既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得保。願墮墜。更為士位。其意可見。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靈長者何。金兒曰。一寒一暑。大運周也。歷以十二辰為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為丁未。別有

真人當其榮光處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羈旅。得獲餘生。賴汝天賦敏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策帷幄之勳。當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邱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矣。美好佳麗。為眾人患。故驕驕不能與驪驪為駒。鳳凰不能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且強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無功。吾不願臣妾末流也。士誠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錦繡數千器。及暮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復發人潘治。乘潮平壘絕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每數里為一廂。舟至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萬斛。小或數百石。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浙港。蘇昌齡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回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為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福山以達郡城。士馬騰踴。甲仗鮮華。塵塞兩岸。將二百里。旌旗聳動。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羣惟願瞻。意滿志驕。遺憶金兒之占驗。使人召見初金兒見士誠於狼山。屬軍旅急遽。危疑未安。又為金兒危言所恐。故畏之未敢他有所冀。及金兒入舟。發容明麗。進止端莊。惟惟侍仰。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給之曰。我有所求。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為卜吉也。

李姬傳

卦成得大畜之觀。進曰卜詞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詞。金兒不肯答。士誠強之。乃以錄進曰。三蛆逐蠅。陷墮查中。灌滂滄陸。與女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首直空搖。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替其髮。笑曰。此為賤。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北。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受命為王。豈忍以妾為驪姬乎。士誠不從。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而命參軍王敬去撰冊金姬詞。且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得。忽輕翠已覆體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固當然。即命護厚女士數人從之。至曹氏舟。舟去盛載。復其常服。進拜具陳。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得。不必辭也。又拜劉劉語亦如之。又召其父母所親。各叙訖。忽就舟中啟其故。隱出香奩之。向天列拜長跪。私視者皆無所聞。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起。急趨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手。哀慟不已。求良材為棺不可。或曰。曹氏福木皆檉柳油杉。可用也。即出諸水中。架空焚油。灌其頂。水下出如法。檉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葬。葬道旁。土既實。乃行。舟次湖橋。昌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觀之。見陣亡將士。屍骨橫積。積如邱壘。心恨棒。又見梅葛宅祠宇尚存。即命子將盡撤之。

徙建金娘墓道其園中嘉樹珍草。悉令移種。又發曹氏園亭。益之。由是數日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松柏喬松。交蔽內外。擊華盛觀。雖出一時。而棟宇。化石。皆成舊林。儼然一古寺古宅也。又藉楊椿產葉。以給姬親黨。從行者使留守姬墓。將俟成大業後。別為陵寢。從之。未幾拜其父。素為隆平府丞。時有陰陽術人。李行。姬母封夫人。與素別縣而處。避兄妹之嫌也。其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護國定仙妃。饒介之撰文。周伯奇書篆。刻石神道。國初。張所撰之祠。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舉事大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修德。以塞天譴。來歲此時。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無士誠二子曰。妾受夫人恩。有不測。當相庇。劉氏私心憂懼。秘不敢言。預召姬母厚撫之。賞資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陷。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各給銀三斤。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取。多則反為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家舍。月餘。麻稍解。乘間馳至湖村。視姬墓。則已成邱墟矣。其同時親黨尚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兵於姬墓。屍已脫去。棺中惟衣衾在焉。葬姬時事。起倉卒。士誠先以珠寶金銀。盡埋土中。其母獨識其處。乃就廢穴旁。又於土數尺。悉

李姬傳

六

存無夫者。母盡取之。復自福山渡江。還章邱。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之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曰。京師予字街南官房口。有一盲母。年八十餘矣。汝可密訪之。勿令人知。寄言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母教。以行。至京。拜戶部主事。訪得之。夜入其家。姆盲不能視。隔屏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答曰。我章邱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連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尊。故不畏死來此耶。可速還家。竟即推出。閉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邱云。

附記

題盱眙客舍 金兒初渡淮作

馬足燕山雪。船頭泗水雲。客身和雁影。飄泊過孤村。
常熟縣志曰。金雞墩。在縣治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張士誠渡江。妃死。權厝於此。說姬為難。因有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為雞。夜鳴其上。

李姬傳別記

李嘉謀不拜偽官

李嘉謀世為章邱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節儉而內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以求官。習以成風。又禁偶語。善格免士。豫妻至百七十人。子麟妻百二十人。嘉謀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從親衛。時麟駐軍魏博。投書靈岩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觀。及拜麟馬前。辭旨清瑣。了無懼色。拔雨而退。色愈明。潔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為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中小李。月餘。據見問之。自言與李晴侍郎通譜。傳亦受偽官。豫妻錢氏有女玉英。據所鍾愛。因納為婿。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謀堅辭不受。錢氏強之。嘉謀泣曰。我本章邱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何德以堪之。玉英曰。父母為帝后。女為宮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君才貌迥出流輩。雖欲辭之。恐不能免。嘉謀引妻至屏後。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弟。皆無遠謀。昨聞道劉從善為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宋室陵寢。吾苦諫不從。且虐害小民。斬戮忠義。賊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何託。况敢思高位。以自速夷滅。

李姬傳

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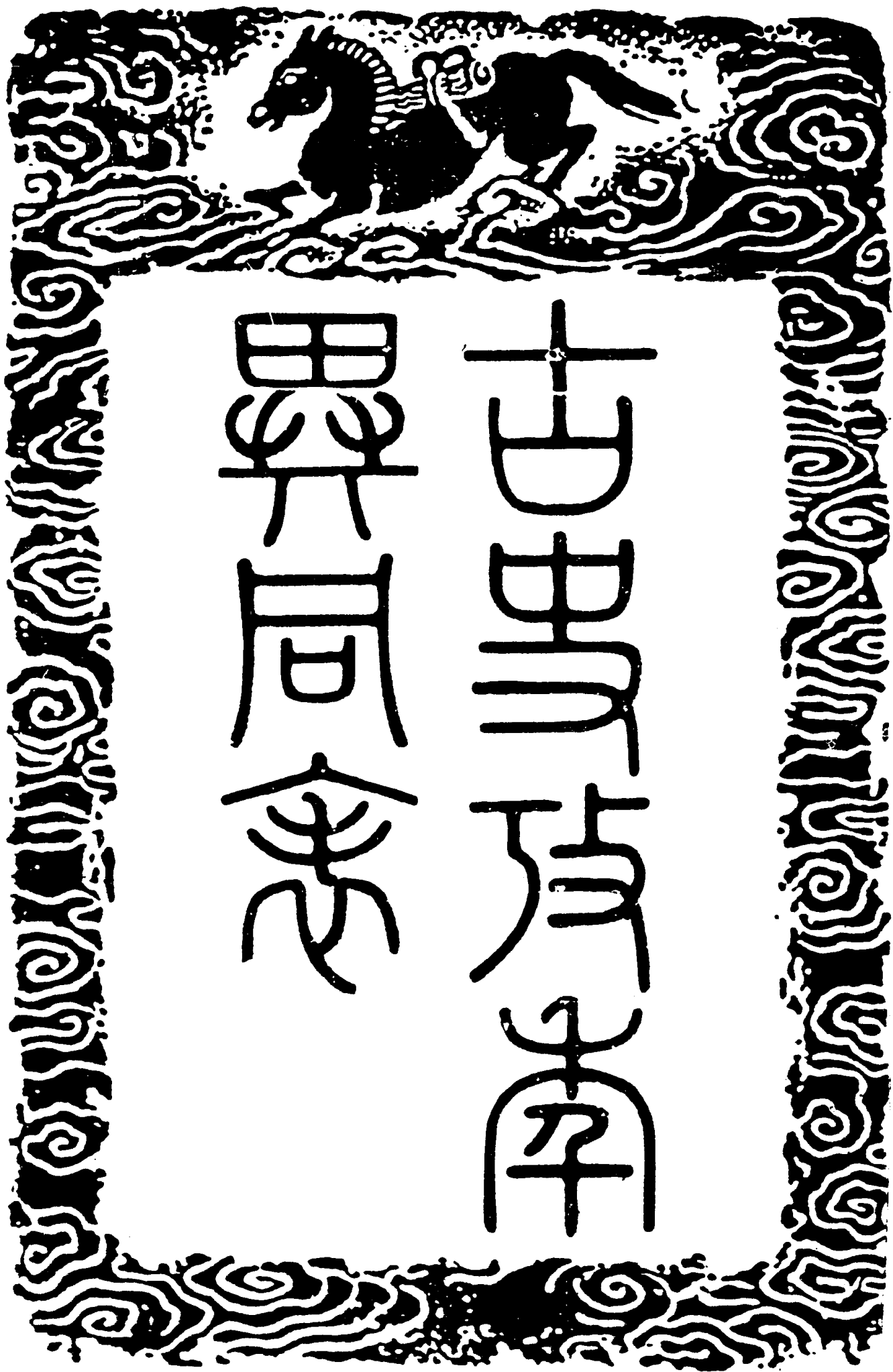
七

予妻曰。今將奈何。曰。吾意待汝生子後受爵。汝當從中勸止之。再俟別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儒衣緩帶。從僕不過三四人。恂恂如書生。路人不知其為貴胄也。及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泛舟為商。竟得免禍。初玉英恃父母之愛。所得金寶鉅萬。悉遣親僕。以漸運送章邱。藏之地中。後金以李儔改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謀始歸。遂成富家翁。

楊椿死節靈異

楊椿既死。士德棄其屍水中。椿婦王攜其子往求不得。躡蹠號泣於戰地。明日巡檢將士遇之。遮道扣馬。哭且罵。將士欲兵之。知為椿妻子。執送士德。不屈。蘇昌齡為椿友善。謂士德曰。公方湖國定基。與江北時不同。不可不以節義風厲其下。椿既死。義其妻復犯嚴不遜。是妻不夫烈婦。子不失孝子。宜以義宥之。士德怒解。昌齡使人扶歸其家。王氏病甚。席地假寐。夢椿謂曰。我屍在張香橋。急收之。妻扶劍往。則尸當流倚橋而立。得以禮斂葬。虎丘復神附王曰。虜乘我墮馬殺我。已得請上帝。不一年當復吾兒。然吾不願妻子臨虜。後五日來取同往。為時子禎年十五。女滿年九歲。皆無疾。與王氏如期。一日並死。明年三月。士德兵援常熟。果亦墮馬為虜所擒。死。終

李斯相印



酉癸申壬未辛午庚巳巳辰戌卯丁寅丙丑乙子甲

亥癸戌壬酉辛申庚未巳午戌巳丁辰丙卯乙寅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通志二

前編

巳癸辰壬卯辛寅庚丑巳子戌亥丁戌丙酉乙申甲

未癸午壬巳辛辰庚卯巳寅戌丑丁子丙亥乙戌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世紀
堯甲申歲生

通志三

前編
堯生

酉癸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巳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巳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史記	會稽 禹十年崩									委喪畢禹 即天子位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禹									
									雜見										
									前編										
									少康奔虞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巳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巳	寅戊	丑丁	子丙	亥乙	戌甲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堯									寒浞元年
									雜見										
									前編										
									錫虞舜命										
									命二女嬀虞										
									舜受終文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乙酉 齊衰 二十歲自有仍									未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乙酉 康自給歸夏邑 伯麻殺寒泥少 少康元年									未									

酉癸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巳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巳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使商侯實治河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今本刀劍錄															
				孔甲三十一年															
				應在位三年															
				紂元年															

壬申	癸卯	辛寅	庚丑	巳子	戊亥	丁戌	丙酉	乙申	甲未	癸午	壬巳	辛辰	庚卯	巳寅	丁丑	丙子	亥乙	戌甲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發元年															
				紂元年															
				今本刀劍錄															
				孔甲崩															
				刀劍錄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四湯及末
 已而釋之

湯元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湯元年

夏十七王四
 百三十二年
 湯伐桀
 夏四百三
 十二年
 商湯元年
 商建國始歸亳
 於庚戌
 太甲元年
 祖桐宮

夏共四百
 三十九年
 湯十八年
 放桀即位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庚未	辛申	壬酉	癸戌	甲亥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重	刀劍錄 前編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庚卯	辛辰	壬巳	癸未	竹書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重	雜見	前編

丑癸子壬亥辛亥庚酉巳申戊未丁午丙巳乙辰甲	卯癸寅壬丑辛子庚亥巳戌戊酉丁申丙未乙午甲
	二十五 年陟
	不降元年
三十三 年 太甲即位	
	次丁元年
太庚元年	

酉癸申壬未辛午庚巳巳辰戊卯丁寅丙丑乙子甲	亥癸戌壬酉辛申庚未巳午戊巳丁辰丙卯乙寅甲
夏終於 是年	
太庚元年	

酉癸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巳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巳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孔甲元年			八年陟							廬元年					十八年陟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癸巳元年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巳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巳	寅戊	丑丁	子丙	亥乙	戌甲	
		癸元年	七年陟					癸元年			三年陟		吳元年			九年陟				

古史考年異同表上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太戊元年

巳癸辰壬卯辛寅庚丑己子戊亥丁戌丙酉乙申甲 未癸午壬巳辛辰庚卯己寅戊丑丁子丙亥乙戌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陽甲元年

比癸子壬亥辛戌庚酉己申戊未丁午丙乙辰甲 卯癸寅壬丑辛子亥己戌戊酉丁申丙未乙午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九年陟
外壬元年

仲丁元年遷許
庚七十五年陟

南庚元年

經世紀年
盤庚元以
己亥

盤庚元年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五年陟	小辛元年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五年陟
小辛元年

十四年陟
開甲元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九年陟	南庚元年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四年陟
盤庚元年

六年陟
陽甲元年

遷卷

九年陟
南庚元年

小乙元年

武丁元年
武丁元年
戊午

武丁元年

真定通志

巳	辰	壬	卯	辛	寅	庚	丑	巳	子	戌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辰	庚	卯	巳	寅	戊	丑	丁	子	丙	亥	乙	戌	甲			
																		命邵侯亞圍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自卷遷殿																			
																		付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十																			
																		雜見		前編																					
																		武丁元年																							
																		一十八年陟																							

巳	辰	壬	卯	辛	寅	庚	丑	巳	子	戌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卯	癸	寅	壬	丑	辛	子	庚	亥	巳	戌	戊	酉	丁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命邵侯亞圍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小乙元年																			
																		竹書		史記		三年陟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十																			
																		雜見		前編																					
																		武丁元年																							
																		十年陟																							
																		小辛元年																							

酉	癸	申	壬	未	辛	午	庚	巳	巳	辰	戊	卯	丁	寅	丙	丑	乙	子	甲	亥	癸	戌	壬	酉	辛	申	庚	未	巳	午	戊	巳	丁	辰	丙	卯	乙	寅	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祖庚元年 祖庚元年

巳	癸	辰	壬	卯	辛	寅	庚	丑	己	子	戊	亥	丁	戌	丙	酉	乙	申	甲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辰	庚	卯	己	寅	戊	丑	丁	子	丙	亥	乙	戌	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雜見 前編

滅大彭

伐鬼方 克鬼方

祖庚元年

曆元年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 周伐昆夷營 厲王元年	乙 周作薛雍	丙 子	丁 丑 周作靈臺	戊 寅 周作靈臺	巳 卯 周武王五十二年 魯伯禽四十六年薨 魯考公僉元年	庚 辰 周武王元年 魯考公元	辛 巳 周伐黎	壬 午 周伐黎	癸 未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吳記 武王元年 伯禽四十魯場公照六年薨 元年 魯燭公元年	甲 申 武王元年 世紀 三統 大衍 通志 通志 雜見 前編	乙 酉 武王十一年 年甲申 十二年乙酉 以後未詳	丙 戌 武王九年 觀兵盟津 康王在位 二十六年	丁 亥 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冠 庚周師伐殷 周書紀異 昭王元年 魯國公元年	戊 巳 十一月初九周	庚 寅 周武王十二年 周書紀異 昭王元年	辛 卯 武王九年 觀兵盟津 康王在位 二十六年	壬 辰 周武王十二年 周書紀異 昭王元年	癸 巳 周武王十二年 周書紀異 昭王元年
--------------------	-----------	--------	----------------	----------------	---	-------------------------	---------------	---------------	--	--	---	--	--	------------------	----------------------------------	--	----------------------------------	----------------------------------

甲 周伐昆夷營 厲王元年	乙 周作薛雍	丙 十七年陟 武王克殷 二年而崩	丁 成王元年武庚 成王元年 伯禽封魯	戊 天雷屯以風王 成王元年	巳 滅殷伐奄滅蒲 成王元年	庚 伐淮夷入奄 成王元年	辛 管成周	壬 周公復政于王 成王元年	癸 周公復政于王 成王元年	甲 竹書 史記 世紀 三統 通志 雜見 前編	乙 命唐叔虞爲侯 成王元年	丙 命周公居豐 成王元年	丁 命周公治東 成王元年	戊 錫鞶命 成王元年	庚 洛邑告成 成王元年	辛 命周公治東 成王元年	壬 命周公治東 成王元年	癸 命周公治東 成王元年	甲 命周公治東 成王元年
--------------------	-----------	---------------------------	-----------------------------	---------------------	---------------------	--------------------	----------	---------------------	---------------------	---	---------------------	--------------------	--------------------	------------------	-------------------	--------------------	--------------------	--------------------	--------------------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己	寅戊	丑丁	子丙	亥乙	戌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三統

通志
无

前編

自恭王
至夷王
四世年
紀不明
是以歷
依魯為
正

魯厲公擢元年

懿王元年

懿王元年

共王元年

共王元年

丑癸	子壬	亥辛	戌庚	酉己	申戊	未丁	午丙	巳乙	辰甲	卯癸	寅壬	丑辛	子庚	亥己	戌戊	酉丁	申丙	未乙	午甲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三統

通志
无

前編

魯侯濟絕

魯厲公擢元年
五十年卒

孝王元年

孝王元年

酉癸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己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己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懿王元年	十二年陟												懿王元年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三十七年卒								三統 魯獻公元年												
								夷王元年	通志 辛												
								夷王元年	前編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己	寅戊	丑丁	子丙	亥乙	戌甲			
		辛壬九年	二十五年陟																		魯獻公具元年	
									古史考年異同表下 竹書 史記													
									三統 魯獻公元年													
									通志 辛													
									前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齊頃侯元年	曹夷伯喜元年 燕惠侯元年 蔡武侯元年	魯哀公十四年春 公母弟山秋立是為獻公元年 齊頃侯宣白元年 宋燕公舉元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史記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楚熊勇元年 魯頃公執元年	秦仲元年	魯王三十七年奔龜 周召二相行政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魯頃公七年 魯頃公十五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史記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通志	三統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前編

甲	宣王元年 楚熊渠元年 晉厲公薨	宣王元年 楚熊渠元年 晉厲公薨	宣王以下同	宣王元年
乙	晉厲公薨	晉厲公薨		晉厲公薨
丙	齊武公薨	齊武公薨		齊武公薨
丁	齊厲公無忌元年	齊厲公無忌元年		齊厲公無忌元年
戊	晉獻公烝元年	晉獻公烝元年		晉獻公烝元年
己	西戎殺秦仲 楚子霜卒	秦莊公元年 楚熊徇元年		秦莊公元年 楚熊徇元年
庚				
辛				
壬				
癸				
甲	魯武公薨齊人魯武公辛○世家 作九年今從表	魯武公元年 齊文公亦元年	魯武公元年 齊文公亦元年	魯武公元年 齊文公亦元年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魯伯御薨	魯伯御立為君	魯伯御立為君	魯伯御立為君
乙	王錫王子多父	鄭桓公友元年	晉伐條生太子仇	晉伐條生太子仇
丙	齊文公赤薨	齊成公說元年	齊成公說元年	齊成公說元年
丁				
戊				
己				
庚	宋惠公薨	宋惠公三十年卒	宋惠公三十年卒	宋惠公三十年卒
辛	楚子徇卒	宋襄公元年辛○從世家	宋襄公元年辛○從世家	宋襄公元年辛○從世家
壬				
癸				
甲	魯魯伯御命考	齊成公薨	齊成公薨	齊成公薨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晉穆侯葬 叔自立世子仇 出奔	晉穆侯九年		宣王崩	幽王元年 晉仇幽王元年 申歸殺甥叔立是	晉文侯仇元年 陳夷公說元年	陳夷公說元年	陳平公燮元年 秦襄公元年	秦襄公元年	秦襄公元年					秦始創為諸侯 幽王為大戎所殺 幽王為大戎所殺	幽王為大戎所殺	鄭武公滑突元年	鄭武公滑突元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燕頃侯葬	燕頃侯九年	燕頃侯葬 蔡文公元年	蔡文公元年	蔡文公空元年	蔡文公空元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蔡共侯與九年

考年後說

自黃帝至帝嚳紀年雖紀元而無甲子不可得而詳也至堯舜禹授受之際其年見於尙書甚明堯之咨岳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歷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為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紀年所書一一與此合此其確然可信者史記謂堯立七十年得舜與尙書同又云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凡二十八年而崩又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則與書異按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云

考年後說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然則今文尙書徵庸下三十本作二十故史有此說若然則堯命舜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又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至世紀則謂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位甲午徵舜自甲辰至甲午五十一年則與尙書史記俱不合又云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自甲午至甲寅二十一年則仍史記之說又云辛巳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則又從尙書而不從史記可謂進退無據矣然合計堯年史與世紀均為九十八載是只少兩年也至舜年尙書明云五十載而史謂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又三十九年崩其意殆合攝位八年居喪三年為五十載又云舜薦禹為嗣十七年而舜崩是舜二十四年

使禹攝較書少十年矣豈非不見古文朕宅帝位三十三載之語而云爾耶世紀則謂舜年八十一即貢八十三薦禹於天九十五使禹攝百歲癸卯舜崩是舜以即位十五年禪禹二十年而崩推其意似主鄭康成攝位至死為五十年之說合攝位二十八年堯喪三年而計之較書又少三十年矣此鄭樵邵堯夫之所以雖據世紀而復依尙書以增其年也

考年後說

三代享國年數惟商祀六百周年七百見於左傳而夏無聞劉歆三統歷謂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漢世近古其時如藝文志所載大古以來年紀古來帝王年譜以及夏殷周魯歷諸書俱在其說必有所本厥後皇甫謐帝王世紀唐大衍歷鄭樵通志並同其說而各王之年見於通志者亦與三統歷相表裏至邵子皇極經世始增夏為四百四十一年商為六百四十四年實不見所據想皆以意增之蓋經世雖從世紀始堯甲辰而復據尙書謂堯七十年徵舜登庸又二年使舜攝政又二十八年乃殂落舜在位三十三年薦禹又十七年陟方乃死較之世紀實多三十餘年故不得不更增夏殷之年使移前一甲子以與甲辰相值耳通志亦始堯甲辰而年遂使禹元戊戌與舜之崩年不相接故後無從之者不知世紀舜禹之年既不可信則堯元甲辰之說亦豈可從胡乃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耶今以紀年攷之則堯之元年實在丙子即以三統歷合之史記逆推而上堯元亦當為壬辰不為甲辰也謚果何所據而云然乎

紀年注云自禹至桀十七世起壬子終壬戌有正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表駢集解引同今以本書核之自壬子至壬戌實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歷正合是注誤也但其各王年數與通志不同通志踰年改元執殷周以例前代明屬後人之見而紀年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五年四年少者或二年踰年此類必非臆造蓋夏承舜禹之法喪畢而後即位斷無踰年改元者則紀年之說當得其實踰年改元之法始於夏桀至商遂為定例三統歷謂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三十一王皇甫謐曰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也六百二十九年世紀大衍歷作六十八通志並同與左傳合而紀年注謂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裴駰引同與易稽覽圖合商歷又云四百五十年考之本書又實五百八年均不及六百之數似當從

考年後說

三

三統歷為是但三統歷不載各王之年惟通志足以相證而通志謂太甲三十三年祖甲十六年與紀年太甲十二年祖甲三十三年異按無逸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罔或克壽孔傳以祖甲為太甲鄭康成以祖甲為帝甲鄭說與紀年合蓋得之不然太戊武丁皆在太甲之後安得謂罔克壽耶通志蓋從孔說而誤至經世以太甲祖甲並三十三年此兼用二說隱為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又按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自湯至太戊九世而臣扈猶存據紀年湯十八年即天子位至太戊元年共八十三年於情事為近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一百五十六年矣史甸奴傳云夏

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後三百有餘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岐下據紀年殷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時距夏之滅三百九十九年於史為合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五百五十三年矣且商三十王而以弟繼兄者十三君未必非短祚子少之故故祖甲三十三年不為久祚而周公數享國及之且謂自時厥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則商祀不滿六百客或有之王孫滿殆亦舉成數大概言之歟

成王定鼎下世三十卜年七百王孫滿語也按史記年表自共和元年庚申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共五百八十六年而以前之年不可攷三統歷謂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文選西征賦注引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今國策無此語後人遂謂周

考年後說

四

過其歷眾口雷同牢不可破今攷其說以為武王克殷七歲而崩周公攝政七年而後反政其明年為成王元年乃命伯禽侯於魯後三十年成王崩又云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按周公攝政之初淮夷徐戎與三監叛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封魯不在周公反政後可知也前編知其不可攷以周公七年合之成王為三十七年也而於成元年書伯禽封魯是矣然仍書禽父卒於康王十六年是增伯禽四十六年又云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而引魯世家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公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史作三十年自周武王元年至慎公六年厲公三十年厲王奔彘共二百八十二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以下接隱公計伯禽至春秋共三百八十六年然按

之魯世家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武公則九年而
欲乃多增六十五年以就已說遂與史表共和元年當魯
真公十五年者不合三統歷當魯煬公七年張衡歷議譏歆橫斷年
數損夏益周稽之表紀差謬數百正謂此也前編知其不
公之年仍從史記是矣然自是周年多於今以三統歷伯
魯年而幽公被弑之後不能紀魯元年天今以三統歷伯
禽之年四十年合之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以至真公十五
年為共和之元共二百四年紀年伯禽之薨較史後十
年當從史記周而紀年成王元年至厲王十三年共伯和
攝政亦二百四年其數適合是伯禽實以成王元年謂武
之明封魯而厲王以前之周年必當以紀年為據蓋斷斷
也黃石齋曰共和而上要以史記魯世家為本而然則史
也竹書佐之竹書所記周歷與魯諸相符合此也

考年後說

五

記謂厲王三十七年奔彘亦不可信乎曰然史於齊世家
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與其黨襲殺胡公
而自立是為獻公於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
衛為侯今以世家年表推之齊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
衛頃侯元年當厲王十三年皆與夷王不相及是非厲年
誤多之明證乎誠如紀年之說厲王十二年奔彘則無此
抵牾矣夫共和以前史紀厲王之年尚不可信而謂諸家
所紀周年其可信乎計武王克殷在王位六年周書成王
至厲王奔彘二百三年自共和元年至赧王之滅五百八
十六年合之共得七百九十五年此卜年七百之實數也
攷孟子以燕畔去齊在周赧王之三年時孟子有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之語蓋周之七百三十九年也若如劉歆

諸人之說則周時已過八百孟子方欲言多以見其數之
過而豈反少言之耶

共和元年歲在庚申此史記紀年之所同也溯而上之諸
家各王紀元甲子與紀年無一同者惟大衍歷往往與之
合然甲子雖同而其實則異如武王十一年庚寅伐商康
王十一年甲申並與紀年同然謂舊說武王伐殷歲在己
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
位則其伐殷之歲較三統歷祇後十一年較紀年已移前
六十年推之康王甲申猶是也又如商太甲二年壬午夏
仲康五年癸巳並與紀年同然謂商六百二十八年則較
紀年又多週二甲子而太甲壬午實移前一百八十年推
之仲康癸巳猶是也故非是表則無以知其所以同又安

考年後說

六

知其所以異至若羅泌生於宋末好為異論攷年不主一
家而任意增減此又不足與辨也
三統歷之謬莫甚於以文王受命之年合之武王為十三
年之說世紀通志並仍其誤大衍歷正之是也然歆之自
為說亦有不合據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歲在鶉火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年八十六矣自文
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後七歲而武王崩故
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如其
說則文王年八十九而受命時武王七十五歲自是十三
年而克殷則武年八十七非八十六也茲表分繫兩年著
其乖異故辨之如此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攸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爲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爲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畫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歷推戊午爲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爲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歷推爲丑月五日則爲殷之明年正月而爲武王之十二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

考年後說

七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毋野既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二月安知非丑月乎曰不然唐大衍曆云武王十年夏正月戊子周師始起蓋据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正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据史記此乃克殷

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問鴻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卽在克殷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而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考年後說

八



三
梅
正
天

正
正

竹書紀年

補證

道光庚子 竹柏山房 彙

少時家鮮藏書偶於友人案上見廿一種祕書乃竹書紀年而好之從其借鈔且喜且駭愛其奇而未以為信也詢諸博雅則皆以為出自後人綴輯非原書之舊故考據家無取焉於是廢而不講者有年既乃泛濫百家浸淫傳註見夫郭景純鄭道元司馬貞臣瓚王劭李善諸家以及十三經正義太平御覽之所徵引往往足以正其脫誤證其異同補其缺略而後知此書之流傳者遠顧後人不以為意聽其斷爛不修而補之證之之不可以已也然尚以堯元丙子與世史柄鑿為疑乃取邵子皇極經世之說究所自來證以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劉歆之三統歷鄭樵之通志而折衷於史記魯世家之年而後知紀年之有合而邵子經世之無徵不信未足為典據也明代黃石齋精

竹書紀年補證序

於數學其所著貞圖緯上溯堯年迄於三代率出入紀年近人梁玉繩有史記志疑之作亦多據竹書以正史之失於是信之彌篤擇其善本旁考諸家所引附註其下然後訛者可訂缺者可補異者可參而又有以見當日流傳之非一本而後人徒舉其一而疑其餘者皆刻舟之見也書雖簡略而包羅頗廣其正者與經史相表裏奇者往往出入於山經穆傳周書之間爰為疏通證明標其同異編終復取後人之所以致疑者反覆辨論統為後案庶幾殘編斷簡不終泯沒於是非之口則謂之大有資於考據也可後之覽者安知不與余有同嗜耶道光十有八年歲在戊戌秋九月三山林春溥序

竹書紀年目

卷一

黃帝軒轅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堯陶唐氏

帝禹夏后氏

帝太康

帝相

帝杼

帝芒

帝不降

帝廩

帝摯少昊氏

帝嚳高辛氏

帝舜有虞氏

帝啓

帝仲康

帝少康

帝芬

帝泄

帝扃

帝孔甲

帝發

竹書紀年目

卷二

殷商成湯

仲壬

沃丁

小甲

太戊

外壬

祖乙

開甲

外丙

太甲

小庚

雍己

仲丁

河亶甲

祖辛

祖丁

陽甲

盤庚

小乙

祖庚

馮辛

武乙

帝乙

小辛

武丁

祖甲

庚丁

武丁

帝辛

卷三

周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孝王

厲王

卷四 宣王

平王

釐王

襄王

匡王

簡王

景王

元王

考王

安王

顯王

幽王

桓王

惠王

頃王

定王

靈王

敬王

貞定王

威烈王

烈王

慎靚王

竹書紀年目

傳王

竹書紀年目

三

杜預左傳後序曰太康元年二月吳寇始平予自漢陳遷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倘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

竹書本末

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

竹書本末

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義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說未足以取審也為其處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晉書東晉傳曰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晉書武帝紀曰咸寧五年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

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

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

李愿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其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其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遺書者姓名也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王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

竹書本末

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晉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晉書王接傳曰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

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潛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

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隋書經籍志曰帝命

中書監荀勗命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惟周易紀年最為分了紀年之意大似春秋經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所遺多與杜預同

荀勗穆傳敘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

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荀勗傳曰乃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晉書儒林傳續咸有汲冢古文釋十卷行於世

唐藝文志紀年十四卷

宋藝文志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

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

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

乃與預說全異預云全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

竹書本末

四

十二公歲星所在並律呂論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三代並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記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近代紀年傳本見漢魏叢書者為張遂辰閱本見天乙閣者為范欽訂本見五經翼者為蔡文範校本見史拾遺聞者為吳宏基校本見古今逸史者為吳瑄校本見秘書廿

一種者為汪士漢校本其間頗有異同絕無補正而汪本錯簡尤甚 國朝仁和孫之騷有考訂竹書四卷當塗徐文靖有竹書統箋十二卷竹書證傳借未見近甘泉鄭環有竹書考證張宗泰有校補紀年二卷蘄州陳詩有紀年集註二卷涇川趙紹祖有校補紀年二卷京江韓怡有紀年辨正四卷臨海洪頤煊有校本竹書紀年二卷江都陳逢衡有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卷訂訛補缺各具苦心茲參稽同異擇其善者從之

竹書本末

五

後案

胡應麟三墳補逸曰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合乎魯史逸周書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周書以西王母崑崙元圃而置穆傳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戰國之衰浮誇之議左氏且不免乃史遷之探上古其淫誕怪恢蓋不可勝道也以三書較之乎明司馬吾以為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跡襲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

又曰據東晉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晉傳所稱益干啓啓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啓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則又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為明徵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顓頊生伯鯀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况晉書出唐人手哉

又曰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弒也書賊於師之敗也書通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于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攬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厲作必穿鑿傳合務副古經不若是柄鑿矣

顧炎武曰知錄曰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為襄王元年也

陳逢衡紀年集證曰紀年所載自帝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他若高宗伐鬼方之見於易冥勤其官而水死之見於禮往往出入聖經固不獨左國史漢諸書之可為引證也又曰紀年正文外有另行低一字者或以為註或以為正

竹書後案

二

三

四

文然觀其語義似非出一手後人援引每不分析繁以紀年日之固非而徐位山統箋則以為盡屬休文附註亦未允當如殷侯微有易下註郭璞山海經已引之矣此註當在沈前如虞舜五十年帝陟下註今海州海州置於魏武定時此註當在沈後沈約舊註僅存八條有約按二字可考其餘無約案者不知出自何人又有小字雙行註者亦非出自一手如帝癸十五年下註成湯元年之類疑即作紀年者自註如不知何年附此及此年未的等語疑出荀勗和嶠校書時註其引國語史記以辨正者則出於衛恆東哲休文輩皆未可懸揣也他如依邳侯下之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伐岷山下之一作山民觀于鹽澤下之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等語則又後人校正紀年之

註也

愚按竹書之出其定之非一人則傳之非一本考晉書隋志維時撰次者荀勗和嶠衛恆東哲而王庭堅加之辨難東哲為之釋難王接詳其得失科斗久廢疑似相淆各事揣摩豈必盡合故隋志載紀年有竹書同異一卷今以他書所引證之如安王二十六年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索隱引同而路史引作王翳二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為孚錯枝顯王二十六年王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索隱於魏世家引作惠王二十年八年於田世家引作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於孫吳傳引王劭按作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而桓王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河

竹書後案

三

四

水注引作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路史註一引作晉武公七年八月周師虢師圍魏一引作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即一人所引而彼此已有不同則當日所據固非一本且可見其書不盡以晉魏紀年也今議者率舉異文以證今本非汲冢之舊亦未詳考耳

竹書初出多為發冢者所散亂間遭焚燬故有有其年而無其事者如顯王以下是也有其事而無其年者如所註不知何年此年未的之類是也又有年與事不相附者共和以後有史表左傳可證詮次較易故不獨周王之陟年合即列國之薨年亦多合共和以前無可考訂勢不得不因其舊次故訛脫顛倒間或有之如成王二十一年周公薨而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此必二十三年之錯簡

也魯伯禽以下無考公燭公厲公下無熾公且其年多與世家不合此必有訛脫也若夫戰國之世史記具在而紀年多與乖違又當分別觀之蓋秦燒列國史記子長徒掇拾秦記而為之故表與世家往往抵牾難云無誤不得謂史記盡是紀年盡非也

紀年卷數東晉傳稱十三篇隋志稱十二卷唐志稱十四卷宋志僅云三卷今本只上下二卷繁簡不倫宜多脫落然杜預不云卷數其所稱引皆不出今本之外則原書本自無多而晉書載續咸有汲冢古文釋十卷意其初或附錄各家辨證之語且採他書而為之傳而今亡矣故其軼時時見於他說然如東晉傳引益干位夏年多殷括地志引舜囚堯偃塞丹朱之類皆杜預所不道是時瑣語與

竹書後案

四

紀年同出難免無擬入之語引者每不分別概稱竹書不如杜預目擊為真且錢大昕以為今本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囚堯偃塞朱之說然則何不並太甲殺伊尹之文而盡去之而獨留為後人口實乎

紀年未經後人修輯有數證焉如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王子終王戊史集解引同今以本書甲子核之實四百三十二年又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終庚寅史集解引同而本書實三十三王五百八年又云武王滅殷歲在庚寅而本書實辛卯云武王元年己卯而本書實庚辰云魏文侯在位五十年索隱引同而本書實庚寅而今本以為己丑慎觀王以

六年崩而今本不書陟此類不難推按補訂而不敢妄更至其缺訛之字其可據他書所引以補正者有矣而悉仍其舊皆其慎也錢大昕乃謂此書為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則以外佚文何不盡收且他書不見者又何所本乎又其書法夏天子皆稱帝商始稱王而夏帝相九年書相居斟灌孔甲三年書王畋賁山厲幽之間齊魯宋衛陳蔡燕晉之君卒皆書薨惟楚書卒而平王以後薨卒又無定例桓王以下無不書卒者此類皆依古簡本文無所改竄而錢大昕乃指分註晉魏之年於周王之下謂此例起於紫陽遂決其為明人所輯以為明人空疎無學好講書法果爾則筆削由我何難自立義例歸於畫一而乃為此乖舛乎

竹書後案

五

紀年雖魏史而事連三代以上則體自與春秋不同春秋自隱至哀歷世相承首尾如一以魯編年當矣若紀年必以魏紀則三晉未分以前唐叔未封之始將以何為紀乎晉滅而魏興以魏繼晉猶可也周方盛而晉封不可以晉繼周也今本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即東晉傳所謂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者耳向使易平王元年為晉文侯十一年亦復成何體例錢大昕徒見水經注所引多紀晉魏之年遂以今本紀周年而分註晉魏為妄然觀史世家索隱所引於齊則以齊紀於越則以越紀於魏則以魏紀豈可孤執鄭注以概其餘乎孔子論為邦則取夏時修春秋則書周月蓋史以紀實一代因革所係不可假也故書夏事當用夏正商事當用商

正周事當用周正紀年於舜十七年書春二月入學用萬與夏小正二月丁亥萬舞入學之文合知夏以前己以寅為正不自禹元年頒夏時始矣商受三十四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世紀以為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唐大衍歷以為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是商事用商正之證也武王十二年夏四月王歸于豐成王五年五月王至自奄三十七年四月乙丑王陟康王十二年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其月皆與尚書同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宣作巳日有食之月又與春秋合是周事用周正之證也杜預謂紀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且但起自夏不始黃帝蓋非今所傳

竹書後案

六

之本矣然杜雖有此說而不得謂始黃帝者為偽和嶠之說可證也且不得謂不用夏正者為偽大衍之說可證也即如馬陵之戰索隱引作梁惠王二十八年王劭按作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蓋劭引為夏正索隱引為周正則二本固已並行矣或問顧亭林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紀年則爾雅有闕逢至昭陽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如窮余臯且之類故楚辭云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六年歲在涓灘秋甲子朔說交後序云永元困頓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秦以前皆然自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始無不以甲子紀

歲紀年果為周末所作胡為以甲子紀也曰楚辭呂覽說文亦祇行文偶用之耳若古史載筆其見於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周書固未見有闕逢等紀歲陬如等紀月者蓋爾雅所稱特別出之異名非常時所通用故必釋之曰大歲在甲太歲在寅云云既云太歲所在則固未嘗不以干支紀也惟古史多紀年數不紀甲子證之三代彝鼎款識皆然然其時未有年號而王侯未薨無由稱謚載筆者但云惟王幾年幾月後人無從考其為何王何年正秦二世所謂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此類究是古人疎處故春秋之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且元年必繫以某公而時代始有所考此春秋之創例也尚書無有也紀年之法元年必繫以

竹書後案

七

甲子而或踰年改元或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改元始有可推此紀年之創例春秋無有也今人不敢執尚書以疑春秋即又何得執春秋楚辭等以疑紀年哉紀年有非後人所能偽者如夏世改元率在三年之後而多者或以四年五年少者或以二年踰年至商以後始無不踰年改元者此類必有自來若以後人為之但知踰年改元為定例而能臆造及此乎又商之諸王各註其名皆史所不載如外丙勝沃丁絢小庚辨小甲高等御覽引之應應可證馬驢乃云紀年近代人偽作而所載殷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亦考之太疎矣共和以上史不能紀各王之年惟三統歷統紀夏殷周年數而世紀因之鄭樵通志所載各王之年實與為表裏金

仁山前編徒據皇極經世而經世所據不知何書今
年考之夏受命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歷世紀大衍歷道
同而經世以為四百四十一年前編以為四百三十九年
未見所據也周自成王元年至共和元年年數雖不見周
紀而見於魯世家伯禽以成王元年封魯即位四十六年
統歷下傳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
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至真公十五年為共和元
年共二百四年紀年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十三年共伯和
攝政亦二百四年其數適合此又確然可信者也惟商祀
六百明見於左傳王孫滿之語而紀年只五百八年當必
有誤三統歷世紀皆作六百二十九年大衍歷作六百二
十八蓋較紀年多週二甲子似為得之其各王之年俱見

竹書後案

八

通志若經世前編謂殷六百四十四年又未知何據也
古史考年後說

紀年有可以訂史之誤者不一而足史稱大費與禹平水
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其後為秦而又
言益後不知所封分益翳為二人明屬謬若如紀年之
說費侯伯益出就國則費為國名而翳即益聲之轉渙然
冰釋矣史以厲王奔斃在三十七年而於齊世家云當周
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與其黨襲殺胡公而自立
是為獻公於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
今以世家年表推之齊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衛頃侯
元年當厲王十三年皆與夷王不相及若如紀年之說厲
王十二年奔斃則無此齟齬矣史敘晉之季世懿衰驕忌

論混清年表世家自相刺謬而於晉世家陽云靜公二
年周安王二為三晉所廢晉絕不祀後十七年周顯王十
十六年趙世家又書韓趙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又十年
二十六年趙復書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進退無據若如
紀年之說周烈王六年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顯王十年
韓取屯留尚子則無此乖舛矣夫梁惠不改元則喪地
七百南辱於楚之言皆為無著齊威王非卒於周顯王之
末則齊人取燕燕人叛齊之事並屬滑王後人且將執史
記以疑孟子矣故竹書之不亡者幸也惜史公不及見之
耳

竹書後案

九

夏統中絕竹書能詳其年殷邦五遷竹書能名其地周公
不書踐阼共和不以紀元此等皆史傳所不及

西王母西方國名也見爾雅洛伯用河伯馮夷皆諸侯也
故本書又云湯征有洛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穆天
子傳有河宗伯天今人反執後世之傳訛疑古書之多妄
可謂執末議本

議緯之書其來已久自唐以前皆重之至宋歐陽氏魏了
翁如加攻詆其後寢廢紀年註多引符瑞蓋原緯書每與
宋符瑞志相出入然不能定其孰為藍本也錢大昕以為
註多採宋符瑞志宋書沈約所撰故註亦託名休文指為
作偽夫宋以後人方詆讖緯而反引符瑞以託休文亦言
之不倫矣

諸書所引紀年水經注最為可據索隱多有謬誤而於韓
世家所引威侯尤非蓋其所據非善本不可執此以疵紀

也卽如今本以漢魏叢書所刻者爲善其見於祕書二
十一種者便有舛誤陳明卿四書考引竹書紀年外丙名
勝不書陟年仲壬名庸四年陟而外丙遞至仲壬其間又
有小庚小甲雍已太戊四君絕與孟子不合此卽今二十
一種祕書本也其實漢魏叢書本原不如是陳氏特考之
不精耳索隱所引殆亦此類歟

索隱所引魏武侯之年尤不可據今如其說考之魏文侯
初立在晉敬公十八年是當周考王七年也文侯五十年
卒是當周安王十七年也自是至周烈王六年爲魏惠成
王元年中隔十四年爲魏武侯之年已與今本及史記不
合乃云武侯二十六年以晉桓公十九年卒是武侯元年
當在周安王六年晉桓公元年當在周安王十三年而文

竹書後案

十

侯在位只三十八年矣又云魏武侯二十二年韓滅鄭哀
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
哀侯而韓若山立是哀侯卒於周烈王二年也乃云韓哀
侯趙敬侯並以晉桓公十五年卒則爲周烈王之元年其
自相抵牾如此且引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在魏武侯十
一年又與今本合若自周安王六年武侯元年數之則當
爲二十一年種種刺謬尙得據爲古本乎

諸書引紀年其古有而今無者固屬散佚卽古無而今有
者亦非僞作如顯王三十六年楚伐於越殺無疆明見今
策而索隱云紀年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路史亦云顯王
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愨之紀年無此皆所
見之本偶脫之耳卽今漢魏叢書本黃帝之後有帝堯少

吳氏五字釐王之未有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
王陟十五字而祕書本皆無之豈得執此以疑彼耶
嘉慶二十有五年歲在上章執徐涂月乙未閏中林春溥
鑑塘識於都中寓齋

竹書後案

十一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閩 林春溥 鑑塘

黃帝軒轅氏史魏世家襄王卒註引荀勗曰和嶠云紀紀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

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効百神朝

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

淫雨天下既寧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

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並見宋符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世紀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

初制冕服世紀曰黃帝始去皮服為上衣以象天下裳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應劭曰春官為青雲夏官為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

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

景星帝黃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

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

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

如羊大螻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並見宋符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

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

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

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

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

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

智故焦霧既除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

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

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

口是也並見宋符瑞志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貫胸者有深目者

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效之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山海經註引同大

產青陽及昌意乾荒山海經作韓流生顓頊

一百年地裂帝陟世紀同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帝王之崩皆曰陟韓愈黃陵廟碑書新陟王謂新崩

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徹者感思帝

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御覽

子曰汲冢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

帝摯少昊氏漢書曰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

約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

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並見宋

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帝顓頊高陽氏路史黃帝紀後引汲冢書云黃帝死七年

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官生

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

十而登帝位並見宋符瑞志

帝在位七十載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
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廚中自生肉其
薄如筴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筴脯又有草
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莫
莢洪水既平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
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
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
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
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
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
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

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侯至
於下良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其
書言當禪舜遂讓舜。並見宋符瑞志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詳堯典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與書三載汝陟帝位
語合史謂舉舜二十年
方攝非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詳舜典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史記曰舜巡狩行視鯀之治水
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舉
鯀于禹而使續鯀之業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呂氏春秋曰禹攻曹
魏屈紘有應以行其放
與史禹在外十三年台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費用元圭。詳舜典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書孔傳曰禹治水之後舜分
州始置十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漢地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
定陶也昔堯作遊成陽如淳曰成陽在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吳越春秋曰堯賜禹姓如
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
與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合

帝于丹朱避舜於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於房為虞賓

三年舜即天子之位。史正義稱括地志引竹書云昔
堯德衰為舜所囚復假塞丹朱使
不與父相見史通引汲冢瑣語云舜於堯於平陽廣法
明象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
因堯城蓋皆出於瑣語今紀年無此語

帝舜有虞氏。大戴記曰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
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鸞鸞產重
華是焉帝舜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六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
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
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
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夢眉長與髮等
符瑞志 遂登庸。以上三句劉仲達鴻書引

元年己未。距堯四年。帝即位居冀。徐文靖曰舜都蒲坂今
平陽府蒲州也亦禹貢冀
州之地

作大韶之樂。呂氏春秋曰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
以明帝德

帝即位莫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以歌九韶

百獸率舞景星出於房地出乘黃之馬。見宋符瑞志

三年命咎陶作刑。詳舜典

九年西王母來朝。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見宋符瑞志。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按：異位在三十三年。此云在位十有四年。秦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堵。

一本作：啓又作：啓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管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

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志作紀。

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

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塞裳去之。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云：此歌汲冢竹書亦不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所見與今本異。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

與尚書大傳小異。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具樂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並見宋符瑞志。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史記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舞入學，則此所記乃夏正。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史記曰：龍至，賓客遮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遠各以其職來貢。北發息慎，東長島夷。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七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史正義曰：虞城縣在宋州封當時並商丘在國內，故曰商也。

義鈞封於商，是謂商鈞。原在五十年帝陟下，今移此。

三十年葬后有子渭。地理志曰：扶風陳倉縣有黃帝孫舜妻，有冢祠，自當是育字之謂。

后育娥皇也。原在五十年帝陟下，今移此。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符子曰：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與書朕宅帝位三遂復九州。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詳有苗氏來朝。通鑑外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見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今無此文。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周書史記有元都氏，踏外傳云：黎國。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呂氏春秋曰：禹之時，天先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書孔傳曰：地在安邑之西，舜都蒲坂，去安邑甚近。

五十年帝陟。與書五十載陟方，孟子舜薦禹十有七年及卒於鳴條俱合。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因學紀聞曰：東海縣有蒼梧山，與休文附註正同，謂此也。集證曰：海州置於魏武定，時此註當在沈約後。

帝禹夏后氏。世與今本異。路史發揮引紀年云：黃帝至禹為世三十。

母曰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已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縷首戴鈞鈴。

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父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

夢自洗於河，取水飲之。劉中達鴻書引紀年云：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受

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八

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

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於淵禹治水既畢天

錫元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鳴茂青龍止於郊祝

融之神降於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是

為洪範並見宋志三年喪畢都於陽城漢地理志

曰世本禹都陽城則古文亦云居之後漢郡國志亦

云汲冢書禹都陽城則此語乃紀年本也

元年壬子距舜帝即位居冀世紀曰受禪都平陽或

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大嶽之野於周為晉世本言居陽

城者自謂禹遊商均時非都也

夏時于邦國詳夏小正

二年咎陶薨史記曰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左傳曰執王帛者萬國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

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

是曳尾而逝事見呂氏春秋淮南子亦見宋符瑞志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見國語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見述異記天鏡曰天雨金為兵喪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史作十年通志亦同

禹立四十五年太年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

畢天下歸啓見孟引

元年癸亥距禹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見

杜註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瑤臺易歸藏曰昔者

晉之虛作為瑤臺於水之陽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按史謂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

其後為秦又言益後不知所封分益費為二人由未見

竹書故耳

王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有扈在始平鄠縣。事見書甘誓

六年伯益薨祠之今無此語越絕書曰益死之後終歲善

犧牲以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孟

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山海經曰夏后開工

此文按經於天下宜有穆守路史註引得始歌九招註引

十一年放王子武觀于西河武觀即五觀也觀語啓有五

觀漢書人表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史記疑曰武五

帝時始置衛縣知此註非約語按吳宏基本無觀國以

下七字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路史征西

五年武觀來歸周書曰其在殷之五子志伯禹之命

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按在殷之殷當作夏

十六年陟真誥引竹書啓即位年三十九年七十八

志九年惟年代歷同

帝太康史記啓子

元年癸未距啓帝即位居斟鄩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亦居之漢志北海平壽縣臣瓚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乃失邦皆約

四年陟世紀通志並二十九年

帝仲康史記太康弟

元年己丑距太康帝即位居斟鄩立之孔傳謂羿廢太康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書允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韋昭曰昆吾視融之孫陸終第三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自

七年陟通志十三年

世子相出居商王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帝相史記中康子

元年戊戌距仲康三年帝即位居商御覽引云帝相即位處商王世紀曰相徙商

征淮夷御覽引同路史註引作征淮夷夷世本日淮夷嬴姓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舊作風及今從御覽引補後漢東夷傳註引云后相即位征黃夷

七年于東萊賓路史同註云紀年韓怡曰于夷即禹貢

八年寒浞殺羿事詳左傳

使其子澆居過按浞之生澆因羿室也安得此時即有澆居過乎當從左傳移繫於二十七年滅

九年相居于斟灌水經曰洋水注云夏相徙商王依同姓之諸侯於斟灌斟鄩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路史註引汲古文云相居斟灌蓋發羿逐之後居於商王依二國以為援

斟灌之墟是為帝丘原在二十八十年下今移此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並見世本史記契子昭明昭明子

二十年寒浞滅戈史記曰禹後分封有戈氏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事見左傳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見大傳大戰于淮覆其舟滅之錄以此

二十八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伯靡舟事淮南子澆水出覆舟山蓋因是以立名也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奔有鬲氏見左傳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舊在乙巳年澆能戒之乙巳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澆使叔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舊在乙巳年下今

移此事見左傳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甲辰年

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見左傳

特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為備少康使汝艾謀澆初

澆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

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

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走舊作告一

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啖澆顛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舊在乙巳年下今移此事見楚詞天問

伯子杼帥師滅戈釋史引在乙巳年事見左傳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

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聞之徐本
之立爲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作如開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路史少康紀云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註云後漢書及汲紀年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國語至是而復。史記不窋子鞠。修后稷之業當在此時。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史記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

十八年遷于原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軹

二十一年陟通志同

帝杼史作帝子少康了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原在十七年陟下今移此

元年己巳距少康三年帝卽位居原路史註引云帝子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杜預曰老丘宋地路史註引作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帝杼五歲征東海伐三壽註云本帝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冥宇記湖州烏程縣有杼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各云昔夏后杼巡狩之所今山上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國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史記

十七年陟通志同

帝芬史作槐帝子子

芬或曰芬發原在四十四年陟下今移此

元年戊子距杼三年帝卽位

三年九夷來御後漢東夷傳註引作二年路史帝槐立元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水經洛水注引同莊折馮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觀世十六年與河國名也。伯代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矣。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傳書世系表曰顓頊孫於蘇其地鄰西蘇城是

三十六年作圜土水經注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皆圜土也

四十四年陟御覽路史註引並同通志二十六年

帝芒史記帝槐子

芒或曰帝荒原在五十八年陟下今移此初學記引紀年作荒北堂書鈔作后荒

元年壬申改元帝卽位以元珪賓于河御覽引同初學記引珪作璧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般世本曰子亥遷般人表作冥丁

五十八年陟路史註引同通志十八年

帝泄史記帝芒子

元年辛未距芒二年帝卽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山海經曰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振卒子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

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注引竹書侯作王。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餘同知此爲竹書本文也。

故殷人報焉

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元夷風夷赤夷**。後漢書路史注引作命吠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後漢書路史注補。

黃夷。後漢書路史帝世二十一歲六夷來御註云吠白赤元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是服從。

二十五年陟。路史註引作二十一與此異通志十六年

帝不降。史記帝泄子

元年己亥。距泄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御覽路史註引同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周書口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括地志終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也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局。通志崩於是年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原在不降陟下今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五

帝局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路史註云紀年六十九御覽引云不降六十九年其弟立是為帝局

十八年陟。世紀通志並二十一年

帝廕。史記帝局子

一名允甲。御覽引同

元年己未。距局帝即位居西河。御覽引同探之諫曰

四年作西音。實始作西音蓋誤以夏允甲為殷整甲也

昆吾氏遷于許。左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許是宅今開封府許州是也

八年天有祲孽十日竝出。海外東經註開元占經六太

西河達其年陟。路史作十日並照于東陽其年允甲陟

為一條其年陟。註云紀年世紀通志並二十年

帝孔甲。史記不降子路史作允甲註云見汲紀年左傳

元年己巳。距廕陟三年。帝即位居西河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豢豕韋之後

三年王畋于豢山

五年作東音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見田于

東陽豢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

或曰後來見。見作是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

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為余一人子夫誰殃之

乃取其子以歸既長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

音。原在七年下今移此事見呂氏春秋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六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

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為范氏。事見左傳

九年陟。通志三十一年

殷侯復歸于商。甲乃上甲之謫然上甲微伐有易至此

帝昊。史作鼻孔甲子

昊一作鼻。吳宏基本無

元年庚辰。距孔甲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此十字水經註曰白馬縣韋鄉夏伯豕韋

之故國

三年陟。御覽引同通志十一年

帝發。○史記帝皇子

一各后敬或曰發惠。○御覽引同路史發發一日惠註

元年乙酉。○距吳帝卽位

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壙會于上池。○北堂書鈔引同

諸夷入舞。○路史諸夷式賓獻其樂舞註云紀年云元年舞西夷之樂持我舞北夷之樂持于舞

七年陟。○世紀通志並十三年

泰山震。○述異記曰祭時泰山山走石沙

帝癸。○史作厲癸帝發子

一名祭

元年壬辰。○踰年帝卽位居斟鄩。○臣瓚引汝冢古文云祭又居之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七

三年築傾宮。○劉涓子文選引同列女傳口造瓊室瑤

毀容臺。○淮南子曰夏桀之時桀而墜容臺振而

吠夷入于岐以叛。○後漢西羌傳曰桀之亂吠夷入居

六年岐踵戎來賓。○呂氏春秋曰夏桀染于羊辛跋踵戎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日月五星圖曰桀末年

地震。○隨巢子曰夏桀德衰岱淵沸

伊洛竭。○國語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事見左傳

十三年遷于河南。○徐文靖曰周書武王曰吾將因有夏

初作輦。○世紀曰桀始以人駕車詩誘曰人引車曰輦

四年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玖。○藝文

紀年曰桀伐岷山莊王後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于

荇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玖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

史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

刺之若華而棄元妃于洛註云二女曰琬曰玖刻名荇

華之玉詳焯煌紀年御覽亦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史記報丙卒子壬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書序曰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周書曰昔者有洛氏宮室

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

遂征荆降。○越絕書曰湯行仁義徵鬼神天下皆一心

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諸侯遂賓于商。○書大傳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

二十六年商滅溫。○溫已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國語括

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梁城為景亳因景山為名

二十八昆吾氏伐商會諸侯于景亳。○左傳曰商湯

遂征韋商師取韋。○韋彭姓之別封者見國語郡國志東

遂征顧。○顧已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國語郡國志顧在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呂氏春秋曰太史令終古出其圖

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日並出。○金樓子曰：夏桀時，兩日並出，黑光偏天，按博

費伯昌出奔商。○博物志曰：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

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以

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之道。後

三十年，瞿山崩。○五行記曰：夏末年，瞿山地一名為大翠

殺其大夫關龍逢。○路史發揮曰：關龍逢之死，竹書以為

可以運舟，槽上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

而誅必至矣。○史記曰：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

商師征昆吾。○自把鐵以伐昆吾。

冬聆隧災。○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

裂，御覽引同。○云其年為湯所放，今本無。

三十一年，商自師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寰宇記曰：湯

以兵助桀，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腹，戰于郟。○呂

氏春秋曰：成獲桀于焦門。○淮南子曰：擒之焦，放之于南巢。

○御覽引云：湯遂滅夏桀，逃南巢。○焦或作巢。○放之于南巢。

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

子終壬戌。○史集解御覽引：紀年並同。○路史引作四百

七十二年。○按自壬子至壬戌，實四百三十二年。○與本考

不合。○又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夏多般，亦與今本異。○考

而紀年各王之年，復與通志不同，說詳後案。

竹書紀年補證卷一 充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閩 林春溥 鑑塘

殷商成湯

名履湯有七名而九征。御覽引紀年同路放桀于南巢而遣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為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禱與其妹浴於元王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八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長為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於商後十三世生王癸王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哲而有頤句身而揚聲長九尺臂有四肘是為成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湯乃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於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竝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禱杙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鈎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砥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高辛以下並見宋符瑞志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世紀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三統歷同

始屋夏社。漢書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禱祠

十九年大旱。漢書曰湯之早桀之餘烈也

氏羌來賓。詩殷武曰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二十年大旱

夏桀卒于亭山。括地譜曰桀放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瑋謂之旬奴

禁弦歌舞。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者布衣嬰鼓舞者禁之

二十一年大旱

鑄金幣。管子曰湯七年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世紀曰二十四祀大旱黃言未已大雨數千里歲則大熟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世紀曰天下隳洽遂作桑林之樂初巡狩定獻令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命是其事也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於亳至大桐而有慙德

二十九年陟。世紀曰為天子十三年三統歷同合計亦外丙。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以後並元年改元王即位居亳。御覽引云外丙勝居亳命卿士伊

二年陟。與孟子合史作三年

仲壬。史記外丙弟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左傳後序書正義引並同

四年陟。與孟子史記合

太甲。史記太丁子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左傳後序書正義引並同御覽引璣語云仲王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

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爲真爾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晉書束皙傳並引天大霧三日論衡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左傳後序書正義並全引但無天大霧三日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

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今本無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三

十年大饗于太廟

初祀方明三統歷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成湯太丁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上帝惠定字謂方明乃明堂六宗也紀年十年當作元年太甲戊申之元年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祀畢乃見諸侯愚按郊冥宗湯或十年方定其禮故云初耳

十二年陟史索隱引同通志三十三年

沃丁史記太甲子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亳御覽引云沃丁絢卽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見書序

八年祠保衡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臨喪三年以報大德

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臨喪三年以報大德

十九年陟通志二十九

小庚約按史記作太庚沃丁弟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御覽引云小庚辨卽位居亳

五年陟通志二十五年

小甲史記太庚子表又作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御覽引云小甲高卽位居亳

十七年陟通志三十六年

雍己史記小甲弟

名佃一本作佃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亳御覽引云雍己佃卽位居亳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四

十二年陟通志十三年

太戊史記雍己弟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書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事見書序及史記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史封禪書曰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山海經有丈夫國郭註云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養身無妻而生二子是爲丈夫民

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史記曰大費生大廉大人言帝太戊聞而下之使御吉遂使御而妻之

史記曰大費生大廉大人言帝太戊聞而下之使御吉遂使御而妻之

三十五年作寅車。詩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夷來賓。與書無逸合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為太宗。史記作中宗仲丁。史記太戊子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御覽引于河上。事見書。榮陽故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教地

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曰仲丁之世藍夷作寇

九年陟。通志十一年

外壬。史記仲丁弟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御覽引云外壬居囂

邳人姓人叛。左傳曰商有姓邳杜註邳下邳縣括地志古仇城在陳留縣東五里

十年陟。通志十五年

河亶甲。史記外壬弟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御覽引云河亶甲整卽位自囂遷于相事見書序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御覽引無年

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御覽引云再佻

來賓。漢章賢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寧邇方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

九年陟。通志同

祖乙。史記河亶甲子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史作邢索隱曰邢音耿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

命彭伯韋伯。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二年圮于耿。見自耿遷于庇。御覽引云祖乙勝卽位是為中宗居庇蓋約舉之辭皇極經世作徙居邢

三年命卿士巫賢。書君奭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史記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幽慶節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

十九年陟。通志同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祖辛。史記祖乙子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通志十六年

開甲。史記作沃甲。祖辛弟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御覽引云帝開甲踰卽位居庇

五年陟。通志二十年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五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六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見易經漢及詩經武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國語曰彭姓彭祖豕韋諸椿則商滅之矣

五十九年陟。與書無逸合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

小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

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史記武丁子

名曜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庚居殷作高宗之訓。史記及訓

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九

十一年陟。通志七年

祖甲。國語作帝甲。史記祖庚弟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帝祖甲載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

冬王返自西戎

十三年西戎來賓

命邢侯組紺。史記亞圍卒子公叔和類立世本作大公組紺諸監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左傳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西京雜記曰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問

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問已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三十三年陟。與書無逸合通志十六年

王驚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

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國語曰元王勤商十世而隕

濞辛。史記作廩辛。帝甲子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濞辛先居殷

四年陟。通志六年

庚丁。史記廩辛弟

名羈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庚丁居殷

八年陟。通志六年

武乙。史記庚丁子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十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武乙卽位居殷

邢遷于岐周。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後漢書曰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古公避於岐下事詳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史記曰武乙立殷復自亳徙河北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書大傳曰大王遷岐國人東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括地志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武丁

始都之地道記亦云武丁遷沫與此異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生昌有

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古公卒季歷立

是為公季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周書曰昔有畢稱氏而原民畢程氏以亡關中記高陵北有畢原畢陌故周程戰處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周書曰昔者義渠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九域志邠州古義渠城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四匹御覽引公季作王季王作武乙十四匹作八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後漢西羌傳引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通志引云武乙三十五年周

王敗于河渭大雷震死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神與之博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通志在四年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西羌傳引云太丁周師大敗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御覽引同水經注洹水出洹山連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西羌傳引云太丁四年

五年周作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西羌傳引周公季

十一年周公季歷西羌傳引周公季

來獻捷王殺季歷東晉傳引云文丁殺季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和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

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王於玉門鬱比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十二年有鳳集于岐山周文公元年有鳳集于岐山東南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鳳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為鳳凰堆也

十三年陟通志三年又引紀年曰太丁十一年異

名義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

二年御覽八十三引紀年云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今無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詩序曰文王之時西

夏六月周地震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國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十一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十一

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請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是重吾罪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據此當在帝乙六年

九年陟通志三十七年

帝辛史記帝乙子

名受卽紂也一日受辛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御覽引云帝辛受居殷又史殷

命九侯周侯列侯周侯為西伯昌史記曰以西伯昌九

三年有雀生鷓於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

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

四年大蒐于黎。左傳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曠庚

作炮烙之刑。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極居五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水經注曰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

雨土于亳。尚書中侯曰殷紂時十山雨土于薄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易未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妣己以歸。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

作瓊室立玉門。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

十七年西伯伐翟。水經注曰淇水逕朝歌北東南老人晨將

冬王遊于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體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六韜曰紂喜田獵走狗試馬出

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史記曰紂有妹喜入之紂

十九年釋西伯。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周書曰維三月既生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為師。史記曰西伯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元命包曰殷紂之時五星聚于

有赤鳥集于周社。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事見詩皇矣書大傳曰文王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呂氏春秋曰密須之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史記曰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陳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

年始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刊。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

遂伐崇崇人降。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

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按周正月商十二月也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三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古

三十五年周大饑。○開元占經引紀年帝辛受時周大睦。○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教其方三州之侯咸率。

西伯自程遷于豐。○史記曰受命六年都豐。○命。○書大傳曰受命四年伐昆夷。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事見詩有聲。

西伯使世子發營錡。○事見詩靈臺。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事見詩靈臺。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

四十年周作靈臺。○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史以聞於文王文王及枯骨又况更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况於人乎。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鬲寶而費仲無道也。

四十二年周武王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事詳大戴記。○惟中身實享國五十年舉成數耳。○臣瓚引汲冢古文曰受命。

有女子化為丈夫。○墨子曰至平商王紂婦妖背出有鬼育吟有女為男。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之武王。○見書西伯發黎通鑑前編亦屬。○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

四十八年夷羊見。○周書曰惟天不享于殷夷羊在牧飛。○二日並出。○墨子曰紂時夜中十日。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五

五十二年庚寅。○通志紂終。○周始伐殷。○大行日度議引。○庚寅周始伐商史記曰居二年周紂昏亂暴虐滋甚殺。○是武王福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宋世家曰紂為淫洩。○任而為奴比干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幸乃。○直言諫紂紂怒剝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秋周師次于鮮原。○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

師伐殷。○武王伐殷一月殷十二月也。○註文見韓詩外傳。○月正與此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註文見韓詩外傳。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起癸。○庚寅。○史記紂妻嬖引汲冢紀年同通志引亦然今以。○本書核之自湯至受實三十五王起於紂終庚寅實五百。○八年於數不合三統歷通志並作六百二十九年大行。○歷不計伐夏之年為六百二十八年實較紀年多周二。○甲子。

竹書紀年補證卷二

六

周武王

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見大人迹履
 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棄
 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
 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籍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
 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后
 稷之孫曰公劉爾雅釋親郭註引汲冢竹書曰有德
 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伯為
 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
 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一

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
 浴於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曾
 有四乳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
 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
 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妃夢
 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告
 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季秋之甲子赤爵
 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
 子亡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
 遣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
 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
 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

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鈞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
 洛出授尚書命曰呂佐昌者子○晉盧无忌太公望

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
 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
 靈祇違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
 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於孟津
 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
 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二

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
 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
 為赤鳥為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
 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
 天下歸之乃封呂尚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
 宮室因名蒿室○高辛以下並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清水注
 而○春秋曰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王親禽受于南單
 之臺遂分天之明○洪注引史記曰紂走入登鹿
 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
 大白之旗
 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史記曰紂商紂子祿父殷之餘
 管叔解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四月王歸于豐。武成曰：四月，王歸于豐。豐，武成之邑也。武成曰：四月，王歸于豐。豐，武成之邑也。武成曰：四月，王歸于豐。豐，武成之邑也。

命監殷。漢書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遂狩于管。周書大匡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有作。遂，管之屬也。管叔，周之三公也。

作大武樂。公作爲大武。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此條宜移在前年。方合周書。于周太師負紂縣首，自斃。武王四月庚戌，武王廟辛卯，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秋大有年。左傳曰：昔周饑，克穀而年豐。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壇作金膝。詳書金膝。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國語曰：昔武王克商，通於九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初巡方岳，詰于沫邑。書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是其事也。

冬遷九鼎于洛。左傳：成王十三年，冬，周王初遷九鼎于洛。十六年，箕子來朝。殷所以亡，箕子不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宜告武王，亦醜故，所以亡，箕子不克，殷後二年，問箕子。鮮而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不與我好，分所謂校，僅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冬十有二月王陟。周書作：維曰：武王既歸，乃歲二月，王年五十四。路史前編引並同一本作九十四。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家語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閔，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羣臣，是其事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周書作：維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

秋王加元服。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

武庚以殷叛。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武庚以殷叛。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父曰：武王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殺父及三監，叛矣。史記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謀，父作亂，欲攻成周。

周文公出居于東。書金縢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罪，人斯得按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東以備之。從容坐鎮，是之謂居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郕以叛。周書作：維曰：二年秋，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史記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魯魯卽費誓也。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見書。遂伐殷。史記曰：周文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以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
○周書作錄曰臨衛政殷般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熱盈族十有七國俘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史記曰分殷餘民爲二其一一封微子啓于宋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遂伐奄滅蒲姑
○姑與四國作亂故周公滅之○漢書曰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子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于宗廟乃嘗麥于太廟是其事也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書序曰成王歸自奄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駿爾田是其事也

遂營成周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技亂二年克殷三年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自不善易得而誅也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成王治南而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亞位納餉如異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五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公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申保乃以庶殷女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濬觀于新邑晉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祀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書大傳曰於洛邑作多士成周也

冬王歸自東都
○鄭康成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周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立高圍廟
○國語曰高圍太王能帥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六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親政
○左傳曰成王分魯公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作象舞
○呂氏春秋曰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業大武三象練下詩序曰維濇奏象舞也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杜預曰唐村二國名唐唐遷之於杜爲杜伯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春秋繁露曰周公輔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年命唐叔虞爲侯
○左傳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唐詒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越裳氏來朝。說苑曰：成王時有三苗，其後三年，越裳氏來朝。而朝曰：吾受命於天，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文公出居于豐。書大傳曰：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史記曰：唐叔得成王命，命唐叔以豐周公於東土，作康叔，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書序曰：周公既受命，君陳分正東。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郊成周，作君陳。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水經注曰：聖水逕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七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按：時周公未薨，當禘在二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秦孫本作齊，或又作王按，晏之，都國志：東萊有曲城，則齊字是也。

冬洛邑告成。周書作維，曰：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邪方七百二十丈，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郊，所命也。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武王沒成王少周公巨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冀莖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是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

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銷龜隨志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據此知非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並見宋符瑞志。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詳書周官。

黜豐侯。三禮圖曰：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各其君。二十一年除治象。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疑為此處証文，世紀曰：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之極盛也。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八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示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襲周公之德也。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事詳周書王會。

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周書曰：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詩序曰：卷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所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通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雨金

約接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書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
月日皆台年亦與三統歷通志合

康王

名劍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
于豐宮。左傳曰康有鄭宮之朝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晉盧元忌太公呂望表引紀年曰康王
除歲史記曰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于丁公呂伋立

九年唐遷于晉。史記曰唐叔子豎是為晉侯作宮而美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九

王使人讓之。北堂書鈔引作晉侯築宮而美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見書畢命

秋毛懿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通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巔有

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

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會葬於十三年補煬公熙薨於是年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史魯世家曰煬公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論衡曰召公年百八十風俗通曰

昭王。史記康王子

名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水經注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曰
十里有郇

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四

氣入貫太微通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

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

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

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十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兇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御覽引紀年云周昭王末年

巡狩不返路史發揮註引亦同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微。釋史引紀年云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

較今本為詳當是註文史記曰昭王南巡狩不反卒於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

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辛

敗王及蔡公拉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東晉傳曰紀年謂自周

百年也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蓋據此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後漢書曰徐夷僻號乃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王至西河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塗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八年春北唐來寶獻一驪馬是生騾耳 穆天子傳引引同史記曰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寺於周成王是為宅泉狼舉張生衛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取驪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騾騾耳獻之穆王

九年築春宮 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初學記云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穆天子傳曰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禮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 穆天子傳曰利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德不觀兵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慶先王之訓而有王幾領乎吾聞夫犬戎樹悍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國語曰遂征之得四白狼至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穆天子傳曰

穆天子傳曰陽紆之山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

秋七月西戎來賓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史記曰穆王使造父御西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後漢書曰穆王後得驪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 仁而無懼不忍其民故致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

夏四月王畋于軍丘 穆天子傳曰畋於軍丘

五月作范宮 穆天子傳曰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穆天子傳曰翟人侵畢

冬蒐于萍澤 穆天子傳曰蒐于萍澤

作虎牢 穆天子傳曰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穆天子傳曰留昆氏來賓

作重璧臺 穆天子傳曰重璧臺

冬王親于鹽澤 穆天子傳曰王親于鹽澤

十六年霍侯舊薨 穆天子傳曰霍侯舊薨

王命造父封于趙 穆天子傳曰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昆侖見西王母

三年說見前穆天子傳曰三年說見前

具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

邦吉日甲子天子實於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

于天子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

雲在天山自出道里遠之川開之將子平死向能

見於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和治諸夏萬民均吾頓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三

年日歸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鳴人今無

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傳天子傳註引同山海經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傳天子傳註引同山海經

西征于青鳥所解○傳天子傳註引同山海經

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傳天子傳註引同山海經

里○傳天子傳註引同山海經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後漢書曰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左傳曰穆王欲肆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周書序曰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周書序曰穆王思保位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涕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為梁○廣韻

伐楚云云○周書序曰穆王三十七年

子為○周書序曰穆王三十七年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左傳曰穆有塗山之會周

四十五年魯侯濫竽○史記當在前七年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史記曰諸侯有不睦者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史記同

名繁○史記各繁扈穆王子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國語曰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史記各繁扈穆王子

十二年王陟○經世同通志十年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曰于鄭○開元占經引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漢書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世紀曰周懿王二年王室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據史記當在前九年而補魯獻公

二十一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遁

二十五年王陟○通志經世同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

以屬之懿王未詳所據諸侯於是攜德

孝王○史記共王弟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卽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冰

馬死江漢俱動蓋引此而誤

八年初牧于汧渭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
凡生大駱大駱生子非子非子居犬王好馬及畜善養息
之大王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
大蕃息於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嗣號曰
秦嬴

九年王陟

○通志經世並十五年

夷王 ○史記懿王子

名變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吉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御覽引同

三年王致諸侯齊哀公于鼎

○御覽引同史正義引作
公呂伋辛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
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謂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
弟靜是爲胡公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御覽引作獵于社林
得一犀牛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命泉獲馬千匹

○後漢
日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云
云蓋據此文

冬兩雹大如礪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楚世家熊繹事成王應熊艾熊
熊渠伐庸揚熊渠渠生子三人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
於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王陟 ○世紀經世並十六年通志十五年

厲王 ○史記夷王子

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卽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國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榮公若用周必
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楚人來獻龜貝

○楚世家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齊獻公山薨

○與史合

六年楚子延卒

○與史合

八年初監謗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
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去

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周書序曰芮伯稽古作訓納王
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
良夫是其事也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秦本紀曰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
族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史
三十四年王益嚴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
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
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
政號曰共和

十三年王在彘

○原在名胡之下今移此
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共和攝行

天子事

○共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按幽當作厲
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
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
曰共和元年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部

○國語曰獫狁侵宗周西部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與史合

楚子勇卒與史合

十九年曹夷伯薨與史合

二十二年大旱與史合

陳幽公薨與史合

二十三年大旱與史合

宋僖公薨與史合

二十四年大旱與史合

杞武公薨與史合

二十五年大旱與史合

楚子嚴卒史後一年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七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虢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

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

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

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御覽引史記

早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厲王奔虢

而死立宣王按史記無之當是引此而誤而文又不同

宣王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史記曰

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復田賦

作戎車

燕惠侯薨與史合

二年錫太師臯父司馬休父命國語曰重黎氏世敘天

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魯慎公薨與史合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疆與史合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廣宏明集釋法琳引竹書云

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史

齊武公壽薨與史合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事見詩韓奕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事見詩六月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事見詩采芣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事見詩江漢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六

王帥師伐徐戎臯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事見詩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事見詩江漢

西戎殺秦仲後漢西羌傳曰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

戎破之由是少郤註云見竹書紀年按與史合

楚子霜卒與史合

七年王錫申伯命事見詩崧高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事見詩豳民

八年初考室事見詩斯干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史在後四年國語曰魯武

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

不可不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事見詩甫

十二年魯武公薨 ○與史表合

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與史合

十五年衛釐侯薨 ○與史合

王錫號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詩唐譜曰穆公又徙於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與史合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與史合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與史合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世紀曰是時天大旱六月乃得雨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五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與史合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與史合

二十九年初不藉于畝 ○事見國語說文公諫弗聽

三十年有免舞于鎬京 ○初學認引無于字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官 ○與史合事見國語

陳僖公孝薨 ○與史合

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與史合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後漢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御覽引同開元占經引在三十七年廣博物志曰周幽王牛之歲有馬化為狐

燕僖侯卒 ○與史合

楚子鄂卒 ○與史合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 ○史表在奔戎王師敗

後五年註云見竹書紀年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與國語合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王卒料之

戎人滅姜邑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於汾隰後二年註云見竹書紀年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後漢西羌傳曰明年王征申戎破之註云見竹書紀年與今本異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 ○說苑曰左

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十

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與史合

四十四年 ○晉殤叔元年丁巳 ○左傳後序曰紀年篇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四十六年王陟 ○以後周王陟年並與史合

幽王 ○史名官淫宣王子

各渥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復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 ○與史合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節南山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二年辛酉晉文 涇渭洛竭岐山崩 ○史記曰幽王二年西

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岐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初增賦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馬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郟父之丘是為郟桓
公。水經注引紀年云晉文侯二年同馬王子多父
伐郟克之乃居郟父之丘名之曰郟是日桓公韓非子
曰郟與其名姓郟之先問郟之委傑良臣辯智果敢之
士與與其名姓郟之外而埋之魯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郟遂取之
三年王璧襲妘。與史合國語曰周幽王伐有褒人
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妘之意
飲酒沈湎借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惟褒妘言是
從

冬大震電。詩十月之交曰煜煜震電不寧不令

四年秦人伐西戎。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
矜其車甲婦人能閉其君子焉

夏六月隕霜。詩正月日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曰正月
為正月也夏之四月箋曰建巳之月正義曰周之六月

陳夷公薨。與史合
五年王子宜臼出奔申。史記曰太子申與夷而為后
太子以褒姒為后國語曰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
後石甫比逐太子宜咎太子出奔申
皇父作都于向。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
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西羌
見竹書紀年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在征申戎後十年註云
西戎滅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見詩十月之交

七年饒人滅焦。水經注曰上陽號仲之所都為南饒其
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鄭世家曰友封三十三歲
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圭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
禍成矣無可奈何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郟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左傳曰周幽為太室之盟
或狄叛之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申人弗與遂伐之
申人弗與遂伐之
申人弗與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
在日中暈歲有幽王之駭

申人郟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
服執褒姒以歸。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燧燧大鼓
如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竹書紀年補證卷三

圭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史記曰於是諸侯乃
宜臼是
宜臼是

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于攜。通志引汲冢紀年曰幽
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于攜
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于攜

立平王于申。通志引紀年云平王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
立平王于申
立平王于申

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王。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
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王
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王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按本書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

鼎浴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史集解引云自武王
鼎浴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鼎浴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武王元年己卯。本書元
武王元年己卯
武王元年己卯

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閻林春溥 鑑塘

平王 名宜白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維邑辟戎寇

錫文侯命

○書序曰平王錫晉文侯桓桓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衛世家曰武公將兵往

二年秦作西時

○史記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隲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魯孝公薨

○與史合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秦本紀曰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與晉封爵之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地與晉封爵之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晉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四年燕頃侯卒

○與史合

鄭人滅虢

○漢地理志鄭縣臣瓚曰初桓公謀於史伯而寄幣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與史合

宋戴公薨

○與史合

六年燕哀侯卒

○與史合

鄭遷于溱洧

○漢地理志曰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洛左洧溱洧馬土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七年楚子儀卒

○與史合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韓非子曰昔者鄭武公欲伐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適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十年秦遷于汧渭

○秦本紀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遷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吉即昔邑之

十三年魏武公薨

○魏當作衛衛世家可證

十四年晉人滅韓

○詩韓奕箋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秦本紀曰文公十岐以東獻之周較此後三年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通志引云余為晉朝告諸侯曰至于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是也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與史合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與史合封禪書曰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以一半命曰陳寶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與史合

秦初用族刑

○與史合

二十六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晉世家曰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成師孫欒齊相桓叔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

○史表同

孝侯晉人殺潘父

○史表同

三十三年楚人侵申

○申培詩說曰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

○與史合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二

主人成申。○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惠也。○與史合。

四十年齊莊公卒。○與史合。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緡立是為莊伯。○自是晉侯在翼稱。○與史合。

四十一年。○辛亥。○春大雨雪。○御覽引史記晉莊伯元年伯元年。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御覽引史記晉莊伯元年伯元年。○翼至于晉郊蓋引此而誤。

宋宣公薨。○從張遂辰本與史合他本作襄公非。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見呂氏春秋王作桓王誤。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是為鄂侯。○史表同。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無雲而雷。○御覽引史記云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伯。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以曲沃叛今史記無之當是引此而誤。

魯惠公卒。○與史合。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左傳後序謂紀正月也與今本異。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左傳後序引同與春秋合。

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原作乙巳。○日有食之。○按左傳後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今所記與春秋同是仍用周正亦異。

三月庚戌王陟。○與春秋合。

桓王。○名林。○史記平王孫。

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水經滄水注引在莊伯十二年合。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水經滄水注引在莊伯十二年合。

竹書紀年補證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左傳同。

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下原有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十四字係重出今從孫本徐本刪。

三年甲子。○晉哀侯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史表同。○向一軍。

五年。○曲沃武公。○河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

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十一年。○晉小子曲沃獲晉哀侯。○左傳同。○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史世家同。

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河水注引云晉武公七年引同與左傳合。

十二年。○秋秦侵芮。○據路史國名紀註引補事見左傳。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四

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路史國名紀註引有冬字今據補又註引云晉武公七年八月周師帥師圍魏云云則當日所據之本已有不同而河水注引云武公八年周師帥師圍魏與路史後詳同而年復異左傳作魏伯以歸餘與今本合。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左傳在後二年史表在後一年。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臣瓚引同按左傳桓九年荀侯伐曲沃在此後四年是未滅也。

戎人逆芮伯萬于郊。○河水注路史註引郊並作郊左傳素人納芮伯萬于郊在後五年秋。

十四年王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同左傳在後二年。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史表在前一年。

十六年春滅翼。○左傳同。

○十七年楚及巴伐鄧據國名紀註引補事見左傳

十九年鄭莊公卒與春秋合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與春秋合

莊王名佗。史記桓王子

元年乙酉曲沃尙一軍異于晉

○四年齊襄公滅紀邾鄆部據始皇本紀正義引補事見春秋

六年五月葬桓王與春秋合

十五年王陟

釐王名胡齊。史記莊王子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與春秋左傳合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史同左傳在後一年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五

四年晉武公三十八年。史表同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左傳註晉侯緡是年滅。春秋是年諸侯同盟于幽晉不與盟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從張遂辰本史表同

王陟從張遂辰本

惠王名闕。史記釐王子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晉獻公朝事見左傳

王如成周周陽白免舞于市涼水注引在晉獻公二十五年異

二年王子頽亂事見左傳

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御覽引玉下有馬字。太平廣記引作取玉馬

化爲蜮射人左傳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處于櫟。秋王及鄭伯人于櫟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在後一年

九年晉城絳事見左傳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音滅於大夫趙韓魏助於此。事見左傳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洞澤引云洞當爲洞。所謂效澤也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左傳後序引同。名紀註引作夏陽

見左。虢公醜奔衛左傳作奔京。師在後三年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河水注全引同

○二十一年重耳出奔據史通疑古篇引補事詳左傳

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涼水注引在晉獻公二十五年合春秋作夏

王陟春秋在冬十有二月丁未左傳在前年閏月

襄王史記各鄭惠王子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事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六

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晉殺里克左傳在夏四月

三年兩金子晉

○秦取靈丘古文苑註及廣川書跋引紀年秦穆公十一年取靈丘。今依年表據補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御覽引史記晉惠公二年兩金子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蓋引此而誤

○惠公見獲據史通疑古篇引補事詳左傳韓之戰

十五年晉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子懷公圍立秦穆公帥師送公

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

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

軍涼水注引云晉惠公十有五年晉惠公卒公子重耳圍令狐以下並同惟次于郇上多退舍二字公子

重耳涉自河曲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按惠公無十五年趙一清本作十四年得之事見左傳在後一年

十六年己酉晉文公元年。晉殺子圍。左傳在二月戊申。

十七年晉城荀。漢地理志臣瓚引汲郡古文云文公城。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左傳後序引同春秋在。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涑水注國各。

有陽字鄭環曰倍三十年傳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

晉侯伐鄭請無與于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

侯宜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紀年於內。

外傳及史記俱無所見惟兄於水經注所引注以東水。

所運之張陽城東為東張其左傳待命于東之東欸是。

年春秋書晉人素人圍鄭據此齊乃晉之訛逐乃送之。

說書乃蘭之訛奔乃于之訛南乃歸之訛鄭道元時竹。

書本已訛舛如此可嘆也。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春秋在冬十有二月己卯。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驪。春秋在冬十有二月己卯。

三十年洛絕于洵。洛水注引在襄公六年合。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春秋在八月乙亥。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夷卓元年。史表同。

三十三年王陟。春秋在八月戊申。

頃王。史記名王臣襄王子。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史表同春秋彗作李在秋七月。

王陟。左傳同時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匡王。史記名班頃王子。

元年己酉。

六年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

之。原在王陟之下今從春秋傳移正時為九月乙丑。

王陟。春秋在十月乙亥。

定王。史記名喻匡王弟。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左傳作。

白狄。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春秋在九月辛酉。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史表同。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左傳後序引同車。

二十一年王陟。春秋在十有一月己酉。

簡王。史記名夷定王子。

元年丙子。

五年晉景公卒。春秋在六月丙午。

六年辛巳晉厲公元年。史表同。

十三年晉厲公卒。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泚水注引同按左傳是年夏。

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

百乘戍之而還無會宋湖陽事。

十四年己丑晉悼公元年王陟。春秋在九月辛酉。

靈王。史記名泄心簡王子。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春秋在十有一月癸亥。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元年。史表同。

二十七年王陟。春秋在十有二月甲寅。

景王。史記名貴靈王子。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左傳同。

十月晉平公卒。春秋作七月戊子。

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河水注引

九年晉昭公卒。春秋在八月己亥

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丙子晉頃公元年。史表同

二十五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事詳左傳

敬王。史記各丐景王子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春秋在六月庚辰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史表同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御覽引在晉定公六年合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洛水注引在晉定公二十年合

三十二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八人二十死

三十六年淇絕于舊衛。淇水注引在晉定公二十八年合

三十九年晉城頓丘。淇水注引在晉定公三十一年合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九

三十二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八人二十死

三十六年淇絕于舊衛。淇水注引在晉定公二十八年合

三十九年晉城頓丘。淇水注引在晉定公三十一年合

四十二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事見左傳于丹水之上丹水壅

不流。汲水注引云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云宋大水丹水壅不流

四十四年王陟。史表作四十四年崩

元王。史記名仁敬王子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史表在二年合

二年丁卯晉出公元年。史表在三年合

四年於越滅吳。左傳在前一年

六年晉澮絕于梁。澮水注引在晉出公五年合

丹水三日絕不流。丹水注水注並引在出公五年合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晉荀瑤城宅陽。濟水注引云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今據補又史穰侯傳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當即此處註文也

王陟。史表元王八年

貞定王。史記作定王各介元王子

元年癸酉。以下周表並同於越徙都瑯琊。水經注曰瑯琊山中國徙都瑯琊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莖執次鹿郢立。越世引在晉出公十年合路史註引云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莖與史無年

衛悼公卒于越。史衛世家悼公五年卒索隱引紀年云四年卒于越今依左傳補此

六年晉河絕于扈。河水注引在晉出公二十年合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一本出公二十年○汾水注引云晉在十三年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索隱引云鹿郢立六年卒始立是為不壽史無年

齊宣公立。田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今推補史表在後四年

十一年晉出公奔齊。出公二字舊空今據史記補晉氏之地以為己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巨。巨馬水注引同

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洛水注引云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龐取盧氏城史秦紀是年

十五年燕成侯載立燕世家索隱案紀年知伯滅在成侯二年又曰案紀年成侯名載今推補史在後五年

十六年晉出公二年韓趙魏共殺智伯晉世家哀公四年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據補又御覽引汲冢書曰智伯為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于南方遂奔楚亦逸文也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晉世家索隱引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敬公立史無敬公

十八年庚寅晉敬公元年庚寅舊作己丑今正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索隱引云不壽立十年見殺云云史記不壽卒子王翁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史記同

二十四年楚滅杞史記同

田莊子卒田世家索隱案紀年齊宣公之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今推補

二十五年田悼子立已見上史無悼子

二十八年庚子晉敬王陟史記名寃定王子

元年辛丑魏文侯立晉世家索隱案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異史記在後十五年

二年燕文公立燕世家索隱案紀年文公二十四年卒逆推年數補此史異

十年楚滅莒史記同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壬子晉幽公柳元年魯悼公卒史表同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即葭密遂城之濟水

注引作幽王十三年魯季孫會晉文公于楚丘楚丘在楚丘城之趙一清曰朱謀埠箋云幽王替本作幽公十一年宋本無十字寰宇記曹州乘氏縣下云竹書紀年公十三年季孫會晉文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均後六字今據補

十五年王陟威烈王史記各年考王子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北堂書鈔引在晉幽公三年異

五年晉丹水出反潌潌水注引云晉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索隱引大夫作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蓋亦引此而誤晉世家以為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為盜所殺異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史表同是為烈公

七年壬戌晉烈趙獻子城泝氏泝水注引同韓武子都平陽水注引同

八年趙城平邑河水注初學記引並在晉烈公四年異濕水注引又在十五年與史表世家合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丹水注引在晉烈公三年

十年燕文公卒次簡公立據燕世家索隱引推補史異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河水注引在烈公五年合

於越滅滕索隱引云未句三十四年滅滕合國名紀引作越王朱句三十年滅滕異按滕至孟子時向有定公文公是未滅也

十二年於越子朱句滅舊作邾以邾子鳩歸沂水注公四年異索隱引云朱句三十五年滅邾合

泰簡公立據索隱引推補史表同

十三年宋悼公立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今推補

十四年於越子朱句卒。索隱引云十七年朱句卒。子翳立。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邯鄲之師收。

復韓舉取平邑新城。河水注引。取字在烈公十年。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郃陽。烈王之十一年。魏文侯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縣不云出紀年史在魏

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原作公孫會。今據田世家。

以廩丘叛于趙。史表在。田布圍廩丘翟角趙。

韓氏。魏子河注。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趙。

子河注全引在晉烈公十一年合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

十八年○田和立。田世家索隱曰紀年悼子卒乃次立田和今據補。

○二月齊宣公薨。田世家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於

周正為明年二月今依周正補此史在後三年。

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汲水注引云。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崔員伐齊入長城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景子名慶當為此處註文。

○十九年齊康公立。據索隱引推補史在後三年。

○二十年秦簡公卒次敬公立。秦本紀索隱引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今依

史表補此史無敬公。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史表同燕世家索隱案

紀年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

○田侯午生。田世家索隱引在齊康公五年今據補。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史記各驕威烈于子。

元年庚辰。

六年宋悼公卒。據宋世家索隱引推補史同。

八年秦敬公卒乃立惠公。秦本紀索隱引紀年云敬公十二年卒乃立惠公今據補。史在前五年。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韓非子作桓侯。索隱曰紀年已丑晉桓公頃元年。史作孝公頃。

十五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年。索隱引云文侯五十年此為五十四年以索隱所引核之晉敬公十八年至此為四十八年均不相合。

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今史記無之當是引此而誤。

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封公子緩。索隱引在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按威烈王十八年趙烈子伐齊至是已二十三年矣異。

田侯炎立。田世家索隱引在齊康公二十二年今據補。史無田侯炎。

二十一年韓滅鄭。當周烈王元年。哀侯入于鄭。索隱引在魏武侯元年按魏武侯在位只十六年索隱蓋誤衍二字實武侯之十二年則此事當移在周烈王元年正與史合。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索隱引云越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合。

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索隱引在魏武侯十一年合史在前九年。索隱引在魏二十六年。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合。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孕錯枝為君。索隱引作孕錯枝。同路史引作王翳三十六年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為孕錯枝。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家索隱引云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屬桓侯今據補史表下立。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田。

前八年無欲刺事是年為齊威王三年

烈王。史記名喜安王子。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邯鄲地名。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異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索隱引作初無余之是為莽安。史記王翳卒子王之侯立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又見十一原文小異

魏勝諸侯于范臺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索隱引在魏武侯二十三年二字

韓山堅弑其君哀侯史作韓山堅

而韓若山立韓世家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若山堅也今據補又晉世家索隱引韓若山堅並以桓公十五年卒異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五

三年宋桓侯璧兵立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今依史表補此

五年燕簡公卒燕世家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後次孝公今據補史異

次孝公立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後次孝公今據補史異

魏武侯卒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又魏世家索隱引云武侯二十六年卒

按今本晉桓公以二十三年遷屯留而索隱引為二十年故所引他事率差三年魏武侯以桓公二十二年卒而引為十九年趙敬侯韓哀侯以桓公十九年卒而引為十五年又所引魏武侯之卒率多十年韓滅鄭據史宜在武侯十二年而引為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今本在武侯十三年而引為二十三年武侯十六年卒而引為二十六年皆錯謬顯然故依今本補此

六年辛亥梁惠成王韓共侯史為韓侯

趙成侯史與遷

晉桓公于屯留史表同

韓共侯史為韓侯

趙成侯史與遷

韓共侯史為韓侯

趙成侯史與遷

韓共侯史為韓侯

二年而為三晉所廢晉絕不祀乃於後十七年趙世家又書韓趙魏分晉封晉君以此事定當以竹書為據君端氏徒處屯留何其詳也此水注引在梁惠成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魏世家索隱引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葵而惠成王伐趙國陽七年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以作難前後錯亂當是誤引史魏世家是年韓趙伐魏國安邑以二國之謀不和而去

鄭師敗邯鄲師于平陽濁漳水注引在梁惠成王元年亦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于平陽

七年王陟

晝晦開元占經一百一引在梁惠成王元年今據補

我師伐趙圍鄴陽索隱引作濁陽史魏世家是年趙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降

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降河水注引在梁惠成王二年合其作趙國名紀註引亦作伐趙誤史在後一年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徐廣引在惠王二年合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六

元年癸丑鄭城邢自此韓改稱曰鄭

秦子向命為藍君渭水注國名紀註引並在惠成王三年合田君長安志引作梁惠成王命太子向為藍田君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河水注引在梁惠成王四年合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濟水注引作戰于陽在梁惠成王五年合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梁水注引邦作都在梁

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漢地理志臣瓚註國名紀註引

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顯立索隱引在無余

瓚註引亦在六年合魏世家集解孟子疏引並作九年

史記在後二十五年

○齊桓公弑其君母田世家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桓公八年即子技史記之侯卒子無疆立中無無疆齊威王十四年

五年雨碧于郢○路史發揮謂會引並同廣地忽長

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濁漳水

雨黍于齊○御覽路史註引並同

○兩骨于赤鞮○路史註引紀年梁惠成王八年雨骨于赤鞮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今據補

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惠成王九年合

○晉取泣氏○御覽一百六十三寶字記四十四路史國名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表時韓懿侯九年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渠水注引

○東周惠公傑薨○據六國表徐廣引補

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河水注引在梁惠成

鄭取屯留尚子○濁漳水注引尚子下有涅字在梁惠成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隔首垣諸邑及鄭

馳道○舊作助地今我取枳道與鄭鹿在梁惠王十三年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園歸釐于鄭○濟水注引在惠成王十三年台宅舊作宅今據汪改史表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魏世家索

於越子無疆卒是為莢燭卯次無疆立○索隱引云無疆

○齊桓公卒威王立○田世家索隱引云梁惠王十三年當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六國表徐廣引在

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哀字記九引在梁惠王十五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渠水注引壯下有

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渠水注引同

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濟水注引在梁惠成王十六

齊師及燕戰于洵水齊師遁○鮑丘水注引燕下有師字

邯鄲四圍室多壞民多死○開元占經一百一引在惠成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濟水注

周與鄭高都。伊水注引高都下有刊字在惠成王十

鄭釐侯來朝中陽。渠水注引同史表時韓昭侯五年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淮水注引景鼓作

十六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舊作王以韓師諸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淮水注引多此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秦伐韓與惠成王使趙口破

引云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又清淳水注。秦伐趙與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

勺。灑水注引作燕人伐趙靈王上有武字。下有梁字

晉取元武護澤。即雷澤。梁惠成王十九年合

十八年齊築防以為長城。汶水注引在梁惠成王二十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史周本紀贊引汶水注

二十年。韓玘弒其君悼公。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弒其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滹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丹水注引同郛舊

楚伐徐州。索隱引在無韻義後十年合史在後十四年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汝水注引同

孫何取滎陽。潁水注引同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渠水注引同秦本紀諸侯賀秦

絳中地墜西絕于汾。汾水注引在梁惠成王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魏世家索隱引同史在烈上七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渠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魏世家索隱引在二十八年合盼

田盼伐梁戰馬陵。孫吳傳索隱引王劭按紀年梁惠王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泗水

九月秦衛鞅伐我北鄙。索隱引同史在後二年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引

王攻衛鞅我師敗遁。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遁印書

二十八城濟陽。濟水注引在梁惠成王三十年合

秦封衛鞅于鄆。後漢光武紀改名曰商。濁水注引

在後一年

年合商舊作向今據注改國名紀引亦作商史作向於

在後一年

年合商舊作向今據注改國名紀引亦作商史作向於

在後一年

年合商舊作向今據注改國名紀引亦作商史作向於

在後一年

二十九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泗水注引在惠成王三十一

三月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渠水注引在梁惠

三十年秦與魏戰岸門。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魏為

三十一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何年

三十二年鄭昭侯武薨。索隱引紀年云韓昭次威侯立

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

與鄭昭侯武薨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

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與在威侯八年今按梁

在隱王元年敗韓舉在隱王四年索隱所引當必有誤

茲據巫沙之會補威侯立於此餘始存以俟考。史記

昭侯卒在後四年次為宣惠王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主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索隱引在威侯七年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杜預和嶠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史作與齊會徐州相王在後一年

於越子無疆伐楚。越世家曰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

王王小不伯越遂釋齊而伐楚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不知何年附此

黃瓊傳註路史後紀註並引俱無年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史遂伐於越殺無疆。索隱

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路史亦云顯王四十六年楚滅

滅越盡有其地史云然之紀年無所見均與今本異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遁。與秦本紀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索隱引在鄭威侯七年五月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史在後一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史在後一年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没于淵。泗水注云周顯王四十二

四十四年王會鄭威侯齊威王于平阿。孟嘗君傳宣王

威侯齊為威王亦與史異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昭陽攻魏破之於襄陵

四十六年會齊威王于甄。孟嘗君傳索隱引在惠王後元

四十七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孟嘗君傳索隱引在梁惠王後

四十八年王陟

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孟嘗君傳索隱引在惠王後元十

慎親王。史記各定顯王子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史表在前二年

二年魏惠成王薨。左傳後序引作改元一十七年卒索隱為

合

三年○今王元年○荀易韓天子傳序曰紀年命王於世本蓋襄王也韓世家集解曰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杜預以今王為哀王非按預說本之史記通鑑從世本是也

四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濟水注引同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濟水注引同徐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在今王

王陟○舊缺今依周本紀補

隱王○史記作赧王名延蓋無隱聲相近○慎觀主子按襄王既稱今王則赧王亦不應有諡註非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梁○索隱引在鄭威侯七年

燕子之殺公子平○索○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引作擄

二年齊地暴長○暴舊作景今據御覽引並搜神記改○長丈餘高一尺○覺引

魏以張儀為相○史表同

秦取我焦○國名紀註引在魏襄王六年今據補秦本紀在前一年

齊宣王殺其王后○田世家索隱曰王劬按紀年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據補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王○濟水注引在襄王七年合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河水注引在魏襄王七年合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象○河水注引獻下多乘舟始周及五字岸上無及字餘同

五月張儀卒○索隱引在楚哀王九年較此後二年史表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史秦助韓共敗楚屈丐○韓世廣引在周赧王三年今據補史記是年楚圍韓雍氏秦使庶長武助韓攻楚圍景座韓世家是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

齊宋圍莒○據韓世家徐廣引補莒東魏地事見田世家

四年翟章伐衛○魏世家索隱引在哀王八年合史魏表是年圍衛

楮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楮里子傳索隱引如此今魏敗趙將韓舉○韓世家索隱引在鄭威侯八年異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洛水注引在魏襄王九年合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濟水注引在魏郭字即依注增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上○濟水注引在襄王十年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年未的○河水注引同無年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魏世家年同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濟水注引伐我下有圍字在魏襄王九年城皮氏○濟水注引在魏襄王十三年合

十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魏侯傳索隱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必案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今據史表補此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魏世家索隱引同史表封谷作封陵年合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

皆貂服○河水注引將軍多又命二字在魏襄王十七年合史趙表初胡服在前五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濟水注引在魏哀王十九年合

楚入雍氏楚人敗。○韓世家徐廣引在魏哀王十九年合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史表同

今王終二十年。○左傳後序索隱並云紀年終魏哀王之二十六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

東晉傳云紀年迄魏安釐王二十年

竹書紀年補證卷四

五

諸書引紀年無年可附者三事

魏救中山塞集胥口。史集解國策鮑註並引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左傳正義水經注並引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元豐九域志引



竹書紀年集證

上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嘉慶癸酉春鐫

竹書紀年集證

裒露軒藏板

竹書紀年集證目錄

卷首

凡例

敘畧

集說

卷一

黃帝

在位一
百年

帝摯

卷二

帝顓頊

在位九
十八年

帝嚳

在位六
十三年

竹書紀年集證目錄

卷三

帝堯上

元丙
子

卷四

帝堯下

終乙卯在
位一
百年

卷五

帝舜上

元己
未

卷六

帝舜下

終戊申在
位五
十年

卷七



帝禹 元壬子終巳 未 在位八年

卷八

帝啟 元癸亥終辛巳 在位十九年 今本紀年十六字誤

卷九

帝太康 元癸未終丙戌 在位四年

帝仲康 元巳丑終乙未 在位七年

卷十

帝相 元戊戌終乙丑 在位二十八年 明年丙寅少康生乙酉少康奔有虞甲辰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杼滅戈伯靡殺寒泥乙巳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卷十一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二

帝少康 元丙午終丙寅 在位二十一年

帝杼 元巳巳終乙酉 在位十七年

帝芬 元戊子終辛未 在位十四年

帝芒 元壬申終巳巳 在位五十八年

卷十二

帝泄 元辛未終乙未 在位二十五年

帝不降 元巳亥終丁酉 在位五十九年 遜位歲丁酉

帝扁 元戊戌終乙卯 在位十八年

帝厘 元巳未終丙寅 在位八年

帝孔甲 元巳巳終丁丑 在位九年

帝昊 元庚辰終壬午 在位三年

帝發 元乙酉終辛卯 在位七年

卷十三

帝癸上 元壬辰 在位

卷十四

帝癸下 終壬戌 在位三十一年

卷十五

成湯 湯即諸侯位十八年伐夏有天下歲在癸亥又十一年陸終甲戌共二十九年

外丙 元乙亥終丙子 在位二年

仲壬 元丁丑終庚辰 在位四年

卷十六

太甲 元辛巳終壬辰 在位十二年

沃丁 元癸巳終辛亥 在位十九年

小庚 元壬子終丙辰 在位五年

小甲 元丁巳終癸酉 在位十七年

雍己 元甲戌終乙酉 在位十二年

太戊 元丙戌終庚子 在位七十五年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三

卷十七

仲丁 元辛丑終巳酉 在位九年

外壬 元庚戌終巳未 在位十年

河亶甲 元庚申終戊辰 在位九年

祖乙 元巳巳終丁亥 在位十九年

祖辛 元戊子終辛丑 在位十四年

開甲 元壬寅終丙午 在位五年

祖丁 元丁未終乙卯 在位九年

南庚 元丙辰終辛酉 在位六年

陽甲 元正戌終乙丑 在位四年

卷十八

盤庚 元丙寅終癸巳 在位二十八年

小辛 元甲午終丙申 在位三年

小乙 元丁酉終丙午 在位十年

卷十九

武丁 元丁未終乙巳
在位五十九年

祖庚 元丙午終丙辰
在位十一年

卷二十

祖甲 元丁巳終己丑
在位三十三年

馮辛 元庚寅終癸巳
在位四年

庚丁 元甲午終辛丑
在位八年

武乙 元壬寅終丙子
在位三十五年

文丁 元丁丑終己丑
在位十三年

帝乙 元庚寅終戊戌
在位九年

卷二十一

帝辛上 元巳
亥

卷二十二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四

帝辛下 終庚寅在位
五十二年

卷二十三

周武王上 以西伯十二年伐
殷有天下元辛卯

卷二十四

周武王下 即天子位六年陞終
丙申先後共十七年

卷二十五

成王上 元丁
酉

卷二十六

成王中

卷二十七

成王下 終癸酉在位
三十七年

卷二十八

康王 元甲戌終己亥
在位二十六年

卷二十九

穆王上 元巳
未

卷三十

穆王下 終癸丑在位
五十五年

卷三十一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五

共王 元甲寅終乙丑
在位十二年

懿王 元丙寅終庚寅
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 元辛卯終己亥
在位九年

夷王 元庚子終丁未
在位八年

厲王 元戊申在位十二年
陞終癸酉

卷三十二

宣王上 元甲
戌

卷三十三

宣王下 終己未
在位四十六年

卷三十四

幽王上 元庚
申

卷三十五

幽王下 終庚午在位十一年

卷三十六

平王上 元辛未

卷三十七

平王下 終辛酉在位五十一年

卷三十八

莊王 元乙酉終己亥在位十五年

惠王 元乙巳終己巳在位二十五年

釐王 元庚子終甲辰在位五年

桓王 元壬戌終甲申在位二十三年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六

卷三十九

襄王 元庚午終壬寅在位三十三年

卷四十

頃王 元癸卯終戊申在位六年

定王 元乙卯終乙亥在位二十一年

匡王 元己酉終甲寅在位六年

簡王 元丙子終己丑在位十四年

卷四十一

靈王 元庚寅終丙辰在位二十七年

敬王 元壬午終乙丑在位四十四年

景王 元丁巳終辛巳在位二十五年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元王 元丙寅終壬申在位七年

卷四十四

考王 元辛丑終乙卯在位十五年

卷四十五

安王 元庚辰終乙巳在位二十六年

卷四十六

顯王上 元癸丑

竹書紀年集證

目錄

七

卷四十七

顯王中 終庚子在位四十八年

卷四十八

慎靚王 元辛丑終丙午在位六年

卷四十九

隱王 元丁未紀年終于十六年歲壬戌

補遺上

附璣語師 春繳書

竹書紀年集證目錄終

凡例

一紀年乃燼簡斷札中之最為分了者也經荀勗和嶠輩為之編次列於中經而其書遂行於世 四庫書目提要謂今世所傳之本非汲冢原書蓋以諸書所引互有不同並有今紀年所不載者知其脫失已久非復原本之舊矣然其事實顯然與經史印合故特細為詮釋集腋成裘以留吉光片羽之一綫云

一紀年所載自帝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他若高宗伐鬼

竹書紀年集證

凡例

十

方之見于易冥勤其官而水死之見于禮往往出入聖經淵源悉著固不獨左國史漢諸書之可為引證也

一紀年正文外有另行低一字者或以為注或以為正文然觀其語義似非出一手後人援引每不分析槩以紀年目之固非而徐位山統箋則以為盡屬休文附注亦未允當如殷侯微伐有易下注郭璞山海經已引之矣此注當在沈前如虞舜五十年帝陟下注今海州海州置于魏武定時此注當在沈後今一槩標曰原注者不敢漫為區別也

一沈約舊注僅存八條有約案二字可考一少昊金天氏下一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下一王潛出自桐下一小庚下之小字注一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下一王命周公治東都下一離戎來賓下一雨金於咸陽下其餘無約案者不知出自何人今既不能分別故槩以原注標之

竹書紀年集證

凡例

二

一正文下又有小字雙行注者亦非出自一手如帝癸十五年下注成湯元年之類疑即作紀年者自注如不知何年附此及此年未的等語疑出荀勗和嶠校書時注其引國語史記以辨正者則出於衛恒東哲休文輩皆未可懸揣也他若依邠侯下之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伐岷山下之一作山民觀于鹽澤下之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等語則又後人校正紀年之注也一紀年古無善本見漢魏叢書中者為張遂辰閱本見天乙閣者為范欽訂本見五經翼者為蔡文範校本見古今逸史者為吳瑄校本見秘書廿一種者為汪士漢校本皆是皆照坊行刊刻訛誤相承絕無補正者也一紀年自晉荀勗東晉梁沈約校注後歷陳隋唐宋以來

惟朱子考惠成之年謂見于竹書甚明又謂此間有竹書紀年須借讀半年方得之語惜未經朱子手訂至明惟胡應麟及楊升庵二家畧爲考正而已我朝崇尚實學力專考據紀年始大行于世仁和孫之騷有考訂竹書四卷當塗徐文靖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孫引頗雜並有將原注改易者統箋則於正文及原注下逐條細注雖間有未當較之孫本遠矣又聞宜興任啟運有竹書證傳一書惜未見

一甘泉鄭廣文環著有竹書考證丙寅仲冬知子纂訂此

竹書紀年集證

凡例

三

書欣然過子取閱並許借手纂彙本予始得盡觀大畧惜未及匝月而先生已歸道山矣其考證一書大約就徐箋而損益之而仍訛襲誤之處間亦不免緣兩先生書皆出自晚年不及細檢故也

一近時新刊本甘泉張氏宗泰有校補紀年二卷蘄州陳氏詩有紀年集注二卷涇川趙氏紹祖有校補紀年二卷京江韓氏怡有紀年辨正四卷臨海洪氏頤煊有校本竹書紀年二卷訂訛考正具見苦心其精當者悉爲宋入以成巨觀

一 是書紀年甲子與諸家言歷者多不同今惟取金氏前編與溫公通鑑相印證者以上古之事惟前編爲詳而通鑑則史家之大成也

一 是書除經史外所引諸書及名賢著述皆標明姓氏書目不敢剽竊其有出自管見者加衡案二字仿山海經任臣案懿行案淮南子遠古案禮經釋例廷堪案之例

一 正文錯簡多有前人未及考正者今一槩仍舊而詳注于下不欲使考古者有不觚之歎也其原注一二條如義鈞封于商是爲商鈞當在帝舜二十九年下后育娥

竹書紀年集證

凡例

四

皇也當在帝舜三十年下畧爲移易以便披閱

一 紀年先儒徵引最多如郭景純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酈道元水經注唐六臣文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羅莘路史注金仁山綱目前編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胡元瑞筆叢顧寧人日知錄馬宛斯釋史李鐵君尚史高澹人春秋地里考畧梁玉繩史記志疑莫不援據此書以資考訂他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及我朝字典韻府類函諸書其引用又指不勝屈子於是書旁搜博采不敢偏執一見始以羣書訂紀年之訛

繼且以紀年證羣書之誤務使疑者釋信者傳庶冢中
奇秘不沒于 稽古右文之世也

一紀年有古今名賢詳述考辨議論精當者彙爲集說列
于卷首以見品藻鑒賞代不乏人非子一家私言阿其
所好也然言人人殊其有各立一說以爲是者恐閱者
博覽未週爲其所惑故並列于內俾得參互考訂而知
所決擇也

一紀年有他書援引而今本無者共得一百二十則彙爲
補遺二卷並于各條下標明出某書某卷外附錄瓌語

竹書紀年集證

凡例

五

數十則師春一則繳書一則雖非全豹畧見一斑

一 是書草創于嘉慶甲子九月時年二十有七悼學業之
不進感時序之就荒爰輯斯編寒暑不輟迄壬申冬十
月而稿始定其中鄙瑣之見是否有當閱者其少諒諒
肯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二月江都陳逢衡識於修梅山館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敘畧

一黃帝接萬神于明庭神指諸侯言惠定宇明堂大道錄以天神地示人鬼解之誤說見卷一

一黃帝陟後諸本有直接帝顓頊高陽氏者大非今據漢魏叢書本補入帝摯少昊氏五字於原注母曰女節之上並詳考少昊氏當為風姓之後說見卷一

一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鯀此伯鯀當是夏后氏遠祖如其工之前有共工祝融之前有祝融非生禹之崇伯鯀也說見卷二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一

一史稱帝摯後摯立九年而廢此事可疑今據紀年注稱帝子摯當是帝錫唐侯命下之注則所謂立九年者蓋立為儲君非於帝陟後立為天子也說見卷二

一帝堯五年巡狩四岳諸儒聚訟無定今以上文命羲和厯象考之則四岳當即羲和之四子蓋四岳各一人而在朝總四岳之事者別稱太岳說見卷三

一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即尚書殛鯀于羽山也後儒多疑殛字為誅殺闕此可補傳注所未及說見卷三

一堯舜本不同姓故二女嬪于虞此說羅氏路史最為正

大又禮記三妃未之從三妃是二妃之誤並說見卷四

一帝堯立一百年陟竹書所載與尚書合梁曜北據論衡氣壽篇九十八之說誤說見卷四

一西王母乃西方國名後人托為神仙家故事誤說見卷五

一帝舜十五年命夏后有事于太室孫之騶徐文靖俱以嵩岳為解大誤案太室即明堂中央之正室也說見卷五

一尚書陟方之解諸儒聚訟各持一說今案紀年帝舜四十九年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與孟子舜卒於鳴條合當從之說見卷六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二

一禹五年會塗山八年會會稽蓋兩地非一時也說見卷七

一帝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可以闢史遷秦本紀大費伯翳之誤說見卷八

一帝啟十年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即山海經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之事也自郭璞誤解山海經後儒立說俱屬夢夢今皆疏通證明不致流為小說家故

事說見卷八

一仲康時允征之羲和乃羿黨蘇氏以為忠于夏斷不可從吳仁傑又以羲和為卽斟灌斟鄩大誤說並見卷九

一帝相十五年遷于商邱乃商侯相土非帝相也統箋誤說見卷十

一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灘覆其舟滅之卽論語界盪舟之事也先儒多以陸地行舟為解大錯說見

卷十

一帝少康三年復田稷公劉之興正當其時諸儒俱疑周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三

家世次遺脫在公劉前大誤今就紀年一一推算自夏少康至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共五百十六年而

史記僅以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高圉七世當之其為缺畧無疑說見卷十一

一河伯馮夷後人承用多以水神當之今據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則馮夷與用皆是諸侯名非水神也說

見卷十一

一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卽山海經王亥托有易有易殺王亥之事也世多不解河伯

僕牛四字輾轉滋誤今特為分疏說見卷十

一帝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墉會于上池世多不解今細為剖析說見卷十二

一帝癸十四年伐岷山所得之女非妹喜也世誤以有施氏當之大錯又國語謂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亦非案管子湯事女華以千金則與伊尹比者是女華非末喜也

說並見卷十三

一湯征十一謂用兵十一次也具見帝癸紀有謂征十一國並用兵二十七次者大誤說見卷十四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四

一湯有七名世謂名為年字之譌者非也案湯七名見金縷子說見卷十五

一商湯居亳先儒解西亳南亳北亳殊混今並考明地界說見卷十五

一紀年成湯之後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與史記合其有謂商代無此二君者非也說見卷十五

一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及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等語乃瓊語之文竄入者今不欲改

更原本故不削去而詳註于下說見卷十六

一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此卽漢之太史公主天官家者也全謝山謂周以前巫官非細職甚是說見卷

十六

一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十五年營殷邑地在河南故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徐文靖誤讀水經注謂北蒙訛爲此遂大錯今特細爲詳釋並將盤庚所以定遷之故一一申辨說見卷十八

一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亦係瓌語竄入之文此條當作周公季歷薨說見卷二十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五

一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其所囚以囚釋之故事本紀及金氏前編所載俱未顯暢今悉考其顛末務使水釋不致依樣葫蘆說見卷二十一

一西伯得呂尚以爲師在帝辛三十一年蓋太公釣于渭而文王聘之也世以爲太公隱于屠者誤其時年已七十說見卷二十一

一密人侵阮文王伐密所以救阮非侵阮也楊倞注荀子文王誅四以阮其當之誤矣路史國名紀又謂密與紂有謀周之意故王伐之亦非說見卷二十一

一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據此則戡黎之爲武王彰

彰矣仁山金氏及應麟胡氏之說最詳說見卷二十二

一周師伐殷之年案周書惟十有三年春而書序云十一年今據紀年是武王十二年與呂氏春秋之說同然其

實皆一也說見卷二十三

一帝辛之死係自焚於火有言武王斬以黃鉞者妄也又武成言血流漂杵此是實錄傳及正義俱不可從說並見卷二十三

一武王十三年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案孟子云滅國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六

者五十大半在此時今徧檢逸周書路史共得所滅者若干國說見卷二十四

一文王世子謂武王九十三而終紀年云王陟年五十四俱非案武王之陟當得年六十六說見卷二十四

一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所謂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二年是也後人泥於周公踐阼之說得此可以豁然說見卷二十五

一周公居東東征先儒聚訟分兩大門戶久矣今案紀年前後首尾不過三年有餘是居東與東征實一舉也特

事有次第耳至所謂出居于東者據明吳驥讀書管見之說終當屬魯爲是說見卷二十五

一成王三年殺武庚武庚是孝子若管蔡乃周之罪人也郭正域以爲殷之忠臣大非說見卷二十五

一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卽竹書成王三年四年五年事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洛邑王城在灑水西成周東都在灑水東是兩地說見卷二十六

一岐陽石鼓世謂周宣王及宇文氏者俱非蓋成王六年竹書紀年集證

大蒐于岐陽時物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齊魯封地自武王時已建國後又以蒲姑商奄益封非至成王八年始立國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康王三年定樂歌如笙奏九夏之類是也後人求其詩而不得遂謂笙詩俱亡九夏亡其六當由考古不精故生

斯說今并詳考以爲讀經之助說見卷二十八

一齊太公薨於康王六年當得年百二十九與六韜言一百三十六合古九與六多混說見卷二十八

一九江之解不一今據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

江廬山則宋人洞庭九江之說斷不可從說見卷三十

一昭王十四年恒星不見乃伐楚喪師之兆是諸侯強橫之應也佛家假爲釋迦誕生之瑞妄說見卷二十八

一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崑崙邱見西王母其地卽今歐邏巴之地語詳檀默齋穆巡里數總考說見卷二十九

一穆王三十七年架龍鼉以爲梁蓋浮橋而渡造舟如鼉鼉之式故曰架後人傳寫訛爲叱龍鼉遂流爲神仙家故事不可從說見卷三十

竹書紀年集證

一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與史記大異說見卷三十一

一宣王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與左傳合與周本紀亦合其三十八年之伐條戎奔戎則當在宣王二十六

也說見卷三十三

一國語謂杜伯射宣王於鄙此與墨子引周春秋同誤今據紀年云王陟則斷無此妖異可知說見卷三十三

一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乃讀史一大關鍵處日知錄論最平允說見卷三十五

一平王東遷史記諸世家俱載當從年表為是說見卷三十六

一紀年於晉魏改元之年例書甲子旁列于下若桓王三年之正書甲子與安王十年之己丑慎觀王三年之癸卯俱係今本傳刻之訛子因考證通部紀年之例而備論之說見卷三十七

一莊王六年五月葬桓王緩也若公穀改葬之說不可信說見卷三十八

一釐王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與春秋桓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

九

二年成宋亂不同蓋平是和解之辭而成則往而質斷之謂也說見卷三十八

一子頹之亂奔溫是子頹統箋從周本紀之說謂惠王奔溫誤又以鄭人入王府取玉即溫人大誤說並見卷二十八

一晉文公卒年七十統箋謂卒年四十四大誤說見卷二十九

一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此等書法益信為晉史無疑矣胡應麟解此最當說見

卷四十

一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曹風下泉之詩當作於此時所謂傷天下之無霸也何氏楷注此頗詳說見卷四十一

一紀年于水道最為詳細子為總論前後治水大畧說見卷四十二

一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於楚邱水經注例引此當作晉幽公三年子因遍閱通部水經並將所引紀年一百零八條詳列于此說見卷四十三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十

一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史記世家所載多自相矛盾今并詳考于下說見卷四十三

一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據鄭世家為君乙之二十一年當周烈王之元年今本誤為安王二十一而索隱又引以為武侯二十一俱誤說見卷四十四

一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當從紀年在烈王六年其時為趙成侯世家謂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屯留誤說見

卷四十四

一惠成王徙都于大梁當從史記魏世家在惠王三十二年為是今本係于顯王四年當惠王之六年誤孫爽孟子疏及魏世家集解引作惠成王九年亦誤蓋此條當在顯王二十九年方合說見卷四十五

一顯王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燕成侯當作文侯有云邯鄲成侯是代成君者大誤說見卷四十五
一顯王十五年宋衛齊圍魏襄陵六國年表在顯王十七此蓋為魏趙二國構兵而起紀年所載較史記為實史記魏世家趙世家及六國表只言桂陵一戰而不知除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十一

襄陵被圍外齊與諸侯再勝魏于桂陵而後魏與趙和也說見卷四十六

一秦伐韓闕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此條本係邯鄲之師敗我于桂林下雙行小注今姑從孫本徐本改作大字而詳注于下其實非紀年文也說見卷四十六

一顯王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當在烈王七年而二十六年馬陵之戰蓋因魏伐韓齊因起兵救之與趙無涉史記魏世家田完世家孫臏傳俱誤說見卷四十六

一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此與

孟子梁惠王一篇最為關合故司馬溫公從之說見卷四十七

一索隱引紀年最為低謬其於韓世家注引威侯之事尤錯說見卷四十七

一列國稱王次第楚最先趙最後而秦魏齊韓燕大率稱王于顯王之世說見卷四十七

一隱王四年魏敗趙將韓舉與威烈王十六年齊獲邯鄲韓舉是一時事即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是也說見卷四十八

竹書紀年集證

敘畧

十二

以上計共七十七條俱悉心考覈務歸至當非好為辯論也第前古疑義浩繁其中隨事駁正不能徧舉茲特擇其尤者冠諸篇首以冀就正大雅得知此書之梗槩也其補遺二卷鄙論尤多狂瞽之言具載銜案茲不復贅

集說

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子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

竹書紀年集說

一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邱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

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壬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

竹書紀年集說

二

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顛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

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麤有益于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衡案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而杜預此序又言太康元年此在困學紀聞注已疑之矣閻百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詩曰案王氏云當考余因考同一束皆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獲見之余案閻氏之說知預見此書于出家二年之後其時已非全壁故既云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又云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則其

蓄疑莫斷雖以預之博學多聞亦僅能畧述原委而已顧有可議者則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及太甲殺伊尹等語謂皆出紀年為失考也案預之言已明知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則是在咸寧五年初出之時璣語紀年二書已互相出入蓋當時以其言之相似者輒附入之預不能辨反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是亦過矣余閱御覽八十三引璣語仲王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則是殺伊尹一事出璣語不出紀年願與天下有識者共諒之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四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

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璵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五

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胥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衡案哲校竹書在秘書丞衛恒之後當與預得見此書前後不遠若發冢書出之時據晉武帝紀當在咸寧五年此云太康二年誤而且所發者是魏襄王墓非安釐王墓也蓋襄王以此殉葬故書至惠王子今王而終若係安釐冢中之物魏之史氏何以不記至安釐並昭王亦不錄耶傳言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

十年者亦誤也又云經傳大異數條皆與今本紀年合惟夏年多殷今本仍殷年多夏不知此傳何所據而云也若啟于益位及太甲文丁之事係出璵語劉知幾揚升庵胡元瑞皆言之似可信乃今人非第不知竹書有璵語有紀年且並以竄入之璵語當紀年甚可怪也子讀此傳至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蓋為惋惜者久之此殆如卞玉隋珠不可多得而世反翕然攻之奈何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六

晉書王接傳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束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衡案晉書衛恒傳太康元年汲縣人得策書數十餘萬言恒是隴子善篆隸古文當與荀勗同受詔命故荀勗傳亦云乃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俱在束皙校正之前惜哲所著釋難不傳而王庭堅之難與王接之論世亦並無其

書究不知所謂詳其得失者何若也又晉書儒林傳續成有汲冢古文釋十卷行于世今亦不傳

荀勗傳敘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七

衡案徐文靖曰令王當作今王時作書者梁襄王時人書終於襄王未卒之時故曰今王庾開府滕王道序魯壁魏墳倪注云郭璞穆天子傳曰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令王之冢仍以今語為令又所引穆傳序文皆荀勗語倪以為郭氏亦誤

劉子元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

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

又曰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紀之說可謂備矣而竹

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

殺季歷徐文靖曰案紀年文丁紂祖父也因季歷子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八

竹書未出世不知有文丁事故誤以文丁為文王也知幾知紀年出于晉代而猶不知文王為文丁殆得之傳聞其實未見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詩汲冢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鞅替無由覺悟也

衡案史通一書上論三代多不可據然觀此二條所

云則今本紀年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丁殺季歷

皆出汲冢璣語當時又謂之夏殷春秋也知幾僅以

爲記太丁時事誤矣夫使僅記太丁時事則可謂之
殷春秋不可謂之夏殷春秋惟上及后啟太甲之事
故統言夏殷也若文丁之爲文王當是傳刻之訛觀
其與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連敘而下則非文丁殺
季歷而誰文靖以此難知幾謂實未見竹書則持論
之過也紀年在當時與晉乘楚檣杌統謂之春秋而
汲冢瑣語又謂之夏殷春秋其敘及晉獻公至晉平
公者則又謂之晉春秋其實卽瑣語也故朱熊窺屏
一事知幾謂是晉春秋而御覽引此作瑣語可據也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九

知幾又謂紀年所記皆與魯春秋同故以隕石于宋
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附入之當不盡然蓋誤於杜氏
諸所記多與左傳扶同之語然杜謂其著書文意大
似春秋經非謂其紀事語句直與春秋同也劉似誤
會余於各條悉載補遺而詳辨之

隋書經籍志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
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
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
知惟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
侯國別唯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
伯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
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
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
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
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十

衡案隋經籍志所云蓋依杜預左傳後序而言也故
亦以今王爲哀王不知預所謂哀王二十是周赧王
之十六蓋以史記年表推校紀年非謂卽紀年也故
下文又言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疑史記
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之年也隋志不察直云哀
王謂今王誤矣又云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國
別唯特紀晉國是隋以來所傳本與預所見同也特
預不言篇目卷次而隋志紀年十二卷下注云汲冢
書并竹書同異一卷當與東晉傳所言紀年十二篇
異豈一篇卽一卷之數而晉傳所云十三卽十二之
誤耶抑亦紀年止十二卷王隱晉書東晉傳正作十二卷又合竹書

同異爲十三卷耶然竹書同異之名疑出荀和輩爲之當非竹書也而唐志又云紀年十四卷新舊書並同今不知其分卷何若矣宋藝文志則僅云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疑紀年自爲二卷又合隋志所謂竹書同異一卷爲三卷也然今世所傳之本只有二卷黃伯思東觀餘論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十一

與預說全異預云全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然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

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衡案杜預所見師春是汲冢原本乃荀勗和嶠衛恒束皙校正之本至黃伯思所見之師春則已雜亂混淆非復昔日之舊矣宜其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也獨是紀年當另爲一書何得與師春錯雜當是伯思考之不精耳又以預云紀年起自夏殷周而此自唐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以是三者謂與紀年異不知此所見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十二

本卽紀年安得云與紀年異而且所辨後序之說殊不盡然案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則固非起自夏殷周亦非自唐以降也其誤與預等至預所謂無諸國別者指三代至幽厲前而言言統于一尊故無諸國別非謂不記諸國之事也且晉以殤叔紀元附列于宣王四十四年之下故云起殤叔非謂世次自殤叔起也若唐叔封國在成王十年今本紀年具在詎可

以此而難彼乎

楊升菴外集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

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後儀有逢阪忌澤是也案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衡案瓚所引三條今紀年皆有升菴誤以逸周書當之故云汲冢書不載也升菴博而不精卽此可見

胡應麟三墳補逸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經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元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及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誕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邱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跡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

又曰據束皙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畧具於此然皙

傳所稱益干啟啟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啟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徵又郭璞山海經注云顓頊生伯鯨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昭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况晉書出唐人手哉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四

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元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疎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瓌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

以上通論三書

又曰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卽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二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于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

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况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史末俟博雅君子定焉

又曰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弒也書賊於師之敗也書通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于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同時為孟氏所稱管乘無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外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攙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贗作必穿鑿傳合務訓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五

古經不若是柄鑿矣

衡案元瑞于竹書之學最深觀其自言嘗欲為之會萃箋解並哀其語之逸于本書而存于他籍者及瑣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為一編其志可謂勤矣故其論紀年最為平允然以為迄于慎觀王及惠成王之薨則非案紀年慎觀王六年後有隱王隱王卽史記之赧王惠成王後有今王今王卽襄王元瑞豈未閱耶又謂此書注出沈約與孔晁周書注郭璞穆天子注並論則大不然案約傳並不云注此

書隋經籍志亦不云此書有沈約注也或當日曾經校閱考訂世遂以此為沈約附注矣今觀書中有約案二字者當是其所論定餘則非

顧炎武曰知錄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蓋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于太原以黷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率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六

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率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中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糜弧之謠皆適會其時也又曰據紀年周慎觀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

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
多又嘗爲卿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
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
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

衡案亭林先生學問淹通立言純雅所著日知錄一
書多引竹書紀年而其與孟子互相證明可以折閭
百詩不信竹書之說

方以智通雅汲冢楚冢今不能分故有璣語亂竹書之疑
也書史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魏襄王墓或言安釐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七

王竹書數十車漆書科斗武帝以付東晉隨疑分釋皆有
義證又廣川書跋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其縣晉太康十年
立碑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
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
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于命狐之津許氏說文無
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
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
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冢
與此碑太康二年異知史誤也胡元瑞據武帝咸寧五年

譏升菴太康安釐之誤直未見廣川書跋與書史耶若淮
海題跋言太康元年盜發魏襄冢則少游誤記也不準姓
音彪陳鉅昌原治篇引作卞準非少游又言齊文惠太子
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得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
尺皮節如新王僧虔謂是科斗書紀周官所闕文則皆倉
頡遺法也法書苑則言楚昭王墓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
盜發冢得古竹簡沈約得數篇示劉繪曰周禮逸文也智
案南齊之雍州卽襄陽此二條正是一事

衡案璣語卽竹書之一方氏謂有璣語亂竹書之疑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七

當是璣語亂汲紀年也璣語亦出汲冢與楚冢無涉
楚冢所得竹書是周禮考工記見南史王僧虔傳非
璣語也其所引周志文王夢天帝一條正是璣語因
學紀聞引金石錄亦說太公望碑事是汲縣出與今
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堯合

閻若璩四書釋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
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
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
繫于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紀二十

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獨愚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甲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九

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必如通鑑五十二年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蓋孟子不特不久於梁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過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

可信耶又秦六國表魏世家皆云子轅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衡案徐文靖曰案竹書考王元年辛丑魏文侯立考王十五年陟子威烈王嗣二十四年陟子安王嗣安王十五年甲午魏文侯卒是文侯在位五十四年史記六國表及魏世家皆云子轅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較竹書則文侯在位少十六年也且文侯元年辛丑則二十五年乙丑不得爲辛巳也安王十六年乙未魏武侯元年烈王五年庚戌武侯卒在位十四年無二十六年明年辛亥梁惠王立至周顯王三十四年爲梁惠王三十六年梁復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爲慎觀王之二年梁惠王薨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十

其在位五十一年計生時值祖文侯二十五年則在位時四十三歲矣又加五十一年共九十四歲安得

一百有四歲乎若依史記魏世家惠王之後有哀王
竹書今王卽哀王何孟子見梁惠王之後卽云見梁
襄王無所謂哀王乎晉和嶠謂竹書今王者梁惠王
子是也時紀年終襄王二十年襄王猶未薨無諡可
紀故曰今王後世臣下稱上曰今上亦猶是也此竹
書所可信者與孟子合於世本亦合可見孟子至
梁當在惠王改元之十四五年其在梁無幾見襄王
之後卽去之齊司馬溫公作通鑑乃宗是說有以也
至以梁惠王九年徙都大梁爲不可信謂是時地不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割秦不逼何遽徙都以避之今據竹書周顯王四年
爲梁惠王之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王發逢
忌之藪以賜民漢志陳留浚儀故大梁魏絳自魏徙
安邑至惠王自安邑徙大梁臣瓚漢書注曰浚儀有
逢陂忌澤此豈盡不可信者耶至誤六年爲九年則
但依孫奭孟子疏語而未見竹書故也以上徐氏之
駁如此余則更有以折閻氏者閻謂紀年惠成王九
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是時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
徙不知此乃紀年之錯簡蓋是顯王二十九年之事

孟子疏引訛作惠王九年而今本在顯王四年當惠
成王六年與羅莘路史注引合然皆非也夫以一徙
都事之錯簡至謂其生卒年月盡不足信則將以金
滕一冊廢尚書以奔者不禁一語廢周禮並以夏五
郭公甲戌丑之闕文廢春秋耶且閻氏之論說亦
多矣今將指其一說之過當而謂閻氏盡無學識百
詩其受乎知不然矣而且以孟子至梁之年謂在惠
王三十五年則全部孟子皆不可通試問喪地于秦
南辱于楚是何時乎而能以襄王之事出自惠王之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口乎司馬溫公爲宋一代大儒至今學者猶尊信之
閻氏卽不信竹書獨不信司馬溫公乎何閻氏旣執
拗于前而謝山全氏復踵其後也此皆欲以一事一
言而廢全書者也蕭山曹之升四書摭餘說據紀年
閻閻氏四書釋地之說最精當又姜兆翀孟子篇敘
惠王三十五年如史記則惠以三十六年卒立襄王
立十六年卒立哀王如竹書則惠以三十六年改元
稱王從一年至十六年卒乃立今王卽襄王也通鑑
綱目俱從竹書朱子亦以爲惠成之年見於竹書甚

明也孟子稱梁惠爲王則見在改元稱王後可知若以爲在三十五年則其時梁尚未王孟子必不稱之爲王也據此則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尚未稱王而孟子以王尊之孟子曾不儀秦若矣閻氏不信竹書則於孟子見梁惠王章已不可解况欲考孟子生卒年月耶

馮景解春集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衡案馮山公古文之學深于考據其論殷世次以及盤庚遷殷之事多取閻儒何楷之說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竹書紀年云是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所得見晉書束皙傳今觀其書起自黃帝軒轅氏於五帝三王紀事皆有年月日立年崩年歷歷言之可謂妄矣必是束皙偽撰也司馬子長見黃帝以來牒記又見世本而不敢著其年安得此書若是之歷歷明審又晉書云凡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今起黃帝則今本恐并非原本必又遭後世妄人增益又有沈約注

約傳並不言有此注亦出流俗附會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乃言紀年是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又可謂愚矣北史第四十三卷張彞傳彞在北魏宣武帝時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二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此等妄談正竹書紀年之類其穿鑿附會不但不信亦不足辨也大約妄人何代蔑有全賴有識者屏黜之有疑則闕方爲善讀書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王庭堅潘潛摯虞謝衡俱見此書又續咸有古文釋十卷杜預春秋後序亦曾及此今獨以爲是束皙偽撰何所見而云然乎至所云非竹書原本尚有可通蓋簡策混淆不無顛倒汨沒後人修而正之安得盡如原本之舊若以今本起自黃帝與晉書所言紀夏以來至周幽王不合豈未知和嶠有起自黃帝迄于今王之語乎乃又以此書之注爲出流俗附會亦未盡然說已見凡例茲不復贅至謂此書不但不信亦不足辨與張彞所上之歷帝圖並論抑亦過矣

錢大昕養新錄言書東晉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啟

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為后啟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

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堯與東晉劉知

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偽託非晉時所

得之本也

又曰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之文其於春秋時皆紀晉君之

年三家分晉以後則紀魏君之年未有周王年者蓋古

者列國各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

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况在秦漢以上乎紀

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惟明代人

空疎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為是

書必明人所葺宋龜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

人偽撰也衡案宋九氏遂初堂書目已載紀年

又曰此書蓋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

伐韓閔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

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

此水經注所引無年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

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引此報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

屈注云此年未的此漢書臣贊注所引無年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

歷何云未的又云不知何年耶

又曰裴駟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

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於殷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

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條今

本紀年俱在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約而梁書南史

約傳俱不言曾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

沈約有附注則流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

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

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多採

托名休文作偽者之用心如此

又曰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今本脫晉字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據此則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于黃帝亦

後人偽託之一證也

又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

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

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囚堯偃朱之說

衡案益于啟位及囚堯偃朱之說俱出璵語不出紀年此當分辨朱子云問此間有竹書紀年須借讀半年方得又云惠襄哀之年見於紀年甚的是朱子曾見紀年焉知綱目非仿此爲例乎錢氏據此謂明代空疎無學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夫好講書法卽迂謬乎則是春秋不必修而綱目亦不必作也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乃又以紀年爲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則更不然夫前明去今未遠如水經注文選注史記正義索隱漢書注路史注以及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彰彰具在今以所引較之今本紀年不過十分之二三耳其他十之六七則又鈔自何書撮自何注抑豈卽作僞者之杜撰耶恐不足以折服若不知是何年及此年未的之雙行小注當是荀勗和嶠校正之語蓋以此書出家是燼簡斷札故也其附注之語除約案外皆非休文語故用約案識之若果

俱是沈注又何用特書約案以別之耶乃又以今本始于黃帝與東晉傳不合遂謂僞托之二證此與王鳳喈所說同誤然一以爲是東晉僞撰一以爲是明人所葺則又百計闕氏謝山全氏之衣鉢相承也已梁玉繩史記志疑紀年出于汲冢雖不免乖亂爲後人所磨其真確之處頗足取徵杜元凱嘗言有益于左傳自當分別觀之安得概斥爲僞謬耶闕氏疏證卷四云汲冢紀年不傳今傳者贗本恐不盡然

竹書紀年集證

集說

三

衡案梁氏史記志疑一書多取紀年參較其中考訂得失頗爲真確蓋讀史記者不可不熟復紀年亦注紀年者不可不寢食史記也誠能合二書而貫穿之以考其年代世次則孟子所謂知人論世者其在斯乎故予於此書徵事頗詳而上下千古實於考年爲第一義焉

竹書紀年集證集說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一

江都陳逢衡學

黃帝 帝摯

黃帝軒轅氏

原註母曰附寶

簡案拾遺記作吳樞采志作符寶出降史作符葆孝經鈞命訣云附寶出降

大靈生

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

帝軒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太野

大電繞樞斗星耀感附寶生軒轅胸文曰黃帝子

西垣外第一曰天樞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邱

渭水注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

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邦城東七十里軒轅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谷皇甫謚云生壽邱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

史國名紀壽邱在兗之曲阜東北六里○衛案論衛

吉翁篇黃帝姓二十四月生而能言

抱朴子黃帝生而能言能使百靈

龍顏

春秋元命包黃帝龍顏得天有聖德効百神朝

而使之應龍攻蚩尤

逸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善之野○歸藏

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邱

作梟鼓之曲十章○龍魚河圖黃帝時有蚩尤兄弟

八十一人成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天遣元

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

制八方○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元女為帝製養牛

故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元女為帝

制司南車當其前記聖鼓車居其右○古今註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

於帝上有花龍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世紀黃帝

使力牧神皇討蚩尤氏擒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黎 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

多怪誕不經謂馴擾

之邱 戰炎帝夫猛獸惡可馴邪書曰如虎如豹如

熊如羆意或軍帥武勇之號如後世之虎牙號騎者

而列子以為猛獸 以女魃止淫雨

山海經蚩尤作兵 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

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

帝時有草 生於庭階若佞臣入朝 則草指之名曰屈軼

是以佞人不敢進

統纂案已上皆休文附註並見宋 原註人皆謂宋書符瑞志之文然原註不可考

焉知非輯宋書者竊取竹書之註而為之耶

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

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

轅之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

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

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

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貅貔虎以與

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

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志疑秦公孫非姓也黃帝乃少典國君

之後故稱公孫軒轅是其號漢律歷志黃帝始垂衣

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軒轅氏索隱引世紀言黃帝居軒轅之邱因

以為名殊多益然則黃帝何姓曰姓姬國語晉胥邱錄黃帝得名耳

臣云黃帝以姬水成蓋炎帝之所賜也唐劉知幾史

通序事篇謂五帝本紀無所取非妄詆也即如此段

由前言之帝室衰而藩國暴由後言之其主虐而列

辟離半幅之內違相抵牾同茲炎帝而或僅守府或

輒耀兵同茲黃帝而忽則翼君忽又犯上頓成矛盾

莫識所從炎帝其榆罔乎雖典籍無徵未必若桀紂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三

安得侵陵羣后而制之軒轅固聖帝何至日尋干戈

習用軍旅孔子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倘依史所載則征伐而得天下當自黃帝始矣考逸

周書嘗麥解赤帝命蚩尤字少昊以臨四方蚩尤攻

逐帝於涿鹿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左傳僖廿五年黃

帝戰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則阪泉之戰即涿鹿之

戰是軒轅勤王之師而非有兩事故逸周書史記解

稱蚩尤曰阪泉氏斯為確證始絲炎帝世衰諸侯不

享軒轅征之而來寶為炎帝征也既因蚩尤謀逆炎

帝蒙塵軒轅徵師以誅之為炎帝誅也而天與人歸

尊為天子烏知非炎帝讓德遜位哉蓋紀中兩炎帝

字俱蚩尤之誤其初三戰於阪泉而後勝之猶作亂

不用命繼戰於涿鹿而乃殺之耳

路史黃帝紀黃帝有熊氏或作姓公孫初姓後改姬名茶

茶古舒字或作余王水黃帝經號及難經疏乃云黃帝名全字轉訛一曰軒軒之字曰

元律小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母昊樞曰符葆秘電

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邱故名曰軒

生而紫氣充房身迥九尺附兩挺柔修髻花瘤河目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四

隆顙日角龍顏小典氏沒後軒嗣立成為姬姓年三

十七戮蚩尤於中冀於是炎帝諸侯咸進委命乃即

帝位都彭城

衡案路史少典取於有僑氏是曰女登生子二人一

為黃帝之先嬰少典氏一為神農是為炎帝蓋少典

始則其名繼乃因以為氏非生黃帝者即此取有僑

之少典也外紀云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為諸

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

斗而有身生帝於軒轅之邱因名軒轅語最明晰

語直云少典取有嶠氏生黃帝誤矣又案路史禪通紀云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蓋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昔蒙莊論至德之世軒轅世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此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復弗攷於古失之羅氏之說如此故直以黃帝之名為軒也夫蒙莊之言語多幻惑寧足取信若以幣款封禪為憑又安知軒轅金之非即黃帝金軒轅氏之非即黃帝氏乎且諸書所載又有謂黃帝號有熊氏及老孫氏者豈又各為一人乎今據竹書曰黃帝軒轅氏則軒轅即黃帝非二人也故春秋命歷序云黃帝一曰帝軒轅可為確證又案白虎通云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此論與風俗通所云黃者光也厚也之說俱

屬附會蓋黃帝以土德王土色黃故稱黃帝亦猶神農氏以火德王而稱炎帝也

元年

統箋按春秋元命包曰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後漢書律歷志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宋書禮志曰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為正前史疑問曰史稱黃帝始造甲子則今之甲子是也世史以癸亥紀元則甲子者黃帝之二年也而甲子會紀一書又從黃帝八年始何也今按竹書紀元年不言歲星所在者所以闕疑而示信也

衡案甲子定於軒轅故紀年從黃帝始杜預謂起自夏殷周東哲傳謂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皆統論之辭不足為據惟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與今本合帝即位始有熊

統箋按譙周曰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水經注曰姚瞻以為黃帝都陳在陳倉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括地志曰涿鹿城在

媯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大抵征戰所至都
涿鹿卽位乃都有熊

鄭環曰黃帝少典之子生於新鄭之軒轅邱非生於

兗州之壽邱也嗣爲諸侯當居有熊滅蚩尤討榆罔

當居涿鹿諸侯尊爲天子當居榆罔之故都陳倉而

後遷於壽邱陟於上郡葬於橋山蓋黃帝以兵衛傍

行天下未嘗寧居亦安有一定之地耶

衡案白虎通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者獨宏大

道德也路史黃帝自有熊啟肝故又曰有熊氏國名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七

紀有熊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今據紀年帝卽位居

有熊則有熊是地名與羅氏合不得如白虎通所云

初制冕服

衡案家語黃帝與炎帝戰克之始垂衣裳作黼黻拾

遺記軒轅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黃帝

內傳帝伐蚩尤乃服袞冕世紀黃帝始去皮服爲上

衣以象天爲下裳以象地通典黃帝作冕垂旒目不

邪視黻纘示不聽讒言也路史法乾坤以正衣裳制

袞冕設斧黻深衣大帶扉屨赤舄元衣纁裳絳纘贅

旂以規眎聽之逸房觀壘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以

爲內服故於是有袞龍之頌以上數條俱黃帝初制

冕服之證統箋引據周禮司服大行人諸制殊贅又

按呂氏春秋胡曹作衣淮南子伯余作衣說文黃帝

初作冕世本黃帝作旃冕伯余作衣裳於則作扉屨

胡曹伯余於則俱黃帝臣

二十年景雲見

原註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

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八

於攝提名曰景星統箋按石氏星經曰攝提六星夾大角星東向三三而居形似鼎足

附註有景雲之瑞下乃以景星釋之當由讀史記天

官誤也天官書曰天精而景星見景星者德星也其

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若煙非煙者雲非雲郁鬱粉

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蓋出於有道之國殊不審若

烟以上謂景星也若烟以下謂景雲也史公連書之

休文誤以爲一而讀之殊齒矣拾遺記曰軒轅有

黃星之瑞考定歷帝黃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

紀景星蓋黃星也春秋合該國黃帝遊元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

之上左右輔周呂等百二十人臨觀有鳳衛圖置帝

前以黃玉爲押○一統志元扈有鳳凰集不食生蟲

問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正於東園終身
不去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龍黃冕黃龍於宮鳳蔽
日而來止帝因食竹實棲梧桐終不去○統箋或鳴
按周書成有四阿是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
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麒麟
鳥曰鳳凰自歌自舞
在囿神鳥來儀尚書中族帝軒提象配永循機麒麟
在囿鸞鳳來儀○統箋按說文五方
神鳥中央曰鳳凰是神鳥來儀不專指鳳凰故又重言之
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呂氏春秋黃帝之時天先
見大螻大螻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劉向別錄鄒衍
言黃帝上德有螻如牛大螻如虹○拾遺記軒轅
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
日生故以上德王時有黃星之祥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九

統箋按春秋演孔圖曰黃帝將興黃雲升於堂孝經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春秋運斗樞曰

天子孝則景雲出遊淮南子天文訓曰龍舉而景雲

屬後漢郎顛傳景雲降集註曰景雲五色雲也晉天

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衡案禮斗威儀云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

見也景雲景明也言雲氣光明也詩推度災云外規

有雲內有如羊而黃者景雲也

以雲紀官

統箋按昭公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昔黃帝氏以雲紀

故為雲師而雲名杜氏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應劭曰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

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衡案史記五帝紀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

監監於萬國路史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百

官師長俱以雲名乃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

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萃註云雲為官名無所出惟

內傳有縉雲氏皮佑等遂有青縉白黑黃五名之列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十

與五火五水五龍並不足信今案紀年以雲紀官與

左傳合是虔佑等所論非無據也

五十年統箋作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於洛水

原註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

曰於公何如衡案於公何如言在公之意以為休咎
何若也宋志作於分誤天老力牧容成

俱黃帝臣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

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

其鳴音中夷則統箋按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因
語周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夷則

所以歌詠九則平明無貳也韋昭注七月日夷則夷
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庚信宮調曲風

響中夾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

則本此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

犯也召史卜之龜焦統箋按定九年左傳史曰臣不

能言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

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焦霧既除游於洛水之

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

於海得圖書焉河圖經輔佐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

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與諒治天下然後風風處之

今鳳凰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

取書七日至於翠嶺之川大鱸折溜而至乃與天老

迎之五色單其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

綠圖○水經洛水注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

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其雨七日

龍圖龍圖經龍圖經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出河春秋運斗樞黃帝得龍圖龜書出洛尚書中侯

龜書赤文赤文篆字統箋按篆字當作綠庚信樂府

成字象軒龍圖經龍圖經代德倪魯玉註竹書紀

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

益誤以流約附註為紀平之本文也

中侯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

是也史記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其後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明庭是也唐虞為五府明堂大道錄云案周禮大司

樂二至以樂降神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節再變

而致蠶物及山林之節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節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節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節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云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

變則地節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此皆降禮行

於明堂故云接萬靈於明庭衛案此說非是蓋誤解

靈字故以大神地節人鬼當之其實史記所云接萬

靈指當時諸侯言故路史註華神謂諸侯

五等也○又案寒門他本多作寒門誤

韓詩外傳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

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風寐晨興乃召天老

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

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

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鳴動八風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

惟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

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

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

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

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

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

竹書紀年集證

曰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集爰止

世紀黃帝齋於中宮有大鳥雞頭鷲喙龜頸龍形鱗翼魚尾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知不味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或鳴於庭其飲食也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音如簫笙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衡案山海經海外南經貫胸國其為人胸有竅在臍國東海外西經長股之國在維常北被髮一曰長脚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七

吳任臣謂卽穆天子傳留骨之邦是也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淮南子三十六國有修股民修股卽長股也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史記五帝紀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志疑案路史言嫫祖生昌意元囂則昌意乃元囂之兄未知孰是至青陽國別一子國語謂帝妃方雷氏所生則元囂青陽實是一人史公合

而一之亦猶漢志并昌意蒼林爲一人史註皇甫謐

認夷鼓蒼林爲一人也帝繫曰黃帝產青陽及昌意

青陽降居泚水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禮蓋以元囂爲

青陽史仍其誤當衍是爲青陽青陽六字耳

水經若水注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

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

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

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

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南

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泆流

間闕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

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

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路史黃帝紀元妃西陵氏曰嫫祖嫫祖音嫫嫫

顓頊祖爲嫫祖音非是生昌意元囂龍苗昌意就德遷居若水有

切偽切非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惻乾荒生帝顓頊是爲高

陽氏。國名紀若水昌意國今越巒之臺登盟會圖

疏以爲郡故世本云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非也

統箋按山海經曰黃帝嫫祖生昌意降居若水生韓

流郭氏曰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

流也

一百年地裂

統箋按開元占經曰尚書說曰黃帝將亡則土裂

帝陟

原註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統箋按韓

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

尚書東王之語惟新陟王蔡傳曰陟昇退也成王初

崩未葬未諡

故曰新陟王

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五

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洪頤煊曰韓

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太平御覽七十九引

抱朴子曰汲郡塚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

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據二條此非

註文可知今本帝後總論政年下附註疑紀年原文

如此後人傳寫諸侯大夫歲時朝焉統箋按史記曰

誤與註火相亂黃帝置左右大

監以監萬國漢郊祀志黃帝高諸侯神靈之封七千

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傳子曰黃帝以風后配

上台后土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故後世以三公為三

台世本黃帝之臣臣厥作服牛和土作駕馬雍父作

梓曰於則作屏履世本註黃帝始立史官蒼頡沮誦

居其職七聖孔甲黃帝之史也呂氏春秋大槌作甲

子成如作虞首義和作占日帝儀作古月后益作占

歲高元作宇虞姁作舟赤冀作白乘雅作駕史皇作

阿至彭作醫巫咸作策倫造律呂榮後鑄十二鏡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嶠之劉氏歷

正問曰黃帝為登天或曰命容成為之史記黃帝命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

圖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蔡邕禮志黃帝使岐伯作

軍樂甄瓌虞喜志林黃帝命風后作指南車五帝外

紀黃帝命大容作成池之樂命共鼓化孤列木為舟

命邑夷法斗周旋作大輅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

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

律呂命皋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此

皆黃帝時諸侯大夫所可考見者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六

史記五帝紀黃帝崩葬橋山。孝武紀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千餘人衛案風俗通水

者七

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墜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

號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黃帝已僞上天羣

臣羣其衣冠衡案路史發源引程子曰黃帝之治天

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剛質

臺之闢而心術之變也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
之羽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亦有見於下
無見於上者土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
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讓其所以治我者而
已

世紀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

路史黃帝紀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

泰乙八月既望鼎成死焉五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

以疾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劍

赤烏又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

日還葬於橋山故莊子曰 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

左徹感恩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率諸侯而朝焉七

年而立子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體仙登遐其年百

十有七或云三百宰予以問於孔子孔子曰人賴其

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

統箋按張華雜說曰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漢地理

志上郡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武帝紀北巡朔方

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冢何也或

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郊祀志黃帝得

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

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七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七

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三十推三百八十
年黃帝僊登於天史記封禪書公玉帶曰黃帝時雖
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東封泰山禪凡山
合符然後不死焉今竹書紀年仍書帝陟則黃帝亦
何嘗不死也

鄭環曰封禪書鼎成有龍下迎此乃方士之說史公
記之以見武帝之惑也紀年書曰陟則黃帝未嘗登
僊可知蓋後之合符所以察吏封禪所以升中鑄鼎
所以鎮神姦非求不死也

衡案世以黃帝為不死仙去仙之者神之也而或者
疑之謂夫帝之死以甲戌也明明有其日矣其葬之
橋山也明明有其地矣奚其神嗚呼世蓋以不死為
神而不知帝之神非神於不死特神於制作耳吾觀
土德既興而蓋天甲子陰陽算數以及冕旒舟車貨
幣諸器物靡不自帝作始非神而能若是乎作者之
謂聖聖之者神之也神不必不死死不必不神况夫
帝之生壽邱也神之為感帝之戰涿鹿也神之為助
帝之迷襄城也神與之遊迨至訪廣成於空桐禮雲

氏之生也胙土於清是為青陽元為紀姓配於類氏
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娟之樂樂而忘歸震

而生質白帝子也既生其渚為陵秀外龍庭月縣通

顯襲青陽以處雲陽故謾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以

金寶歷色尚白故又曰金天氏遠憲大昊而乘西行

是稱少昊其即位也五鳳適至而乙遺書故為鳥紀

鳥師而鳥名在位八十有四載落年百有一葬於雲

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樞是司反景故傳又

稱西皇都於小顛以宇窮桑故亦曰窮桑氏

賈逵曰處窮桑

以登帝天下號曰窮桑帝實慎記一曰窮桑氏一曰

金寶氏一曰桑邱氏是為白帝然非河圖所謂白帝

朱宣也或云曲阜是以云小昊之虛曲阜無攷世紀

羽之野奎婁之次晉志云少昊始自窮桑而遷曲阜

曲阜因傳與世紀也曲阜魯城中小地名也發

揮元囂青陽少昊二人也說者以元囂為青陽或以

青陽為少昊或合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

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

三十世以今攷紀亦一十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

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年世

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

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
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元囂自二人固也

王水經序云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

曰擊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顛頊封豫六曰高陽

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都封揚

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

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擊當是少昊四青陽則

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顛頊之子八高辛則擊九姬都

則堯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元

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

皆所尊用祀於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

如是之著而元囂不得居帝位則元囂非少昊明矣

史記云黃帝生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

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

十有三皆姬姓也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元囂與蒼

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元

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

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元囂青陽又不得

為一明矣夫元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

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

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元囂青陽元囂降居江水

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元囂青陽元囂降居江水

爾

釋史記本紀曰黃帝之子曰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不得在位是不然青陽與元囂皆黃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陽即少昊氏也少昊之居西方蓋在蚩尤既滅之時其登帝位也乃在黃帝升遐之後何以明之周書曰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即少昊之名摯是也摯有聖德嗣位為帝都於曲阜非西方也明矣紀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是又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三

不然命官天子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職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為帝也鳳鳥適至始因之以紀官使少昊而終於西方將已亦在雲師雲名之列又何由鳩雉扈農設官備物哉周書所稱亦未可盡據矣古史考曰宗師大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國之名也猶堯之為唐舜之為虞三代之為夏商周皆先有其號及有天下因而不改豈其黃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軒后之法遠修戲皇之道哉問者曰少昊之為帝信矣然則五帝德

何以不載曰帝德因宰我之問而及之也少昊續緒

承家德協黃帝是以宰我未問孔子亦不言非謂其不帝也然則繫辭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來制作之君少昊顓頊帝嚳皆無所制作故統言黃帝堯舜略不備舉非謂其皆不帝也史見元囂之降處江水也則以為青陽不帝紀年見少昊之以鳥名官也則以為帥鳥師居西方世紀見少昊為金行之帝也則以為元囂自江水登帝位是皆恍惚不得其實故備論焉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三

史記志疑或問先儒皆以少昊帝為黃帝子而少昊即青陽詎不然歟曰否此皇甫謐之徒妄論也而其誤實自潛夫論五德志來史不紀少昊固屬脫漏然史之失在以元囂青陽為一人未嘗以元囂青陽為少昊帝摯也考逸周書嘗麥解云赤帝命蚩尤字少昊以臨四方又云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漢志引考德云少昊曰清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摯立為金德天下號金天氏國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魏曹

植陳思王集少昊贊云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
擊乃青陽之胄而少昊疑是當時顯職青陽繼蚩尤
居之故與司馬對稱至擊有天下仍其舊號奈何以
帝少昊為黃帝之親子哉路史以青陽為少昊之父
亦非

晉郭璞山海經海內經註引世本云繫祖產青陽與帝繫同誤

鄭環曰周書嘗麥解命蚩尤守於少昊以臨西方則
少昊本西方地名晉志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
拾遺記窮桑者西海之濱蓋少昊乃西方之總名窮
桑乃少昊之專名黃帝滅蚩尤清時為司馬使之帥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堯

其屬居其地以正五行之官也少昊司馬本其初而
言鳥師要其後而言正五行之官舉其職而言清後
即帝位都曲阜為鳥師而鳥名因以窮桑之名被於
曲阜而少昊之號亦不易以志不忘所自始故天下
謂之少昊金天氏而非終於居西方也

衡案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易稽覽圖云黃帝
一千二百五十年此語雖不足盡憑然路史載有帝
鴻帝魁而後至少昊則少昊之上固有史書所不能
盡載者矣世以少昊為黃帝之後眾口同稱恐無異

議吾於此竊有疑焉夫宓犧之與黃帝其聖一也何
有熊之後祖孫父子綿綿延延續登大寶而風姓之
裔竟寥寥無一為帝者乎其疑一也且少昊既為黃

帝之後矣則當近守軒帝之法庶繼承不愧為令辟
胡乃宗師太昊之道而曰少昊直若嗣世者然其疑
二也况少昊之號並非稱於登帝位之後案逸周書
嘗麥解云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則
是當黃帝執蚩尤之時已自稱少昊且不雲師而鳥
師云云矣其疑三也夫帝子必德劣然後降居若昌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一

堯

意之降於若水子朱之放於丹水其例也青陽未聞
就德何乃遠處窮桑其疑四也抑世之以少昊為軒
轅後者將以其立為世及乎則黃帝傳位帝鴻帝魁
而後未聞內禪是帝魁不得為少昊父少昊不得為
帝魁子也若云直繼軒黃其又何以置鴻魁二世耶
其疑五也竊嘗論之當黃帝時所謂少昊清司馬鳥
師者乃庖犧風姓之世胄而少昊帝擊之遠祖也案
三墳云伏犧易九頭為九牧因居方而置城郭安知
不分封其子以守於西耶以故得邑於窮桑而襲太

皞之號爲少皞氏再傳爲黃帝司馬之官用本國之
兵扼其西路以掃蚩尤之餘孽又數傳至帝摯以聖
德崛起西陲適當黃帝氏衰遂進陟帝位不得謂黃
帝時爲司馬之少昊卽後世有天下之少昊也揆之
情事當是如此然惜無引據未敢遽以臆斷也丹壺
磨滅吾安得起皇古而問之又案羅氏發揮引紀年
云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世則少昊非卽繼黃帝而立
可知矣而世並抹去少昊一代何耶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江都陳逢衡學

帝顓頊 帝嚳

帝顓頊高陽氏

原註母曰女樞

統箋按蜀國春秋曰乾荒娶蜀山女曰樞是為阿女所謂淳子也生顓頊

見瑤光之星

星傳北斗第七星曰瑤光

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

宮生顓頊於若水

河圖握矩瑤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

項首戴干

首戴干戈有德文

春秋元命包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春秋

演孔圖顓頊戴干是謂崇仁

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登帝位

史記五帝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

有聖德焉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志疑案史之難信未有如帝王統系者也其所作

五帝夏殷周等紀及世表楚世家多取大戴禮世本

諸書然大戴禮漢儒采錄不皆可据世本出於周末

復經秦殘滅之餘烏足盡憑夫馬班以漢人作漢史

尚不識高帝先代但記其為豐公太公而已矧欲明

二千年以前之譜牒耶乃襲訛仍舛謂顓頊為黃帝

之孫嚳為黃帝之曾孫舜為黃帝九世孫堯禹契稷

並為黃帝元孫是黃帝者五帝三王之大祖也此與

兵法神仙醫術家託附軒轅何異今依其說稽之黃

帝之崩傳次子昌意之子顓頊顓頊之崩傳伯父元

嚳之孫嚳崩傳第四妃之子摯及第三妃之子堯

堯崩下傳族元孫舜舜崩上傳四世祖禹未免紛乘

試思黃帝何以不傳儲嫡元嚳顓頊何以不傳冢嗣

窮蟬譽稱聖帝稷契堯又四子中之長且聖者明聰

如嚳寧有不傳元妃所生之稷反越班而立下妃所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生不善之摯摯死而以次當立者莫如稷乃稷不得

立并次妃所生之契亦不得立而堯為天子何哉然

猶可諉曰唐侯德威也稷契為堯兄則知稷契者宜

莫如堯吾以為不待疇咨而早登庸矣乃以欽明文

思之聖弟在位七十載久不能用必俟舜始舉之有

是理乎堯既倦勤則陟位之命固宜非稷即契胡當

日異四岳禪重華而兩聖兄獨弗之及得毋親疎側

置耶且元嚳昌意黃帝之二子元嚳三傳生堯昌意

七傳生舜豈元嚳之後俱長年而昌意之後多不永

堯與禹爲同高祖兄弟堯既近舍稷契則應禪於禹
無假乎詢訪決者而反遙授不相屬之舜已有可議
况舜爲堯族元孫安得當身接禪卽云相及自其一
家安得謂其以天下予人大聖如舜又在戚屬堯寧
不聞而必由岳牧咸薦歷試乃用其初爲父母所惡
屢瀕於死則堯安得稱欽明文思九族既睦二女釐
降是以族曾孫娶曾祖姑不更瀆倫亂序乎顓頊至
舜歷年甚久而繇禹遂仕盡四朝何如此其壽堯舜
在位幾百五十年然後傳禹何禹之生又如此其晚

舜傳位於四世祖亦一家人何乃與堯之傳舜並號
子賢契十三傳爲湯稷十三傳爲王季則湯與王季
爲兄弟矣而禹契稷三聖共事堯舜禹十七傳至桀
湯三十傳至紂二代凡千餘年而稷至武王纘十六
傳歷盡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
其誰信之簡狄爲帝妃豈有帝妃而浴於川者稷爲
嚳元子豈有帝子而見弃者凡此皆不足依據余旁
搜典籍廣覽先儒之論然後知五帝三王之世次多
有遺錯而顓頊舜禹均不祖黃帝曷以斷之古者一

代之興必建立氏號其後嗣卽因而不改禮祭法疏
引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
二十世嚳傳十世并紀其年宋劉恕通鑑外紀据
之雖緯書未盡可憑而此條足補史缺以濟諸說之
窮然則黃帝有天下閱三千餘年而後顓頊興是顓
頊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顓頊有天下閱三百餘
年而後嚳興是嚳之上世莫考史有疎脫矣嚳有天
下閱四百年及摯而衰堯始興是堯之上世莫考矣
路史餘論載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其序世次無
句望一代而窮蟬實非顓頊子是史於舜之上世有
差繆矣漢志引帝系云顓頊五世而生繇則繇亦非
顓頊子是史於禹之上世有紕漏矣索隱引譙周古
史考云契必非嚳子其父微不著名棄帝嚳之胄其
父亦不著鄭康成箋生民詩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
辛氏世妃注周禮大司樂云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
廟祭之賈孔謂嚳後世子孫之妃又引曹魏時博士
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

焉得爲魯子若使魯爲稷契父帝魯聖夫姜嫄正如
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則知堯與稷契非兄弟
魯非堯稷契之父孽母姬皆堯母陳豐契母簡狄稷
母姜嫄皆非魯妃而史於契稷之上世有誣戾矣至
吾謂顓頊舜禹不祖黃帝者路史後紀據國語呂梁
碑以爲舜之系出虞幕非出黃帝夫國語史伯舉四
代之祖稱虞幕與禹契棄並列居先更徵左傳昭八
年史趙曰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之祖幕決無可疑
而左傳又云陳顓頊之族國語又云幕能帥顓頊者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五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五

皆出黃帝將何異王莽之以舜出於魯堯出於顓頊
乎卽或謂黃帝顓頊亦一族固已異姓別宗懸曠疎
絕譬若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魯未嘗不娶宋子趙
未嘗不娶秦嬴而尚奚疑於嬪虞之二女哉蜀秦宓
辨五帝非一族譙周嘗從諮訪見三國志則古史考
本於宓說而濟南馬氏驥作釋史更暢厥旨余頗宗
其說故綜其梗槩而著之於此潛夫論五德志謂魯
爲伏羲後堯爲神農
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湯爲顓頊
項後皆不同祖其說又別未知所本
路史高陽紀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古史攷以爲姁姓
蔡則謂顓頊帝風姓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六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六

則幕之祖顓頊尤審是不止舜不祖黃帝并顓頊亦
不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而鯀爲顓頊五世孫禹
亦不當祖黃帝蓋幕國於虞故爲虞氏特幕之上世
畧而莫考未知幕爲顓頊之子歟抑非顓頊之子歟
窮蟬既爲幕子未知窮蟬之去顓頊中隔幾世而顓
頊之祖父與顓頊之子孫俱未知誰何往牒敗亡莫
從勘檢已由此觀之堯契稷出帝魯同祖黃帝爲一
族舜禹出顓頊爲一族此二族者輩行之尊卑莫問
年歲之遠近無稽祇認爲遙遙華胄焉爾若依史謂

顓頊

名曰顓頊顓頊厚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

震適也行劣不似遜於若水取蜀山氏曰景嫫一作景樸

搜神記世紀作景僕生帝乾荒是襲若水世紀作弱水非取蜀山氏曰

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瑤光於幽防而生

顓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午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

陽

統箋按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之號也郡縣志

曰高陽故城在汴州雍邱縣西南二十九里高陽佐

少昊有功受封此邑一統志高陽城在開封府杞縣

西二十九里是也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帝邱於周
爲衛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也謂之帝邱今東郡濮
陽是也地理通釋曰顓頊都衛爲帝邱後徙高陽稱
高陽氏一統志高陽城在保定府城東南七十里城
周迴九里相傳顓頊所築又有顓頊城在河間府任
邱縣廢鄭州東北三郡記云顓頊所造是始封時高
陽在杞縣既有天下亦有高陽在保定及任邱凡三
也

衡案大戴記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七

又云昌意娶於蜀山氏謂之昌濮氏產顓頊此說貽
誤不淺故史記曰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世紀亦曰母
曰景僕蜀山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
女樞生顓頊於若水至王子年拾遺記遂撰出昌意
出河濱遇黑龍負圖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
顓頊生手有文如龍斯愈誕而愈支矣是皆以黃帝
二世生顓頊而不知顓頊之去黃帝相隔十餘世卽
依山海經多韓流一代羅氏路史因謂爲黃帝氏之
曾孫亦非案韓流卽紀年之乾荒夫乾荒之生當黃

帝卽位之七十七年闕十世而少昊立又闕八世而

顓頊立顓頊不得親見黃帝黃帝不得傳位顓頊也

而鷲子乃云顓頊十五而佐黃帝呂氏春秋乃云嘗

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豈不戾耶至若佐少昊之

說則有辭矣莊子疏十五佐少昊二十登帝位世紀

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蓋指少昊金天第八世而言

非謂少昊帝摯也其時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於

是起而平之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故白虎通云謂

之顓頊何顓頊者專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八

也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

明也亦謂其時泯棼眩惑宵如長夜顓頊以其高明

之德旁燭無疆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如日

在天萬物作觀故得以乾剛居九五之尊而天下又

一治也如謂當少昊帝摯之時焉得民惑神怪天地

晦冥如此乎

元年帝卽位居濮

路史高陽紀始都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邱以故柳

城衛濮俱爲顓頊之墟兆迹高陽故遂以高陽氏○

國名紀濮陽帝後所都今澶之屬縣所謂帝邱有顓
帝城城內帝冢亦號顓頊之墟

統箋按前史疑問曰同一顓頊元年也而世史以為
丁未薛史以為辛未何也今竹書不言無從考也漢
志東郡濮陽故帝邱許敬宗曰以顓頊所居故謂之

帝邱

十三年初作歷象韓本作十二年

古史考顓頊帝以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
會於天厯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九

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

路史高陽紀乃注新歷十三月以為元歲紀甲寅上
日乙巳日月直良維之初而五星會於天厯

統箋按洪範傳曰歷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
格之歲畢暉之月朔日己巳立春日月俱在營室五

度是也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
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
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衡案漢藝文志顓頊歷二十一卷律歷志黃帝造歷

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晉書律歷志少昊則鳳鳥
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今據紀年云初作歷象則劉
氏正歷問所謂顓頊造渾天儀是也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
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
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以祭上帝乃令鱗先為樂倡鱗乃偃寢以其尾鼓其
腹其音英英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十

路史高陽紀爰命鯀先為倡洎蜚龍稱八音會八風
之音以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於是
鑄為之鍾作五英六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
承雲

統箋按楚辭遠遊曰張咸池奏承雲兮王逸注曰承
雲即雲門黃帝樂也又張湛注列子承雲黃帝樂淮
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招時竹書未出皆未
知承雲顓頊樂也

衡案承雲之樂實創始于黃帝以有景雲之瑞故也

路史命大容作承雲之樂可据疑此條當在黃帝三
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之後錯簡在此至顓頊所作
之樂本名六莖言和律厯以調陰陽也詳見白虎通
又案拾遺記顓頊居位有浮金之鍾沈明之磬以羽
毛拂之則聲振百里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合音之樂
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是顓頊之樂又名合音也呂
氏古樂篇蟬先以尾鼓腹之說不足深信至羅氏卽
以五英六醜當承雲之樂似亦未的

三十年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十一

統箋按世本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伯鯨
李石續博物志曰黃帝產昌意歷顓頊帝窮蟬敬康句
芒蟠牛啓睽而後及舜則顓頊後凡六世其云顓頊
產鯨鯨產文命是爲禹則顓頊只二世恐無是理大
抵古人本其所自出皆謂之產如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饋啟壽戴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皆以爲
顓頊產也乃顓頊在位七十八年此八人者已數十
歲矣後高辛在位六十三年摯在位九年堯在位七
十三年舜始受終于文祖舉而用之謂之八凱則以

數十歲之人用之於一百四十五年之後以爲皆顓

項所產之子有是理乎惟漢律厯志引帝繫曰顓頊
五代而生鯨鯨生禹庶幾爲得其實山海經東海之
外大壑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羅泌路史曰
顓頊取鄒屠氏生八子一曰蒼舒卽孺帝陳一中冠
編曰孺帝高陽氏元子駱明顓頊三十載帝元子孺
帝產駱明居天穆之陽皆以山海經有黃帝生駱明
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鯨以爲孺帝卽駱明又疑爲
蒼舒皆謬說也以愚論之經所謂孺帝卽顓頊也蓋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十一

顓頊生有聖德十年而佐少昊故有孺子之稱又十
年而登帝位謂之孺帝猶後世之稱孺子王也經以
其嗣少昊登帝位以臣代君故以少昊孺帝顓頊連
言之若以孺帝爲顓頊元子經何以不曰顓頊孺帝
而曰孺帝顓頊乎經稱駱明生白馬白馬之後爲鯨
與帝繫顓頊五代生鯨之說約畧相似爲可据也
衡案山海經云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註引竹書
曰顓頊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與今本異氏
族源流云顓頊妃鄒屠氏生駱明駱明生伯鯨路史

云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夢八
人注謂夢日則生子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曰夢也然
以其年攷之無論顓頊至帝嚳世代懸隔卽以今本
紀年記之繇生於顓頊三十年又四十八年而帝陟
又歷高辛六十三年摯九年至堯六十一年始命崇
伯繇治河又九年而黜繇年不將二百乎余疑伯繇
與崇伯繇是兩人此伯繇爲顓頊之子而崇伯繇乃
大禹之父也据蛙螢子共工祝融上世俱有七人而
重黎羲和亦復世襲其號焉知伯繇之後不又有襲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三

其祖之號者乎又案路史引紀年云黃帝至禹三十
世今簡策脫落無復稽考然卽以此一語校之則由
顓頊至禹其必十餘世可知安得謂顓頊帝所生之繇
卽禹父乎吾故曰前後有兩伯繇也天穆山名山南
爲陽蓋帝封繇于天穆山之南而命之爲伯故曰居
天穆之陽後帝啟十年舞九韶于天穆之野卽此所
以大報本而反始也其卽禘祭始祖之義乎

七十八年帝陟

路史高陽紀在位七十有六崩

韓愈云年七十九世紀云九十八二十一

而立或云三
十六立皆非
堯東郡頓邱廣陽里緡緡之陽其立也
歲居豕韋其崩也歲在駮火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
氏是爲孺帝尋崩而帝嚳立

釋史顓頊黃帝之孫而少昊氏兄弟之子也據史則
嗣黃帝而立據世紀則繼少昊而立少昊一代既不
可泯則世紀爲可信乎然史之失在於輕信而多疎
世紀之失在於牽合而附會顓頊之佐黃帝與黃帝
之誨顓頊見於鬻子呂覽皆近古之書也世紀率於
二十登位之說則謂其生於金天末年十年而佐少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四

昊如以鬻子未可信將二十治天下之言亦並可廢
胡爲兩歧其說吾不能爲之解也最難知者帝王之
譜系最無徵者上世之年紀史敘昌意於元囂之下
何由知其爲黃帝之嫡昌意降處若水亦猶帝摯嗣
位堯受唐封封建之來久矣何由知其德之劣史曰
三代以上止表其世共和以下始紀其年年固有不
可強知也必以顓頊爲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歲則
不得不就二十而曲爲之說此皇甫氏之蔽也

鬻子呂覽之說
爲措亦未允當

衛案
馬氏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此條徐本低一字作注非是

術案辛侯舊以為即帝譽術器一名術器以襲其父

共工之號又名共工故徐陵曰顓頊為君阻共工之

亂是也山海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詠生炎居炎

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

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

水吳任臣曰案蛙螢子祝融共工上世俱有七人此

祝融為炎帝裔黃帝之司徒也居江水生共工共工

生術器及句龍術器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五

辛侯誅之以其弟句龍為后土汲冢瑣語云昔共工

之卿曰浮遊既敗于顓頊自沒深淮之淵即術器之

臣也術案吳註甚覈然以祝融為黃帝司徒亦誤當

在顓頊時觀紀年於術器之滅不書於七十八年之

前而書於帝陟之後此中顯有脫文則所謂帝命辛

侯誅之者蓋不知高陽氏之第幾世矣

帝譽高辛氏

原註生而駢齒春秋元命包帝譽駢齒上法月參虞度成紀配理陰陽○河圖握矩帝譽

駢齒方頤龍顛有聖德初封辛侯統箋案一統志高辛里在歸德府城

東門內○孫之駢日十代高陽氏王天下使贊人拊

鞀鼓擊鍾磬鳳凰鼓翼而舞統箋案通歷日帝譽平共工之亂作鞀鼓性悌

項篋呂氏春秋日帝譽命咸黑作為聲歌九韶六列

六英百種作為鞀鼓擊鞀吹管填篋都推鐘帝譽

乃令人拊或鼓擊擊鞀吹管填篋因令鳳鳥天

翟舞之帝譽太常乃以康帝德據此則高辛為辛侯

時平共工之亂乃作項篋世本辛公作項謂此也俗

誤以為平王時諸侯暴辛公始作填豈填篋至東周

始有乎樂記日聖人作為鞀鼓控揭項篋其非平王

時請侯明矣○術案箋引呂氏春秋推鍾下無帝譽

四字今特補入見古樂篇

其

白虎通號篇謂之帝譽者何也譽者極也言其能施

行窮極道德也帝譽有天下號曰高辛高辛者道德

大信也

風俗通五帝篇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

譽然若酒之芬香也

術案大戴禮黃帝產元嚳元嚳產嶠極嶠極產高辛

是為帝譽史記五帝紀帝譽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高辛父曰嶠極嶠極父曰元嚳元嚳父曰黃帝自元

嚳與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與嶠為

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世紀帝譽高辛氏姬

姓也其母不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交龍龍有聖

德年十五而佐帝顓頊金樓子帝譽高辛氏少昊之孫蟠極之子外紀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路史高辛紀帝譽高辛氏姬姓曰譽一曰遂譽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元枵之後也父蟠極取陣豐氏曰哀履大跡而傷生譽方學之生握哀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于辛爲侯國高陽崩而譽是立以木紀德以上諸說俱以帝譽爲顓頊族子出黃帝後如合一轍矣余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七

獨以爲不然梁氏曜北謂顓頊不祖黃帝然未有引据余攷姓纂謂顓頊風姓唐表韋氏彭氏皆云出風姓顓帝之後則黃帝姬姓顓頊風姓判然各別是顓帝亦包犧之後也顧古姓流傳真偽莫辨黃帝之與顓頊其同姓與否姑勿深論第謂帝譽直嗣顓帝即位則有斷乎其不然者据命歷序稽覽圖則顓頊傳三百五十載据路史引紀年則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世以今紀年考之黃帝氏陟歷少昊顓頊帝譽帝堯帝舜卽至帝禹止六世耳豈其然哉吾故深惜簡策

之剝落不傳也抑嘗論之本之實者其枝茂源之遠者其流長歷考諸史自漢以下其得天下以道者子孫繼立俱十餘世惟前後五代年數短促數十年易一姓餘俱相沿至數百載豈以聖德如黃帝少昊顓頊止及身而帝也乎

元年帝卽位居亳

統箋按前史疑問曰同一帝譽元年而世史以爲乙酉薛史以爲己丑何也今竹書不言無從考也闕駟曰亳本帝譽之虛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括地志亳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七

邑故城在洛州西十四里本帝譽之虛商湯之都也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郟吳本范本郟作劓何楷曰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雒之間其君驕貪齷儉滅會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亡恩按逸周書史記解亦云昔有郟君齷儉滅會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郟君以亡與潛夫之語相合然史記解乃周穆王所作以命左史戎夫者其非詩之郟國明甚及考竹書載

帝嘗十六年使重帥師滅有郃則史記所述郃亡政
帝嘗時事而王符乃取以解此詩何也

鄭環曰按書乃命重黎帝堯時事重果為顓頊之孫
不得于顓頊嗣少昊之初即為南正况得為少昊句
芒乎伐有郃之重周書謂之重氏疑重黎本少昊時
人而顓頊復用之堯時羲和乃重黎之後而滅有郃
之重乃重之裔而羲之先也

衡案大戴禮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
氏產陸終陸終氏取於鬼方氏產六子其四曰萊言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九

是為云郃史記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章生重黎吳
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會人是重與
有郃皆顓頊裔也然高陽至會人已五代至重僅二
代疑伐有郃之重非與黎及吳回並世而生者也予
因攷之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崇曰少昊氏使重為句
芒世不失職此少昊時之重也楚語觀射父曰顓頊
命南正重以司天此顓頊時之重也此外另有顓頊
後之重山海經顓頊生老童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
謂之驕福產重及黎是也及此伐有郃之重則又其

後裔也年代遠隔不得以一人當之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孫之驥曰堯年十三佐摯為高辛封殖初居陶後改

國於唐為唐侯衡案說本路史今定州唐昌縣

統箋按孔安國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皇

甫謚曰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為諸侯据竹書

堯封唐在高辛之四十五年又十八年而高辛始崩

又摯立九年而廢堯始以唐侯升為天子加以受封

時約十餘歲堯年近四十矣傳以為十六升為天子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

十

亦未然也

六十二年帝陟

原註帝子摯衡案路史高辛崩而帝堯立堯高辛氏

羅本注云堯見年代應史傳皆作摯故高誘陳伯宣

以帝摯為少昊而以少昊為帝之子尹氏遂有少昊

逐帝之說妄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摯在位九

年摯立不善而少昊之德在人如此夫何疑哉立

九年而廢外紀帝摯在位七十年崩于摯即天子位

摯之崩亦名摯蓋族遠不嫌同名也路史後紀卷十

注謂世紀本論宏云唐侯德盛摯微弱而致禪焉皇
王大紀謂襄位未久而祖通蓋外紀謂荒注無度而
廢之諸說各異疑莫能明據人表在上中則不得如
所言

路史高辛紀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崩塋頭

邱臺城陰野之秋山山經九域志
皆作秋山

釋史帝譽高辛氏黃帝之曾孫顓頊之族子也生而

神靈嗣高陽氏為天子其嗣天子者以賢立也五帝

之世以公天下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

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高辛高陽成起支封又

必試以官職故高陽十五而佐黃帝高辛亦十五而

佐高陽詢事考言乃登大位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

下者以天下為公器惟賢是擇近不嫌於傳子黃帝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三

少昊是已外不妨於異姓堯舜是已少昊之後無足

嗣帝位者而顓頊有至德顓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

而嚳有至德有至德者登大位皆以其賢也非以其

親也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聰明祇肅普施利物順

天取地節用愛民德化四訖享國七十年帝擊嗣立

未久而崩而陶唐氏作矣然竊有疑焉記稱帝嚳四

妃之子以嫡也則莫如立后稷以賢則堯稷契皆其

人也不立嫡與賢而立摯豈豈無知子之明有愛憎

之私乎非所以論摯也或稱摯荒淫諸侯廢之或稱

唐侯威德摯微弱而禪焉若是則堯有利天下之心

諸侯有擅廢立之權尤非所以論堯也史記本紀但

曰摯立不善崩而已所謂不善者德不類邪政不理

邪民不從邪抑如書所謂有疾弗豫傳所謂弱是不

良者邪荒淫微弱皆後世揣摩之言摯之賢不肖未

可以臆度也意者帝嚳之子摯最居長當如世紀所

說既而享年不永兄終弟及外紀曰帝堯年十六即

天子位然則帝嚳之崩堯方七歲故不立堯而立摯

殆以此與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三

統箋按世紀曰高辛氏以人事紀官在位七十年年

百五歲而崩据竹書則在位止六十三年少七年一

統志帝嚳陵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衡案帝子摯立九年而廢當是帝錫唐侯命下之注

不當在帝陟後蓋皇古之時不拘於立嫡帝以摯年

長是以首被錫命為帝子如後世太子世子之類則

所為立九年者當在此蓋立為儲君非於帝陟後立

為天子也繼以九年之內未見克肖而帝嚳廢之故

錫命堯此時堯已分封於唐為侯故紀年不曰錫堯

子堯命而曰錫唐侯命者明乎堯以唐侯受命代摯
立爲帝子也不曰帝摯立九年而曰帝子摯立九年
者明乎摯未成其爲帝而僅爲帝子也不然則所謂
廢者將謂堯廢摯耶詎有盛德之堯而行此者若云
羣臣廢摯共相推戴帝堯豈後世霍光廢昌邑王故
事已先見於高辛之末耶吾故以爲九年之立不當
在帝陟後也不則馬氏兄終弟及之說最爲允當然
云帝摯之崩堯方七歲亦非蓋泥於孔傳唐侯十六
升爲天子之說也十六升爲天子當是十六升爲帝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二 垂

子之沿誤耳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

江都陳逢衡學

帝堯上

帝堯陶唐氏

原註母曰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

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

曰赤受天祐統箋按許慎說文曰慶都出觀于河

八彩尚書大傳堯八眉八者如八字也春秋元命

孝純拔神契堯火精烏庭荷勝八眉淮南子堯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

卷三

一

神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

都交之生伊堯龍顏日角眉八彩衡案羅莘注引

合誠圖云光面八彩鬢鬚尺餘尺餘二字舊脫長七

尺二寸面銳上豐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

日放勳烏庭荷勝眉有八彩豐下銳上金樓子堯

眉八彩日角方日足有元武之字手有三河之文豐

下銳上就之如足履翼宿帝堯碑赤龍負圖出慶都

日望之如雲足履翼宿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

人衣赤衣鬢鬚尺餘長七尺二寸銳上既而陰風四

豐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



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

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茂食

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

有龍隨之者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娘龍

消不見既乳則堯如圖表及長身長十尺春秋合誠

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于堯圖赤帝之

為人祝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銳上龍顏日角八

采三眸烏庭荷勝琦表射出握嘉履鬢髮息洞通

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世紀年十五而佐帝堯受

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統箋按後漢

帝和熹鄧后紀后嘗夢期天占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夢者言堯夢振天而上即此也統箋本無

此二句

史記五帝紀譽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志疑按漢律歷

等書皆作陳豐此及大戴禮作鋒正義曰鋒又作豐

今本大戴禮說作陳隆詩生民疏引帝系篇作陳鋒

娶媯訾氏女生摯帝摯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

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世紀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下而摯於兄弟最長

得登帝位封其母弟放勳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

卷三

二



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
子孫因云姓伊祁夫之 高辛氏第二子也母陳豐

曰慶都嘗觀三河之首赤帝顯圖奄然風雨慶都遇

而萌之黃雲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於丹陵曰堯

統箋案左傳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書傳

曰陶唐帝堯氏都說文云陶邱再成也在濟陰顏師

古曰陶邱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號陶唐氏

据竹書帝堯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九十年帝遊居

于陶則臣瓚謂先居唐後居陶故號陶唐氏也世紀

曰帝堯始封于唐中山唐縣是也唐水在西北入唐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河後又徙晉陽詩唐風譜曰唐帝堯舊都之地今日

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遷河東平陽括地志今晉州

所治平陽故城是也又按陸氏釋文曰堯唐帝名史

記索隱曰堯諡也放勳名姓伊祁氏一統志保定府

完縣西三十里有伊祁山本堯母所居据舜典帝曰

格汝舜禹謨帝曰格汝禹堯舜禹宜皆是名雖周書

諡法有翼善傳聖曰堯仁義感明曰舜淵源流通曰

禹蓋因上世之名號陳之為諡為後世所取法耳豈

君之命臣不呼其名而有豫呼其諡之理

銜案白虎通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

妙高遠優遊博衍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唐蕩蕩也

蕩蕩者德至大之貌也風俗通堯者高也饒也言其

隆興炳炳最高明也廣雅云堯曉也路史發揮云堯

遜也諡法解云翼善傳聖曰堯俱屬附會案唐乃始

封之地而堯則其名也

元年丙子

統箋按晦庵朱子曰溫公初作編年起于威烈王後

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已上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四

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卻推至堯元年皇極經

世書中可見今攷皇極經世書堯元年甲辰又歷甲

辰至乙卯在位七十二年以竹書紀年校之堯元年

丙子則九年甲申十九年甲午二十九年甲辰堯元

年不得為甲辰也

韓怡曰案帝堯元歲據皇甫謐邵康節金仁山之說

定為甲辰羅泌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

未其論不一竹書作于魏人時為戰國去古較近似

可信也

洪頤煊曰諸書引竹書紀年皆無甲子紀年惟隋書律厯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年丙子與今本同

帝即位居冀

路史陶唐氏紀年十有七謾以侯伯恢復帝堯堯以

侯伯恢復帝而許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不義於丹水楚今唐州曰陶唐氏都於平

陽今晉之臨汾漢平陽也即晉城有故堯城元和志

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謾也平陽太原大夏大鹵

夏虛晉晉陽七名一地寰宇記云平陽今晉晉陽太原也然魯衛皆有平陽非堯都矣安邑以火紀德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五

統箋按夏書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孔傳曰陶唐帝

堯氏都禹貢冀州既載孔傳曰堯所都也堯即帝位

都平陽乃冀州地也故竹書曰居冀

命義和厯象

書堯典乃命義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

交劉敞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二字耳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

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鹵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義暨和葑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正義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

雜擾不可方物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

以至於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

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

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

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

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

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

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

亦命重黎故鄭元於此註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

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

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

世掌

祝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六

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乃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哲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允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祝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

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且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下傳云四岳卽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卽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

孔意以義和是非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
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

路史陶唐氏紀乃命義和絕地天通義載上天黎獻

下地俾主陰陽義和居卿而致日立渾儀天子南面

視四星以知民之緩急著推術設部首演紀於虛之

初建因敦而首大呂

衡案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

女子名曰義和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此語誕妄

不足信夫義和乃重黎之後焉得國于西南海之外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九

且既國于海外又焉得為帝嚳之妻假令真有此事

則高辛又不止四妃而堯于兄弟輩又另有十日矣

郭景純曰義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

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義和是主日月職

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義和

之子出於陽谷故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以主四時

其後世遂為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轉運之

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陽谷虛淵也所謂世不失職

耳據此則義和是一人非兩姓矣且是堯所立之官

非重黎之後一為義氏一為和氏矣上古荒忽難以

臆斷闕之可也又案論衡云堯候四時之中命義和

察四星以占時氣蓋即大傳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

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

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是也

五年初巡狩四岳

統箋案堯典帝曰咨四岳傳曰四岳即義和之四子

分掌四岳之諸侯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傳曰

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十

攝則然堯又可知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鄭氏曰五

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狩白虎通曰巡

者循也狩首牧也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五年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今據竹書五年一巡狩

自堯昉也

衡案古皇拒神氏駕六蜚羊神皇氏駕六蜚龍神氏

氏駕六蜚鹿辰放氏駕六蜚麋太平廣記 離光氏駕

六蜚鳳以及白虎通所載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

禪于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知古來巡狩封

禪之事久矣特堯時巡岳之典他書無明文惟路史有設四岳八伯以典諸侯云云而四岳爲一爲四諸儒考核迄無定論今据竹書命義和歷象之下而卽繼以初巡四岳之文則羲和統天而卽以掌地孔傳未爲失也蓋以二十二人之數較之四岳當爲一人合之九官十二牧則其數爲不錯若以舜巡狩使四岳還瑞之文考之則四岳又必非一姓子謂當時必有一人統四岳之長如堯典舜典所謂咨四岳是也其嘗居此職者爲神農之裔此在朝之四岳以一人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士

而掌四方者若在外則必又有東西南朔羣岳之長如帝至岱岳則東岳之長率東方諸侯朝焉至西岳則西岳之長率西方諸侯朝焉南朔亦皆循是其嘗居此職者爲羲和之四子則必非一人一姓可知据左傳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尊之爲太岳則是四岳爲四方諸侯之長各就本國而在朝者又爲四岳之長別稱太岳則爲一爲四均有據矣路史謂堯臨民以十二註引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謂十二載一巡狩也金履祥前編亦謂帝堯十

有二載巡狩俱誤今据竹書帝堯實以卽位之五年巡狩與周語堯臨民以五合當從之

七年有麟

統箋案春秋運斗樞曰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狀如麇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乃至孔叢子曰釗商獲麟孔子觀之乃歎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使我心憂蓋謂此也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士

衡案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禮稽命徵外內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事無有畱滯則麒麟遊囿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孝經拔神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春秋繁露恩及羽虫則麒麟至毛詩義疏麟麇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据路史陶唐氏在位七年麒麟遊于藪澤與竹書合蓋其仁如天故卽位不久卽有是應也拾遺記統言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鶴歲來集麒麟

遊于藪澤殊混

十二年初治兵

統箋案爾雅曰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周禮大司馬職

中秋教治兵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春秋提要曰治

兵習戰也申明軍法以整齊之也莊子曰昔者堯攻

叢枝宵放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又曰昔者堯問於舜

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又六

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陽此堯之治兵蓋有以

用之也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衡案世傳伏羲九軍陣黃帝握機經皆上古之事堯

時治兵無聞焉然觀於丹水呂氏春秋堯戰于丹水之浦有唐冠

子堯伐有唐有扈六韜堯伐有扈諸戰伐則堯之神武大畧可見

蓋兵主乎生白虎通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

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

稱天由此觀之後之迂濶仁義棄軍實而隳武功者

皆以天下子敵者也當堯之時萬邦雖協而狹狷繫

齒九嬰大風之類皆為民害其克頑殘暴當不在禱

机四凶下堯能聽其黨惡怙終耶說見淮南子並路史註故淮

南子云堯之治天下也契為司馬說苑亦云當堯之

時契為司馬是帝將有征伐之事故特以司馬之職

命契而使之治兵也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統箋案武帝紀北發渠搜晉灼曰地理志朔方有渠

搜縣臣瓚曰禹貢之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

又按楊雄曰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註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

則渠搜在西為右不在北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四

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撥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

里古渠搜國也東去疏勒千里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大業中遣使朝貢則禹貢時之渠搜不在朔方陸氏

禹貢釋文亦引漢志在朔方非也

衡案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傳謂是

四國正義曰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

是戎狄末以西戎總之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

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今據紀年帝堯時渠搜氏

來賓則渠搜非二國矣康成以為山名亦誤金仁山

前編注云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犁捷枝
卽析支渠犁卽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有渠
搜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尚書埤傳云渠搜卽今
河套地又案王會解渠搜以飽犬穆天子傳至于巨
蒐之人綸奴卽此渠搜氏也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楚辭天問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蔣驥山帶

閻註蛙螢子共工姜之異爲太昊黑龍氏堯子康回

襲黑龍氏亦曰共工列子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五

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按傳稱共

工氏爲水官雜見女媧顓頊帝嚳堯舜之世太古荒

忽不足深辨考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

年命崇伯鯀治河又國語云鯀稱遂共工之過然則

康回蓋亦堯時治水無功者耳天傾地陷之說殆因

其墮高堦卑以害天下而附會之歟

孫之驥曰路史云共工有三共工氏太昊之世侯國

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非舜之所命者堯之共

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彼

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
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爾

統箋按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兕曰共工方鳩僝

功鄭氏曰共工水官名馬融曰僝具也据竹書共工

治河錫命在堯十九年改命伯鯀治河在堯六十一

年則此四十餘年中皆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焦僂氏來朝貢沒羽

山海經海外南經周僂國其爲人短小冠帶一曰焦

僂國在三首東○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五

幾姓嘉穀是食○郭註外傳曰焦僂民長三尺短之

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得焦僂國

人長一尺五寸也○吳任臣曰案通考云焦僂人長

三尺穴居善遊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竹書

紀年堯二十九載焦僂氏貢沒羽帝王世紀舜時焦

僂氏來貢沒羽馬融廣成頌云納焦僂之珍羽謂此

也漢明帝時西南國焦僂來貢獻安帝永初中焦僂

種類陸贄等舉種內附淮南子云焦僂曰炎土林希

逸列子注焦僂之尺五諍人之九寸圖贊曰羣籟并

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二歸此亦僥
如又焦僥或作樵僥西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腊長
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是焦僥國人

衡案焦僥氏人長三尺山海經云短小冠帶足狀其
貌云尺五者非是括地志在大秦國北爾雅疏蠻者
慢也其類有八三曰焦僥又庾信哀江南賦云西賁
浮玉南琛沒羽以沒羽與浮玉對舉當是珍寶之物
孫之騷注謂沒羽是矢名當考

四十二年景星見於翼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七

孫之騷曰一作景星出翼軫景星生於晦朔天門之
上或入月二三日或出月二十七八九日狀如星而
中空如魚星而的不或青赤白三氣聚如星如半月
狀出而不行必於四時王相日見

統箋按孫氏瑞應圖景星天曜也狀如半月生於晦
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星傳曰翼二十二星
二十度秒在太微垣南史記律書曰翼者言萬物皆
有羽翼也

衡案漢天文志景星顯星也晉天文志瑞星一曰景

星或曰德星大而中空春秋合誠圖天子精耀心慎

務德則景星見運斗樞天樞得則景星見禮稽命徵

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天意則景星見孝經

內事圖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謂夫有德則昌天休

必至是皆然矣然其見於翼何哉按堯為翼精星在

南方說見春秋感精符又按管窺輯要云翼二十二

星天之樂府也主俳優又主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

則禮樂興賢臣得四夷服天下平據此則帝堯四七

二年景星見蓋以是時渠搜來賓焦僥入貢又復命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末

毋句氏及延鄆等作樂大章以和八風故有此瑞應
也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其見於翼也宜哉

五十年帝遊於首山乘素車元駒

孫之騷曰素車以白土墜車也古史考黃帝作車至

省方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馬則馬駕之始也

春秋地名攷首山即首陽山也在今蒲州東南呂氏

春秋夏孔甲田于東南賁山世紀曰即首陽山也山

有九名曰厯山曰首山曰薄山曰襄山曰甘棗山曰

渠豬山曰獨頭山曰陬山曰雷首山禹貢所謂壺丘

雷首至于太岳尚書大傳湯放桀升自爾皆此也
統箋案沈約宋書曰堯升首山遊河渚有五老遊焉
宣二年傳曰初宣子田于首山杜注首山在河東蒲
坂縣東南卽是山也後世因名爲堯山地理志蒲坂
有堯山也五帝紀帝放勳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彤車
乘白馬此云乘素車元駒亦是類也

鄭環曰尸子作素車樸馬大戴作丹車白馬史記作
彤車蓋祭祀則彤車而遊山則素車歟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九

老遊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

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

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

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威書咸曰知我者重瞳也五

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

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今摺紀年帝堯遊首山時尚

未徵舜則考比識之誣妄可知又列子云堯治天下

五十年遊於康衛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亦帝堯五十年事也疑卽遊首

山時作

五十三年帝祭於洛

衡案此帝循時祭之文也統箋引中候曰帝堯修壇

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又束沈璧於洛

日稷赤光起元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于舜按

中候所云乃帝堯七十載舉舜後事觀紀年錫虞舜

命下註可見此時舜尚未舉安得混引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路史陶唐紀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帝繫人表作
放宜氏謬朱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辛

卽嗣子朱說文引漢書作丹臨訟媿遊而朋淫帝悲
練安國以嗣子朱別一人妄

之爲制弈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御覽尚書逸篇云
丹朱不肖舜使君

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乃堯居之丹見漢志竹書

云放帝丹朱于丹水今朱虛縣有丹山東丹西丹二
水水近有長坂遠峻謂之破
軍坡記爲丹朱弄兵之所

統箋案世紀曰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荊州

記曰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之所封也漢志曰陶唐

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尚書益稷

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此丹朱之所以

見放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
十里賈公彥周官序曰初堯天官爲稷據此則稷爲
天官故放帝子朱命之

胡景孟曰山海經海內南經帝丹朱葬於陰下郭注
引竹書云后稷放帝朱於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
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諡也據此則以紀年本
作帝朱後人誤增爲帝子朱也若紀年本作帝子朱
則景純不應爲此語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朱矣然以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例之則
當作帝子爲是况既云帝使又云帝朱不儼然二帝
乎無此文理据史記五帝本紀及高祖本紀正義俱
引作后稷放帝子丹朱是也不得以山陽公比擬至
所云使后稷放者蓋謂監之就國也如後世傳諸王
出封之類而妄議者遂謂堯有不慈之誹豈通論哉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路史陶唐紀在位六十二年沈蒙洛水演天方害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后土冒沒而填星逆于水府發乃

憂中國之不康詔曰洛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使變
音壁法也將任焉四岳稱鯀帝知鯀之圯族方命而民患
弗可埃又自中國至條方莫薦於是試鯀俾司空欽
哉九載功用不成而止

孫之駮曰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
崇今鄆東帝爲洛水之患訪于四岳乃以命鯀鯀築
之于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鯀障水汨陳
其五行水不潤下故有鯀隄在相之安陽鯀築以捍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自宗城界來而澶之臨河西十五縣隄自黎陽界入
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故無功又澶濱清軍城東南
五十有堯隄過飛狐界古長城卽堯遭洪水命鯀築
之者銜案孫說見路史注二
兩城疑誤當作三似城

統箋案索隱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今案竹書紀年
顓頊三十年產鯀似鯀爲顓頊子矣然產鯀之後四
十八年而顓頊陟又歷高辛氏六十三年孳九年
卽位六十一年始命崇伯鯀治河計前後相距一百
八十一年而堯始命之治河無是理矣漢書律曆志

顓頊五代而生鯀是爲得之又世紀鯀封崇伯國在秦晉之間王伯厚曰趙穿侵崇是也寰宇記垞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未知孰是

衡案後漢鄭興傳言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囚人之心也非是夫屈己之明以流毒囚人之心以遺害堯不忍爲也孔傳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何孟春曰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愚按爲此言者皆不知堯者也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是以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重

如是其急也而謂堯之急于救民曾不禹若乎路史云當是時禹年稚而在廷之可就水者莫餘若也斯言蓋得之矣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史記夏本紀當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

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志疑案陸德明莊子釋

文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陸氏必有案據吾然其言而鯀獨未及考竹書紀年云堯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政合九載績用弗成之文其事出堯不出舜故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堯用殛之左傳子產曰堯殛鯀羽山漢書鮑宣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優遊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重

後殛討並以放四罪爲堯惟萬章從戰國流俗之言稱此事屬舜蓋與左傳倍三十二年胥臣言舜殛鯀與禹同誤史公謬仍之後儒解經未經參檢而復以舜所去之四不才子并爲一科不亦舛乎

金履祥曰案周漢以來諸史多稱堯有九年之木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卽舉鯀俾又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

鯀於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患日滋甚孟子敘之
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
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
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
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
焉又案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
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滄濟漯
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
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孫之驥曰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故居東裔至死
不得反于朝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
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
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姜兆紳孟子篇敘殛鯀周禮廢以敘其罪註廢放也
舜殛鯀是也非殺但放之已耳洪範言鯀則殛死然
亦可云殛而至死獨山海經則言帝命祝融殺鯀於
羽郊也羽山謂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江南贛榆縣西
山下有羽潭卽黃熊入羽淵處然地似太近孔安國

言在海中楊慎謂在登州沙門島寰宇記蓬萊縣東
十五里卽殛鯀處登州古萊夷地三百距海故云海
中至祭法有郊鯀之說則劉基云夏之天下授之舜
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
於舜卽逆於天矣然則國語鯀化黃熊已近誣實爲
夏郊亦不確子產之言豈晉人飾說歟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三

以非訕授受之事故也今據竹書帝堯六十年命崇
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與書九載績用弗成
之說合蓋在帝堯未舉舜之前焉得有訕堯禪舜之
事豈以書方命二字遂附會其說歟先儒多疑殛鯀
爲殺鯀蓋泥于黃熊之說而不知殛極也窮也猶言
窮之極邊之地云爾與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是一
例事今竹書曰黜崇伯鯀可以釋尚書殛字之疑高
誘呂覽行論篇注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鯀乃殛死
先殛後死也語最明晰路史作遏之羽山三年而死

是爲羽淵之神亦是羅萃注云殛者置之死地而不返云爾故天問云永遏羽山歐文忠云殛殛羽山慙而斃是俱不以殛爲殺也蓋當是時堯以棄命放之羽山久而不赦鯀自傷無績不得獻功遂乃自沉于羽淵其靈不死託爲河精以導其子河精卽河神也故於禹治河之時授以河圖而去禹亦終身不踐羽淵之地爲其父自沉故也而左氏乃有黃熊入寢之說拾遺記則謂化爲元魚與蛟龍跳躍而出益荒忽不足信矣若僞歸藏云殛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

竹書紀年集證

卷三

七

更不足辨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江都陳逢衡學

帝堯下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原註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荀子解蔽篇詩曰鳳

鳳秋秋其翼若干其鳴若簫有鳳有鳳樂帝之心註

日逸詩也帝蓋謂堯也。尚書中候帝堯即政七十

載景星出翼鳳凰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雨潤

波醴泉出山。述異記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

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宮沼歷草生塔宮禽五

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蓬蒲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

於地是朱草生尚書中候文命咸得俊又在官則未

為十瑞朱草生草在郊。春秋感精符王者德洽於

地則朱草生食之令不老。春秋運斗樞天樞得則

朱草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生

朱草。博物志和氣相感則生朱草。續博物志朱

草狀如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生落

如黃莢周而復始。宋志朱草草之精也世有聖人

之德則生。路史餘論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

以染絳為服以別尊卑王嘉禾秀春秋感精符王者

者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嘉禾秀德洽於地則嘉禾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十一

黃旗水也。白虎通德至淵泉則黃龍見焉

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州大具海出明珠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易坤靈圖至德之前日月若

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仰觀天

形如車蓋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眾星累聚如連

貝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筴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

臭名曰筴脯脯一作蒲。春秋潛潭巴君臣和得道

道至則筴脯生厄厨筴脯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

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說文筴蒲瑞草

也堯時生於庖厨扇暑而涼。路史德政清平風教

大治化格上下而信于升潛慶雲鮮苦五緯順軌

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禾滋畝朱草茁牧醴泉決

倚髮生厨蒲筴苗鳳巢閣榮光暮河馬榮錄一日

而十瑞至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

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

焦而不落名曰莢莢一曰歷莢白虎通王者考應得

階間莢莢者樹名也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

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路史餘論莢

莢歷莢也世紀云堯時莢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

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

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厥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應

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日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為天

子莫生於庭為帝成應圖云葉圖而五色洪水既平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二

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于河洛擇

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

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

史記正義舜生于姚虛故五老因飛為流星
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華
衛案遊首山在五十年祭洛在五十二年皆三月辛
在舜未舉洪水未平之前註似混合為一

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

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絲壇而上吐甲圖

而去尚書中候帝堯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

赤文綠色臨壇止舜吐甲圖而帶定春秋元命包
堯遊河洛赤龍負圖以出圖出如綈之狀龍沒圖在

甲似龜背廣九尺尚書中候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
色臨壇上甲似龜背廣袤九尺

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統
政之度帝王紀錄與亡之數其圖以白玉為檢

案書卷之表發謂之曰檢漢武紀金泥赤玉為柙泥
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也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三

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闔色授帝舜春秋合誠圖
堯坐舟中與

大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
廣八寸黃金簽白玉繩封以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

五字。河圖擬佐輔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河
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柙白玉為檢黃

金為繩黃芝為泥統案朱志曰
章曰天黃帝符璽言虞夏當授天命闔色授帝舜言

虞夏殷周秦漢當受天命此本多殷周秦帝乃寫
漢四字知此為沈約附注非竹書本文也

其言藏於東序中候掘河紀堯即政七十年仲月辛
日至於稷沈壁於河青雲起回風搖

落龍馬銜圖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圖
通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

寫其文藏中候
之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於洛運行

帝堯刻璧率羣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元龜負
臣東沈於洛

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尚書中候堯率羣臣
東沈璧於洛退俟至
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其書言當禪舜
字止壇又沈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

遂讓舜

衡案此四岳即堯所咨者蓋炎帝之後或曰即許由

莊子以堯有汝能庸命吳朕位之語遂影撰出堯讓

天下于許由云云書舜典納于大麓即此錫命之事

也毛奇齡曰孔傳作大錄官名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令迷錯愆伏謂之不迷此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四

陰陽愆伏言也故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

雷雨舜往勿迷而鄭元直云入麓伐木差可解說第

伐木二字無據堯納舜于山麓亦無謂且與上納于

百揆諸文不合耳徐仲山日記謂大麓官名特非是

大錄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問試之作司

空官有名為大麓者如周禮衡谷川林虞名山澤之

類以此乘載而遇風雨理故有之若孔傳則大有所

本非杜撰語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以三公之

位而統錄三公之事桓譚新論亦云昔堯試舜于大

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班固紀實意功德
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且前此孔叢子亦有之宰我
問孔子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曰此
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于
尊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
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明舜之行合乎天
也則孔傳純襲孔叢子以爲言又王莽傳子前在大
麓至于攝假師古曰謂爲大司馬宰衡時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於舜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五

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
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
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嬪媵之以娥
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水經河水注邵南有歷山也謂之歷觀舜所畊處也
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尚書所
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之內王肅
曰媯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媯水之汭馬季
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

異源同歸潭流西注入于河

路史陶唐氏紀方是帝畿巨浸稽天而冀人虞舜身

修家正所在數有美祥四明山記堯時有老人持圖

舜則帝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爰異四岳岳辭其德

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知帝之在舜以舜錫

薦于是舉之童土之地而歷試之命爲司徒二女女

焉

金履祥曰按史稱黃帝之曾孫譽譽之子堯則堯黃

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輝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六

敬康句望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

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潰姓亂

序無別己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

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

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又

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

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

臣之言爲納懷羸故附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

周道以止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且司馬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己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爲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信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七

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敘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諸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八

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於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卽衰也而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皆有功德於天下果如史記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羲神農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商周猶曰世遠也若顓頊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家伯仲子孫遞相傳授又何必殊徽號易五運後世又何

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况少昊氏上與伏羲聯曰太
傳少昊不必廢少昊為黃帝之青陽顓頊氏下與帝
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為顓頊之族子也
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天下
之俊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四人為十二
姓焉又不必皆為黃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之子則
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雜也上古之時有
同產而為夫婦者帝高陽投諸海外之野以為夷狄
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九

下而為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
堯之視舜為同高祖之族為羣從元孫之行正九族
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為父母弟所惡屢瀕於死耕
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
之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禽獸則史記世本
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

衡案二女娥皇女英也皇即后育漢志註誤育為育

女英亦謂之女嬀世以皇為湘君英為湘夫人妄也

又有女媭氏亦舜妃大戴禮謂是帝堯之子諶千古
惟聞二女釐降不云三女也禮記三妃未之從當是
二妃之誤而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媭當之失之矣觀
東漢書引禮記作二妃可証山海經又有登北氏即
癸比氏亦舜妃蓋一妃之外或有備位後宮者亦如
女媭之類不得與帝之二女匹也羅仙天運紹統以
舜娶曾祖姑為疑因云女者女人之通稱也恐非堯
之女擇人之女而妻之也此說蓋荒誕不足據案列
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十

事舜于畎畝之中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俱云
堯二女不云他姓女也案堯為姬姓舜出虞幕本不
同祖羅氏路史及金氏前編論之詳矣臞仙以為擇
人之女而妻之豈未見一家之說乎又呂氏春秋云
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
北面朝之夫堯焉有北面朝舜之事哉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於文祖

統箋案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孔傳曰上日

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史記索隱曰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
府亦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頌紀黑曰元矩唐虞謂
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
五帝之所也

鄭環曰案伏羲而後顓頊以前惟黃帝多所制作文
祖者黃帝也書說謂五帝之廟亦曰文祖誤

衡案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積三載
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正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十一

義曰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於舜故知謂
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王柏曰堯之試舜
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
堯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
字乃二典之脫文也此論甚確當從之前編丙辰帝
堯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於文祖史記五帝
紀謂文祖者堯大祖也路史則謂授終于天府當以
史記為是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觀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服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四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維元祀

徐文靖曰元祀春之首祀非元年之謂○衡案元祀謂舜攝位之元

祀下元祀代泰山乃指春之首祀言金氏前編係此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十二

謂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此巡狩四岳八伯壇

說亦誤當從路史序于受終之下四臭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

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佻離

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懿哉其歌聲

比馭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

伯之樂舞謨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

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毅華山貢

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似其歌聲比小謠名曰

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冬

祀幽都宏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纓

纓并論八音四會歸格於禰祖用特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禮記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家語度量不審

舉事失禮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春秋元命包危東六星兩兩而此曰司空主水。尚

書大傳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曠不墾則責之司空

。韓詩外傳山林崩隨川谷不通草木不茂則責之

司空。白虎通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何

况於實。周禮正義禹自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

職為共工

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

哉

史記夏本紀于是舜舉繇子禹而使續繇之業禹乃

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

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繇功之不成受誅

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

乘橈山行乘楫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

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子衆庶稻可種旱濕命后

稷子衆庶難得之食訓有餘以均諸侯。志疑案四

載之名惟陸車水舟無異以此若泥橈山楫多有不

合卽以史記言之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徐廣

云橋一已與本紀異矣河渠書謂出夏書說文標字

注引虞書作山行乘櫟澤行乘馴當卽史所稱夏書

乃復有此異同溝洫志仍河渠者也而所引夏書更

作泥行乘毳山行作榻深所未曉其它如偽孔傳云

泥乘橈山乘櫟書疏引尸子云山行乘櫟泥行乘苑

徐廣于此云橈史集解又引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

宅書或作薪路史引以撮行沙以軌乃鳥文子自然篇云沙用捰切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泥用楫山用櫟呂覽慎勢篇云塗用輶沙用鳩山用

櫟淮南子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楫捰道藏本許慎注

作捰近本說作肆修務訓云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菓偽孔傳

路史論四載引許慎淮南齊俗注云沙地宜捰泥地

宜楫書疏引慎子今何參錯若此孔仲達所謂古篆

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也

易林乾之中孚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

水土

世紀禹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于河而

四岳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路史夏后氏紀乃握括命悼前人之非度志勤天下纜長風沐甚雨疏停道滯鍾水豐物身畚芟以爲人先堯之水河之患爲甚涉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離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重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梳三門斯二渠猶未暇積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五

石也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離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離豫餘流絲鞏洛而入河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淪沛潔決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絲荆而北次于豫絲豫而西次于梁絲梁而北次于離以奠江河之上流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沈思于是上觀於河河精授圖乃北見六子獲玉

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絲字于濁水乃駢江山棲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聞宛委黃帝書乃吉禘封白馬三月庚子登覆補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送周行天下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六

孫之騷曰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尚書刑德做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地圖堯以爲司空尚書中候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爾乃天統筭按舜典曰兪曰伯禹作司空孔傳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鄭注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龍異之非常官也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泗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宋易被禹貢疆理攷曰河自廓州積石軍北東

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鄆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八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黃河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漑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過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方之鄆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胡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五十里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六十里又經大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

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為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河自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三里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此東流經陝州之芮城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底柱山在河中又三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為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東百里至今鞏縣有五社渡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又經汜水縣本漢成臯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為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邱縣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洛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又北二三

百里至趙州之隆平舊爲大陸縣孔傳曰大陸舉名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
海也董鼎曰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
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
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
自冀而兗則疏河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
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
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平已十之七八矣然上流不
濬則猶有壅塞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九

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
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治水之功畢
矣
衡案此使禹治水也而曰治河者舉其急且大者言
之舉一以例其餘也方是時帝都于冀冀受河三面
之害橫流急湍莫此爲甚河不治則冀不安帝都必
將有遷徙之患矣然則曷以知例其餘也曰下文書
司空入觀費用元圭則其歸功告成知非僅一河而
已也蓋統言治河而江淮渭洛沅濟漢沔流沙黑水

無一不在其中矣當時治水之書禹貢而外莫詳于
山經說者多以荒怪置之非通論也竊嘗上下千古
縱觀禹跡所在而百家雜錄謂其東至日出九津青
羌之野南至羽人裸民之國西至飲露吸氣之民積
金之山北至夸父之野禹疆之所顏色黎黑竅藏不
通七年不聞樂十年不窺家股無胈脛不毛猶復身
執藥垂以爲民先燒不暇潰濡不給挖簪墮不撥冠
掛不顧履遺不躡死山者葬山死陵者葬陵斯真可
謂九死不移其志者矣于是伏羲授簡長人畀書河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十

伯示圖應龍畫地而坤靈効水泉得蓋皆民溺由已
一念之所致也至其所以施功之次第載在禹貢山
經條分縷析後儒何可蔑視耶又案荀仲豫稱禹十
二爲司空誤考吳越春秋禹年三十始娶塗山氏則
十二當是二十蓋禹行至塗山正孟子所云禹八年
于外之時此時年已三十則爲司空時焉得云十二
哉路史注云十四爲司空亦誤計禹二十爲司空歷
二十五年堯崩爲四十五三年喪畢舜卽位爲四十
八又歷舜五十年爲九十八又三年而卽位爲二百

一又八年而崩為一百九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衡案呂氏春秋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卽此
時也路史伐屈驚攻曹魏而萬國定在禹會塗山之
後今据竹書伐曹魏在帝堯七十六年會塗山在禹
五年相距共七十九年是伐曹魏在先會塗山在後
也案曹魏是二國名蓋戎有雜處其間者故曰曹魏
之戎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費用元圭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圭

統箋案尚書璇璣鈴曰元圭出刻曰延喜之玉注曰
禹功既成天佩以元圭也是時元圭出而禹得之因
以爲贄禹貢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爾雅曰錫與也
則禹錫猶堯典師錫之錫謂入覲而以圭與帝爲贄
也孔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彰顯之
則是常言錫禹矣何言禹錫竹書稱費用元圭其義
自明白虎通曰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
之誠致已之惻愍也

鄭環曰按自七十五年至此凡十二年前九年決九

川距海後三年潛映滄距川聲教訖於四海而後入
覲孟子禹八年于外特以過門不入時言之實在外
不止八年

衡案禹于宛委山遇元夷蒼水使者又於洮水受黑
玉書故其色尚元元者水之象也一說元圭如符節
之物禹治水時堯嘗假之得以便易行事及至功成
入覲當以歸之堯錫如納錫之錫亦通案夏本紀帝
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禮稽命徵天命以黑故
夏有元珪世紀禹治水畢天賜元圭瑞徵圖王者勤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圭

若以憂天下厚人薄己則元珪出宋符瑞志元圭水
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金樓子神鹿出於河水天錫
元圭路史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職繇此
始諸書俱云元圭惟遁甲開山圖云禹開宛委山得
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蓋妄仁山金氏謂
帝堯七十二載使禹平水土八十載禹告成功蓋求
合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今据紀年入覲在八十六年
使治河在七十五年凡十二年故史記夏本紀及河
渠書漢溝洫志皆云禹在外十三年也又案釋史云

鯀之敗專與水爭地禹之成能以地讓水工語精當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楊慎曰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

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

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

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

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

之為言始也前止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

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三

貢金九牧可證

孫之騷曰古未有十二州舜受禪之初以四岳統十

二州封其山謂冀并幽兗青營徐揚荆豫梁雍也謀

牧立岳以廣聰而燭隱東岳寓於兗牧青徐屬焉南

岳寓於荆牧揚豫屬焉西岳寓於雍牧梁營屬焉北

岳寓於幽牧并冀屬焉衡案謀牧立岳以下見路史及羅莘註

統箋案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剖地布九

州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則

自古止有九州無十二州尚書大傳云兆十有二州

注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舜典肇

十有二州孔傳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

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有二州陸氏釋文曰十有

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時舜以冀

青地廣始分衛水西北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青州

東北跨海為營州故竹書謂初建十有二州也世史

類篇曰堯甲子八十一載分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

舜攝政九載也据竹書在堯八十七載舜受終之五

載也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五

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

統箋按史記曰堯作遊成陽漢志曰濟陰定陶詩風

曹國也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故其民猶有先王

之遺風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師古曰作遊者

言為宮室遊止之處也

衡案水經注淮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

紆數百里赭巖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

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者舊云堯行宮所又

路史註云漢志堯作遊成陽遊都也蓋武王之牧宮

漢祖之沛宮周禮所謂國遊者此二條俱可為堯作

遊宮之証蓋自帝年十六錫為唐侯又十八年帝嘗

陟又即位八十九年作遊宮至是年已一百二十有

三矣且以內付得人故築宮於外將以終老焉

九十年帝遊居于陶

統箋按郡國志濟陰定陶縣古陶堯所居又臣瓚注

漢書曰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顏師古非之以

為堯嘗居陶後居唐今据竹書堯九十載始居陶瓚

說是也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圭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吳越春秋堯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

州伯以巡十二部

統箋案堯即位五年初巡狩四岳七十四年虞舜初

巡狩四岳是以舜代堯巡也堯八十七年初建十有

二州後十年司空巡十二州是以禹代舜巡也舜典

肇十有二州以舜攝位時事也故係之舜漢書合永

傳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以其本堯時事也故係之堯其說與竹書同

一百年帝陟于陶統箋案堯元丙子終乙卯凡一百年

原註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路史註相之安陽永和鎮南有故堯城乃朱居

也相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于白水白水乃今清

河蓋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丹朱陵南八里有帝

子夜遊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嫫遊之地○統

箋案地理志房陵縣屬漢中郡顏師古曰今謂之房

州此丹朱所避也附注云房陵是据世本舜封丹朱

于房一統志房縣在鄖陽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

封堯于丹朱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路史帝崩虞氏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

美

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志疑書言堯七十載得舜又言二十八載堯崩史與

經合竹書謂百年陟非也故論衡氣壽篇云堯七十

載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入歲而終至殂

落九十八歲未即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

矣而集解引世紀云堯以甲申生甲辰在位甲午徵

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

八年思以求合于史記則堯于五十一載得舜七十

一載攝位矣豈不妄哉列子仲尼篇謂堯治天下五十年殂舜漢律歷志謂堯在

位七十唐韓愈昌黎集論佛骨表從之亦未深考耳

蓋堯之年無微偽孔傳謂堯十六為天子世紀謂二

十為天子不知何据若依孔傳是百十六歲書傳十

七世紀增二歲疑莫能明至史以堯為辟位未免歧

誤舜之為帝孟子辨之甚詳史公取入紀中如下文

三年喪畢然後踐位是也辟位之言不幾矛盾兩傷

歟

前編癸未一百載帝乃殂落甲申百有一載乙酉百

有二載舜避于南河之南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壬

日知錄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于

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

死葬蛭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

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誤也

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葬於穀林太史公則曰堯

作遊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

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九十年遊居于陶一百年帝

陟于陶說文陶再成邱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

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家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

陽相去甚遠堯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遊之事

哉因堯偃朱之說並出于竹書而鄆城之跡亦復相

近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山海經海外

南經狄山帝堯墓于陽註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

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

冢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有

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

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

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為堯陵無疑也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壬

按志所論似為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

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為信

衡案梁氏史記志疑以竹書帝堯一百年陟為非此

殆未深考也堯立七十載得舜又三年而使之攝帝

位又二十八年而堯崩通計共一百年竹書所紀與

尚書合而顧以為非何哉世紀帝堯在位九十八年

本史記五帝紀較竹書少二歲蓋以二十有八載自

帝堯七十年數起而不知舜典有三載汝陟帝位之

文當自帝堯七十三年數起也履祥前編亦云癸未

一百歲帝乃殂落又案堯墓所在不一山海經堯葬狄山墨子堯葬蛩山之陰論衡云堯葬冀州或云堯崇山其說互異崇山想因蛩山而誤崇蛩音相近案堯既陟于陶則墓地自不得遠求定當以濟陰成陽爲是如淳曰成陽在定陶漢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則是陟于陶卽葬于陶無疑矣呂氏春秋安死篇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注云成陽山下有穀林劉向云葬濟陰邱隴山續征記云在小成陽南九里雖地名各異總之不離乎定陶者近是通典直云曹州界有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

堯

堯冢明白痛快畢氏沅曰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斯皆可爲堯墓在定陶之明証也至如狄山蛩山之說皆儀桌爾羅華曰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蒼梧舜葬之類非實葬所其論誠爲卓絕